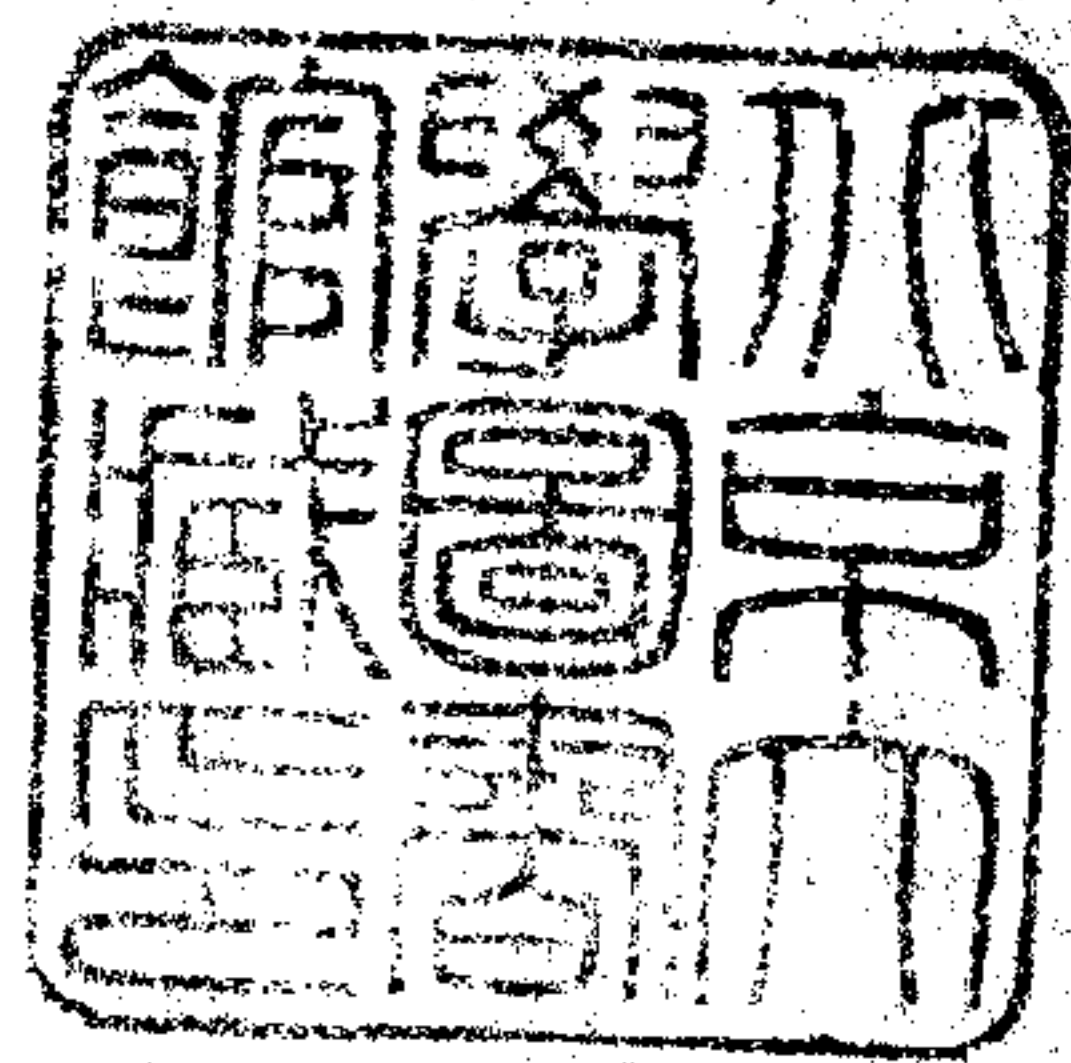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一・子部・類書類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圖二卷六經圖六卷（卷二十七至卷七十）

〔明〕陳仁錫輯

.....

2145/01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七

大學衍義

戶曹類制國用

市糶之令

周禮司市之官掌市之治以教以政以刑以罰以量度禁使勿令為之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使各以類相
 大市衆多日晏而市朝市而市夕市夕時而
 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者使有物之無者利
 者使阜有利益者害者使亾物之害財者賤靡者使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七

泉府

泉府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徵之五布人所斂市之不
 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則以征布買而收之以其買買
 之使民不物揭而書之逐物表揭以待不時而買者
 以待民買者各從其抵本音帝都鄙從其主國人郊
 人從其有司所謂抵也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
 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借用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如於國所服之衣
 為取其事以代出息也
 按泉府之設以泉為名蓋主泉布泉字之百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

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民之貨物不能以

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

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

有急有緩少而急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

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

適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

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厚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

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

則或賒或貸與之除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推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七

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應其喪祭之急而

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息也則又

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為之息者債本之

後以服役公家為息服如國中七尺及六十

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

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

無分毫利焉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為哉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於郡國

籠天下之貨賈則賈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所

牟大利而價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一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臣按樂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

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民常均也

王莽五均之說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

市利無足道者姑錄之以示世戒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

車等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

侯望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

貧賤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

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

取之而為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

民無產者為人傭值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

行雖鄉里之名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

為漢七制主之一而亦為此豈非武帝詒謀之

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為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

以紅紫滌故衣敗緇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

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徐州節度使張建封

入朝具奏之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

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

市者皆不聽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詔宮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

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

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

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

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

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

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

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納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

和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

朝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乏錢而須賣官以先期

而便民其後之弊且至與夏稅並輸而民家營

運生之具悉從折計而為民無窮之害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井之業

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戶願請

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

陳璘曰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為苦何謂願請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交易船海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苟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意實為馬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船為名則始于宋焉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歲招集船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廻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二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錢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船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和其人也臣考大明律於戶律有船商匿貨之條則是本朝因許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

或者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之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為吾邊寇者且暹羅孤哇諸蕃隔越漲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號為倭奴人工巧而國貧窘屢為沿海之寇當遵

祖訓不與之通儻以制下瀕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船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碍許其自陳自造船舟若干料數收販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回還並不敢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六

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歲恒以蕃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筭開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以上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買游於市商賈人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曰民有餘則聚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

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銀千萬六編四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銀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鍾饌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富家不得家謂輕之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委幣也各於州縣里蓄積錢於幣即上文萬室千室所藏者於是縣州里受公錢若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殺入若干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七

管子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下而其治國猶知以守穀為急務而通輕重之權為歛散之法歲穰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時官為歛權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則重穀因其重之時官為散權則重者輕上之人制其輕重之政而因時以歛散使米價常平以便人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人謂士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按李悝平糶之法於此二處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戶部屬官三員量地大小借與官錢

為本每歲親臨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幾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申達戶部因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糶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穀逐月驗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則發粟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若易於府者又隨時立倉通融販運分散量時取直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國用者具數送官其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為糶本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八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繼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按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於邊郡竊以為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為宜非獨可以為邊荒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地之民焉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分戶部勸遣官一員歲往其處視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

何種穀過其收穫之時，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食之人。此諸穀一以粟爲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關中鹽糧之法，亦可漸有更革焉。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源溢羨。玄宗不復幸東都。

馬端臨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上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于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貢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爲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爲法以取之，祇益見其不足耳。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嚴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撻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雖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實害民。

白居易曰：凡口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配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令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

臣按和糴之法始於唐，但恐一切委之吏胥配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爲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後歲饑，卽減價糴。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銀二十萬付河北經度買易。

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馬端臨曰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

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

此自漢晉以神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為軍餉

邊儲一夫一粟豐而後始有結糴熙寧八年劉

結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糴熙寧八年劉

以非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遼郡臣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應

惠倉欲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難

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

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

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

歛取二分息

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出納之際吏緣為

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

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

多事矣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

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

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

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

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

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半

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

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

願

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難耳

銅楮之幣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也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

按此後世鑄金為幣之始然皆因緣水旱以救濟饑困非專以阜通財貨也

又曰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

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圓法圓謂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圓函方外屬而輕重以銖銖以斤為名錢以銖為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

故貨實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也
鄭樵曰謂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人代以錢字

王昭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

已至太公立九府圓法始川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則一而已

按後世之錢其形質外圓內方始此但未有文耳九府即周禮所載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

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九官是也

司市以商通物賈買物阜盛貨而行布布謂泉也國凶荒謂五穀不熟札謂疫喪謂死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玄曰荒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按布即泉也泉即錢也錢以權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賈也故商賈阜盛貨賄而後泉布得行當夫凶荒札喪之際商賈畢聚而食貨阜

盛亦得以濟其乏甦其困矣故於是時市無征稅所以來商賈來商賈所以阜食貨然又慮其無貿易之具也故為之鑄金作錢焉蓋以米穀

有豐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銅則無豐歉可以人力為之故為之鑄錢使之博食以濟饑也周官

此法其亦湯禹因水旱鑄金幣之遺意歟
外府在泉府掌帛布帛也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賜予之財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泉府司泉布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臣按川禮掌財之官非一職而專掌錢布者外

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齋戒之出入泉府掌買賣

之出入蓋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

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

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

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

周景王時建錢幣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

災異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民患輕

則為之作重幣而行之幣輕物貴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

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偏重

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

民失其資能無置乎若置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

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謂去其本居是離民也王弗聽

卒鑄大錢文曰貨貨國語注作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內郭為肉

外郭以勸農賸不足百姓蒙利焉

臣按錢有文其制始此單穆公此言乃後世論

錢貨子母相權之說所自出也重者母也輕者

子也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

行焉蓋民之所患有輕重上則持操縱之權相

權而行之要之患輕則作重患重雖作輕而亦

不廢重焉子可廢而母不可廢故也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賢如周錢文

曰半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

飾寶藏不為幣

臣按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黃金或白銀或

赤銀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周國法金惟用

其黃者然猶有刀布之屬秦一天下之幣為三

止用黃金并以赤金為錢耳其他皆不用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漢文帝除盜鑄錢令使得自鑄

臣按後世池私錢禁始此夫天生物以養人如

茶鹽之類池其禁可也錢幣乃利權所在除其

禁則民得以專其利矣

是時吳王濞由鑄錢富埒天下後卒叛逆

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

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今不得磨錢取銖

臣按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

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宜

元帝時真高請罷采珠王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

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寸八分裂

按布帛以爲衣米穀以爲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一日以爲者也顧欲以之代錢則布帛不免於寸裂米穀不免於粒棄織女積縷以成丈疋農夫積粒以滿斗登易致哉况穀帛有用者也錢幣無用者也孔琳所謂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今分穀帛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勞毀於商販之手耗費於割截之用由是觀之貢禹此策決不可用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十七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

按後世鑄大錢如此必物與幣兩相當值而無輕重懸絕之偏然後可以久行而無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設爲罔利之計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財而專其利於己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

按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商齊孔頴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鑄

錢之良法也自太府園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鴉眼纏緼或爲背葉又不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頴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通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十八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按太公園法凡泉輕重以銖今之一兩即古之二十四銖計一錢則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一錢爲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此開元通寶所以最得中也此後之錢如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倣此制至今行之後有作者皆當準此以爲常法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

臣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
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
海舶不復議錢之出國用日耗

臣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
貴之由在於採用者眾耳夫銅以為兵則不如
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官禁之則銅無

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
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
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九

未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宋朝鑄錢比前

代為多天下置監鑄錢總二十六處計其最多
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韶州永通一監

歲造八十萬貫他可知矣大抵國計仰給於此
所以當時銅禁最嚴銷錢為器者有罪漏錢出
界者抵死惟其禁銅之嚴所以致銅之多銅多

則賤賤則易致鼓鑄唯煩而民不至於甚困至
安石一變其法而國用日耗為政者烏可輕錢
成法哉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

賈財或系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
而得浮濫併兼之徒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
皮幣重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
然後得行

臣按後世楮幣肇端于此然其用皮為幣用之
以薦璧以朝覲聘享爾非以此為用也其制雖
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為幣而以
他物代之則惟與于此也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
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十

臣按此楮法所由起也然委錢而今券以取而
錢與券猶是二物非若今之鈔即以鈔為錢而
用之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而商
旅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
二十守置便錢務

臣按此即唐人飛錢之法此法今世亦可行之
但恐奉行者於民之給受有停滯之弊於錢之
出入有抵換之弊耳

真宗時張詠鎮澤州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

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入貲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

寇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置交子務

按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用楮為幣始于此且楮之造始於漢三代以來未至也其初用之以代木簡竹牒以書字唐王渙乃用為假錢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銅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錢而為行使之幣哉作備者寇賊而成之者薛田張若谷以無用之物易有用之物遂使蔡倫之智與太公之法並行於天下後世可嘆也或天聖中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至神宗時改交子務為錢引務

臣按交子每三年一換謂之界更換之際亦舊相易上下相易不免勞擾我朝鈔法一定爾不可謂備矣

神宗朝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以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臣按宋朝交會皆是用官錢為本至金元之鈔始取料於民不復以錢為本矣

高宗紹興三十年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兩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臣按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不特此也又謂之長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關會其實一而已矣夫大唐之飛錢合券特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為錢矣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高宗論交子之弊曰如沈該稱提之說官中常有百萬緡遇交子減價自買之即無弊矣

戴綬曰自物貨難於阜通於是假圖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乎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備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嚴禁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陸贄謂錢多則必作法以歛之趙開謂楮多則輕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不在錢少如欲

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上未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蓋古貿易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錢易得則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買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柳宗元言平

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稱提大術也。臣按稱提之說猶所謂平準也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而稱提則以錢權楮之通塞今世鈔法

遇有不平亦可準此稱提之法出內帑錢以收之則流行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戶部侍郎林安宅乞別給會子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至他路

馬端臨曰置會子之初意非即以會為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今中鹽稱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十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三百則足明以代見錢矣又或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

齊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且可到則何必用自川准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哉

臣按宋朝會子始有川引其後又有淮會湖會嗚呼交會之設以虛易實以假傳真固非聖人以至誠治天下之意而况又拘其地以限之

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自一貫至十貫五等謂之大鈔自一百至七百五等謂之小鈔以七年為限兩舊易新其後罷七年釐革之限字有昏者方換之

臣按楮幣在唐謂之券在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則始於此今世鈔式蓋權輿於茲云考宋之交會南渡後取紙於徽池猶是別用紙為之而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是以桑皮就造為鈔而印以字紋也

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千計者二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

臣按元交鈔之制銀五十兩易鈔千兩是銀一

兩直錢二十兩也。中統元寶鈔兩貫同白銀一兩。其所直錢亦與交鈔同焉。

至正十年詔曰：世祖頒行中統交鈔，以錢為文，厥後造至元寶鈔，以一當五名曰：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歷歲滋久，鈔法備虛，物價騰踊，民用匱乏。其以中統交鈔一貫文者，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又鑄至正通寶錢，即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實逾十倍。既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易十粟不可得。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按自宋人為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為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下之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夫！上之職，況上之人自為之哉！民初受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罷勉從之。行之既久，終莫之行，非徒不得于錢之息，併與其所費三五錢之本而失之。且因之以失人心，虧國用而致亂內之禍。如元人者可鑒也已。革舊錢之策，下既陳于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請雅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

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自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闕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關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于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鏹之形，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聖世所宜有，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詔天下以為定制，而嚴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立擅自加減之罪。既定此制之後，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銀之用非十兩以上，禁不許以交易。銀之成色以火試，白者為準。寶鈔銅錢通行上下，而一權之以銀。

山澤之利

尚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繇

按鹽之名，著於經，始此。然是時以下貢上以資食用而已，未以為利也。

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作鹹。

周禮鹽人，其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

其苦鹽謂不潔散鹽煮水為賓客共其形鹽形象如
 散鹽王之膳羞共餼鹽今成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劉舜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其
 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為者有
 積於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
 其嚴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熬波之鹽散
 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
 鹽鹽為虎形以共食嚼示服猛也又刮之散鹽者
 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餼鹽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
 中其味其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七

臣按周時設官以掌鹽之政令惟以共祭祀賓
 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土之所生產
 民之所采用商賈之所貿易上之人固未嘗立
 官以禁之設法以斂之也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管仲曰海王之國海王者
海之利而謹正言鹽筴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

之家百人食鹽計其種益而給之於是說桓公伐淮
 新煮海水為鹽令其海之衆無得聚庸也而煮
 鹽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馬端臨曰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
 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
 皆循秦法取之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推也

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鬻鹽
 官予牢原食益煮鹽敢私鬻鹽者鈇足鉗左趾

孝昭時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皆
 對曰願罷鹽鐵官無與天下爭利桑弘羊難也以為
 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鹽鐵之利
 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

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天

明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頒官
 可自請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
 怨非明主所宜行

韓愈曰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之外少有見
 錢糴鹽多用雜物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
 或從賒貸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若
 令吏坐舖自糶利不關已罪則加身不得見錢然
 夫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
 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
 北魏時於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位罷

其奈與百姓共之

唐武宗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嘗聞唐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宋嘉熙以後以用兵乏餉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價令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

嘉熙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

按此後世召商中鹽之始蓋以折中糧草以贖邊兵中給金銀以實官庫無起借丁夫之擾無日涉水陸之虞我朝於天下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每歲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不許過界每引以三百斤為袋帶耗五斤凡遇關中鹽種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立則例出榜召商中納

聖祖以來鹽司每歲收貯歲課有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係資次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與常股遂涉支者日多而積者

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以異於前日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幸而邊方無事儲峙有餘萬一有倣未必全得其濟於將弊之際未事之先因時制宜補偏救弊不識可乎惟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蓋兩淮若兩京之間行鹽地方比他運司為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竊惟召商中鹽之法惟可行於邊方無粟之地蓋其地素無儲蓄而所產之穀粟不多不能不資他方輸運以給者故須待商賈以中納焉若夫其地之粟日足以供其地之用不假輦運於他方者官府可行向所陳邊地設立常平司市糴之策見市糴之今蓋客商以數斗之穀而易吾一引之鹽是本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預於未用之先自行市糴所得之粟比所中納者豈不倍蓰哉又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令窳戶將欲煎凍先於該管官司告知官給以券然後舉火其所煮之盆定為尺寸每盆煮鹽以一引為則引三引皆為一定之數不許多寡其益皆官為之鑄款識以監造官吏工作姓名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五

非官給者不許用也給券之時每引先取銀錢若干量天時之晴潦菹薪之貴賤市價之多寡以定其數聽其自煮自賣煮而不聞官者有罪若夫商買赴場買鹽之後令其具數以告官司官給鈔引付之執照俾於各該行鹽地方發賣過界者沒入之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或三十以為公費所得鹽錢貯於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糶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於鹽戶也

不必中納於商賈也

不必官自煮也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一

三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在真州乃以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

林駟曰宋朝鹽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開船得鹽為利

按此宋朝轉般之法似於今日亦可行者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准鹽在南滄鹽

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全三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滄鹽近河其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般量給與官鹽每引量與脚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於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筭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筭累年

人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三

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於河間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窺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鹽具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鹽之罪其錢乞於內帑撥借待成款之後筭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地或上糧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之親請其所即給

以見鹽於行鹽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倍
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
患

陝西河東類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責兵部員外
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
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

按鹽鈔之名如此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
者在於鹽鹽非一種其最資國用者惟是茶鹽
與類鹽耳末鹽出於海海非一處類鹽出於池
池惟解州有之蓋進鹽出於人必煎熬煮煉而

後成解鹽出於天唾龍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
風起然後結成焉出於人者歲額不足可以增
補出於天者歲額或有不足則將取之何所哉
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踰十年
歲額守支待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
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肖應為今之計
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算鹽課凡存者若干積
賈待支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
總該若干限以三年之內於海鹽或并存積
餘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價之如解鹽一引三

錢海鹽一引六錢即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
如此不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不
然則是朝廷開官府設官吏專為商賈聚利
以償債舊欠多而新入少終無已時况且解鹽
切近西北二邊於用為急異時國用有關邊
儲不足當於何所取給哉

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為常平本錢然軍用廣所
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迺悼悔下詔
罷之
貞元九年從張洵請初稅茶凡出茶州縣及商人要

路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
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
拯贖
穆宗時王播為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
及播為相置榷使自領之
臣按茶有稅始於趙贊然尋即罷張洵所繼
其利尚微至王播增稅而又置使以榷茶遂為
天下生民無窮之害
宋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陽新口各置榷務
務五年始禁私賣

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
鬻之太祖曰茶則善矣無適重困吾民乎即詔第
舊制勿增價直

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
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視上等之說利取太
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
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之數年
公用足而民富實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
蔡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五

歐陽修曰君謨蔡襄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
鳳熙河博馬王韶又言西人願以善馬至邊所嗜惟
茶

自熙豐來舊博馬皆以粗茶乾道未始以細茶遺之
成都利州路十二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
所收大較若此

按後世以茶易虜馬始見於此蓋自唐世而
統入貢已以馬易茶則西北之虜嗜茶有自來
矣本朝捐茶利予民而不利其人此前代所

謂榷務貼射交引茶山諸種名色今皆無之
於四川置茶馬司陝西置茶馬司四間於關
津要害置數批驗茶引所而已及每年遣行人
齎梅於行茶地方張掛俾民知禁又於西蕃人
貢為之禁限每人許其順帶有定數所以然者
非為私奉蓋欲資外國之馬以為邊境之備焉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
淮荆南福廣之稅其茶有末茶有葉茶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七

三六

按茶之名始見於王褒僮約而盛著于陸羽

茶經然唐宋用茶皆為細末製為餅片臨粥而
飲之今世惟閩廣間用末茶而葉茶之粗者於
中國而外夷亦然世不復知有末茶矣

管子曰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若猶其
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鉞鉞大鉞也若其事立行若
連連華也人紹紹車馬者者必有一斤一鎚一錐

一鑿若其事立不用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按自古商利者言鹽必與鐵俱鐵者民
食之不可無鐵者民用之不可闕闕如食鹽則
鹽日以銷然生者又繼取用無已若夫鐵之為

用則成一器之用或以終身不然亦或致歲
之久非鹽之可比也言利之徒迺以鐵並鹽而
言至其設官也亦兼以鹽鐵為名其輕重不倫
矣嗚呼米鹽民所食者既因以取利刀鋸耒耜
之類民所用以為衣食者又且不免焉三代取
民之法豈有是哉

漢武帝從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置鐵官凡四十
郡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鑄鐵
器者欲石趾沒入其器物

孔僅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
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盡其
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
煮以權取時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治鑄也與
桑孔之法異矣

臣按漢置鐵官四十郡不出鐵處又置小鐵官
則其鼓鑄之官幾遍天下而民間之一刀一鐵
一斤一鋸皆有稅焉我朝惟於出鐵之處
徒治冶又多捐之於民不取焉一何仁厚之
哉

漢武帝鑄黃金為麟趾象蹄

臣按昔人有言漢武帝置鐵官徧於天下未聞
有範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椎之析秋毫金至貴
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
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輩之富皆資
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上下之間
好尚如此

後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巢湖出黃金盧江太守取以
獻

元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驪山有銀礦二石得
銀七兩又恒州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詔

並置銀官常令採鑄

臣按採銀之官始置於此

唐太宗貞觀初待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
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粗
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
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恒靈待我耶迺黜萬紀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
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剝敵每念茲事深疾於懷未
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鐵
宜減三分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計定州諸山
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
共之不許。

太宗問秘閣校理杜鎬曰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通
代為難得之貨何也鎬對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
價甚賤

真宗語大臣曰京師士庶衣服器玩多鎔金為飾
詔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金繡金
之類亦不須用。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買使
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久所
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二三間或
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漸之漏虞閭之建
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令
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
日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今處州等
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
此不逞之徒所術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

冷言坑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開成三年罷之以礬

山歸州縣

宋太祖命晉州刺史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絲茶及
緡錢官以礬償

以上

八經類纂

卷二十七

卷二十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八

大學衍義補

戶曹類制國用

征權之課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日關市之賦關以征其貨之出入市以征其貨之出入大府掌九賦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

塵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臣按成周盛時關市之征用以供王之膳服而

人編類纂

卷之二十八

一

臣

非飲貨恐
不服正足
經世所難

已非若後世以之供足國用也王之膳服關市之所有王則用焉不出關市之外而別有所求是以當時之君所以為衣食者皆與民同非若後世巧為製造一服之費至用百夫之衣一味之費至用百人食也

司關關謂境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

者通之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征謂稅而

正之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沒罰其人凡所

舍而禁之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荒札喪則無關門

之征猶幾也

臣按關市有征稅始此我朝每府立稅課司

州縣各立為局設官以征商稅凡商賈欲齎貨

賄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券是即周禮節

傳之遺制也蓋節以驗其物傳以書其數也

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人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

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臣按市肆之所入不以為經費商賈之服用不

許其過侈可也然捐市稅以予封君重商稅以

致困辱則過矣

人編類纂

卷之二十八

二

武帝元光六年初筭商賈

臣按後世稅商賈車船令出筭始此

宋太祖詔所在不得苛罰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筭

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

改更增損及創收

陳傅良曰太祖開基之歲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

朝守為家法凡州縣不敢專擅創取動輒奏稟取

旨行下

太宗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

得收其筭

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有力勝稅權蠲之

蘇軾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

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糶以起大賤之價災傷

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大貴之直近歲法令始有五

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皆廢

臣按我朝制稅課司局不許稅五穀及書籍

紙札其所關繫甚大以上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乃穆也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茲戒庶邦庶士越

少正官之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

元祀

蔡沈曰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

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

文王誥教小子少子有正有官有事有職無母酒越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失盡執拘以

歸于周予其未定殺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謂林食麴

為公酒者亦如之

酒人掌為五齊一曰泛二曰醴三曰酒四曰醕五曰醑

萍氏此其浮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謹酒使民節

臣按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即酒誥所謂

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

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即酒誥所謂

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

者皆有庶也嗚呼天下之物最沈溺人者水也

而酒之為物起風波於尊壘之中其沈溺乎人

始有其於水焉周禮設官以萍人掌國之水禁

而併付之以幾酒謹酒之權其意深矣周之先

王既設官以幾謹乎酒又作誥以示戒乎人其

後子孫乃至於沈酒淫泆而天下化之以底於

亂亡酒之沈溺於人也如此

司商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

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

兩

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

後元年詔戒為酒醪廢殺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

臣按酒者以穀為之縣官既已取穀以為租稅矣及其造穀以為酒而又稅之則是一物而再稅也可乎。況古有酒禁恐民沈酗以喪德靡費以乏食耳本無所利之也漢武帝始為權酤之法謂之權者禁民無釀官自開釀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權焉是則古之禁酒惟恐民之飲後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飲也

昭帝元始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

疾苦乃罷權酤官

令民得以律自占古謂隱度其實租賣酒升四錢

臣按前此權酒官自釀以賣也至是以賢良文學言罷權酤酒然猶聽民自釀以賣而官定其價每升四錢隱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此即胡氏所謂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也後世稅民酒始此我朝於酒課不設務不定額民之開肆者即報官納課罷肆即已姑為之禁而已未嘗藉此以為經費

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

酤酒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

收利以助軍費

宋初諸路未盡禁酒吳越之禁自錢氏始京西禁自

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

真宗詔曰權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定式

自今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獎

元武宗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房一百所

九年併為三十所每所一日所釀不許過二十五石

之上以上權酤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六

唐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酒務

宋永五代之後置諸州酒務至道三年再下酒麴之

禁凡私造差定其罪

宋諸郡有醋坊元祐初臣僚請罷權醋紹聖二年罷

思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權酤辦課

臣按穀麥既已納稅用穀以為酒又稅之造麥

為麴以釀酒又稅之用米與糟以為醋又稅之

是則穀麥一類農耕以為食官既取之商糴於

農以為酒為麴為醋官又取之此一物而三四

出稅也我朝不立酒麴務而惟攤其課於稅務之中而醋則自來無禁今天下造麴之處惟淮安一府靡麥為多計其一年以石計者毋慮百萬臣請救所司嚴加禁約於凡民間造麴器具悉令折毀與凡為之儻作者一切勒以歸農有犯以與私鹽偽錢同科如此則一年之間亦可存麥百餘萬石以資民食以上

周禮委人掌斂野之賦斂新以芻草凡疏材柴藪之類可為官室者凡畜聚之物

按疏材草木之可食茹者木材木植之可為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戶部 七

宮室器用者薪以供烹飪芻以飼畜類四者皆出於野必畜聚之以待不時之用也故以委人掌之後世疏果竹木柴薪有稅其原蓋出于此唐德宗時始用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為常平本

臣按後世竹木之稅始此然唐時所稅者取其利以為常平本今世則用之以為宮宇什器耳我朝於凡天下關津去處設抽分竹木局抽分客商輿販竹木柴炭等物在京者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按月給與禁軍孤老等燒用

竹木等物堆棗在場令各局按旬奏申知數遇有用度以憑計料揀定度量支撥在外場局則各給所在之用近年於太平之蕪湖荊州之沙市浙江之杭州徑遣工部屬官親臨其地抽分變賣取其價直銀兩解京以供工部繕造之費免以科徵於民是誠良策然買販無常難為定數此言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蕭望之言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復與民魚乃出

按後世魚課其原出於此我朝凡有河洎之處皆立官以司魚課歲有定額河洎之所遍天下而惟湖廣最多一藩十三府四州共百四十餘處而沔襄等州乃至有三十一處歲納課鈔有定數使鈔法果行所得亦不貲矣今日非但魚課凡征商等課皆然苟鈔法通行則諸課皆得以資國之用此言

元史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其一曰曆日二曰契木三曰河洎四曰山場五曰窯冶六曰房地租七曰門攤八曰池塘九曰蒲葦十曰食羊十一曰荻葦十二曰煤炭十三曰撞岸十四曰山十五曰麴十六曰魚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戶部 八

十七曰漆十八曰醋十九曰山澤二十曰蕩二十一曰柳二十二曰牙例二十三曰乳牛二十四曰抽分二十五曰蒲二十六曰魚苗二十七曰柴二十八曰羊皮二十九曰磁三十曰竹葦三十一曰薑三十二曰白藥

臣按元以胡人入主中國其取之民課額之數目乃至如此之多當時之民其苦可知也我

朝一切削去十存其二臣意當時亦徒有此名目以為姦人之資而已國家未必賴其用也史書之以垂戒後世以見其國脉之所以初有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九 其因耳

傳算之籍

小司徒之職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

家幸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以辨別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所施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則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美也

吳徵曰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所養者

衆也五人以下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也可任謂丁疆任力役之事者餘則為老弱也

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給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于司徒

吳徵曰國中城郭中也晚賦稅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復多役少也野則早賦稅而晚免之以其復少役多也征之者給公上之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而不收役事也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

章氏失其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師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美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張載曰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
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謂之家
間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馬端臨曰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末作之人皆
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閒民或出夫布或併
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
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注謂令出一夫百畝之
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於大酷乎

臣按民之無職者既不受田乃使之出一家一
夫之征彼將何從而得乎聖人為此制所以抑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戶部 十一

游惰而使之趨南畝也當是之時民之無田者
蓋鮮矣問有無田者而亦不免供有田之賦但
比之有田者為輕爾後世口賦之筭不問有田
無田皆出賦與古異矣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讀為均凡均力政以
歲上下豐年則公旬均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

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才國
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上下下其歲
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

之日款其數于玉

臣按所謂版者即前代之黃籍今世之黃冊也
周詩惟書男女之姓名年齒後世則凡民家之
所有丁口專產皆書焉非但民之數而已也我

朝每十年一大造其冊首著戶籍若軍民匠次
書其丁口或丁不次田地分官民房屋牛隻凡

例有四曰舊管曰開除曰新收曰實在今日之
舊管即前造之實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戶十戶

一甲十甲一里里有長轄民戶十輪年應役十
年而周周則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戶部 十一

以為科差請當大造之年戶部定為則以頒行
天下凡所造之冊必須縣冊詳於府府冊詳於

布政司司冊詳於進呈者其縣冊當如諸司職
掌所載凡各州縣田土必須開具各戶若干及

條段四至於實在下則書曰坐落某里於新收
明開畝段價值界至其開除者府冊止書地名

則止書曰某年賣與某里某人
司冊及進呈者則否如此則官府科差有所稽

考得以驗其貧富民間爭訟有所質證得以知
其虛實遇有旱潦有所優免不至於混而無別

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

漢高祖四年初爲筭賦賦錢人百二

馬端臨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至五十六歲而除二十而傳給繇役五十六而除是稅之且役之也

臣按後世戶口之賦如此蓋古者有田則有稅

人編類纂 卷二十八

三

臣按唐人戶籍三年一造廣德之詔且欲守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不得依舊帳籍况今十年一造十年之中貧者富富者貧地或易其主人或更其業豈能以一律齊哉今宜每年九月人民收獲之後里甲人役之先布政司委官一員督府州縣官造明年當應賦役之冊先期行縣俾令各里開具本里其籍各若干仕宦役占戶各若干其餘民戶當應役者總有若干量其人丁事產分爲九等一以黃冊爲主冊中原報人丁有逃亾事故田地有沈斥買賣必須買者賣者

偶已久乃至至稱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或版停私而去綠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懲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筭能革斯弊唐令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每里設正一人掌案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坊正在田野居者爲村別置村正

臣按周禮六鄉有比長閭胥之上六遂有里宰鄴長之名唐人里正坊正村正之設蓋本諸此

人編類纂 卷二十八

四

今制每一里百戶立十長長轄十戶輪年應役十年而周當年者謂之見役輪當者謂之排年凡其一里之中一年之內所有追徵錢糧勾攝公事與夫祭祀鬼神接應賓旅官府有所徵求民間有所爭鬪皆在見役者所司惟清理軍匠質證爭訟根捕逃亾挨究事由則通用排年里長焉此外又分爲區以督賦稅謂之糧長蓋簽民之丁力相應者充之非輪年也惟糧多之處有之必須精擇其人

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

丁六十為老

凡里有手實法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澗陘為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又有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

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

代宗廣德二年敕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帳籍

宣宗時詔州縣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檢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科差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五

有身則有役稅出財役出力惟游惰無職事者則抑之俾視夫家出征稅焉非有所利之也自漢計口出筭之後則凡為民者有身則有庸力役之外計口出財遂為後世定制

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傳

臣按傳著也言著名籍以給公家人役也漢制

民年二十二始傳五十六乃免至是景帝更為異制令男二十始傳則是民之一生供繇役出口賦凡三十有六年也

齊高祖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也頃民

兩戶相照典審實造冊州縣上之府府上之司

當者不具委官見臨其地據其見在實有以田丁相配參錯斟酌定為九等則例隨據州縣一年該應之

役幾何當費之財幾何其戶當其役各填注其下輕而易者則一力獨當重而難則合眾併力

貧者任其力富者資其財必盡一年之用而無欠無餘造成三冊一留司二發府州縣俾其前

期開示以曉民使知備豫至期據冊以召集使應繇役有不均者許其指告若夫非常有之事

不時需之物則責之見役里甲云然州有或衡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六

或僻民之勞逸不均請立為畫一之法亦據此冊通以一布政司之民丁計筭不分有無役占但見一丁出錢一文或二三文多不過五文通收在官隨其縣分劇易道路遠近定為雇錢則例衝要縣分所收之錢留縣應用有所不足申文關領其迂僻去處量留足用之外具數報官年終類送上司以憑均敷其兩京之間運河之例州縣人民尤為勞苦若本司不足或通行他司有所餘者用以補之或曰近世均徭之法十年而一役民頗便之若用此法則均徭不可行

欺曰均徭之法可行於江南不可行於江北可
行於大縣不可行於小縣可行於大戶不可行
於貧民

唐租庸調法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緇二丈布
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舊鄉則輸銀十四兩謂
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閒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
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
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臣按唐人租庸調法皆論其一年之間納租之
外一丁出銀十四兩出力二十日今制賦稅一

出於田役民之力一以黃冊為定分其人戶為
上中下三等各具軍民竈匠等籍排年里甲依
次輪當之外其大小雜泛差徭各照所分之等
不拘拘於一定之制遇事而用事已即休非若
唐人民有常調役有定日也

宋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
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宜
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
虞候揀拍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
臣按此宋初以來差役法也

其名在差
其調非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
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
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
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
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錢剩錢
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雇役蓋嘗推原

二法之故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
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分當為之事無
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前之重役耳官物陷失勒
之出官網費用貴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前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夫
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
雇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重而闔門安坐亦無怨
也其可去者寬剩之過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
額外之需非所當誅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斂則
樂於雇之設矣因其利而去其害二役皆可也

臣竊以謂古今役民之法必兼用是二者然後
行之不偏非特利害相懸而已蓋實相資以為
用也今差役之法有所謂里長甲首老人者即
宋里正戶長者長也有所謂弓兵民壯者即宋
弓手壯丁也有所謂阜隸禁子者即宋承符人

力手力也有所謂稱子舖戶者即宋人揀稻也
 有所謂庫子斗級納戶解戶者即宋人衙前也
 宋之諸役衙前最重今之雜役亦惟納戶解戶
 斗級為難此二役者必須家道殷實有行檢者
 充之若夫阜隸之設除監獄守庫外凡直廳守
 門跟隨者皆可用雇役之法而在兩京尤為切
 要今後各府州縣發阜隸解京者於民間應役
 人戶選其馴謹強健耐勞者以專供監獄守庫
 之役其餘跟隨導從者每戶俾其日出銀三分
 以雇人代歲前類解兵部分送各司俾其自雇
 凡予其雇工之直須於按日當滿之後如當滿
正月則
與之直則彼不至逃負如此則農夫遂耕獲
 之願官府得使令之給而亦可以收市井游手
 之徒一舉而三得也以上傳筭之籍

鬻筭之失

秦始皇四年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臣按此後世納粟拜爵之始

漢孝文帝罷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
 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
 拜爵得以除罪所補者三一曰士用足二曰民賦少

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
 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
 之粟必多矣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
 萬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
 卿五百萬

臣按自鼂錯建議之後若景帝武帝成帝哀帝
 雖皆賣爵然多以歲有旱荒邊有警急用度不
 足不得已而為之至靈帝則賣爵以為私藏

唐肅宗至德三年御史鄭叔清奏請敕納錢百千與
 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臣按自秦漢以來賣官已非令典至唐肅宗乃
 至賣科第焉今不論其所業而論其所輸名曰
 明經而實則輸錢彼粗知文墨者猶之可也而
 不識文字者亦與焉近世又有建請納粟輸馬
 以補國子生者鬻及學校士子名教罪人也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財用足
 矣妄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歡歲民願
 入粟賑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見

在綾紙告身繳赴尚書省毀抹

臣按祖宗以來最重名器內外官年未七十致

仕者不與冠帶犯賊私者除名為民當是之時

民以官爵為貴冠帶為榮其所以榮貴之者以

有錢不能買故也近世司國柄者取其目前而

建為納粟賜冠帶之令後又加以散官所幸者

尚不至如前代賣見任官耳以上

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

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臣按此後世鬻僧道之始

人編類纂 卷二十八 戶部 三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興為壇泗洲募人為僧以

資上福人輸錢三千准右小民規影徭賦失丁男六

十萬不為細變

宋神宗熙寧元年錢公輔言祠部過歲饑河決鬻度

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宮禁恩賜度牒裁減稍去剩

度之冗是年因公輔始賣度牒

臣按前此雖鬻僧未有牒也賣度牒始于此

熙寧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

穀七年又給五百道付河東運司修城

高宗紹興七年有言欲多賣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

人頭

所得不過三百文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

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數年其徒當自少矣以上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

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臣按此漢以來征權居貨之始

武帝元光中始算商車至是又算民車及船

凡民不為吏不為三老騎士苟有輕車皆出

算商賈則倍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嗚呼緡錢

之法初為商賈設也至其後乃算及民之舟車

遂使告緡者遍天下則凡民有蓄積者皆為有

司所隱度矣告緡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

右族貨貨十收其二謂之率貸

德宗時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

峻民有自經歾者

臣按唐行率貸及借錢令以萬乘之君而借債

於民已為可醜况又名曰借錢其實奪之又醜

甚也人君其尚制節謹度毋使國家之貧至於

如此史冊書之貽醜萬世哉以上

德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開架筭除陌錢

臣按民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所謂稅開架者每屋兩架為間計間稅錢除陌錢者凡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錢此筭間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樸買坊一本坊字者收抵當

臣按樸買之名始見于此所謂樸買者通計坊務該得稅錢總數俾商先出錢與官買之然後聽其自行取稅以為償也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萬兩樸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樸買燕京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樸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耶律楚材曰此皆姦人欺上用下為害甚大成奏罷之此樸買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

哲宗元祐中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戶相承皆有定額請罷實封之法酌取其中定為永額召人承買

臣按所謂承買者凡有坊場河渡去處先募人入錢於官承買然後聽其自行收稅以償之也墟市之聚集既賣之津渡之往來又賣之甚盛

神祠之祭賽亦賣之為國牟利之瑣瑣至於知

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此言

宋元祐五年御史中丞傅堯俞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方了積年之欠且令帶納一料無秋成更令帶納

臣按民間耕蠶一年之收僅足以供一年之賦有所逋負積壓既多有非一熟所能償了堯俞

所建帶納之說是誠有司追徵逋負之良法知杭州蘇軾言朝廷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閔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取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有司然陛下未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令盡理推行

臣按軾他日又言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

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借用而本家及伍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

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為生雖

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為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

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軾之此言足盡百姓逋負之利害伏望

聖明於凡德音之布準此以施行天下窮民不勝

慶幸

孝宗時朱熹上封事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有所獲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此誠不刊之令典也

徽宗宣和未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移用諸司財計而以經制為名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經總制錢

臣按葉適言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亨伯所收

經制錢者當是時也所謂強敵壓境歲有薦食

禾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兵屯

日盛將帥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

財惜費之時何暇為寬征薄斂之事所惜者私

好之後遂因仍用之而不能除耳後世人主苟

未至猝迫無措之時決不可行此等事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

違法最為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

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

筋骨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

按自古取名之財之多無如宋朝者天下稅

務酒務無處無之且如成都一府稅務二十一

處酒務三十五處其歲額皆四十萬以上然此

大郡也若夫中郡如鳳翔者稅務亦十有五酒

務亦二十有五當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南渡

之後又有所謂經總制錢月椿之類所謂月椿

者其取之尤為無謂皆是於常賦之外巧生別

計然事已世殊悉皆革罷惟所謂罰訟者之錢

今世藩憲郡邑猶藉此以攫取

八編類纂 卷二八

漕輓之宜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達河兗州浮

水曰于濟水曰入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

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

泗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

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汙入于涓亂而

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涓

臣按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

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

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

運之法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按周之王畿止於千里遠輪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十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五

哀公九年吳城荆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

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於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於敵而兵不久暴糧

不遠饋非若後世興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引車也粟起於黃腫

黃腫東萊三縣在黃腫瑯琊負海之郡轉運北河在黃腫率三十鍾六十

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於秦秦

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

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

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

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

十萬石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

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

而下足以委輸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天

臣按秦政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

漕尚末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為國

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草創所以給中都官者

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

為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

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

輸將縣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

而為都輸將縣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

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

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爲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

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祿賜於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五

奴取河南地今湖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璀璨之珠而彈啁啾之雀也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竝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衆用費繁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衆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衆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三

欲苛煩取之無藝亦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嗚呼人主假一官興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爲念而稍爲之撙節焉非決不可已則必已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語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權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爲國用哉呼謂用

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昌壽奏故寧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羅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
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昌壽此議過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
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
車驅駕轉輸不絕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漕 三三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為名是以漢唐宋之漕
輓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
始見於

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胡寅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據此則是

明帝時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

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

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今青州樂海口

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
廣而為堯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
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

馬廷鸞曰邸閣者倉廩之異名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麥斜不通舟
楫亮不得已而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
南有事與眾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八 漕 三三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
而運於南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
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
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臣按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
詔於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二

州置募運米丁，又衛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臣按隋於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於衛陝等州置倉轉相漕注漕粟以給京師，蓋於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遮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注而或發或留也。

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入編類纂

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

臣按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雖一時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胡寅曰：隋煬積米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

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甕。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九

稗編

六曹類

戶曹

諸侯豈不能促民公食亦不能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甸遂溝洫滄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川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一

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鄉遂六軍之所寓庸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爾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耕十千維耜周官遂人言與耒旅師有耒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

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滄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滄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滄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滄而已謂其間有滄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滄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滄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爲掩爲政井衍沃牧隰臯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施於采邑哉然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陳祥道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二

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晦庵語錄亦謂兄周制主秦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

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守安保其無弊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晉大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馬臨并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三

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園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耳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獨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

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蔣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思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益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徵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濫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開元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四

國中作城

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陳祥道

按此九賦先鄭以為地賦後鄭以為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也八編類集

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未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權鹽權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馮端臨
論九賦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

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由唐末之故此并田之遺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率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私約八合一井十六斛錢三錢五百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

守備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又曰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徵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

敢僞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陸贄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廢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宋史林勳本政書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太宗方銳意於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七

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四。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歛以所種。狹鄉據青苗薄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

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僚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則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今。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齋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絲稅草無定法。歲為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八

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為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者。准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薄惡者。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輪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糶輸。有朝者亦從之。河南其不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將督選。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土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

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敝天下蕭然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布輕貨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

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九

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乾為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糧至大曆元年以國用急不

亦有所涉

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荆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疋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

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十

方恃恩擅權君臣猜問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顯留意祠禱焚帛玉為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

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歛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植長安丞薛萃搜督其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十一

德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匱納賃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植惠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百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盡三十年凶荒饋餒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

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備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贖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奉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常州刺史裴肅甯新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十一

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即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權率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琦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關李錡既平嘗藏皆入內庫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

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賍論。然自在濬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因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置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充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自會昌未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歲皆盡，貧者以蓬子為麵，槐葉為麩，乾糲初大冰，山東饑，中官田令致為神策中軍，怙權用事。

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為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田賦

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郡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秬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秬稻，並免其租。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事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為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叅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三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古

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期領農田未及施為而仲淹罷事遂止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為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布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

八編類纂

卷二九

五

倚以興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惠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為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咸淳三年京師羅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糧皆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達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達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為一莊聽民於分急一時之利墮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

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宋史

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陳

道周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固宜其改竄冒偽求自附流品以為避免之

八編類纂

卷二九

六

計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陰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譜籍雖曰選諸究流品之人為郎尚書以掌之然偽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并詔至以耻憤構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阡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為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攷此所以偽冒滋多而

議論紛紛也馬端臨

役法不為民
計也
亦不
幸後不
有制雖
役可也
必給於
其計
代上
而德
法最

今此弊
鑿于江
南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
前至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以耆以長弓
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
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招
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
聽建隆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著
于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詔加裁定淳
元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
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眾役多調廂軍然役有輕
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戶部 七
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
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
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
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
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
州縣既廣徭役益眾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
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
復為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里正鄉戶
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
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募役之法始於此矣慶曆

中港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
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為非未幾悉復王遠
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
羨餘蒙詔獎繇是他路為措克以市恩初知并州韓
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
改嫁親族分居或弃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
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毋鄉被差踈密
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
戶十五戶計貲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
貲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
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戶部 六

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
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
人數為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
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為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
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
實聽換取他戶里王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
一易下其議諸路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為便楊繪又
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鄉民田
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
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

齊無異。况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項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項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王安石去位。吳充為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為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貶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為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為數。從便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村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村戶法。截定所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九

敷錢數。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解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實解前日困敝。故羣議雜起。意不為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為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為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為咸平

蘇軾論

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乃以法為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為吏。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遣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為民害。遂已之。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為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者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三

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者。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僧置衙前。最為重役。若已

蘇軾論

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
 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
 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蘇軾在詳定役法可雇不可
 差第不當於雇役費實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
 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
 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宋史宋
 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
 各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
 盡所取辦傾困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
 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戶部

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
 以為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馬端臨論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
 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
 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
 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
 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
 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
 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氓之遷徙
 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邑之人既元無田則

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
 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
 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
 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
 之事矣按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並用革新法之病
 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青苗散出息
 之令而其廷議乃出於范忠宣溫公在告不預
 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
 六日教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
 交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言黃遂大悟而不復再行
 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聖學而主雇募者居其未
 故差雇二者之法難於兼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
 取然則諸賢雖號為革新法而青苗功役之是非可
 否皆中蓋未嘗有一一定之見豈無豐之黨後來得以
 為辭也然願率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舉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戶部

復以多徵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
 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利而後徵頭子錢民間輸錢
 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利積壓此皆其極弊
 處至聖學論一變羣如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
 不遺餘力然復其施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
 分且不宜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利亦不得過一
 分而蠶蟻先於下五等入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
 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則知
 與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棄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
 役錢寬利皆止於一分則知青苗之名雖小人亦欲
 少避之安之以常平之儲蓄發賤飲以賑凶飢之蓄
 儲其出入以粟而不可以金且不收息亦可以應常平
 積滯不散役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
 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雇役所徵
 不及下戶不取寬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州破家之
 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亦可以免當役者費州破家之
 當助諸賢又以次不可行之說激之羣檢因得以行
 其閉會蠲進之計波助觸無所不至故其征稅肆
 民反出後宋章宗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宗
 為之亦主然惟元祐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

有一日善如役法，歷代差行之，太速故有
今弊，今復以差代履，常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
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其說不詳，切中元祐之病，亦且
然。知熙寧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攘臂奮首者，正張
齊英所謂熟荒要微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
不當不丁然胸中也。其所以之維，歟。馬端臨論復除
場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
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爲
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迴洛倉，
又於早澗營顯仁宮，苑圍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
東至瀋池，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
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又往江南諸州採
大木，引至東都，役使促迫，僱什而斃，帝將事邊，竭增
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又造龍舟鳳舸，黃龍赤艦，樓
船棧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旛，執青絲纜，挽
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
品以上，給黃棹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供
頓闕乏，餽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輦，旌旗羽儀之飾，網
罟徧野，而買於豪富之家，其價騰踊，乃使屯田主事
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
球，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
市，勸令入朝，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
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四年發河北諸郡

二卷九

八編類纂 卷二九

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
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
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
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解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
其年帝親征吐谷渾，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馬
驢死者過半，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
置西海郡，善且求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
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六年將征高麗，詔課
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復點兵具器仗，皆
令精新，濫惡者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
八編類纂 卷二九
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並載軍糧，期
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
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每急徭卒賦有所徵求，
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且暮之間，
價盈數倍，鬻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
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
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
番於遼西柳城營屯，盜賊四起，隴石牧馬，盡爲奴賊，
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
陽郡，及玄感平，令裴矩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盜

城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
 征遼路逃者相繼執獲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憚遇高
 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
 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為突厥圍
 於鴈門突厥尋散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
 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
 充勿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煮土或搗葉為
 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
 密據洛口倉聚眾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
 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為汲綆然布以變義
 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隋志謂

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
 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
 藩郡有關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
 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宋聚兵京師外
 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廢寢多太宗致
 收庶務有司嘗言油衣帶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
 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窳務為薪俾擇
 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天禧末
 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以

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
 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
 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仁宗天聖
 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
 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眾至是始大裁
 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
 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
 又減內外宮觀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數至寶
 元中陝西川兵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
 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
 人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
 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
 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
 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
 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
 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
 議者或欲損更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
 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請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
 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

兵歲賜緡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貢彌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又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資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百二十餘萬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

八編類纂 卷二九 七戶部 三

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紉襦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襦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問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不給為憂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復闡檻青檀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闡檻卒故弊不必覆也既而并罷闡宮覆檻種罷之後宮易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

有若如此
安石何必
預之

綵帛是歲詔內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宮倉廩武庫皆罷省三年儀鸞司關籠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勤遠民乎全州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線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礫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後苑嘗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飭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

八編類纂 卷二九 戶部 三

規而後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俸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俸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為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堂食亦皆有常數至是日數多有公使泛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厨錢侍御史毛注嘗

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為幾
 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
 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選郡使刺史多至數千員學
 士侍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
 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
 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
 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為功歲運
 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奸吏苟緣牟
 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
 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三九 聖旨
 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又增置兼局
 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廩給無度
 以一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
 帖於權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乃詔三省樞
 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是時天下財用
 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哀歛
 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
 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
 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史卒廩餼一切付
 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下所謂經總制

此靖慶元
年詔

錢者宣和未陳亨伯以祭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建
 炎二年高宗在揚州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
 浩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
 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欵
 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
 以總制司為名之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為總制錢而
 總制錢自此始矣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
 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
 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
 司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三九
 科既有偏重之弊於是郡縣橫斂十七年詔州郡以
 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
 萬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如輪米則增收耗剩
 交錢帛則多收靡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
 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
 不及卑勿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
 與消除而抑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
 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
 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
 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嘗謂軍

此東西
錢其字
故

旅飢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宗淳泉
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今內
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
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迺
令棟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
得預其事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
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候
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
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神宗臨御之初
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爲數嘗謂輔

內者常出

出者不

志

臣曰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
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
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
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卽命幹當
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
以帳上三司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
新官制益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
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
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爲之拘催而已文
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宜因官

制之意令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
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
閱云宋志宋

右經總制月椿版帳等錢所取最爲無名雖曰責辦
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爲自戶部四
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止而其糞窮
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
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祭非有與於民也此
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
特籍此說以誑誤朝廷耳若茶鹽若酒醋若坑冶若

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
而復別立名各以爲取辦州縣所歛不及民將以誰
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
冀居厚之徒亦羞爲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
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
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與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
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
得以擅收支之極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
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熙豐以後驅磨方
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

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
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減出納之
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
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
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於民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戶部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稗編

六曹

戶曹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
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
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瓠於胸而繩多絕輓夫
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孥人以為苦肅
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
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句當度
支轉運鹽鐵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
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
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額領東都河南淮

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
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比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
利顧備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空故時轉運船繇
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
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
歌艘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
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

劉晏傳財
志而不傳
其編所以
激放

史一局

劉晏傳財
志而不傳
其編所以
激放

明世

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桑竹篠
 爲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
 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
 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
 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
 貨自揚子至汴州每賦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
 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汴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
 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稔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糶以
 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
 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
 八編類纂 卷三十 戶部 二

度支凡江淮漕水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
 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
 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
 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
 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
 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鷄鳴岡
 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
 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歷賴蔡涉汴抵
 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
 李洙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宿兵米

斗千錢大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斗禁中不能
 釀酒以飛龍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
 吳素嫉錢穀諸使頴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
 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
 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
 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
 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
 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
 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
 八編類纂 卷三十 戶部 三

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
 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
 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
 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
 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
 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納李懷光倚以構叛貶
 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
 官監汴水察盜漕漕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
 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
 麾一舟百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

陝號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于
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
為入渭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
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
江淮巡院李吳為請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後江淮
米至渭橋浸減矣至吳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
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
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
城以通大舟河益痺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
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
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
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
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
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
者死而覆船收斂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
挾為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
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
刑太和初歲旱河涸培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眾秦
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濟請疏

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
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物忌非朕所
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畊關中賴其
利唐志所漕法

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
民挽舟吏並緣為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
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
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疆之臣在京分掌水陸路發
運事元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雇募
舟車到發財貨出納並關報而催督之自是綱發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湖南諸州擇部民高貴者
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
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汴河挽
舟卒多饑凍太守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襪枯瘠
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鞠得實斷脫
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
併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
土雜糶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
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
定其罪端洪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

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沂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頴許

八編類纂

卷三十

六

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木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請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捐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

路獨專其任文移分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昧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他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輪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說爲然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救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暮年各造船補卒團本路綱

八編類纂

卷三十

七

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備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一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客舟

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今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糶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糶為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

八

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置汴網通作二百緡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轉般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運六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糶穀賤則官糶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費用費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充獻入爲戶部侍郎師文劾京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漕水不通重船般制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侵盜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蔚奏請度真楚州堰爲水陸自是東南金帛茶

宋史而大綱本意引抽計

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糶糶漕法在路折開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轉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貨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運綱豐不加糶糶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漕但令供糶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蹂躪又鹽法已壞漕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大觀三年詔直運綱自來年並依舊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運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溢遂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真楚淮南路轉般判官向子諤奏轉般之法爲平糶之意江湖有米可糶於真兩浙有米可糶於揚宿毫有麥可糶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米不登處則以錢折糶發運司得以轉旋之宜和五年乃降度牒及香鹽鈔各一百萬貫令均糶斛斗專備轉般江兩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卸糶年豐可以廣糶厚漕人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歷歲既久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至元之後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

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頴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七誠竊據浙東西之地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爾爲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大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木兒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嗽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塹又一舍而後抵嗽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察爾兵部尚書帖木兒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

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如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爲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爲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元志元清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宋季年郡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雄長陰勒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之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到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緩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故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吳明越楊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

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義民肆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瀘水又絕江淮迤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繫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澄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元志朱清張瑄海運

王安石乘政收貸權法而為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先撥於是紹聖大觀之

間直給空名告救補牒賜諸路而宋業遂衰

朱志 賦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

朱志 社倉記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二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稅稷百日不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國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也隨以之暴謂之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管子重農

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卅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一四

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

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用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歲高下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蔬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一五

欺。此關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員。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

故相壤定藉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
壤之滿補下壤之眾彰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
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筭乘馬之數也一人廩食十人
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
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
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弊予食布帛賤則
以弊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
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
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
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

八編類纂

卷三十

戶部

六

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
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
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
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
陳係累獲虜分賞而錄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
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
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
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
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反也千乘
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

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
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
萬乘可資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
軌者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
鄉田若干食者若干其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
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
若干曰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秦軌也然後調
立環乘之幣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
大家眾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
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
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
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
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泆也高田以時
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
置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
國而應筭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
大家委貲家曰上且隣循游人出若干幣謂隣縣曰
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隣縣
回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貴家假幣皆以
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七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除而止國軌布於朱刑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被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其縣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人籍類纂 卷三十一 八

歲非內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志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一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以時守鄉為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諸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齊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貴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國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粒如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

幣之分復布百姓四絨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筭也
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
謂奪之以會管仲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
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
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
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
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
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
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
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子

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
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
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
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
資以幣大夫受以邑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
貴在上幣貴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
筭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
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
從貴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月而決國筭出於穀
帛國之筭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

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
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
守天下之數也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
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
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
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壩諸侯畝種之國也曠
山諸侯之國也河壩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曠
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壩諸
侯畝種之國也故國衆多而不理固不得存至於山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子

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
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種之國也故粟
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鎰
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戰程諸侯五金而得俸
戰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
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
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
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
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子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聖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地員篇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藏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乘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履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欲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 管子

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在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穰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若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羅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內穀貴羅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租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

八編類纂 卷三十 管子

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
 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水泆民無入於溝壑
 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桓公
 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
 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
 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
 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
 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
 塗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
 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違君
 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
 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管子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

稗編

六曹

戶曹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
 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
 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
 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
 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
 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一
 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賈
 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
 寬致有此弊後來徵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
 墮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
 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
 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
 爲官所虧其失一也馬端臨論唐和糴
 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邑河北河東陝西三路
 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報之勞其名不一建
 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

實政亦少

爲常咸平中嘗出內府綾羅綺計直緡錢百八十萬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使羅粟實邊繼而詔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羅廣蓄靡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羅中等戶以下免之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每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京東西陝西河北缺兵食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羅之謂之對羅皆非常制麟府州以符餉道遠常參官就置場和羅河北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八中不知
見錢和羅
此今日計
邊上其常

又募商人輸芻粟於邊以夏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於京師或東南州軍陝西則受鹽於兩池謂之入中陝西羅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羅者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羅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詔岢嵐火山軍閑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羅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罷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羅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

和羅之
舞在此

萬賜河東經畧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椿備邊自是三路封椿所給甚廣七年以岷州入中者寡令三司具東南及西鹽鈔法經久通行利病以聞知熙州王韶建議以沿邊和羅以一分見緡九分西鈔別約價募入中者凡邊部入中有闕則多出焉其或僥益誘之以符用度是歲河東並邊大稔韶都轉運使李師中與劉庠廣羅積五年之蓄復命輔臣議更與陝西並塞芻糧之法令轉運司增舊羅三分以所羅虧羨爲賞罰仍遣吏按視而陝西和羅或以錢茶銀細緡羅於弓箭手八年河東察訪使李承之言太原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路二稅外有和羅糧草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蠲最爲弊法繼而知太原韓絳復請和羅於元數省三分罷支錢布詔委陳安石元豐元年安石奏河東十三州二稅以石計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羅數八十三萬四千有餘所以歲凶仍輸者以稅輕軍儲不可闕故也舊支錢布相半數既奇零以鈔貿易畧不收半公家實費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羅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椿卽歲災以填所蠲數年豐則三歲一免其輸朝廷以爲然始詔河東歲給和羅錢八萬餘緡並罷以

其錢付漕司如安石議因用安石為河東轉運使其
後經畧使呂惠卿復請別議立法除河外三州理為
邊郡宜免餘十一州可槩均糴下有司議以歲和糴
見數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為額隨戶邑高下裁定
毋更給錢歲災同秋稅蠲放以轉運司應給錢補之
災不及五分聽以久例支移遂易和糴之名為助軍
糧草宣和中罷畿內和糴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
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
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
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四

十可致斗米於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糴
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
而庫有餘錢故反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一時
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
之米使積久陳腐其為利害非臣所知不從明年又
慮元價錢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
行於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低價抑糴之弊
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
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
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

博糴
第字

字其人

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
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
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
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措置
熙河財用孫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
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
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
有差崇寧初蔡京行於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
以星變講修關政罪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曰俵糴
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帝恠其多王安石因言俵糴非特省六七十萬緡歲
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往
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
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
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於澶
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樁即物價踴躍止入中
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價詔聖三年呂大忠之言
召農民相保豫貸官錢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
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
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

預給錢于
在京之民
使輸十邊

皆然用俵多寡爲官吏賞罰其曰兌糶熙寧九年詔
淮甯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糶元祐二年嘗以
麥熟下諸路廣糶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卽許變轉兌
糶其曰寄糶元豐二年糶便糧草王子淵論綱舟利
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
糶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北瀛定二州所糶數以
鉅萬而散於諸郡寄糶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
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糶行已久且近都倉緩
急運致非難於是寄糶卒不罷其曰括糶元符元年
涇原經畧使上疏請並邊糶買豫榜論民毋得與公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六

家爭糶卽官儲有之括索贏糧之家量存其所用盡
糶入官其曰勸糶均糶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
行之鄜延經畧使疏卽言勸糶非可以久行均糶先
入其斛斗乃給其直於有斛斗之家未有害也坊郭
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糶轉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
言者謂均糶法嚴然已糶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
之力敷數過多有一戶糶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輒
均糶既而州縣以和糶爲名低裁其價轉運司程督
愈峻科率倍於均糶詔約止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
均糶以家業爲差勸糶之法其後寢及於新邊鄆郭

州積石軍蕃部患之自熙寧以來王詔開熙河章惇
營溪洞沈起劉彝啟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弟
之役費用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六路
大舉西討帝先慮科役擾民令趙鼎廉問頗得其事
又以糧餉糶惡欲械斬河東涇原漕臣以勵其餘卒
以師興役衆鮮克辦給又李稷爲鄜延漕臣督運詔
許斬知州以下乏軍興者民苦捐運多散走所殺至
數千人道斃者不在焉於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
昨經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爲今之計
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明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七

優詔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自是帝大
感悟申飭邊臣固境息兵關中以蘇哲宗卽位諸老
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類無調發第令諸路
廣糶以備蓄積及詔陝西麟府州計五歲之糧而已
紹聖初乃詔河北鎮定瀛州糶十年之儲餘州七年
其後陝西諸路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鄆渚等州費資
糧不可勝計元符三年涇原經畧使童蒙諫曰伏見
興師以來陝西府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
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卽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
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今者正休兵息民清心省

事之時唯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主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聽主議大臣指章悖也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半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卅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八

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即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贏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帝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於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陝若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叛命諸路皆謀進築陝以西保甲皆運糧後童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一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未饋餉空乏廊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爭務開邊夔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取於民費

計緡字今
特銀二錢
五分

出於縣官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饑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州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於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漁池埽始盡令輸錢及是王黼建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九

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群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羅多者給官告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為奸人情大擾於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於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翼餉兵不匱及勸誘賑糶流離皆轉一官七年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糴者計剩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糴米斗六七錢乃就糴

以寬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強配於民四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實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末非一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得夫禁科抑莫如增米價肯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於湖廣總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餉軍五年臣僚言若將民間合輸糴錢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湖南安撫司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淮浙發運司二百萬石江東提舉司三十萬石江西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連水軍一十萬石廬州一十萬石並視時以一色會子發下收糴以供軍餉宋志宋和糴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鐘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器號八編類纂卷三十一

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若其事立行服連軹輦居玉友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人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

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舊石也苟有操之不工
 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
 能令農母耕而食女無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請
 君伐道薪煮水為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
 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
 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
 冢墓理官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
 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
 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
 國也無鹽則腫守困之國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十一

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
 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
 以金釜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
 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
 一鐮一椎一錘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缸一鑽一鑿一鉢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
 一錐一箴一鈇然後成爲女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
 是可以無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
 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

今老馬鹿

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
 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
 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齊鹽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日至
 其初也奪窳戶之利而官自賣之甚則奪商販之利
 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
 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蠶
 鹽食鹽等名分富貴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
 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駁議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三

者其慮已畧及此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
 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
 歛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
 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
 割國自爲政而苛歛如出一轍異哉馬端臨論鹽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
 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
 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
 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
 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洛池歲得鹽

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舊州井各一果園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欽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盧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劔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隸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十四

法及琦為諸州權鹽鐵使盡推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及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楊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高都

十益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兩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十五

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瑋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其後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為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漁陽塗澮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

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異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如劔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滅死流天德五城鏞奏論死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六

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縻而已至皇甫鏞又奏置權鹽使如江淮權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乎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窩贖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

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鹽院官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乃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初天下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七

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是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疋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唐志唐鹽法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類鹽周官所謂鹽也宋煮海煮井煮鹹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陝西沿邊解鹽請勿通商官自鬻之杜承睿言鄜延環慶儀渭等州自禁青鹽之後今商人入

芻粟運解鹽於邊貨鬻其直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民食賤鹽須至畏法而蕃部青鹽難售今聞運解鹽於邊欲與內地同價邊民必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販青鹽是助寇資而結民怨矣詔罷之天聖八年上書者言縣官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較宜聽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寬民力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度因畫通商五利上之十月詔罷權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增緡錢十五萬康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官急於兵食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與券償以池鹽繇是羽毛筋肉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為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咸平四年秘書丞孫覿請令江南荆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糧草在京入納金銀錢帛且免和雇車乘差擾民戶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恕等謂江湖官賣鹽蓋近煮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賣官鹽立乏一年課額覿議遂寢至天禧初

始募人入緡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沙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鹽一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七

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詔知制誥丁度等議皆謂聽通商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益漕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楚秦海真揚漕水高郵賣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勅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康
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
數與之謂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
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糴二十萬石至慶曆二年
又詔入中陝東河東粟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
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茶鹽香藥惟其所欲而東
南鹽利厚商旅皆願行鹽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
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倍於京師
反為蓄賈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六萬商
人以賤估售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之皇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寺價以茶
為券數則
去之未知
此律

二年復入錢京師法視舊錢數稍增予鹽而並邊入
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
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人錢十萬於
京師迺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

宋鹽法

宋權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
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權貨務六初
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
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產茶之州官
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

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
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
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權貨務鬻之民之欲茶者售於
官給其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買貿易入
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
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與茶如
京師至道末鬻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
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陝廣南聽
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
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園戶輒毀敗茶樹者計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所出茶論如法舊茶園荒薄采之不充其數者蠲之
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許輸他物主吏私以官茶買
易及一百五百者死自後定法務從輕減茶之為利
甚博商賈轉致於西北利嘗至數倍雍熙後用兵切
於餽餉多令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
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
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荆湖給以茶及夥末鹽端拱二
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茶鹽于江
淮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權務令商人就
出茶州軍官場等買既大省輦運又商人皆得新茶

西京作坊使揚允恭言商人市諸州茶新陳相糶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少利罷榷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說命宰相召鹽鐵使陳恕等與式允恭定儀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二年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鹽得實錢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餘貫及南北和好罷兵邊儲稍緩物價差減而交引虛錢未改既以茶代鹽而買茶所入不補其給交引停積故商旅所得茶指期於數年之外京師交引愈賤至有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徇日感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糶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抹之然不能亡敵天聖元年更定其法呂夷簡李諮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糶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糶及糶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糶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糶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糶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為輕重而論者謂邊糴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詔等因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納茶皆直十萬以蘄州而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弊在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三

較之舊用三說法京師實入緡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八萬石用新法京師實入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不已天聖三年詔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計商人貼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圍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圍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

又奸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寢壞大約虛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券至京師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萬止售錢三千富人乘時收蓄轉取厚利三司患之請行貼買之法每券直十萬北市估三千倍為六千復入錢四萬四千貼為五萬給茶直十萬詔又損錢一萬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錢三千者纔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無利入中者寡皇祐二年三司奏散於民間者既多所在積而不售故券直亦從而錢茶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三

十萬舊售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一用景祐三年約束是時雖改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費帝又出內藏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寢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彌歲月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買之家言利者請出內藏庫錢稍增價售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緡既行而諫官范鎮謂內藏庫權貨務皆領縣官豈有權貨務故稽商人而令內藏乘時射利詔即罷之然自此並邊虛估之弊復起至和三年河北提

此條也
法

此豈不可
通入鹽法
議簡而易
行法要而
可守

舉糴便糧草薛向建議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
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未數年論者謂輦運科析煩
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
翰林學士韓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
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悉從官給而本路舊輸稅
絹者毋得折為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
市估至京償以銀緡絹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
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權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
臘茶之禁又嚴於他茶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
擾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虧帝議執政曰茶鹽
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衆顧經費尚廣未
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
民兵食不克財臣兼利草茅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
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
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
虐濫之罰皆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富人豪族坐以賈
贏薄販下估日皆賸削臣竊嘗較計茶利所入以景
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
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
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緡若令天下通商稅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權務山塲
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權
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隳之辟議者謂權賣
有定率征稅無彘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
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
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
取宋志宋茶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五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二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或曰古今天下廣狹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尺不應半禹之尺，或謂禹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在其數，周則盡外薄所至而經畫之，此說為近，然亦不應外薄之地與五服之地相半。攷之經文，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一面計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也。是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九千餘里，南北一萬三千餘里，則漢東西視禹貢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不盡出禹跡，何也？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為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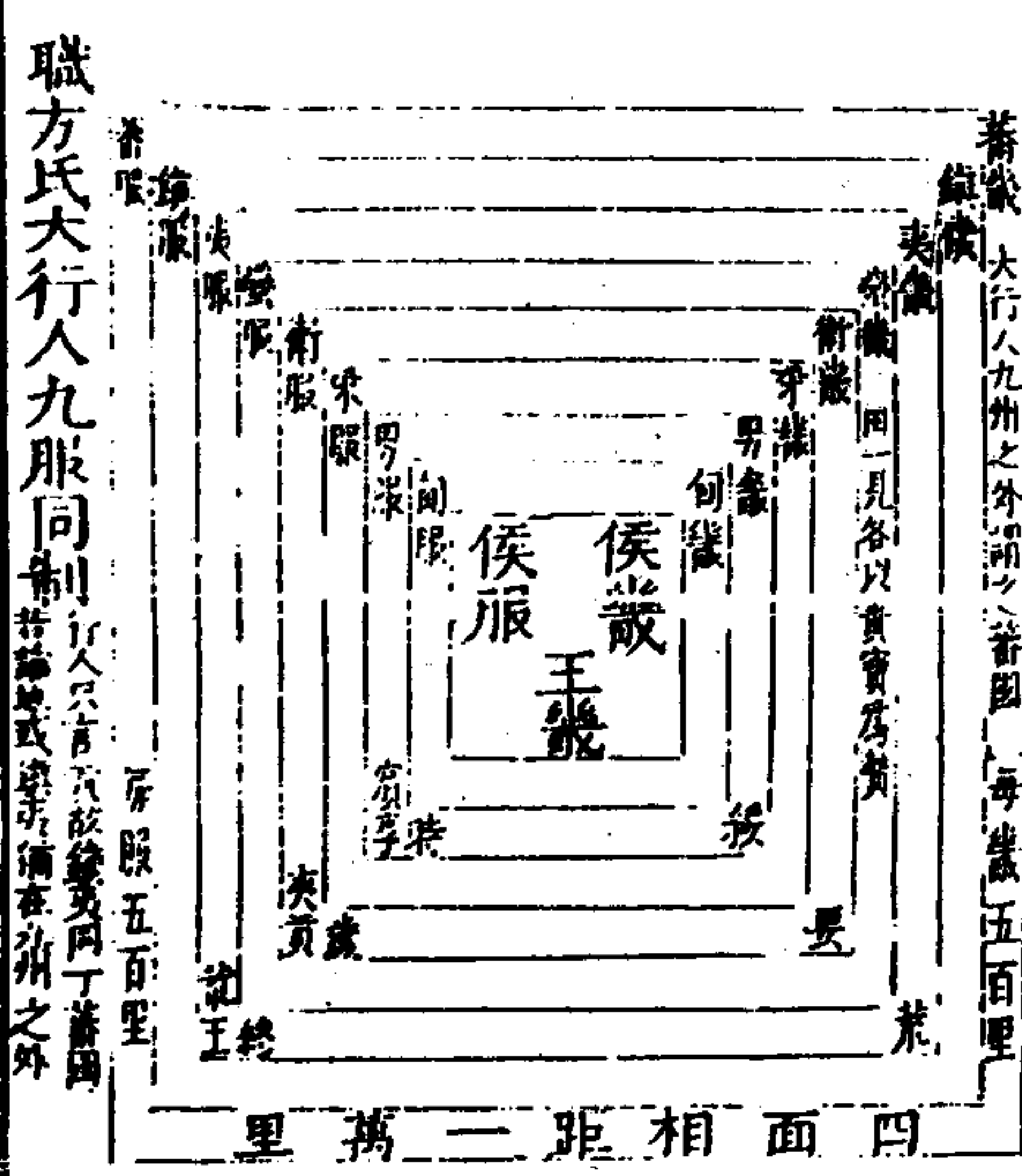
是道里始遷遠矣。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一也。大率勾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自秦漢以來，誇多務廣，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迹為數，不復論勾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一里，而尺步長短之異制，又不在其數。至于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斥堠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在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為北，堯都冀州，則自甸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展，而南有所棄，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政教四達，則冀北之野，生聚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為窮漠，所以冀賦為九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為幽并，其廣可知。燕堯都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里三百七十五里，正五斜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再則是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時甸服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雖規方千里，以為王畿，然西自邠岐豐鎬為方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總為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截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餘千里，而犬戎之地，自為荒服，先王之制，賓服者享荒服

者王自穆王以犬戎地近責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計古亦有因地而為長短者。蓋因諸侯之分情。以為朝貢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為限制之經。固必有通變之義。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非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屈。不出禹貢之域。何道里之殊絕也。遂至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制。以人跡所通。逶迤曲屈。動有倍加。切以為不然。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萬里而言。合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方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方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在東北。隅。燉煌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表之而度。其兩隅則為尺有四寸。而羸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非萬五千里者。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四

翔方。曰。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西。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不。盈。千。里。已。為。戎。狄。之。地。是。王。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
禹貢五服論

周禮九畿九服圖



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法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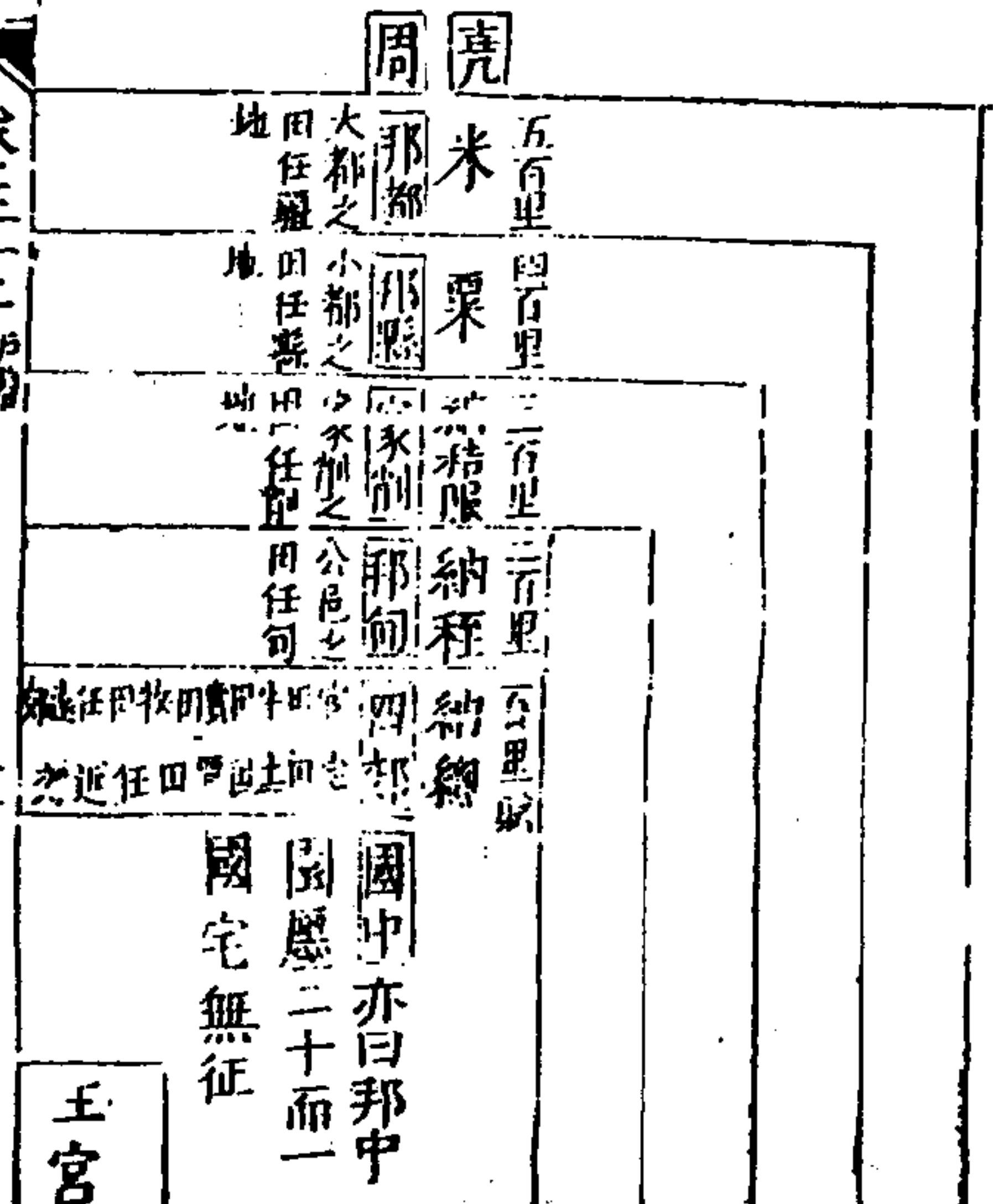
職方氏乃辯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五十六
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物為贄畿者以限制畿疆言之也服者以服事天子而言也然此特言九州九服之制而成周封國之制可得聞

歟王制曰公侯皆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可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成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如大司馬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是制軍亦三等與命同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則受命亦三等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則作服亦三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五十六
司馬氏言九畿其外曰蠻夷蕃鎮是天下封疆極四夷也職方氏言九服其外亦足蠻夷蕃鎮是四夷皆服事天子夷鎮蕃服在行人摠謂之蕃國蠻服在行變謂之要服是其要荒無常也且以職方之地圖觀之言邦國與都鄙而不及於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如此則周家之疆理通乎蠻夷閩貉戎狄矣行人何以謂之九州之外乎按王制謂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截長補短凡三千里說者謂言九州之實地也今職方九州之地荊州曰衡山并州曰恒山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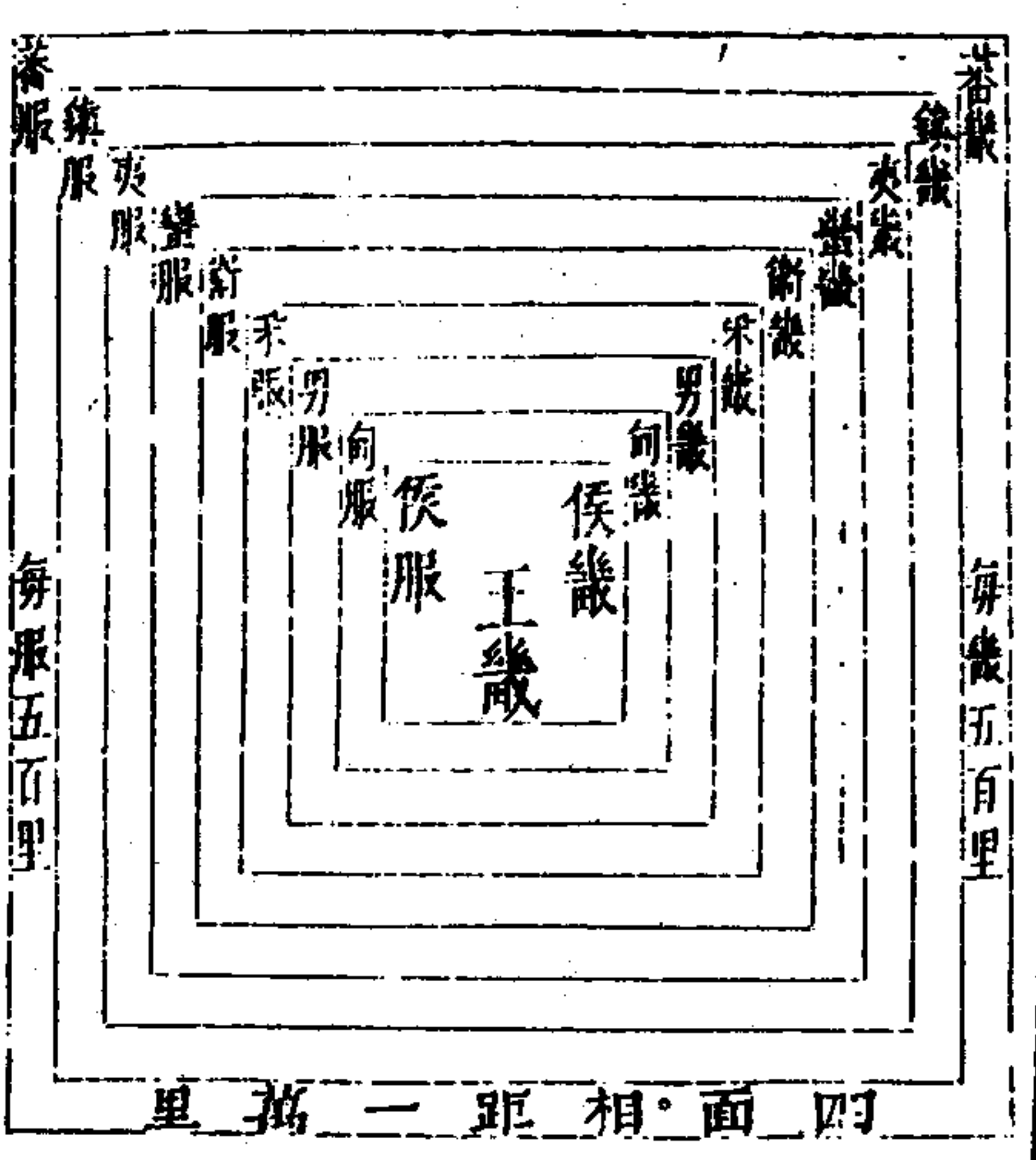
虞周千里邦畿合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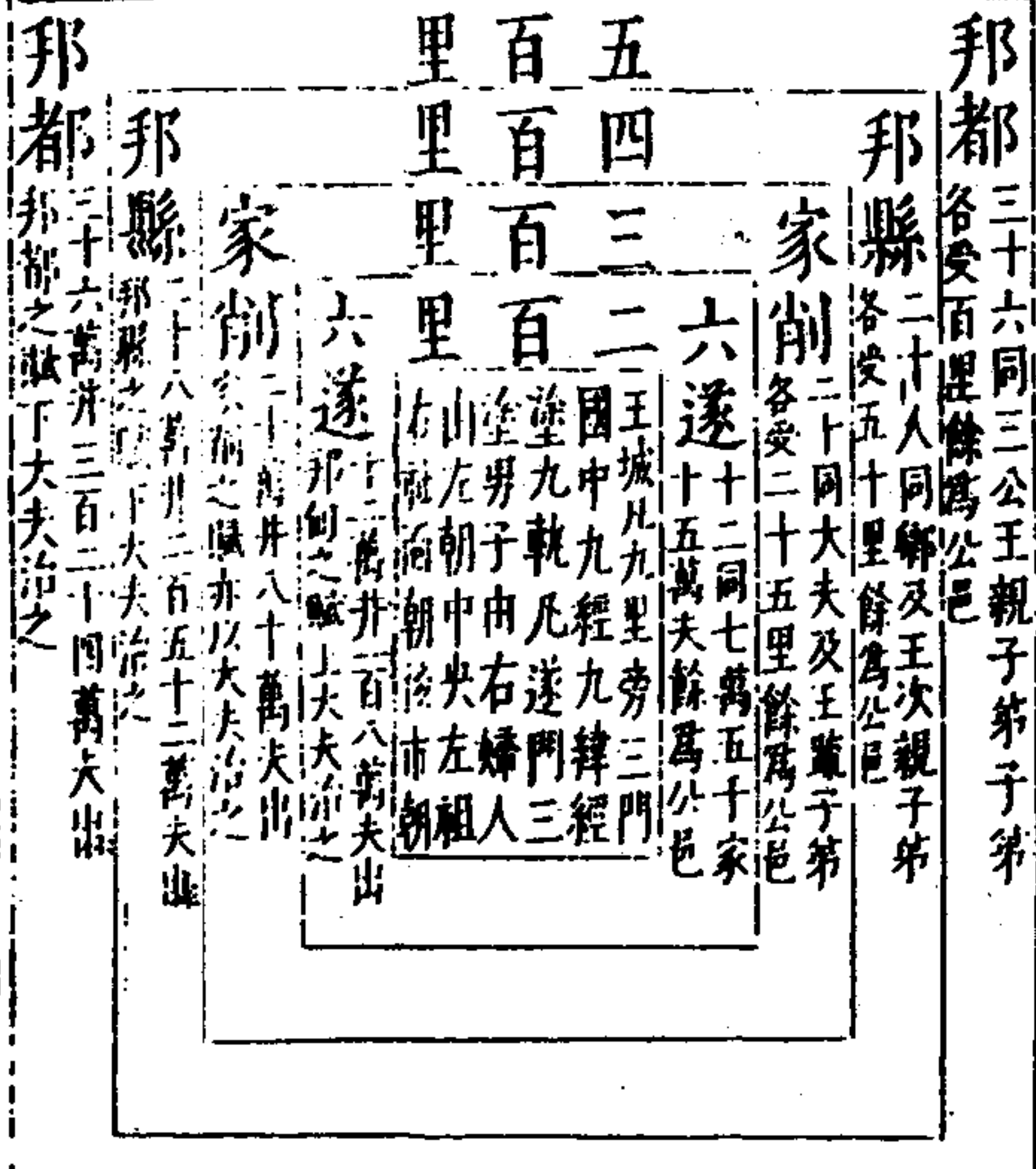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部

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前乎商而為夏後乎商而為周蓋莫不然禹貢曰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稅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周禮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家邑之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過地即此合前圖觀之王畿之制自古無異炳然矣 虞周千里 邦畿圖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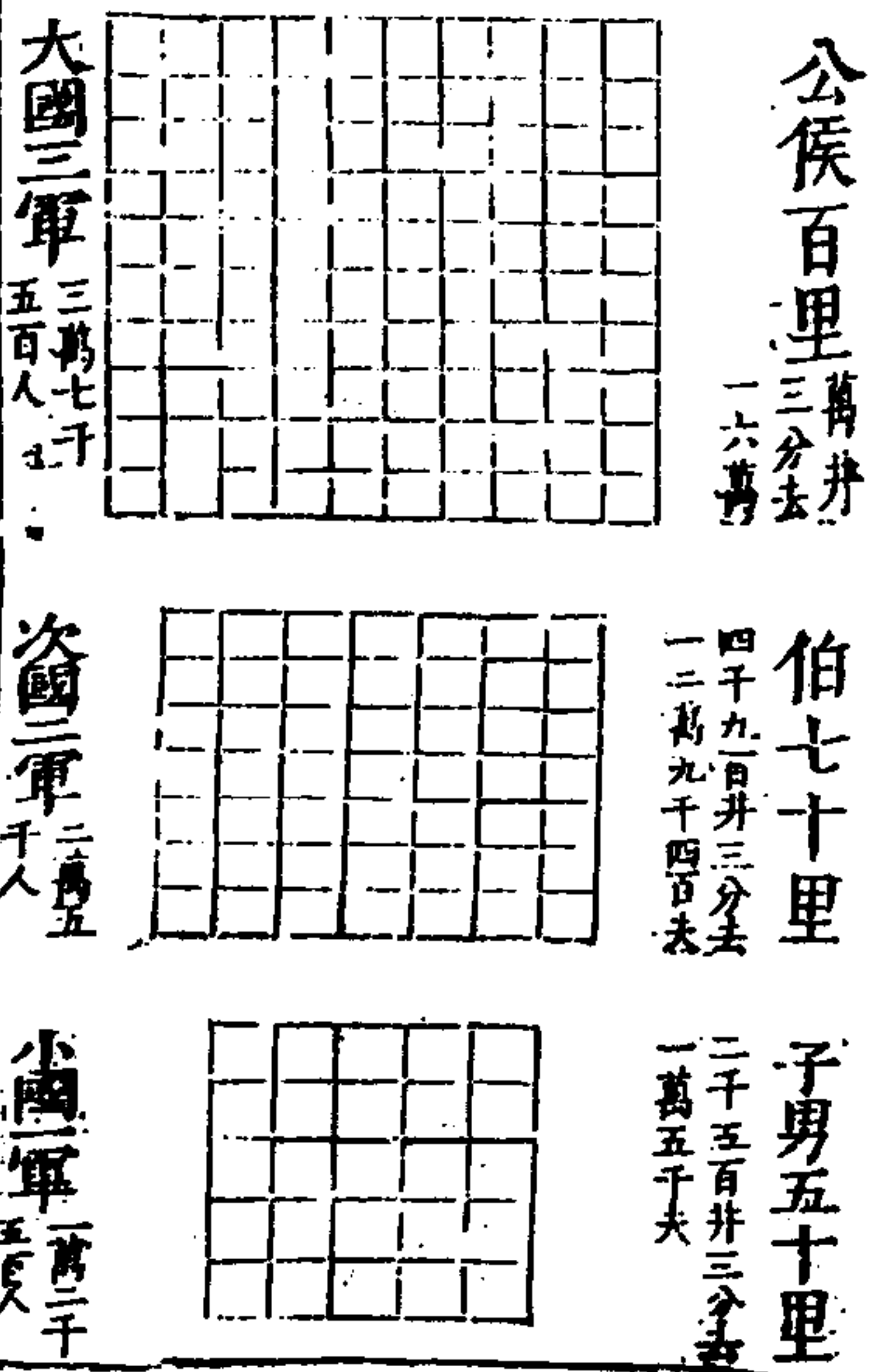
周禮九畿九服圖



王畿鄉遂采地總圖



武成分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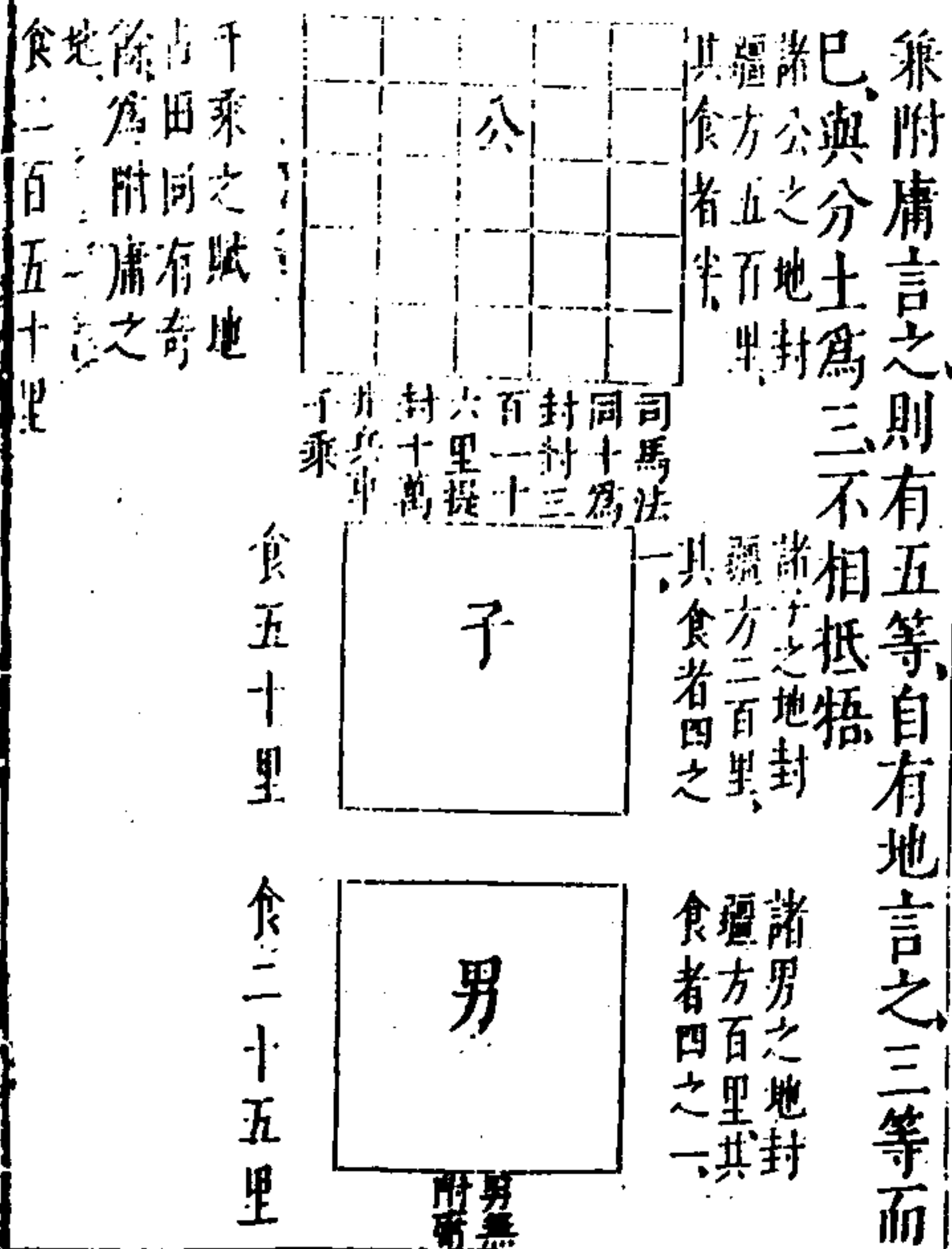


此武成分土為三孔氏用孟子說也

公侯百里 萬井 三分去一
伯七十里 四千九百井 三分去二
子男五十里 二千五百井 三分去二

按載師掌任地事。則地無曠地。閭師掌任民力。則民無游民。先王所以治國中。野外不過如此而已。
按鄭氏注引司馬法謂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其名不同。其制又異。又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其說亦非。王畿千里。有國中。郊。野。鄉。遂。都。鄙。之別。今只據載師所任之地。約而為圖。略以見王畿千里之制。爾自國中而郊。野為六鄉。遂十五萬家所受之田。其餘則為載師所任之田矣。

司徒建邦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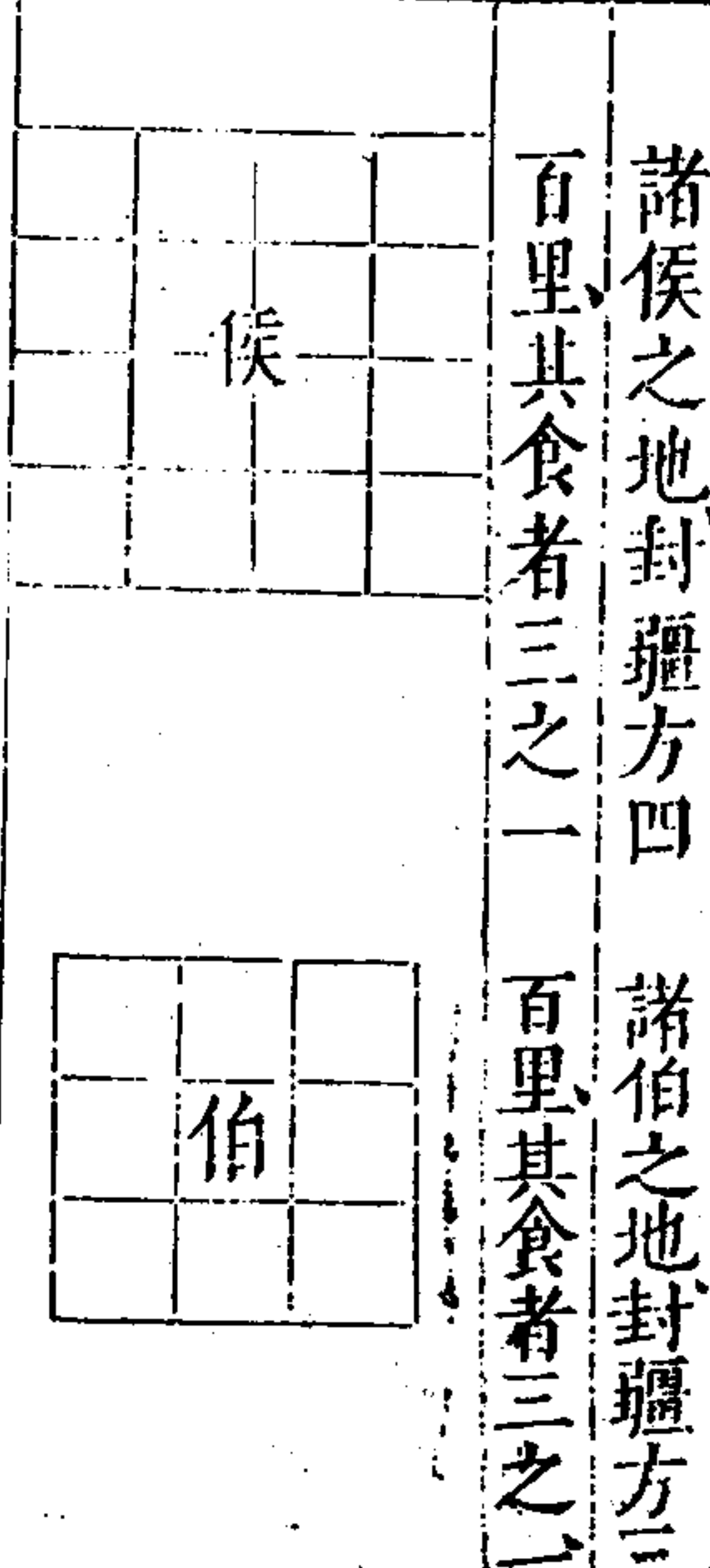
兼附庸言之。則有五等。自有地言之。三等而已。與分土為三。不相抵牾。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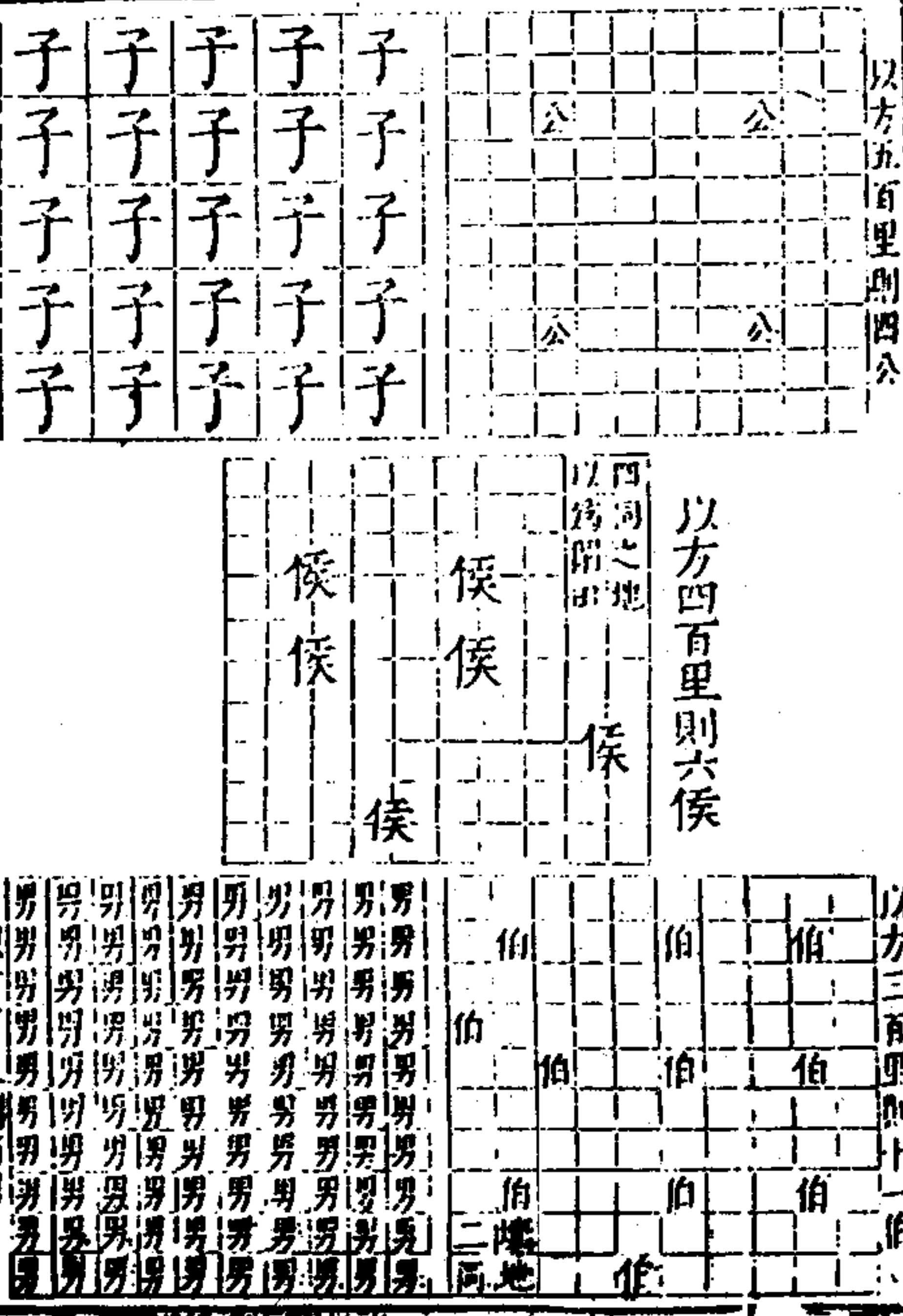
成國兼附庸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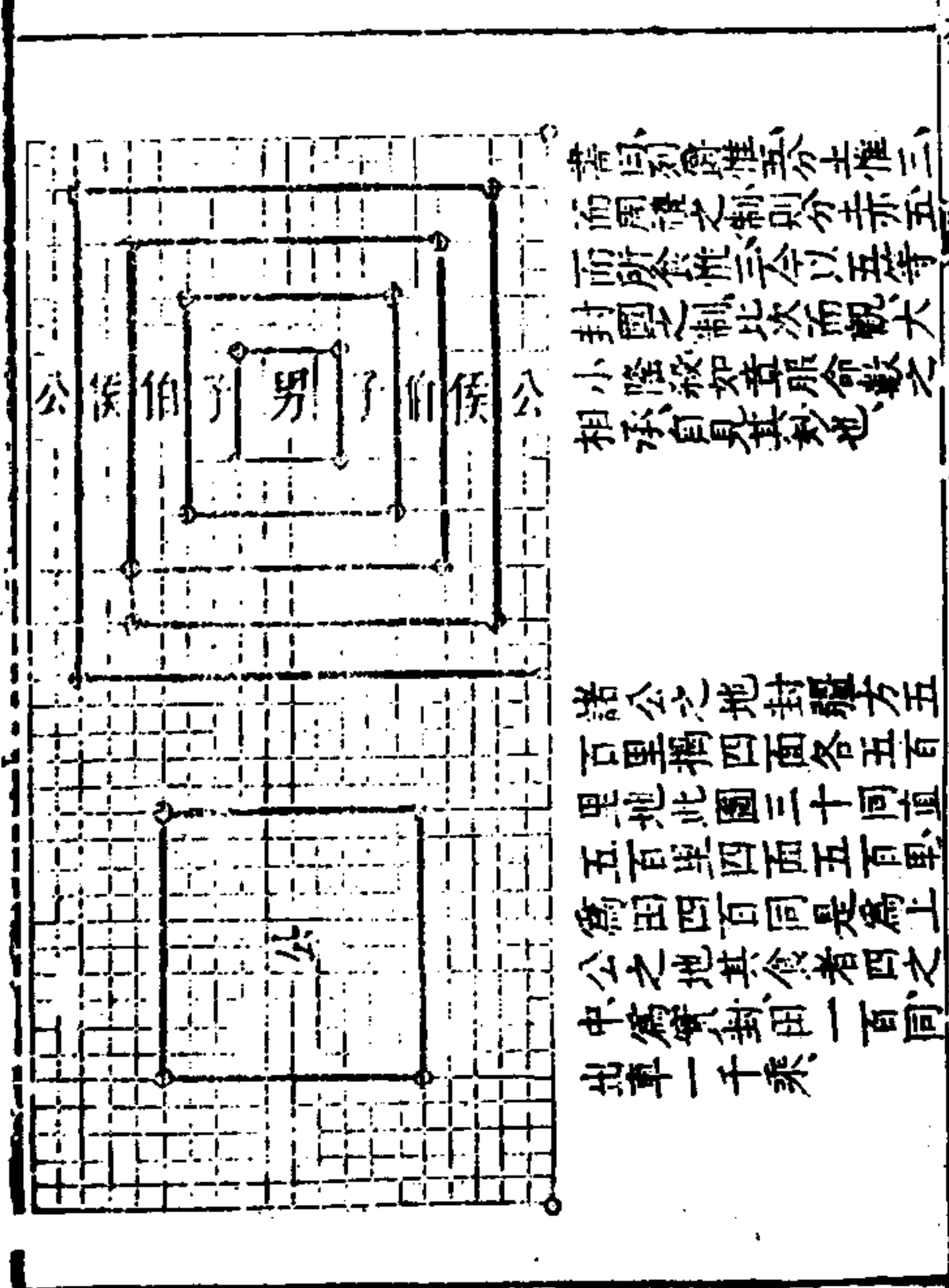
食一百三十里有奇。食一百里。

司馬法乃公田用助。通率如此。但周制鄉遂用貢采地用助。通率計之。四同有半之地。已為成國。

職方分國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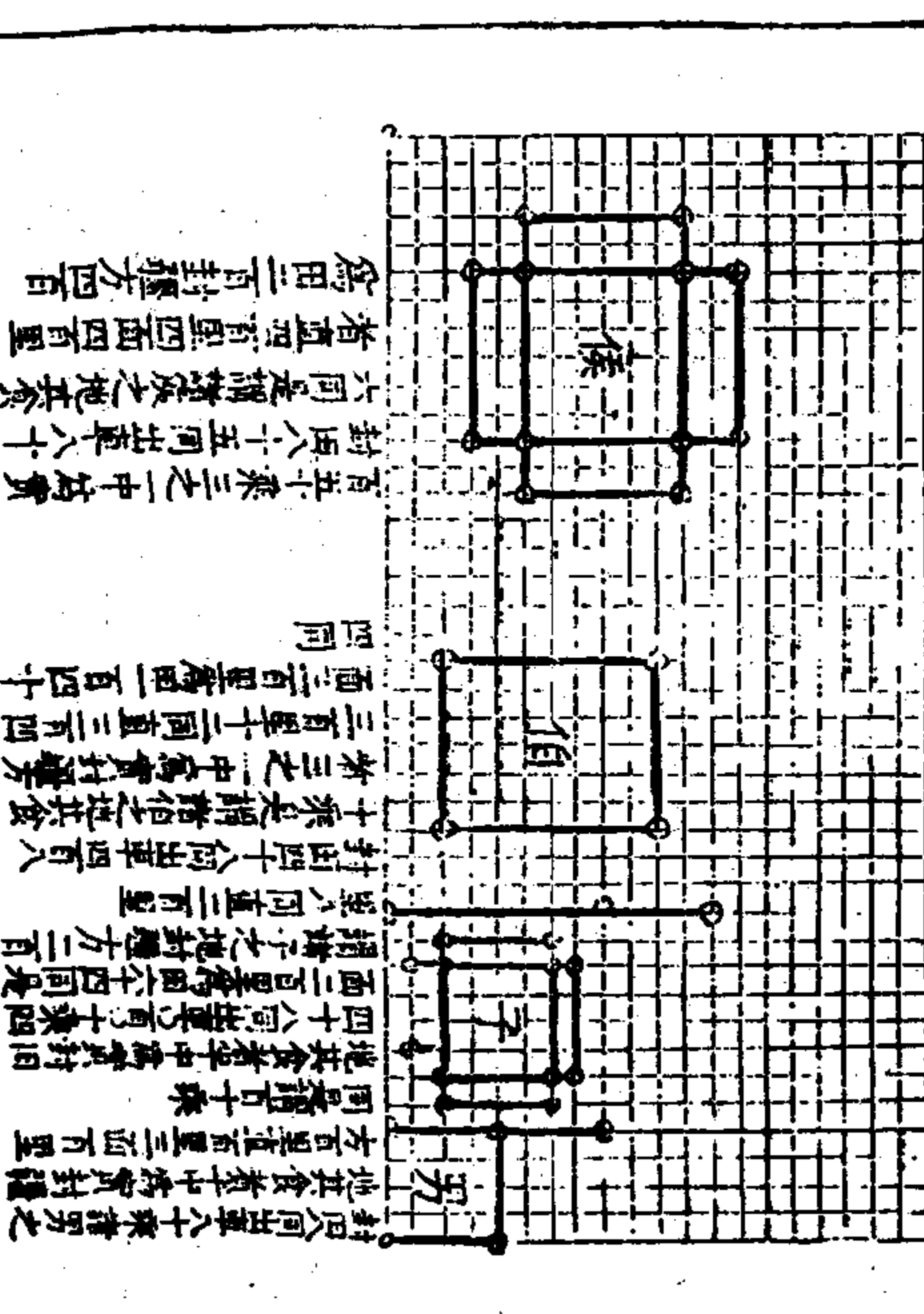


同十爲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五十五

封十爲畿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五十六

大司馬法同十爲封封十爲畿侯封其等不同凡大國之封十乃爲王畿此圖每一目當一同直二十五里四面千里爲田一千六百同是爲天子畿內之地每同出車十乘其出車一萬六千乘徒一百六十萬人左傳子產有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諸公之地四百同無乃非古制乎據司馬法同十爲封謂自十同已上可以封諸侯非謂止于十同也若謂列國一同者此但可行于前古玉帛萬國之時後皆爲附庸之國豈可以議周之定制且其下云今大國多數圻矣圻方千里數圻將分天下大半春秋亦安得此

大過乎故此一時應對語治經不可執一論也

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局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為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之軍制諸侯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為經所謂七十里者武王滅國五千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遂過一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謂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提封萬井三分去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數

主人

為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為兵十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為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為園廛宅田土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容之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二卿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百里之地不足為公侯之國明甚况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為國又明矣古之為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此軍也出于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于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為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里為一逐合為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言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則為兵車五百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元

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為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魯三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顧史管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

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
 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
 雖七百里猶可。而况五百里四百三百里二百里百
 里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
 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
 萬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
 言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
 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
 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
 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戶部

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
 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
 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為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
 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
 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慶周公
 云耳。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錫履焉。於衛
 有吟封土略焉。於衛侯奄受非國焉。山川土田附庸
 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
 言益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
 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

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
 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小國土
 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
 地皆無不易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尊
 卑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
 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
 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
 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
 易為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
 適當然焉。在其為正之字之哉。嘗以王食其半三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戶部

一四之一為正。然王食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
 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
 之二耳。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於其什一之中。槩取
 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歟。三等之地正封
 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
 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
 所伸。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
 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
 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
 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

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封國

秦三十六郡始皇益開地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

三川 河南 南陽 南郡 九江 鄣郡 會稽

潁川 碭郡 泗水 薛郡 東郡 瑯琊 齊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西 遼東 代郡 鉅

鹿 邯鄲 上黨 太原 雲中 九原 鴈門

上郡 隴西 北地 漢中 巴郡 蜀郡 黔中

長沙 內史

漢十三群武帝分天下為十三郡復益為十七郡

門沈黎汶山武都張掖燉煌益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戶部 三

楊 荆 豫 兖 梁 幽 冀 青 并 徐

益 朔方 交趾

唐十道

關內 河南 河東 河北 山南 隴右 淮南

江南 劔南 嶺南後增為十五道 京畿 都畿 黔東

山南東分 江南西分 餘仍前

宋四京二十四路

東京 西京 南京 北京 浙西路 浙東路

福建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淮南東路 淮

南西路 湖南路 湖北路 成都府路 利州路

梓州路 夔州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京西

北路 京東東路 京東西路 秦鳳路 永興軍

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路

元立中書省壹行省十有一

秦有天下裂郡會而為郡邑廢侯衛而為守宰據天

下之維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

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

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圖視

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

下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戶部 三

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任狗周之制割

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

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

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

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

然猶時起虐害方域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

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周之事迹斷

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

伯不得亂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

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能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始而選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又夫郡邑可謂理可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戶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靜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謹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邑削其民猶瘁矣苟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令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

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凌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係于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之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也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啓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沉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身而二人生于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矣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征而觀其誓師之詞有不用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敝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謂也。管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祿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圭瓚，然後鬯，有巡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墜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界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爲之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刑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五

子之祠官，故爲諸侯者，一受封之後，卽自負其富強。摘山煮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佐官之律，嚴附益之法，積毀銷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謫徙矣。故仁恕者，則流于縱恣，西晉是也。尅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緣是以亡，是豈封建之誤哉。古之所謂諸侯，卽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爲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

今欲並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如漢初之事，容之則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內之地，而遷封者，如之魏之以會稽蒼梧建鄴丹陽等郡封其臣爲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旣爲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祿，必仰給于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今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旣瓜分賦隨之，京師府藏頓鮮無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五

供軍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旣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于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爲封戶者，甚于征權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卽勳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于京師爲宜，今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與憂讒畏譏，此終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古今郡國沿革廢太康者，后羿也。弑帝相者，寒浞也。韋領昆吾，黨禁肆虐，而亡夏之天下者，非夏之諸侯乎。崇黎有難，助紂爲暴，而亡商之天下者，非商之諸侯乎。周武分封

未幾挾武庚以叛周者管蔡也非姬姓之諸侯乎
王室陵夷至下堂見諸侯甚則射中王肩問鼎輕重
周鄭交質繻葛倒置弒奪篡逆無國無之皆諸侯為
之亂階也正由甲兵田賦盡在其掌握其敝必至尾
大不掉亦勢使之耳孰云法制出於聖人盡有利而
無弊耶始皇大其郡制以領縣邑而封建雖已廢矣
然東游海上稱頌功德有列侯在焉如徹侯關內侯
特無實封之疆土耳是藩屏不固斯基本易摧秦之
亡也固未必不關乎封建之廢而其所以亡者實于

郡縣無與也

封建郡縣總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二

戶曹

天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
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
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
考覈而奸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
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輸其賦仰事俯
育咸得其所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
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
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
周知也守宰之遷除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遷受奸蔽
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
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
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廢者蓋以不
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
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
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于

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割家上之土，守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而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視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爲國者，又莫能變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丁煩擾多事，而國與民具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田賦總論

老泉蘇氏曰：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而田非耕者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二
所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喜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獲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

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齊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事，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承漢可爲而不爲，是以爲恨。吾又以其爲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可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六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滄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什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

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滄海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寒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廓。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四

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困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且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肖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二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

其禁。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出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散而入於它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亦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眾。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五

見近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言其迂。未敢以告於上也。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亦皆非有益於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為井。而臣以為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為。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

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皆歷見於鄉
途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
以井田爲事。而諸侯非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
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井澮滯以東其不能
爲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縣吏皆總於上
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
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
定也。此十數歲之中天下將不事耕乎井田之制雖
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
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六
遂溝洫環田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至
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坡長
堰因山爲源乾涸流濶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
而用博使後之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
自養其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
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
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
遺陂在百年之外。漑防衆流卽之渺然瀰漫千頃者
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况井田遠在數千載之
上。今世所阻連環墟聚遷改益欲求商鞅之所變且

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畧
具在。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
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言
之遺言顧從而效之亦咨嗟歎息以爲不可廢豈不
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
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
所恃以爲治也。按秦廢井田之役後之君子每慨
難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彊坐擅
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
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愚又因水心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七
之論而廣之曰。夫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
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
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
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
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
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爲餘
夫年十六則別授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
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
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
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文之際可以無蔽

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寔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昇老而歸不過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部

八

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阡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者嚴而奸故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么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眾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廢也而其敝已不可勝言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許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爭百姓之業而一其土夫曰爭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

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井土之還授其奸故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敝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散又為稽覈稽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部

九

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筭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廣人眾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北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井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

終十為同圖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一

司馬法終十為同方
百里並車百乘士千人
徒二千人
終十井萬夫十終則提
封萬井十萬直二十五
里四百方一百里謂之
同者言雷震百里其聲
相同也同雷震百里其
四似為川一河之中其
川九其外為大川以達
于畿者也每一日當一
成以地方計之雖有萬
井十萬家除山川道路
三分之一總為百甸之
地六千四百井每井止
四家為戶二萬六千四
百約五戶而出一車故
為士千六百二十五餘
戶而出一車故為車千
百乘

邑丘之圖

邑	邑	邑	邑	邑
丘	丘	丘	丘	丘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方十里為一成

四井為邑方二里三十六
夫之地方八里五夫之
為甸地方八里五夫之
夫之地方十里為溝六
則地方十里為溝六
夫之地方十里為溝六
成地所為成方十里為
夫之地方十里為溝六
之成地所為成方十里為
三之成地所為成方十里為
漁仍有三等乘為二夫
然地有出長頭甲士三
四正夫十二人
步卒七十二人

縣之都之圖

縣	縣	縣	縣	縣
都	都	都	都	都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縣

方百里為同

四甸為縣方十六里二
二甸為縣方十里三
二甸為縣方十里三
二甸為縣方十里三
二甸為縣方十里三
二甸為縣方十里三
二甸為縣方十里三
二甸為縣方十里三
二甸為縣方十里三
二甸為縣方十里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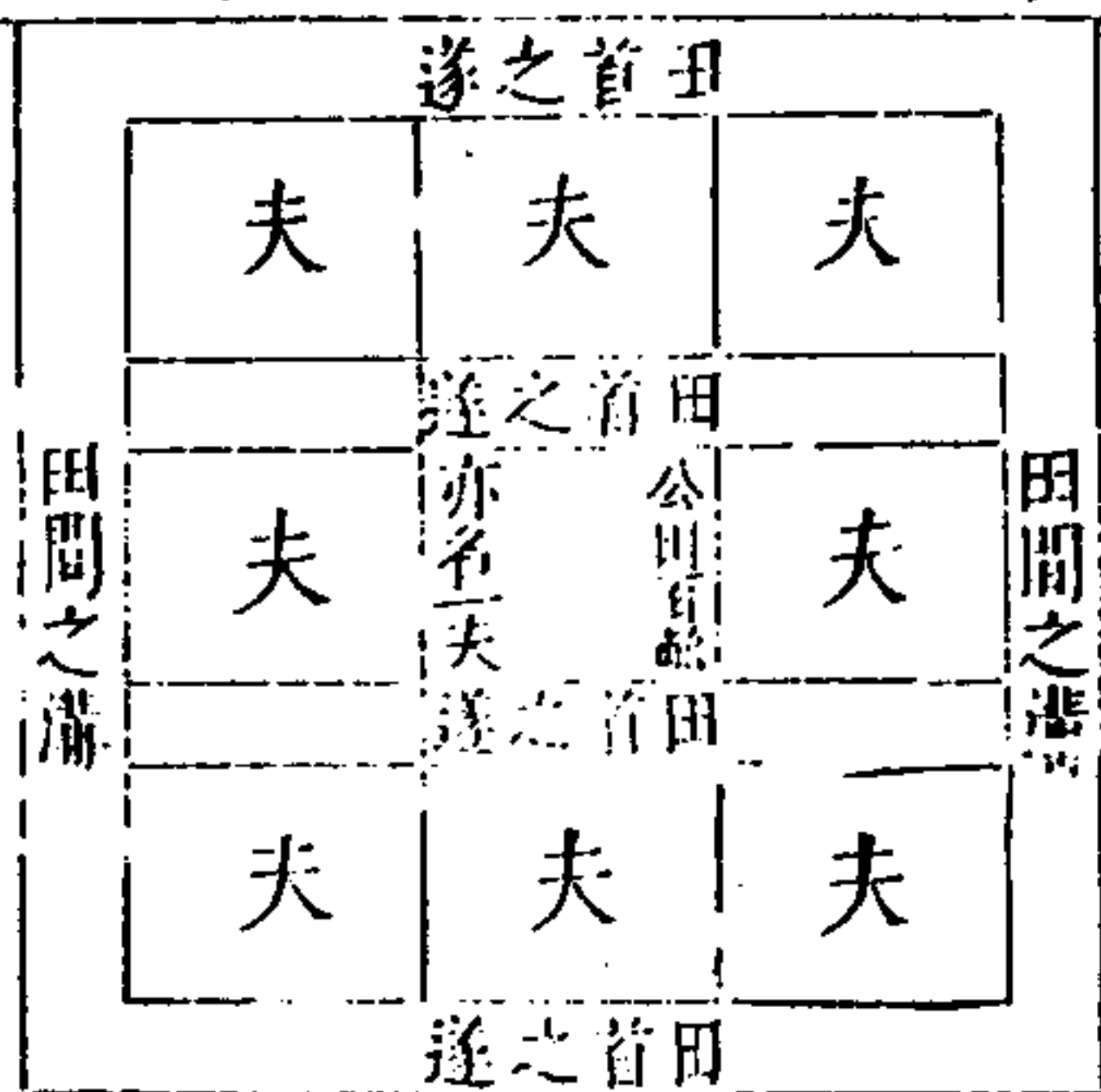
十三

井邑甸之圖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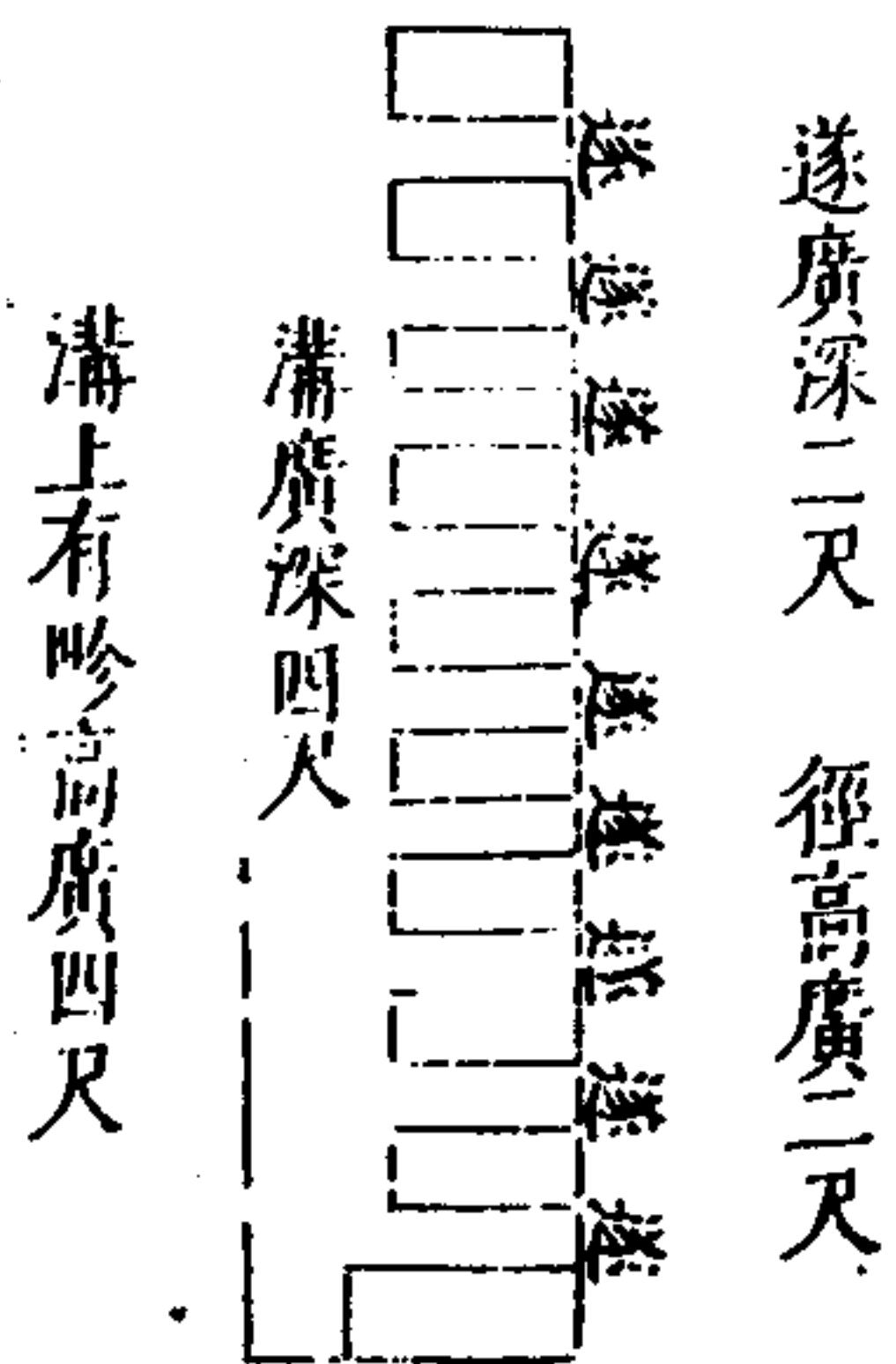
小司徒元九夫為井
九夫地有上中下二
地每井實則四家四
邑是也四邑論語曰
六十四家丘之為言
舜所居三年成聚是
馬法有戎馬一疋牛
畢賦之法期于甸而
公作丘甲春秋所以
重賦也四丘為甸六
四井為甸四丘為甸
法有戎馬四疋兵車
步卒七十人又重車
乘將之者二十五人
共百人甸之為言以
賦之名也甸之為言
可以軍旅田役故名

井田助法遂溝圖



詩公劉微田為操大
玉雨我公田遂及之
私孟子曰方里而井
九百畝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其田九
方一里之中其田九
百畝界為井字甲為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借其力以助公田
故謂之助八家共耕
為通力各私田百畝
為均平故謂之徹
者通也均也通力合
作則可計畝均收則
不可蓋各入其田之
所收故謂之私田若
曰均收則公田外為
民田不必分井字不
編為私田矣

牧田貢法遂溝圖



孟子曰國中十一
使自賦又曰貢
者較數畝之中
以爲畝十夫各
千畝之田中受
遂九夫以遂受
田百畝以遂受
入千溝夫各無
公田每夫各賦
供其十一之賦
故謂之貢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曹

二六

舊說以遂人有十夫子因以為鄉遂用貢法之溝洫
匠人有九夫字因以為都鄙用助法之溝洫愚謂凡
耕者皆為橫畝以入于遂一步為三畝立苗方一尺
此樹植之法井牧皆然也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大抵田首之水于溝亦井牧所同也
但井限于九夫牧則十夫此微不同然所謂九夫者
乃九夫之地非九家也且每井有餘夫受田一井實
不止九夫故舉成數言豈可因此而遂分鄉遂都鄙
有二法乎葉氏曰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
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寡以出稅故以四井四邑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曹 二

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以十夫百夫言鄉言井
邑則遂之田賦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
之互文見義耳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
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
井者正也牧者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
牧以均之也

朱子語錄曰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決不可
合近世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為一則不可
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行助法之地必須以平地
之田分畫作九夫中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環之列

如井字、整如棋局、所謂溝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為疆界、行貢法之地、則無間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每夫授百畝、所謂溝洫者、不過隨地之高下而為之、蓄洩此王法之所以異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溝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澮必曰二尋、蓋以平原曠野之地、畫九夫之田、以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間、所謂遂溝洫澮者、隘則不足以蓄水、而廣則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踰也、若遂人止言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蓋是山谷藪澤之間、隨地為田、橫斜廣狹、皆可墾闢、故溝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以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始終畧言之、大意謂路之下即為水溝、水溝之下即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溝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訂義所載、未嘉陳氏謂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為井、是以方言之、又謂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說欠詳、明耳、然鄉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饒、可以分畫、宜行助法、而反行貢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險峻、溪澗之阻隔、難行分畫、宜行貢法、反行助法、何也、蓋助法九取其一、似

八編類纂

卷三三

六

重於貢、然地有肥磽、歲有豐凶、民不過任其耕耘之事、而所輸盡公田之粟、則所取雖多、而民無預貢法、十取其一、似輕於助、然立為一定之規、以樂歲之數、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歲、至稱貸而益之、則所取雖寡、而民已病矣、鄉遂迫近王城、豐凶易察、固可行貢法、都鄙僻在遐方、情偽難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注以為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按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蓋是時公田所收、必是不給於用、而為此橫政、孟子之時、助法之廢已久、盡胥而為貢法矣、孟子特因詩中兩句、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廢、胥而為貢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和、田之豐歉、靡常、而賦之額數、已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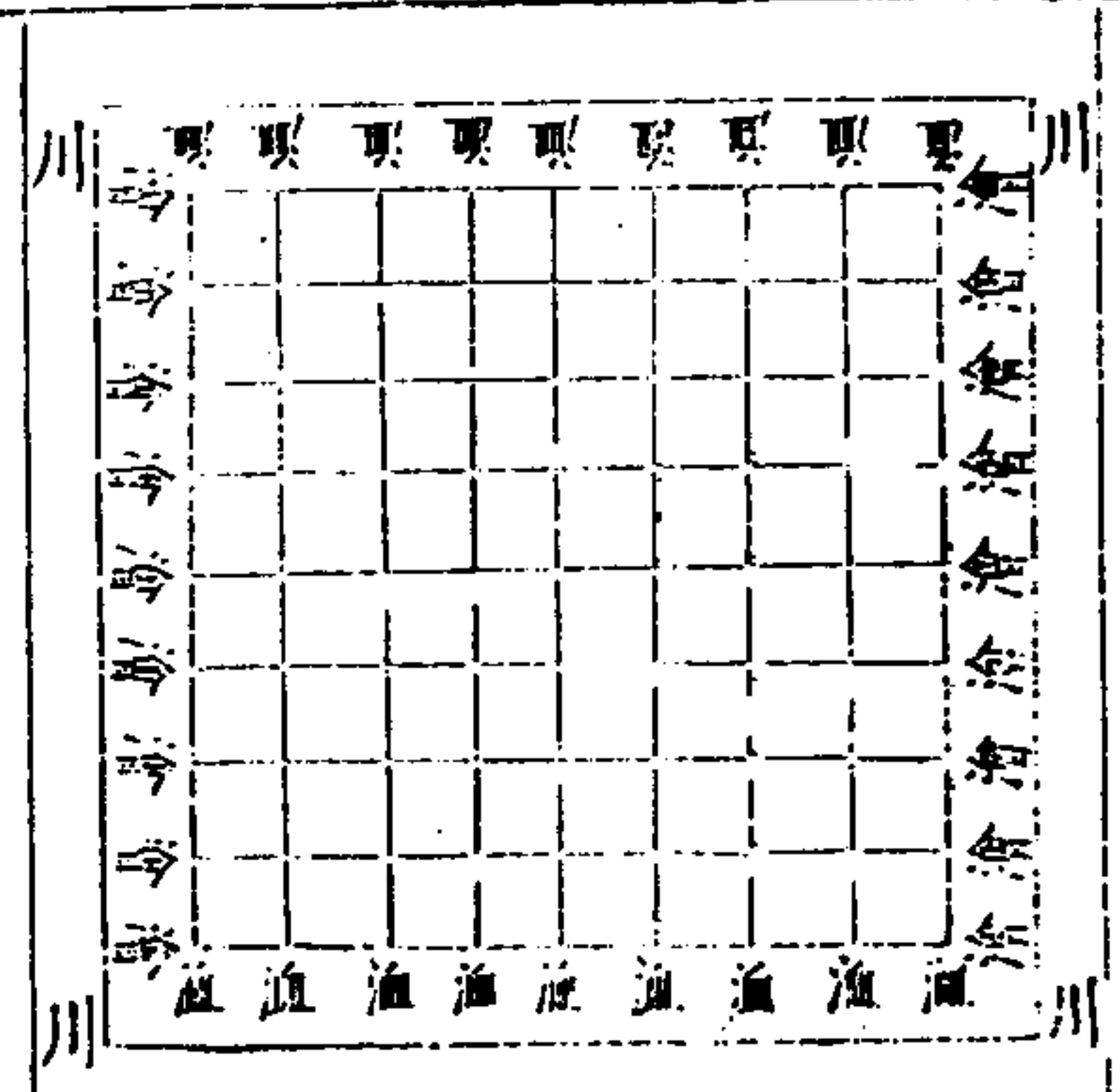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三三

七

溝洫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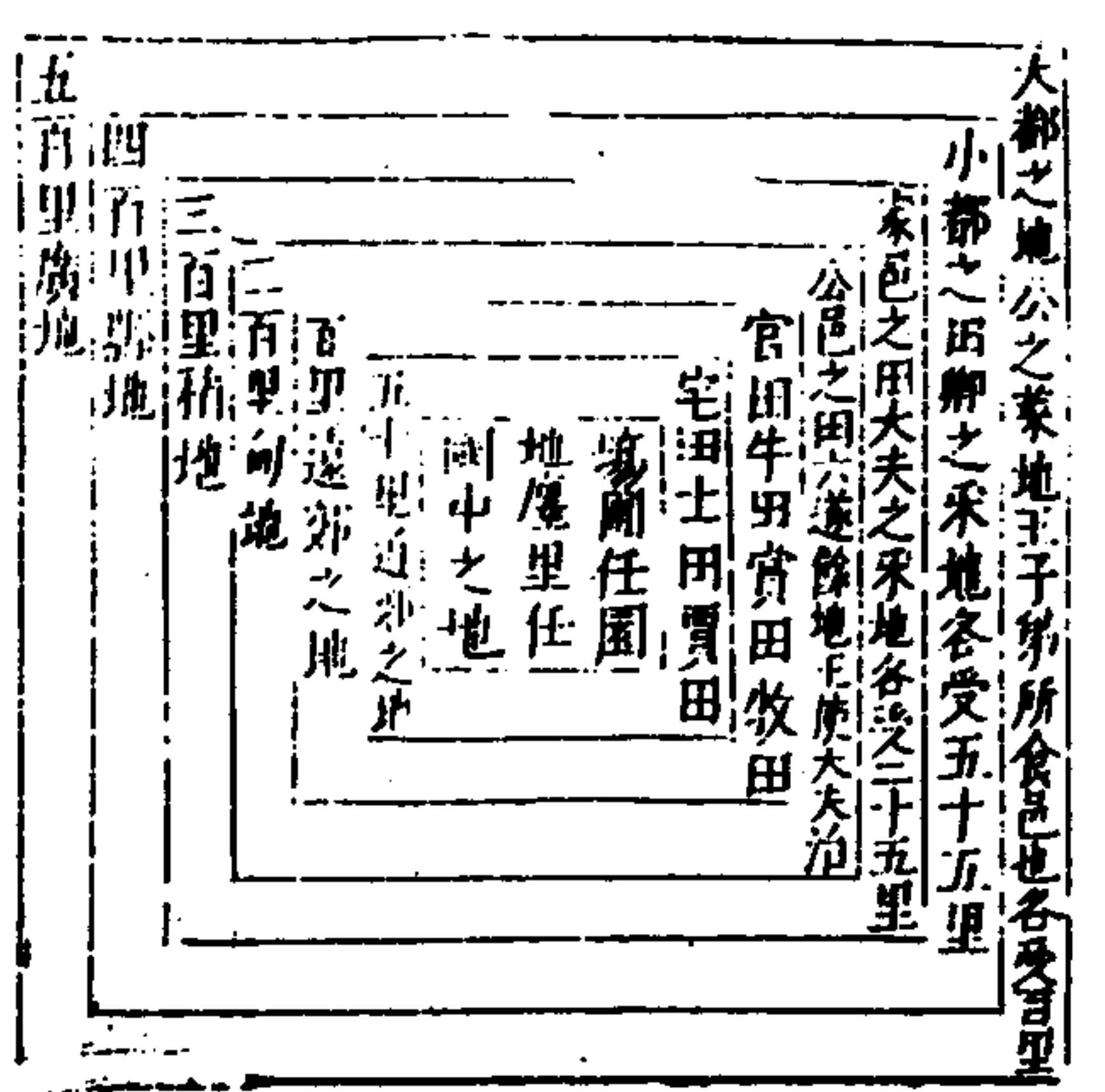
萬夫之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部 三

按三代授田有五十七百畝之不同者皆因步有多寡否則尺有長短耳步有多寡者如古以步百為畝自漢武至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故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為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畝夏后氏以二百步為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也謂尺有長短者如三司布帛尺以十二寸通用尺十寸周尺止六寸有奇蓋周建子度從黃鍾起數故尺短殷建丑度從大呂起數尺差長夏建寅度從大簇起數尺尤長其說亦通不然經界豈易事可如是紛更乎經界既移則廬舍亦當盡為改造且每井田中必鑿一井以備

任地之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部 五

汲灌此井田之所以得名也亦將盡為改鑿乎蓋井田起于黃帝至少康云有田一成則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之制已久夏后氏亦非全用貢法也

鄉遂之不可少者

周禮理財之官		宰夫		宰		小宰	
制財之出入		制財之出入		制財之出入		制財之出入	
外府		外府		外府		內府	
掌邦布出		掌邦布出		掌邦布出		掌邦布出	
職內		職內		職內		職內	
掌財		掌財		掌財		掌財	
入數		入數		入數		入數	
出數		出數		出數		出數	

周禮理財之法		生財		飲財		斂財		用財		餘財	
三農		邦中		邦中		邦中		邦中		邦中	
園圃		四郊		四郊		四郊		四郊		四郊	
虞衡		邦甸		邦甸		邦甸		邦甸		邦甸	
九數		九幣		九幣		九幣		九幣		九幣	
百工		邦縣		邦縣		邦縣		邦縣		邦縣	
職商賈		邦都		邦都		邦都		邦都		邦都	
嬪嬪		關市		關市		關市		關市		關市	
臣妾		山澤		山澤		山澤		山澤		山澤	
問民		幣餘		幣餘		幣餘		幣餘		幣餘	
物		旂		旂		旂		旂		旂	
好		幣		幣		幣		幣		幣	
用		幣		幣		幣		幣		幣	
餘		幣		幣		幣		幣		幣	

邦郊鄉遂野總圖		太宰九賦		邦中之賦		四郊之賦		邦甸之賦	
費誓		秋官掌獄		造人委積		戴師任地		費誓	
費誓		秋官掌獄		造人委積		戴師任地		費誓	
費誓		秋官掌獄		造人委積		戴師任地		費誓	
費誓		秋官掌獄		造人委積		戴師任地		費誓	
費誓		秋官掌獄		造人委積		戴師任地		費誓	
費誓		秋官掌獄		造人委積		戴師任地		費誓	
費誓		秋官掌獄		造人委積		戴師任地		費誓	
費誓		秋官掌獄		造人委積		戴師任地		費誓	
費誓		秋官掌獄		造人委積		戴師任地		費誓	

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于兵
車以九賦爲諸臣田祿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
三凡起徙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
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
時方有事則晨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于農
車還于甸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爲衛耳以禹貢
之書考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通蓋無可
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
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
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部

三

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于是始立爲
貢篚之制焉有金木鈔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
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則大宰之九貢也然禹
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
貢則專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粟米之屬而周
禮則雜以他物代之不害其爲同也周衰王制不明
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
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稅雖然
賦則尚無恙也至于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
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

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
于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
諸侯既不致貢于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服而使從
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
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
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按周禮置理財之
官及理財之法可見天下貨財必有統御而後能度
支惟冢宰制國用此量入爲出之道也後世量出以
爲入故常事者漫無所紀各求其事之必濟竭民之
財而不知唐之錢穀判於丞相宋立三司使雖其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部

三

屢變要之欲一事宜以歸主者元豐改制計相職分
天下之民困于取之無度而公帑日窘雖欲會其歲
之登耗審其儲之盈縮稽其民之虛實以衡出入不
可得也今之戶部大率類此兵禮工光祿太僕等衙
門錢糧多有不通籍戶曹者周禮貢賦
稅征總論
按大府之職兼總內外二府內府在內所供者乃邦
之用外府在外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
外交相稽考用之于外者取之于內用之于內者取
之于外此宮中府中共爲一體而內外之情通或者
深宮之中無好之私恐外人知而中止者有矣此古

人之深意歟劉夔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式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爲職會計以進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利是積則或傷于仁惟財是求則或害于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弱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故必知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

按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于祥符田况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韓絳作于熙寧蘇轍作于元祐所會計者其別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天

有五一日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所以總括天下財賦出入之數而周知其有無多寡以爲豐殺增減者也 史臣曰有宋自中世以後內牽于繁文外撓于疆敵供億既多調度不繼勢不得已徵求于民又多伐異而黨同易動而輕變一事之行初議不審行之未幾卽區區較其失得尋議廢格使上之爲君者莫之適從下之爲民者無自信守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祖宗之世士之始事當秩者埃闕則

補否則循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自宰相以下任子之法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二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爲之將以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不爲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實疑之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郡又居兩浙十九也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天

而此五郡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每擇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其歲入蓋以此地 朝廷國計所資故也 廩以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 田土計二百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八頃九十二畝零〇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 人口總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 人口總計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一口〇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夏稅秋糧總數諸司職 夏稅 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 錢鈔三萬九千八百錠 絹三十八萬八千四百八十

七疋 秋糧 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錢鈔五千七百三十錠 絹五十九疋○各布政
司并直隸府州課程錢鈔并金銀布帛等項折收總
計三百六十三萬七百七十八錠有零 外有各處
土產茶鹽硝礬朱砂水銀等物雖有定額數目繁碎
難以備載 已上俱大明會典 按自弘正後至嘉
靖二十五年太倉銀庫舊管一百六十二萬餘新收
四百八十八萬餘開除三百七十一萬餘羽林前等
衛五十二倉糧舊管九百九十八萬餘新收一百四
十九萬餘開除一百六十八萬餘本朝曰土戶口
稅糧課程錢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戶部

官查得京庫銀以歲入言之夏稅其該五萬五百餘
兩秋糧共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
七十餘兩鹽課折銀三十餘萬兩 開辦三萬餘兩
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
宣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
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
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可
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
項實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本部
題 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
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
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
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入既虧于原額而出仍過
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千一
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
邊年例外運送過四十餘萬兩遼東豫送過三十二
萬四千餘兩蓋邊方緊急糧草缺乏鎮巡等官內外
奏討之數又征進諸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
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
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一十兩陝

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柴荆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草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舉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出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塞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值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于前奢靡之費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十三

弘治十五年戶部題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運二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存留四百九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二十五斤一十二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一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開船料大約二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

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年歲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加減而歲入不及原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人之餘未輕貸放剝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錢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十三

兩京營額用馬匹州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脩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賞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

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
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
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圖計如此誠
不可不爲之慮也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四

圖書編

六曹

戶曹

國家經制戶部財賦或存留於司府或起運於京邊
賦有常額費有常經公私所需未常不足今查順天
等府浙江等布政司每年財賦實徵起存之例夏稅
秋糧馬草地租屯田食鹽錢鈔稅課鹽課顏料果品
厨料蠟茶灯草蒲杖鹽斤局稅門攤各有成數成化
弘治以前各邊寧謐百費歲入之賦足供歲出之用

尚有盈餘南京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
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
者言之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
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大倉祿庫歲
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
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
及二十餘萬大倉銀兩極費而其拙者邊防爲最商
舖料價次之馬匹料草次之加以不時奏計如進用
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
給大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

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費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個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個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餘兩倉場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脩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二

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各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商舖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個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本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為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關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計如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戶部賦賦總數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大

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餘萬兩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存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犯人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三

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待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收支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庶 國用可裕

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明出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各處稅糧馬草折徵銀各鹽課銀各鈔關船料銀及雲南開辦銀每年入數總計二百四十三萬兩送內庫豫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官軍俸銀及折糧銀共六十六萬六千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餘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二十九萬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又天下王府銀盤水確儀仗等用共三十萬七千餘兩每年出數總計二百萬兩此我朝歲用銀兩出入大約總數也其不時災傷蠲免賑濟營繕征討冊所費並不在此數 震澤長語又記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餘各項祿糧約數十萬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直隸額派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餘石此我朝歲用糧米出入大約總數也除災傷蠲免等亦未計及 震澤長語又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臘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

化以後加至十二萬其餘可推也又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但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此我朝內府歲用後來日增之大畧也王鑿震詳策略曰天下財賦自漕運外其以銀輸大倉庫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入一百一十六萬有奇而各轉運司餘鹽課銀一百三萬有奇耳九邊主客兵餽餉歲支銀二百三十六萬有奇內府之供應官員之俸給京衛兵馬之布花芻菽支銀一百三十五萬有奇總計一歲所出浮於入數二百五十餘萬 嘉靖二十五年北京月支米二十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京營官軍十六萬五千七十名支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二石雜差軍匠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九名支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石班操官軍三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名支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九石八斗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四百六十五名支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鹽局官匠七千五百五十五名支一千八百二十三石一斗厨役五千五百四十一名支五千四百五十三石四斗武生二百一十一名支六十三石三斗倉場積三千三百

四十五名支三千九十一石樂工四百六十四名支
 二百八十石五斗淨身男并孤老九千八百名支二
 千九百四十石屯軍一萬四千二百五名支一萬三
 百八十三石八斗倉撥甲斗一千三百四十八名支
 一千一百七十石一斗 京軍歲支冬布五十六萬
 二千一百三十六疋綿花二十八萬一千五百四十
 六斤京官一萬七千八百七員除四月五月例折絹
 實支折色米銀二十六萬七千八百三兩七錢 按
 洪武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開封一郡惟一王府今
 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六

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以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
 二萬八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算洪武初錦
 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所以不足
 也嘉靖八年春詹事奏云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
 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
 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七十二萬旗軍八十九萬六
 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
 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略二千六百六十八萬
 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久缺月糧
 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

中尉四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
 冗兵益竄名占後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用
 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司農告匱有以也

月半冬而折

京營衛官軍十八萬八千能禦戰幾何內團營六萬
 餘即唱名幾何外衛所操三萬八千餘能援敵幾何
 將軍勇力校尉二萬六千五百以充宮衛羨否匠作
 七千六百以布功指羨否尉後五千六百以供庖力
 羨否樂舞生一千三百五十以協音班羨否教坊四
 百七十淨身男孤老九百八十其給養羨否凡此歲
 支米三百餘萬石布五十六萬餘疋綿花二十八萬
 餘斤於此參較裁量然後取與相當用無不足問國
 用不足正德來已然但嘉靖壬子後民業蕭颯何如
 曰天下歲徵糧三千六百三十餘萬石漕費白糧南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糧祿俸餉邊等各有所項內運三百七十萬正德間
 京師月支三十四萬無侵用大倉原積嘉靖元詔革
 月止支十八萬二年後月支二十五萬四千餘京通
 倉弘治有十年之積嘉靖十年前尚有六年餘積二
 十年後不穀四年之數歲入銀糧折八十餘萬兩及
 戶口商稅鹽銀船料草折開辦等共二百四十三萬

餘而官軍折俸諸邊年例內府成造聲息奏討賞賜
節誕親宗各費約二百餘萬嘉靖八年前內庫積四
百餘萬外庫積一百餘萬二十年後止存內庫一百
一十餘萬外庫三十餘萬二十九年大虜深入通州
請脩兵銀八十萬薊州請修邊三十七萬大同請增
防秋四十餘萬宣府請增防秋四十餘萬京師咸寧
經畧費出多名昌平懷柔順義白羊口湖河川紫荆
關各加厚治增定賞格自是歲各邊募兵銀五十九
萬三千擺邊謨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又加鹽銀
二十四萬六千京營加免放馬料一十八萬內府加

人編類纂

卷三十四

八

補料數千共數支太倉三百四十七萬扣歲入尚欠
一百四十餘萬却以開納括取濟用添設天下巡撫
數員兵備數員員下所用無筭河南山東劄練各六
千山西陝西倍成而南倭實猛東南繕城百萬計遠
調募勇百萬計哨海百萬計其被標擄囊萬萬不能
計也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
武初行十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
升五季錢氏稅兩浙畝二升未用不輕王方贊均兩
浙田畝一升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三上畝三升
中畝二升五合下畝二升水田五升國初天下田租

定三斗五升其後東南之地以都北加運耗又籍遠
田襲原租額及沿宋六郡公田例遂存畝稅如斗七
斗及一石餘者加蘇元秋糧三十六萬張士誠稅額
百萬今至二百七十餘萬

今天下銀課自 上供外其領於歲支之經費者歲
二百九十萬有奇耳而諸邊兵餉殆且糶是糶關
祖宗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以山西三
府供宣大以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幾輔河南
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之用即如宣鎮歲
九十萬兩而民賦居十之七他鎮亦累相當發帑金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九

以代賦乃揀急權宜非經制也今乃為額且歲有加
益矣夫宜大增於辛丑壬寅薊鎮增於庚戌蓋一時
懲虜侵軼故厚集廣募冀一創抑之今虜款雖不足
恃而士兵久練計必服習諸鎮之入衛南兵之寄寓
不可議撤乎諸召募修邊等費不可議覈乎而又推
之各邊籍民賦之由耗考經制之當復則費必大省
矣 國初親王歲祿五萬石數歲而裁為萬石或千
石蓋不以親故殫民財 祖訓言將軍以下有才能
者得改官陞轉如銓法又不以親故妨其任也今嫡
長世及支庶遞降而罷屬籍者萬五千餘歲祿之數

即竭天下之賦不能贍也誠宜斟酌變通稍為限制
遞降之法視親疎為等級絕封之後今為業以自資
而弛禁階什一如齊民法則祿必漸省而法可經久

理則

大率鹽一石約銀五錢先時可糶米一石今多不過

三四斗或二三斗商賈所納稅倍於前而國初之

所資以餉軍者實則無增於舊彼此藉費其弊益滋

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糶之擾也杜侵尅之

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殷富也一舉而

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開會開納本色召商不至蓋何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十一

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

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

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若商

人安得糧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頭斗利商人

使商人趨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

而後得其利 霍韜曰甘肅延綏軍士月糧一石折

銀四錢成化米一石價銀二錢軍士得銀四錢買粟

二石食焉得不足也今則銀一錢僅買粟二升銀四

錢僅買粟八升矣軍士數口之家月食八升之粟如

之何可足也空腹守邊寒苦交迫無惟其然矣然粟

價所以先廉而後厚者何也成化以前邊防嚴固

將林列故邊地盡耕邊粟日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

支持地之出粟者寡人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鹽引

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其米價自平

而食自足弘治以後鹽引輸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

之便而不復開墾邊地粟之所以貴而食之所以不

足者殆為此也又曰邊軍月糧一石價銀一兩二錢

收受之際惟八錢餘四錢則官吏漁獵之矣及其給

軍又止與四錢存留四錢謂之奉行樽節之例兼之

守臣極力苛刻凡軍糧上納盡攘而歸於其家虛出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十一

通關以蔽覆其搜奪之罪軍士實糶升勺不沾惟甘

凍餒而已夫盜邊糧者服上刑典法其在邇年禁令

寬弛貪墨如市不深切懲創則人心何由反正風俗

何由挽回乎 成化中葉淇既變中鹽本色為納銀

正德中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為折色邊境既以市糶

為艱而官司又有侵尅之弊不免請發內帑而虧國

損民二臣實作俑哉

議邊糧

一曰海運 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

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永

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俱有數 二曰海陸兼運

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一由海道一由淮河入黃河
 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 三曰
 支運 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
 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藉海運然
 後足用即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
 未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于蘇州大倉城內專
 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于文武中擇公勤廉幹
 者以充行移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
 海官軍俱屬提調以時檢點如法整治奉 太宗文
 皇帝聖旨運糧的事再議了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
 八編類纂 卷三四 上

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
 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於是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
 大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日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
 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
 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
 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支收浙江并直隸衛分
 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
 各立倉廩收囤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
 交收名爲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

艘海運始罷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
 兌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
 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連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
 轉運蘇州倉收 四曰兌運 先是裏河民運多失
 農力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兌與
 軍軍民兩易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
 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
 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
 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本
 各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于瓜淮交兌其北邊一
 八編類纂 卷三四 上

帶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
 餘水次做此如五斗在瓜州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
 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
 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十年議准徐臨德四倉又運
 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爲改兌每年議
 派多準其數然不爲常例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
 處每正糧一石外如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
 地江米一斗三升 天順間始額漕舟遮洋裏河
 共額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一十二萬一千
 五百員名歲運糧四百萬石

按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運。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漕。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南湖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漕法便易而回船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洪暉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濕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有將領之科索。上倉苦官攢之留難。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漕卒艱苦如此。食此糧者其知所自哉。長運又在五運之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戶部

國朝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二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大倉開洋。遠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蘇州。耳轉運。雖變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為兌運。其為兌運一也。漕法沿革

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故亦謂之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止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為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津滬車起。糧則易銀為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伍錢。可以輕齋。就於交兌之時。支領隨船。此一六二六三六輕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戶部

齋之名由始也。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卒。官固無利之者。是故旗卒富饒。糧運於斯為盛。其成化一年。改准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東河南直隸民運西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起京通二倉上納。即今之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齋就令于兌運。輕齋銀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若地方災傷支運倉糧。亦以兌運。輕齋處貼之。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此雖減耗。究貼比之。只了兌運者數。雖減少。然用亦裕。而軍無告

苦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俸虛立及納
通奪輕齋而弊又從此生矣時各總運官多出其門
於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官
至張家灣過發之蓋以革通奪之弊而把總弄欵遂
引資緣驗封查算使用以羨餘獻之於官故又有扣
除之例矣後之相繼者歲增其數太倉庫所積羨餘
至盈數十萬而官旗揭借貽費貽害不可勝言欵之
倡始為可非也夫一六二六三六輕齋乃耗糧也惟
因地有遠近故耗有多寡非脚價也若脚價則一例
矣灣中起糧使用則各總皆同又何必分一六二六

八編類纂

卷三四

二

三六之殊哉今以輕齋除於官是則正糧四百萬之
外復收其耗糧也豈制法之意乎後又添設叅將一
員駐劄通州專一驗封叅將王佐乃定脚價搜刮倉
中使用如太監則有茶葉銀如經歷倉撥每石一釐
則謂之齋兒錢及至吏書門官斗級之類莫不定之
以數每年造報花銷遂以為例但使用公行太監茶
葉又添火耗催茶葉者又有班兒錢其經歷倉撥往
年各衙得以所帶貨物高價與之而今皆紋銀又于
數外求之後革去叅將只巡倉御史會同通州坐糧
員外驗封查算凡倉中一應無名之費俱不準開銷

扣除愈多糧米不能上納運軍苦逼之甚勢不可行
乃以別淮南河起制以抵其費故倉有掛欠之米庫
有羨餘之銀而理不可通故議以羨餘給軍夫羨餘
不復扣之於官而給軍是矣然而無救於糧運之弊
者各總運船只旗甲一人管事眾軍只任撐挽今以
羨餘繫給使旗甲則有掛欠鎖扭追賠船軍則有羨
餘歌唱飲酒恣然不顧但恨扣除之不多又相結黨
告訐欺打旗甲而旗甲受累日益困敝糧運輕齋
萬曆初總理河道侍郎萬恭與漕運都御史王宗沐
議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數尺且

八編類纂

卷三四

七

不害運惟自五月至于九月為伏秋水多至數四高
者丈餘此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
徐呂二洪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值則
河豈能為之患哉故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
之早漕臣能使運船之入閘而不能使運船之必早
入河其權則在于各省之糧儲道矣

國朝各省歲漕派數

各總歲漕運數

浙江布政司	運六千石	浙江都司	運六千石
湖廣布政司	運二千五百石	湖廣都司	運二千五百石
江西布政司	運一千五百石	江西都司	運一千五百石
山東布政司	運一千石	山東都司	運一千石

先運五千石每石加耗二斗七升漕運官軍 生計二十五升	山東都司把總 二千三百六十四石七斗二升三合八分
河南和政司 先運三千石每石不加耗二斗一升 改兌二千石每石同明添洋加耗亦同前	漕運把總 三千石
應天府 先運十萬石 改兌二萬八千石	南京把總 二千七百六十二石九斗九升二合
蘇州府 先運六十五萬五千石每石加耗五斗 六升改兌四萬二千石每石加耗二斗七升後 七府耗同	其二把總 二千七百六十二石九斗九升二合
常州府 先運一十七萬五千石	其二把總 二千七百六十二石九斗九升二合
鎮江府 先運六萬石改兌二萬五千石	其二把總 二千七百六十二石九斗九升二合
安慶府 先運六萬石	江南二總上江把總 二千七百六十二石九斗九升二合
寧國府 先運三萬石	升四合
池州府 先運二萬五千石	下江把總 二千九百一十五石九斗九升
太平府 先運一萬七千石	六升
人編類表 卷三十四	大
廣德州 改兌八千石加耗二斗二升	江北二總其一把總 二千八百八十四石五斗九升
揚州府 先運六萬石每石加耗二斗二升 改兌一萬七千石加耗二斗七升後二府耗同	其二把總 二千八百八十四石五斗九升
淮安府 改兌二萬五千石加耗同前	其二把總 二千八百八十四石五斗九升
鳳陽府 先運三萬石加耗同前 改兌三萬三百石	四十九萬三千七百四十九石 五十六升四合
徐州府 先運一萬石每石加耗五斗六升 改兌一萬石每石加耗四斗二升	中都留守司把總 三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二合

三百名運糧三十萬石內正兌二十四萬石改兌六萬石裏河南南京等十一總旗軍一十一萬五百一各每軍一名額運止兌糧二十五石二斗九升二合惟北隸總下每軍多運三升八合以盡崎零之數每淺船一隻旗軍十名共運正糧三百七石二斗耗在外前項官軍共分派正兌糧三百六萬石改兌糧六十四萬石運赴京通二倉正兌者三七改兌者四六上納通前不失四百萬石之數正耗米之外照依有司地里遠近又出輕齋以備水陸脚價浙江江西湖廣最遠每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五釐山東河南二省人編類表 卷三十四 九

最近每石止出一斗六升折銀六分其改兌糧米原係有司自運淮徐臨德四倉上納官軍支運之數其正耗米浙江江西二省每石四斗二升江南各府三十二升江北各府三斗七升山東河南二省一斗七升俱是本色原無折色輕齋京通二倉水陸脚價遞年於正兌輕齋內完貼完納損正兌之有餘以補改兌之不足多寡適均不分南北通融領兌前項漕規供經 先朝文武大臣議處停當行之歲久則例已定 自承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千

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各分爲十二總歲運糧儲四百萬石于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攢運也其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用北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時而集是北直隸通州等九衛之官軍尤重於迤南漕運衛所之官軍矣歲漕各省府派數及各總船卒運數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子

中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無有輸於千里之外者秦廢封建而漕運聿興其數亦視國之後節以爲盈縮焉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元封元年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萬石明年又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睿宗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劉晏後寢減至季興復如之宋太平興國始置汴河歲運江淮秬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景德三年以李溥之請定制爲六百萬石天聖間則又以吳耀卿言減五十萬石元漕三百餘萬

石至我 國朝歲運定例四百萬餘石載之歷代實爲中制然其爲支爲兌爲改兌爲本色爲折色或遇事變爲減留爲借撥爲蠲免雖無定則而數則常盈焉歲漕派數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子

國朝漕漕倉數

京倉	通州倉
舊大倉 <small>在城東坊總督署三屬及銀庫在焉</small>	大運西倉 <small>承業開設在新城一千五百六十間而北西三門每門軍官人雜軍官一八軍十人</small>
百萬倉 <small>在城東坊</small>	大運南倉 <small>承業開設在新城五百一十間北東二門同前</small>
南新倉 <small>在舊大倉前西倉聯絡</small>	大運中倉 <small>在舊城教二百三十十座計六百九十</small>
北新倉 <small>在百萬倉後</small>	祿米倉 <small>在東城坊</small>
海運倉 <small>在天倉北門相對</small>	新大倉 <small>在海運倉西</small>
廣備庫倉 <small>在舊城坊</small>	大運東倉 <small>在舊城教四十一座計二百五間東西南三門同前</small>

淮安倉

常盈倉 天樂十三年建在清江浦河南岸款八十座共八十間

徐州倉

廣運倉 宣德五年增在城南一里建置上同款一百座共一千間今五十座共五百一十間

臨清倉

廣積倉

在今城內建置上同款七十二座共七百二十間先是永樂四年於廣積分款十座共一百間款倉曰臨清今復併

德州倉

德州倉

在今州城北門外建置上同正統置城內東西分爲二東倉款二十九座共二百六十三間西倉款一十二座二百一十七間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漕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稽之於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涇倉榮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於水次有集津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中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於斯爲盛在宋東京之制度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淮江所運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謂之裏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淮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等者受穎壽等州所運謂之河南曰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漕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搬運倉于真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船轉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行直達久涉歲月奸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于實遂啟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道接運備至在河西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於轉般也我國家監於前代其漕運之敖倉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大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亦有大監亦有主事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又變爲長運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固周且審然竟疑於直達也議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淺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漕運各倉總論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即達京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漕

耳。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懸，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按飛輓始于秦，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魏克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秦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虜揚武折衝之具也。克國此議，遇歲豐稔，邊方無事，亦可行之。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法亦民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知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三倉有數年之備。按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于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口一帶是也。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沂淮險惡，乃尋宋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惟嶽繼自楚州之至淮陰，故道於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牌以通漕，又於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漕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今日運道自儀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隋文帝以倉廩上虛議為水旱之備，詔于蒲陝等十三州募運米丁，又各置倉轉相漕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且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置，而或發或留也。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宋歲漕東南米麥六萬，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轉般倉于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

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惟今高郵之湖南起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始于湖之東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即今在宋時又有斗門水師本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甃，永樂十九年加以甃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椿，實以甃土，建議者往往欲于舊隄之外湖泊之傍別為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下覆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椿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甃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神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

洞引湖水于內以行舟楫仍于外隄造減水牌以節水勢 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幽燕以給邊方之用考元史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區有儲蓄之富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生長勝國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東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西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亦思預防之先計也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日欲避放洋之害宜預遺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魚戶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曲為之設法圖畫具本且元史載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歲運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况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 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朝鮮安南邊

海之夷誠萬世之利也至元時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按會通河之名始此至我朝洪武二十四年會河淤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由陸運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河我朝命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疏鑿以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分水以益漕河自是始罷海運專事河運蓋永樂十三年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五

也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濬淮安莊隄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立淺鋪築絳路樹柳木穿井泉于是漕法通便噫元之為此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為我朝之用也 又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關陝之險漕運極難所以資於江淮渭河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繇淮而度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沂沁泗水至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共歸者

即元史所謂會源所也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於北
 此蓋居南京之間南北中分之處通議諸歸天井居
 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脊也總會
 如人身之有咽喉濟寧居腹裏之地而多有旁出之
 途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漕路之要害也東控青齊
 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決旬可到為
 國家深長之思者請跨河為城兩際各為水門以通
 舟楫而包圍巨障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啟閉屯兵以
 為防守亦思患預防之一事也

<p>人編類纂 卷三四</p> <p>嶠夷饒略</p> <p>萊夷作牧</p> <p>淮夷</p>		<p>任土作貢之圖</p>	
<p>貢 賦中下 土黑墳</p> <p>織文</p>	<p>貢 賦中上 土白墳</p> <p>漆絲</p>	<p>貢 賦中下 土赤墳</p> <p>五色土夏菹瓜 桐浮蠶墳珠魚 土織</p>	<p>貢 賦中上 土赤墳</p> <p>漆絲</p>
<p>貢 賦中下 土黑墳</p> <p>織文</p>	<p>貢 賦中上 土白墳</p> <p>漆絲</p>	<p>貢 賦中下 土赤墳</p> <p>五色土夏菹瓜 桐浮蠶墳珠魚 土織</p>	<p>貢 賦中上 土赤墳</p> <p>漆絲</p>
<p>貢 賦中下 土黑墳</p> <p>織文</p>	<p>貢 賦中上 土白墳</p> <p>漆絲</p>	<p>貢 賦中下 土赤墳</p> <p>五色土夏菹瓜 桐浮蠶墳珠魚 土織</p>	<p>貢 賦中上 土赤墳</p> <p>漆絲</p>

予觀禹貢九州之貢篚雖非四夷之獻而亦以服食
 器用為安而冀州獨不言貢篚者蓋畿甸之內賦其
 總經粘粟米也總經粘粟米者倉廩之儲也餼糧之
 濟也是食為土貢之要也兗州之貢蠶絲豫州之貢
 絺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衣服之用亦為土貢
 之要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則不過
 寶玉玩好而已不足為國家慮也帝王之建都必擇
 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也師眾也言天子之居
 既眾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為國也若夫大輅南
 金犀革象齒珠貝之類非服食器用之物貴其土產
 也皆遠於畿甸而或貢於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為
 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於荆梁久矣其
 肯以為冀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
 之衰荆揚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於魯蓋
 以魯通於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

冀州厥賦惟上下錯厥田惟中中 今北直隸古冀
 州地也米麥之賦計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絲二百二十四斤 絹二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
 木棉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 鈔九貫 草八
 百七十二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鹽一十八萬八

百七引 今山西亦古冀州之域米麥之賦計二百二十七 四 二十二石 絲五十斤 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 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鹽四十二萬引 兗州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青州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畝絲枲鉛松惟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今山東古青兗地也米麥之賦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 絲二千一百一十斤 絹五萬九千九百九十疋 木棉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 草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 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 徐揚今屬南直隸列于雍州之後 荊州厥田惟下中厥賦惟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柁幹栝栢礪砥砮丹惟箇輅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青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今湖廣古荊州之域米麥麻豆之賦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 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 布七百五十疋 鈔一百七十五貫 豫州厥田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纈錫貢錯 今河南古豫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二百四十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七石 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 絹

九千九百五十九疋 木棉三百四十二斤 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梁州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今四川古梁州之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九石 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 木棉七萬三千八百五十斤 鹽十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引 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珠琳琅玕 今陝西古雍州域也米麥之賦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 絲綿三百零六斤 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 木棉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 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 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束 揚州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璆璣瑪瑙齒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徐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爲土五包羽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濱珠暨魚厥篚玄纁絜 今南直隸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 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 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 麻布二千七十七疋 鈔八千七百七十錠 草五萬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 鹽十萬五千一百八

十斤 今浙江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五十
 一萬二百九十九石 綿并綵二百七十萬四千二
 百七十兩 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 布九疋 鈔
 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二錠 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
 九十一包 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今
 江西亦古揚州之域米麥之賦二百六十一萬六千
 六石 絲八千二百三斤 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
 六疋 布一千六百四十一疋 鈔九千九百七十
 九錠 按賦出于冀兗青荆豫梁雍七州者僅居其
 半揚徐二州今南直隸與之等埒而廣之東西與雲
 八編類纂 卷三四 三

貴百萬之賦又在九州外矣然此惟約計米麥絲絹
 石鈔鹽草七賦之正供而金沙銀鑛銅山鉄務珠池
 永土酒茶榷酷礬硝蠟蜜丹漆藥材機坊鑄局竹木
 蒲葦磁器文石柴薪菓品海物山毛羽毛筋角牛羊
 魚牲虎豹熊羆象牙香麝之類如禹貢所言又有不
 可勝記者在九州貢賦

太率大人行九合禹貢圖

一肥貢 荆州包厘菁茅	二獮貢 青州岱畎絲象 荆州阜絲絡 兖州絲	三器貢 徐州廣泗浮磬 揚州錫貢磐 荅磬之陶之呂磬發	四幣貢 兖州貢篚織文 青州厥篚織文 徐州厥篚玄纁織 荆州厥篚文織織紀 揚州厥篚織貝 豫州厥篚織績	五材貢 兖州漆 青州錫松惟石 徐州土五色鹽砥桐 揚州絲枲 荅磬之陶之呂磬發 豫州絲枲	六貢 徐州淮夷蠙珠 揚州推金三品現 荆州推金三品現 豫州推金三品現	七小貢 兖州島夷皮服 揚州島夷卉服 豫州島夷理織文	八薪貢 徐州羽獻夏翟 揚州羽毛 荆州羽毛	九物貢 揚州海物惟錯 揚州厥篚楛矢揚 豫州推金三品現
---------------	-------------------------------	------------------------------------	--	--	---	------------------------------------	-------------------------------	-------------------------------------

朝鮮以馬苧漫豹獺安南以犀象白練沉水諸香暹
 羅以生象孔翠珊瑚瓊碧硫黃薇水琉球以赤銅瑪
 瑙刀錫古城以龍瑙堯羅真臘以犀象黃蠟日本以
 劍鎧爪哇以矛鐵犀象布珠瓊碧血瑱里以紅撒
 哈刺西洋瑣里以黑虎三佛齊以白獺大雞浮泥以
 玳瑁熊皮倒掛百花以赤狻彭亨以腦檀淡巴以苾
 布古里以寶刀蘇合龍涎滑刺加以熊狼白鹿華縵
 鎖袂錫娑羅以玳瑁珠蕉小葛蘭以珠蓋阿魯以象
 齒榜葛刺以琉璃紫膠錫蘭山以水晶蘆薈細布蘇
 門答刺以蕃刀回青蘇祿以竹布迤北瓦刺以貂駝

馬鶻朶顏三衛以馬海西文直以馬豹貂鷹鴉珠角
哈密以王石禽皮鳥思藏以璿璣毛纓甲冑長河以
璿璣足力鐵力朶甘思以明冑長刀董卜韓胡甲冑
毛纓洮岷番族以馬刀明冑國朝諸夷所貢方物

聖祖立國之初卽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大常寺牲幣
欽天監曆紙大醫院藥材光祿寺厨料寶鈔司桑穰
諸皮角翎鰓之屬著爲定額俾其歲辦凡皆周官所
供祀嬪器幣財貨之需外此珍奇玩好及唐宋以來
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佞倖之珍異一切無有焉
其諸番國及四夷土官人等所貢方物禮部奏啟進
八編類纂 卷三十四 戶部

納而主客司則辦其五年三年比年之貢及其貢物
貢途貢使豐約遙徑多寡之數差其迎送宴勞賞賚
廬室幕帳食料之等蓋庶幾乎西旅越裳之獻而中
國之制夷狄者亦有體歟古今論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五

圖書編

六曹類

戶曹

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地之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禹貢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京州厥土
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貢青州厥土白墳厥田上下
厥賦中上徐州厥土赤柘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
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下上上錯荆州厥
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下上上錯豫州厥土惟
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下上上錯梁州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中厥賦下上上錯雍州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中厥賦下上上錯并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中厥賦下上上錯冀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
厥賦下上上錯

王帛者萬國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封凡千七百
七十二國周公相成王制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
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周禮小司寇及
大比三年比較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府
司會冢宰二之以制邦用司民民數者登萬民之數
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籍其國中土與其都鄙
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也下除其死生者登而載
之死者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
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上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
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二之以贊王治秦孝公十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年初為賦商賈賦之法漢自高祖訖于孝平民戶

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

千餘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六頃漢極盛矣

賦極盛之數東漢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

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墾田六百九十

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田畝據實帝本初元

口田賦極盛之數又按三國鼎峙之時其戶數不

能滿百五十萬昔人以爲魏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

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晉平吳之後九州攸回大

抵編戶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一百一十

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晉之後南北

八編類纂卷三十五

促者皆難稽據今以其極盛者計之宋文帝嘉以

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帝遷洛之後戶五

百餘萬則混南北言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

百九十萬七十有奇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

四十頃此隋極盛之數唐制凡丁附于籍帳者春附則課役

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制每歲一

造帳三年一造籍州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天寶

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應受田一千

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此唐戶

之數馬氏曰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

所及其三之一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國

重則收籍籍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戶口之賦均此

也曰日加于前戶口則于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

者何也足以亂離之後容有流徙而項畝猶在可復

杜佑以爲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

以比崇漢室而人戶幾止于隋民蓋有司不以經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自唐末四方

失故戶口稅賦莫得周知元豐間天下總四京一十八

路田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此元豐間

之數比治平時所增者二十餘萬頃宋之土宇北不

得幽燕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圖

亦半爲邊陲屯戍之地墾田未必多未應倍于牛州

賦租以知其戶數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

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蓋祖宗重擾民

未嘗窮按其數崇寧元年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

八編類纂卷三十五

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此宋戶口按此則古

今戶口無如崇寧大觀之盛然觀政和間詳定九十

一志而蔡假何志同言天下戶口之數類多不實志

言本所取會天下二口數類多不實且以河北二州

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九而口纔六

萬九千三百八十五衛州主客戶二萬二千四百七

十七而口纔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七通二州之數率

三戶四口則戶版賦隱不待校而知徐闕中乞參考

之矣乞勅有司中嚴令務從覈實戶口餘萬大觀初已二十九萬一萬乞照諸天應奏

舉司參攷同保則當時版籍殊欠覈實所紀不足

憑矣歷代民數總考黃冊所載至爲浩繁其大要則天下之人丁事產而

已人丁即前代之戶口事產即前代之田賦然不稽諸古無以見今日之盛也故竊採經傳所錄者輯為此篇而今之人丁事產則詳備其數而別為二條焉蓋見于古者其辭略故合而為一行乎今者其事悉故分而為二理固然也國朝民數總叙

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

二十三 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

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周極盛 西漢至孝平元始間

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西漢極盛 光武

中興至末年戶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至桓

靈永壽間更浮于孝平之世東漢極盛 隋承周後戶

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大業十八載至八

百九十萬 唐玄宗天寶十八載戶九百六萬三千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較天寶切

宋祖開寶中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仁宗

嘉祐間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

七 國初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 郊祀禮以

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府藏之

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人戶總計一千六十五萬

二千八百七十戶人口總計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

百二十一戶古今戶口總數

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大貞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于程昇皇甫鎛之聚斂焉戶口總論

霍韜曰天下農民之病自江而南由糧役輕重不得

適均自淮而北稅糧雖輕雜役則重夫雜役之重非

其有益于國也如其有益于國不得已而重猶之可

也今則縣有司人自為政高下任情輕重在手大為

民害如徐州雜役歲出班夫伍萬八千有奇歲出洪

夫一千五百有奇復有茂夫關夫泉夫馬夫等役洪

夫一役銀十二兩統而計之洪夫之役歲費銀一萬

八千有奇其餘各役不可究言也已徐州之民僅二

萬戶雜役如此民何以堪故徐州民年年拘役無一

丁免者雖窮坊僻里僅育一人自隨亦歲辨役銀一

兩是民病已極矣賦後版籍總論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項欺隱田糧律條未之

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戶脫漏戶丁律

條未之能守也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民凋殘戶一

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有奇弘治四年

承平久矣戶口宜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

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
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宜司國計者
知所以處之矣周忱戶口論曰或投倚于勢豪之門
而自幻至長無復糧差或招誘于僧道之途而化緣
財物遍遊四方冒名為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
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家于舟則四水
土洋莫知踪跡冒隱買賣陶然無憂丁禮隱而德論
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謄舊管新收開除實
在總數縣報于州州數總報之于府府類總報之于
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本部立案以憑稽考仍每
人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籍 六

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二十四年奏准攢造
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騰刻印板給與坊長
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
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
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
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筭如
人口有增即為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
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所據排年里長仍照黃冊
內原定人戶應當設有消乏許于一百戶內選丁糧
近上者補充圖內有事故戶絕者于畸零內補贖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籍 七

無畸零方許于鄰圖人戶內撥補其上中下三等入
戶亦照原定編排不許更改果有消乏事故有司驗
其丁產從公定奪仍于各文冊前而本縣照依式樣
類總填圖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科歛
害民或將各處寫到如式無差文冊故行改抹刁蹬
不收者許老人指實連冊綁縛害民吏典赴京具奏
犯人處斬若頑民粧誣排陷者抵罪若官吏里甲通
同人戶隱瞞作弊及將原報在官田地不行明白推
收過割一槩影射減除糧額者一體處死隱瞞人戶
家長處死人口遷發化外凡編排里甲務不出本都

凡如一都有六百戶將五百五十戶編為五里剩下一
五十戶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帶管當差不許將別都
人口補轉其喻零人戶許將年老殘疾并幼小十歲
以下及寡婦外郡寄莊人戶編排若十歲以上者編
入正管且如編在先次十歲者今已該二十歲其十
歲以上者各將年分遠近編排候長一體充當甲首
其有全種官田人戶亦編入圖內輪當凡冊式內定
到田地山塘房屋車船各項款目所在有司有者依
式開寫無者不許虛開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
除開寫人丁事產總數不必備開花戶其州縣將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八

里文冊類總填圖完備仍依定式將各里人丁事產
攢造一處另造類冊一本于內分豁各鄉都人丁事
產總數正官首領官吏躬親磨算查對相同于各里
并本州縣總冊後書名畫字用印解赴本府其提調
正官首領官吏于各州縣造到文冊躬親檢閱磨算
相同本府依定式另造總冊一本于內分豁各州縣
人丁事產總數并州縣造到各項冊後一體開寫年
月書名畫字用印直府州本府委官一員率各州縣
提調造冊官吏親齎其布政司所轄府州仍申解布
政司本司官吏躬親檢閱磨算類造總冊

一本于內分豁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于各府州造
到總冊後填寫年月書名畫字用印委官一員率各
府州縣官吏親齎俱限年終進呈凡恭觀寺院已給
度牒僧道如有田種者編入黃冊與里甲納糧當差
于戶下開寫一戶某寺院恭觀某僧道當幾年里長
甲首無田糧者編入帶管喻零下作數凡黃冊字樣
細書大小行款高低照座去樣式面上鄉都保分等
項照式刊刻印不許用紙浮貼其各州縣每里造冊
一本進呈冊用黃紙面布政司府州縣冊用青紙面
○又令各處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并各土官衙門
所造黃冊俱送戶部轉送後湖收架委監察御史二
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生一千二百
名以舊冊比對清查如有戶口田糧埋沒差錯等項
造冊徑奏取旨諸司職掌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九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 奏為授時
任民事臣考圖者今之黃圖故謂之版亦謂之方儀
禮注云百名書于方以方版闢大可以曲折畫圖周
禮地訟正以圖即謂是也與籍大段不可合故古人
止用圖以證地訟所謂地訟地之無民照對者乃奸
人飛詭之源也我 祖宗朝屢頒下田不出圖戶不

出鄉之禁以防飛詭然州縣村落有大小人戶聚散無定居故殊紅流水魚鱗等冊雖詳而該圖之中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里巷之總凡經界大政因以反略即終不能合于籍冊所以不久隨廢蓋不知古人立圖與籍實是兩事林勳本政書作圖之法以田為母以管業人戶為子蓋不照籍冊所登地方以為憑據人戶雖有逃亡土地只在木處是正地訟切要法也故今欲清圖惟在以各縣地方通融紐算分為幾圖其散漫山坡人少地荒去處又以近分屬各圖東西相准南北相照立為封界記定四至約其頃畝

八編類纂

卷三五

十

總數實寫管業辦糧係某處人戶于上因以立保甲比追胥別為一圖不必強同籍冊等因該本部看得圖者地圖也所以圖其地畝坐落之形委與黃冊不同洪武二十年嚴實天下地上其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差役詭寄田產造監生往丈之畫圖編號悉書名為魚鱗圖冊以備查考

清圖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 奏為授時任民事臣考籍者今謂之黃冊古謂之冊冊者策也以行簡編此以殺青書謂之冊儀禮注云不及百名于冊為其條小止可計數周禮民訟正以地比即為

是也與版圖大段不可合故古人止用地比以正民訟是民與地之有相對者不能作飛詭之弊者也我

祖宗當時方欲寬鄉徒田窄鄉徒民又因為與前

圖畫不合所以均平里甲之政反為之妨蓋不知均

里甲正在通融各鄉村落不當為地圖限定者也

一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 奏為授時

任民事內稱地圖既清里甲差役毫釐不均無所逃

矣乃每十歲撥造之時通將該州該縣有若干圖分

限田限丁而均派之十年之後消長不一則下之凡

一里甲有比眾田不及一項以上人不及十丁以上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七

則以有餘者附益有比眾田增至一項以上人增至十丁以上則聽不足者收補今止為造定格冊內前遂妄指為版圖不可更易只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以括之反因是每十年為奸猾飛詭一次嘉靖元年臣治成安時止改造黃冊未定臣即不拘舊定屯社之圖不拘軍五不分戶之例一以均里長之丁產甲首之多寡為事即一時之地土廣畝小畝人人願均而有司舊日之偽增戶口人人願改去其詭捏名字一十一屯社事定而人心大悅乃于黃冊之外別作一圖名曰人戶歸圖冊與黃冊判而為二其今之黃

冊則名曰地上歸戶冊以相參對而成臣又慮其為圖籍既正里甲既均遂旋可以查舉世業田以奉聯族屬者別處口分田以廣惠困窮矣臣思今之族大者就其家抽出世業田隱然有宗子收放之意難舉者若口分田則當別為一制不必依效唐法只將自後沒官田十分給州縣無田窮困之民每十年一計口分之田或有流移絕復入于官

嘉靖九年十月內戶部題該學士桂上奏為授時

任民事臣考近來有上匠不許開戶之例蓋為軍匠逃亡事故而設邇來軍戶有原不同戶而求告合戶

者又有串令近軍同姓之人投告而合戶者匠籍亦然于是軍匠有人及數千丁地及數千頃概假例不分戶為辭于是里長甲首人丁事產不及軍匠人戶

者又有串令近軍同姓之人投告而合戶者匠籍亦然于是軍匠有人及數千丁地及數千頃概假例不分戶為辭于是里長甲首人丁事產不及軍匠人戶

將州縣人戶事產通融總算一體分戶蓋欲同籍則承

承

山東之分開審差是矣

各處臨河邊江濱海田地東離西漲彼長此消名曰新增實非舊額昔尚書王恕曾巡撫蘇常等將此等

錢糧不入黃冊另作白冊以補小民包賠之數意蓋如此

如今江西湖廣等處州縣以村分里甲也直隸河

等處州縣以社分里甲也祖宗朝以北方民少地

多乃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

里甲當時社民占地頃畝甚廣屯民後至頃畝甚

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北方之民所甚怨

于不均者大壞成則而禹貢不同故也然歷朝因革

不常乃有土地雖同而科則甚異者矣然于抄沒之

產當時追收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客租之糧謂之官

糧及轉賣多年無復辨驗以致糧重人戶逃亡負累

里甲賠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不均者也夫親民事

者貴得其情舉古法者在師其意臣治湖州府武康

縣時嘗查成化年間節該奏行田糧事例官為一則

民為一則申府而該府七州縣行之屢年民甚稱便

今蘇松常鎮杭嘉等府州縣莫不欲如湖州府者臣

治廣平府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

均糧項畝一其科差行之縣民亦稱便而該府八縣

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

不欲如廣平府者然南北分郡皆有官豪之家田之

不

故也夫北方官豪之家欲獨享廣畝之利不肯為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獨出輕則之糧不肯為里甲均苦朱熹升田類說

戶口稽于版籍每十年而覈其盈縮登其數于留守付其冊于戶部制非不密矣然飛說虛懸致丁匿糧耗富者享無糧之田貧者納無糧之稅甚則流移倒絕攤及他里將并其所有而過之使逃矣故丘文莊有配丁田之法并取李渤攤逃之議也但貧富異齊而必以丁配田則強人以不能而禁人以不欲賦役有額而漫無補則丁在而偽逋戶存而偽絕不可不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五

慮也故不若質券以稽產富而田多者准丁上其則貧而丁多者准糧下其等按籍以察逃產存則責里甲以代輸產亡則覈業主以入甲又嚴處寄酒之奸豪曲招流移之窮餒庶其有實數乎丁糧總論

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額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輸甲則通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

丁糧充一歲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條鞭令每年出辨所出少易輸警則千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為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五

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七八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為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于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因便如金銀庫華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為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支收委之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久若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充親充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為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益也今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

耗責之勢不敢自益又年終而更無歲久滯爛之憂又甚便諸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溢諸利弊不可悉道其大都徵附秋糧不繼出名自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蒞輪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為差次久之民相安而享其利也

北方則門丁事產四者兼論南方則偏論田糧糧多差重則棄本逐末以致田日賤而民日貧銀差內如各官柴薪馬丁儒學齋膳夫先年俱坐員審編以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六

貪婪有司故將股實人戶自行坐占因而加倍徵收漁獵無厭如兩京會同節并山東保定等處馬價則以地方隔越有司不肯一體追徵以致經年逋負不釋以時起解濟用此銀差之弊也力差內如府州縣斗庫及各驛廩給庫子則賠費不貲門早防夫禁子弓兵等役皆編徭戶姓名募人代當則抑勒需索水馬機兵等役則又編頭戶貼戶以數十戶朋為一役募役則給山帖取討工食窮鄉下地之民不能抗城市積年之勢力戶被擾雞犬不寧其害甚此力差之弊也 洪武二年令天下有司度民田以萬石為

率設糧長一名專督其鄉賦稅十五年革罷糧長徵收令里長催辦十八年復設糧長是糧長之設或編股實或輪里甲皆我 祖宗舊制合無將各里排年管催本里人戶稅糧聽其自行輪納米入官倉以管糧官典收銀入官庫以掌印典收查照舊規應用領解糧役幾名就于經催中審其丁糧近上家道殷實者僉定名數責令管解糧米有搬運脚耗之費折銀有秤收火耗之費俱于派則內酌量加徵當官給發以資其用免其獨力賠補是十年之中不過輪役一年縱有一年之勞得享九年之逸况以本管里長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二

徵本里人戶事勢尤為順便庶幾祖制里甲催辦之意而審編之弊可杜矣 周禮鄉師遂師州長黨正族師里宰鄙師旅師閭胥比長主徵六鄉賦貢之稅秦漢之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有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獄收賦稅游徼備禁盜賊唐五百家為鄉設鄉正一人百家為里設里長一人掌戶口課植農喪檢察非為在邑居者為坊正掌坊門管籥督察奸非在田野者為村正責與坊同宋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租賦以耆長壯丁逐捕盜賊其後乃有三等衙前及承符人力千力費

從祇候之役惟鄉戶衙前之役為最重或主典倉庫或賚運倉物往往至于破產故皇祐中禁役鄉戶為衙前令募人為之至熙寧又有保甲之法至保慶又有義役之法元坊設坊正里設里正都設主首專以催輸稅糧追會公事國朝洪武十四年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一圖選其糧多者十戶為里長餘百戶為甲首十年輪役催辦錢糧追攝公事亦猶秦漢之里魁亭長唐宋元之坊正里正也選坊里中年高有德者為老人給以教民榜文主風俗詞訟猶所謂三老也設糧長以追收二稅猶所謂耆夫也

八編類纂

卷三五

六

故總甲小甲寬察非常猶所謂游徼也是十年之正役也今諸上供公費出于田賦之外者皆日之曰里甲蓋言闔縣里甲所當任也而又有十年之雜役焉曰力差曰銀差皆里甲丁田之自出也而又有民兵焉有夫馬焉夫馬以代本色之郵傳而他衝繁水陸之驛又有協濟之派焉一以里長丁糧均攤取給夫邦國之用固不可已也而歲增一歲如丁田之有限何江西差役事宜

八編類纂 卷三五

開除日實在今日之舊管即前造之實在也每里一百一十戶一戶一甲一里里有長轄民戶十輪年應役十年而周周則更大造民以此定其籍貫官按此以為科差誠有如徐幹所謂庶事所從出而取止者也然民偽日滋吏弊多端苟非慎造之初立法詳盡委任得人則不能禁其脫漏詭寄飛走那移之弊矣唐制凡天下戶口其資產升降定為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留州一送戶部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籍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七

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宋以衙前主官物即今庫解戶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甲首老人以耆老弓手壯丁追捕盜賊即今弓兵民壯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即今早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官下至雜職虞侯揀指等人即今稱各以鄉戶等第定差役此宋初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土欠闕謂之免稅錢此等免役法詳成化邵伯溫曰吳蜀之民以顧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呂中曰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

一三五

顧役二者利害相半因其利而去其害皆可行也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顧顧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若役如故故轉而為差差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蓋以事體之便者觀之顧便于差義便于顧至于義而復有弊則未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于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而後謂之役夫子所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子

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于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同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為閭胥曰鄰長皆中士也曰旅師曰鄙師皆上士也曰黨正曰縣正皆下大夫也曰州長則中大夫也周時鄰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

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絲戍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疋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疋或五疋其尊之也至矣故吳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寃王導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于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為才望亦皆見于為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脇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子

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里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間里親識部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詔集議而眾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矯時鄉職或設或廢未無關於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當充也至唐睿宗時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知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輪差

之舉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一困至賤貪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固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一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其于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于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謂免役之法合于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于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三

相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為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比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于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繁差役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顧二法為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為者費重破家其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

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顧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嘗任顧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顧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毒無所施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顧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顧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

八編類纂

卷三五

三

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役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顧役錢為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顧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典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備凶旱賑救可見當時差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顧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為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

三說至宋末役法總論

往時天下賦役率用國朝初法畫一里甲十年而一事民得番休又隨民數之盈縮以賦于民民咸便

之行之既久而弊滋焉民患苦之于是有司或為總賦之法或為條編之法總賦者通歲計其所入而總賦之戶頒之以所賦之數而人人知所宜入當數而止約法畫一吏牘大損人稱便矣其言不便者諸供億悉在官官率取之市人或給之直不當又百姓已罷歸官有私役之者此見于兩浙一策對者然也條鞭者計口受傭緣畝定直悉籍其一歲之費而輸之于官官為召募民不擾焉人亦稱便矣其言不便者謂初議法隸省之郡輕重苦樂既以不均而或又取成額而日裁之故費益繁而用愈不給則有那移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八

預徵那移而官困矣預徵而民困矣且差銀之入日削而募役枵腹于公庭有司坐困莫敢誰何矣今時賦

條編二
法總論

屯鹽利弊相須圖

屯田之興也官不起科屯卒有利而無害况鹽商納粟于邊每引止二斗五升商之利厚矣是以屯卒始焉為賴商人以便牛種之需既為賴商人以獲買粟之利農商相利此屯田所以日廣也使屯糧積于西北則東南之漕運不可以少緩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尤便乎

弘治五年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于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于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便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

人買運價遂騰湧。按嘉靖中詹事霍縉疏謂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每鹽一
引輸邊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
財力自招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固堡伍至天
順成化年間甘肅寧夏粟一石易銀二錢時有計利
者曰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
鹽一引也請更法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其獲利
八倍于昔矣戶部以為實利遂變其法凡商人引鹽
悉輸銀于戶部間有輸粟之例亦屢行屢止且雖輸
粟亦非二斗五升之舊矣商賈輟業而歸邊地遂日
人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美

荒蕪今稻米一石值銀五兩皆鹽法更弊之故也其
務復鹽法乎 按 祖宗朝足邊屯田為急中屯次
之今皆不行惟臨時倚辦于空運糴買二者而已然
空運苦于陸路艱難糴買苦于邊方粟貴皆下策也
聞之邊人言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至則
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託撫臣撫臣畏勢而莫
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次者
為買窩賣窩每專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
六錢之息至于真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下可
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縉曾不得而自存夫一引

自得銀六錢積而千引萬引則可得六千金至于商
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為人奴役其支鹽也有伺候之
煩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為餘鹽之賈所苦人情何樂
于此蓋緣比年巡撫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久
處則日夜圖維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加以時有
喪敗踣躓之失又每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
重利啗人至于負累商人虧損 國計非惟不知恤
而亦不暇恤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
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犒樂
工而亦莫之恤焉伏望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
人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美

宜改屬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
即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着
令沿邊之人無問車芻石粟皆得詣吏上納昨虜人
壓境乘間挑戰邊人給之日朝廷遣大將調集諸鎮
人馬數十萬以與汝殺而彼傲然不信且曰今汝本
鎮軍已數月不得食矣即請到諸軍汝將何以供給
夫邊臣耗 國計而使猾虜輕侮至于此豈不可恨
故今日之計必先厚自積貯以壯我軍之氣而逆折
其心考趙充國屯田自墩煌至遼東環合萬有餘里
則今西北正在其中卒至西羌遂無邊患此屯政之

利也。今饒沃并于富強，荒瘠困于牛種，耕斂奪于私，差輸輓勝于包攬，屯地太廣，屯糧太重，剝爭無禁，疆畔不定，此屯政之害也。又該副使胡松議抑權豪，杜塞賣窩買窩之弊，似稍可觀，然未聞果濟邊用，何也？自積粟無用，商賈廢業，耕地荒蕪，千里沃壤，遂成蕪莽，未易通商，要之屯田鹽法，政實相成，鹽法通故，佃田益力，屯田舉故，商賈可望，即令屯田官痛革宮奸，廣募正商，稍益常課，詣吏上納者，即備客兵行糧，勿歸戶部，添置農官，而兩法兼舉，但增改鹽課于前，須盡減餘鹽于後，自先年御史秦鉞巡鹽兩淮，謬增八編類纂 卷三五 天

餘鹽希圖 恩賞商人，大失其資。今雖裁減，尚或未盡。乞議盡減，以便客商。鹽法利弊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六 圖書編

六曹

戶曹

昔日戰國分裂，燕趙特彈丸黑子耳，北抗強胡，南支齊秦，諸國未聞有兵食不足之患。秦人初謂山東諸國未足以擯自孝公以亟耕力戰，遂強其國，莫有與抗者。今以天下之大，舉太倉之積以輸邊，而猶皇皇然有不足之慮，反不如戰國一隅之君，此其故何哉？古之地利盡而今之地利不足也。古之兵皆自食其力，而今之兵悉仰給於官也。按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即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即今甘肅地也。故必修車戰，繁林木，列伏兵，以為之屏衛，捍禦然後田者有所恃而不恐。若周人之以田饗命官，秦人之以力耕受爵，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賜帛之詔，唐有給耒耜耕假種糧之令，皆所以鼓舞斯民，使趨事赴工也。又按洪武中，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邊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待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對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戶曹



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叅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給歲亦屢登葉文莊所行即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皆如此則糧粟不可勝用而尚何患邊餉之不充哉又按今日胡端敏奏議一欵欲廣屯種以足邊餉夫屯種孰不欲廣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于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敵開種今若查照北直隸地方欽奉 太宗皇帝聖訓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丘文莊亦請於几邊塞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為賞賚則例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俾其資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軍皆贍而內地之田亦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矣按屯田既興即因屯田以制邊縣今宜稍倣此意創制立法畧如漢錯所謂制邊縣以備敵者蓋既重賞以墾屯田則兵民皆願耕矣然後編之悉使為兵一切他役無所預如佃田百畝即出一兵則田千頃即可得千兵萬頃即可得萬兵矣兵至滿萬則大縣矣合數縣為一郡則大郡矣得良守令撫綏之良將帥統御之虜雖強不足懼矣新縣既立俾沿邊舊所有州縣亦皆一從此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守邊禦狄上供歲賦一切除免凡軍需雜役取諸近邊司府以給之使邊民自為兵之外一無所事事得專於備禦樂於戰鬪藩籬成而邊防永固矣觀晉郤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私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驗矣宋紹興間金地勢平衍騎兵縱橫無得宜撫使吳玠乃創地網於平田間縱橫鑿為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其後金人來犯宋太宗時議者謂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倉廩而禦戎馬愚謂古今智謀之士所見畧同也政科弊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在京錦衣等衛屯田 共六千三百三十 八頃三十一畝零 南京錦衣

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 宣宗初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多則遣人勘實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提督必遣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久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于是令戶部漕輸質雜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穀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八百匹修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其弊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為莊田空閑之田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塾堡不修夷虜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長耕如梁材所疏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侵用以管屯為職者優逸城市而不見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校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曩地明日徵逋徽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備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 國朝屯田考

此後世屯耕邊塞之始 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乃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便宜十二事 按守邊之議固當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為力若夫邊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譙望聯木以為排柵時出游兵以防寇掠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恐得以盡力於畝畝之中而享收穫之利矣 漢末天下亂離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曹操從棗祗請建置田官以祗為都尉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于涓涓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祐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蹟激用澗涓諸水以浸原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 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在今湖廣

之荆襄河南之唐鄧蓋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兼水陸而有之者也而南北流民僑寓于此者比他郡為多請于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選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者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者分疆定界募北人耕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輓之故萬一三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又按今水田惟揚州最賤陸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六

八

田惟頴壽為輕夫魏司馬懿伐吳用鄧艾計以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以此乘吳無往不克蓋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穎而盡田之果賴其用矧今盡四海以為疆而此地介兩京間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州之地也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于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遺迹可考也按我朝之制就于衛所所在開曠之地分軍以立屯堡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倣急朝

發夕至是于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其法視古為良近又于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臣以為民田則例最輕者頃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為徵收則例元和中振武軍饑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因募人為十五屯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六

九

每人耕百畝凡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以省度支錢淳化中以何承矩為屯田使黃懋允判官于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于雄莫霸等州輿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次年方熟至是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始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此地今在義甸近地孝宗時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

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于朝罷之臣以為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元虞集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備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集此

八編類纂

卷三六

十

策未曾行未世海運不至于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 至正時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比照 太宗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合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

屯營田考

北直隸長蘆運司歲額辦大引折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七引折布一萬一千二百六十疋 南直隸兩淮運司歲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又折色銀一千八百三十兩 山東運司歲額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折色銀九百兩折布四萬六千六十疋 河東運司歲額辦大引鹽四十二萬引 兩浙運司歲額辦四十四萬四千餘引 鹽賣銀六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兩 福建鹽運司歲額辦鹽價銀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四川提舉司歲開中鹽十萬六千八百引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引每一百二十斤折米麥一石 廣東提舉司歲額辦鹽價銀二萬五千二百兩 海北鹽價銀三千二百兩 雲州歲開中五萬九千四引 西和漳縣歲折鹽價銀一千六百二十兩 雲南各提舉司歲開中五萬三千引折銀萬兩 五井安夏二司歲辦無定數 黑井歲辦六十一萬餘引 白鹽井歲辦三十三萬餘引 按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 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塲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官以出有專所廣塲兼之故巡運俱無或

八編類纂

卷三六

十一

遣都御史一員統治長蘆淮浙茲已革之

國朝不違司提舉司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民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貨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養養安所取足乎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買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

不能必行此令以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不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富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私專販私鹽挾負弩刃官不敢問此隙不彌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關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每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自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成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三

以後准納折支每鹽一引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計本場買補夫日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每商人窳戶兩得贏利州縣士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引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越奏革所

八編類纂

卷三六

古

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電丁得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准正鹽七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稅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裁富于國尤可也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窳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窳戶不辯驗官引販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勦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材者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責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材者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使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鹽勿得久淹

八編類纂

卷三六

古

凡積年為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即令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戶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即為變行之。而寬。即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奸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拯濟區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徒勤。逃亡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矣。買鍋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維

絞刑治之。不可禁。過况有贖刑之令。益開寬路。示之趨矣。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而旅拒。在楊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船。千萬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集。殺人切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詰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受賄利。而為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乞鹽充食矣。鹽徒千百日。挾帶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戶部

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為破堰。鑿為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隄防。則愈浚而愈淤。愈築而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准鹽之利。須遵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不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

淮鹽利弊

長蘆鹽課佐國經費久矣長蘆之所供則以上給

郊廟百神之祭祀 帝后內府之膳羞百官有司凡

餼于公者歲遍焉以及于 輦轂之下萬億之兵民

下乃貨之于商均之于畿內八郡西暨河南之彰德

衛輝北通居庸東盡遼陽數千里其出給之廣與諸

運司畧同而上供之必精諸運司無有也

禁防之失始兩運司暨准司當兩都往來之衝而長蘆尤京師

密邇為豪貴淵藪准鹽價高天下當正德末年關志

之使西域者鐵道東南者公破分地之餉奏給長蘆

諸鹽動數千引輸相御過奪商款以爭利于南

北交受其病比年雖屬禁復始而不快勢

殖私者亦時有之長蘆煎鹽漸委

古無竈戶自魏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

煮鹽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歷唐乾元初置鹽院游

民業鹽者為亭戶免其雜徭竈專有戶如此宋雍熙

二年置濱州場歲煮鹽二萬一千餘石元豐三年京

東南京濟濮曹澶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置買

鹽場盡竈所煮鹽官自賣之迄元皆有定額 國朝

山東運司所隸一十九場戶凡一萬三千五百七十

有一丁凡四萬五千二百二十有六邇來戶凡三千

九百零八減舊額四之三丁凡三萬八千七百三十

有八減舊額四之一雖十年清查擇有力者克總科

即如有司里長蓋常制云噫知恤鮮哉

山東竈戶

山西有解鹽稱海眼不假工作名曰監鹽與淮浙齊

閩殊而反穡事蓋浙淮齊閩鬻海法也其利在地不

在天其祛弊之法在有餘不在不足乃解池則異是

矣穡事憂旱而池利早且利南風恒雨則結者融恒

北風則升者下鹽丁散處諸邑既難遠集稍不及春

夏欲結之候而為之則患其解矣此解鹽與他所鹽

不同也 祖宗時公私俱足而商人轉輸于三省

關洛梁

鄂之商種者不稱難食者不病苦自隆慶辛未兩决

地防池水四溢鹽不結果當事者始為澆灑之術然

而稍與鹽滲不能一一而析之也故色愈變味愈惡

解鹽于是乎不可食而民于是不能售矣於是商人

坐官肆終歲不能銷引目所在長吏又從而代之歛

散以取其值焉

山西解鹽利弊

河東之鹽多苦不可食轉之于秦官派而定其值民

出其值而鹽歸于無用嘗按花馬池一帶皆有產鹽

之地此鹽出之于土即為鹽根自成為鹽莫如改河

東之鹽于花馬池一路即移河東西分司居之將河

東發陝西鹽引二十二萬有餘約銀 萬餘兩免其

徵派卽令商人照可東價銀三錢二分糴買糧草施之平延諸郡以供三邊之費扣其銀兩數目卽以大倉發陝西年例銀徭發山西以補陝西原派鹽課之數如此不更便乎

議改河東鹽課

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鹵而結者其形似虎而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供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供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之形象其威也王后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戶部

五

子膳羞則供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常食也此鹽之用然也鹽人則以奄二人爲之掌其政令謂供鹽爾符其戒令請煮鹽爾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味更不聞以一毫取民是其利則常在民而不在官也自後世以鹽致富強而權利之禁始興

鹽政考

淮浙正鹽定價太重亦合斟酌淮鹽每引減去一錢浙鹽每引減去五分至於甘肅地方孤遠險阻比之各邊尤甚若與各邊定價相同商亦難從合將甘肅淮鹽量減一錢五分浙鹽量減一錢本鎮止用開中浙鹽不必搭配別處浙鹽開中別處邊鎮亦不許搭

配商自樂趨其長蘆鹽價原定二錢山東原價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照舊配之蓋二處行鹽地方既狹而私鹽又復盛行縱減其價亦恐無報中者故仍舊時搭配非得已也除甘肅不搭山東長蘆搭其餘各邊開中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無使一人奔走三路

屯鹽議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六

戶部

五

古今言屯政之善無如充國但充國屯營之地乃取之於羗夷而今則取之內地是主客之情異也充國屯營之勢乃我侵敵而爲屯以困之今則敵侵我而爲屯守之矣是攻守之機異也充國屯營之兵不過萬人其期不過踰歲今則九邊蟻聚歲歲爲戍矣是衆寡久近之辯又異也不論主客之情攻守之機衆寡久近之辯棄謂今之理屯者無如充國可乎常考輿地圖內開宣府一鎮額設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餘名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餘石卽使盡數完徵僅支半月而餘所闕者將盡責之屯乎而主客行糧出於常調之外者又將何以應之乎說者謂屯田固不足盡供邊儲此外豈無可以開墾以裨軍食者但監司必委之有司有司必假之胥里縱有開墾不墾文增科造冊銷繳而已以後按冊追徵吾知其始而

賠繼而累又繼而逃將併其原額而失此屯田之所
以益廢也古今言鹽筴之善者無如劉晏但晏始至
鹽利歲纔四十萬增至六百萬縹緲隨時多寡取之今
則歲額各有定數恐增之而勢難繼也晏令亭戶糶
商人縱其所之今則行鹽各有地方恐縱之而弊難
稽也晏制萬物低昂所理者不獨鹽之一事今轉運
司鹽課之外不敢再及他課恐侵之而職掌亂也不
察課之有數行之有力職之有定而盡指今之理鹽
者不如晏可乎嘗考 會典借備事例內開獨石馬
營龍門所雲州四邊倉開中淮浙長蘆河東官鹽九
人編類纂 卷三六 戶部
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餘引十二年大同等處開中
長蘆官鹽十萬引河東官鹽二十萬引兩鎮官軍不
啻二十餘萬即使前引盡數報中僅支兩月而餘所
闕者盡責之鹽乎而兩鎮之外原未報有開中者又
將何以給之乎說者謂鹽法固不足盡供邊計此外
豈無餘鹽可以查核以益軍食者但地廣而勢不能
徧條繁而力不能及縱有清理不過分析地方完銷
勘合而已因而據題爲例吾知其始而信繼而疑又
繼而相顧指摘而盡斥以爲非矣此鹽筴之所以益
廢也 屯鹽議

漢文帝所以能賜民田租者徒以募民入粟實邊矣
實郡縣而京自有餘耳然而耐民以爵啟官之漸
孰若開中之法耐商以鹽使民得食味商得取贏兩
利而無害乎唐府兵之所以稱近古者徒以兵皆土
著而不廩於官也然而籍農爲兵或至業務交廢孰
若屯田之法兵以餘力治農服勤警惰自食其力兩
利而無害乎買窩者奸商也而賣窩者誰耶不誅怯
將而誅怯兵兵益不精不誅賄吏而誅賄民賄益不
止 屯田鹽法總論

凡各處鄉村人民每里一百戶立壇一所祀五土五
穀之神專爲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熟每歲一戶輪
當會首常川潔淨壇場遇春秋二社預相率辦祭物
至日約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酒菓香燭隨用祭
畢就行會飲會中先令一人讀抑強扶弱之誓其詞
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禮法毋恃力凌弱違者先
其治之然後經官或貧無可靠周給其家三年不立
不使與會其婚姻喪葬有乏隨力相助如不從衆及
犯姦盜詐僞一切非爲之人不許入會讀誓詞畢長
幼以次序坐盡懽而退務在恭敬神明和睦鄉里以
厚風俗 理世

凡各鄉村每里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祭無祀鬼神專祈禱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歲三祭春清明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物牲酒隨鄉俗置辦其輪流會首及祭畢會飲讀誓等儀與祭里社同鄉屬

洪武十五年詔凡我良民各守禮法若眾以暴寡強以凌弱巧以取愚詐以騙良按治得實斷沒其家遷徙遠方十九年頒行 大誥續編申明五常○臣民之家務要父子有親率土之民要知君臣之義務要夫婦有別鄉里親戚必然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眾皆有德不拘年之壯幼不序長幼之分此古人之大禮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此誥也朕本非能不過申明先王之舊章而民從之家和戶平吉哉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親罔知君臣之義夫婦無別卑凌尊朋友失信鄉里高年并年壯豪傑者會議而戒訓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壯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狀者具在律條慎之哉○互知丁業○先王之教其業有四曰士農工商昔民從教專守四業人民大安異四業而外乎其未有不墮刑憲者也朕本無才申先王之教與民約告誥出凡民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具在里甲縣州府務必周知市村絕不

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餘皆四業然必有效若不遵朕教或頑民丁多及單丁不務生理捏巧於公私以構患民之禍許鄰里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以憑罪責○明孝○冬溫夏清昏定晨省○飲食潔淨節之○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父母已成之業毋消○父母運蹇家業未成則當竭力以為之○事君以忠○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居處端莊○蒞官以敬○戰陳勇敢○不犯國法不損肌膚○閒中不致人罵詈○朝出則告往其方暮歸則告事已成未成嗚呼孝子之節非止一端豈有但供飲膳而已鄉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二十八年二月巳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風俗頹弊鄉鄰親戚不能周恤甚者強凌弱眾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來恒申明教化於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為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獲之時

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申論以此意使民知之三十一年頒示教民榜文 一父母生身之恩至大其鞠育劬勞詳載大誥今在申明民間有祖父毋父母在堂者當隨家貧富奉養無闕已亡者依時祭祀展其孝敬為父母者教訓子孫為子弟者孝敬伯叔為妻者勸夫為善如此和睦宗族不犯刑憲父母妻子朝夕相守豈不安享太平 一鄉里人民住居相近田土相鄰父祖以來非親即識其年老者有是父祖輩行有是伯叔輩行有是兄弟輩行者雖不是親也是同鄉朝夕相見與親一般年幼子弟皆須敬讓敢有輕薄侮慢不循教誨者許里甲老人量情責罰若年長者不以禮導後生以恃年老生事羅織者亦治以罪務要鄰里和睦長幼相愛如此則日久自無爭訟豈不優游田里安享太平 一鄉里人民貧富不等婚姻死喪吉凶等事誰家無之今後本里人戶凡遇此等互相關給且如某家子弟婚姻其家貧窮一時難辦一里人戶每戶或出鈔一貫人戶一百便是百貫每戶五百便是五千貫如此資助豈不成就日後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輪流關給又如其家或父或母死喪在地各

八編類纂

卷三六

三六

家或出鈔若干或出米若干資助本家或棺槨或棺道修設善緣等事皆可了濟日後其家倘有某事亦如前法互相關給雖是貧家些小錢本亦可措辦如此則眾輕易舉行之日久鄉里自然親愛 一民間一里之中若有強劫盜賊逃軍逃徒及生事惡人一人不能緝捕里甲老人即須會集多人擒拿赴官違者以罪罪之 一本鄉本里但有無藉潑皮平日頑為非作歹不受教訓動輒把持挾制此非良善之民眾老人嚴加懲治若仍前不改拿送有司解赴京來若有司徇情脫放者許老人奉 聞 國朝諸司執掌凡民間須要講讀 大明律令勅諭老人手榜及見下着業牌面沿門輪遞務要通曉法意仍仰有司時加提督 教民榜文 民間子弟七歲者十一二歲者此時欲心未動良心未喪早令講讀三編大誥誠以先入之言為主使之避凶趨吉日後皆成賢人君子為良善之民免貽父母憂慮不犯刑憲永保身家○每鄉每里各置木鐸一箇於本里內選年老者殘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兒牽引持鐸循行本里如本里內無此等之人於別里內選取俾令直言叫喚使眾聞知勸其為善毋犯刑憲其詞曰

八編類纂

卷三六

三六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鐸之人秋成之時本鄉本里隨其多寡資助糧食如鄉村人民住居四散寫遠每一甲內置木鐸一箇易為傳曉鄉法

熙寧保甲法聯比其民以相保伍有大小保長有副保正有隊法三人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皆于結隊時商定教習保內如過有賊盜晝時告執大保長以下同保人

八續類集

卷三十六

五

即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報應與逐舊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丁巡宿保甲法合無免其查盤止於府縣給印文簿付約正副每歲稽查然各村管理收放即於本鄉每年輪一公直股實者以司出納量與免其火夫丁差以示酬勸如此則奸民不得以負騙官司不得以那移即遇水旱凶災復有官穀以濟之自是貧者不患於阻饑富者可免於勒借而盜賊亦因以潛消矣大凡當秋熟之時或每畝量出穀半升或通鄉各戶富者以石計貧者以升計俱報數約正副登簿保長收入社倉每春

有闕食者量准借與就於保長處會同約正副批立合同登記簿籍候秋收之日加息二分納還但借穀者亦不得多至十石以外恐一人奸頑無耻催收難則將并一鄉之義舉而壞之也社倉規條

八續類集

卷三十六

五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七

函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

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獄死則知
牧守之設獨在擇賢又任令自專其事因時順俗為
理而下詔書條其事令奉行獨文具愈趨弊無益也
乃杜詩於南陽脩召信臣故所造鉗盧陂廣灌漑歲
增多其二萬頃王景為盧江脩孫叔敖所起芍陂境
內豐給則循吏傳志之矣其後仲長統言今遠州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戶曹

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其桑之迫遠州有曠野
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即死無離去之心宜令諸
上廣人稀地未墾者限大家勿過制頗徙民力農者
往業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禦使崔寔著論言聖人
分耦耕口地令各相副適使人飢飽不懸所以齊勞
逸而均貧富也秦隳法制而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
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穴殖業擅其利
禮以上賓於是巧猾之氓遂肆其意家累鉅億地伴
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劔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
擬尸人主故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

事之猶不贍于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歎有暴骨之憂

歲小不登流離滯壑其所以傷心腐臆失生人之樂
者蓋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
兗冀之間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
州內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
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處故人之為言瞑也謂
瞑瞑無所知猶群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
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宜徙貧人不能
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闢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其
後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是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二

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
史益勸課而百姓以安迨後五胡雲擾中原地益蕪
蕪不治人士轉徙江左因山谿水泉之利火耕水耨
為力差易爭趨之而江南之賦因遂為天下饒魏太
和中天子慨然有意于三代之治勞來安集下詔言
去年牛疫歟今東作興人何所須而耕朕甚憂之其
令民有餘力地有遺利于是李安世上疏言竊見州
郡之人往因年儉移棄其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
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易生假冒強宗豪族

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遠遠
 鄉考所惑群證莫據各附親知互有短長爭訟遷延
 連紀莫判使良疇委而不開桑柘棄而不採欲令家
 豐人給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宜立古均人量人之官
 審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使細民獲資生之
 利豪右靡餘地之盈所爭之田宜限年為斷事又難
 明定屬今主以絕欺妄帝深納之於是詔均天下田
 民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杜佑曰不裁樹名露田婦人二
 十畝奴婢依良人下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授之田
 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人年及課則受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

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惟桑田
 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夫給田二十畝課蔴餘種
 為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不宜桑之土課蔴餘果
 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棗榆民田
 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更受種如法盈者
 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口分所當受田民無
 得賣買諸麻布之上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諸有
 舉戶老小殘疾無堪受田者年十五以上雖疾各授
 以半夫之田踰七十毋還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
 婦田諸受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買賣奴

婢牛者需明年乃聽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
 借人種時待來居者從授之其地狹處募遷不樂遷
 者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出
 分其家人樂遷者聽逐空荒田不限州郡其田足之
 鄉不聽遷新遷者丁三口給地一畝為居室奴婢五
 口亦如之男女年十五以上因口分課種蔬菜五分
 畝之一諸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無子及
 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而給授先所親諸理人
 之官各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
 八頃郡丞六頃更代時相傳賣者坐如律杜佑曰職田分起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四

蓋寔始均田北齊周隋沿之有永業露田職分田公
 廩田墾田之制唐制令民田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
 為畝百畝為頃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一人一頃
 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者老及癯篤廢疾
 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
 二十畝為永業餘為口分永業田樹以榆棗桑及所
 宜木皆有數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為寬鄉少者為狹
 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三易者
 不倍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民徙出鄉及貧
 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

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或收之以授無田者，九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寬鄉者，縣復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符達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有禁。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還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貞觀中，太宗方銳意于治，課州縣吏以解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農田者，以減戶論，其凶荒有社倉，賑給不足，為徒民，豐登則縣就食焉。尚書左丞戴胄白請自王公以下秋熟計所墾田，飲穀于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上善之，詔賦稅三升，粟麥秬稻隨土地所宜，穀鄉飲以所種，狹鄉溥督之，歲收十損四者免其半，十七者盡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十斗以為差，下戶及夷獠不在是，歲不登以貸，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各往往置常平義倉，矣凡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難陳為著令，當其時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戶部

五

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上以致誠行之，以能民物蕃息，馬牛被野，號稱太平，後方鎮益恣，雖溢為五代，民極毒荼，惟河南張全養頗有古循吏重農務穡之意，方全養始至鎮，荆棘彌望，白骨滿地，民不滿百戶，全養遣屯將持旌榜詣所屬縣，招流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刑寬事簡，餘五年歸者如市，桑麻蔚然，于是選壯者農隙教戰陳，以禦盜，而加意勞來，每出行見田疇美者輒喜，下馬與僚佐共觀，召田主勞賜，見蠶善者亦然，其田荒穢不治則召田作者集眾杖詆之，訴乏人牛者召隣里譙責，十是隣里勸助戶有積蓄百姓言張公見聲妓未嘗笑，獨見佳麥良雨則笑耳，在洛四十年，洛稱殷富焉，周世宗嘗夜讀唐元稹所為均田圖，大善之，喟然曰：此致治之本也，欲行王政，其必自此始矣，詔頒其圖，令使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之田，太平興國中，詔兩京諸路許民相推練，習土宜明樹藝法者一人，補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土地所宜，課餘夫分置，種時所墾田為永業，不取租，民飲博怠不桑耕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後以煩擾罷，端拱初，親耕藉以勸農，時畿甸民稅重，兄弟壯，舉出分，而聚其稅于一家，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戶部

六

即棄去縣按其所棄除其租已而匿他舍佃作知封丘縣賈玘覈以開賜緋魚權知開封府錄事主廉嚴玘專苛刻求課最暴以煩擾罷詔諸州通判條所為均賦稅輯流亡恤孤貧察姦倖若民間所便利限一月附疾置以聞又下州縣戒里胥鄉老察富民責貸息踰母者罪之至道中直史館陳靖言環京畿數十州幅員數千里地勢闊者十一二而稅入者十之五

六逃亡游惰地利日削賦稅歲減故民食寡而國用不克臣嘗奉使四方見汚萊極目膏腴坐廢詢問其由皆以為詔書屢下許民復業蠲租寬役而州縣吏

奉行無當擾之甚也夫民之流徙始由貧困避逋責

逃租賦而然方始逃時里之人既檢會其室廬什器

桑棗材木以輸官價負矣招令復業生計蕩然朝耕

尺寸之田暮入追呼之籍里胥刺報繼踵而來雖蒙

蠲其常租實無補于捐瘠以茲遊蕩絕意歸耕臣請

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畧者領大農事于郎官中選

才智通明能御民撫眾者為之貳以經度之自京東

西為擇諸官腴未耕之地廣募開墾蠲其租賦許令

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泉窳並地肥瘠而均配之

加以勞來勸課令其不倦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蔬

果孳畜羊犬鷄豚分畫經界漸掘井山營造室宿

立保伍諸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為什條

使之知方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俟三五年後生

計成立履畝定賦然後上新附名籍於計府其初復

業請佃者官給借糧種耕牛其田驗肥瘠為三品上

田人百畝中田人百五十畝下田人二百畝田成

並計百畝定賦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

給視丁為差宜可舉任上覽之大稱善召對獎諭令

條畫上而宰臣呂端言請所立田制改舊法又大為

國費請下有司議置使陳恕等對如靖請便乃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八

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蔡許頰襄鄧唐汝等州勸民

墾田而大理丞皇甫遵光祿丞何亮沮廢其事上終

以為可行詔靖經度元以三司言費官錢浩穰而罷

參政仲淹陳事言昔五季列藩割據遇荐饑欲乞糶

無從故各務于農以元其國臣在蘇州詢訪高年每

云冀吳越未納上賦而州營田軍合四郡七八千人

專田功防江築隄以水患于時民間錢五百糶米

一石自皇明一統江而不檢取之浙右浙右不檢取

之淮南於是慢農政而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

利日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稍荒輒倍比於異時

躡貴甚矣民困國貧固其所也又京東西路旱濕積
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
復湮塞請每歲秋勅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
物上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濬陂塘諸可為旱
潦備者本州選官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
罷具功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下無飢歲
上無貴糶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
論古法取簡易從者頒行事著令而寢熙寧中天
子銳意于治制農田水利方田諸法意本以便民而
時宰不務慎重守令行敦養惠牧之政委任責成顧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九
遣使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騷擾覆用為民病建炎
初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國家兵農
之政大率因唐五代之故農貧失職兵驕不可使而
飢竄四逸為盜賊也亂本立矣宜倣古井田之制使
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更市田其
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農耕羨田而雜紐錢
穀為十一之稅而止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
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
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取五之一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為

四番以直官給守衛是民三十五年而役乃一週也
番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十六百餘緡無事
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
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
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
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
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具書奏以為桂州節度掌
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
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
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入二百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一
四萬八千田米二十四萬八千斛麻卿大夫以下四
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
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人稅錢萬五千餘緡苗
米五萬二千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負官兵五千一
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眾是以地多遺
利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也朱文公喜甚愛其
書東陽陳亮歎以為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為井地
之學者莫能加也然竟莫之行時富人操勢乘急令
少其畝賦之數以為券官因用課稅故田多稅少貧
者急下倍田利一時之得而忘其患故田去稅存而

貧富益以不均景佑時諫官王素請均定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琳往在洛州肥鄉與大理丞郭結以千步方田願召二人者主之當可均三司使亦請于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諮諸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于民已憚民謫怨乃上言州郡逃亡多田未可盡均朝廷亦重勞人遂罷廢嘉祐時復詔均定命三司使包拯與呂居簡吳中復總之遣官分行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為可已復罷均數郡而已南渡兵燹令甲罕存即常賦又復無正紹興中左司員外李椿年上言經界不正為害十詔椿年為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之時頒制量田不實者至配流江山尉汪大猷自椿年曰法峻矣民未喻指將益為奸欺願聽陳首追正不為負椿年為輕刑省費吐實者甚眾時鄭克行四川經界頗峻責州縣而所謂省苗田者至嘉蔬有征判嘉州楊承太息曰仁政而虐用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負民其可乎乃召諸縣令謂之曰平易近民美成在允謹行之求無愧于心宅何畏焉事遂成為諸郡最而椿年竟以沮廢失官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一

行之處圖籍具存田稅可考貧得實訴訟不繁公私兩便獨漳泉汀三州未行制業盡存不勝其痛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六今不治將後靡底止臣不敢憚身先之勞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以為必可行也詔報可而豪右占隱者果為異論以搖之前詔遂格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益遠獨唐李翱宋林勳倣三代井田遺意考古驗今分劈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載有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為不刑一人而可復時皆不售至椿年熹所欲行經界非復若限田均田有反古拂眾之難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去古事益邇而亦竟沮不行也豈不痛哉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碁布肅然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五萬人皇祐中韓魏公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鮮民之孤獨廢病貧不能自存者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中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約留租百石為率其尸寡田有餘者鬻如舊而廣惠倉法始于此振老孤恤矜寡予之粟而不責其償最為得古先天民無告之義然其時戶絕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十二

舉歸官不聽繼息爭官自鬻戶絕田故行也熙寧法
行廣惠倉田常平倉粟舉以為青苗本云為補助常
青黃不接特得有振也乃其法始云願借聽不願勿
強後乃抑配始云願償錢者聽不願勿強後貸收勒
皆錢方春貸民輕舉其錢以貴糶比秋成則賤賣其
穀以質錢亦為困民而已矣淳熙中朱侍講熹守南
康為上言蘇軾有言熙寧中本路支發及別路轉粟
若放課稅利通計累百鉅萬舉以振貧窮而于救荒
無分毫益者則後時故也臣里中開耀鄉有社倉一
所先年飢臣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

于倉石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後隨年歛散小歉
則蠲其息之半大飢盡蠲積十有四年具以原常平
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為社倉
止不收息石收耗三升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即遇
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詔下其法于諸路而社
倉之法始于此本社倉取息不異於青苗而民獲其
利者以青苗取錢青民以所無社倉取穀收之于方
熟青苗在官吏得緣為奸社倉在民主以鄉人士君
子吏無與焉故也然社倉亦一時惻隱之善非經久
之利也蠲息之後止于收耗即豐歲適足償其本一

此法與
可

造水旱五穀不登即欲償其本而無餘舉與之乎
前功盡棄必收之乎則民食方勤勢不得不展需豐
年連遇水旱其澤盡竭于斯時責償而後貸之民未
蒙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害寬息之惠僅什二而
取償之急乃什九也固不若義倉歛之平歲貸之凶
歲償之豐歲之為善矣嘗竊私計以為鄉人士君子
志鄉社之法必視歲上下其息足貸後廣積之為倉
比凶歲以補不足助不給而予其貧無告者庶其益
乎理宗時社倉久益弊官移用其本至無可給而欠
負拘催不異正賦民困不能償者展轉增息廣德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四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四

至有以督併自經死者上方表章公學有司以公法
固然相視莫敢更判官黃震本受學公門人黃幹篤
信公特以為不可曰法出于堯舜三王然且窮必變
變則通而後乃可久也况法本屬之民而今歸之官
則為弊固宜乃別買田六百畝代社倉息為立約非
凶年不貸貸不復取息如其時矣故法不能以自行
也孝宗時有言湖北民占官田廣獨輸常賦為過優
欲從實料稅聽民先自質者臺官言往朝廷經界獨
行之兩淮而京西湖北如故者蓋以西路土曠人稀
即招誘之使耕猶懼其不至也今湖北惟鼎澧地接

湖南墾田頗多。自餘岳鄂漢沔之間。迫近敵境。汗萊彌望。土著往往而絕。其有存者。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携幼。遠來請佃之人也。若依畝而稅。將獸徒鳥散。恐于公無分毫之益。而直為良民擾。且使邊圉空虛。為國憂不細也。臣竊以為。但當誘之開耕。不當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闕。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糶之。以實邊省。歲漕其為利亦博矣。事得寢。大抵南渡來。六師萬眾之命。一寄于東南。而金人乍和。乍戰。軍需歲幣。又浩穰不給。故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園田陂塘堰閘之利。必設諸籍。沒田入官者。募人耕。仍私額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主

課租額故重。而州縣胥吏倉庫吏及百執事。又侵漁苦之。于是詔斥賣諸路沒官田。以佐費。而折配拘催重估苛督之弊。生民愈益困。其後大恨于賈似道。嗚呼。官田賣之民。則抑賣公田買之民。則勒買。蓋官與民交易。弊必至于此也。元成宗登極。詔蠲天下田賦十之三。江浙省臣言。江南民多貧瘠。若無田。皆佃富人之田。而歲輸其租。今蠲復獨及田主。而佃傭租輸如故。是優澤獨富民。而墜不下流也。為細民者。不亦病乎。宜令佃民輸田主租者。準蠲如詔書為著令。太祖高皇帝起民間。親嘗諸艱。凶疾阨之用。尤篤隱

加惻怛。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殷浩。理財之道。莫先于農事。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以時。蓄洩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飭官。傳送迎奔走。為紛擾無益于民事。則非予付託之意。吳元年。即免太平應天鎮江諸郡租賦。有差。謂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之日。久矣。土地萊蕪。失業者多。凋弊甚。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供億所先。勞之民。其量免租稅。以甦民。已復嘆曰。吾往在軍中。糧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主

甚甘。今未之嘗。忘吾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出。其何以堪之。于是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租一年。又下禁種秫令。曰。予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之費。皆民所自出。民效順輸賦。而科征重困。心甚憫焉。爰因民造酒靡米麥。行禁酒之令。而米麥稍平。或頗以為益。然不塞其源。而過其流。不可得已。令農民今歲其毋得種秫。凡為此者。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民得所。種以養生。非有所苦。故令。嘗行幸鍾山。自獻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耨耨而耘。苦甚。心惻然憫之。不覺

徒步至于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一嘗憫念之乎。又嘗祀園丘世子從。上命左右導世子行田間。令遍歷農家。觀農所爲。居處服食器用者。還謂之曰。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矣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祁寒暑雨。終歲勤動。而茅茨草榻。風日不蔽。麤衣糲食。口體不克。國家經費。又彼所從出。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居處服御間。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橫歛也。二年免山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民田租。下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十四年于今。荷天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十七

眷佑荆楚。三吳外薄。環海悉以底定。重念中國本華。夏帝王之所自立。而胡人入據。垂及百年。天厭亂作。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師度河而齊魯之民。謹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深憫焉。其何忍復勞元。年免山東租而苦旱。燕都晉冀。困兵革。征歛尤甚于齊魯之民。河南歸附而來。師旅繼往。念未遑加惠。今大軍已北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秦隴新附者。夏秋額稅一體蠲免。稱朕恤民之意。又詔曰。朕肇造丕基。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翼郡。師旅之興。供億仰焉。子孫百世。何得忘江左之民。其

并免今年田租。詔兵興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近檢給耕作。不聽事。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中劉九臯言。古狹鄉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今河北諸被兵之處。田荒民居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二十七年令正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高二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十六

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二尺分植之。五尺濶爲壟。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日報達者。請戊邊。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民供給繁勞。有年山東河南民除入額田地。循舊科征外。新開荒者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三十年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湖廣孝感縣。飢官請發預備倉儲粟以賑。命行人馳驛赴之。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金付天下。耆民糴粟。御凶荒。誠急民

此即也

也若歲飢候奏請而後發則民飢而死者多矣其即
論天下有司後遇歲飢先發廩振貸後乃聞著為令
荆斬災命戶主事趙初乾行賑期後上怒曰民飢
而上不卹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德玩視民故而
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永樂初制郡邑各置預備官
倉出金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擇其地年高
篤實人管理之已詔天下郡縣于四鄉各置倉出官
鈔糴穀粟備賑元年尚書資奏真定秦疆民初復業
適旱蝗飢流殍者衆乞覈實賑濟上曰民困甚濟
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覈實非兩月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十九

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速督官發
賑七年上幸北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命皇太
子入徧觀令知民艱難因論以農事為王業之所自
起作務本之訓受焉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
昌定陶諸縣土多曠不耕青登萊諸郡民頗無田宜
徙丁多者就田之三年蠲其役庶地無荒蕪洛陽知
縣姚弘言縣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藝梗後伊河徙不
能淮成陸種歲糴梗供輸苦乞令納麥粟便民皆從
之勅河南布政使言朕為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為國
本故每歲遣使者徧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

南飢而有司不以聞顧往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
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振貸昭皇帝
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
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為食為惻然下馬入民舍視
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錡釜什不治歎
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鈔悉召父
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輒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
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
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監國曰民飢
且死官尚及徵租稅邪即督郡縣覈飢民數近地約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十

三日遠五日發粟賑毋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至
京師即以聞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
故舊喪况吾赤子乎賑之是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
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勘振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
為覈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奏
報上上謂戶尚書原吉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
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苦于征徭
相率轉徙歟抑年飢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歟今
吾民何以至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樽節毋煩苛仍
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淮徐山東飢上

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
 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
 當召令預聞 上曰救民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
 有司慮費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或中尼不行矣
 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
 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無濫恩 上曰
 恤民寧厚朕為天下主寧當與細民計屑屑邪書就
 即用璽遣使行已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言三省
 糧朕悉免之矣 章皇帝嘗午朝退以天暑語侍臣
 念農事之勞也曰朕入九歲時甫讀書 皇考親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詩授之問曰解否對曰解詩
 益言農事大艱難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
 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于心不忘今官車不復還矣
 已淚下沾襟又嘗閱書畫內庫得趙孟頫所繪幽風
 圖渙然淵表賦幽風圖詩其上揭便殿壁間已復作
 幾婦詞其悉稼穡勤勞之隱而輔臣士奇言各
 省官田起科不一而賦額重蘇州尤甚幸除緒 上
 慨然詔畫一下已復嚴遠格之令嚴預備倉儲蓄之
 令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請闕言永樂中以歲歉流
 徙至北京東疆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貶還山

東願附籍聚糧便 上曰彼此皆吾土獨計民便安
 聽附籍毋追還福清民詰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
 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
 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工築民失業 上覽奏太息
 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民訴得上達良苦既得
 請奈何復倚閣慢廢之乎諭吏部責修築已申飭郡
 縣陂塘開填年久塌壞不能灌漑淤塞下能灌漑者
 令修築復故為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其退其實聞已
 詔郡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為殿最風憲官巡視怠
 廢者糾劾之正統中詔農桑衣食本源布政按察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戶部
 及巡按御史嚴督州縣官及時勸課民毋有所惰荒
 有棄田不治者移所在田少丁多民往種之交阨之
 役命侍郎素行湖廣督軍饒 上謂尚書原吉曰朕
 昨思湖廣去歲旱民艱食征南餉廣東西近地非乏
 也其止素毋行新安縣知縣陶銘言邑在山谷本瘠
 土薄收今歲民艱食採拾不自給獨山驛有儲糧欲
 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
 請伏專擅之罪 上曰真民牧也勅褒諭景泰中淮
 徐飢歎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碎至都御史王法
 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伺以粥遠者給之米

力能它就食者為裝遣鬻帑者為贖還其家即空廩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歿給棺為叢塚瘞之窮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為盡力所全活數百萬人具疏聞且待罪初民流報至 上干稷輶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飢歿矣飢歿我百姓矣其奈何已得茲奏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飢歿矣成化中敦布政按察二司言往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為民賴也。比及廢弛爾等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倉覈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數仍儘各處在官贖贖金續籍稟備之有不敷聽于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于附近里分倉設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這同官吏實收虛放為侵盜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官于衛所地分置倉亦如之弘治中儲蓄寡而盜繁都御史林俊乞敕省司招民輸贖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為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舍義學義塚各阜俗三善得表門示旌詔施行已定制言州縣所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

儲中程者為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課殿而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義倉獨存于後世自臣觀之莫善于常平莫不善于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詐冒之名多迨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取貧民而許為詭詞貧民必甘與里胥而覲為滅跡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欲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不貸乎將前功之盡棄必貸乎恐給散之不敷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七

古

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寧賣子女其流徙而不肯窺倉廩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致數竭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矣于民有貸而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后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為備凶年穀貴則減價而糴以濟飢願糴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糴者去之而無所追于石在市粟價自平其利常周其本不仆故公私兩便惟常平為然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豐而糴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糴臨之以

廉吏而主其衡糶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善爲之處嚴爲之法使所糶者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侵焉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飢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貸糶本而粟始可得也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五

重而審處之常平立于漢義倉立于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每廢而猶存義倉隨起而即廢至宋于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後世忠出參議湖廣具疏言備負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召里老咨問云在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于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其于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勅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徵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臣于是行所屬府州縣官清勘陂塘責令築濬理其填占而臣巡行阡陌以稽督之兩月之

間漸見脩復自國中素來貴戚內臣往往有莊田已又有皇莊田做宋季公田課租典以中官弘治中戶部郎中周軫言天子藏富于民而皇有莊示天下私不可宜盡賦以與民即不然華管莊內臣責有司課租粟解部進亦爲猶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東官莊管莊內侍欲冒占民訴于朝命戶員外郎官廉偕御史錦衣官同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講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民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爲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迹明核卒以所占田盡歸我同事者頗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官後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五

惠我當之不以累公竟得命長寧伯周或以皇太后弟與真定武彊民爭莊田詔刑部郎彭韶往勘實韶詣田所環視訖歸自劾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慮事以大體爲先我太祖高皇帝立國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有定額已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儘力開墾不起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亦比照前例英宗皇帝不許因廣寧疾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并諱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奈今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以爲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界之臣等親

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若磽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赤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為已浸沿河者流溢不常。鰥薄者樹藝不殖必數畝之地。截長補短彼此乘除。僅得一畝之入。祖宗許開種良為此也。今武疆地方。迫近京師。追賂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賦繁役重。為生已劇。所種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旦夕。未忍逃亡。今若計畝丈量。餘盡豪奪歸之外戚。彼安所復計。臣知其非。外則徒耳。自古立國。皆重京師。為國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疏上下錦衣衛獄。以科道官交章論救而免。其後壽寧侯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乞均其稅于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畝稅銀二分。戶尚書周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連旱。民即退灘地耕之。因稍有收。遇潦輒沒。倘即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畷稅銀三分。而此獨二分。人皆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令賜田比。一切奪之。彼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屢疏得免。後有以

雄縣退灘地畝為東官莊者。上感經奏。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陳請。經一裁以法。皆斂手不敢肆云。嘉靖初。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大猾捏稱湖蕩不耕之地。技近幸勢。要具奏建。皇莊比近民田多。所混賴乞查勘。于是詔給事中言。御史繼祖。戶主事希尹。會撫按查覈。奏報言。自天順成化弘治間。建皇莊。僅止五處。餘皆正德年所增。計為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有奇。伏望皇上永念國本。皇莊田租稅照原例。畝納銀三分。解部類進。皇親功臣。赴關關領。禁中官宦。僕毋得收受。幸甚。于是前弊盡革。吏尚書桂萼言。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以社屯分里甲。猶南方江湖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新至。僑寓其地。頃畝甚狹。社民土著。久居其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廣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于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村分里甲。當定稅時。吏舞文受賂。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重鄉。雖下田不免重則。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因民間所散佃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七 天

作之租定為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歎于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為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輕則之田糧，不肯為重則之里甲均苦。故州縣官欲通行均量，即上下夤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時而已也。惟陛下召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絜矩之利遍于天下。時唐冢宰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甚痛。賦有定額，歲有常征。江西有等巨室，置田產過冊時，里書飛麗之見，在人戶名為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名為水。寄有花分于戶，不若戶眼者，有留賣戶，不遇割及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准無收有。總無撤名為懸掛，後因者有暗襲京官，方而進士舉人，脚色捏作寄莊者在冊為紙上之桑，在戶皆空中。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戶部 五

安定成俗而云均田，田未易得均也。今可議者，惟江南田賦等則既多，而里胥飛灑之弊繁。江北豪力之家，田不輸糧，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富愈不均。宜權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額稅為率，田廣狹不均者，各丈量而均一之。其北方土曠收薄，南方江湖砂磧山岡易旱之田，做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二百畝，下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折，亦不為過。餘屨畝丈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為疑，不知田之制賦視穀入多寡為差，非可以額拘也。宣德中，因知府况鐘奏減蘇州官田糧額，因未嘗以舊制為拘矣。昔在聖王仁政之行，必均貧富，惟分井授田之為急。後世乃有均田限田之法，今既皆不可復，惟均其田賦，俾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之，毋使富民重貽貧者之累，而猶口不可則必富者蠶食養貧者，推肌滙體相推于逃亡，從而後以為得與當是時，安福通縣糧四萬三百一十石，而虛糧乃至七十石有奇。民困甚，鄒文莊守益大患之，言于朝，呈于撫，按列訴于藩臬，郡縣請丈量，而豪有力者故眾，阻其事，府推官危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為丈量法莫善于鄉有其人，莫不善于吏與其事。今鄉有

人焉可矣

卷終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三十一

八編類纂卷三十八
由史編

戶曹類

賦役書下

萬曆初 皇上用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
賦且諭言所為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
也於是府州縣無敢不舉行丈量法者撫按官嚴督
核課殿最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因自效而
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算而賦以大均雖欺
弊時有繁費時有而一時虛糧貽累之病不致大折
閱如異時矣成化中陝西荆襄唐鄧間川谷綿千里
饑流通聚者無慮百萬人綿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
見之以為不早輯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
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
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顛越死者甚衆祭酒周
洪謨憫之著流民說以為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
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秦州之民流聚
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特以寧謐誠令諸
流民於附近州縣聽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
吏編里甲寬錄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

逐焉成化中流民復集右都御史李賓授洪謨說具
疏上 詔右副都御史原傑蒞其事傑馳請鎮偏歷
諸郡縣深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 上德意父
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爲編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
南三省藩臬官簡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
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
割竹山鄖津地置竹溪鄖西縣割漢中洵陽地置白
河縣陞西安之商縣爲州而析爲商陽山陽鄖唐縣
南陽汝州之地而析爲桐柏南召尹陽皆流寓上著
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統鄖縣竹山竹溪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戶部

聞之爲罷市流涕祠祀焉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
漸海沮洳歲霖雨輒泛溢爲患嘉靖中給事中秦釐
言畿輔之地北抵涿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
少然水土深厚地沃饒可田乞選江浙士爲之長吏
使訪募江南田作隨其地高下以耕或鑿渠畜水或
築堤環田畢力樹藝其中仍做古孝弟力田之科有
能以千夫耕者即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即
以爲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即
三數年後穡事登盈京輔克實必且有萬倉之積矣
王畿足而天下從可足也詹事霍韜亦言自真定至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戶部

鄖西上澤房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鄖陽衛其中
畫既定乃疏言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之彙好德
也彙劉千斤脇從之倫豈必皆盜設其時建置州縣
簡賢能以撫字之庸鉅有今日哉撫幾不輯幾成大
變今誠建官設師以撫綏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
佩犢帶牛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反
側蒼生安枕於田畝策莫良於此因薦知鄖州吳遠
爲鄖陽知府諸州縣舉選才以克且舉御史吳道宏
以自代上悉報如章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三省八
郡民進傑右都御史尋陞南本兵未上卒漢南新民

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履
以爲害能任選守令勸民農開導溝洫旱灌潦泄所
收自倍沿溝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畿輔
荒瘠之地使爲富饒且使戎馬百萬卒然而至有限
阻而不得決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固守國之道也皆
須後未行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于民心莽爲苛虐
黎庶思德並起而禱之蓋其感也光武明章之世遵
前度不改至靈帝好蓄私藏歛天下田畝十錢以修
官名修官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進行錢調
廣民困獻少費多漢遂以亡晉既平吳制戶調戶不

男課田者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
邊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
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義錢人二十八文蓋合漢田
賦口筭而一之而時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
男半之故行也及晉東渡百姓從而南者並謂僑人
散居無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卑濕無益藏
獨諸蠻陬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財物以俾國用後
軍將軍應詹言一夫不耕人受其飢而軍興已來饑
餉轉清朝廷宗廟百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
不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今不為開立美利而望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戶部 四

國給人足何可得也今江西良田曠廢日久正宜備
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故事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
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
輸稅三斛惟蠲其身役于賦法益遠宋仍晉誅而元
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武急徵歛患郡縣遲緩
遣臺使督之操切苛迫尺布百錢之逋徵倍徙不啻
民不堪命蓋殫瘁耗矣元魏之初亦用戶調一夫
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人貧富為三等九品之制賦
依田為賦太和之治始一準古班祿之制賦百官粟
帛焉周文帝始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

掌賦均之政令司役主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
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為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
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丁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
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于
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道一人
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廢疾非人
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凶札無力征蓋是時蘇綽為法
依于古然猶重恨之居常歎曰今所為制如張弓非
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為弛之其子感傷父志開
皇中事隋高祖為納言疏請減賦役甚力高祖方躬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戶部 五

節儉勤于治悉從之故百姓雖遇水旱而戶口歲增
其後以江表混一益寬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
滿請更置上大驚曰朕薄賦于人又經大賞何得然
對曰歲用計出納常相當而稍存其贏出者不多納
者不少以故饒上大悅下詔言既富而後廉耻可興
率藏于民無藏府庫焉唐宗著令民始生為黃四歲
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里立手實法歲
終具民生成與地澗狹之數為鄉帳上之縣縣上之
州州上之戶部又為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
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為九等定戶以仲年造籍

以季年辰戌籍成上計部而留其貳于州縣其賦役之法有三曰租曰調曰庸古者公田籍而不稅私田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而事難坊檢制丁男一人授口分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限其土之產歲輸絹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地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言據丁戶所樹藝調而取之也中歲定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謂之庸言人出絹而當庸直也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水旱蟲蝗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入編類纂 卷三十八 六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欵獲早晚地險易遠近為差同輸者收先遠民皆令民自擊量庸調輸以八月上供以九月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并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大府以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儉約于上減乘輿服御放官女加意于窮民又蓄兵以府衛故兵其設而不費設官有常負故官不濫而易祿開元初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過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

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徭其五丁免一十丁免二以侍養孝者蠲其徭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給蠲符蠲之蠲符至注免時海內富實天子心騷于逸樂錢穀之臣楊慎矜宇文融王鉉等爭廢制結主恩矣當是時租庸調歲額外進錢百億萬緡貯瓊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諸所蓄儲遺大盜積肅宗即位至籍江淮富商嘗以給費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鬻官勲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猶不給也大曆中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以為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入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七方苗青而徵通號青苗錢後增乃至倍實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終為富實乃籍八年租調之違負者畢徵而擇豪敢吏為縣令均之民不問逋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盜賊大起其時理人吏獨元結為弘寬當是時回紇助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酬練帛百餘萬後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鎮擅地日治兵結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留意浮屠言焚幣玉度支稟賜僧巫歲鉅萬計其蕃夷貢獻未報若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歲數千百益財庫竭矣德

宗即位相楊炎為上言財賦國家大本前世多宰相掌其柄備或乃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出入請出歸有司上即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調法以戶田丁產為宗及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目橫出迫趣取辦無復常準富人多丁者為宦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瘁率逃徙為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稅法以其一制先度國家百役萬用上供留州之數而賦于人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籍人無丁中以富貧為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入籍類纂 卷三十一 八

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稅毋得過十一月鰥寡孤獨不自給者免天下之民不土著而地斷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徭名目畢省而皆總于兩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便會朱滔王武俊田悅以兩河叛而用益不給于是借富商錢增兩稅錢諸道關津各置吏閭商錢緡稅二千竹木茶漆十稅一趙贊復請稅屋間架筭商除陌而民益愁怨于是涇原兵反而天子出居奉天其後奉天之圍解諸道貢獻之物稍集上困圍城中又苦財不給重積財于行宮廡榭瓊林大盈庫為內藏

學士贊見之大驚時上方倚信贊亟去其榜其後天子益憂乏財謂相李泌言往歲諸道貢獻錢五十萬緡今歲僅三十萬緡用不足奈何泌欲廣帝意開其邪即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請歲供官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他宣索必有瀆獨降勅折稅毋使姦吏得因緣為奸上從之然數有宣索勅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已方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為準諸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千兩稅于為賦已重尋以軍興費加征二百勅事畢停止已竟不罷初定稅時計緡錢為算而納稅配緡緡計錢為佑納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又給本價為虛佑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剝徵故賦名不增于舊而民困又初定稅時勅兩稅外加斂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異賦民獨陽避徵文科役則廣其課而狹償其庸命曰召顧科配則精其入而蠲計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復倍是時分天下兩稅為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而方鎮藉上供送使之名取民無限度相裴垍請諸道節度觀察所在留州送使錢六

入籍類纂 卷三十一 九

以公估準物貨其捨公估計私直規以自潤者禁使
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取于所屬州而送
使之費頓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宋興歲賦
之則約有五一日公田之賦謂官田屯田管田賦民
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民所自占田輸賦粟
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謂
牛革蠶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丁口
之賦計丁率為賦諸皆輸之府州縣有常處而移此
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歲入有常
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當令轉折以代匱曰折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十

變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
其贏為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
至務去民疾苦諸無名苛細之歛畢革水旱徭役即
蠲除倚閣無虛歲倚閣者凶歲閣不征需後復遇
凶歲輒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一者有十五而稅
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為姦太
祖詔許民闢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為
額懲五代重斂之弊而選官涖京畿倉及諸諸道受
租謂有培克為增羨者輒抵罪甚者棄市自唐末兵
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贖取于民無限度至是轉運關

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糧
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景德中廣
南西路轉運使言廉橫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
請檢括定租上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奈何困
之乎亟命停罷先是縣吏以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
折主戶為客戶登籍冒賞者詔禁切之雍熙初詔諸
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若年老廢疾者皆免天聖初命
有司取景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于是
祥符齋醮宴賜諸官觀之奉成省仁宗又清心省事
以幸天下而元昊竊發邊以無備廣募兵以應卒而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七

調繁三司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度僅
充今期月之用三分三在軍一在冗食今畜儲枵然
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于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盜
賊之急計將安出乞下有司議于是議省冗費減皇
后及宗婦郊祠賜予之半而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
上俸給以助興惟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
近臣亦各請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也及西事解三
司使王堯臣言臣謹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
前乘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益增以再倍而元昊
稱臣西事幸解宜急汰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且

屈于是下詔責邊臣及轉運司趣條議蠲除及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若并省官屬事矣然所減無幾加以宗子蕃衍克仍官邸官吏冗積溢于位而財賦益不贍神宗即位思積弊欲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種上不許曰諸殿闌檻故弊用覆之何為儀鸞司缺種請命河東料毛造之上曰牛羊同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欲遠取勤民為平每太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為民病也當是時吏員猥多州郡有待闕官月料之費置官觀差遣以處異議有官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疎補外有宗子口

天編類纂 卷三十一 戶部 十一

券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役駢起費又以鉅億計于是經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而國以遂億矣蓋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嘗新法爭役法謹然即尋常間失得以相較而不皆適于本于是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行愈悖拂不孫于理也宋役法因前代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以耆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克後隨時視其戶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為九等著籍上四等

輪以次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庫藏輦官物有折耗賠償往往用破家又時平姦生命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役衙前里正戶長之役而齊民獨困急于錄乃偽為券售田勢家稱庄佃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弛即多樹桑一株畜牛一頭餘二歲糧數疋帛輒見指目為殷實推當衙前蓋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輪內庫金七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日還神宗廉得大傷之議變法于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致民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為用漢世宰相

天編類纂 卷三十八 戶部 十三

之子然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憚差役之苦不盡出于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為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資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顧克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丁單丁女戶等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取足用顧直而頗寬其數增一二分為水旱缺乏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顧役而民輸錢訖即弛然退自力于為生而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奸一無所得施便方罷遣衙前時開封府縣士

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直
廣敷民錢爲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科率爲寬利
錢而民始告病又官自顧募則官病招顧無上戶類
獨得市姦即帑藏網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
市易均輸兵興費並起畢賦民艱得錢則最病此
兼其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病也青苗未散而
已歛方田山稅等具號名田賦支移之實令民以所
占地里而輸錢已反覆紐折至數倍于初而費猶不
給也于是內侍楊戩主後苑爲上言汝州地可爲稻
田者置務掌之租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西

行于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
大河方諸民田步畝稍溢于初券者輒名公田令輸
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
焉皆內侍主之名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
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即正稅倚閣不復能畢輸
矣已又創增鎮柵市易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餘場
尚書左丞宇文粹中爲上言近歲南代蠻獠北贖幽
燕關陝綿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
賦歛之歲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于民故陝右上
戶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棄產而入川蜀河北寇

帶衣被天下而蠶織休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
穀麥未登已聞俵糶歲賦已納復理欠速罷應奉而
求珍奇民積欠一路至數十萬祖宗時上供四百萬
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
百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
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督辦科額而繁富路分一
歲所入已倍于上額耗妄百出而不給于用也是時
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朝廷戶部爲三其措置衰歛
與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
詔下諸應奉非泛科額並罷而二帝竟此矣宋南高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十五

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難厄久慮民隱稍深嚴
守令違詔科率之禁下詔曰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
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緣軍須措歛無藝極朕甚悼
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而漫不加省朕
將何賴焉其察所屬爲侵漁者按劾聞統制張俊乞
賜賜田及所置私產租上許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
息川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
與編戶等益欲寬民力以厚下也今俊得免即
當均其稅于齊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
止俊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何以拒之上以示俊曰

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其後秦檜用而貪猾密
 諭諸路暗增民利十七八為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
 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于是命其黨曹泳責荆南已
 蠲口賦二十萬緡甚急民以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
 書言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清計合收窠名目有丁
 鹽坊場課利地租絲租紵錢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
 餘緡至其支發有大軍糴本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
 等錢及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
 有見任寄居官請俸及官兵經行批券請給與州郡
 非泛者索無虛日是使為令者惴惴惟征歛是急朝

不恤民其
 下恤康令
 而功不全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 七
 不謀夕亦何暇為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也
 今銓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
 迫被罪而避之耳願加意節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
 中孝宗受禪歲滿積欠以蘇疲民秘書監楊萬里言
 民輸粟于官謂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
 帛于官謂歲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
 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
 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輸免役一錢今額歲
 增無紀極矣既一倍其粟又幾倍其帛又數倍其錢
 况月椿版帳又幾倍于祖宗之舊幾倍于漢唐之制

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
 欽始欲薄賦欲當自節用始又臣僚言陛下登大寶
 而來蠲賦之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輒已先期督小民
 急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闕者攬戶之
 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而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
 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為文意豈慮是乎
 今宜做漢故事先期示使民沾隱恤之實惠監察御
 史陳永魯言今常賦為額已重近乃預借一歲至再
 歲三歲其乃至五六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永業
 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今宜併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八 七

省州郡俾縣令得專達究心于撫字法藝祖出京朝
 官為令之典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為三公之意激
 其氣然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庶可裁其
 橫斂而民瘼有瘳也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度
 其時里正一歲之役長短相覆無慮費三十萬乃自
 實其費為三等定著役之差次于籍眾割公田之以
 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
 降則告于眾而進退之歲三月眾畢會挈豕醢酒舊
 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而役以太平名之日義役
 約初成上其書于府願為有司所持灌任以為必可

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役之訟不抵于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希上其事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慕侍郎適時為令愧之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敷天下之丁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洪武三年詔戶部籍天下戶口以置戶帖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為帖已著之籍編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覈焉歲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人為長餘百戶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六

為十甲甲十人名全圖其不能十人或四五或六七人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為總圖錄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于百一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疇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將定式給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比查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亭產田塘山地易者過割其糧稅其耕年坊里長消乏者于百十戶內遞丁糧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疇零而官吏里甲敢有團局造冊料款

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阻故抑不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科其庵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其土官邊遠里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于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算訖類編填圖署銜名上之省司省官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違誤檢暴蠹泚益慎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有儒有校尉有力士弓舖兵匠有廚役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九

裁縫馬船之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著籍而人戶以籍為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為現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田皆謂官田蓋做古公官田准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田有一沒再沒至三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做古口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為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

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桑植者農而蠶事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折色以米斷而穀至秋始成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冊丁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以上許一子侍養免雜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志迨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為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入各以其地產為其後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萬石輸京師食百官京衛軍而淮為重鎮漕粟淮給淮軍而宗室分封日蕃衍無限制于是本色起漕米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銀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司徒郎曹典曰解京百兩耗萬戶部類送則耗銀全作正支內庫諸親王府有祿收受則耗銀不入公文不可得指矣米各將軍府俸有將米各省三司俸府州縣官吏俸

及學官弟子負膳畢具賦其中戶工部所派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為奸而版實戶為糧長者永克無易勢能為細民重輕得陽浮科而飲之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轉展為貿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國稅為淫浪事覺至買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償而隕身滅世也于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甲為差次務從公僉克諸糧目視部所下京版派單若諸當輸納者釐十則如日派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弄者皆曉然于賦役派弄之日即宿姦巨猾莫之能欺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都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王師者十餘年上憤其久不下民困于苛暴而更為守死無為也籍諸諸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租入簿為定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通稅至二十餘萬計部券上一上惻然蠲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舊一賦科十升五升至四升四升者

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定三斗五升。餘如舊。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以上定減額。二十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定減額二斗。其八十萬。當是時。蘇州逋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閱籍大賊。召父老問故。與知府况鍾。曲筭。疏減者八十餘萬。大患在勢豪。于是創為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為式。下之民。令將于水次立倉團收。曰便民倉。徵焉。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以待檢比。運期酌所允。遠近為支。檢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為親。蓋其當。于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飢。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戶。為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錄也。本后丁庸。朱承符人。棟稻衙前而名。又五歲而克里長甲。首做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即以其明歲為經催。已因用為糧長。皆起于役。于田賦不相及。里長甲首。本令以督辦貢賦。追攝公務而止。而均徭至重者。若庫子。若倉戶。亦獨以看守庫藏。嚴倉。非使有與也。其後乃頗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其均徭約十歲中。各色雜目。宜均之民者。編第之。或力或銀。各從所便。為共。曰均徭。意主于便民。以為里甲。錢入官。則單細戶。可弛然。臥無承直之擾。均徭。顧役行。而民亦泰然。衣食租稅。無苦也。而洪武中。令下言。凡祇應。禁于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戶。俱于市民。食。克。豈非以富有糧者。祇應官。即易為侵漁。故重為之禁。與。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聚人戶。則宜更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徵一法。一條。難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五

史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它七郡獨虞蘇松常最甚者蘇夫蘇清餉常天下半年即不給當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然猶伯季耳季祇僅至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蘇何既而曰版籍糧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同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丈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于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遞減耗米派輕齋折除之以陰見輕輕不能益者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母人為子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毋得仍十年之舊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曰徵一法于是諸郡糧雖不得滿而得均方法之行豪右梗其議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為百貧家減千石矣固當為國遠慮不可易也綱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網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上貢

願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縣官自支撥蓋輸甲則通年十甲克一之歲條役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克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勢不得復取贏于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臥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為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用者又均徭之法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減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糧多則其年派數皆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以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為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令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于一縣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章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為募人工資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支委之吏

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誅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夕苦查盤，吏有身役，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于舊，有募克親克，親克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便盜也。今募吏克，歲加脚費，折耗責之，勢不敢自盜，年終無滯爛之憂，又甚便，諸運運夫馬，俱官吏支應，勢不得多取，即用之不敢濫，其大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各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法本江西按察使蔡克廉所首倡，而諸上議具出，王參政宇沐戶部尚書韓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六

文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運若絹匹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入往往不及額，國家官禁邊防，經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內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也。嘉靖中耗弊滋甚，會上命翰林開局集官續纂脩大明會典詹事霍韜廣上意見疏言，臣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奇，是宇內額

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臣查天下額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然則冊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廢於寇賊則欺隱于猾民，不然亦冊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由洪武迄弘治開厯歷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已強半，更十百年減失又當何如？伏望敕行戶部考洪武初年額田原數，查弘治十五年失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五

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館稽纂，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餘，口六千五百四十四萬餘。時前脫職象戶口凋殘，其寡且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百十六萬矣。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入十七萬有奇，由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已倍八十。臣考

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
 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由一萬石增而八
 十七萬石額田則由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
 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知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
 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
 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員由
 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由二百增而千七百八倍矣
 夫額田賦入則田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
 由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而前之大畧弘治後未
 稽也再按天下文職洪武初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元 五

冗員日多職數日紊數亦難稽臣考前古若光武中
 興暨前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四百州縣官止七十
 五百餘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十八
 百餘員額數極多者也我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
 萬矣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
 時者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于
 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治定也再世有五人
 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有五人焉則四十金之
 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祭不立墮
 矣乎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

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儲守
 家之大也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然且必弊奈之何耗財者年積歲冗不知
 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
 千金之後已落為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
 也幾何而不窮乎永樂初湖廣夏稅至期後戶尚書
 郁新請索州縣官稽緩罪治之 文皇帝不許曰賦
 入令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地利有遠近何
 可槩必也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其情思有以
 利之苟罪其官必急責于民吾民殘矣其勿問洪熙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元 五

初 昭皇帝諭工部言古上貢隨地產不強其所無
 比年丹漆石青之類禁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
 幣轉賈價騰躍百倍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
 何痛也自今于出產地計直市毋槩派毒吾民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三十九

實用編

六曹類

戶曹

太祖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為管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管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旱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所管田積穀獨充仞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惟不如令者罰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時空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穫多寡立為勸懲吳元年冬祀園丘世子從上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一嘗知吾農民之勞苦祇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粗衣糲飯其以供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有節使不至于饑寒也比登大寶洪武元年即詔遺

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在浙西覈田並經理以實開姓妄有增損為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後稷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簪非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為常是歲五月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日暑而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為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若辛若是為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徒步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山川壇躬禱設藁席露坐晝暴於日夜臥于地。皇太子捧楹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壘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溺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許空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

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若大誥言古田井於官驗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隣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 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為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于附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為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中劉九皋言古狹鄉民遷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也河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 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科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

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闕田仍為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為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營王塋所享堂周垣 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二尺分植之五尺間為壟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請戍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四

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脩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堰可蓄畜備旱熯宜洩防霖潦者各因地循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 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為里春秋耕獲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情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情不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榛莽之地在在禾麻游散之民人人錢鏹每月旦 召 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行至今讀嘉瓜一贊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句而情

見乎詞矣。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即下養老墾田，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恢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焉。文皇帝入繼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送至萬頭，每頭酌以絹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嘗謂戶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蚤遣人督勸毋忽。首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令軍夏各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三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保待援兵使寇至無所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種耕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番夷入貢方物，請用民力接運。上曰：爲軍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憂形于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詔申

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僞僧者，并其父兄發一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胝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殉。文皇帝三犁虜庭，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具。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啟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慎用民力而時可令農隙修築，嘗赴召過鄒縣，道逢饑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蓋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責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動念石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饑且歎，尚及徵租耶？連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勸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嚴實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給事中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上嘗促詔賑淮徐山東饑，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如此伏覩。寶錄所載云：上嗣位，每曰爲人君止於仁，故弘施濟，澤詢民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爲務，在

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 廟號曰仁允矣哉 章皇帝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貴有實心耳誠體 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趨稼不待勸率斯益識禮之意矣已因春雨頻降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桑棗今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栽致民無所資 上曰古宅不毛者罰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七

里布 祖宗養民意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巡視督謁 陵道中憫乘來者為賜鈔因御製耕夫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擇賢守令因出 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雨則有詩織婦則有詩幽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便殿資儆勵又令北直隸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蓋嘗及覆 章皇帝愛養懿政而深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祇奉 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 英廟冲齡嗣

位臨以 太皇太后猶襲餘麻無忘民瘼楊士奇等上言 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官廉幹者在督有司平糶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却用以殿最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八

有司得 旨令亟行之景泰間商學士輅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京勛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參等官占為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由成迄弘蓄積寡而盜寢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括銀金羅粟及勸借里戶以防旱澇已又招民輸粟請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做宋李公田租課與以中官所侵奪降近民家業甚橫賴 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斂手不敢肆云當弘治初 上允戶尚書請令禮部籍儀注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令終私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彰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井豪右碾磨之侵據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潘吳滋白茅港以泄積水 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虛耗之後 御宇二十年前軫念民尤切允給事中底

蘊言改皇莊為官田。禁諸勳戚家不許朦朧陳乞。又下詔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衙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為水衝沙塞江海。墾於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宜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廉節者。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蠶壇於北郊。十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召翟學士鸞等偕往西苑視收穫。帝御郊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為真我。聖祖常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為粒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於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歛。倉曰恒裕。刻典獻考。睿製農家忙律于殿壁。御為文記之意。念遠矣。十八年。還自顯陵途中。為賦麥浪詩。十九年。禱雨宮中有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為賦詩志喜。萬曆初。九輔臣議清丈均天下田。言下言所為均賦者。用蘇民困。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恩意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丈量法者。撫按官督課嚴核。其清強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筭。而賦均異時。虛糧

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九

貽累之弊盡汰。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大象災旱。朕為黎庶所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駕。擇四月十七日。昧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於幄次。諭輔臣等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為民害于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浹旬乃大雨。是舉也。我皇上齋心露禱。布袍蔬食。親郊額。帝自宮殿至壇。壇往返幾二十里。暑無俸色。而陸降灌獻。彷彿上帝進臨其前。且停內操。減織造。蠲租稅。叙直言。清刑獄。召見大臣。責成守令。敬天勤民。真切懇至。蓋死然。高皇帝憂旱。芳規矣。已因中州大饑。特出內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賑。而慈聖宮中。宮各為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外莫不歌舞。皇仁乃傾。若征繕日。煩繭絲遍天下。西苑鞠為茂草。省耕省歛。亭更為臺榭。恒裕倉廢。而東裕庫獨盈。老成之公。徹蹇諤之庶尹。見謂前代叔季。景象備見。于今。然憂亂而久未亂者。徒以大租之樹德。既深。流光甚遠。皇上初政。在人心未忘。而今農稼於野。旅傷於途。未病而本未推。是以揭竿之風。旋煽旋撲。額未足恃也。勝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

人編類纂

卷三十九

十

虞集議以為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為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定其等為之強啡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能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歸議中格後竟以海運不繼亟為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 本朝海運既廢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七

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倉庾無二十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三輔顧多曠土海濶率成沮洳在在可耕可墾嘉靖中給事中秦齋詹事霍韜皆扼腕言之邇年御史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最艱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為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濇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水與田平一引即至具可蔬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庄平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

馬泉鎮國在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瀆疏渠皆爾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錢廠湧珠河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遷安非徐流管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入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接夾河皆可田盧龍蕪河管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西臺頭管河流亦自蕪河管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七

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河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為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樓

慶高丹心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溢之虞疏上竟滹沱議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何數衝淤議及東省水利以爲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沭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漕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漕不修之故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謂三吳古稱陸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非陸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澇昔人既於下流之地疏其塘浦導諸湖之水由非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滂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剛隴諸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澱山等處一帶

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濟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閘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閘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滯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滂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潘鳳梧言嘉湖水利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閘人憚於增外僅爲修內故水益濶易衝而湖州多淹崇禎之土高其港常窄人憚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四

開外日爲填出故水益窄易濶而崇禎多乾此其言蓋與光洵互相發云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噴顧以全河建甌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鉅鹿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非諸州水所積處與堰六百里置二閘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至於今皆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李冰爲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

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腴壤河至如今之鹵莽而獲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谷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嚮導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饒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為言曠也謂曠曠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善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數徙民就業寬鄉移人通財以繕蒸黎猶彷彿乎井授遺意而嗣後未有踵行之者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五

原額今且不啻損十之五即雖參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於催科曾未聞有以撫流移闢草萊上功幕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浚溝洫導利於非常之原乎昔有為行經界寓地綱之議者以為狄騎利在平曠易為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為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濟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虜即可依此為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堙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

存畝澮而東虜竟以辨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胡馬不能來故稱安寧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為豪家猾吏所排沮先臣吳世忠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為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為豪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勺水可資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為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六

所賴也通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為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勅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陂塘渠堰為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重農考周禮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至而耜之又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今刊楊木而火之冬至剝陰木而水之注云刊剝謂斫去次地之皮剛斲謂除水也詩曰載芟

載柞其耕澤 蓋謂芟除木而後可耕也大凡開荒必趁雨後又要調停犁道淺深宜細淺則有盡草根深則不至塞塹麓則貪生費力細則貪熟少功惟得中則可今漢河淮頽土率多創開荒地當年多種麻等種有痛收至盈溢倉箱速富者如舊稻騰內開耕畢便撒稻種直至成熟不須薅拔緣新開地內草根既死無荒可生若諸色種子年年揀淨別無稗莠數年之間可無荒蕪所收常倍於熟田蓋曠開既久地力有餘苗稼豐茂子粒蕃息也諺云坐賈行商不如開荒言其獲利多也上古聖人制耒耜以教耕耨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七

三代以上皆耦耕謂兩人合二耜而耕之詩曰亦服爾耕十維耦者此也春秋之時石稷之裔叔孫均始作牛耕至漢趙過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則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今易耒耜而為犁不問地之堅強輕弱莫不任使欲淺欲深求之犁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犁稍稍一而已然則犁之為器豈不簡易而利用哉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場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此其畧也齊民要術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墮土轍平磨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耨天有小雨復耕和

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蘭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蘭之上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此所以而地而利之也農書云早田獲刈後畢隨即耕治曬暴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而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其所收又足以助歲計晚田宜待春乃耕為其糞結堅韌必待其朽腐易為牛力也北方農俗所傳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曠旱田陸地一犁必用兩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執之量牛強弱耕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七

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闊狹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非地勢之異宜也凡人家營田皆當量力寧可少好不可多惡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言力不及而貪貪多務得未免苟簡之敝莊子曰音子為禾耕而雨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此言苟簡之害也凡治田之法犁耕既畢則有耙勞耙有渠疏之義勞有益磨之功今人呼耙曰渠疏勞曰益磨皆因其用以名之所以散撥去芟平土壤也桓寬益鐵論曰茂木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開

無美苗。肥勞之功不至，而望禾稼之秀茂實粟難矣。韓氏直說云：古農法，犁一耨六。今人只知犁深為功，不知耨熟為全功。耨功不到，土麓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生根在麓土根上，不相著，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然諸病，肥功到，土細而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著，自然耐旱不生諸病。春耕隨手勞，秋耕待白背勞。蓋春多風，不即勞，則致地虛。秋田濕，速勞恐致地硬。又曰：耕欲廉，勞欲再。凡已耕，肥欲受種之地，非勞不可。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切見世人耕了，仰著土塊，並待孟春，蓋若冬之冰雪連夏，亢陽徒道，秋耕不堪下種也。然肥勞之功，非但施於納種之前，亦有用於種苗之後者。齊民要術曰：穀田既出，壟每一遇雨，白背時，蓋以鐵齒，編鑿縱橫，肥而勞之。肥法，令人坐上，數以手斷其草，草塞齒，則傷苗。如此冷地，熟軟易鋤，省力。此用於種苗之後也。南方水田，轉畢則肥，肥畢即抄，故不用勞。其耕種陸地者，犁而耗之，欲其土細，再犁再肥，後用勞，乃無遺功也。非方又有所謂捷者，與勞相類。齊民要術云：春種欲深，宜重捷。春風冷，生遲，不更捷，則根虛，難生，穀必難。雖生夏氣熱，而速曳捷，遇雨必致堅塔，春澤多者，或亦不須捷。必欲捷者，須待白背濕捷，令地堅硬也。又用

曳打場圖極為平實。今人比下種，捷種後，惟用鈍車碾之，然執捷種者，亦須腰繫輕捷，曳之使壟土覆種稍深也。或耕過田，土性虛浮者，亦宜捷之，打令土實也。今當耕種用之，故附於肥勞之末。然南人未嘗識此，蓋南非習俗不同，故不知用捷之功。至於非方遠近之間，亦有不同。有用肥而不知用勞，有用勞而不知用肥，亦有不知用捷者。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良薄，山澤有異，宜故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大抵耕治水田之法，必先審度形勢，先於最上處，瀦水勿致走失，然後自下旋放旋芸之，不問草之有無，必編以手排漉，務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後已。荆楊厭土塗泥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九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九

兩方收種

農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耘為木杖如拐子，兩手倚之，以用力以趾塌撥泥上草，蕞攤之苗根之下，則泥沃而苗興，亦各從其便也。今創有一器曰耘盪，以代手足，工過數倍。慕文曰：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今小鋤也。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為耨，後生者為耨，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不知耨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鋤後復有耨拔之法，以繼成其鋤之功也。夫狼莠莠雜其稼，出蓋鋤後莖葉漸長，使可分別，非耨不可。其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趣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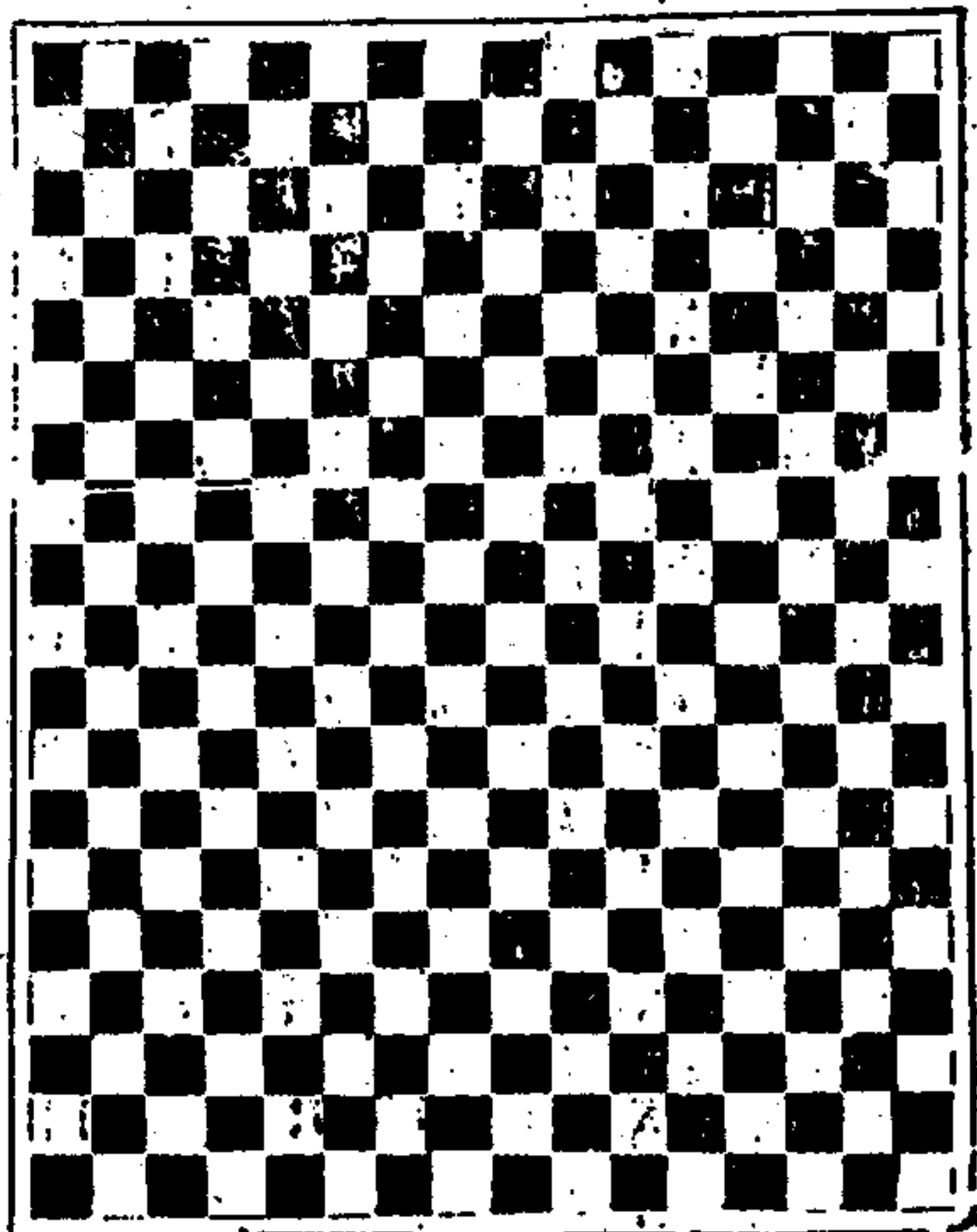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孟酒，通相犒勞，各為鋤社，甚可效也。收麥如救火，若少遲慢，一值災傷，遷延過時，秋苗亦誤。鋤治今北方收多用肝鈔，用麥草鈔麥覆於腰後，籠內籠滿則載而積於場，一日可收十餘畝，較之南方以鎌刈者，其速十倍。種植

區田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按舊說區地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八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均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煩，早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摧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收陸拾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又參考泥勝之書及務本書，謂濕有七年之

旱。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雖山陵傾阪。及田丘城上。皆可為之。其區當於間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為之。不可貪多。夫豐儉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嚮年壬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此法種之。皆免饑饉。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種之法。本為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執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犂。但整鑿墾。又便貧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戶部

五

園田



園田。築土作圍以繞田也。蓋江淮之間。地多蕪澤。或瀕水。不時滄沒。妨於耕種。其有力之家。度視地形。築土作堤。環而不斷。內容頃畝千百。皆為稼地。後值諸將屯戍。因領兵眾。分工起土。亦倣此制。故官民異處。復有圩田。謂疊為圩岸。扞護外水。與此相類。雖有水旱。皆可救禦。凡一熟餘。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贍及隣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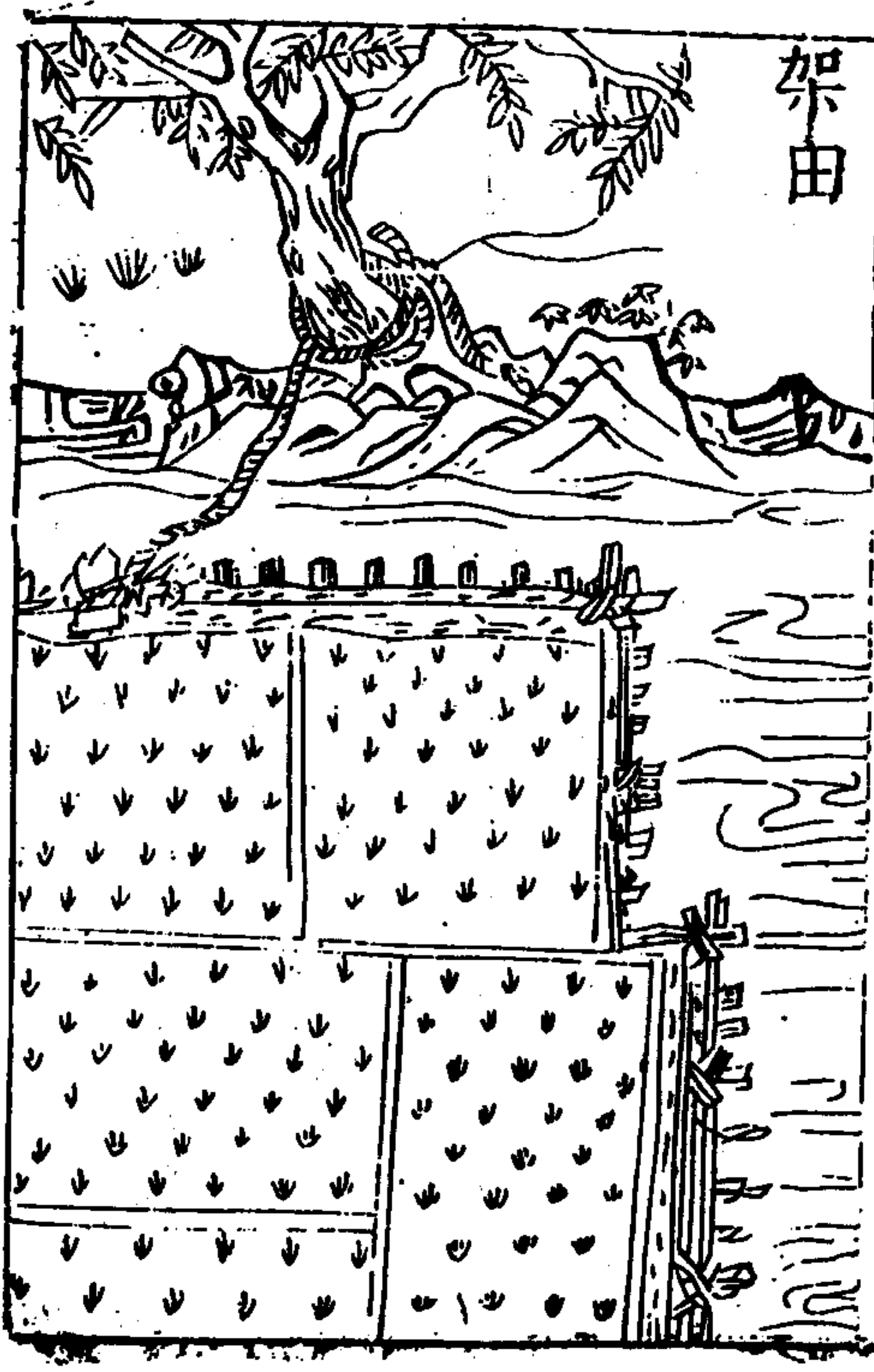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戶部

五

架田



架田架猶茂也亦名葑田葑根也以木縛為田坵浮繫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種藝之其木架田近墮水高下浮泛自不滄浸周禮草所生種之芒種是也芒種有一義鄭玄謂種若今黃穆穀是也一謂待芒種節過乃種今人占候夏至小滿至芒種節則大水已過然後以黃穆穀種之於湖田然則有芒之種與芒種節候二義可並用也黃穆穀自初架田附葑泥而種既無旱暵之災復有速收之效得置田之活法水鄉無地者安效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梯田謂梯山為田也夫山多地少之處除磊石及峭壁例同不毛其餘所在土山下自橫麓上至危巖一體之間栽作重磴即可種藝如土石相半則必疊石相次包土成田又有山勢峻極不可展足播種之際人則偃僕蟻沿而上藉土而種躡坎而耘此山田不等自下登陟俱若梯磴故總名曰梯田上有水源則可種秫杭如止陸種亦宜粟麥蓋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佃猶勝不稼其人力所至雨露所養不無少獲然力田至此未免難食又復租稅隨之良可憫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塗田書云淮海惟揚田厥土惟塗泥夫抵水種皆須
塗泥然瀕海之地復有此等田法其潮水所淹沙泥
積於島嶼或墊弱盤曲其頃畝多少不等上有鹹草
叢生候有潮來漸惹塗泥初種水稗斥鹵既盡可為
稼田所謂瀉斥鹵兮生稻糧盈邊海岸築壁或樹立
藉楸以抵潮汎田邊開溝以注雨潦旱則灌溉謂之
甜水溝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倍民多以為永業又
塗田淤田各因潮漲而成以地法觀之雖若不同夫
收債之利則無異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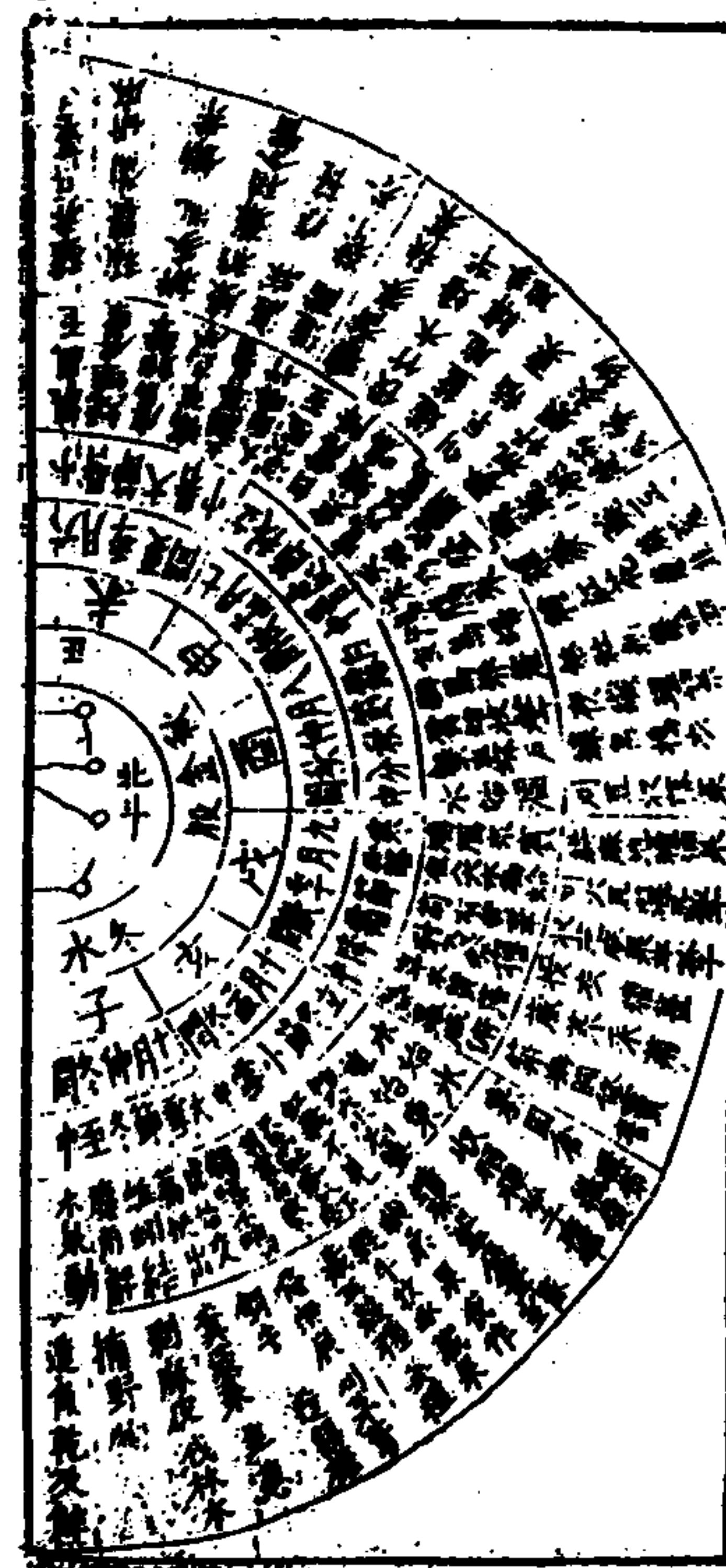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也或濱大江或峙中洲
四圍蘆葦駢密以護堤岸其地常潤澤可保豐熟昔
為墾埂可種稻秫間為聚落可藝桑麻或中貫湖溝
旱則平溉或傍繞大港澇則洩水所以無水旱之憂
故勝他田也舊所謂塌江之田廢復不常故畝無常
數稅無定額正謂此也宋乾道年間近習梁俊彥請
稅沙田以助軍餉既施行矣時相葉顥奏曰沙田者
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于西
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
以為常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
况沙田平其事遂寢時論是之今國家平定江南以
江淮為舊用兵之地最加優恤租稅甚輕至于沙田
聽民耕墾自便今為樂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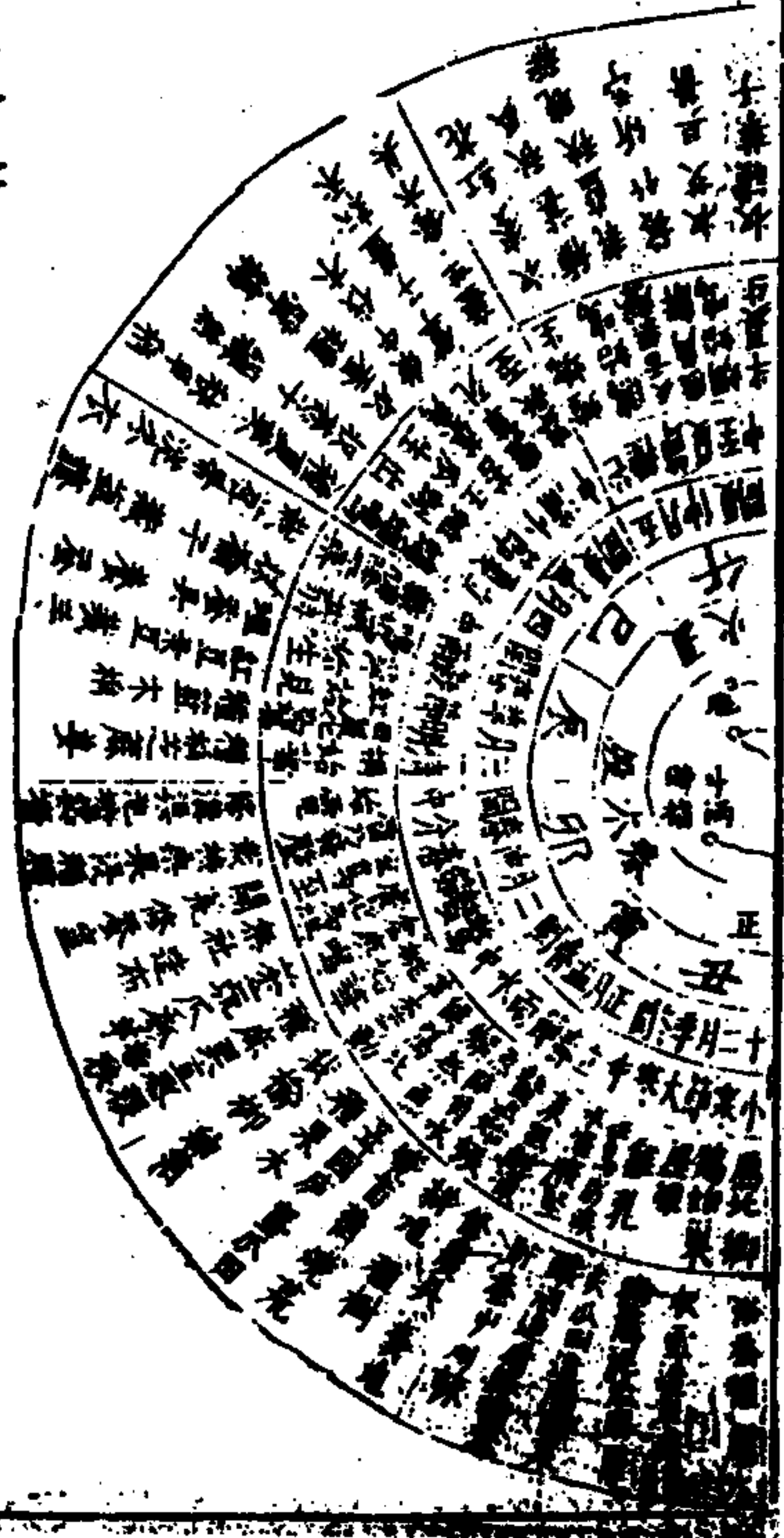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五



授時圖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五

授時圖示民耕桑時候之圖也授時之說始於堯典自古有天文之官重黎以上其詳不可得聞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以南方朱鳥七星之中殷仲春則厥民析而東作之事起矣以東方大火房星之中正仲夏則厥民服而南訖之事興矣以西方虛星之中殷仲秋則厥民夷而西成之事舉矣以北方昴星之中正仲冬則厥民隩而朔易之事定矣然所謂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以為天文器後世言天之家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述其遺制官之度之而作

渾天儀曆家推步無越此器然而未有圖也蓋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如環之循如輪之轉農桑之節以此占之四時各有其務十二月各有其宜篇云萬物因時受氣因氣發生時至氣至生理因之今人雷同以正月為始春四月為始夏不知陰陽有消長氣候有盈縮冒昧以作事其克有成者幸而已矣此圖之作以交立春節為正月交立夏節為四月交立秋節為七月交立冬節為十月農事早晚各疏于每月之下務農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五

王盤曰桑種甚多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樞管桑少樞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葉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為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厥篚檿絲注曰桑此荆魯桑之類空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樞之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積市物物踊騰躡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

八編類纂

卷四一

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羨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今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時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輪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

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實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輪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

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納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

八編類纂

卷四一

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廩與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質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屨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于邛焚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更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人羊為郎始于此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于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

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史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于俗稍驚于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暮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率掌者關中不足乃調附近郡而胡降者皆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戶部 三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戶部 四

永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投膳。解乘輿。出御府。禁藏以贖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苗民多飢。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克剗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于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于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蹶財。役貧轉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贖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裏取銖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繒。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

八編類纂

卷四〇

五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橈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東吳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乘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賈鹽孔。唯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鄆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鑄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鹽官與牢盆。浮食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

八編類纂

卷四〇

五

或湯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
 為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買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
 積貨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國頗被高害貧民無產業
 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庶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詔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
 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輜車買人緡錢皆有老請笑如
 故諸買人未作賈貸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
 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輜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界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僅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
 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于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寬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乎式邑人貧者其
 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寬于
 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
 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
 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其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民不可以為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
 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眾倉府空
 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
 二十萬于河南宗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
 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于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式終長
 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僦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
 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
 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
 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
 泰三年中拜為大農列于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

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天始令吏得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
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
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遣博士褚太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井之徒守
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宜杜周
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
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
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
幣問異異曰令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鷄
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怨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
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辱湯奏異當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
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詔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
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
縱矣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錢
官亦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
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

八編類纂

卷四

九

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于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
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
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
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
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徃即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
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
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
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
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
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
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
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徃徃即郡縣比沒
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
官諸官益新置多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聞難走狗

八編類纂

卷四

十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
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苗
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
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
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朋
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
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
西守自殺于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
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于是誅北地大
守以下而今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十一

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
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于是天子為山東不贖
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
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集令居初置
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
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
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
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
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
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
不幸有急而式願奮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于
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
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
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
貴或殖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乃因孔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十一

僅言船筭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
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
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祭
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皆
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
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僅筭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
故下議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

丞數十人分部王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各
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
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
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
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
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
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
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

八編類纂

卷四一

五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潞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
中太倉其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
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
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
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
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
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
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
率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
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

八編類纂 卷四〇

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
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能各競競所以為治而
稍廢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
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
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于戰國貴詐力而
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
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
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內虞夏之
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鑿名為上幣銅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五

錢識曰牛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
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于是
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
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
自以為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易足
怪焉 漢司馬遷
大夫曰均輸則民齊勞逸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平
準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
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

二〇七

賈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擅市則萬物並收諸物騰躍而商賈伴利自市則吏容奸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利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耶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贍窮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疆暴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五

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疆禦日以不制而兼井之徒奸形成矣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非宇小而非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誰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虫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也古者分地而處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

作之民今縣官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部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為非先帝所開苑囿池籩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稅而已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泉田野闕麻泉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大夫默然視丞相御史文學曰今天下合為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無可為矣然國家衰耗城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六

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什而藉一先帝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已固其墮也鹽鐵又何過乎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糴美惡與民共之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今田雖二十而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力耕疾作而飢寒及及已也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學與小役三十而冠

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
克壯其猷今陛下寬力役之征二十三始賦五十六
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下者治其田里老者
修其塋園則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
矣文學曰十九以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
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以上曰艾老杖於家不從戎
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耆老異饌所以
優耆老而明養老也今五十以上至六十與子孫服
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君三年
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今或僮尸衰
八編類纂 卷四

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
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
亂至治外障山海內典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
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徒
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
領富豪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誅滅殘賊以塞天
下之責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
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而強幸尚有強奪之心
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凌富貴奢侈貧賤
篡弒女工難成而易敗車器難就而易敗常民文杯
八編類纂 卷四

於是遂罷議桓寬詳

東漢光武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程，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召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今均輸之法，與買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晉司冀充豫，荆楊州大水，螟傷稼，詔問王者何以佐百姓度支。尚書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充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外，餘皆決。

歷今飢者盡得河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

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胥吏弄抵壁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房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

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

強欽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馬周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已上，輸兩月俸以贖軍轉帖百官令拜表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使其知而欺奪之乎？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姚璿曰：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如姚璿為識大體者，邪事遂寢。

宇文融為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搆，然後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三
處決時，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明皇，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場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藉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場出為華州刺史。

度支郎中楊釗善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專判度支事。蘇冕論曰：政有恒而易守，事歸本而難失。洎奸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人望怨而

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其用。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慎矜王鉉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贖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流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贖之高下，察民有聚帛者，發徒圍之，藉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嗜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為羣盜。

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滉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劉晏，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三

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其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陷賊賄則淪弃于時。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于名。故吏多貪污。其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遞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

公補奏 卷四十一 五

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糶。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于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取。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與流弊。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劉晏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王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王之。晏

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運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

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備。自江淮至滑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別置巡按。擇能吏王之。不煩州縣而集事。德宗於行宮。庶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爲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

公補奏 卷四十一 五

卒怨望。無復鬪志。上疏諫其略曰。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德宗即命去其榜。

德宗敗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與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爲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雨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權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糶粟麥。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數百里車牛糶。糶

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徒空
文耳恐聖王深居九重皆未之知也德宗命復其家
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大
盈庫然德宗猶數有宣索仍勅諸道勿令宰相知泌
聞之惆悵而不敢言

張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
萬緡收諸州抽買錢三百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
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
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買
錢給用旋盡呈樣染練皆左藏置物延齡徒置別庫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美

虛張名數以惑德宗德宗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
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城西汚濕地
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
牧鹿馬德宗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
德輿上奏以為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
為已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
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
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
羣情眾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
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德宗不從

既得利天
政者益臣

德宗時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值什稅
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又奏稅錢別貯俟有水
旱代民田稅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常以救水旱
也

延陵顏季亨會通較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美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一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其一論兩稅之弊曰舊制租調庸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奸兵興以來遠更舊法以為兩稅但取大曆中一年科索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種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于徭

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為奸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故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曰穀帛者人之所為財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綺績布帛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

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減一增耗損已多望勸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史以增戶加稅關田為課績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幸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條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身股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少為考

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焉減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股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稅限迫促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醇望更詳定徵稅期限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稅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陸贄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為楊子留後憲宗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賊粟如在

異前。吳勾檢簿籍又精於異卒獲其用。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憲宗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官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異自代。以異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三

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衣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依存開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張平叔上言。官自羅鹽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羅。易又乞

府務

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羅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圍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為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羅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羅。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羅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功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宰相處論道之地。難兼。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勣上言。慶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欠。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四

詔悉免之

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別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有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

府長史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帝嘉納之宣宗時右補闕張滂上疏

管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萬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有獨悔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一

五

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賦支計屢空于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矣割剝為

務岐路多端每歲所入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

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以師旅因之以荐饒克逆承隙構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人嘉

豈惟天時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

高頴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國次以富國強兵

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取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

維本於末利而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于經邦正俗典利除害懷濟時之畧韞致理之規者蓋不可多見矣杜佑平

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姚崇宋璟蘇頌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煩重豪猾兼并人迹沒者多浮寄于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于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而宇文融揣摩上旨天子前席而見之不

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是楊崇禮又以善計財帛見幸然廉謹自守與人無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一

六

害故能獲終融久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典功中人主脇權相減為天下笑而王鉞

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為暴橫人反思融矣大凡數于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于天下客

戶倍于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備員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僉人賈害豈天道歟柳芳食後論焉曰天下將敗則

必先生奸人以罄天下之財財猶髓也髓竭人亡財空國敝然古之言利猶出士流若出市井匹夫而愛

惑天子則策彌下禍彌速一疏上百室空矣片紙下

一路哭矣嗟乎悲哉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齟齬之任則奸邪

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

職為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

謗領其職者竊天下之財以為之賄聚貨者所以得

升矣操其奇贏乘上之意集于有司以取倍利制用

者所以得進矣二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

得其寶賂多託買人汙吏處之頗類牧羊而畜豕養

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

張空簿國用日促生人日困楊雄上書言漢武運帝

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于是矣壽昌習

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為能君子所不

忍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私羊天乃雨焉有仲

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不

為之甚慟哉李德裕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

可以迴天機幹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如孝

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為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

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

老而不死縱人世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

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

猶謂之真人况兼有榮祿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

鈇鉞于糞土施桎梏于朽株無害于身矣則大易之

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亾不足信矣晉秦時得金

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于錢神漢

台不慚于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

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置以投葵皆為薄命之

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窮

達壽夭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譽終身不

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興嘆

而已論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後梁時楚

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用度不足重為賦歛每

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相賦而逃王

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管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

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

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富

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

者輸財強者為兵惟貧弱受刑是歲用孔目官周陟

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陂澤之苦首馳騁遐遊雕墻玉食府庫益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歛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荆浩目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典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請見舜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復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 湖南判官高郁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九

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贖軍楚王殷之殷奏於汴荆襄唐鄂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緡續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太祖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唐主以王攻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鈞考窮累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徵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二十八萬減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 秦更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者

非指民刻軍安得羨餘邪晉李嶽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在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太祖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帥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鉅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錢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太宗賜三司錢百萬募吏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十

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賞之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帝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西為右計恕為總計使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

官以領其事，凡涉計度者，三使通議之。恕言：官同參建政令，互出難，以經久帝不聽。陳恕罷，以寇準爲三司使。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焉。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爲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葉文簿漸入編類。卷四十一 戶部 十一

弊上命諮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二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歲券真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二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而已。然必羣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瀾、海或井或曬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地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自茶爲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榷茶之禁尤嚴。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著作佐郎何昂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無

美歸權貨務以償邊羅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於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笑。而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但通商利。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羅。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於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必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人編類集 卷四十一 戶部 十三

請除前令。帝不聽。

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為騷擾。臣輒上言。若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擴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具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結絕了。當今陛下敦崇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

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年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臣愚欲望陛下飭官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支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人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臣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朝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下人編類集 卷四十一 戶部 十四

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自復權鹽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猶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遠言其便。論者猶籍籍。呼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於是舊案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人

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也驗券按數而出蓋他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糶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樞復榷茶鹽初李諤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遽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詔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於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五

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諤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韓琦論安石臨川人曾鞏其所以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權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愷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于朝召為

郡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於是上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王安石言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六

京師砥平衡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其徒初置壯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自幾等此其歲

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爾天下和買細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二十年。但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聞比校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幾旬百姓至授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餘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細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

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頽廢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救支給必降。宜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以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張方平論國計策 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隸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勾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彼不足。指揮有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選。徒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李叅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

寺三監各令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不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取不應。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爲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公共利害。今之三司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爲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爲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則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使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戶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戶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若以此戶部事多官少。難以辦集。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戶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一

幾可理矣。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死。以此言之。事不可不勉也。執政以河朔旱。國用不足。乞兩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哀辭堂。時以爲妄。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歛蘇安石自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柔弘義欺武定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奏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空歸一疏。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二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戶曹

精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錢財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再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卹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饒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斃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投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漢賈誼論積貯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亦生穀之上未盡悉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難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堯禹湯
精在何處
不可不思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戶曹

一

輕微易藏在於地。掘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玉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人編類纂

卷四二

三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歛以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蓰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漢書與全
林說抑之

其言為
其傳述之
與不若

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

人編類纂

卷四二

四

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適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是謂論貴粟
宣帝時。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

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府開內侯
 隋置義倉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
 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
 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
 民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下當社饑民之得
 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
 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
 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覆給散艱阻
 監臨胥吏相與浸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方能
 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

人勸類集 卷四十二 戶部 五
 備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代為法

唐西北數十州多宿重兵地租庸田皆不能贖始用
 和糴之法玄宗時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獻策請行糴
 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
 糴東西幾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所運和自是
 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救河南北租應
 輸合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舊制天下金帛皆
 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
 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
 曰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銀

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
 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
 事者三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
 炎頓首於德宗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
 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
 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
 之蠹教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
 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後可以為政德宗即
 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
 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
 稱之

人勸類集 卷四十二 戶部 六

邊儲不贖由措置失當蓄歛乖宜故也今戍卒不隸
 于守臣守臣不總于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
 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
 之勢不敵然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者彼之號令由將
 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折
 故也此所謂措置失常者也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
 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
 司競為織造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

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此所謂蓄歛乖宜者也舊制關中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長短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蓄用貨泉近歲關輔屢豐公儲委積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宜減價以糴而無米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而運彼所乏益此所餘可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矣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值直又約三百而市司估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每年江淮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太原留七十萬斛而以四十萬斛輸東渭橋今二會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而河陰太原以次運至京師其江淮所停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于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餉直六十九

三司轉運不得支撥以民交糴

萬緡先令戶部以二十萬緡付京兆糴米以補渭橋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六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值直並委轉運使折市錢絹綿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詔行其策邊上唐時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意宗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踵此弊也上喜其直益重之宋真宗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糴糴三年以上不糴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仁宗詔諸州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糴如舊

唐明皇踐祚之初躬履儉德逮乎末年內縱奢樂權臣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為璵璠大盈之庫王鉉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厥後韋臯李兼杜亞劉蕡之徒競為貢奉曲祈恩寵至於裴肅窮買鬻之利以遷廉察嚴殺傾軍府之資以拜刑曹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假貨職掌之者旋復追索經遠之士咸以為非且王者之於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公私徐希常浙東大饑王淮薦朱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九

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糶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疎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欵散歎獨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

九

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二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年民不餓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違者有罰鄭饑而未及麥民病于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十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珍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屨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其為

以何命

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
 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
 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幣去
 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
 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
 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行執事以
 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
 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
 而子之糴 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
 衆莫不知往年有難今又荐饑已失人又失天其殃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戶部 十一 空書

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
 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之廣饑道也不可以廢
 道於天下謂公孫枝曰予之乎公孫枝曰君有施於
 晉君晉君無施於其眾今旱而聽於君其天道也君
 若弗予而天子之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
 矣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
 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於晉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
 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輿馳道不脩所以幣玉祭祀不
 懸祀以下牲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越饑向踐懼四

此段是周
楚書之類

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
 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早辭重幣以
 請糴于吳吳必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
 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
 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
 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
 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
 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幽至財匿而
 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任人不以饑
 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戶部 十二

請糴于越越王不與而攻之吳破 汲黯為謁者東
 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
 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
 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
 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
 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唐高宗時河南北
 早遣御史中丞崔諡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
 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
 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

賑給疏奏謚等遂不行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
 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
 使給訖奏聞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
 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
 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
 徇諂諛揣所悅意則後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
 備失所恒病於斯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財所收
 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 憲宗以久旱欲降
 德音翰林學士李絳自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
 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十三
 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
 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
 制降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官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
 二臣之請既而絳表賀 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
 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
 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
 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
 無災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
 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
 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朕適者不思失

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時南方旱饑遺鄭敬等宣慰
 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賑
 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為宣歙觀
 察使到官植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
 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
 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後周淮南饑世宗命以
 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
 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仁
 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
 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十四
 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
 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
 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
 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
 者為大冢墓之目曰業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
 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被災
 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籍或
 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什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
 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
 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一三〇

臣聞河北流民來許汝唐鄧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土後却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知流民必難發遣得回既已流移至此又却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一一相度或發遣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土或自令漁樵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諸般救濟庶幾稍可存活內只有給田一項違者朝廷後來指揮此欲奏候朝旨又為流民來者日益多深恐救恤稍遲轉有灰損遂日用上項條件施行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志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食之不徧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

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貨平日未有及此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厲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志

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乎曾鞏救災議元武宗時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或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欲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為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唐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恐思狹穀

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
 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瞻乘輿得以
 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
 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
 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
 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
 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催
 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
 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
 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

入編類纂 卷四十二 十七

明皇深然其言 明皇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
 使於河口置輪場於輪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
 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
 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儲車陸
 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
 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
 倉入渭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儲車錢三
 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靡縮之
 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為市雜錢 代宗時
 自喪亂以來汴水埋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

勞費以劉晏為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又
 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畢以聞
 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接穗以
 給禁軍官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
 具陳漕運利病今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
 石以給關中 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
 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劉晏以為
 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
 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
 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

入編類纂 卷四十二 十六

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
 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晏於揚子
 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
 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
 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
 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付胥校計錮鍊安
 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
 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
 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
 薄易壞漕運遂廢矣晏為人勦力事無閑劇必於一

臣用心

臣

日中。決之不使留宿。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圍。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傷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請行在幕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家之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厠籌。滉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擔入編類纂。卷四十二。戶部十一。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發矣。比達涓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元世宗時。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備。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藏。

殖貨

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瑄二人共掌之。郭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千里置一牖。以時蓄洩。世祖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甃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遠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

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鏡材竹穀織旄玉石
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
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
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
人民所喜好謹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
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
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
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
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
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

入編類纂

卷四十二

五

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
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
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
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
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
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
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
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
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

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
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歎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
熙皆為利來天下穰穰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玉萬家
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

入編類纂

卷四十二

五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募不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闕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責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

非亦用

亦亦用

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
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
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
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
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
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五

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穀
予之絲漆蠶出收帛絮與之食大陰在卯穰明歲衰
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
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取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
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
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
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

奇神

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
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
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聞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
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
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濤其先得丹穴而擅
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樂女懷清臺
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
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
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五

徒豪傑諸侯疆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
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造邠
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
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孝繆
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
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
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蓋丹
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粵僂僮西近邛笮笮馬
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襄斜綿嚴其口

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
 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
 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
 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
 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揚平陽
 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
 人民矜慎恃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
 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羸不均自全
 入編類纂 卷四十一 五

晉之時固已患其僿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謹俗猶
 有趙之風也故揚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温軹西賈
 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
 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
 慷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
 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
 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
 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徒
 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
 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

民希數彼冠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矜悍少慮有魚
 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穰穰黎黎朝鮮真番之
 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躡荊楚故秦山之陽賈魯其
 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空桑麻人民多文綵布
 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
 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聞勇於持刺故
 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
 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
 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
 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
 入編類纂 卷四十一 五

巨野此梁宋也陶唯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
 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
 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
 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
 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海陵故郢都西通巫
 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
 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
 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膈以非俗則齊浙江南
 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
 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

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輪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象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死亦一都會也俗雜好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正

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矣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買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奉旌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矚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正

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
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豕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乘
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
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
畝桑麻滑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鍾之田若干畝厄滿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
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
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
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閭智既饒爭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元

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
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
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
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
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
醢醬千坭醬千饌屠牛羊豕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
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輶車百乘牛車
千兩木器髮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厄齒千
石馬蹄躐千牛千足羊豕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波

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
千斗藥麴鹽豉千荅鮐鯨千斤鯪千石鮑千鈞棗栗
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
果菜千鍾子貨金錢千貫節馴會貪賈三之廉賈五
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
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今
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
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
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
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踞至死不饑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子

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
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僅千人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買推髻之民富
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
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
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
過當愈於織音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
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
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儉有拾仰有取貨貨行
賈徧郡國邴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

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遂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方，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買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三

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王，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膏田，蘭亭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

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領郡中者，領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滎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邳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拳鍾，此皆誠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二

三

壺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輒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三

大學衍義補

禮樂類

總論禮樂之道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臣按禮樂自天子出而用之於諸侯之國帝舜

巡守至方岳之下於律則同之同之恐其有不

一於禮則修之修之恐其有廢墜則是禮樂之

制作天子既用之於朝廷之上頒之於諸侯之

國而又以時同之修之非但備其儀文協其聲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一

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風俗也後世

惟於創國之初一頒其制繼世之君不聞有同

律修禮之舉詳於政刑略於禮樂此治所以不

及古歟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

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

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臣按天產地產即下所謂百物之產也陰德陽

德即下所謂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產陰陽

各有其德先王作禮樂以事鬼神陽之德為神

陰之德為鬼用天所產者以作陰之德禮由陰

作者也禮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實必得其中而

不過於奢儉焉是以地制之禮而節天陽之所

生也用地所產者以作陽之德樂由陽來者也

樂以防之使其邊豆之實必得其和而不至於

乖戾焉是以天作之樂而節地陰之所成也夫

天本陽也以天產而作陰德地本陰也以地產

而作陽德如此則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合為一

矣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二

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

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

萬物得

臣按聖人本天地之陰陽以作禮樂故樂由陽

而來禮由陰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又以

之而發舒天道之陽欽肅地道之陰然獨陽不

生獨陰不成故必禮備樂和兼施並行然後天

之陽地之陰氣交而形和而絪縕之氣通生成

之道備萬物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女節故事

保異州故
其之妙天
與大教之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

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

紀也鍾鼓十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八編類纂卷四十三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

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

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

同故明王以禮治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六者其樂備其治辯

者其禮具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相成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臣按樂記此章與易繫辭大同小異記者引之

八編類纂卷四十三

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但

彼以易象言此以禮制言耳

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

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

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樂者直昇大始而禮居成物著如不息者天也著不

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

樂也者施於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

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人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人編類卷

卷四十三

五

臣按禮以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禮之體雖主於減殺而其用則在乎進前也故必勉而作之而以進為其文樂以發揚蹈厲為尚故主盈然樂之體雖主於克盈而其用則在乎抑反也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為其文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程頤所謂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惟進綴惟退綴惟外與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眾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臣按此言禮樂之道不在於儀文度數聲容節奏之末而在乎吾身言之間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八編無非

經不全惟見於載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言謂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

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象是則六經為

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為六經之要道人君為

治誠能以禮樂為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

三代之法是法而不雜於秦漢以來功利之私則古

治不難復矣
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

父子兄弟夫婦萬物各得理然後和
故禮先而樂後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
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
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
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
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
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
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禮雖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七

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
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
過習為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為教則
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欲以
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
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具列註
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
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
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

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觀朱氏此疏
所謂以儀禮為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為傳
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蓋已
私輯之以為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
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
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南離有刻本已行於
世而律呂新書永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
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
得表章於

聖世臣竊聞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八

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遑他務首以禮樂為急開禮樂
二局徵天下老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
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察
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密成有未足
以當

上意者當時雖輯成

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
有全書焉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

禮義之節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主朕三禮命曰伯夷臣帝曰俞
咨伯汝作秩序宗廟夙夜惟寅畏敬直私曲哉惟清

臣按禮之大者莫大於祭祀祭祀之禮凡有三
焉所謂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是也帝舜命九

官惟於百揆秩宗咨於四岳蓋百揆後世宰相
之職而秩宗則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

也禮官所以交神明非他官比不可輕授輕其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官守則是輕神明矣是以帝舜於他官皆直命
之獨於秩宗之職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
重之亞於百揆意可見矣後世人主往往重治
人之職而輕事神之官甚者乃以畀小人非類
失古意矣

阜陶曰天叙有典勅也正我五典五惇也厚哉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帝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周官宗尊也伯長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純百官以諧萬民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示之禮以佐
王建保安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粢沈祭山林川澤以醯醢祭
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
王詳見秩

以凶禮哀謂教也邦國之憂以喪禮哀分哉死以荒禮
哀凶謂喪也札謂民以弔禮哀謂民禍哉以禴禮哀謂民圍敗以

恤禮哀謂民寇亂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
日遇時見曰會殷也見日同時聘曰問殷眺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
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

也
臣按王安石謂用眾者用其命恤眾者恤其事
簡眾者簡其能任眾者任其力用其命而不知

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
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謂軍禮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6

軍禮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嗟乎古人用兵而必為之禮如此。後人惟知用法而已。擊之如牛羊。視之如艾蒿。豈復有所謂禮也哉。以嘉禮視萬民。以飲食之禮視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視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視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視四方之賓客。以厭勝之禮視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視異姓之國。

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之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十一

其有大於此乎。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吳澂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用等者。器幣尊卑之差也。廟祧之昭穆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衰衰也。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三族者。父子孫。天屬之正名也。辨親疎者。重服則

親。輕服則疎。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疎曰。據九族之內。凡適子正體。皆為正室。皆謂之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尊代宗。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

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

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禘祠。

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博節。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十一

退讓以明禮。

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懈。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桓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臣按寧戚之意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或得之者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黍加諸捍豚肉燒食之汗尊次以醴地為汗而杯飲水而飲黃桴博土塊而土鼓築上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是故禮者君之太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拔實以鬼禮曰儼。

人編類集 卷四十三 禮

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倂達上。小臣竊盜。刑肅峻而俗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上下。禮無列則士也。不事又修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成而忘其生。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孔也。故唯聖人為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慎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益言稱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犧。

人編類集 卷四十三 禮

管仲饅饅有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君子曰其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禮 五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且按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幸而時之燻旱無水患也率意壞之一旦秋雨時至懷山陵衝城郭蕩廬舍倉卒欲

為之坊得乎繼世之君輕去祖宗之禮法者何以異此。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禮 六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亂以起始洽也於衆也。

坊記子云小人貪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驍斯亂禮者

因人之情而為節文以為民坊者

喪服四制凡禮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並成公十三年

君子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勤力以專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慝黜遠由不爭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禮部 七
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子貢曰夫禮人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定公十五年

晉叔向晉大夫曰忠信禮之器也甲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十六年

晉女叔齊晉侯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今無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

孟僖子魯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
巨按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

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歿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古之聖賢教子必以禮也如此

子太叔游吉鄭大夫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民失其性故為禮以奉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昭公十五年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禮部 十八
禮者人道之極也

以上禮儀之節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為禮也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為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

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為治，天下之大制。三代以後，以禮為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効，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八編類纂

卷四三

七

命掌禮大臣會同翰林儒臣，依唐開元禮、宋開寶禮，著為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

樂律之制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陽之雷出於地陰之中，奮發迅動以成聲，而有和暢豫悅之象。故既法其聲，又取其義，作為一

代之樂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於一，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燕享，或用於羣祀，而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按樂之作，必諧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於人心。發於人聲，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為治本，又專官以之為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蓋樂者出治之本，人者用樂之具，而胥子者，又所以

八編類纂

卷四三

十

世世相承用而不絕者也。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吳澂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趨其祿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陶雅，陶頌與夫為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陰陽以制器焉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

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一

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

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則林鍾徵

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矣其十二律為宮皆然旋之為十二宮析

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一至六為

變宮又第六至七為變徵然後旋轉為宮次第

無窮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

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

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

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

無怙憲之音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皆衛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言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

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

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

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

相奪也

凡森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

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

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吝百度得數而有

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

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偽為。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也疾也，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溢，正溺而不止，及優侏儒，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

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子夏曰：樂者，音之於人，心之於聲，不可及也。是故君子居則聽，行則聽，聽則思，思則樂，樂則和，和則安，安則樂，樂則壽。

子夏曰：樂者，音之於人，心之於聲，不可及也。是故君子居則聽，行則聽，聽則思，思則樂，樂則和，和則安，安則樂，樂則壽。

臣按此孔子因賓牟賈問武樂而答之也。先儒輔氏謂此三言說盡武樂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用四，四四二士用二，二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

昭公二十三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

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以氣動，二體，舞以類，四物，以成器，五聲，以宮商角六

律，黃鐘大簇姑洗，七音，宮商角徵羽，八風，條風明

風清，明風景風涼，風，九歌，九功之事，以相成也。此

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度律，長短均也。鍾，百宮統也。儀，紀之以三，天地平

其心，心平德和。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長短均也。鍾，百宮統也。儀，紀之以三，天地平

之以六律成於十二律宮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

故名之曰黃鐘聚於北所以宣養六氣陰陽風

九德印六府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陽氣大族所以

金奏大族正聲為贊陽贊陽出滯發出滯也。三曰姑洗

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合致神人也。四曰蕤

賓氣委於上陽氣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五日夷則則法所以詠歌九則九則之平民無詘

也。六曰無射陽氣收藏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

軌儀也。為之六間六間以揚沉伏發揚沉伏而

黜也。散越也。元間陰繁於陽以黃鐘大呂天氣成

八編類纂卷四十三 天

受之助。助宣物也。二間火鍾助陽出四隙之細

之氣。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氣感鍾和展

密百事俾使莫不任任肅也。純也。大格也。五間南

呂贊陽秀也。六間應也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

不易。無姦物也。細細聲謂鈞有鍾大為無鈞小為

昭明。其大也。大大聲謂鈞有鍾大為無鈞小為

細也。細則用大。大則用細。大則用細。小則用大。昭小

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

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人

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青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

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

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存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

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徵末。以象殺伐之氣。

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

所以為龍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

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

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北鄙

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

八編類纂卷四十三 天

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

終以亡。

臣按家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琴而發也。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崙之陰。

取竹之解谷。一一作嶺生也。治其竅也。厚一有均與肉

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

風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合黃鍾之宮。而皆

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

天地之風。氣五十二律定。

後漢書志曰。必養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

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為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

蔡邕銅侖銘曰侖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其當四寸有奇

疏不滿旁九釐五毫之數猶未足也纂百六十二寸

方尺纂百寸其外每方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

容十斗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為容十斗

臣按朱熹律呂新書序所謂黃鍾圍徑之數則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三 三九

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

論黃鍾曰其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

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臣按朱熹所謂變律半聲之例杜氏通典具焉

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

鍾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

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

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為聲氣

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

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

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

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所引黃鍾不復與他律為

役者蓋以黃鍾至尊無與為並惟於本宮用正

律若他律為宮則黃鍾之為商角徵羽二變者

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為役也

通典註曰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

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

二聲為變變者和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謂五聲二變之數杜氏通典

八編類集 卷四十三 三九

其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聲宮與商角與徵

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

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初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

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

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

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

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

為調也其所謂和繆者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

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

為繆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二五四

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為宮所以始於黃鍾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致矣

臣按朱熹所謂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者此也蓋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止於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為八十四調非古矣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三十一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威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臣按周子此言蓋謂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非柷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

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攷聲上下以定黍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鼓吐絃而商絃絕木氣感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三十一

臣按朱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為先程氏以攷聲音為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為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有宋全盛之時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叙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臣按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禮
三

鼓者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以為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而併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古制也哉漢初古樂猶有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也魏用杜夔隋用鄭譯何妥宋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也然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

故耳先王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刪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也大戴禮云凡雅三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戴記頗有闕誤篇數不可攷漢末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禮
三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朱子既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為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

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攷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今言滾文收之輩必能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矣然如此之人豈易得哉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

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苛也。疥癢而微。抑也。按攝。片之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

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

之。饋厚也。薄酒醴。芻蕘。以菜。菽麥。菁。麻。稻黍。梁。秫。唯

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董。苴。粉。榆。兔音問。新。薤。滂。久

隨也。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子謂為人婦子之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儗。

不敢私與。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

業。恒言不稱老。

食饗不為槩。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父母存不有私財。

戴溪曰。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鄭玄曰。純緣素為有喪象也。

父子不同席。

吳澂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

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蓋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

尊卑不同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

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知也。怒不至。詈

疾止復故。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呂大臨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

稱也。

親所疾。飲藥子先嘗之。

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

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孔穎達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懼不諫。使

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用熟

諫。謂純熟殷勤。若物之成熟然。

吳澂曰。熟諫。謂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

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軟熟也。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敢坐。

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孫之

方慈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視癘也病也色容不盛此孝子

之疏節謂常行疎略之禮非大節也

內則曰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當作取無禮於介婦

劉彝曰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

可憚其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

命不敢並坐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上

言婦事舅姑及處舅姑之禮

曲禮曰見父之執父之執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期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隨並行而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少儀曰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遊

於道見則而不請所之不畫地手無容不妻也也寢

則坐也而將命

王制曰父之齒年與隨行從其兄之齒年與鴈行並

朋友不相踰並行輕任非已重任分折而班白

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無乘庶人耆老不徒食

無乘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施音柳之具置衣服不同巾法

者櫛不親受

外言不入於梱門限內言不出於梱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

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器而食

陳澧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

佩香纓不同

男女異長

鄭玄曰男女各自為伯季也

八編類纂卷四十四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投器其

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跪奠之而後取之

外內不共井不共湔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

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

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

深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

臣按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

名為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時或出以娛賓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於胡元入中國五者之倫數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

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為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不齒今元之弊政汙習固已汎掃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一弊尚存者男女之無

別也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而今閭閻之下貧下之家內外無所限隔乃至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為昏配乞

八編類集

卷四四

六

勅有司痛加禁約以上人家男女有別之禮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璋圭也其泣嗷嗷大聲也

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褌也載弄之瓦瓦也無非無儀善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憂也

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始負也子男射女否

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輔廣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

禮接之於是為至

按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子之意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大夫之子有食母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周之末擇日剪髮為髻首男角夾前留女羈頂上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父作而名之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而名之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號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按禮謂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夫

祖宗之廟諱尤當謹避可知矣為臣子者不可諉以二名不偏諱而故犯之也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

以類命為象若孔子取於物為假若魚名取於父為類若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山

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弊

臣按禮所禁名字者止於不以國不以隱疾而
申繻則於國隱疾之外則又加以不以官不以
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弊而終之日周人以諱
事神名終將諱之蓋尤嚴於祭享之時恐名有
犯於官則官職為之廢有犯於山川則主祀為
之廢與夫犯於畜牲器弊則行禮讀祝之時難
於避諱也

內則曰子能食食便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經六
年六歲教之數一十百千與方名北東西南七年七歲男
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

八編類纂

卷四四

八

後長者行坐皆居後始教之後長者九年九歲教之數
日朝望與十千十年十歲出就外傅居宿宿於
外學書謂六計九禮帥初凡禮皆從其朝夕學幼
儀學者為人少請肄簡謂書諒謂於長者而習學之
女子十年十歲不出外門姆女師教統謂言統統
順親柔聽從以順執麻泉謂結治絲繭謂織織紵紵
組紉組是絲紉者為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視於祭祀
納酒漿籩豆菹醢謂醢禮相助奠以相相
曲禮曰幼子常視無詘詘童子不衣裘裳立不正方
不可不傾聽不得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

之手負幼童子在長者辟偏也呼旁詔之謂頭則
而而

王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

鄭玄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履頭飾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躄貫
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范甯曰躄貫謂交午剪髮為飾成童謂八歲以上
以上人束教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

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八編類纂

卷四四

九

士冠禮曰筮于廟門補廟主人戒賓乃宿賓宿以厥
明謂宿賓夕為期為加冠于廟門之外夙興早洗
之素水直於東榮屋翼陳服於房中西墉墉下東頤
北上主人玄端士入廟爵爵也立於阼階下階
者玄端負北面東塾將冠者采衣童子紵紵在房中
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主
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替者與賓揖
先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
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
於房中西面南上將冠者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將

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見於母母拜之。凡於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禮類

十三

臣按程氏言。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偽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始加緇布冠。冠畢而敝之。亦是常時不用之服。豈是偽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意。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

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卷首。

孔穎達曰。燕則卷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

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為髻。紛也。此為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以上八家

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

男女得以及時也。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謂男女非

受幣。不交。交。近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

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內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禮類

十三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采。謂以采。問名。問女之姓。納吉。而納之。納徵。又謂之納幣。者。納人。請期。昏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周禮大司徒。以十有二荒。政聚萬民。十曰多昏。

媒氏掌萬民之判。因其別。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

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子娶

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在燕曰昏。媵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六端也。

貧者無過貧者亦可以及禮之中制也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天

司馬光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

臣按司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蚤而聘定亦不可太蚤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禮類 五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左傳桓公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為人曰來歸

詩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口忘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國與之謀

臣按女子嫁而歸寧是禮然父母終而無

姑姊妹在室者不可也若有寡嫂及其人之年

五十以上者揆之於人情似亦無害以上女子歸寧之禮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廢牀徹褻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屬纊新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不死於男子之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小斂布絞縮也者一橫者三

一衾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衾二衾 臣按古人之死必為之大小斂所以束其屍而使之堅實後世不知此禮往往有謂不忍將死者束縛而不肯斂者此愚下之見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禮類 五

上大大夫棺八寸屬在大棺之內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三寸士棺四寸

禮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與同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封當作定

戴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

臣按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主饋奠其與賓客為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蓋親者主饋奠尊者主賓客凡禮皆然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臣按成周之世。卿大夫家有喪事。尚設官以相其禮。後世徒有其文而無其人。

檀弓曰杜僑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治。也。

鄭玄曰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僑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也。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春秋傳曰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禮儀 十六

臣按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徇俗尚者。故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屍於室家之內。十年之中。其家豈無婚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幣。莫此爲甚。乞

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民間殯葬之具。皆爲

品節。禮不可爲。如散帛說分不得爲。如禮制者。一切禁絕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以上成法。父母之禮。

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鄭玄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汰制也。

臣按周禮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汰者。蓋以五服之冠經衰裳皆有所取義。非徒異其製而已也。我

太祖皇帝以服制圖載於

大明律之首。蓋以違於禮則入於律。既以汰戒天下。又製爲孝慈錄一書。復以禮論臣民。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禮儀 十七

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鄭玄曰此論服之隆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祿爲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爲最大。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

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張載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
傲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
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
此皆可以一槩服之故聖人不製其服心喪之謂
也

臣按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
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
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而

人編類集 卷四 禮部 六

間凡蓬之下兆域之側也夫是之謂心喪古人
謂弟子於師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生則尊敬
之歿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焉夫恩
深義重者固當為之隆其服矣然恩有淺深義
有輕重又當因其淺深輕重而處之是亦所以
稱情立文也

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曲禮曰知生者乎知死若傷又曰助葬必執紼引棺

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帛曰襚玉曰含錢財曰賻

曲禮曰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
凡家造祭器為先

鄭玄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
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

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常祭則庶子代攝可也

猶必告于宗子然後敢祭

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

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

人編類集 卷四 禮部 九

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
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

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臣按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

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合祭于

宗子也乞 勅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

其所曾經事者如逮事會祖或祖則許祀之不

逮事者惟得祭禰其宗子之家父祖分產之時

必須以一分爲祭需原不會有者衆共補之兄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薦新之類皆就長兄家行禮如此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周詩曰無田則薦言牲器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臣按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而好禮者無祭田苟有祿食及有財產者皆當隨時致

祭不可拘田之有無蓋祭薦之禮子孫所以報本而反始後世禮教不行人家往往厚於奉養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禮記 二十

而薄於薦祭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

黍以豚稻以鴈

陳澧曰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

孟月也

少儀曰未嘗不食新

祭儀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

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

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

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按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

立爲二祭載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

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

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今

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族以

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

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惟宜行立春一

祭

朱熹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

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禮記 三

將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

今子孫不廢此而能忽然於祖宗乎

儀禮曰士病禱五祀

王制曰大夫祭五祀

比令春月其祀戶夏月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

祀行往來之處季夏之月其祀中霤室中上

按古之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

或立雷竈或立戶夫竈者人家飲食所需而中

雷之祭即土神也

本朝禁淫祀惟許祭竈然土地之神朱子文集

中有祭土地文則人家亦可通祀若夫士庶征
行遠方出入之祭亦可準古人祖祭以祀門或
戶以上人家
祭祀之禮

喪服小記曰別子為祖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
於正適也為祖者別與後世
為始繼別為宗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
繼別者
為小宗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已
為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有百世不遷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程頤曰宗子繼別為宗言別則非一人也如別子
五人五人各為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
子繼稱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入編類纂

卷四四

禮類

三

按大宗則一大宗宗其繼別子者是也。是為
大宗。小宗則四。有繼稱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
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會祖
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宗。則
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
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禮經別子法。是乃三代
封建諸侯之制。而為諸侯庶子設也。與今人家
不相合。今以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
者為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
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為大宗。統族人主

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遞分為繼高
祖繼會祖繼祖繼稱小宗

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

陳埴曰宗法為諸侯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寢多姓
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
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稱

臣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胄始今世文臣無
世襲法惟勳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
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
與夫鄉里稱為大族鉅姓自謂為士大夫者

入編類纂

卷四四

禮類

三

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為譜系孰為始遷於
此者孰為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為大
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
長者為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會祖推其一人
為繼會祖小宗某與某同祖某與某同稱各推
最長者一人以為小宗其分析疎遠者雖不能
合於一處然其所以聚會于一處綴列于譜牒
者則燦然而明白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其
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
支絕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即將其名

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弟承
所生父母以為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
制亦禮廢羊存之意

陳淳曰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
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
蓋自春秋節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
郕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黃潤玉人曰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為大
宗庶子為小宗小宗絕不為立後惟大宗絕則以
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五

△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庶民不知

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

按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

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表

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為立

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况庶民乎

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

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

小功總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為嗣若

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元立均分

並不許乞養異姓為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
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天下既定又命
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為
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
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
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
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
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切詳律令無有死後
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典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五

之後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

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

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其前

既立繼而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而中道背棄

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為律令以禁戒之也

宗法及無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也莫繫世辨昭穆

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

之所出謂之繫莫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

知其世小

儀禮士相見禮曰贊冬用雉夏用鶩乾雉也左頭奉之

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

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

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

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

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

子稱贊恥辭贊賓對曰某不以贊不取見主人對曰

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贊不敢

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

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贊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贊出主人請見賓反見

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臣按古者相見必有禮方其未相見也則以介

結通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往見之不

敢屈尊也辭之至三而後容其見聞其有贊也

又辭之至三而後敢受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

之頃而且委曲詳悉如此一贊之微而且力辭

固拒如此

祭義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

七十者弗敢先

方慤曰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齒而不以

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齒而不以齒亦

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齒之矣然此特

貴貴之義耳至若老老之仁人不可得而廢焉故

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臣按一命若今八九品官再命若今六七品官

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所謂不齒者李氏

所謂異禮是已蓋有官者與鄉里宗族序會之

時亦隨其齒以序列但別設席以異之非謂越

而居於其上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四 禮類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燬宮室二曰族

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

衣服

吳澂曰燬宮室者野廬也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

而不忍棄

臣按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註謂本俗為舊俗

竊以謂本者人生本然之道也本然之道淳古

所行者今則變而流漓矣於是中而明之復而

還之使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家

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為之生計壯者為

之身計衰者為之老計老者為之死計無子者為之後計而又時修課譜詳明世系祭有祭田墓有墓田供力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禰親未盡不得別居異財服雖盡不許折戶別籍私家既為之則範而率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為之禁令而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如此雖不必同居共爨爾本然之道常有存乎古之俗可復矣

八編類纂 卷四五 禮部

方其本
原不知
本可以
證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總論祭祀之理

易萃王假有廟

渙大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虞書肆也類于上帝禋精意以于六宗望祭之望而于山

川名山編也周于羣神皆聖賢之類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於后土之祭闕焉

八編類纂 卷四五 禮部

何也意者類之為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為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虞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為主而類聚羣祀以為一體如蘇胡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以成周為主而強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數言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為正其禮雖為攝位而祭告實則當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益曰至誠感神

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于克誠

傳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

則難

祖已曰嗚呼王司主敬民罔非天胤也典祀無豐于

昵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

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黷

於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有過豐即相與諫言過於厚者猶如此况其過

於刻薄放肆者哉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也無文

祀典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呂刑王曰乃命重也黎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羣后逮在下明明也之理也常也之性也寡無蓋也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

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顛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

濟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興之

臣按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

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制為祭祀

之禮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

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

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

也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

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葉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

而馭之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

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

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至幽而鬼神

亦在吾操縱闔闢之內是其為則未嘗略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與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

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行各因其

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為壇之管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伯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為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面祭之也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禮類 四

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為之位焉

肆師陳列祭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六宗伯立大

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

序其祭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長貞正也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祭

五曰攻六曰說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而

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

也造則詣其所若造于祖也禴若禴國之凶荒

民之札喪之屬祭若春秋祭祭之屬攻若翦氏

以攻崇攻之之屬說謂辭以責之若庶氏以攻

說禴之之屬凡此所以祈福祥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

曰齋號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曰踐履阼主階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

事曰嗣王某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禮類 五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

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

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甯武子之不祀相皆變

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為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祀三公四清祀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為越也而行事也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之是之謂越絀

臣按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

人君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

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張

載正之曰父在子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

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六

禮類

以非禮見也故六如無祭臣稱以為後世人君

往往於柩前即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

事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

設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

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

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

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表列祀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

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風雨節禮行於社而百

貨可極焉謂地不受寶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

孝慈之道無遺利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謂貴賤之

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為祈不塵快也蚤時為快不

樂猶大為可樂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

美多品

陳澧曰祭有常禮不為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

時為扶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褻大為可

樂也奠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

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爾栗宗廟角握社稷

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

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薦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澧曰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

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

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待神而不敢于以已

以神事神而不放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所焉有報焉有出辟焉辟讀

陳澧曰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

用此以消弭之也。

方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所以求之若詩噫嘻
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
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
報社稷是也。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
犢埋少牢於泰畤祭日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
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八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
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
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
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日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
泰折卽方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
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
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
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悖而
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
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
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
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
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
齊則於物無防也者謂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
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九

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
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
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
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左傳季梁對隋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修其五教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
難獨豐其何福之有。

史記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
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德與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公命祀相
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卽何事
言祀卽乃夏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
後自當祀相

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

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之望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人編類集 卷四十五 禮類 十一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穀梁傳曰宮室謂齊宮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

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

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
味也

臣考洪武體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
定行禮獻官以守樂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
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

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
官尚不使與祭而况兵又爲刑之夫者乎不令
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
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
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

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
乎天者威在其中也

臣按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
八編類集 卷四十五 禮類 十一

乎况六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

亂虎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

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

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

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

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

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

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爲

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矧在周之前

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

之祭名哉漢儒解周禮類造之言非解書也夫
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類常祭
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禮者何
時此所謂類者何所謂乎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圓
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循之數年
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此所謂六
宗山川羣神皆各為壇以從祀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禮類 十一

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臣按自古論合祀天地者率以是序為據朱熹
深辨其非夫月此一言以解此詩似乎固矣若
夫所謂郊祀天地之語則在漢以前已有此說
非但始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臣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
上之別十有二所謂禋祀實柴燎三者祭天
神也血祭醴沈蕭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裸饋

食祠禴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之祀有共
天上帝而地祇之祭無有后土是亦猶虞書之
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圖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
羽雷鼓雲吉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
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
羽靈鼓靈人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祇皆出可
得而禮矣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禮類 十三

吳澂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背戾既曰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而其下則止用黃鐘大呂雲門配天
止用太簇應鐘咸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各自為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况周家
祭祀已行之迹莫詳於詩之頌今攷昊天有成命
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攷般之詩望
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攷之詩
禘祖而其末則曰既右烈考亦有文母是妣與祖
亦無各祭之文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
作樂未聞有分樂而祀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

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備樂何自而作况攷之於詩有替作樂而合乎祖其間用鞀磬祝敔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兼用竹韋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况樂所以象德而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耶

人編類纂

卷四十五

十五

臣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夫於國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上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

人編類纂

卷四十五

十五

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况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周禮非盡出周公况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澂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之樂既不足信則所論之禮又烏可深信哉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臣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之為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焉故以日為主而又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以為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側猶王燕飲而主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諸侯祭社而配以句龍祭稷而配以棄也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廟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臣按

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開。蓋古卜法不存。而擇于支之吉。以代卜也。既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朔。

上躬詣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次日早朝。復命將祭之前。先告。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十六

太廟遣禮部官檄京都城隍神。編請天下當祀神。

祇致齊之日。

上皮弁服。登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點視。

各官于齊。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

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婦。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陳澹曰。汜。婦。洒水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上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

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為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修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即古人之制。但所謂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大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上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服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

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十七

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謂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闕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按周禮春官註。以禮祀實柴。燔燎為祀。天神。

之三。禮郊之祭。大報天。即是以禮祀配昊天上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於。

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猶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日神祀之乎夫混以配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譬則天子行幸而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其序而致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以為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禮類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楊復曰上帝即吳天上帝未聞有感生之說也

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為祈穀廟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我

朝合為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常行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如其器之色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禮器祭天特牲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為也

稷牛惟具

陳澧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

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

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帝

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禮類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吳澂曰鬯者釀秬為酒而芬芳條暢

一秬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

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

為巾幕而畫黼文也

按大宗伯云泚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

則是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鬱

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大祭三貳

按五齊一曰泛齊

而上下一體滄汁和將也三口盎齊盎翁也成而翁四曰緹齊成而紅五曰沈齊成而洋是五齊用之祭祀

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曰旨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器大羹不和犧尊疏布鼐桴杓

陳澧曰大羹者大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犧尊刻為犧牛之形此尊以麤疎之布為覆鼐桴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十一

表記天子親耕黍稷秬鬯以事上帝以上祀天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享飪也聖人享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我盛于豆木器以薦人美于豆于登瓦器以薦人美

香始升上帝居歆

臣按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醑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由此言之後世

蕤嶺海之香木以代鬱也亦此意其氣之芬馥清遠有非蕭桂鬱金所及者用之以祀神禮所謂以義起歟

郊特牲器用匏陶瓦以象天地之性也

莞簞之安而蕭越音藁藪之尚明之也以上祀天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宏深密熙光明單厥心肆其靖安之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

援此序以為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臣攷郊廟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十一

與太史氏為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三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至於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賽田事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闕焉且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臣竊以為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未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為成此王業則未

必然兩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周禮之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配天者樂歌也配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為有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失之臣不揆愚陋輒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三

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

樂章

臣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為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為物滯於形乃世俗之

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為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况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謹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諉為異教之徒自相崇

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尊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三

周公其人也言以父配天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即天天即帝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

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

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

歲之間而有二祭既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

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

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

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

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

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為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為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為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太宗並配以上論明堂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

闕丘皆人君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三十四

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

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

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

祀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

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

之間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

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

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

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於周而其所行

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則所謂昊天

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代創業之太祖不得配享于天可慨也夫成帝

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古之禮而哀平

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朱元始故事為圖

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

其外為壇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三五

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

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營神五星及中

宮宿五宮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

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時及

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非

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

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

而其他則領之祠官修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

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兆於雒陽以

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采元始

漢書六經
此章不詳
事見生

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而一體之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歟以上兩漢郊祀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勅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宗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亨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

親享玄宗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禮中

五

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嗚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未事之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唐宋之世乃川青祠設素饌親享太清宮

玉清昭應宮然後郊壇行禮此何謂哉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

下至文武官皆得陰補親屬而又資賜故人主常以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陰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資非周禮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五

禮中

五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歲事之修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之敬非因是以爲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至于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爲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失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傳祖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陰補賜資

一切革去以上唐宋郊祀之禮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宗廟饗祀之禮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穎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臣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禮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

文王焉詩曰於穆清廟敬也顯明相也助也濟濟多士執事之人秉文之德對越於天駿大而走在廟不顯不承本無射於人斯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以清廟為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而不及乎他云

詩雖頌有來雖離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維辟公諸侯天子穆穆之客於廟薦廣牡牲大相于肆也假大哉皇考文綏也于孝子武王自稱

臣按

國家一歲五享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禮

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即古

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古禮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

冬享先王

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太祖之廟合羣

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太祖之廟合羣

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吳澂以肆獻裸為祫饋食為祫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裸而獻有薦腥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裸饋然其節文比於禘祫為略觀孔子論禘禘禘禘而專以灌言則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各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而乎此者商雖有七

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為昭穆也周雖有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為言也商

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雖未

並言而昭穆之法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

而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于此耳夫

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

伯所以為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

之

之

臣按周書洛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元王而以功臣配享也

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

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

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號國忠烈公

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

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

義侯彘世傑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

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

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觀前代

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

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文武之廟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述遷至懿王時則文主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

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主親盡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

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

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

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通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七廟者

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韋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

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為是若

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况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酌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天子與特禘禘禘禘禘禘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禘禘禘禘禘禘當為禘禘謂各祭於其廟禘謂合祀於祖廟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又編類纂卷四六禮記六

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

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况天子乎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禘禘祭名

之誤遂以此為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况七廟之制商已有

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當作羔開冰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雞嘗黍羞以合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之說解者率以為二臣竊以謂月令之書雜記素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為几筵以奉之如所謂極廟原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即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木在室而設之醴酒之一醴即盞在戶設之稍南漿才細在堂設之澄酒即泔在下陳其犧牲備其粢醴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為主人告假主人之於以降上神在天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作也其祝辭號美玄酒以祭薦其血毛殺牲之時腥

其俎以生肉熟其備醴醢薦其時用醢以獻薦其燔炙燔肉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死者是謂合奠其奠令於然後退而合烹令而之使熟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銅羹祝以孝告假以慈告是謂大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禮器廟堂之上嚳尊在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嚳尊禮交勅乎上祭交應乎下和之至也陳澹曰嚳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嚳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嚳尊此禮交勅乎堂上也縣

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陳澹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

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

曰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為準，亦猶儀禮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

郊特牲：周人尚臭。臭，陰達於淵泉。圭璋，以圭璋為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入編類纂 卷四十六

蕭合黍稷，取此蕭及牲之脂，臭陽達於牆屋。
達於牆屋之謂也。蕭合黍稷，燒之也。蕭合，黍稷也。凡祭慎諸此。

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用秬黍和鬱金香為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及脂骨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是以臭而求神於陽。蓋假品物羶蒸之臭以通神明，薰蒿之氣。

詔告曰：祝於室，奠於屋，而告神也。坐尸於堂，灌鬯之

戶西南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澧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云：祝祭于祊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名為祊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

按古人之祭，所以求感格于神靈者，非止於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廟門之內，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求而索之者，惟恐一時之或間一處之或遺也。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所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

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陳澔曰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有欲之之色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十一

臣按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

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饗饌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饗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饗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饗之禮者慎終如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

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禩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十一

臣按

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蓋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禴焉謂之

大禴則此四時之禴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三年

一於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禮傳並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為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墀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蓋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

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閏加一祠歲祀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

八編類纂

卷四六

七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其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

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禴祭夏秋冬則禴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釋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

之倫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禘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禘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禘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禘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禘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

八編類纂

卷四六

七

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禘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禘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卽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

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為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
 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
 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
 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為親
 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為太
 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
 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
 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三祖太合
 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
 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
 人編類集 卷四十六 禮 五

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
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為太祖然宋之太
 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蓋不相協祧去僖祖不祭
 則又失太祖事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
 焉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
 朝會儀

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
 變興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
 體魄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
 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

亦不為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
 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
 苦何若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真
 事之于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
 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
 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
 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
 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
 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大牢春祠乾德
 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
 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
 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
 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
 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
 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
 定制兩唐開元禮有天子陵儀注又歲有清
 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為
 常我

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

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

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

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

則有罪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七

詩大雅綿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熹曰冢土大社也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

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謂壇與也而樹之田

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

稷之壇令社稷之職

州長各以歲時祭祀州社

臣按此一州之祭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社稷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大祝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大牢牛豕諸侯社稷皆少牢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

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

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為是況所謂

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

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為官府祭社宜用仲

月土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為

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

旬丁在戊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用上

戊哉秩之為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

序其祭祀正謂此爾况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

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慤曰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而國主社示本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十九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

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為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為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

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非謂即

祀之以為社為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

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

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

太祖太宗並配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

所會十二次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十九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陳浩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昭公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

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為壇坎而祭遇雪霜風雨之不時則又崇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為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以上祭日月星辰

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

鄭玄曰禋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人編類集 卷四十六

三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與台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觀師雨師亦以為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好風箕宿也好雨畢宿也臣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

者大而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為某星則執泥矣如後世所祀之雲雷

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以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為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臣按一歲之間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發雷為其始畫卦成象感

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先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

三

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已後每祀雨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

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為祭未嘗合而為一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而為一壇以從獻於郊天大祀又為壇於郊壇之西每歲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蓋有間矣然雲興而雨霑既祀夫雨而獨遺於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三

雲可乎時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山大川遠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而

宸居所蒞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而比冥漠之中有蕙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

馬鳴呼至哉

以上祭風雲雷雨之神

舜典望于山川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鯀沈祭山林川澤

山林曰鯀川澤曰沈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鐘於大夏以祭山川

臣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為壇以分祭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為壇以專祀之初春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六

三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列南京鍾山之神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

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天下藩府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

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蒞其所在祀焉

月令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步涉曰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源自桐柏。泗源自沅水之類。淵澤者。木之所鍾而息者也。非泉者。汲而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澧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玄入編類纂卷四十六

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

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

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

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

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

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

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

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

于懷慶。夫宋都下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

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城。出國門

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况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旣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開有大海。通西

入編類纂卷四十六

三六

南。禹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旣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祭江漢雖漳楚之望也

劉邵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

以霍山遠以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

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

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

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

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

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為恩多然

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八編類纂

卷四

三二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

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

雒水所為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

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

祀典止有五嶽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

又以冀州霍山為中鎮是為五鎮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略曰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

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

此為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合命

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

人編類纂 卷四 三二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繆臣知

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

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

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茲矣以上山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

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閑雜神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
視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昇置水中取
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亦如之

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

國初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八編類纂

卷四六

三元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
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

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

屬也 國家祭祀以附之山川故此以附之山

川之祀之後云

以上城隍之祀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

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
也

臣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

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

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卒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爲兵禱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

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八編類纂

卷四六

三元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
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于此此言旗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王祀五祀則希冕

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日月令

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

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

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

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
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於歲
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
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駟行之祀也是

則

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為國立五祀

八編類纂卷四十六五曰公厲大夫立三祀二曰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

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

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

厲鬼也族製也大夫無多其鬼無後者眾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厲祭以上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齋而祭司齋也祭百種司百穀之神以報齋報其教民

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及郵亭表畷處造為郵亭

也饗農功於民者及郵亭表畷處造為郵亭

田畯居以會獸謂捕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

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為貓虎尸也祭坊與水庸坊隄也蓄水亦

受水亦事為農事也曰辨土反其宅土安則水歸其

壑水歸則見蟲之屬毋作也草木歸其澤耕稼之

也士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敘者有昆蟲而無百種

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

則以貓虎為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

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畷會獸曰

主曰祭曰饗其及祭不同蓋主者以之為主司

嗇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

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田畯之官及

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

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貓為其

食田鼠迎虎為其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

故則陳氏以迎貓虎為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

不止貓虎凡食為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

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母作

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

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臣按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三

先農民、以興其稼穡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祀先農于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

延陵顏季亨會通文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七

大學衍義補

禮類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徧周于羣神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來柔也百神、及河喬嶽、允信也王

維后

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騶騶祭四方百

物

吳徵曰：狸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狸之川澤之祭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一

其牲玉沈之、騶騶者、被牲胸中曰騶、騶之曰騶

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狸沈祭山

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

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

羣神有所自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成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

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

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

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

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

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

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

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一

忠岳飛張浚馮奉世張柬之張柬之張柬之

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

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

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

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為昔者

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彼今

郊廟既立于北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或

謂元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神至今血食

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洞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

按漢舊儀修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

太牢為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

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

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

何配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

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

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三

唐堯以義仲義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

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

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

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

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

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

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

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獨近廟佃戶克掃除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
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壞毀者亦加修葺乾德元年
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五
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
廟周文王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
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
夏禹成湯周文武王高祖世祖唐太祖太宗十有六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四

帝各給守陵五戶唐使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
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
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
文帝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
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
元成哀平和殤安順冲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
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
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
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

臣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即帝位也而亦列于

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弑其君無復人理而亦
得預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
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
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為崇奉帝王
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
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既命有司歲時修葺又於三年
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
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
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中宗高宗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五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
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
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
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
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

舍豈不大有選庭哉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
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廟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

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傳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產燕樂毅趙蘭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宜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魏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宜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行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禮部 七

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以上並今郡縣長官遺其所在立為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勲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勲德高邁為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為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

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祭樵採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且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為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祀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為稱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部 七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本朝始詔華天下神封其詔畧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

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
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謬可以為萬世法矣以上

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厨
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
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
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眾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庶
家尚不欲絕種祠謂祠所况於國乎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八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詔孝事祠大
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
間無不沃盥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
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第
所在祠廟畧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
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教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

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
顯在所當禮也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莫
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
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
而後為神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
國家初建都于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
忠臣烈士有所謂將忠烈十忠貞曹武惠劉忠
肅衛國忠蕭諸廟皆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九

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
文忠寧河王鄒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
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
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
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
功于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壽亭侯廟五顯
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

祭告祈禱之禮

小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

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廟告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廟廟邦甸

侯衛駿也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祭沈日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即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光武即位于鄴為壇營于鄴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

神俱從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一 十一

唐高祖即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即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即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禱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

諸官親詣慶紹興兩橫官光宗寧宗亦如之以上告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柴燔望祭而秩

之次第 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入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即文用特也

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

宜乎社造乎禰

陳澧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

出為巡守也以上巡守

古語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

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禰則躬行祭祀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十一

告于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

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為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

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

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

未遷主乎以上皆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赤一

王命作冊逸史佚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

室禰地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

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逸祝冊者史佚為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未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蔡傳以為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

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解於大廟史由君右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

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記 十一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也來宣也文武受命召公康公也維翰幹也無日予小子王自也召公是似也

也也敎我也公也用錫爾也爵也錫爾也車也和也一也自也召公也之也和也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

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宜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

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

勤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嚮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也由君右執策命之冊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也莫于其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晉為廣陵王闕之策曰嗚呼小子闕受茲

爵也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也于東土也世世為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書禮志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

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廟封之儀

秦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象土以爾有衆底也天之罰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將有大正于商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禘於所
征之地受命於廟受成於學

會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武、以、遷、廟、主、行、載、于、齊、齊、車、言、必、有、尊、也、

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設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禘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燕請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祭戎
有受服宜社神之肉大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膳兵戎之祭則有受
服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
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
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
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禘謂之主命亦
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
車主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皆于道左社主居

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既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按魯僖公亦以巫庭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
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

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
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
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

與為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
為民之心切遠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

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饗帝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祭於南郊之傍命

樂正羽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為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為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雪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嘯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為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之術為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臣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為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太雩之祭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臣按高禘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

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人時是也維姜嫄高辛氏妃生民

如何克禋禋意以也克祀祀也以弗弗之言也無子求有也

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述也敏樹也攸動也介大也攸止也載也震也載也風也

也肅也載也育也時也維也后稷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月侯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

高禘先禘也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一 禮記

帶以弓鞬也授以弓矢也于高禘之前

陳澧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

為祠禘祈嗣之候古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

禮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高禘后妃帥九嬪

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

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

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為禘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

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陳澔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竊以為古者祀高禘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况郊在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

大

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為禘壇中設帝位

而以高禘配庶於行禮為宜以上高禘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四嶽四瀆

臣按旅者合眾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

四望則眾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禘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同祇凡天地之

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賈公彥曰大災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祈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頌地

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亦以小宗伯為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日緘四日禁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禱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祭若春秋祭崇之屬

梁王崩晉侯景公召伯宗大重人曰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綬車無

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于史辭修文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

十九

大道不諂諛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

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公為三壇同墠墠為

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置璧乘珪珪以禮神乃告

大王王季文王史大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武王遣

遇厲惡虐暴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元子之責于天以

且周公代某之身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禱祠報福之

事掌以時招梗禴禋之事以除疾殃

男巫春招

招吉弭去禍以除疾病

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

公於吳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

則舞雩國有大裁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

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禴祭祈禳無不與

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後世巫不設官而禴

崇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

誕之末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觀之柄以為禳星

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為之世之僞

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

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為幻誕矯誣

借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也索室毆疫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雘音那九門裂牲謂禳除禍

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雘以達秋氣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雘傍磔

陳澹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癘氣也季

春命國雘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雘者此為除

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雘也季

春惟國家之雘仲秋惟天子之雘季冬則下及庶

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雘也傍磔謂四方之門

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

禳而已

漢志先臘一日大雘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

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佻子皆赤幘皂

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

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煎黃

門令奏曰佻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佻子和囉呼

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逸疫出端門以次傳火葉

雜水中

按雘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

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

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雘則通上下行

之也漢以中黃門為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為便

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徧盛不能無

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至遣

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
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漢唐之
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為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開
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禹

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

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

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始

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

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五帝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成則以為

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是也成

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合音釋采

正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樂官習舞釋菜仲丁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澧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二日

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

菜之禮告先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若漢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

陳澧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

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

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

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

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非收壞民散而無所繫於

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

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

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
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為
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師故所在郡國尚
存先師之號

始立學者既興當作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
乃退償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澹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典
塗爨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
又釋菜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 二四

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
學釋菜合舞一也此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
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
幣唯一則此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桃熒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
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衆遂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
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衆望文姦謀
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于辟雍以
顏淵配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此前此祠孔子
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 二五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

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音故事裴松
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于此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
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

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

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為釋奠及

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

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部

二十六

然周公孔子各自為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

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

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

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

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

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初釋奠

以儒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

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

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

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秩

節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

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

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

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為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

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毅梁赤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部

二十七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

甯賈逵二十二代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

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

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

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投坐不立投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當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會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會參特為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為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一

二十六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夫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因為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買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

之貧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會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為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玉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七

二十九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夫國學廟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大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君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臣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

重修廟學，情無以此。

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贈顏子為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為侯，曾參等為伯。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部 三十

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哉！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皆為公，郝伯曾參以下為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為伯，尊以犯聖，詔改玄聖為至聖。

臣按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之，國曰孔子，毋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淡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為稱，嗚呼！謚之有無，固不為之輕重，况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為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視嚮學之意。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部 三十一

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詰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生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酒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宰精，遷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為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為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心以對神，庶

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草，我聖祖則親灑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為經。自我作古可也。本朝舊制，主

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

上猶遣一次，請如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

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春秋

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曹

三十三

陳賜曰：小有釋菜，而以食為主，大有釋奠，而以飲

為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

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

釋奠用官架之樂，宋朝上下釋奠，設登歌之樂，不

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

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

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

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入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宣聖荀况楊雄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正明二

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况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于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曹

三十三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惇頤、張載、程頤、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翕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

顏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始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為元國復聖公會參，鄒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子思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姚燧曰江之左進會子子思並顏孟列躋于張於
會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于思而視會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
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
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錄
點繼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官將
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創施錯置於數進之地如此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一

禮部

三十五

奚以為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
中南向顏路會稽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
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
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為今天下州
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
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
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會子墓當
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會子配否則特立

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會子子思配
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
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
物正位特一羊一豕一邊豆各十登一劍一篋各
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
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為高案其豆
邊篋篋悉代以莞器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部

三十五

臣按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
為宜矣今既塑為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
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
之譏也然既為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
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
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
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
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為王之
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
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
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
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

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會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者求神於陰陽既奠炳蕭合羶薶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其祭享之事今用秉炬當之爲瀆臣竊以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正不必泥但所謂木主之設乃

聖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

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德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請學行香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澄從祀

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况楊雄韓愈宋兩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

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濬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道而南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况宗青莊老之王弼附會識緯之賈逵並祀於

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臣按修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三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大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

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

故耳非古樂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部

三十一

熊禾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為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大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為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為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

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

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

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七

禮部

三十一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熊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官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永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今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曹 目下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八

大學衍義補

禮曹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賁之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之象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也五品不遜順也汝作司徒掌教也敬敷布五教在寬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曹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棗民彛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承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若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淮爾之中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

擾邦國

太司徒因此五物者氏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

不乖五日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日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日以刑教中則民不競暴八日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日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日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日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五禮吉凶軍賓嘉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雲門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成池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干教象之法千象魏而觀使萬民觀教象挾日為快而斂之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吳澂曰正治修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禮記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滯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悌

孤獨以逮反也不足上賢以崇德簡擇不肖以拙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去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隣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里有

序而在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讀為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

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責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怨刺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

按成周盛時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犯分之為此乖爭凌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設學校以立教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胃子直而溫寬而栗莊敬也

德行改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吉凶嘉賓也六樂雲門大韶大成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第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典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濩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同合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觸謂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辟雍諸侯曰類宮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周禮大司樂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焉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大子王子羣后謂諸之大夫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文王世子凡學以下皆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春八編類纂卷四十八七

夏學于所也戎也秋冬學羽翟雉籥簫屬之皆於東序小樂正學于大胥助之籥師學于籥師丞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如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胥鼓南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按土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胄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

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古代之學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也國君也民教也立學立為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為遂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

臣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

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

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

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古人

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士著教人則

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別其

刑三年視敬業於所習樂羣於朋徒五年視博習以

程度為親師於訓誨七年視論學講求學取友擇其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類聚通達明通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校之法

大學始教之初皮弁祭菜有司衣皮弁之示道也。敬道藝宵雅小肄習也。三釋菜歌鹿鳴也。官其始也。三詩取居官受汪入學鼓篋入學時擊鼓孫其業也。之美誘其初志。夏楚二物夏楚也收其威也。收其威也。進其德業。不視學游其志也。不五年不視學優時觀而

不語春秋視學存其心也。存其心切者聽而弗問。聽受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無有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春秋教四時必有正業退息退而必

有居學不學操縵操弄琴瑟不能安弦不學博依廣求

之所不能安詩不學雜服裳弁衣不能安禮不與其

藝即三者不能樂也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今之教者呻吟其佔畢也。多其訊問言及于數

止一端不進而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其施之也恃其求也。佛弗夫然故隱其學

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臣按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頹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為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下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

人編類纂

卷四十一

禮部

十一

人才使之如已且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徧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即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臣竊以為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

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 內閣儒臣將洪武初侍御史睢稼建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為準立為學校教養法式

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為師儒者必依此式為教為生徒者必依此式為學為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為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為為數本經四書史鑑經議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為是為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是為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

人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部

十一

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矣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也節言分限而施之謂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相厲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扞格如地索難而不勝不能承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謂雜等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

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才存或失則寡，才不或失則易，後快或失則止，鈍滯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非理肝之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云應書者，謂無應舉賢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記

十二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為學官，謂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

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為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大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官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進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記

十三

生員其書，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為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為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

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太學法著為令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部

十四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

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立學

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

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四年

年陞學為四品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為之存仁

元儒許諫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

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治事者固已在

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為二則是以體用為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選諸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

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部

十五

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

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

擢居顯要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

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

之士為之徒取充位而已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

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

月一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

生封彌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
公試外舍生八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典籍者
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
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
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教九年大成者進德
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
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
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
類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

八編類纂

卷四八

十六

必至於歷三舍皆非且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
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
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
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
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
嘗以恢復饋餉爲解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
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
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
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
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
將大

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
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
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
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
會饌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束
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八編類纂

卷四八

十七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
如此其周密况

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
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
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
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
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
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此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記 十八

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終之恩以塞利誘之塗

明道學以成教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又曰惟學遜志務學力時敏無時而不敏厥修乃來

又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荀子曰學惡音烏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

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

耳之間財四寸耳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

不範為不少矣一閱卷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

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記 十九

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沈習是之勝非乎於戲

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

而知眾星之幾也仰聖人而知眾說之小也

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故聖人立教俾

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正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

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矣

又曰聖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

本經術以為教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書

二二

周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天生神物謂著龜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常有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宰

天之宰

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裁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竝受其義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三

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朱熹又曰書有古文今古文乃壁中之書若今文乃伏生口傳

書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杼以簧鼓以土籥以葦管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日

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冠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

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

而能有所動也

八類類纂

卷四十八禮曹

三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

六德為之奉以律為之音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

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

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

也

左氏傳成公十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辭而顯義志也

而晦謂約言以記事婉曲也而成章篇盡而不汗其事

實無所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八類類纂

卷四十八禮曹

三十三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

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

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

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去聲善

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

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夏為大宗
周為次成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子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今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二十四

八編類纂 卷四八

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以上論春秋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

真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二十五

三三三三

朱熹曰禮書如義禮尚完備於他書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

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

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

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

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

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

有攷於斯書以上論

文中子曰先師謂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儀禮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記 二十六 李吉

此以往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

公焉其道則一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持循

張載曰周禮是的是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

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為周禮亦

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為之必待他日

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

俟其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

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周禮之活法也

臣按朱熹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為非周公致

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官闈之事其

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闈交結近習以為

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官

中府中宜為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

皆關白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敢

為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

以非禮導其上也

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

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記 二十七 李吉

呂祖謙曰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常藩木楨

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僥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

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

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

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臣按周禮一書或以為周公作或以為非或謂

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

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潰亂

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古人有言周

禮一書有關文軍司馬有省文遂大夫有互見人之類

九等品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有豫設封公四
舉之類官無府史胥徒
封侯八伯夏采方相
十一之類有舉其大綱者
四兩為有副相副貳者
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
行者有副相副貳者
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
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
梃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
者無不及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
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文襄時事月
令所說官名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純乎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二十八

周典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
可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
是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勸夫成周享國
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
弁髦荒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
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周公之制
有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荆
舒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
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

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
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
考嘉熙間王次黈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
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激作三禮考
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
亡也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
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
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
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
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二十九

以來立為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
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
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以上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
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
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
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
言正
又曰或謂禮記又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

聖作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經作臣竊以為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記

三十一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為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註總四十九篇以上禮記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中禮記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詐禮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但言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為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八編類纂

卷四十八

禮記

三十一

臣按荀況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家言者而亦尊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聃者則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外者乎苟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揚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以上言六

何晏曰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
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
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然魯

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

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以上論語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

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雜出此

其所以差也

臣按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

人編類纂 卷四八 三三二

又為之章句或問

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

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

不配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以上大學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也此篇乃孔子傳授心法子思子恐

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

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成之則應六合卷之則退

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以上言中庸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矣其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別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以上言孟子

人編類纂 卷四八 三三三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九

大學衍義補

禮類 崇教化

一道德以同俗

易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司徒一道德以同俗

漢董仲舒言於武帝曰春秋大一統乃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

同是以上三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

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

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

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蘓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

罷奏可

臣按武帝即位之初首舉賢良方正即得董仲

舒之真儒者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

以為奏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

尊孔子之道自後建太學立博士明經術使儒

者之道大明于天下一洗秦人之陋至今儒道

盛行經術大明皆武帝振作之功衛綰奏請之

績仲舒發揚之力也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蕭望

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

春秋博士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命國子祭酒孔穎達

等撰五經正義雖包貫異家為詳博其間不能無糝

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有詔更令裁定

臣按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然

惟講議之而已未有成書也至唐太宗始命孔

穎達會諸儒臣撰五經正義是亦一道德之一

端也

韓愈曰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魏

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

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又曰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商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

歐陽修曰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曠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克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修又言於君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在無幾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至唐為九經正義所載既博人編類集 卷四十九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特詔儒臣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

臣按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于今日者實由孔穎達之正議其刻板尚存於福州府學今後學經者因得以考見古人之訓詁義例而知其名物度數之詳雖其間多駁雜詭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朱子謂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

詰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心有主而不知所擇耳

躬孝弟以教化

商書伊訓曰立也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人編類集 卷四十九

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養其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尸校年養庶人之老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養庶老於虞庠

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儿杖行也禮賜糜粥亦飲

祭義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于州巷放乎狻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口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

祖而割牲制牲體也執爵而饋進食也執爵而酌以祭也冕而總于總持于所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

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整而始獻鳩以養國老

臣按天子之養老有二有國老有庶老貴冑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

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漢明帝永平二年帝帥羣臣養三老五更于辟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大一人爲更服都行大

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杖五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

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在禮道上作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二老

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祖割牲執爵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醴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請闕謝恩

崇師儒以重道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

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人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竭此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儆戒書於席之四

端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愆不忘
殷監不遠視而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口口
生所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
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拯
也楹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
母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用地之財敬
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
德則興倍德則萌以土尊
收師儒
檀弓魯哀公誅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于位焉嗚
呼哀哉尼父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七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臣按後世封孔子子孫俾奉其後者始此

梅福上書于其君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
不免編次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
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
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
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成侯

臣按此孔子謚宣之始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

章帝元和二年幸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孔子

是月

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
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
道今陛下親屈萬乘尊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
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指及孔氏男女錢帛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賜
百戶奉孔子祀令齊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崇
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朕我王化在乎儒術能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八

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
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
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年祀漸遠
靈光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為崇峻不副於實人其
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

臣按文宣王之謚始此

五代周太祖幸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敬左右曰
仲尼人臣也無致敬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師得
無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宋真宗咸平二年幸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帝服鞞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旄仗孔氏家屬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墓奠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臣按宋真宗幸闕里奠孔子有司定儀註止肅揖帝不從特行再拜禮可謂知禮矣然不服玄端而用鞞袍況其所以至聖人之居者乃為封禪之故非誠也其所加謚者用緯書異端之說至其改謚又因黥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心既不誠名又不正聖人在天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九

之靈其肯受之乎且孔子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所重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曰王曰帝有與否皆不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也

臣按與其崇聖人以虛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磨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偽作天

書聖道如何

以上與崇先聖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臨川伯王雱從祀臣按宜聖廟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豈容一毫私意於其間而姦黨之徒乃敢欺天罔聖以扶

翼其惡黨以為自己姦利之地時君可欺而聖人在天之靈其可欺乎

仁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詔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又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世界人豈宜從祖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九

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三臣者俱嘗被詔追褒兼準御筆秩熹于從祀如栻如祖謙宜升從祀詔從之

元文宗加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會參邾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是歲始以董仲舒從祀

臣按焉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從祀吳澂後又以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列在從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

從祀于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也節也祭先聖先師焉

漢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割辟雍之上尊養老更饗射禮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人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

太宗召天下純儒耆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帛廣學舍千二百區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將出顧見講堂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詔覺講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國子監召孫奭講堯典說命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請文宣王殿行釋奠禮御端化堂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按哲宗視國學或謂呂大防日祖宗視學非

可與祀
能與祀
能不朽

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以上視學

謹好尚以率民

周書君陳篇王若曰爾惟風下民惟草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牙篇王若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詩序曰羔羊鵲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

人編類纂

卷四十九

主

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小曰羊大曰也羔羊之皮所以素自絲五純以絲飾退食退朝而自公從公門為裘素也絲五純以絲飾退食退朝而自公從公門委蛇委蛇之自視

按先儒謂此詩為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赴赴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緇衣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上易知也則刑不煩

矣

子曰好賢如縑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

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詩作一作字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上好是物。

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

表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

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

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

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春秋左氏傳云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成。

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

哀帝去樂府。然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

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前下制度。未幾後

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

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

地。神明可通。況行令乎。

矣 廣教化以變俗

問書君陳篇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

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又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

其或不良

畢命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慈殷頑民

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二紀十二年世

臣按以周公之元聖輔佐文武之聖成王之賢

而一股民在京邑之近而又繼之以君陳以和

其中歷三十六年之久世已變矣而後其風始

移焉由是觀之民之難化可知矣然殷民在洛

邑密邇王室其無虞度之事而曰四方者蓋一

肢有疾而渾身為之不寧一處有微而四方為

之騷擾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居四方之中四方

之中苟一處之有事而四方咸為之助勦矣民

既不寧君身安得寧乎

又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尚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恣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

十四

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靡。萬世同流。茲殷服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溢矜侈。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難。

又口資資財也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
厥躬。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鄭子產為政於鄭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一

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童子不犁昧。二年市不
豫價。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

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興。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鄉與嚮同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

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

之。豈如今定經制。令若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
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無維楫。楫維以繫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

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維五色。使有文。

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其慕欲也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臣願為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

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五穀蕃熟。民不天癘也。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

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

勵。造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

右職。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

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吏。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 十六
民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
繇是大化。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延壽欲教以
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
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
謹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者
皆以為便。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
過法。又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
祭嫁娶禮。後入守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
以詞訟自言者。

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頒行之於民間勤以為善防姦之意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宜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第第貞婦順孫日以衆多出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以風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次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

史大夫

臣按漢去三代未遠其君之求治臣之為治皆

有古遺意後世則惟以簿書財賦為急未聞有及教化者矣雖有其言亦無其實為吏者固不暇於教化萬有一焉不罹於文法幸矣況望增秩賜金徵入朝以為顯官哉

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

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邑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

秦彭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如儒雅教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折遜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後轉潁川太守肅宗巡狩再幸潁川輒賞賜恩寵甚異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符行春到來陽縣民有蔣均與其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

仇覽為遂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請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元舍慮落整頓

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

任廷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廷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吏民為立祠後拜武威太守首除暴害吏民累息即造為學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

八編類纂 卷四九 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逐有儒雅之士

齊蘓瓊為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後魏封回為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勸令別處其俗遂改

清河王勵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勵歎曰子胥賢者豈宜

損百姓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

隋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時人情險詖妄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用秩俸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誓之書不得教受常以季月召集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明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事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貢貢之禮祖送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勸勵風俗大改

唐高士廉為益州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掛食暹以哺之兄弟異財罕

通假借士廉隨方勸誘有不悅者親率官吏詣門勸諭由是邑里翕然多為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教化復興

韓愈為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日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趙德秀木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

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術推官專
勾當州學以督生徒。典禮悖之風。刺史山已俸百千
以為學俸。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自此潮人日起
文學立祠祀之。

常衮為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使學者作為文章。親
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宴饗與焉。由是風俗一
變。歲得貢士甚盛。後衮卒。閩人以衮配享于學宮。
宋韓琦知并州。河東俗雜。羗夷用火塋。琦為買田封
樹。刻石著令。使得塋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耻。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部

三

臣按自古中國無焚屍之俗。至佛氏以夷狄入
中國。始有之。為人子者乃忍其親之體魄付之
烈焰。不孝之罪莫大焉。琦為郡。獨能禁之。今此
風猶行。民習成俗。非嚴刑痛禁之不能止。請著
為令。有犯禁者。以毀傷父母律問罪。并坐其舉
火之人。是亦崇孝道。美風俗之一端。

程顥為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
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孤寡
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
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為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甚。野不

知為學。乃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歲。民愛之如
父母。

朱熹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塋嫁娶之儀。揭
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土俗崇信釋氏。男女
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為庵舍。以居。熹悉禁之。
余仲寬宰劔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
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
往溺之。建劔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
為人信服者。列坐廳下。以俸置醪醴。親酌飲之。出其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部

三

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十計。轉
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
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

臣按溺子之俗。至今浙東為甚。請自今有除為
浙東守令者。考滿上。課必書云。自到任之後。民
竝無溺子者。如有不實。坐降一級。如此。則民間
舉子必多。戶口日增。是亦仁政之大端也。

嚴旌別以示勸。
周書畢命曰。旌別淑也。惡也。表厥宅。里彰善癉也。惡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禮記王制曰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命鄉簡不師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師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達方終身不齒

緇永子曰有國家者章明善癖也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部 三十五

臣按後世凡有孝子烈婦則旌表其門而為盜竊屢犯不入者則異其門而以為警是亦得古人章好慎惡之意也

漢明帝永平三年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幘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臣按明帝之於郭賀賜之以所不當得之章服所以表其有殊政也一時官廳見而聞之寧不惕然悚然慕乎

沛劉長卿妻和氏夫卒防遠嫌疑子又夭歿桓氏慮

不免乃豫割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旌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臣按前代旌表節婦不止一桓嫠見於史傳者此其始也載之以見帝王旌表節婦之實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降聖書褒之曰皇帝謝曰德懋知在寤疾哀毀過禮倚廬墓所負土成墳朕以孝治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段米百石詔表其門閭

臣按前代表孝子門閭非一而特紀德懋者以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部 三十六

隋文帝有璽書褒之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封泰山車駕幸其家

宋萊州民徐承珪幼失父母與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衣服相讓歷四十年不改其操所居鄉水連理瓜異蔓同實有司以聞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江州民陳兢其先世仕唐有為江州長史者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倍宗嘗詔旌其門南唐為立義門宋初免其徭役太宗

時以其家食不足每歲貸與之粟真宗時官其主家者為州助教

舉贈謚以勸忠

禮記表記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善也惠善也耻名之浮於行也

方慤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謚謚則諱其名諱曰謚以尊名夫謚以誅行而為之然行不一也謚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為之節節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為文武王之為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部

按周人卒哭而諱將諱而謚是謚三代以來

已有之生有名死有謚名乃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生者之名以辨其人死者之謚則節其一德以為稱而諱其名也

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諱死無謚

陳澧曰死而有謚今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為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呂大臨曰父之爵不當謚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之非所以敬其父也

陳澧曰文王雖為西伯不為古公王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太王王季以謚也

臣按元世於凡追封其臣之父祖皆加以謚是

雖夷狄之君不知禮亦一時臣僚不學之過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鄭玄曰類猶象也

臣按先儒言謚曰類當為誅謂誅而謚之也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部

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陳澧曰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謂之謚所以代其名也貞惠文此三字為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臣按自古謚皆請於君春秋之世猶然後世始以屬有司我

朝始復古制凡大臣有功德於世者其謚皆自上賜云

尹焯曰謚法最公以成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
淵為謚此孝子慈孫所以不能改也

臣按謚法捐位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二君
者周之天子繼其世者其臣子也乃敢以惡謚
而加之於君父豈春秋為尊者親者諱之謂哉
蓋君之謚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
之君之臣子雖欲私其君父如天理何臣之子
孫雖欲私其父祖如君法何先王謚法最公秦
人以為臣議君子議父而除去之鄭樵謂以謚
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乎失古意矣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 三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且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
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
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
行出於已名生於人
臣按謚法不見於五經其書見於世者有周公
謚法有春秋謚法有齊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
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與之書有
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庾亮
之書有庾蒙之書有蘇洵之書皆漢魏以來儒
者取古謚法而釋以已說而各為之法也其說

不一有一謚而取義數端臣愚以為古今異宜

請自今節惠定謚者本於古法而參酌以今世
之所宜庶不悖於古而於今人之聽聞不惑云
晉賈克老病自憂謚傳從子諶曰是非久自見不可
掩也克卒以外孫為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克悖
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鄒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
莒人滅鄒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
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帝不從更謚曰武

臣按克姦回弑逆謚之以荒固為幸矣而武帝
曲加以美謚然後世不囚武帝之謚遂以克為
善人賈模謂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信哉斯言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禮 三

明帝贈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寬
尚書卜壺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為
往年敦姦逆未彰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
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却鑿以
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

臣按周札始雖延寇終則死職其於贈典在乎
可否之間雖以明帝冠亂之餘偏安一隅而於
一臣之贈典而羣臣猶且執議如此後世則顧
其死者之情故何如生者之顯晦有無而已雖

有贈謚不足以爲勸泄

北魏鄭義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秘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宥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義雖夙有文業而治關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改謚文靈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狄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謂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時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人編類集

卷四十九

五

按許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然此猶非其罪之大者若論其贊高宗立嬖后殺忠良之罪謚之以繆猶爲幸矣當時戴至德謂王福疇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以何謚之爲繆對曰昔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許敬宗忠孝不加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不負許氏矣當咸亨中昏主臨朝而臣下猶斤斤執法持論如此雖其任遇之臣略不肯少有假借其謚雖終於改易然載其事於

史千載猶一日也士君子立身制行可不謹哉唐楊綰卒太常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太常謚不當

故稱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蕭嚴郢駁謚加以忠蕭及重議曰周道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立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

人編類集

卷四十九

五

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與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審正稱貞則遺其愷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

謚忠溫彥博謚恭此竝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

宋仁宗朝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特賜謚文正司馬光言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今不委之有司繫以公議定謚於中而後宣示於外臣謂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賜之亦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至美無以復加之謚如

八編類纂

卷四九

三

竦者豈易克當光又言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況天下之人皆知竦為大邪雖謚之以正不足掩竦之惡而適傷國家之至公耳

臣按宋以前人臣無謚文正者文正即唐之文

貞宋人避諱易貞為正盡謚之最美者也宋仁

宗以竦東宮舊臣特賜以此謚光上疏以為竦

不足以當此謚因改謚文莊其後光薨卒得是

謚真無忝矣乎

仁宗朝陳執中卒知太常禮院韓維上謚議曰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祭祭之禮執中位為

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而治理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於宮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遂使聖朝大典有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率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自宰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二法謚曰榮靈

八編類纂

卷四九

三

臣按韓維上陳執中謚議而責以居大臣不能正典禮之失以為其不忠之罪而謚以榮靈嗚呼使此議行則凡為臣子者生前所為雖或僥倖以免王庭之誅然身歿之後公議凜然終不可掩人生不滿百寵榮富貴之日不過三五年耳而不美之謚播於人口錄之史冊殆至千萬年而無窮是則謚法之行其為世教之助益亦非淺淺也世主往往睚於所好而自敗其彝典何不思之深哉

神宗時太子太師致仕歐陽修卒尚書省移太常請謚李清臣為謚議曰公為聖世賢臣一世學者所師

法明於道德見於文章究覽六經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太師之功於教化治道為最多真可謂文矣考按謚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然公常叅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寧宗慶元六年京鏜卒賜謚文穆既而其子請避家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三三

諱改文忠言者以為楊意巨儒既謚曰文議欲加一忠字竟不之與夫欲加以一字猶且不可况二字俱欲極美乎望敕攸司自今謚議務當其實其或不然當推以法以選舉不實論若定謚已下其子孫請再更易者以違制論從之

按唐宋議謚掌於太常博士凡於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

本朝雖設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有謚蓋自姚廣孝等

官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于恩賜然臣竊以謂九重之上於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恩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

八編類纂

卷四十九

三三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

右編

六曹類

禮曹

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禮仲舒郊祀封

臣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曹

一

其席藁藉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徽稅最彊於今。匈奴是也。

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霸首。及漢興

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掠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
 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
 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
 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
 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

人編類卷一

卷五十一

禮書一

三

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
 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
 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
 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
 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
 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
 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
 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
 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人之謀既
 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
 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
 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欲議可劉歆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
 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
 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
 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

人編類卷一

卷五十一

禮書一

四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
 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
 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
 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
 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
 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
 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
 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
 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本

祖不隨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共皇也師以共皇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收舊茲如此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大廟而懷帝復入數則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五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上毀二世者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

有序景皇帝始封唐實為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
穆今乃上引武昭王為始祖異乎殷周之本尚穆也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高穆興祚景皇帝是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且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印宋不祖楚元王齊梁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為祖可乎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為周興自后稷漢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某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武德初定去昭王尤近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張齊賢議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太妃之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六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

特立廟曰闕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太廟別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請以中宗為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則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

祔而作上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於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弃，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况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拆，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於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晉晉哉。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迂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陳貞節論

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諸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韋處厚奏

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為別廟，大禘禘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禘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二謂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祔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祔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禘時，皆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

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
請藏二祖
神主以太
宗中宗奉
宗廟南
高祖玄宗
定高祖北
向禘禘下
及二祖凡
十八年建
中初代宗
喪事當大
祫享以本
節傳上

居穆重本尚順爲萬代法夫禘合也有如別享德則
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於
於廟如真卿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
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
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
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
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
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
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
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
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
追王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
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
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
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
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
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
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
則行周遠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將
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太祖之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九

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
稷不重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與聖皇帝則獻
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高曾之廟人情大順也
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
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禘祭毀主皆合食
今藏夾室至禘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預不謂之
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
一壇一墀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禘則太廟享
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
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禘禘乎三
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
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
奉主祔與聖廟而不禘禘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
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
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
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
漸而遠者祭益希晉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
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
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
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一

惟獻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
 非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
 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
 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
 獻懿主祔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
 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
 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
 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
 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
 宜祔與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一

七

是時言祔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剛定至是
 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
 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與聖廟
 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與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
 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與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
 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
 決諸儒無後言陳京論祔

席而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
 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
 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
 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
 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
 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
 位乃相絕四也今號爲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
 樂章祝冊皆自別而不同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
 意伏見章獻皇后章懿皇后在奉慈廟未升祔時每
 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享所以伸所尊者最
 爲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伸而於禮
 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獻章懿之明證政陽修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一

三

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
 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
 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
 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有瀆
 神明莫此之甚臣竊謂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
 於典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別
 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

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苟有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示寢罷，以全典禮。歐陽修論是

臣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

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

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祀至重萬世不遷

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

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

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

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

之故廢武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明堂配祭，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

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

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

武配。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謨。

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

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

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

杜鴻漸、王涇輩皆不能推明經義，務合古初，反雷同

其論，以惑時主。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配

天之祭，當在乎太宗矣。錢公輔論

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管，以上遺之。以其

自有本統承之故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

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

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

祖宗之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王安石議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其德能配天也。夫以

文王之德，而不能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

矣。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宜不得舍文武而

他及。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

不先創業之君，乃遠取追尊之祖，此豈先王之禮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近於人情者哉。今之議者，又以祭法禘郊祖宗之禮

言商周非絕管，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本朝，自僖祖以

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必以僖祖為始祖。臣又以謂不

然矣。其言曰：商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信斯言

也。則禘祭宜無易嘗者。今商頌之長發，大禘之詩也。

其曰：有妣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玄王桓撥，受小國

是達。受大國是達者，迺專歌述契之功德，一篇之間

了無及嘗之語。則祭法之言禘嘗者，臣亦未敢取以

為信也。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

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且景帝、唐

引師候評
位祖非矣
高祖原在
而祖後南
宋自傳前
無考

室始封之君。而元皇帝乃神堯之父。高祖之時以景
 皇帝為配。而太宗之初已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
 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復請以景皇帝郊配天地。
 黎幹力詰其非禮而正之。夫景皇帝親受唐國之封。
 且不得配天。則未嘗啓有土宇。而欲以為始祖。臣亦
 慮其難矣。恭惟太祖皇帝削平禍難。功格上天。百餘
 年間天下之人涵泳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太祖之
 恩德也。今天下惟知遵奉太祖。而乃欲替其親郊配
 天之祀。豈厭於人情哉。今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
 不明被於後世。適欲以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考 三

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
 之得姓遠矣。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衰始得姓。今若
 必欲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其可乎。臣今欲
 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禘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
 毀之主。皆藏於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
 權居東向之位。太祖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
 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
 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以僖祖立廟為非。
 則周人別廟以祀姜嫄。不可謂非禮。系國議僖
祖禘遷
 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圓丘。獨以為不可。則

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禮于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
 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
 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
 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
 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
 古者祀上帝。則并祭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
 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臣
 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
 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
 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考 二六

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
 郊之禮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禮。獨
 不及五岳四瀆乎。岳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
 祭乎。議者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
 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
 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
 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
 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
 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
 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

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常合祭矣時褚元亮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惟以齊祭禮樂爲政事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力有所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不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議也今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是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簡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右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七

未有六年一事。天者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澤與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惟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圓丘，何獨不可？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燿火，天子于禁中望祀，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五

五

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晉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冊，往鑒甚明，可為寒心矣。貼黃：唐制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議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圓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則行它禮，或大雪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五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聖祖遵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遠遷之夾室，而朱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謂遵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裕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

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馬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取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朱熹論廟主

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

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主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制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愛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臣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侷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陳湛武服制故事職父在為毋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

中外服三年將服三年將太

重唯行古為得禮宗道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臣道也君臣以我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視膳耶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毋降可乎公除非古也人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體異而情均太子奉君

父之日遠報毋之日少恐使失令名哉宰相乃令太

伏觀睦親宅被火災者二廣親宅被火災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併豈適丁其時乎臣竊以春秋之義推之蓋二宅之中有親已盡服絕無者而未經裁節於有限之禮故大以火災戒之乎歷考上世尊族或

封以就國或官而任外自唐明皇而後世叢於宮宅而不任以政本朝依其制也然國初之制凡以蔭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數授之今則長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舊制止授班行今則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滿數百今則踰千人矣又其間子孫眾多者數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張其事哉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定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願當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今之未備祖宗昭穆是宜世出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泊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楊繪乞酌古今

晉平公之於荀盈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崩譏之期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為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為天子絕期不妨宴樂臣切非之蘇軾乞以魏王之喪罷秋宴

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之事失禮義害人情無大於此程頤論除喪不可置燕

惟晉武帝以疏素終三年其羣臣多以為非蓋詔諛之人習於流俗而不知禮也唐之人主無有為三年服者而三百年間諷者亦未嘗及之蓋世無達禮之士而人不知事君之義也惟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為服故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古者再期而太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為之縵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矣至葬而又服之蓋見梓官不可以無服也耐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去山陵未久也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臣伏見大行皇帝之喪自三月十三日服至二十八日而除羣臣衰麻纔十六日遺詔易月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為過山陵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未除衰至墓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此非有所難行惟存其衰麻而已蘇軾論喪服儉葬

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衣
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擊牽制之弊革去
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
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
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嘗以世嫡之重仰
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
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
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
用練紗淺黃之服未甚乞許論喪服

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願謂羣臣曰
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
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
葬不起山墳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
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
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
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
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數又多殺宮人生薶下

年不成復
延陵
度泰余
河上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匠計以萬數天下若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
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
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
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
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
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
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
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
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
之詩是已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園後嗣再絕春秋刺
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
也劉向諫起昌陵疏
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為請而臣獨望陛下固辭徽
號為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劉敞乞固辭徽號
前代人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
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餘未衰深惟宗廟之重
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太
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
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願復之恩然陛下所

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漢安懿王典禮宜一依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鑽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櫪手馴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

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蓋平生之慮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竊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墜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逸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墜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不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

漢書卷之六十一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一

字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一

字

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晉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漢書禮書卷之六十一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曰夏竦之為如是而蓋文正非以謚為公器也蓋出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同馬光論夏竦臣竊以凡為人臣受祿不必多受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其言臣等竊追謚法本意所謂道心博聞曰文者非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行所學不離於道德也靖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能制義於閭門外則不能立效於

邊鄙言不副行，貌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謚之，臣等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為東宮之故臣也。向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為不合眾心邪。司馬光論夏竦不當謚文正第二狀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无。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祖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視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羹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

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灾不至。求用不匱，故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獨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灾荐臻，蓋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无。

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寶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觀射父論重黎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冰西陸，朝觀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水皆與焉。大夫命婦養

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水山人取之
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水以風壯而以風出
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雹曠疾不降民
不天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愆而殺雷不
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水之道
也申豐論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
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一 禮部 三

之變國家之事變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
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然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
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
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備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備
禮之臣可以去矣見舉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
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
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
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
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曾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
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苑於禮亦

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
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
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
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
國中處旁不及貢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
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
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況
大臣乎此天意也舉在外者天災外舉在內者天災
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董仲舒
陛下至德仁厚哀憫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伏豫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一 禮部 三

之樂九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
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
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
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
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
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懼
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彌衰送往勞來
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
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
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

漢成帝元
延元年星
字東井屬
都岷山崩
雍江向日
皆同岷山
崩山川地
而幽王亡
岐山者周
所與也漢
家本起于
蜀漢今所
起之地山
崩川竭星
字又及諸
提大角從
參至辰殆
必十矣歲

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薛宣論陰陽不和疏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
於四孟大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在矢夜光熒惑襲
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
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
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
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于衡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劉向上星
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
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
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獲
國經寶勝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爲明皇不能顯戮
休於邪說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
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秦
政經民心用離浸不復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劫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麟瑞大祥
以此可存

老君寧肯御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負愧包羞
大命既傾前功併弃今朱能所爲頗似王鉞等事孫
論天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
大抵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麇麇身
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麇大麇牛
尾一角卽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騶如馬一角不
角者麟卽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
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
鹿無班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爲祥麟上表稱
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麟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鳳四
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改元年漢名
首開太平之瑞莫大于斯臣切聞此獸頗與書史所
聞不同閉以檻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
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有名目卽朝廷殆爲蠻夷所
詐齊唐論
麒麟
伏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曆官皆先具月日時
刻及所食分數奏聞至日或爲陰雲所蔽或所食不
滿分數公卿百官皆奏表稱賀以爲大慶臣愚以爲
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爲近狹今若太陽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實虧而有浮雲翳塞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夫

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

禍深也同馬光論日食遇陰雲不見乞不稱實

詩人之時事異于今今方兩宮同聽天下之政實日

月並明之道俱不當有薄食之變也王巖叟論月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一

禮曹

六曹類

禮曹

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二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郊天主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啓蟄而郊又云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嘗為配圓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圓丘之祭

也玄既以祭法禘嘗爲圓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按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嘗無廟故知周人尊嘗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圓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嘗者周公禘祀嘗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嘗配圓丘之文知郊卽圓丘圓丘卽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丘於郊築泰壇象圓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二

柴於泰壇則圓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圓丘知圓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穎達辨周禮

周禮大司樂計以圓丘方澤宗廟爲三禘蓋天神地祇并始祖之所自出爲三大祭皆五年之禘也郊次圓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所舉之祭也賈逵釋禮

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

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圻則方矣其實一也至漢虞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失先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之說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至祀天於圓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爲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爲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

告于皇天后上矣告于皇天則類于上帝是也告于后上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于洛邑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之而郊之時日紊矣王炎郊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親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

禮

官司表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也。瑞四圭有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至日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毡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曰。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則上帝之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四

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禮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圓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陳祥道天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神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然兩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五色之土於天子。而蓋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五

其境則非面社嚮陰故也其餘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栢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爲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陳麻道社後祀議

鄭康成謂禘祭毀廟不及親廟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誰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及親廟與夫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爲廟祭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六
事爲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于太廟爲禘則禘非大於禘矣又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禘而不該禘則禘非小於禘矣陳祥道禘禘議

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蓋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爲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爲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爲喪服卽吉後之祭爲非則愚以爲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祫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是觀之

則鄭注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卽以禘禘爲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禘祫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注釋以爲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夫禘亦有告祭于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享之外必別有一禘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爲禘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

三年喪畢禘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禘爲禘本不以禘爲禘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禘者合祭也大禘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禘則以未毀廟穆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祫則亦是以新建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禘訓祫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遂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于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值一禘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六
爲禘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禘者合祭也大禘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禘則以未毀廟穆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祫則亦是以新建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禘訓祫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遂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于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值一禘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六
爲禘實未嘗專以魯爲據也蓋禘者合祭也大禘則以已毀廟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時禘則以未毀廟穆之主合于太祖而祭之至於祫則亦是以新建合于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禘訓祫祭亦未爲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爲康成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遂推其禘祫之年則爲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爲時祭則于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值一禘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

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祫諸侯禘一植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八

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祫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傳有禘于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他國之祭祀而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

為周禮非魯禮也馬端臨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為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為配天於國丘然則郊即禘也郊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后稷者而尊之以配天焉唐既以神堯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啻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聘姓適同乎唐乃推聘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九

以為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聘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人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為太祖擬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效唐人之為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殿居中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為昭穆矣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弃之祀仍前之舊列于社稷是禘禘而卑祖也故復創為明堂

之禮而以是三聖人者各配一祀焉。廟亦言古禮周公以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義起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後之有天下者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馬端臨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粢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甚也况后稷之廟毀廟數十世之主皆藏焉豈可當享粢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禘禮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

率子孫以共尊一帝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禘祫祫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隨時皆用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祭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駢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常歲之祀成王斟酌禮義蓋如此。漢禮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十一

唐家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則祫祫二祖為宜詔百官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至上至禘祫祫暨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也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王居穆夫祫合也如有別享德明自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皆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是時言祫與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冊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於是定遷二祖于與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與聖二室會祀日寢廟未成張繒為室內

神主廟垣間奉與聖德明王居之廟成而附自是景
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
後言通典通考唐
太祖東向議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立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
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
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自當各有後
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
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
通東漢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即將蔡邕
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主

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
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
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
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
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
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
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
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雍中壘校尉劉歆
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董順不敢
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

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廟稱顯宗孝章皇帝廟
稱肅宗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異權移臣下嗣帝
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
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
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
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祫食于太祖
以遵先典議遂施行通考
論致廟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
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
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
始也馬廷鸞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
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蓋岐山是
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
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
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通考
別廟

姑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
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
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
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
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

於世次穆也。為穆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又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先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商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唐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施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考 十四 古音

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為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制。成也。通考九第 昭穆廟制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郊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于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禮。所謂小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命有司攝事。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禘祭。禮一次而已。蓋法駕屬車。其鹵簿鄭重。裸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享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禋。然告祭之時。亦有於祀天者。如即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雖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特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考 十五 古音

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

行馬端臨宗西都人主皆預為陵寢故升遐之後不復循古者七

月之制蓋有自崩至葬不及旬日者是以嗣君即位

多在既葬之後至東漢則葬期漸遲於是始制令以

大行柩前即位而歷代遵之蓋猶在既殯之後也今

魏宣武方崩而太子不俟明即位毋乃太促乎且當

時魏傳世既久時屬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於親肉

未寒之時不待且而襲其位乎孝文賢主力追古道

以行親喪肅宗幼冲輔臣無識不能導之以率乃祖

八編類纂卷五十一攸行而有此過舉魏德告終有由矣通考天子崩

魏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統奏

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

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為古禮無稱太

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
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
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毋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
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
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為祖母
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
亡朝臣亦居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
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為安
徐野人云若以曾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
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
八編類纂卷五十一末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胤荅云漢
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革耶於是安帝
服齊縗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菰蘆神武門旌
凶門栢歷天子為庶祖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為太子及蒙議疑上當
服三年司隸王堪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祚之初
并于南郊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王儲也正體承重
豈復是過司隸從事王接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
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
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為庶子服聖上於愍

懷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
既為太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
喪服庶子為其母總不言嫡子為其妾母而曰庶子
為其母許其為後庶名猶存矣天子立庶子為太子不宜加薨服議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夢應三朝發哀者
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
注云國家為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為異姓公
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
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
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書 六

今之通體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也
喪服妻為夫妾為后皆三年揆孝景即吉於未火海
后實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於皇太子
配貳至尊與國為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
寬諸下今將吏雖蒙二十五日之靈至於大臣亦奪
其制管翟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
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
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練麻
諒闇終制太子為母服三年服議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
所服徐邈以為宜依公子為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
殷仲堪以為當依庶子為後服所生母總皇子服乃
練冠耳按總麻章中有庶子為後為其母傳曰與尊
者為體今皇太子繼體宸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
乎當與尊者為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生禮無其文
者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為言推義可知既曰
君之所不服則正庶均於降奪雖登位儲宮而上厭
所天義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厭輕矣故諸庶
子服其母大功而為後者服其母總此存亡異禮何
可一其制耶太子為母所生母服議

唐貞元三年昭德皇后崩德宗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常議太子服太常博士河內暢當與博士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太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宜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葬而處虞而卒哭卒哭而除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

子

心喪三年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逮于庶人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貶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革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毋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公除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為本德以孝為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為母期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臣謂三年則太重唯行古為得禮德宗遣內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下子道也

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士庶人也以天下之母為士庶降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為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公門變服今期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膳非公除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開元禮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

王

后父母服十三日從朝者則十三日而除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五日從朝者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衰麻酌變為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禫內謁即墨服復詔問質質以為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垂於德教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天子從

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服期繇諫
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太子為母后服

以日易

此見

文中子言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
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古帝王之巡狩所以省方觀民
初非游適然舜之時五載僅能一行至周成王則又
不能如舜至於十二年乃一行之又必只以四嶽為
底止之地蓋雖一本於愛民之心而尚恐有煩民之
事故出必有期而行必有方如此至穆王始欲肆其
心周行天下必使有車轍馬跡而幾以喪邦秦始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三

隋煬帝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
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于民怨盜
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
端然倘非游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
其促也馬端臨

唐貞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兼魏王
師王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
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
殿門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
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通典太子拜殿保

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
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多略珪曰此禮之
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
為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是夫妻西向坐公
主親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還物議善之是後公主
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公主出降

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
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
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
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

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
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受尸尸醋主人主人西面
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
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
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
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
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
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
依神士結茅為菴無有象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
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坐東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三

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
 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
 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是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燂蕭合羶燕
 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
 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
 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
 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
 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學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
 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注

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
 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
 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
 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
 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
 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
 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
 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
 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
聖諸州但以
 先師項子配今也雜真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

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
 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執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
 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
 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實而不講顏回曾參
 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
 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清初張居程上
 後因國子監集議
再定張遂
 程下顛倒焚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
 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
 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
 秋亦非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注

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三者之重輕繫乎樂之
 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成之樂乃先儒所
 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
 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
 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
 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
 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皇帝堯舜禹
 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
 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
 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

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
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鑿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讓
可乎管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舜
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
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謂之先師以配享
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宋濂孔子廟堂議
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
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
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
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典
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
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
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
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
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
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
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 然者以經
傳為文云微子為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
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
天而祭故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曾子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特祭于宗子之
家鄭云貴祿重宗也小記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
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
宗祭也又諸侯別子封為國君亦得各祭四代何以
知其然諸侯既不就祭人子不可終身不得享其祖
考居然別祭四代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
足以塞矣凡弟俱封各得立禰廟議
袁准正論云時俗之論曰庶子為公可以尊其母為
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
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
以妾為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
尊不通於隣國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素
曰並后如夫人者六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為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
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
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為國君而母為妾庶子孫
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
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
人並為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

法此大亂之道也。諸侯崇祭生母議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蓋由知識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國備物典事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嗣子之體不以成人為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子不殤君父宮臣得服斬耳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云能執干戈以死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記 三

二十而冠婚及為大夫者皆不為殤至若諸侯繼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反殤之乎左丞羊希按禮云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諸王為諸王殤不直加服議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陞適士適士陞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固其理也設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

而為適士為官師先大夫所立二廟今為適士官師者又不當祭其廟其主將毀之乎將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於宗子歟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於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為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今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記 三

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於君謂之于裕今欲祭於曾亦將請於君歟又宗子為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為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料各隨見為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為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王廟宗廟略記大傳嘗載其說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宗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

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為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別者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為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于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為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為卿大夫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道乎抑自為後世之宗乎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也族人可繼以為後乎抑亦弗為後乎苟不為後則大宗廢矣勿為後者其兄弟徑自繼祖族人皆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為

一則所謂尊祖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為之服齊衰三月其母若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常服者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孰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與論宗法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高祖宗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為宗小宗以高祖為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為宗得為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為繼禰自其終言則為繼高禰之傳嫡下及玄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為小宗者備矣夫羣族之有宗子猶表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表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宗子之嫡不得為其父宗

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為其祖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為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為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為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于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羣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一廟同享子孫曷常不各盡其孝思哉謂其庶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為後者聖人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為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屬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於中而外陽絕之是大偽也夫間閭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偽不可以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生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為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為人後者以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服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為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為間閭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為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為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理責哉歐陽修論
或問諱之不予人之為後者何也曰今之為人後以

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廢利三者皆自叛於先王之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如之何曰比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羅虞臣曰後議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羅虞臣曰長子亦或問譜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吾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爲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進諸昔魯莊之成風也文之羸也襄之歸也成之奴也妾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教者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厲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晉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繼父慈孫之名乎曰其服也則

之廟廟可耐獨譜乎哉羅虞臣曰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爲父後出母更議 依已爲服議通典晉傳玄曰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娶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

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
 纓絰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夾舍。三年喪畢，
 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
 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為制服。後夾氏疾困，謂
 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矯氏墓也。公智
 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為服。
 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竟不為服。博士
 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尚為已配。苟
 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
 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書

迎母，自是申子之私情耳。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
 用出母之服，非也。公曜不服當矣。通典出母，父遺命
 令還繼母子服議
 原子曰：士為妾母，總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為庶母，
 無服。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既得立妾，則其服
 必同於士。然孝慈錄載諸杖期之條，何也？以父妾母
 之名也。妾為夫之嫡子為祖，後者齊衰三年，為眾子
 期。而子乃報之總，不已為薄乎？且庶母之子為已之
 昆弟，則相為服期。今也於其母則總於其子，則期。子
 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故子之服妾
 母，當以孝慈錄為準。曰：然則服總之制可廢乎？曰：何

可廢也。眾子為妾母杖期，不以父存沒得為之服也。
 若長子為父後為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
 賤而廢尊者之祭，可乎？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為
 不祭故也。母子至親，尚不敢以私廢祭，况父妾乎？則
 長子為父後者，決無服妾母杖期之理也。夫庶子為
 父後，猶為其生母總，以此明之，則嫡子之不為妾母
 期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謂已未代父祭也。然則
 為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小
 功，鄭玄曰：此大夫公子嫡妻之子也。言君子子則父
 在也。父在，故以慈已加小功。父卒，則總。今長子為父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書

後，獨不可以此禮相準乎？是故父在與眾子同服期。
 父沒則總，此禮義之至中者也。通典嫡子眾子
 為庶母服議
 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
 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
 治之君，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
 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
 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
 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
 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
 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

151261 續修四庫全書 6 三九〇

稱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能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欲揚修禮樂之為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為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競競然尊其所知。關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天

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墓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為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為。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為稱也。以從為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

也。杜預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蕃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通典皇后謚及夫人無謚議

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為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惟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為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亦未嘗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帝皆已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通典太子無謚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天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二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周天子之朝有四一曰外朝以聽訟二曰中朝以見羣臣三日內朝以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國有大事致萬民以詢之於是後世有常朝與大朝會之禮焉漢高祖用叔孫通起朝儀七年長樂宮成羣臣奉賀武帝十月朔行饗會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此大朝會也每月有朔朝至宣帝則五日一朝此常朝也唐貞觀初宣政殿每日臨朝十三年則三日一朝二十三年則每日常朝永徽開於太極殿五日一朝及則

望朝開元後不能日見羣臣而獨望一朝其正旦冬至五月朔千秋節則受朝賀焉宋太祖建隆二年正旦御崇元殿受朝賀元豐中侍從官常參於垂拱殿百司朝官五日一朝紫宸殿在京官朔望亦朝於紫宸殿其正旦五月朔日冬至長春節則行大朝會禮於文德殿焉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旦始御大明殿受朝賀及後天壽節皆行朝賀禮每日則宰執入延春閣及別殿奏事而已國朝之制正旦冬至聖

壽節於 奉天殿受朝畢賜宴於 謹身殿及東西廡其蕃使表貢則以其所至之日而設朝每日見羣臣於 謹身殿或 奉天殿 奉天門以為常朝焉朝會總敘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日內朝亦謂路寢之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周禮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

太僕長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抵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太僕之官在周為侍御之長所掌者抵朝之事也後世則專以典牧馬之政失古意矣然抵朝之政若後世付之鴻臚而屬之禮部可也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王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群吏東面小司寇接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

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寤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按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典禮則于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于此詢事而小司寇掌其政按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內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君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于孤卿也故于內朝孤卿東面尊于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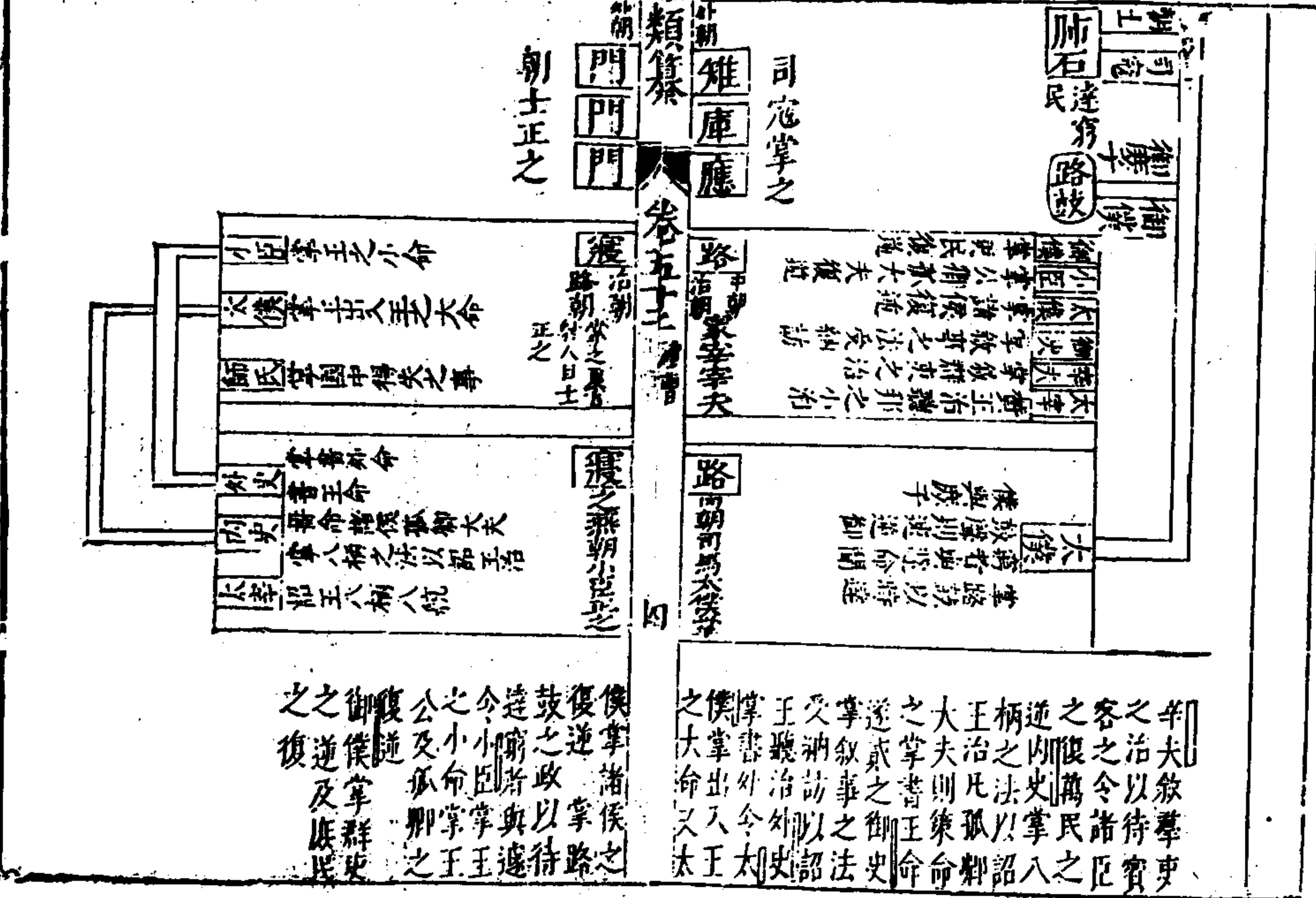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二

三

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逸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王朝之禮

王朝命令復逆出入之圖



命令者王所以操御天下之太極也。有所移則意不得施威福自下出。復逆者王所以通達天下之大機也。一有所塞則過失不得聞下情無由達。皆亂亡所由生也。稽之虞書命龍曰：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此主傳命令于外，弗當則納之也。又曰：王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主達復逆于上，善則納之也。唐虞事簡，二者總為一官而名之曰納言。初命龍而後典于工，故各舉一事言之耳。嘗合周制而論之，凡王有命令，太宰詔之，然後命內外史書之。內史覆審以法，因而獻可替否，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後世中書不肯草制是也。內外史草制畢，下太僕，小臣傳達于外，善則行之，審有弗當，得駁正。故曰出入王之大命。若後世封還王之詔書是也。凡臣下有復逆者，太僕主諸侯，小臣主三公孤卿御僕，主群吏庶民在外，分接為之，傳達其善其惡，得以司馬之法正之。宰夫以叙進其治，則又得以治朝之法糾之矣。內史掌敘事之法，受納訪，又得以太史之典攷之矣。大事內史引以白王，與之答問，使得讞言自盡。冢宰從而贊之，小事則宰夫白于冢宰。冢宰自聽之，而御史贊之。虞書所謂工以納言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五

善

而颺之也。蓋周人制備，故在于王所與夫親民而在外者，既有所分，而命有內外大小，臣下有尊卑，又各有所屬，故與有虞小異者以此。蓋大宰主贊王治矣，然可以詔王而不敢專也。內史主代王言矣，然可以書而不得行也。必夏官之太僕，小臣而後得以傳達之。掌之者非一官。王之命令，宣有下移之患哉。秋官司朝士，掌達窮民矣。太僕小臣御僕，掌諸侯諸臣吏民之復逆矣。而又有宰夫掌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內史掌敘事之法以受之。納之者非一人。臣下之復逆，豈復有壅蔽之患哉。聞之師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為尚書、魏晉為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踈遠輔臣，進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為三省宰相之官，各實俱紊矣。又按太僕正治朝廷之位，而退又正燕朝之位，是內外之治常相通也。內宰史掌王內之政令，而屬之大宰，是宮中府中實合于一體也。故宰夫掌朝法以貳小宰，小宰掌官刑以貳大宰，凡復逆太僕傳于宰夫，小宰以達于太宰，凡命令以太宰平章下于諸史，而宣之于太僕，此周官之治所以出于一而不移于多門也。古今納言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六

漢亦有中朝外朝之名劉輔傳曰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等俱上書而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霍光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光爲大將軍而曰治內千秋爲丞相而曰治外則是有中朝外朝之別也然中朝外朝之名必始於武帝以後此漢初制也漢初惟有叔孫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令羣臣朝十月平明謁者治禮次第而入殿廷陳單騎設兵衛張旗幟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廣行設九賓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七

句傳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無敢譴諱失禮則漢之朝儀莫盛於十月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後漢志雖以每月朔歲首爲大朝賀舉觴上壽奏食舉樂然每朔惟十月且從故事者正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若高祖諱講朝儀於長樂武帝受計於其泉顯宗朝正月於德陽此漢朝會之所也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珍貢張衡東京賦曰每歲元旦觀于殿以下者數萬人賓廬傳命卽將

司階天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禮以三揖詢問朝政行羣臣燕飲之禮以罷此漢元會之禮也魏王肅疏云漢初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造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凌遲朝禮遂缺觀此則是漢代五日一朝起自孝宣而罷於成帝耳世祖中興紀述其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曰每旦者世祖之勤勞也故其密跡不同焉此漢常朝之制也以史攷之自蕭何置未央宮前殿而漢有宮闈之禁自叔孫通制朝會而漢有君臣之禮召文臣則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八

於宣室何武召武臣則見於武臺李陵不下司馬門則有罰醉褻殿上則有劾變臣怠慢於朝會宰相得檄召而戮辱之則猶知宮闈之嚴而君臣之不相狎蓋至見於大臺而願以常服朝踞廁視大將軍而加以不冠見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宴安而憚於禮法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此又禮之變也蘇武之典屬國蕭望之賜爵關內侯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爲太師皆朝朔望此又漢世朝朔望之禮也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馮參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其加優異者皆以列侯承

朝請此又漢世奉朝請之制也若唐之朝儀冬正設
 仗以朝萬國則於含元殿蓋唐之含元在周為外朝
 於唐為大朝也朔望起居則於宣政殿蓋唐之宣政
 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於唐為正衙也隻日常朝
 則於紫宸殿蓋唐之紫宸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
 於唐為上閣也夫上閣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
 太極殿有東西閣之名故唐置紫宸上閣所以法晉
 制也唐制凡遇紫宸則先立仗於正衙然後喚仗自
 東西閣門而入故謂之入閣自元宗以前猶未有此
 制也開元以後以朔望上食元宗欲避正殿遂移紫
 宸喚仗自閣門以入始有入閣之名自後行之至昭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九

宗時失其本旨乃以朔望御正衙而行入閣禮宋建
 隆元年行於文德殿者皆是禮也蓋宋朝之大慶即
 唐之含元宋朝之文德即唐之宣政宋朝之紫宸即
 唐之紫宸也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遂載月朔入閣
 之儀文以文德為上閣差舛尤甚淳化中太宗嘗命
 張洎詳定儀注洎以為入閣之儀乃唐一時之禮非
 盛制也至寶元二年仁宗又以問宋庠庠言開元本
 無此制仍請改舊儀歐陽修與劉敞論入閣之儀亦
 以唐日入閣而御前殿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

自明宗失之唐末或指朔望宣政為入閣尤為誤說
 至熙寧三年遂罷入閣行正衙之制而朝儀遂為萬
 世法若夫景德之閣門儀制景德之合班圖則定於
 梁顥李宗諤祥符之閣門儀制則定於陳彭年張知
 白祥符之重畫入閣圖則定於楊徽之張洎大禮慶
 賀合班圖則定於天禧紫宸垂拱立班圖則定於景
 祐至於康定之閣門儀制則定於章得象李淑天聖
 之元會禮則始於王魯此皆宋朝之朝儀也歷代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
 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
 夜不寐壽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
 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太祖曰吾豈好
 勞而惡安何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獎
 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
 亦豈不可願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
 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十

逸洪武十八年三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
 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
 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

且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惻不
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元年九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
部尚書及近臣論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
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
毋以將脯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
時與卿計議上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
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
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十一

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
宮中事亦多須伺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閒暇則取經
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
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
相與勤勵無厭教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確者皆於晚
朝來庶得盡委曲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畢 太
宗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
時已五鼓侍臣請曰聖躬勤勞須少息 太宗曰朕
嘗在宮中周思庶事或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

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嘗自
念才德不逮若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
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
之為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 永樂四年七月
按丘濬曰我 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

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
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
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
猶不見也故 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遊為
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 聖子神孫者至矣 明倫彙編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十一

洪武二年六月 上讀叔孫通傳至兩生不肯行因
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樂之糠粃然創制禮儀
于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
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與當時朝廷
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宜孔子曰暮月三年必
世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八月
禮部尚書陶凱等言古者人臣進膳日一舉樂今擬
舉行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大和日一舉樂
似未為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
露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為逸樂哉寢之 本朝

五等禮文圖										五等禮文圖												
耕	禘	廟	卿	旋	席	豆	食	閣	塘	田	塞	如	射樂	牲	祭	帶	佩	鞞	笏	玄冠	服	摯
三	五	七	七	九	千二	五重	二十六	左五右五	九尺	千里	外屏	后	騾	肥牛	素終	素終	素終	朱直	珠玉	朱組纓	龍袞	天子
三	三	五	五	九	三	三	再	房中	七尺	諸侯	內屏	夫人	狸首	索牛	素終	素終	素終	朱直	象	丹組纓	主	諸侯
九	二	三	三	再	再	三	三	閣三	五尺	卿大夫	簾	孺人	宋蘋	采牛	五祀	素	素	素	魚須文竹	緇	鴈	卿大夫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於堵	三尺	士	綏	惟	婦人	采繁	羊豕	先	先	爵	竹本象	玄衣	雉	士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無數	三尺	庶人	妻	妻	妻	妻	妻	妻	妻	妻	妻	妻	妻	庶民

禮之心內					禮之體當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古地祇總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五

大祀

大社 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王社

侯社

大夫成群立社

春

夏

秋

冬

元日祀民社

祭水旱

報社稷

大蜡

祈殺于方社盟

祀門

大割祀于公社

四坎壇祭四方

祀方

祀行

祀常

祀方

祀四海川澤井水

大夏饗饗會經祀中雷

祀中雷

祀四海川澤井水

巡狩秋蒐東方山川望秩南方山川望秩西方山川望秩北方山川

大師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

將用師禱于后土四海神祇

大割祀于公社

大會同宜于社及行釋奠祭兵于山川

國有大故地祀社稷禘祠

有毫末之事作郊祀于社

國有大故令國人祭

天地之大類社稷

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大道之始也

陽一虛而萬

物生此天道生物之始也

故周官太師樂以圖鍾為

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圖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

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

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

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

陰一吸而萬物成又地道

成物之始也

故大司樂以亟鍾為宮夏至日於澤中

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祇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

地也

楊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大道之始也陽一虛而萬物生此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太師樂以圖鍾為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圖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吸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亟鍾為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祇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廟堯位也類於上帝望於山川歲二月東巡狩則柴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三九九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七

於岱宗秩望於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為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柴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祇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為南北郊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知人主欲行祀郊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為難而常以非郊為難夫五月雖盛暑之月它事之當舉它禮之當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於非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為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服大裘哉崔靈恩孔穎達與杜通典亦為是郊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非部遂為不可行之禮至宋朝

也本朝惟於太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
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
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
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
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謂上帝稱號又于昊天
下加以金闕于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為物滯
于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
俗所尚者為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于
周末死有莫及子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
可況上帝乎唐虞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考

也其后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有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而郊
至大祭天子則立以黃帝配坐而郊
禘夏正之月祭感生帝
于南郊以響配焉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商人
禘于南郊以響配焉商
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
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一丈八
尺鄭康成注魯子問云制幣長丈八
寸通符禮文也餘用幣長短皆准此王服大裘
其冕無旒乃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大
帝十有二旒以祀鐘及道醮之器以瓦爵以匏藉神

之席以藁秸及蒲剪而不納葉枯藉天
蒲越藉配帝配以帝饗
其樂大司徒云凡樂園鍾為宮黃鍾為角大簇為徵
姑洗為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
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奏之其感生帝大傳曰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
祈穀其壇名大壇在國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珪有
邱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用
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
天神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奉承天道從時
訓人之義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考

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皞夏
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帝其壇各於
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
壇亦曰大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
東方赤璋禮南方黃琮禮中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
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秦始皇既
即位以魯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
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東游海上禮祀八神二氏
尊雍四時上帝各其祭處
日時也春歲祠禱因洋凍秋涸凍
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每時用駒四疋亦

黃龍一馴木寓車馬一馴各如其帝色黃龍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瘡理無俎豆之具三季一郊常以十月上旬郊見通舉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漢高帝並二年冬敗項籍還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青白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祠官復置大祝大宰皆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備具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德其應黃龍見人編類纂卷五十二

宜改正朔易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紀拜公孫臣為博士申明土德改歷服色事有司曰古者天子夏親祠上帝于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明年四月帝親郊見五帝廟燿火舉若元屬天於是貴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人有告平詐偽遂誅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尚三歲一郊事人謬忌曰天

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凡七祭為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令太祝立太一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言未幾又祠天一自此方士之言興而迂怪之詞紛然起矣宣帝神爵元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時修武帝故事二年幸雍祠五時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然未有定制元年即位始定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時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時凡五奉泰時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四百戶賜牛酒或賜爵赦罪人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等奏言先王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居甘泉宮即于雲陽立泰時祭於宮南今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大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未合承天之意於是徙甘泉泰時置於長安又言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氏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不宜復修遂廢雍鄜密上下時九天太一天一八神之屬并餘淫祠陳寶等祠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五所皆罷初罷甘泉泰時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乎且甘泉汾

陰及雍五時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祠
明著者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北郊長安如故
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召方士復其泉泰時祀如
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
所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祀如故莽又頗
改其祭禮後漢光武元年光武即位為壇營于鄗之
陽祭告天地採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
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
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
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禮

青帝位甲寅赤帝位丙巳黃帝位丁未白帝位庚申
黑帝位壬亥其外為壇重築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
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東月西北斗在北
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臣列中八陛陛五十八殿五
帝陛郭帝七十二殿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
門百八神皆背營內營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
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至七年五月詔三
公曰漢當郊堯其與群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
為漢起不緣堯與商周異宜從舊制以高帝配從之
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

而北上天地高皇帝黃帝犢各一四方帝共用犢
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群神共牛四樂奏青陽朱明
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外
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皆筦箏率一席三神日月北
斗無陛郭殿既送神燎俎實于壇南巳地明齋即位
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承元始故事兆五
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堦無等立春日
迎春東郊祭青帝勾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
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
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禮

玄冥車旗服色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穎陰有司
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祓降壇視燎成禮未
有祖配明帝即位大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
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景初元年十月
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曹氏世系出
自有虞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
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十一月壬
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自正
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吳南郊尊父堅以配天晉
吳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宜

除五帝之座五郊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二月丁丑郊以宜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于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卽位于建康議立南郊于已地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兩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從祀康帝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廟天子臣其安帝元興四年應郊帝蒙塵于江陵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納八編類纂卷五十二禮部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然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納之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駟駒漢則但云犢江左南北郊用玄牲明堂廟社用赤牲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羨之等奏高祖武皇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與駕親奉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于秣陵牛頭山西南郊之午地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爲吉祥移置本處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武帝繼立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梁

武帝卽位南郊爲圓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親奉於萬歲殿上辛行事吳棟之云後漢取數首上辛不拘立春前後周之冬至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耕之說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自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必須啓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禮以蒼璧制幣除舊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于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于八編類纂卷五十二禮部其方爲壇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兩師及五帝位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後魏道武帝卽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北齊每三歲一祭後周憲章多依周制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神皆從祀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玄色犢各一內官以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

日祈穀祀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蒼犢二武德貞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夏夏季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貞觀中奉高祖配圓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前祀圓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祇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自南北分郊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書編

皇地祇遂不在親祀之典 歷代郊祀

延陵顏季亨會通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三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極其隆有與天異致其辨故皆禮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祈祀帝於圓丘兆五帝於四時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書編

至禮天上帝在北極者於圓丘天上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天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時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天有天帝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帝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者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冬之臣各一人爾而冬有修與熙者修及熙為元冥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器有權衡於色

有青黑則有修熙宜矣更秦則與鄭密上下之四時以祀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祀五帝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王女車有變輅駢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蓋起一時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廢殆盡唐禮樂志曰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至漢誠緯之書出以亂經自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部

三

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天帝於四時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正觀禮冬至祀昊天上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圓丘一也由是盡廢舊說而南郊所殺五

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上帝開元中孫師孫師為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肅高禋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人君一切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為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元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部

三

帝廟凡有事於上帝則廟獻於太清朝享於太廟然後有事於南郊遂為故事杜甫獻三禮賦是也終唐之世莫能改為禮者可不謹哉宋太祖在位十有七年行四大禮乾德中歷六年而方再講開寶中更五年而祭於洛太宗自雍熙而至淳化凡十年而一郊真宗東封西祀往往率三年而一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為定制其后分祭合祭之說議於元祐再議於元祐又再議於紹聖考之宋朝會要在元祐陳襄謂漢元始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由漢歷唐于有餘矣以五月親祀北郊者惟

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王存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璠則欲以夏日至祭方丘陸佃則欲以冬日至親祀上帝於圓丘之北別祠於地祇此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款地祇之處冬至非見地祇之時樂以圓鍾為宮其變以木非致地祇之音燎柴升禋非祭地祇之禮崔公慶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消選休成天地並况皆合祭之辭蘇轍則以為欲當郊之歲先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四

夏至祀北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蘇轍則以為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圓丘此何議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黃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然宋朝之制又有恭謝天地之禮始於大中祥符之間再行於天禧一如南郊之祭仁宗於明道嘉祐均復即大慶殿行之如明堂故事因廢郊祀自是而後遂不復講貞宗

恭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三日奉天書於朝元殿恭謝上皇大帝聖祖配位在東太祖太宗在西天禧元年既上玉皇聖號寶冊皆舉是禮然別立壇壇於國南而儀物禮制悉如郊祀視五年之制為加盛矣祥符六年八月詔入來春親詣亳州太清宮行朝謁之禮先於東宮置壇回日恭謝天地一如南郊之制歷代郊社總論

按祭義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說者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故郊以報天而日以主神然有其祀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然則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從祀惟日月而已祭義又言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祭上下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是于郊祭主配之外又自有專祭也恭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其節文之先後輕重已自可見豈有郊之日一時並祭諸神者乎後之言禮者失於講明東漢建武初

採用元始故事合祭天地群神從祀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唐圓壇從祀之位尚七餘座猥且衰矣承五代弊政一皆郊祀賞賚繁重國力不給于

是親祠之禮不容數舉遂以后土祭之闕丘而海嶽鎮瀆山川丘陵墳隤原衍皆在從祀之列于是祭天從祀始及地祇矣至皇祐中仁宗大饗明堂又因鄭氏之注及歷代所行乃以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人帝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人官侑祀五帝于是祭天從祀又及人鬼矣夫莫尊于天莫重于郊祀精一以享猶恐誠意之不至也而猥褻若此豈古人掃地而祭之意乎即歷代郊祀之非觀世廟釐正之典雖謂之於周禮並隆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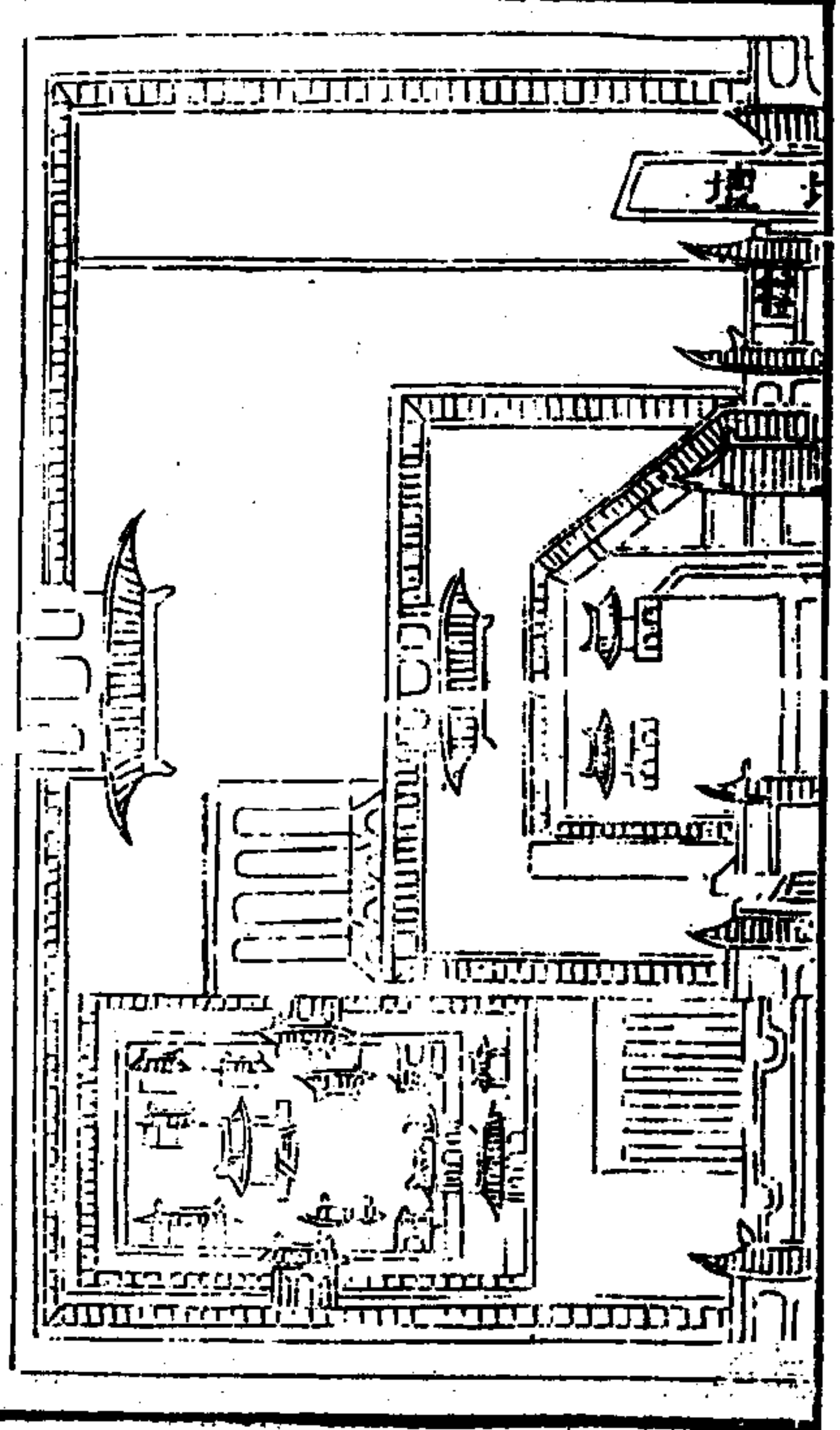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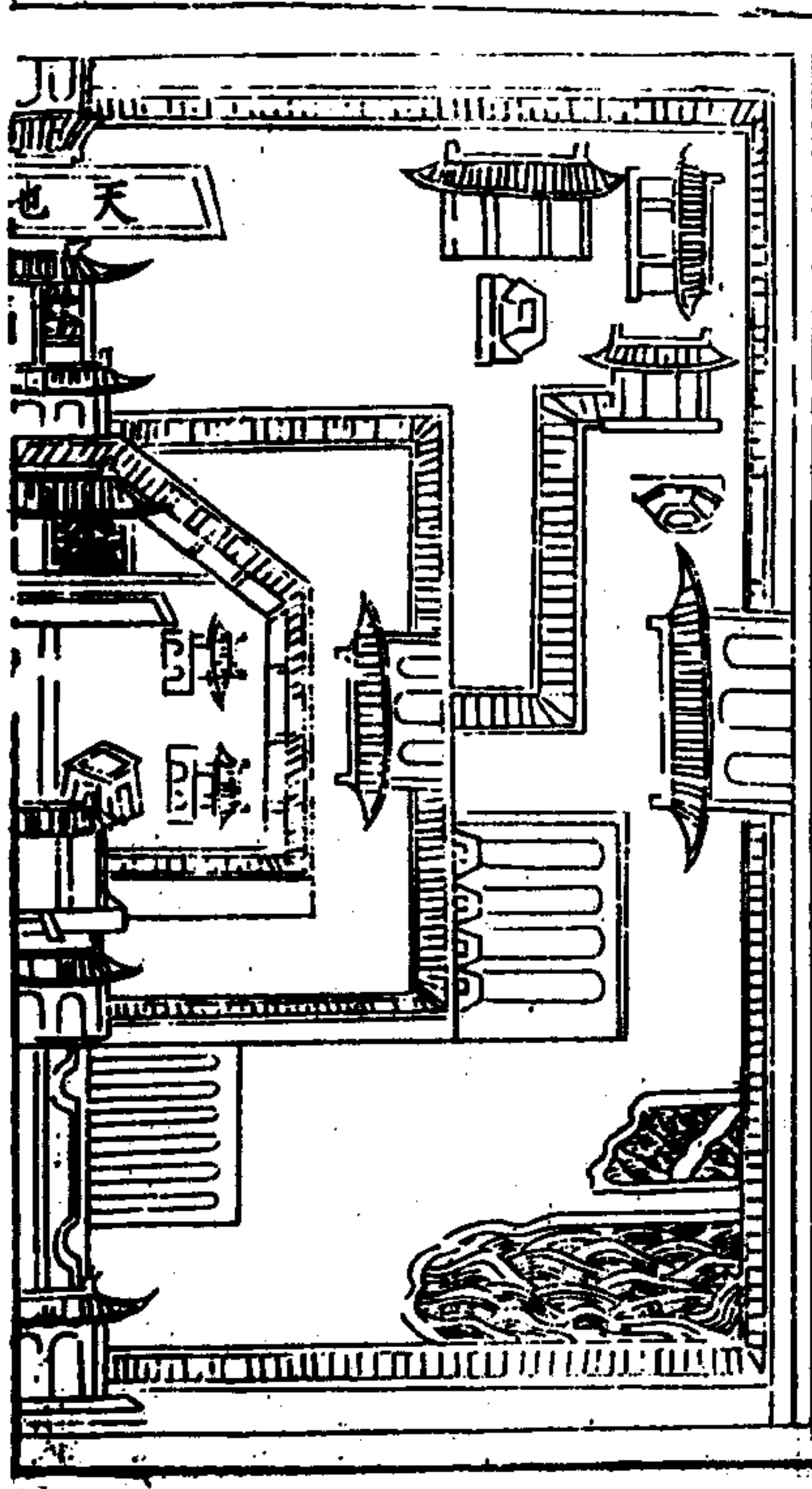
天地壇

在南京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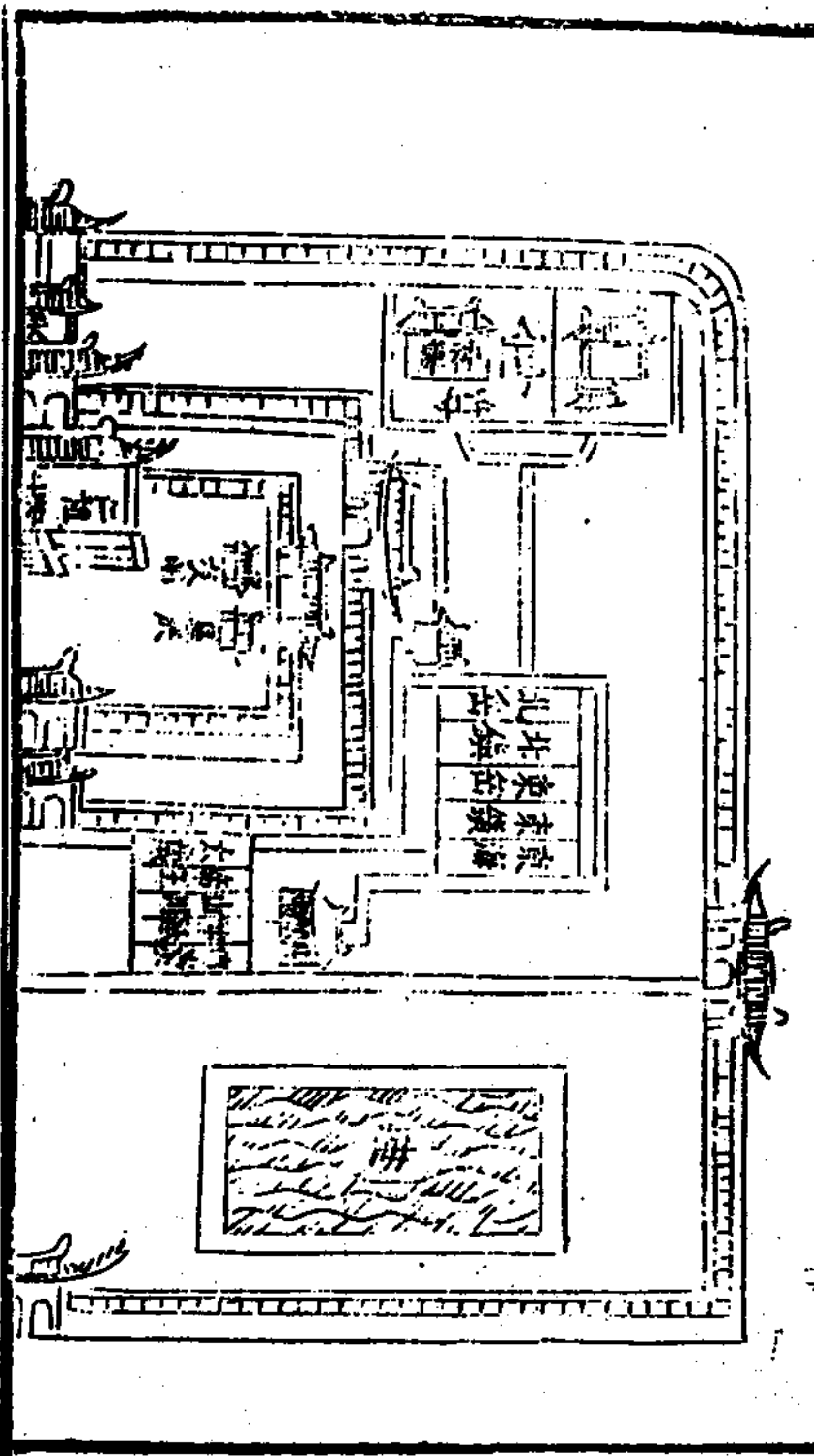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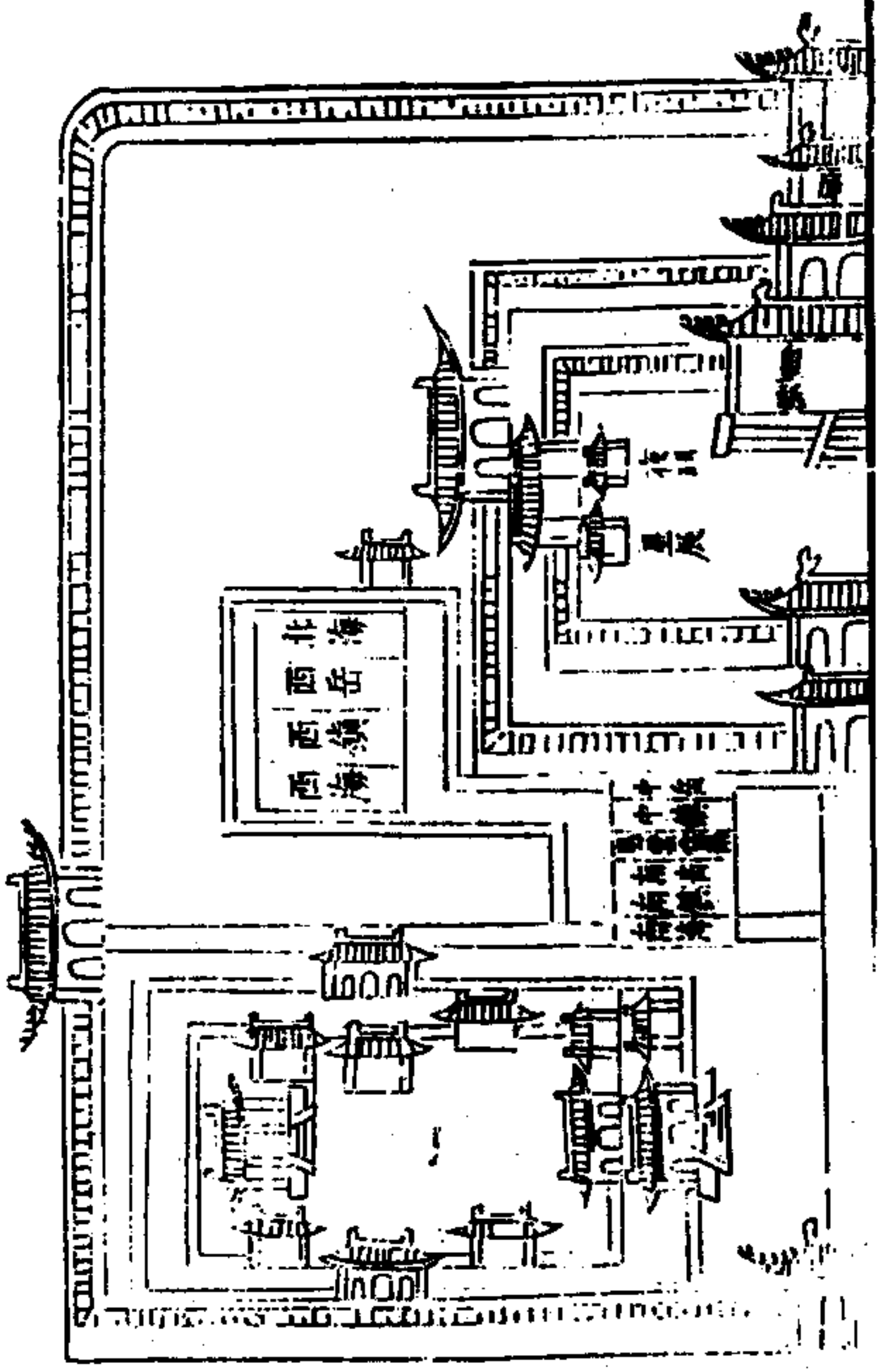
大祀殿舊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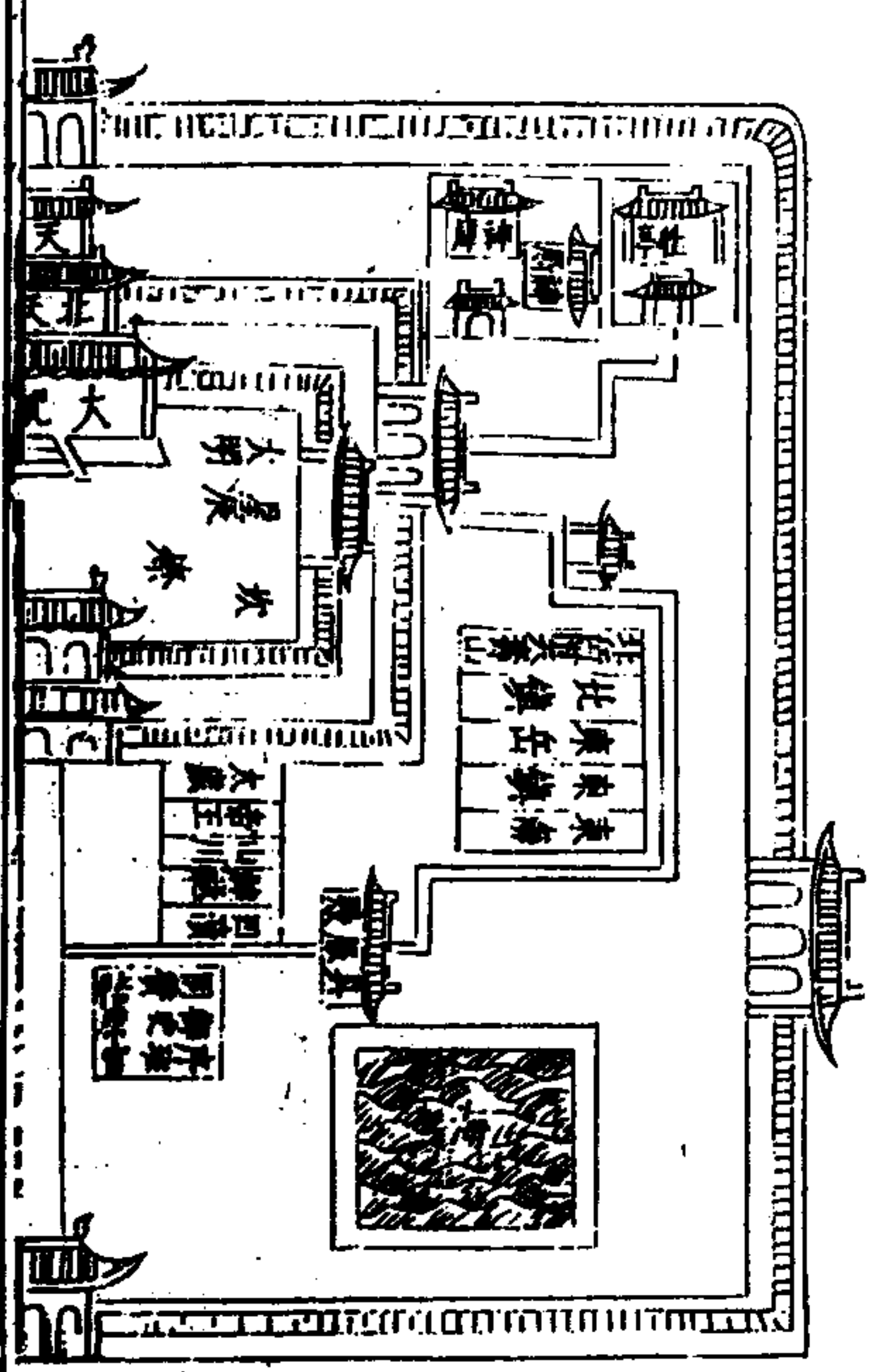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郊壇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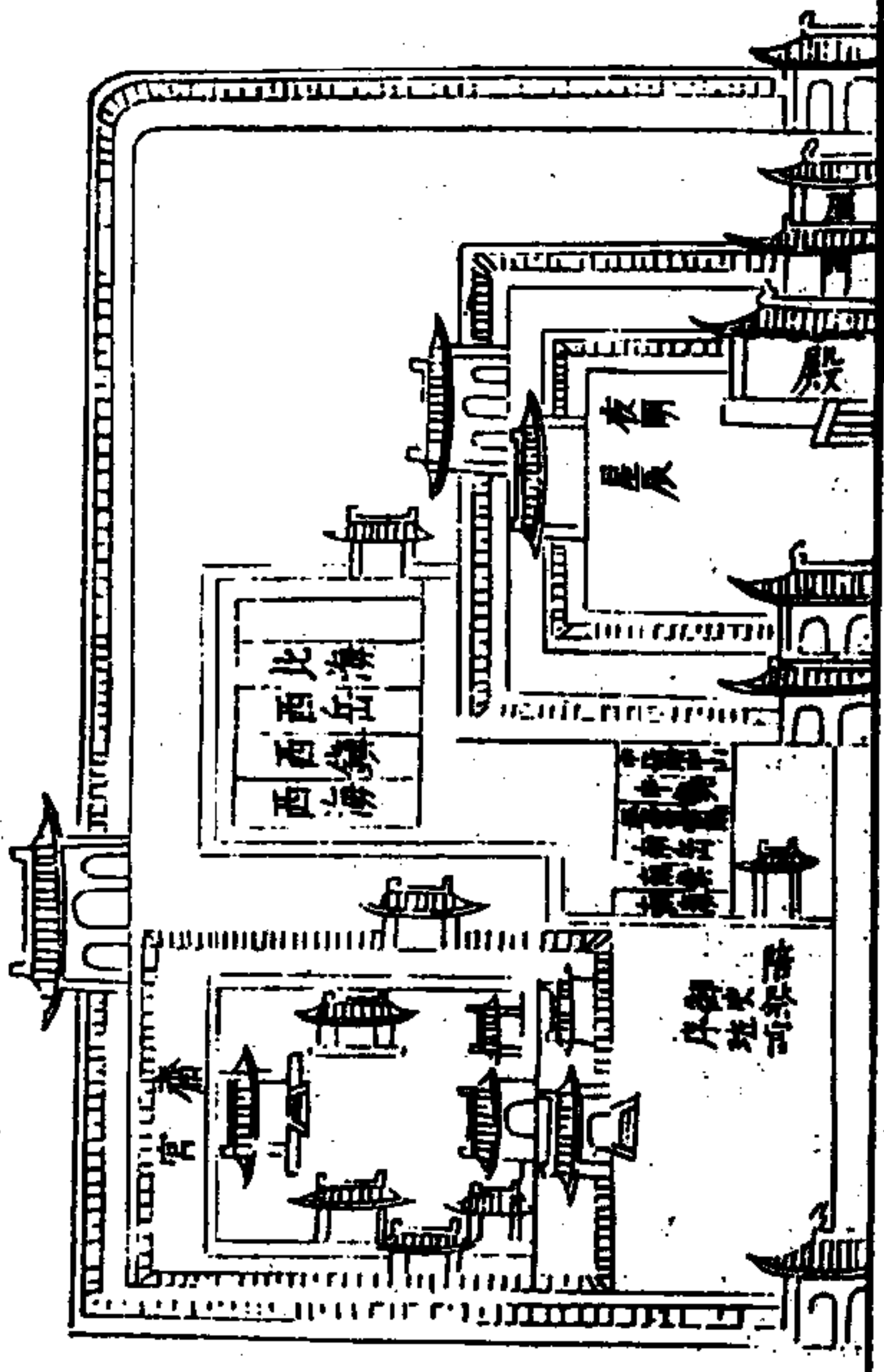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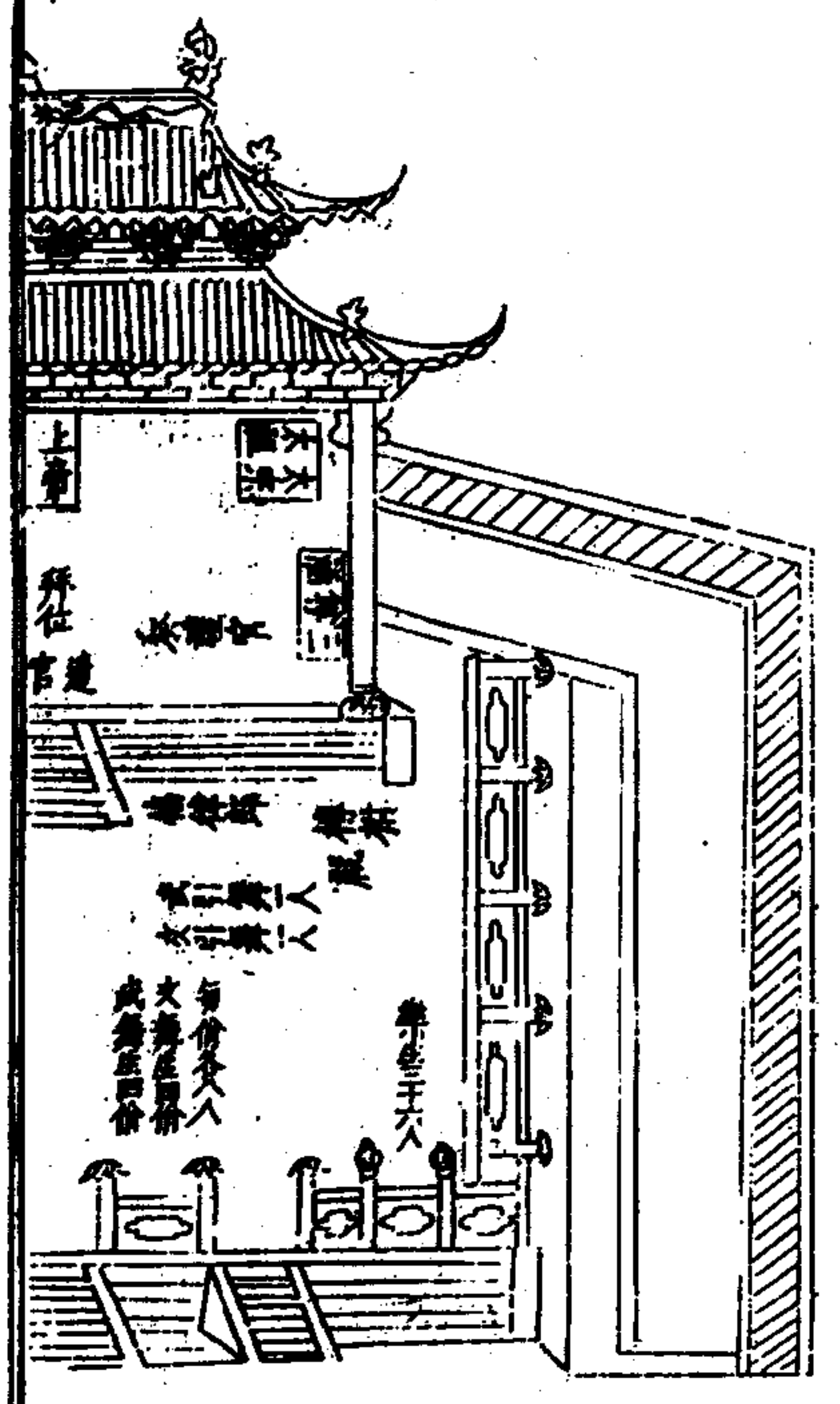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郊壇殿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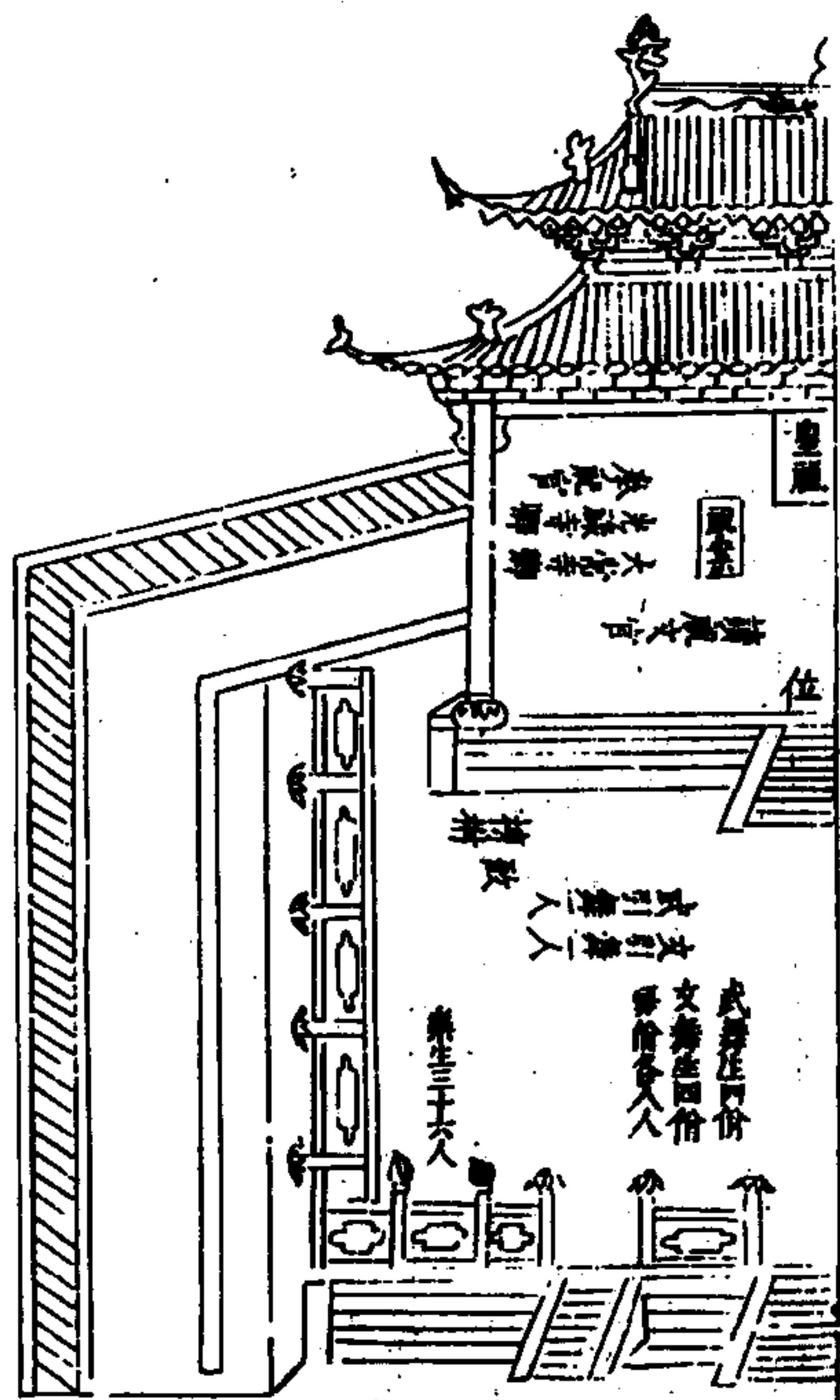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九



四〇九



大祀殿 南京

吳元年建圓丘壇於鍾山之陽以祀天壇崇尺許方縱橫五尺壇不崇尺方縱橫各二丈立配位壇於壇內西南相距數尺壇亦不崇尺方縱橫一丈云即高黃帝即位南郊所也洪武十年春合祀天地即舊址改築壇去壇約二丈壇皆繞以女牆崇約六尺壇覆以屋曰大祀殿九間中三間金飾左右六間繪采前後左右丹陛三級琢石為欄斜廊兩廡外大祀門南天門中天路左御路右玉路東並四瀆壇南址與壇齊立具服殿壇北通天庫東通天厨西降階通西御路甬道右直西稍南立齋宮前立太和鐘樓甬道左

直東稍南鑿池方里許曰海子歲十二月取水藏之以供薦獻歲首春合祀天地凡齋戒先二日太常官宿於本寺次日奏齋戒次日進銅人傳制論文武百官齋戒祭先二日用酒果奉先殿告配上帝皇祇祝文年月朔日凡祝孝孫皇帝御名敢昭告於某皇帝茲以正月日恭祀上帝皇祇於大祀殿謹請配神伏惟鑒知謹告先一日本寺官奏聞明日與光祿寺省牲次日省牲畢同復命祭品上帝蒼璧一郊祀帛一蒼蒼玉爵三燔牛一駢犢一登一實以大羹簋二實黍稷簋二實稻梁邊計二實以醢鹽菜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糕豆十二實以韭菹菁藟芹藟筍藟醢鹿醢兔醢魚醢脾折豚胎飽食糝食皇祇黃琮一郊祀帛一黃玉爵三駢犢一登一簋簋各二邊豆各十二太祖配位奉先帛一餘同惟無王大明從位禮神帛一紅青磁爵三酒盞二十犢一登一簋簋各二邊十無糗餌粉糕豆十魚龍食夜明扇惟帛白星辰禮神帛五色青磁爵三酒盞三十犢羊一家一登一釧二實和羹簋各二邊豆各十非獻禮神帛一黃磁爵三酒盞三十羊一家一釧簋各二邊豆十餘十九壇同惟帛各從其色祝

嗣天子臣御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地祇曰時維孟春三陽開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祀於大祀殿備茲燎瘞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孝高皇帝太宗體天宏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統仁至孝文皇帝配神尚享大祀殿南京丞相善長學士安太常卿惟庸等議上請祀天圓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諸神從祀地方丘以嶽鎮海瀆諸神從祀上從之撰二丘樂章二年奉仁祖配天地位西向時中都亦有南北丘五年著令皇帝郊祭太子留官居守親王戎服七年上以大祀獻終分獻八編類纂卷五十三禮書未安諭學士詹同宋濂議請初獻奠玉帛已分獻官即初獻亞獻終獻亦如之上曰合祀於奉天殿祝文善八年始奏上所撰樂章大祀登壇脫鳥禮九年定郊社大祀國有三年喪不廢十年春上感齊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始定合祀禮上更撰樂章八年作大祀殿於南郊未成十一月丁亥合祀於奉天殿十二年正月合祀於大祀殿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南向仁宗配位如故從祀丹墀四壇曰大明曰夜明曰星辰又曰星辰內壇外二十八壇曰五嶽壇五曰五鎮壇五曰四海壇四曰四瀆壇四曰風雲雷雨曰山

川曰太歲曰天下神祇曰歷代帝王各壇一凡二土四壇大臣分獻禮成大喜作大祀文并歌九章二十一年增修壇壝大祀殿丹墀中疊石爲台東西相向爲壇四內壇外二十壇亦東西相向文武大臣及近侍官二十四人分獻罷朝日夕月榮星之祭并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歷代帝王春秋祭惟歲八月中旬擇日于山川壇及帝王廟祭之建文元年撤仁祖配配太祖高皇帝文皇帝即位亦如之永樂八年后攝遣禮部尚書至北京復命十八年北京壇成上歲親祀南京郊壇有事則遣官八編類纂卷五十三禮書祭告洪熙元年奉文皇帝配位太祖下西向嘉靖九年上從言官夏言欲分祀天地上曰分祀禮也遂置丘于天地壇南稍北爲皇穹宇先名泰和殿作方丘于北郊稍南爲皇祇室從祀圓丘日月星辰雲雨風雷方丘嶽鎮海瀆五陵山是年三月上從言議南北二郊奉太祖配孟春祈谷祀上帝于大祀殿奉文皇帝配下廷議群臣以爲不可疏留中言又疏請上恕群臣違君叛禮令祈谷二祖並配二郊專奉太祖配已而罷祈谷之配毀大祀殿改建大享殿殿后爲皇乾殿十七年薦大號于天改昊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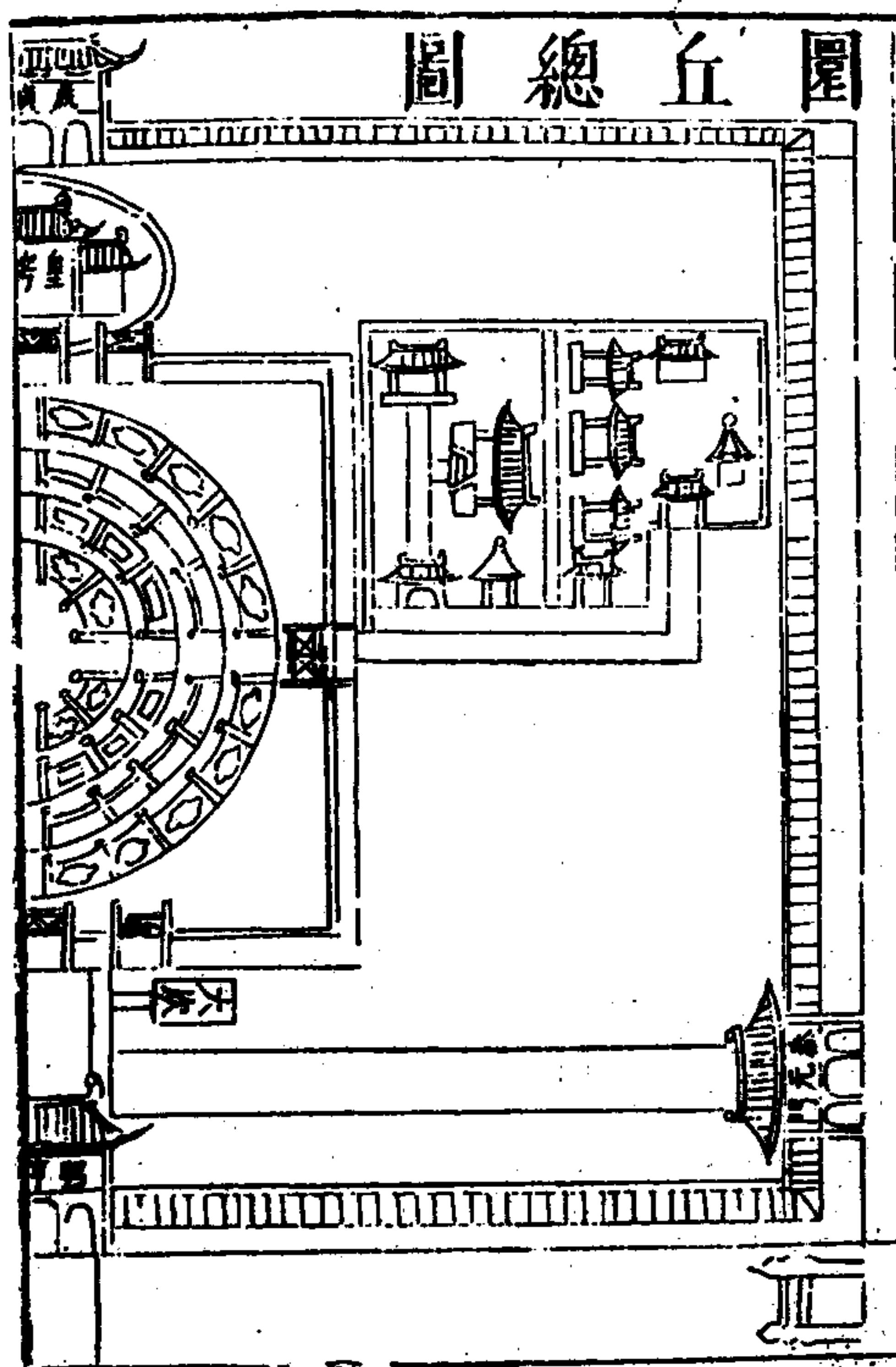
帝稱皇天上帝 洪武初邪議配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書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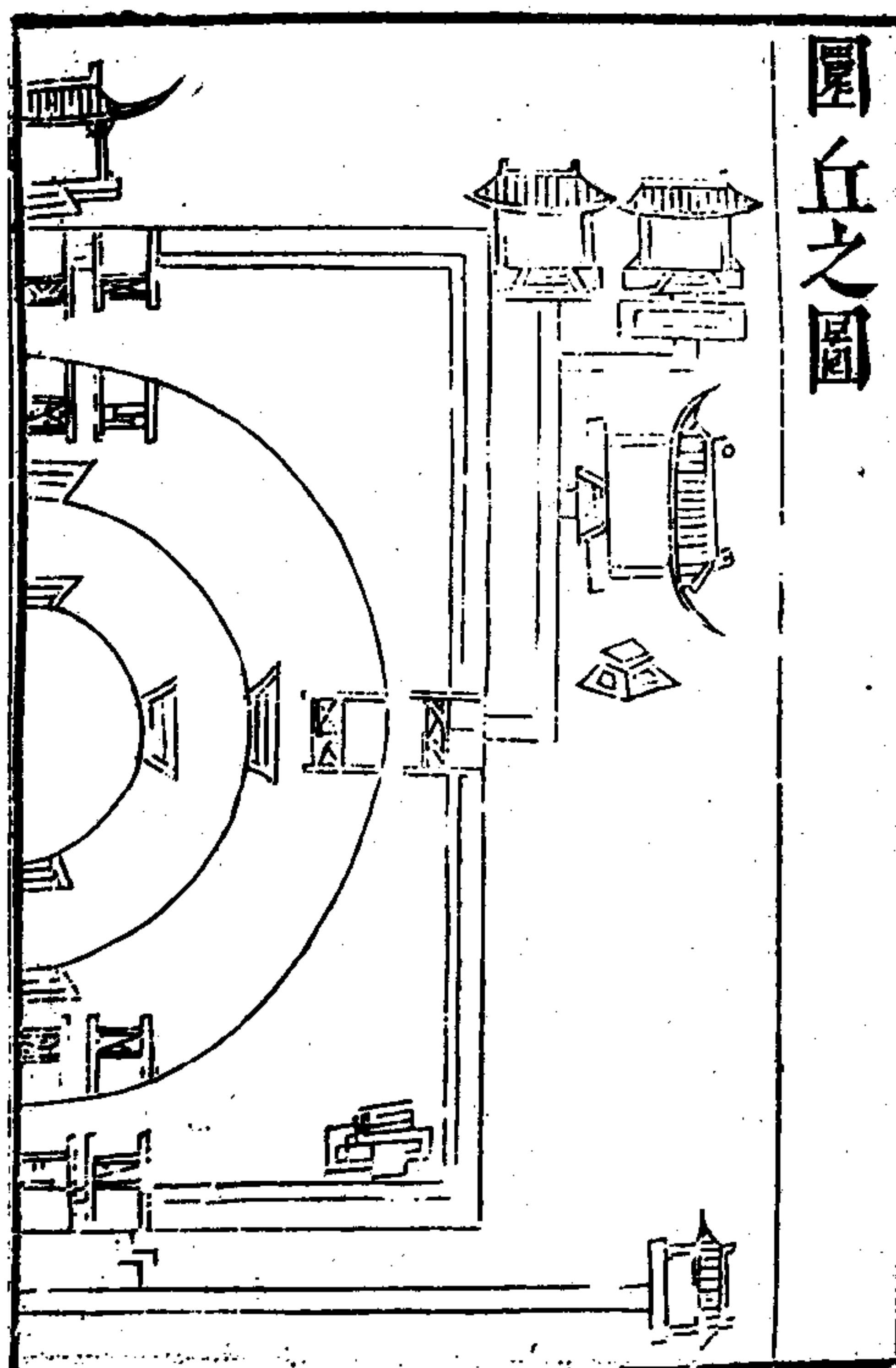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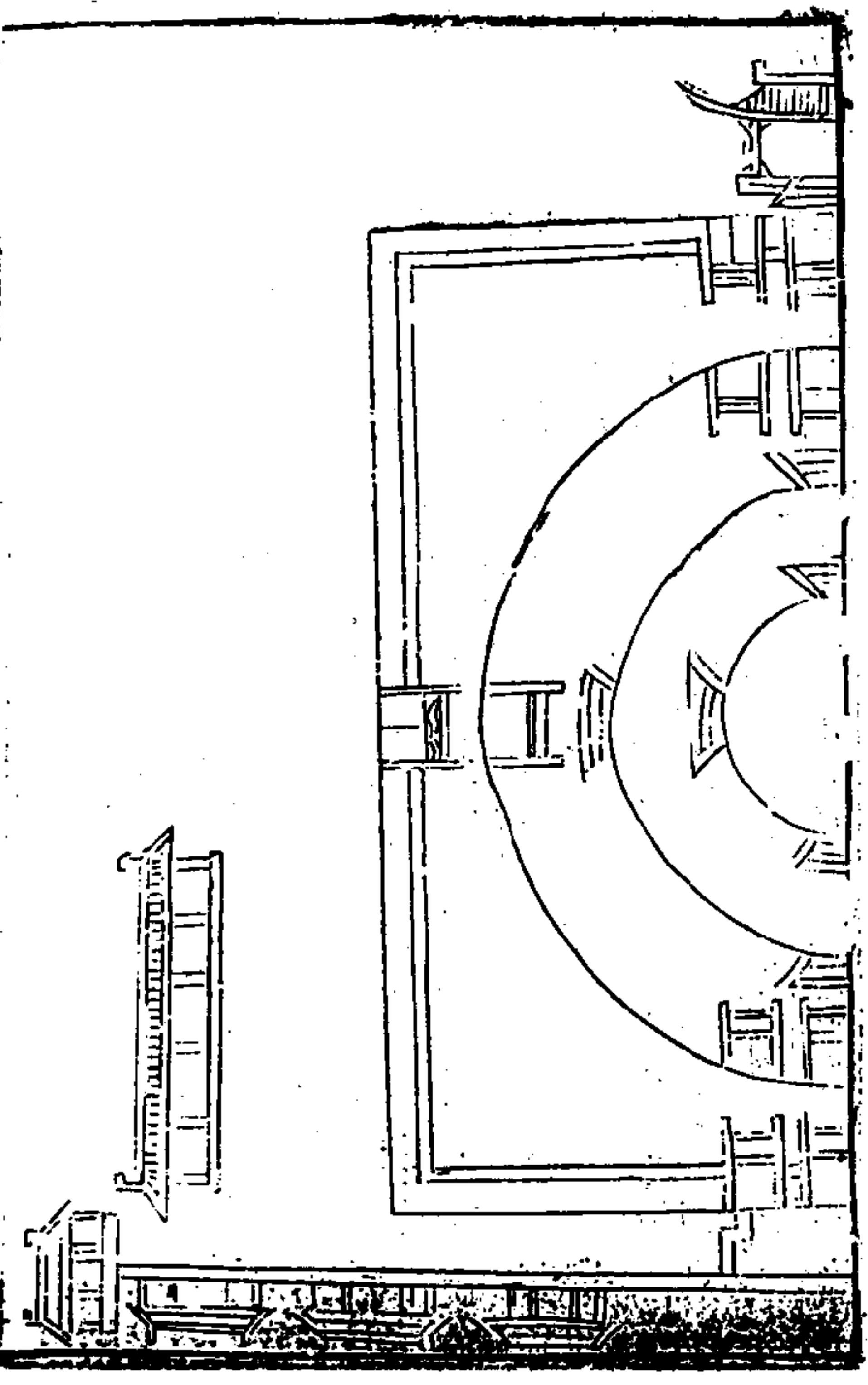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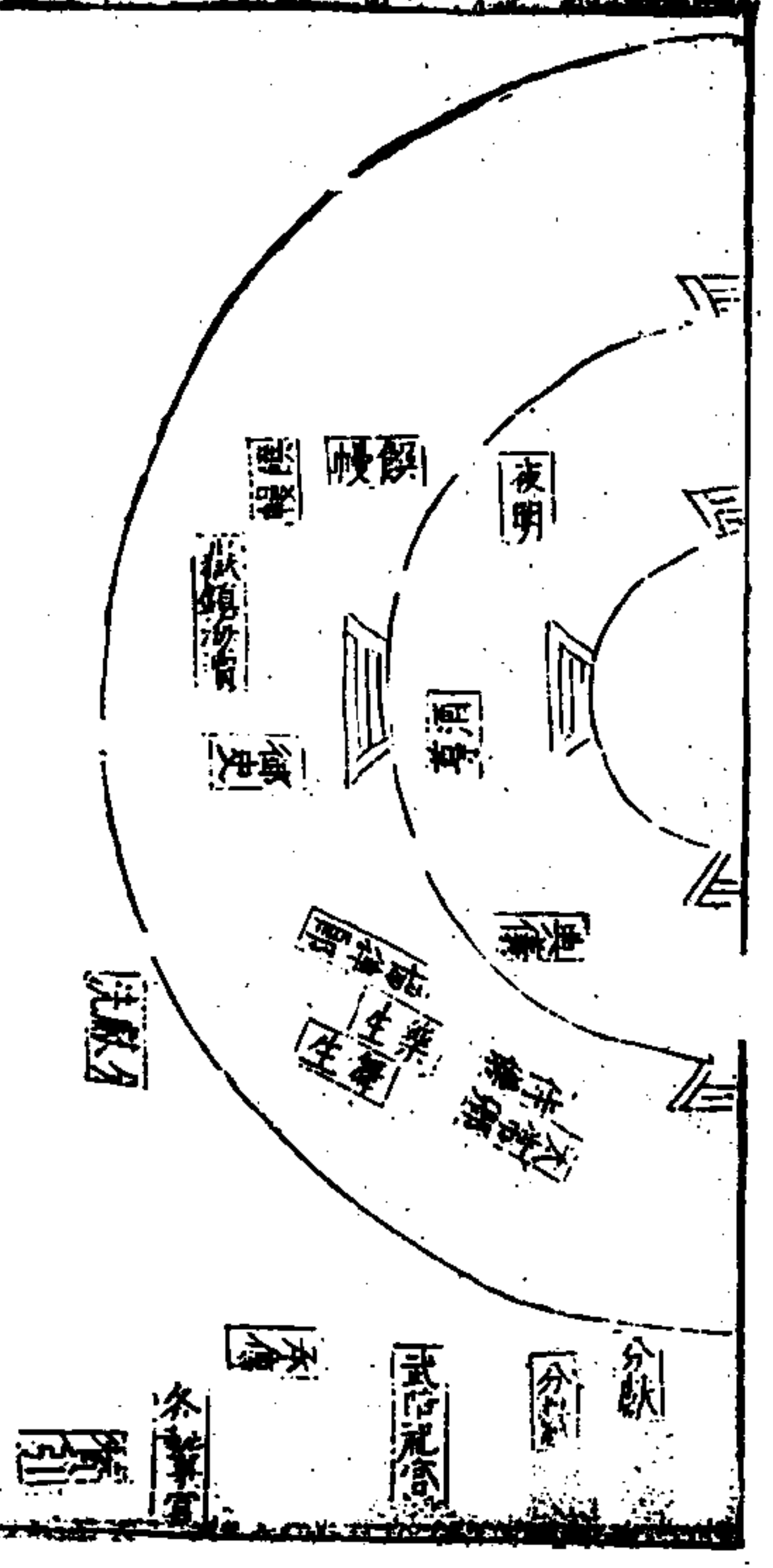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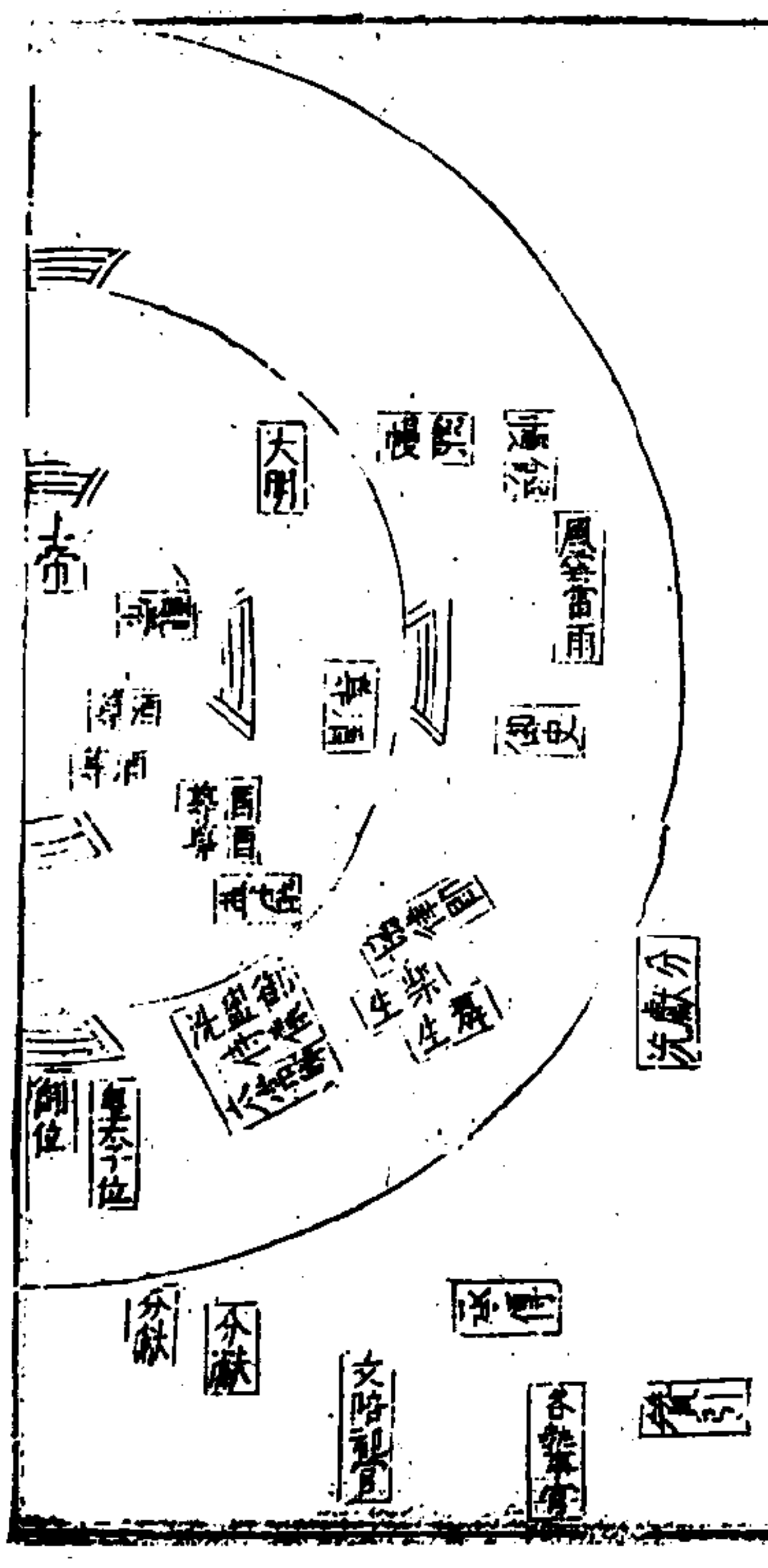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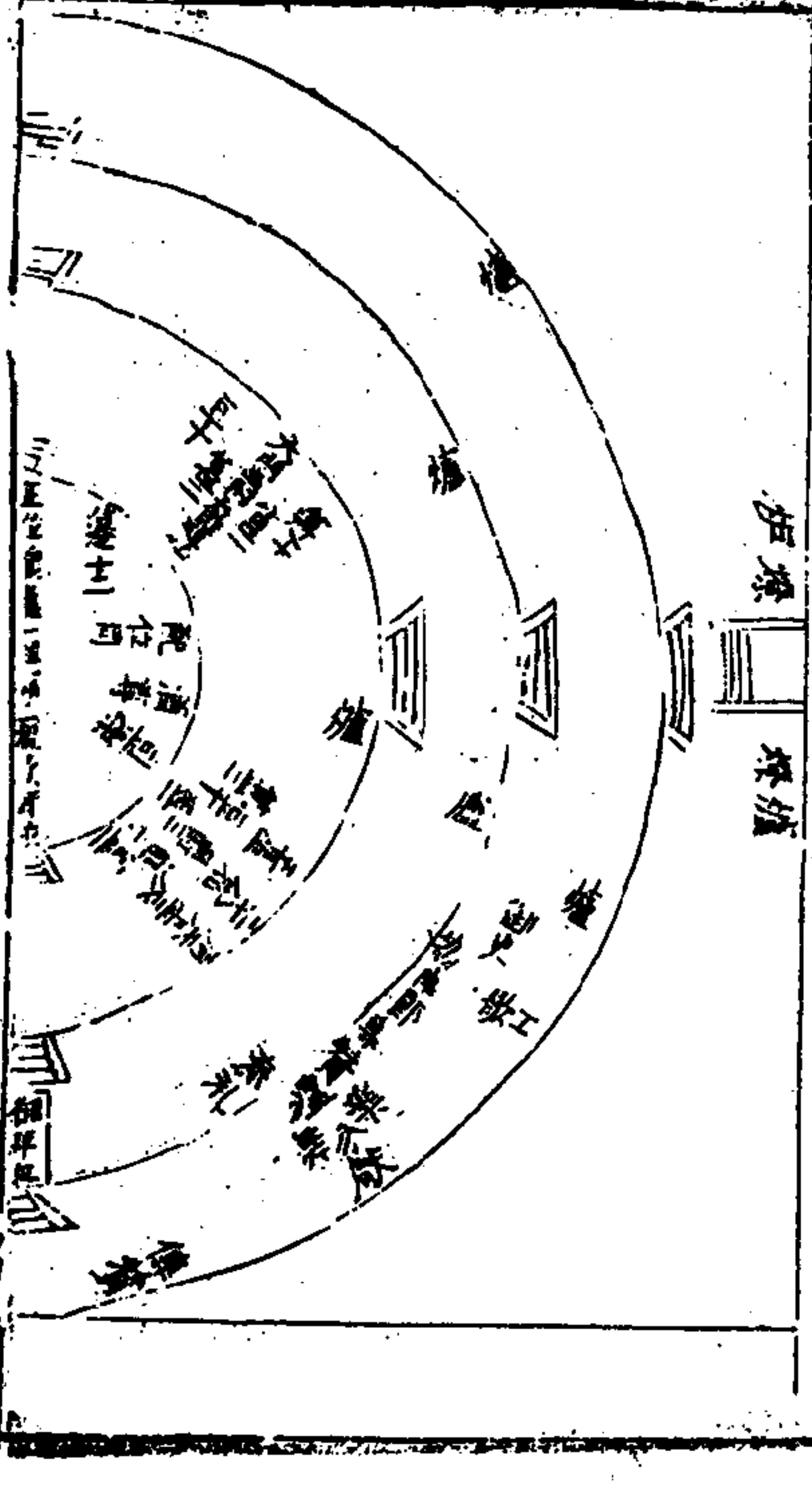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部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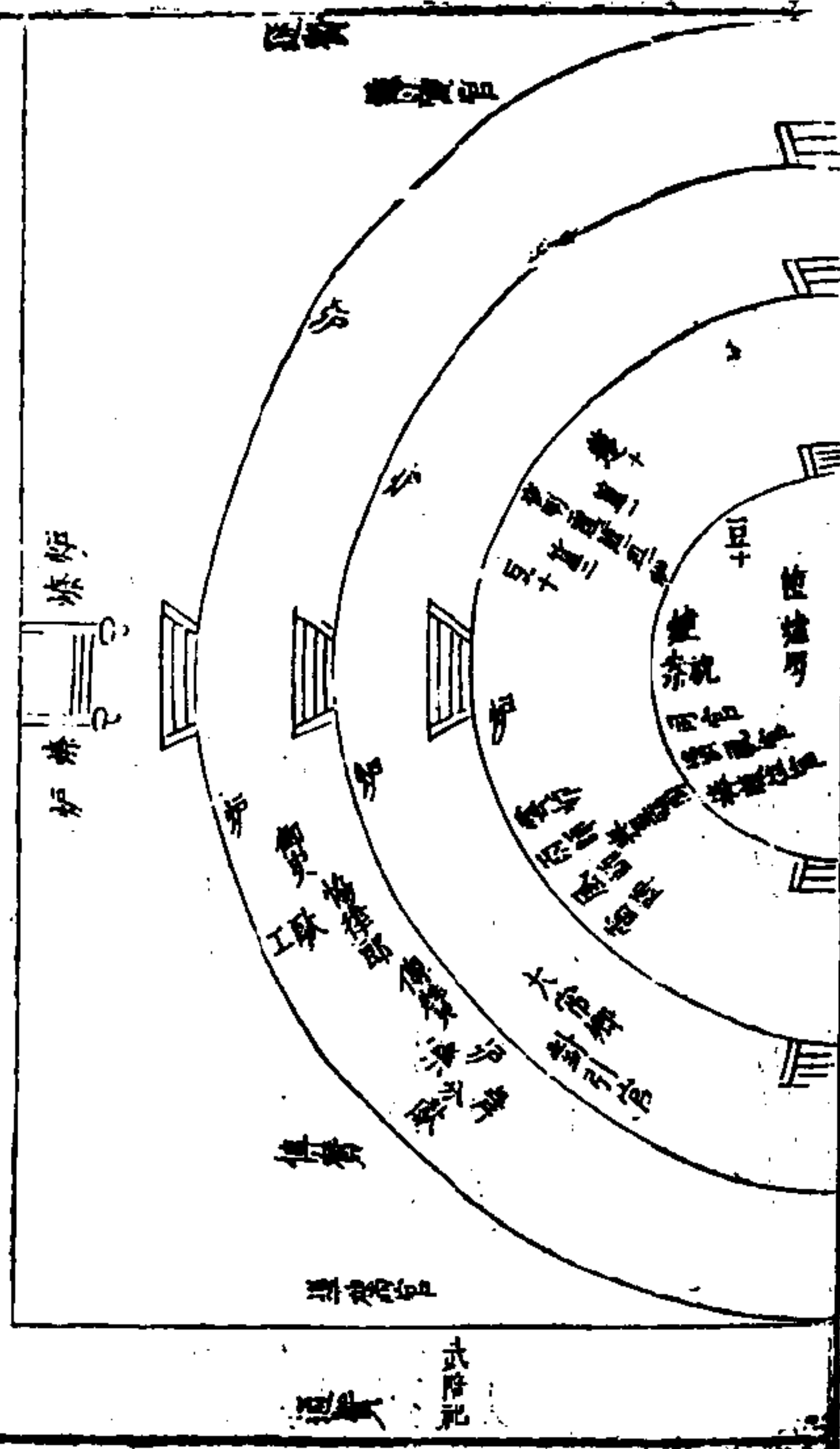
園丘陳設之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部 七

園丘祭祀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考 六

周禮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禮謂烟也周人尚臭故升烟以祀天祭法又曰燔柴於泰壇謂實牛柴上以焚之也蓋陽祀自烟始故升烟以致神不可不在先及致神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焚之然後為禮之終也唐燎壇在神壇之左宋因唐制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元燎壇高一丈二尺四方各一丈周圍護以甃在外壇內丙巳之位東西南三出陛開上南出戶上方六尺深可容柴 國朝燎壇在內地外東南丙地高一丈濶七尺開上南出戶其燎牲則

漢用牛首後魏同左體六朝用脅之九箇唐宋皆用牛首元用馬首 國朝別用全犢以燎燎壇牲附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蓋祀天莫大于郊而祀祖莫大于配天也自秦滅學舊禮廢漢至光武始以高祖配焉魏明帝用鄭玄周祀天於圓丘以嚳配之說遠推帝舜以配圓丘晉武帝用王肅之說始以其祖配由宋及隋或以祖配或以考配唐高祖武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考 九

初郊以其祖景帝配太宗以高祖配高宗以高祖太宗並配開元中以高祖配寶應初又以景皇帝配宋太祖乾德初郊以其父宣祖配太宗時配以太祖真宗時奉太祖太宗並配仁宗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神宗以后至以太祖配元至成宗朝始定郊以太祖配 國朝洪武元年初郊議配祀 上謙讓不許親為文以告太廟曰臣於今年十一月三日冬至祀上帝于南郊故先告祖考鑒觀歷代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天茲臣無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闕失懼有責焉去年 上天垂誠有聲東南

又雷火焚舟及擊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上帝好
 生之德故不敢輒以祀配天也惟祖神與天通恐上
 帝有問以臣之所行敷奏帝前善惡無隱惟上帝鑒
 之候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詣廟庭告成大禮以
 共享上帝之錫福謹告明年夏至將祀方丘群臣復
 請舉配典上堅執前志不允群臣固請乃曰俟慶
 陽平議之八月慶陽平諸將凱還十一月十四日冬
 至群臣復固請上勉從眾議奉皇考仁祖淳皇帝
 配天子園丘配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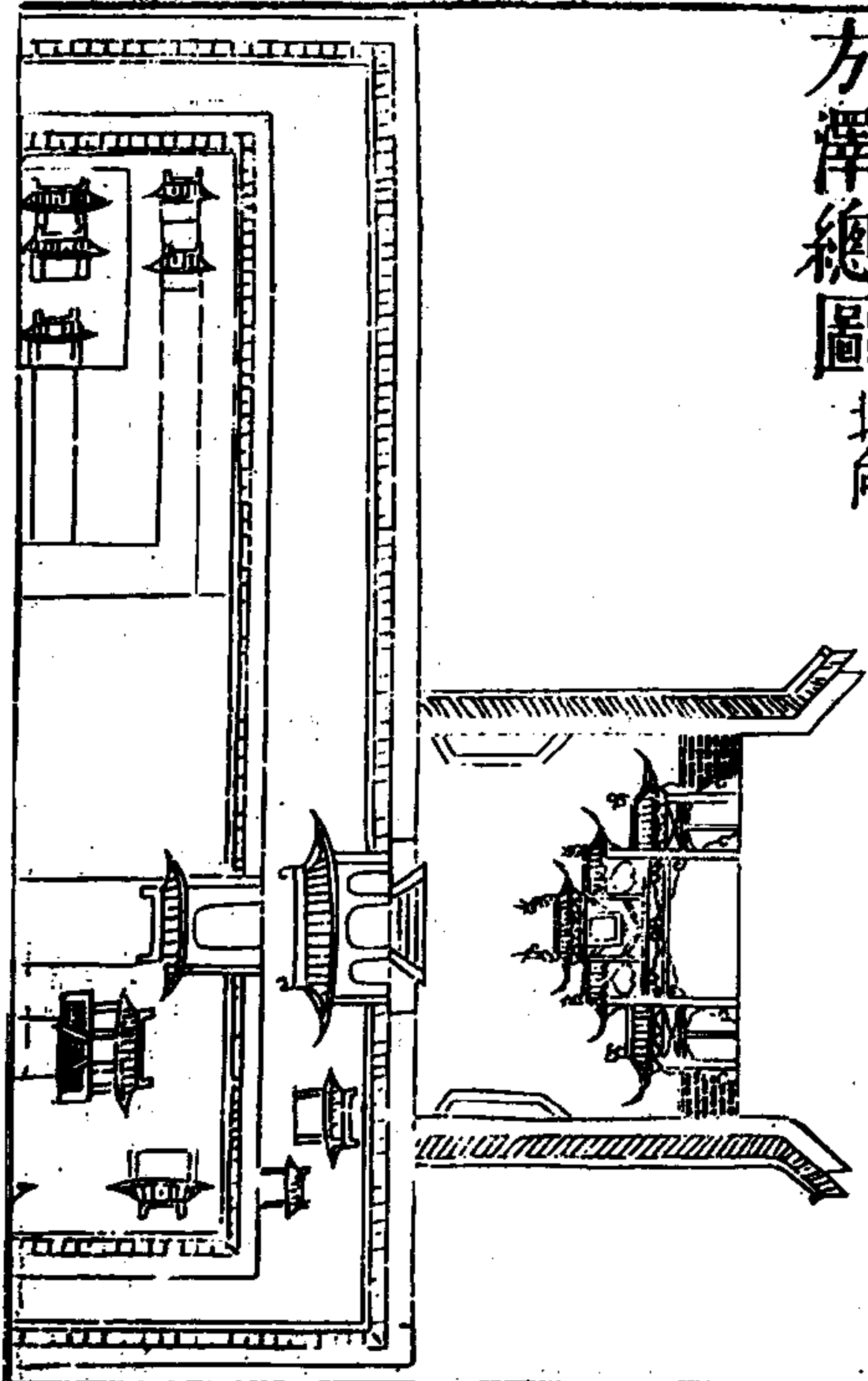
三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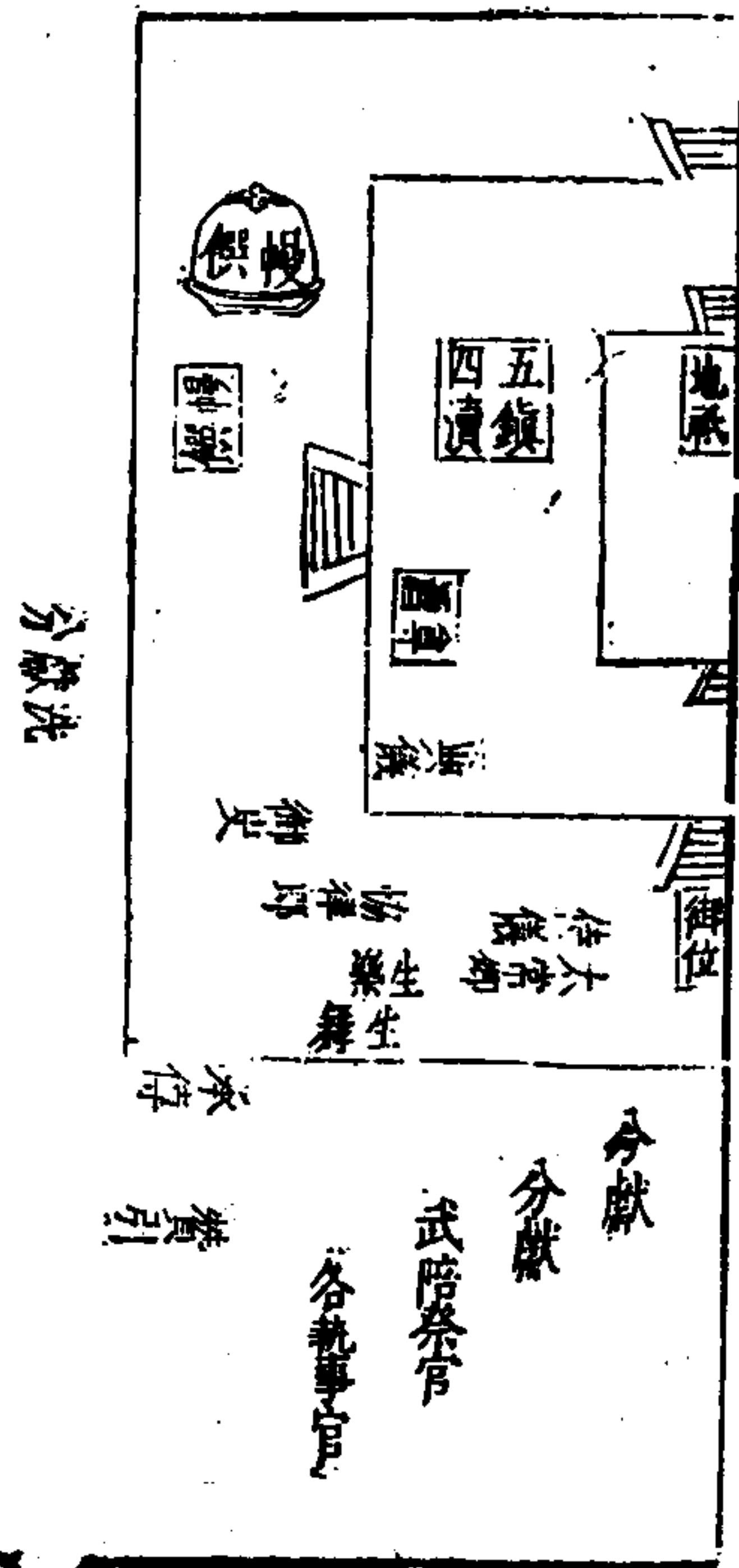
人以夏至日禮之於澤中方丘曰地祇曰后土曰社
 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
 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
 秦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一事為二事後世宗之自
 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睢上禮如祀
 天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
 莽奏罷其泉泰時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
 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
 皆非禮經之正義矣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祀北郊
 者唯魏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

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祀北郊故
 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行攝祀而已元
 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國朝以夏至日
 親祀皇地祇于方丘祭地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方澤總圖





爾雅祭地曰瘞埋埋謂瘞繒埋牲也蓋陰祀自血始故瘞血以致神不可不在先及致神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瘞之然後為禮之終也後齊為瘞坎於壇之壬地中壇之外廣深一丈二尺唐瘞坎在內壇之外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陞宋開瘞坎於子階之北壬地國朝瘞坎在外壇壬地其瘞牲體周人瘞血漢用首及左髀國朝用周制先瘞血其祭畢奉牲幣祝饌而埋之瘞坎配地之神用禮無文鄭玄以孝經緯云后稷為天地主則后稷配天南郊亦當配地北郊矣其說無據至

漢平帝用王莽之說以呂太后配光武時改薄太后為高皇后以配後魏道武以神元寶后配則愈不經矣隋始改用太祖武元皇帝配唐高祖時以景皇帝配貞觀中以高祖配宋初以四祖迭配皇地祇太宗時以宣祖太祖更配其後惟以太祖配國朝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親祀北郊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位配

高皇在昔分祀合祀樂章俱載者何也高皇御制也至誠感神基萬年之命者在于斯也又高皇嘗命儒臣撰回鑿樂歌真聖人修己以敬祈天永命之八編類纂卷五三禮聖心也洪武六年上以祭祀還官宜用樂舞生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古意矣嘗謂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詞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乃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於是儒臣承旨撰神降祥神祝酣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鑿樂歌舞其詞皆存規戒其樂舞分為八隊皆八人禮部因其制以上命工肄習之莊誦高皇諭儒臣之言直與緝熙兢業者同符也洪武二年有旨教胡太常做個學子添得如法將園立方學

社稷宗廟先農風雨雷師馬祖凡一應祭祀時月日期明白開寫於牌上掛在這東耳房前我時常看都要知道欽此又銅人制亦制自高皇也洪武十二月上命禮部尚書陶凱等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人謹方寸於此而能格神明於彼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耳乃命禮部鑄銅人高一尺有五寸手執簡書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則致朕前庶朕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也由此觀之 高皇誠敬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 從祀

三代而下若秦置四時於咸陽四仲舉祀祀每用駒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部

三年一郊郊則尚白蓋惑於文王獲龍之妖而欲以水德厭之是東海巡遊之餘誕也安在其能享帝漢建五廟於渭陽郊見五帝神氣若人冠冕尚赤火光燭天蓋惑於新垣平望氣之詐而欲以火德王之是宣室受釐之陋習也安在其能事天武德之分郊分配似矣而五行六天其說何盈庭耶乾封之所穀祀天似矣而上帝五帝其禮可錯舉耶卜禘先事於類宮魯行之矣乃天寶之後先朝大清宮而後享廟享天並不卜日稽何典也卜郊受命於祖廟周記之矣乃天聖以來先舉南郊禮而後告景靈宮謂之宮謝

遵何說也大都漢唐主合而宋主分其間合而復分者如建武宋元始中故事合祀雒陽復命營北郊是也分而復合者泰始中定郊祀北郊後復親祀南郊方澤不別立是也逮至元祐紹聖間集百官議禮亦未聞有確然定見可以上契制作之精世宗肅皇帝稽古定禮從 國初之制南為圓丘祀天於冬至北為方澤祀地於夏至配以 太祖特崇隆報至孟夏又有所穀之祀季秋又有大享之典歲凡四舉大抵皆周公之舊也後復行祈穀大享於大內而圓方二祀中世以後多弗親行肆我 皇上誕膺玄祐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禮部

續洪圖淵衷所達天地為昭矣邇者肇舉禮祀大典輔臣因進祀禮圖考首敘分合沿革之由壇壝陳設之略次列儀註樂章之繁繪之圖畫繕寫成冊所以議復合祭之舊兼隆並配之典者蔚乎詳已 郊祀 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祇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二祭乃求于二處天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故求之于此也康成以方澤以主崑崙北郊主神州不見于經誤分爲二王氏由此并崑崙神州爲一祭而遂謂北郊爲方澤可乎若鄭氏知樂九變爲禘而不言及魯又以爲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四

禘小于祫此則其失也郊社丘澤辨

延慶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禘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四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高皇帝 聖諭曰南郊祭天以其陽生之月非
郊祭地以其陰生之月殊不知至陽祭之於至陰之
月至陰祭之於至陽之月於禮可疑因命太常卿每
歲祭天地於首春三陽交泰之時郊祀分令私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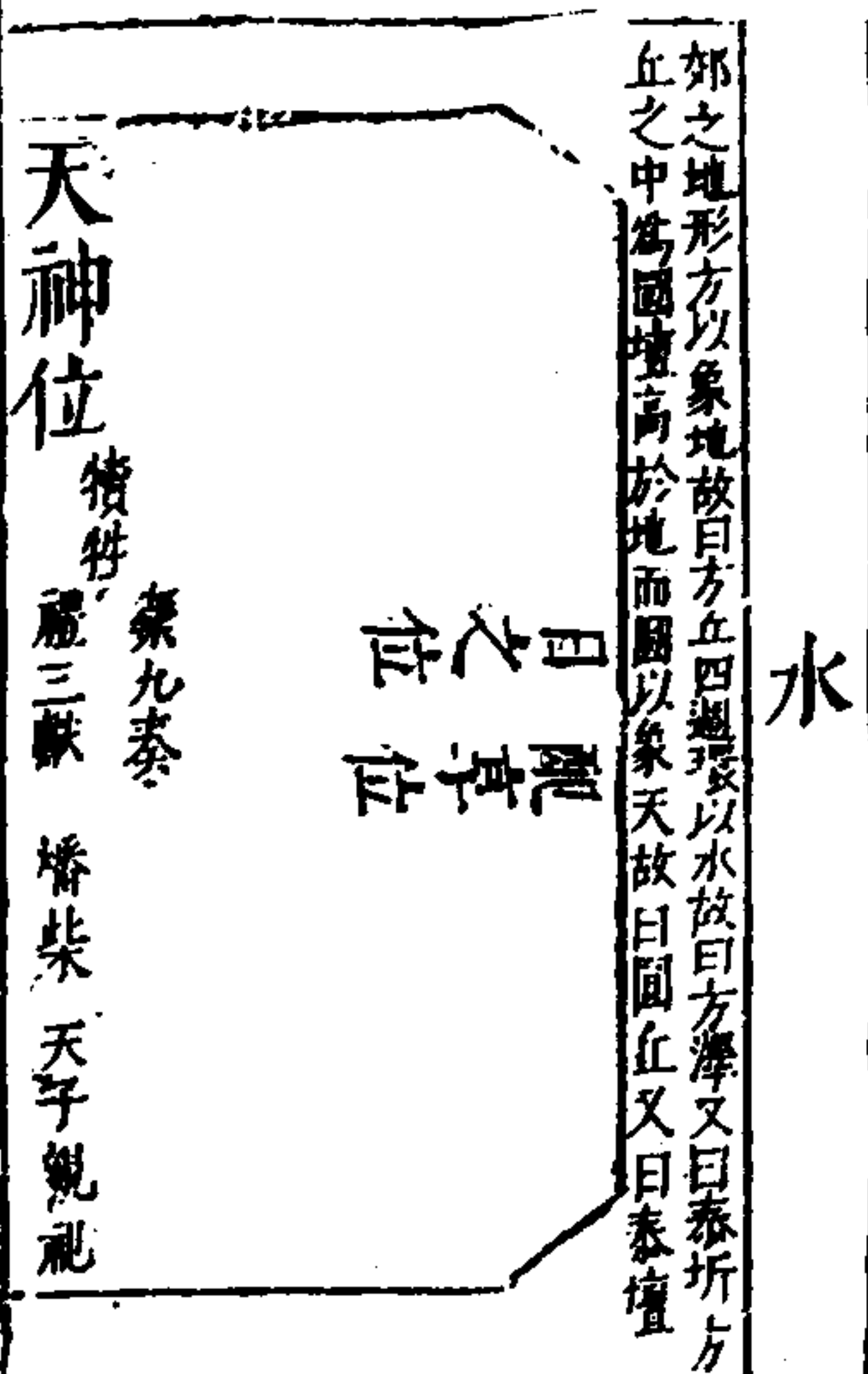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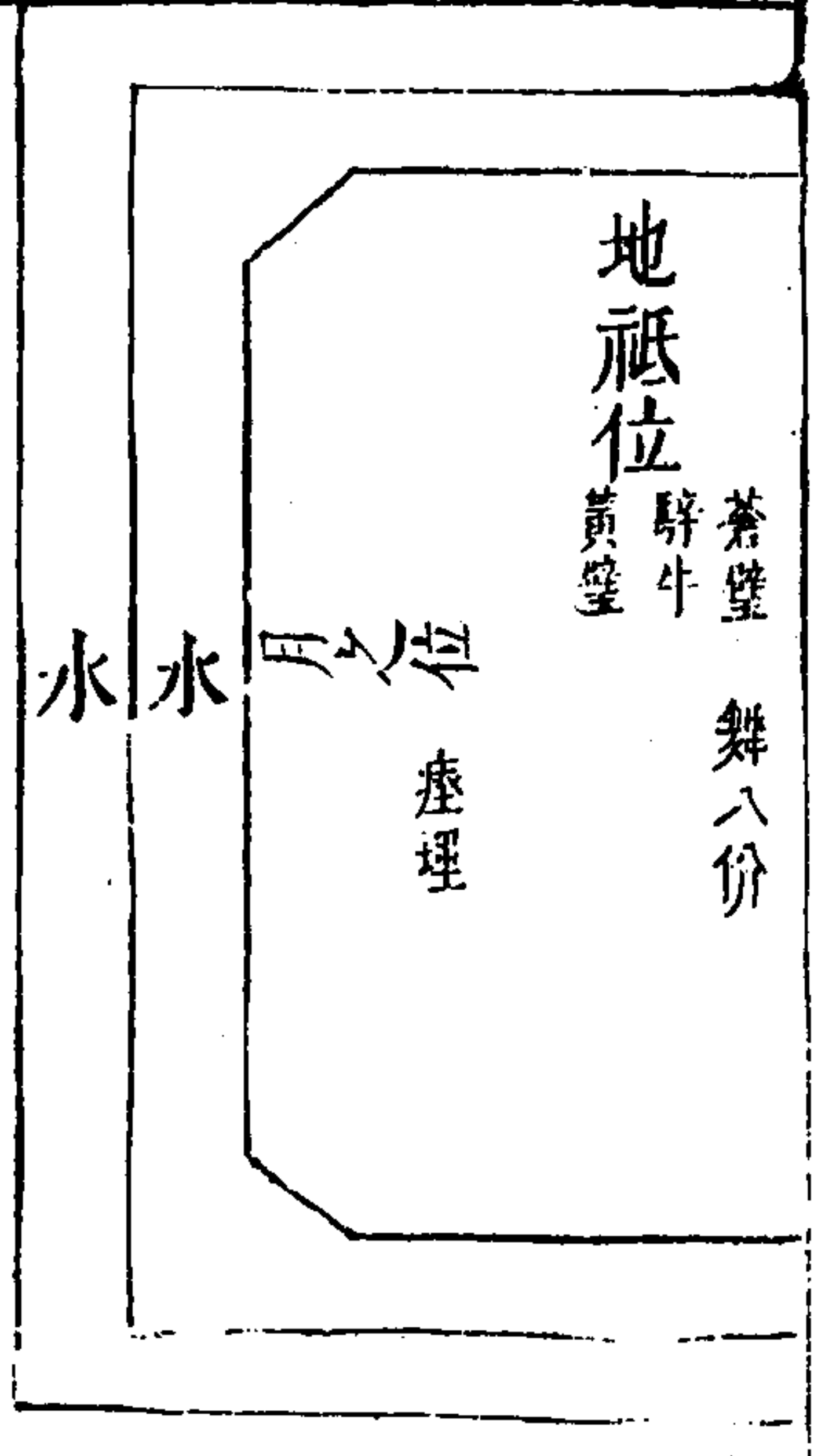
郊門之外東西二郊二十八宿 凡屬天神者三十七
五星 大臣分祀
以祀天神地祇之屬 風雲雷雨

圓丘方澤合



郊之地形方以象地故曰方丘四週環以水故曰方澤又曰春圻方
丘之中為國壇高於地而圓以象天故曰圓丘又曰春壇

祀天地之圖



五嶽
五鎮
四海
江淮河濟
凡屬地祇者十八
大臣分祀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考
在大司樂分樂始言天神地祇而未及二日及論樂之變而後有二至方圓丘之說意蓋謂分樂律以屬陰陽故于是日奏之始合樂也故曰若樂六變若樂八變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然後天地可得而禮是合樂而非大享也在家宗人以二至日致人鬼物鬼則為祈禱而行非大享之禮明矣至漢時天子以二至御前殿會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則猶大司樂之遺意今乃斷以二至日為分祀天地蓋未嘗詳考周官禮樂之文郊社分合辨
國之大在祀而祀之大在郊自古禮殘缺後儒穿鑿

而五帝六天合祀之說迄無定論則以不深考于經折衷于聖以準之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又曰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曰類曰柴皆祀天之禮也然必及于六宗山川群神而不及后土則郊必兼社之謂也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曰聖人烹以享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記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皆舉郊以見社也家語孔子曰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禩宮尊君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考
獻命庫門之內所以戒百官也言郊之必卜也而不及社兼社也此唐虞三代之制也儒者但見周禮有冬至祭圓丘夏至祭方澤之文遂至分祀之說不知周禮一歲之間祭天凡幾正月祈穀孟月大雩季秋明堂至日圓丘此外有四時之祭則固合祭者矣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掌百官之誓戒太史與執事卜日戒太宗伯詔相王之大禮祭之日大宗伯奉王大宰贊玉幣爵之事詩歌昊天有成命之章此其證也惟是周朔建子冬至圓丘適當獻歲不妨迎陽報天而後命于及地故其禮比合祭稍加崇重此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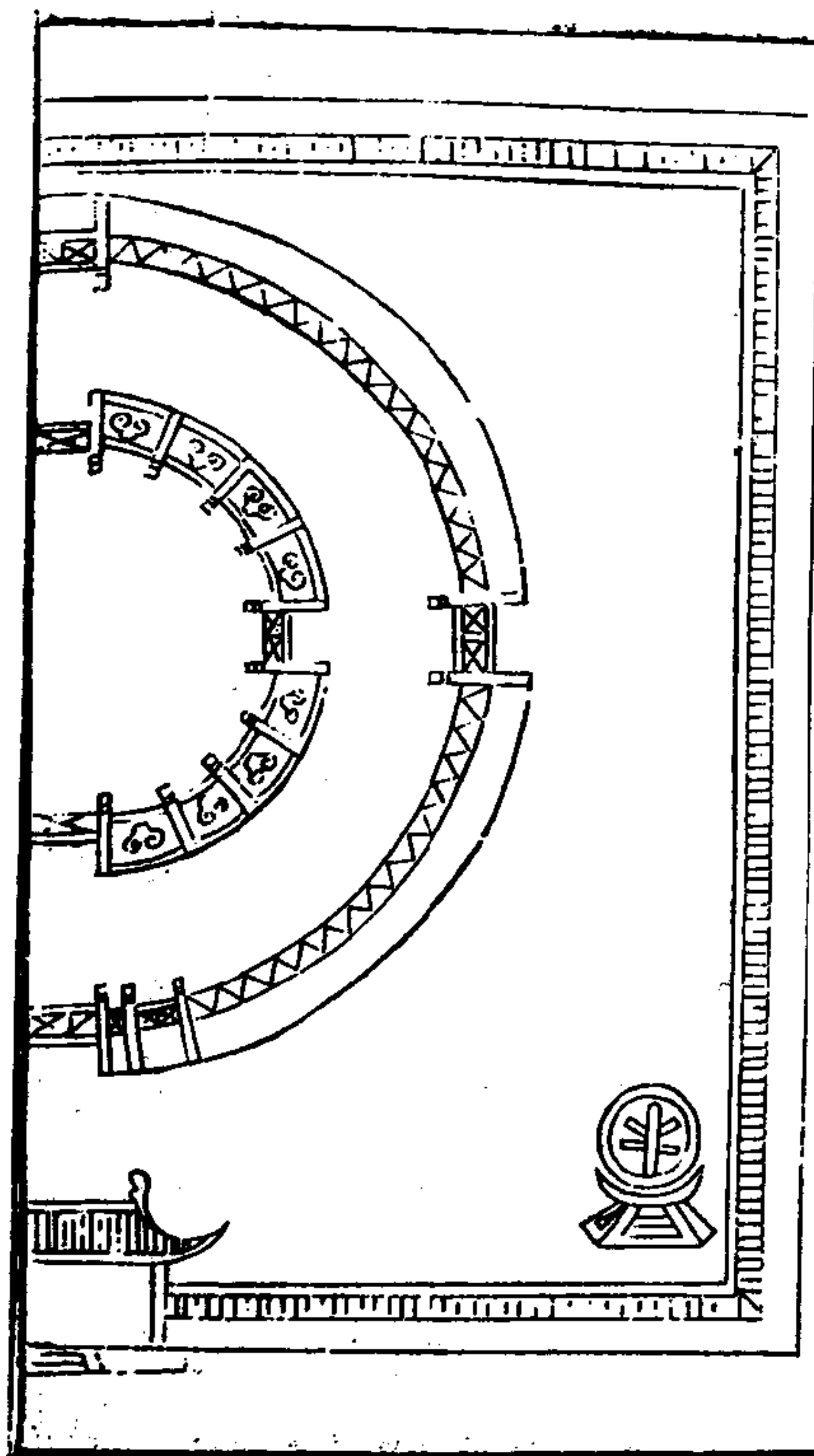
行周之時則可耳乃其合禮之禮則未嘗廢散見諸經及孔子之言可據也使祭而必冬至也則何用卜之為故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則又不必于圜丘方澤也以是而知周之未嘗不合祭也知社合祀議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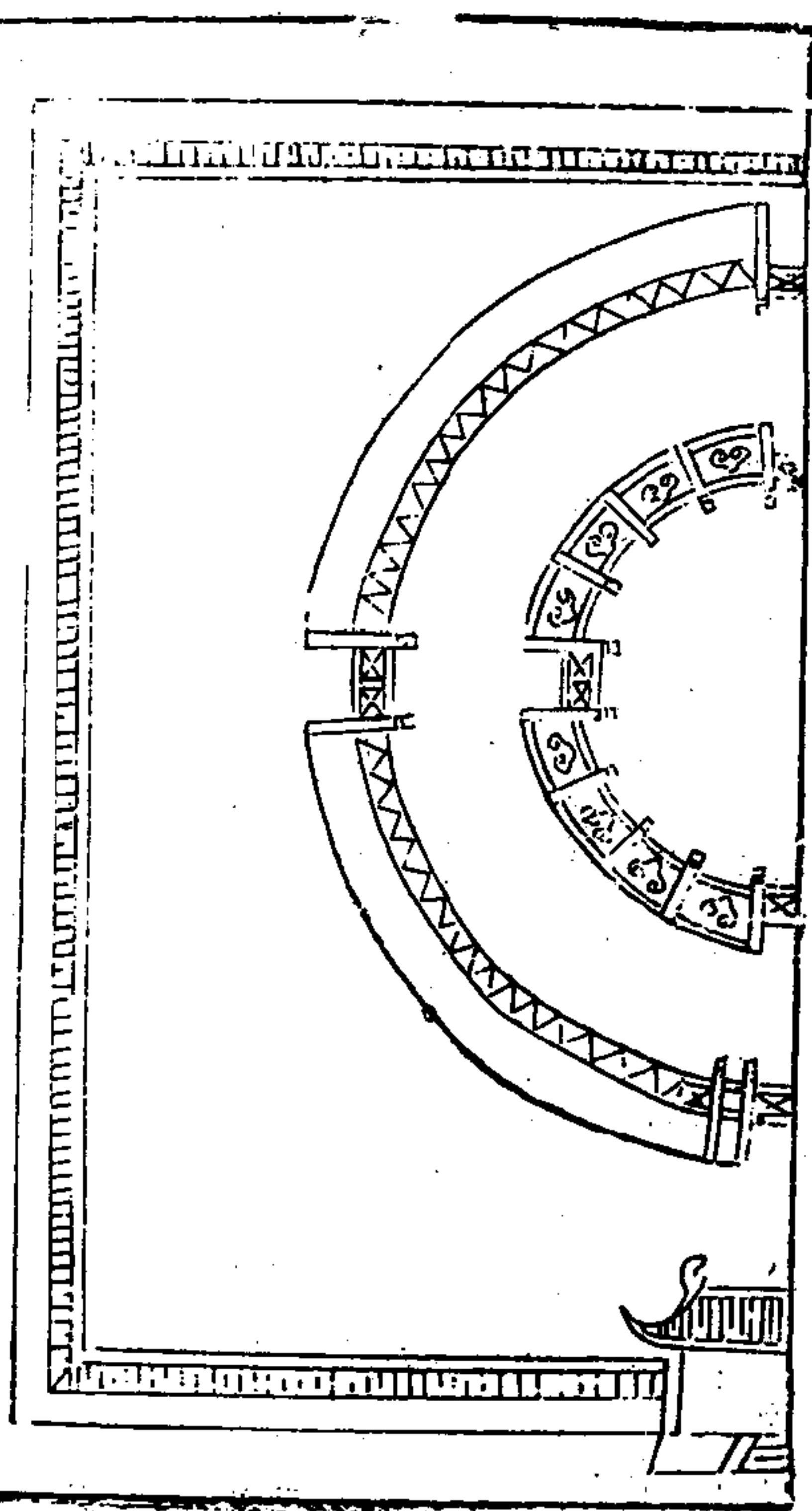
卷五十四

四

崇雩壇圖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五

在圜丘之旁仲夏禱雨 皇天之帝前四日太常官公服奏齋戒進銅人牌子文華殿前一日太常博士捧安于香帛亭內供奉陳設儀同祈穀去玉是夜三更太常寺卿奉安神御位 上乘輿至昭享門西降輿過門東乘輿至崇雩壇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至帷幙內具祭服出導引官導至壇門內內贊對引導官 上行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拜位贊奏就位典儀唱迎帝神奏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香案前奏跪奏揖主奏上香訖出主復位樂止奏四拜贊贊百典儀唱

奠帛奏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御案前奏拈圭

上受帛奏獻帛訖奏出圭復位樂止典儀唱進俎奏

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俎匣前奏拈圭奏進俎奏

出圭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御案前奏拈圭 上受爵獻爵訖奏出圭奏讀

祝位奏跪傳贊百官皆跪贊讀祝訖奏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

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 終獻禮儀同初惟不讀祝

樂止太常卿西向立唱賜福胙內贊奏詣飲福位導

上至飲福位光祿官捧福酒胙跪于 上右內贊

奏跪拈圭奏飲福酒訖奏受胙訖奏出圭俯伏興平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部 六

身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樂典儀唱

送帝神奏樂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

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各恭詣泰壇 上退拜

位之東典儀唱望燎奏樂捧祝帛饌官下壇內贊奏

詣望燎位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燎所燎 奏禮畢

引官導 上至帷幙易服出 上回至 殿崇等

祝文樂章

迎帝神和中 於穆上帝愛處理宮咨爾黎庶履憫曷

窮旂幢戾止委蛇雲龍霖澤斯溥萬寶有終

奠帛肅 神之格思莫茲文繡盛樂斯舉香氣氤氳

精禋孔熯徹于紫冥懋祈清澤渥我家生

進俎和中 百川委潤名山出雲愆賜孔熾膏澤斯屯

祈年於天載牲於俎神之格思報以甘雨

初獻和中 有嚴榮祀日吉辰良酌 彼嘉洗 馨苾

馥香玄功溥濟時雨時暘惟神是聽緣以多禳

亞獻和中 皇皇禋祀孔惠孔明瞻仰來歆拜首欽承

有醴惟醑有酒惟清雲韶侑獻肅雝和鳴聖靈有赫

鑒享精誠

終獻和中 靈承無斃駿奔有容嘉玉以陳酌鬯以供

禮三再稱誠一以從備物致志申薦彌恭神昭景貺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部 七

佑我耕農

徹饌和中 有赫早曠民勞瘁斯于牲于醴載舞載禮

詩成三獻敬徹不遲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送帝神和中 爰迺寅清昭事顯穹仰祈甘雨惠我三

農既歆既格言歸太空式霑下土萬方其同

望燎和中 赤龍旋馭禮洽樂成燔柴既舉昭假精禋

維帝降康雨施雲行登我黍稌溥各厥明

嘉靖九年 上欲於奉先殿丹陛行大雩禮夏言言

大學士丘濬嘗欲於郊兆傍釋地爲雩壇歲孟夏行

雩祭禮 上既以孟 上辛祈穀於 上帝自二月

至於四月雨暘時若則大雩之祭可遣官攝如兩澤
愆二 上親禱焉 高禱 設木臺于震方皇城東
永安門之北 祭品 上帝儀同祈穀 皇考儀同
高禱大羹一和羹二簋簋各二邊豆各六牛一羊
一豕一帛用紅 上拜位設于壇下北向 后妃位
七設于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待贊行禮行欽天
監擇吉具奏 前三日太常卿奏齋戒于宮中
上吉皇后以下齋三日執事內外官齋一日 前二
日太常寺卿光祿卿奏省牲如儀 昊天上帝正位
皇考獻皇帝配位西向 高禱 設于壇下西向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部
弓韜弓矢妃嬪之數 祭品 質明 上祭服后禮
服妃嬪各服其服 上率后以下乘輅車至壇所降
導駕官導 上至拜位女官導后以下各至拜位內
侍擁帷幢啟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
上就位 傳贊同后以典儀唱迎神內贊奏陞壇
上陞至 上帝前奏跪奏指主奏上香司香官捧香
跪進于左 上三上香訖奏出主導至 皇考前儀
同分獻官詣高禱神位前上香訖退立於東奏復位
奏四拜典儀唱奠帛內贊奏陞壇 上陞至 上帝
前跪奏指主奏奠帛捧帛官以帛跪進于右 上受

帛訖導至 皇考前儀同奏復位典儀唱行亞獻禮
終獻禮儀同太常卿進立于壇前向東立唱賜福胙
內贊奏詣飲福位奏飲福酒 上飲訖光祿寺卿捧
福胙跪于左內贊奏受胙 上受訖奏出主俯伏興
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平身 傳贊同 典儀唱徹饌唱送神
內贊奏四拜平身 傳贊同 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
捧帛掌祭官捧饌各詣燎位典儀唱望燎內贊奏詣
望燎位 上詣望燎位燎畢內贊奏禮畢分獻太常
官俱退女官導 皇后以下至高禱神位前贊跪
皇后以下皆跪贊受弓矢女官跪詣神位取弓矢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部 九羊 志
次授 皇后以下受訖納 韜贊俯伏興再拜禮畢
退執事捧神位帛饌詣燎所焚之 上率后以下乘
輅車還宮

歲驚蟄 上行祈穀禮於南郊大饗殿祭 皇天上
 帝 前五日太常卿于皇極門奏前牲 駕詣犧
 牲所行禮畢回至殿致辭恭拜還宮 前四日太常
 卿公服奏齋戒進銅人齋牌于文華殿 前一日太
 常博士捧祝版于文華殿 上填御名訖博士捧安
 于香帛亭厨役昇至神庫供奉三更初太常官請
 神主奉安陳設如儀 祭品 皇天上帝爵三大羹
 黍稷稻粱豆各十二玉帛饋一味與上帝服垂與
 至內西天門外神樂觀二知觀叩頭起執提爐導至
 神路錦衣衛官跪奏落輦 上降輿導引官導 上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部 十一
 至大次具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入至陛下
 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官
 導 上至拜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帝奏樂內贊
 奏陞壇導 上至香案前跪奏拈香訖奏出
 主復位樂止奏四拜傳贊百 典儀唱獻玉帛奏樂內
 贊奏陞壇導 上至御案前奏拈香 上受玉帛奏
 獻玉帛訖奏出主復位樂止典儀唱進俎奏樂內贊
 奏陞壇導 上至俎匣前奏拈香進俎奏出主復
 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
 至御案前奏拈香 上受爵奏獻爵訖奏出主奏詣

讀祝位奏跪傳贊百 樂暫止贊讀祝訖樂復作奏俯
 伏與平身傳贊百 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行
 終獻禮奏樂儀同初獻 樂止太常卿於殿西東立唱
 賜福胙肉贊詣飲福位導 上至祝飲福位光祿卿
 捧福酒胙跪進於 上左內贊奏跪奏拈香飲福
 酒訖奏受胙訖奏出主俯伏與平身復位奏四拜傳贊百
 同 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帝神奏樂奏
 四拜傳贊百 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
 掌祭官捧饌各恭詣恭壇 上退拜位之東典儀唱
 至燎奏樂捧祝帛饌官出殿門內贊奏詣望燎位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部 十一
 內贊引導 上至燎所燎半奏禮畢導引官導上至
 大次易祭服出樂止 上回至殿恭拜
 祝文
 維 曰侯維啓農事將舉爰以茲辰敬祈 洪造
 謹率臣僚以玉帛饗齋粢盛庶品備斯明潔恭祀
 上帝于大享殿仰垂帟鑿賜福烝民俾五穀以皆登
 普萬方之咸賴尚饗
 樂章
 迎神和 臣惟穹昊兮民物之初為民請命兮祀禮
 昭諸備筵率職兮祈洪庥臣衷微眇兮惴懇誠摠遙

瞻駕降兮齋色輝歡迎鼓舞兮近龍與臣愧非才兮
后斯民願福斯民兮聖恩渠

奠玉帛和 蒸民勸職兮農事專蠶工亦慎兮固桑

阡玉帛祗奏兮暨豆籩仰祈大化兮錫日豐年

進俎和 鼎烹兮氣馨香羞兮上醴帝垂享兮以歆

蒸民蒙福兮以寧

初獻和 禮嚴兮初獻行百職趨蹌兮珮琚鳴臣謹

進兮玉觥帝心兮鑿歌

亞獻和 二觴舉兮致虔清醴勤兮奉前仰帝容兮

忻穆臣感聖恩兮實拳拳

終獻和 三獻兮一誠微禮禮告成兮帝鑒是依蒸

民本德兮歲豐機臣拜首兮竭誠祈

徹饌和 三獻週兮肅乃儀俎豆敬徹兮弗敢遲願

留福兮丕而曰雨曰暘以若時

送帝神和 祀禮告備兮帝鑒彰精神上達兮感昊

蒼雲程肅駕兮返帝鄉臣荷恩眷兮何以忘祥風瑞

靄兮彌壇壝蒸民率土兮悉獲豐康

望燎和 遙覩兮天衢長邈被廖廓兮去上方東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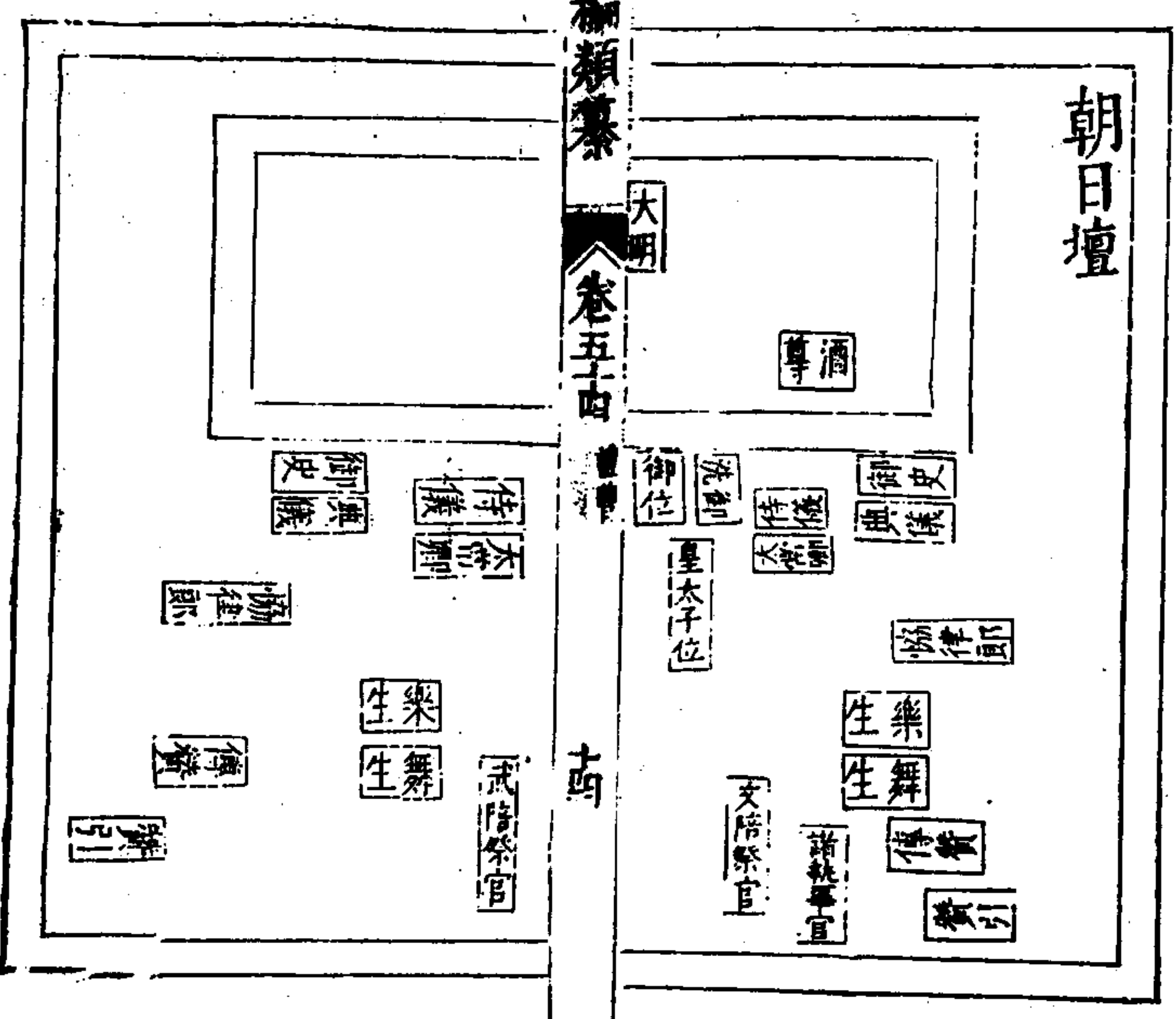
薦火兮希聲聞悃幅已通兮沛澤長樂終九奏兮神

人已和臣同率土兮感荷恩光祀典

八編類纂 卷五四

朝日陳設之圖

朝日壇



八編類纂 卷五四

十四

嘉靖九年罷從祀建壇朝陽門外二里許為制一成
壇面紅欄磚東西南北階九級俱白石內櫺星門四
面門外為燎爐瘞池西南為具服殿東北為神庫神
厨宰牲亭燈庫鐘樓北為遺官房外建天門二北天
門外西北為禮神街坊西天門外迤南北官齋宿房
護壇地一百畝 朝日壇

歲春分祭 大明之神于朝日壇西向甲丙戊庚壬
年上祭服親祀餘年遣文大臣攝之先十五日委協
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十日題請 上行禮先三
日奏致齋進銅人齋牌示長安門是日詣太和殿觀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樂犧牲所看牲先二日同光祿寺奏省牲次日具
本復 命博士捧祝版候填 御名捧安于香帛亭
厨役昇至神庫奉安樂舞生燒香陳設樂器鋪排洗
祭器夜半奉安 神牌陳設蓬豆 祭品 大明赤
璋一禮神帛一 色紅 玉爵三磁酒盞三十辟瘴一羊一
豕一登一釧一簋各二籩豆各十 嘉靖九年欽依
赤玉無切物可
改而就禮禮不可改而就物日以赤玉月以白玉此
不易之理見無赤玉合暫以次玉焉焉之類代之
明且 上以出祭朝日告 內殿卿詣 皇極門候
請聖駕 上由東長安門出至壇北門入至 具服
殿具祭服出導引官導由左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

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 位設于 典儀唱迎
神奏樂樂止奏四拜 傳贊百 典儀唱奠玉帛奏樂內
贊奏陞壇導 上至香案前奏跪奏摺主奏 上香
奏獻玉帛奏出主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
樂內贊奏陞壇導 上至 神位前奏摺主奏獻爵
奏出主奏復位樂暫止奏跪 傳贊百 贊讀祝訖樂復
作奏俯伏與平身 傳贊 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
儀同初獻 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 儀同樂止 卿
惟不讀祝 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奏樂 儀同樂止 卿
立于壇之左唱賜福胙光祿卿捧福酒胙跪進于
右內贊奉跪奏摺主奏飲酒奏受胙奏出主俯伏與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平身奏再拜 傳贊百 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
送神奏樂奏四拜 傳贊百 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
官捧帛掌祭官捧祭饌各詣燎位奏樂 上退拜位
南立捧祝帛饌官下陞奏禮畢內贊導 上出左門
導引官導至 具服殿 上回參 內殿 遣官之
年先期題欽定大臣一員攝祭 位于 由北級升降不
飲福受胙餘儀同祝文 祝版 天子御名謹昭告
于 大明之神惟 神陽精之宗列神之首神光下
照四極無遺功垂今答率土仰賴茲當仲春式遵古
典以玉帛牲醴之儀恭祀于神伏惟鑒歆錫福祿庶

尚饗

樂章

樂士奏樂生七十二人舞八佾
文生六十四人武生六十四人

迎神

和

仰瞻兮大明位尊兮王宮時當仲春兮氣

融爰遵祝禮兮報功微誠兮祈神昭鑒願來享兮迓

神總

奠玉帛

和

神靈壇兮肅其恭有帛在篚兮赤琮奉

神兮祈享以納予恭奠兮祈以顯

初獻

和

玉帛方獻兮神歆酒行初獻兮武成齊芳

馨兮犧色駢神容悅兮鑒予情

亞獻

和

二齊升兮氣氛兮神顏怡和兮喜將予令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部

七

樂舞兮具張願垂普照兮民康

終獻

和

懋懋三獻兮告成群職在列兮週盈神錫

休兮福民生萬世永賴兮神功明

徹饌

和

一誠盡兮予心懌五福降兮民獲禧仰九

光兮誠已伸終三獻兮徹敢遲

送神

和

祀禮既週兮樂舞揚神享已納兮還清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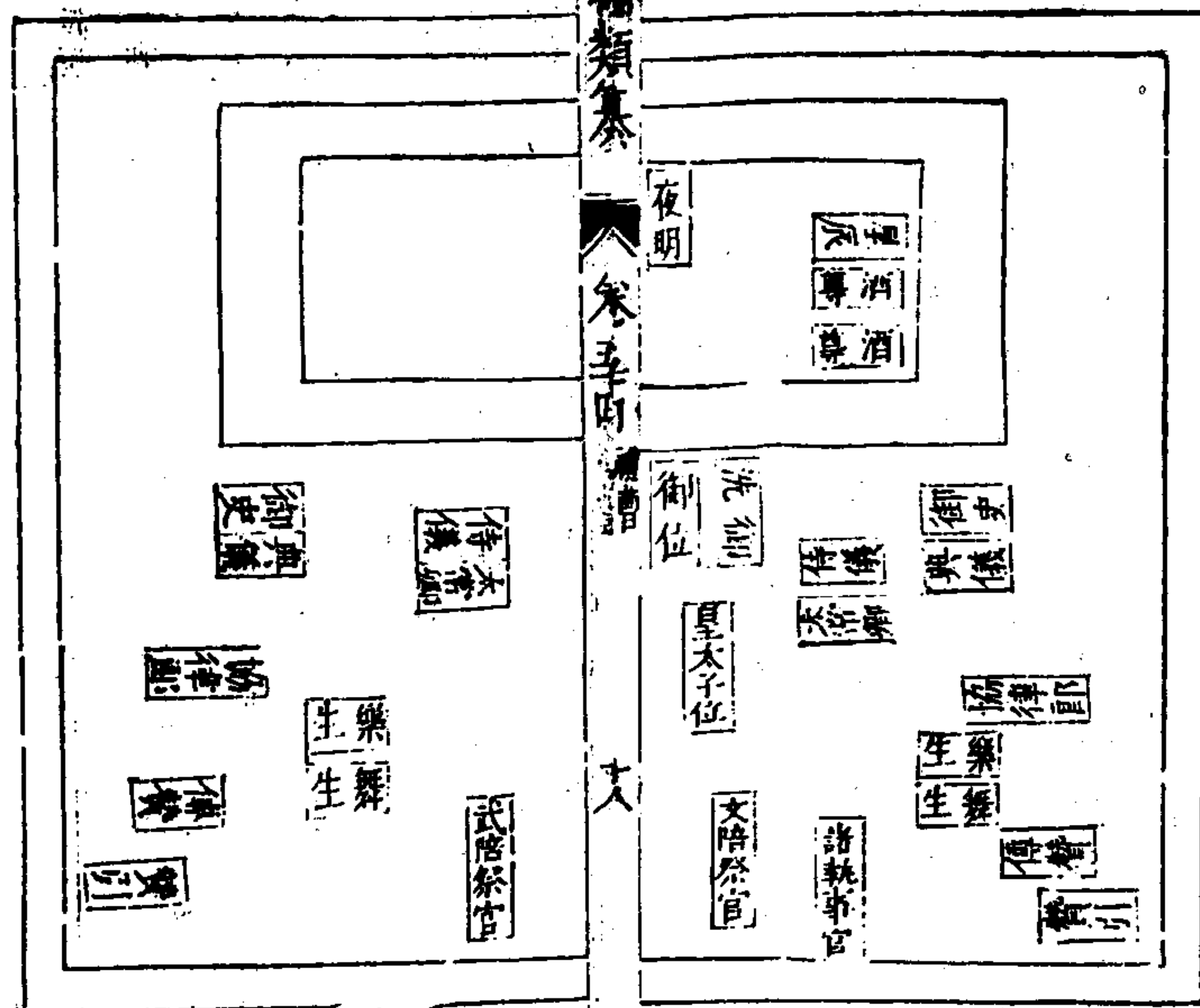
予當拜首兮奉送願恩光兮普萬方永耀熹明兮攸

賴蒸民咸仰兮恩光觀六龍兮御駕神變化兮鳳翥

東帛備儲兮詣燎方佑我皇明兮基緒隆長

朝日

夕月陳設之圖



嘉靖九年罷從祀建壇阜城門外之南二里許為制一成壇因白礪礪東西南北階六級俱白石內僊星門四東門外為瘞池東北為具服殿南門外為神庫西南為宰牲亭神厨祭器庫北門外為鐘樓造官房外天門二東門外北為禮神街坊護壇地三十六畝七分上年欽依夕月壇以欽壇置于坎上焚歲秋分祭夜明之神于夕月壇東向從祀木火土金水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南向丑辰未戌年上皮弁服親祀餘年遣武大臣攝之先十五日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十日題請上行禮弁題欽遣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九

大臣分獻先二日奉致齋進銅人齋牌示長安門詣太和殿觀禮樂犧牲所看牲先一日光祿寺奏省牲次早具本復命上以出祭夜明告內殿博士捧祝版候填御名捧安于香帛亭厨設昇至神庫奉安樂舞生燒香陳設樂器鋪排洗器是日午後本寺官奉安神座神牌陳設籩豆祭器夜明白琥一禮神帛一白金爵三磁酒盞三十駢犢羊豕各一登一劔二簠簋各二籩豆各十星辰配位禮神帛十青紅玄黃磁爵三餘同申刻上由西長安門出至壇北門入至具服殿具皮弁服出導引

官導上由中門入儀同朝服惟行拜禮於唱初獻讀祝時聽贊朝上跪至俯伏興平身贊引由北級上至神位前贊措笏上香獻帛獻爵訖其亞終獻俱候上復位然後行禮遣官年先期題欽遣大臣一員攝祭一員分獻攝官位下由南級升降不答福胙餘儀同祝文白版嗣天子御名敢昭告于夜明之神惟神鍾陰之精配陽之德繼明于夕有生共賴暨惟五星列宿咸司下土各有攸分眇予之貧仰承帝命君此生民茲者時惟秋分爰遵典禮以玉帛牲醴之儀用修常祭于神惟神歆鑒福我邦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十

民尚享

樂章 樂六奏樂生七十二人舞八佾 迎神 陰曰配合今承陽式循古典今齋以恭親 大陰來格兮星辰羅從予拜首兮迓神容 初獻 神其來止有嚴其誠玉帛在篚清醑方盈 奉而奠之願鑒微情夫祀兮云何祈佑兮群民 亞獻 二觴載斟樂舞雍雍神歆百職惟供願順 軌兮五行祈民福兮神必從 終獻 一誠已伸三舉金觥鐘鼓鈞鈞環珮錚錚 鑒予之情願永保我生民

徹饌和禮樂肅具精意用伸位坎居歆納茲藻蘋

徹之弗遲儀典肅陳神其鑒之佑我生民

送神和禮備告終兮神喜穹碧澄輝兮素華鮮星

辰從兮返神鄉露氣清兮霓裳踟躕餽兮束帛薦

之于瘞兮罔敢愆予拜首兮奉送願永祝兮民樂豐

年

按日月于祀 天時已從祀矣而又建壇東西各專

祭之者何哉蓋日月為天之用照臨四方固其所司

也是以在禮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又曰春朝朝日秋

莫夕月所以明有敬也禮月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

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帝煩藝似家人之禮乃

以黃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前史又以

正月非二分之意秘書監薛靖論云按周禮朝夕無

常日鄭玄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

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

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

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于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

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

西遊幸拜宮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明帝太

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東郊八月乙丑夕月於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

西郊始得為禮晉因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春分朝

日寒溫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故每從所

奏今戎事已息此禮為大遂親朝日後周以春分朝

日于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珪有祇皇

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

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於

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如朝日隋因之開皇中於

國東春明門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夕日又以國西

開遠門外為坎深三尺廣四丈為壇於坎中高一尺

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唐二分朝日夕

法不俟二分於東西常以郊春時質明出行竹宮東

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積朱制燕分朝日秋分夕
月為大祀用羊豕各二邊豆十二簋簠俎二高宗紹
興三年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祀典未舉望詔禮官講求從之後于城外惠照院望
祭位版日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幣
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帝

經傳所言風師雨師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被固謂各
有神主之而祭焉已非夏商以前簡略忠質之事矣
而彼世註家顧各以星當之何耶蓋星宿之名多出
于緯書而先後鄭之說又自相抵牾固未可據以為

本編類纂

卷五十四

三

信也此楊氏所以一歸于天與氣數謂四司之神如
司春司夏之類不無見矣彼信繆忌之奏而奏神君
以受畫法漢武信嘉慶之言而置九壇以祭貴神唐
至有請隨費神飛棊之方以定祭位者吾不知何
說也歷代祭星辰風

按本朝郊祀既設星辰二壇于上又有風雲雷雨
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為星也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于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于丑地宋
人兆風師于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師于北郊
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于南郊祠以立

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以司民司中司命
司祿之位皆各壇為祭未嘗合而為一本朝于風雨
雷之外又加以雲合為一壇以從獻于郊祀又為壇
于郊壇之西每歲仲秋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
者太歲及五岳五積四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
四季月將京都城隍從享所謂太歲城隍月將與雲
皆前代所未祀也夫雲興而雨霈既祀夫雨而獨遺
雲可乎時形于兩間者皆已享祀而流行于四時以
司民耕作興作之候者而無其祭祀可乎名山大川
遼絕于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于望祀而宸居所位

本編類纂

卷五十四

三

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者反遺之可乎此皆
我聖祖之獨斷神見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
屬蓋有間矣本朝祀星辰風

周家以建子月為歲首祀天至午月乃祀地尚云適
先後之宜我朝用夏正自夏徂冬則地先天祭越
次而食矣且郊者祀天之名地不得而于也故兆於
南郊禮文載之北郊之名乃匡衡董仲舒緣緯書以對
南郊非周禮所有也豈得盡為符合也哉尊祖配天
之禮古有以始祖配者周之后稷是也有以受命之
君配者漢之高祖是也夫配天以功德而功德孰大

于開初者，則周之祀稷，固明德光靈之遠也。而漢之祀高祖，非以崛起在位為帝者首乎？有天帝各配者，周以稷配郊，又以文王配明堂。漢以高祖配郊，又以先武配明堂，是也。有祖宗並配者，唐垂拱開元，以高祖太宗配昊天，宋至道以太祖太宗配圓丘，是也。夫廟壓于祖，昭穆對向，非嫌也。郊壓于天，祖宗序列，非嫌也。然則天帝各配者，固章別之道也。而祖宗並配，亦何可以連社接席，議其非禮乎？我太祖之始建郊，仁祖配，是周祀后稷，邇本探源意也。而成祖以太祖配，則如漢奉高祖崇功德之特起矣。仁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

宗時以二祖配，是唐宋所已行，稱情而合禮者也。世宗乃獨奉太祖配，南北郊，其祈穀之祭，以成祖同配，尋亦不行。蓋始猶稍宋郊祀宗祀之遺，而終竟以父子相並為嫌矣。夫成祖再造區夏，奠鼎燕京，駿德豐功，實同肇初，而推舉未至，非褒前烈之禮也。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非孔安是若之義也。且令祈穀之祭，釐正已久而郊丘配位未復，真甚闕典哉。善乎輔臣之獻議曰：歲一舉合祀奉二祖，以並配，遵太祖更定之制，率列聖世守之規體。世宗未安之情，勸時宜，順人心，合禮。

典應經義上固已虛懷嘉納久矣，惟沛然下明詔，論中外博參之與論而昭告之，靈祇不過一潤色，恢定間而可以逐，瞻願之休隆繼述之績，闡帝王之緒，垂宇宙之摹，甚大美也。何疑而不為乎？國朝郊祀總論

延陵顏季亨會通

八編類纂

卷五十四

禮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五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於士庶亦許其得祀四親其有以擴一本之愛定百代之典矣苟廟制不定則有如光武中興漢室上祀哀平而高曾祖考皆不得祀果協人子之情否乎且不論四親則昭穆不叙或兄弟叔侄入紹大統如唐憲穆宣敬文武不過四昭二穆上不及高祖矣雖同堂異室坐次不覺甚紊然未當祧而祧者不遠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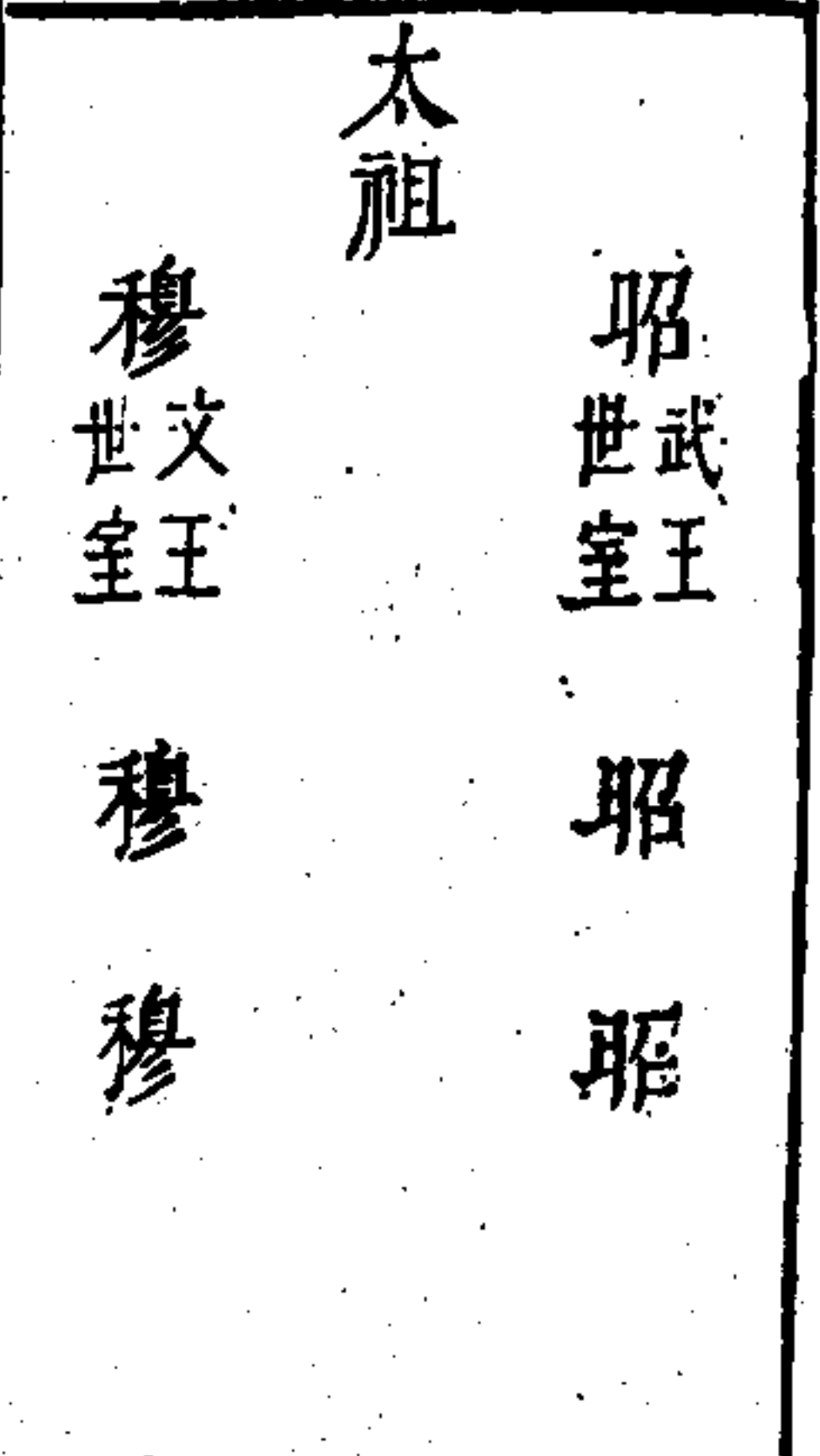
朱五十五

一

及三世乎哉是故祀典必以廟制為先廟制必以四親為王定四親之廟所以親親也四親昭穆既叙凡祧必論其世矣且有大祫之禮不論祧與未祧皆得與焉不其廣親親之義于無窮乎定太祖之廟所以尊尊也及有大禘之禮追祀始祖所自出之帝不其廣尊尊之義于無窮乎世室崇祀有功德者百世不遷所以賢賢也又有明堂之禮如周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其廣賢賢之義于無窮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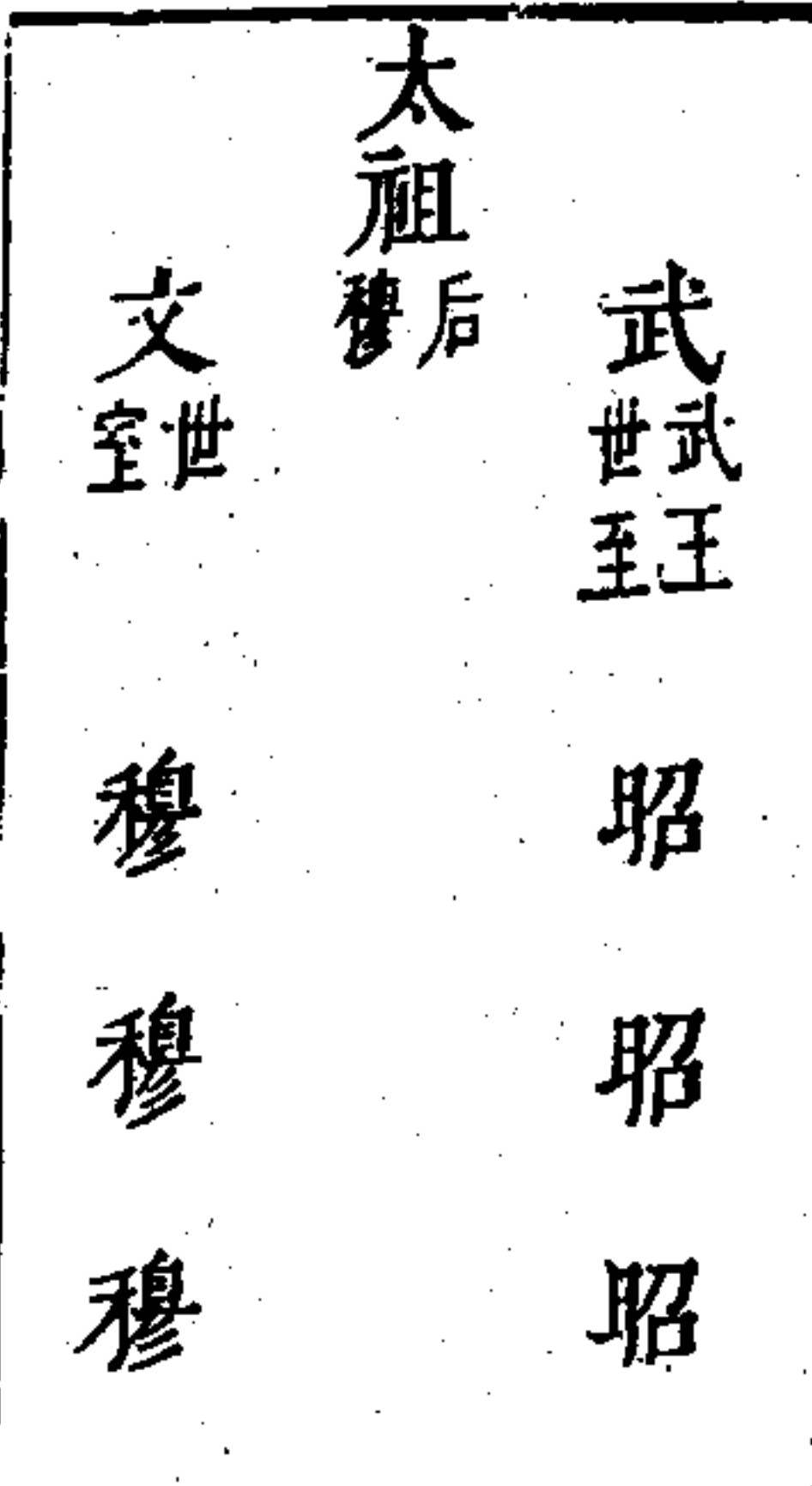
宗廟總叙

王者七廟圖



馬之所以七廟者以昭穆始封而王是以三廟不與與親廟四而七

廟制無宗數圖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數故殷有二宗周公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為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

八編類纂 宗廟總叙 壇立於右，壇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壇，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不以廟之居東居西，王之向南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為昭哉，壇壇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王藏夾室而有禱之際，且壇壇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壇，穆不可以有壇而

無墾。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適遷也。又况昭穆之分自始封以下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弁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當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論宗廟昭穆

唐世以景帝為太祖。唐高祖李丙當中睿間。則景帝世近在昭穆之內。故禘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後。以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禘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唐高祖李丙親盡已毀。而禘禘則合祭。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部

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禘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禘祭。如太祖東向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獻懿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穆。是以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稽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

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下。今以僖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遠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部

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庵之說。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適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是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

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始以晦庵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廟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

丁南庚陽甲盤甲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嘗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三昭二穆，而懿宗所上不及高祖，未嘗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六

六世，則武丁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祭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必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或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庵之說，外為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

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
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開
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

其世代之近者既未祧遷如武丁之時小乙父也南
庚陽甲盤庚小辛皆伯父

也祖丁祖也祖辛沃甲皆伯祖也祖乙曾祖也河
高祖也外壬仲丁高伯祖也太戊雍己五世伯祖也

小甲六世祖也若以祀及六世言之是
五廟皆未合祧遷又不止十廟而已其昭穆之不

順者又不可升祔則須逐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

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

非所以寧神叫對偶偏枯又無以尊觀視似反不如

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書 七

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

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

拘故也論廟制宜定
太祖之廟

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

祖庶乎其可以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

其奸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

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鐘然其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享

跡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

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或取之遙遙華胄如曹

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

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
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為不類至於唐

既以神堯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

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也而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

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

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啻之流而以

后稷尊之過也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諱

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

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

者始為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書 八

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

右而為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

下史矣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

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

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設位序

正是蓋以玄元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禮宗則俱

為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

復効唐人之為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太帝以為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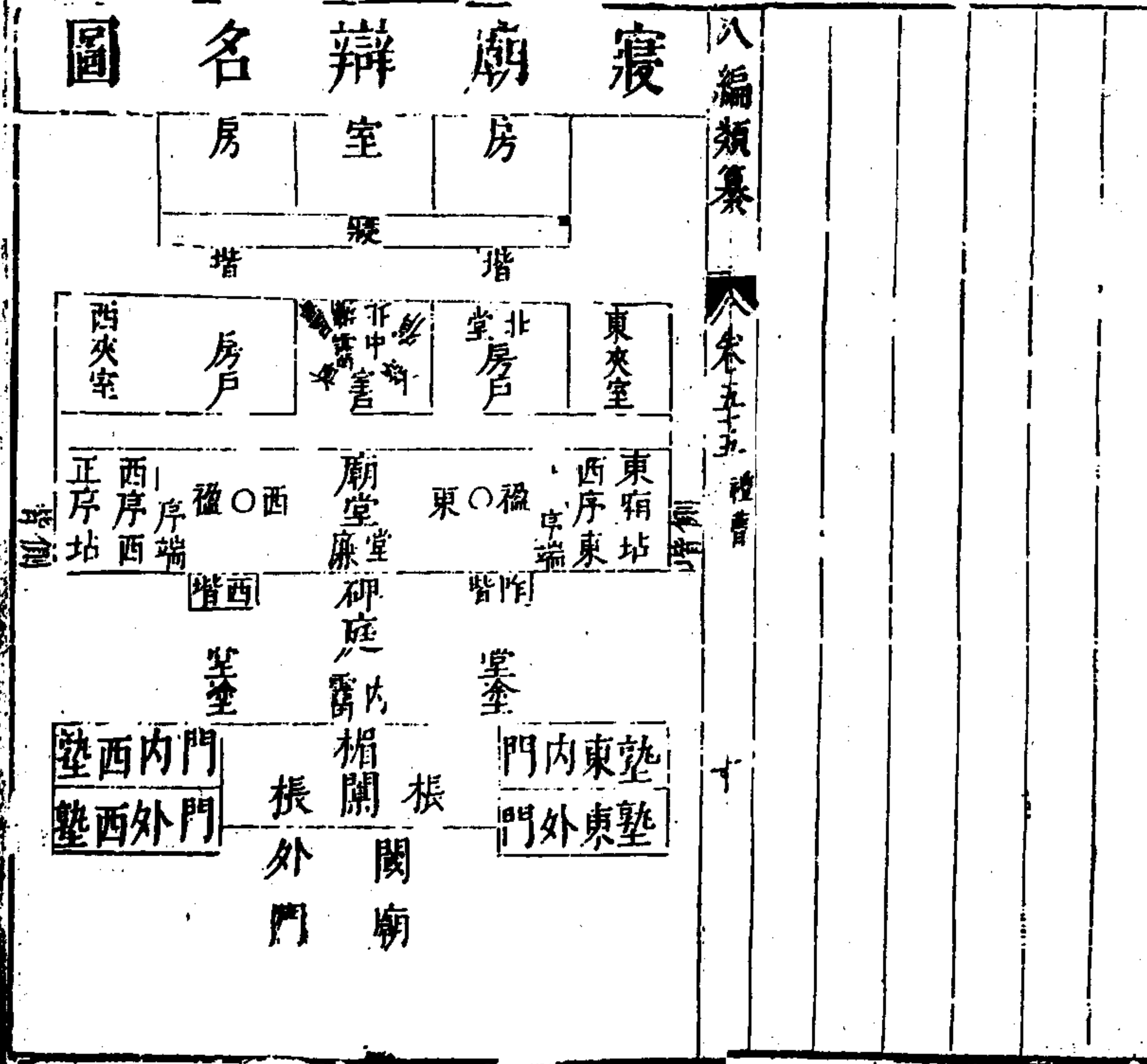
祖建立景靈宮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二殿

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僖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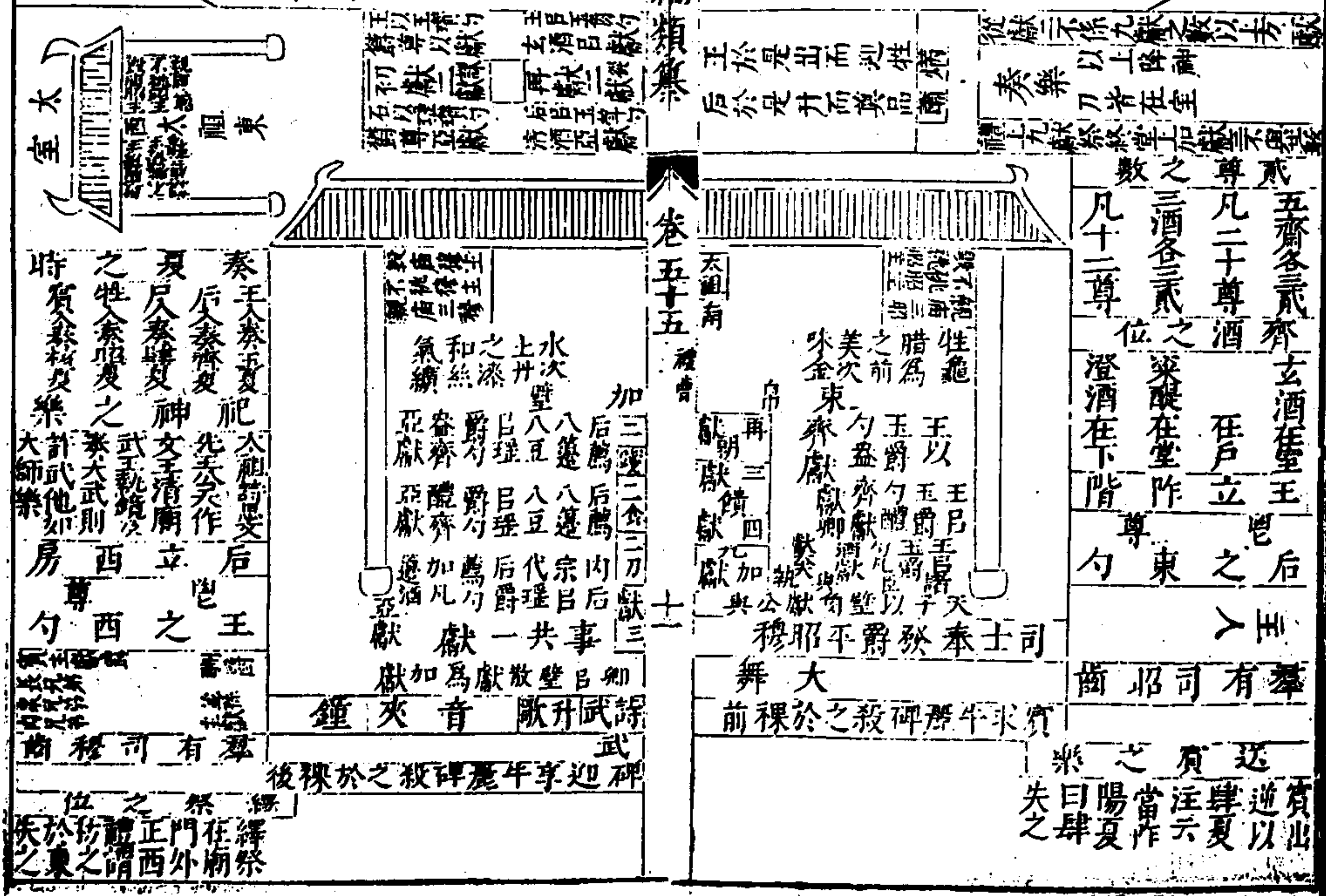
則俱為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之建外為都宮而內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蓋以其規制寵壯每帝各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于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人先後為次。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學堯舜。縣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八編類纂卷五十五禮書九

郊禘祖宗皆擇有功德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劾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祖農祖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

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論推尊祖配天帝



宗廟大饗之圖



八編類纂 卷五五

虞夏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周人進禘為殷祭蓋春祠夏禘而秋冬乃嘗烝也三年而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於繼孝為最周乃禘又追祀太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太宗配則報本反始之盡也春獻羔開冰也若嘗麥以雉也嘗黍以雛嘗麻以犬也嘗稻具薦嘗魚而薦鮪也嘗以薦繼孝之盡也國太師大會同大戒必造而告焉出告反面之義也大宰掌誓戒具修如郊前十日帥執事而下日遂戒如郊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如郊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使其奉之辨六齋使六官八編類纂 卷五五

之人共奉之辨六彛以待果將辨六尊以待酌獻辨物備物也醴人共薦羞之實豆人醴人共五齊七菹若醴醬之物鹽人共苦鹽型鹽甸師共齊盛共蕭茅共物備物也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帥六宮之人共齋盛烹人共鬲饌以給水火之齊隸僕埽除糞灑以待事備內外之官官具而備具也祭之前日六官各以其屬肅將事具如郊祭之日閭人設門燎以風事而張具世婦涖陳女宮之具大史執書以次位常於是肆師表齋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而祭行王袞冕乘金幣以出入即位於阼秦王夏后副禘入立于西序奏

齊夏王王后祭内外之主也。大祝逆贊刀刀服衮冕以入。工奏肆夏神之也。王及於室而不迎。記言之必在廟而後全於臣。全於子也。辯人用裸圭和鬱鬯而實之。沃王盥。王執圭贊以獻刀。以裸祭之。啐之而奠之。后以璋贊亞獻。重裸也。灌用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而獻始此也。此初獻也大司樂奏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鐘為羽。以迎神。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樂神。而樂始此也。是謂二始。二始者。求神之道也。既灌。王袒而迎牲。牲入肆。夏作王親牽。宰贊之。公卿大夫以幣從。司徒詔於庭。詔博碩肥膷。告在滌。敬以

八編類纂

卷五

三

充也。玉麗牲于碑。執鬻刀。啓其毛。尚耳。祝以血。詔于室。告幽全。敬以全也。皆求諸陰也。於是延刀於室外。戶西南面而朝。踐禮行祝。取胙。骨燎之。爐蕭合黍稷。雜燔之。使臭陽達於墻屋。求之陽。始此也。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於室。出入隨于主。謂之制祭。言王親制以祭也。其貴肝。肝臟之首也。乃升牲首於室中。北牖下。尊首也。首體之元也。於是王洗玉爵。西酌獻尊之禮。齊以薦腥。王后洗東酌。獻尊之禮。齊介焉。朝事之豆。籩薦焉。禮交動于上也。上歌夾鍾。下笙無射。合而奏大武。樂交動于下也。是朝踐也。謂踐而

始行事。益追孝卿之而饗之也。此三獻也於是美定而熟可薦矣。王拜妥刀。以玉爵酌象尊。益齊以薦熟。王后以玉爵酌象尊。之醴齊介焉。饋食之豆。籩薦焉。饋而食之。追而養之也。五獻刀告充。王復以玉爵酌朝踐著尊之泛齊。以酌刀。七獻王后薦加事之豆。籩介焉。刀卒飲祝。酌清以投刀。刀酢王。乃布酢席於戶內。王受酢刀。以饌贊祭祝。以蠆告慈。而后以瑤爵實壺尊之醴齊獻焉。八獻刀酢后如王。則追養之盡也。孝慈之忠也。合莫之所交也。且也。七獻而王獻公。八獻而王獻卿。於是諸侯為賓者。以玉爵實盞。齊備卒食之。三

八編類纂

卷五

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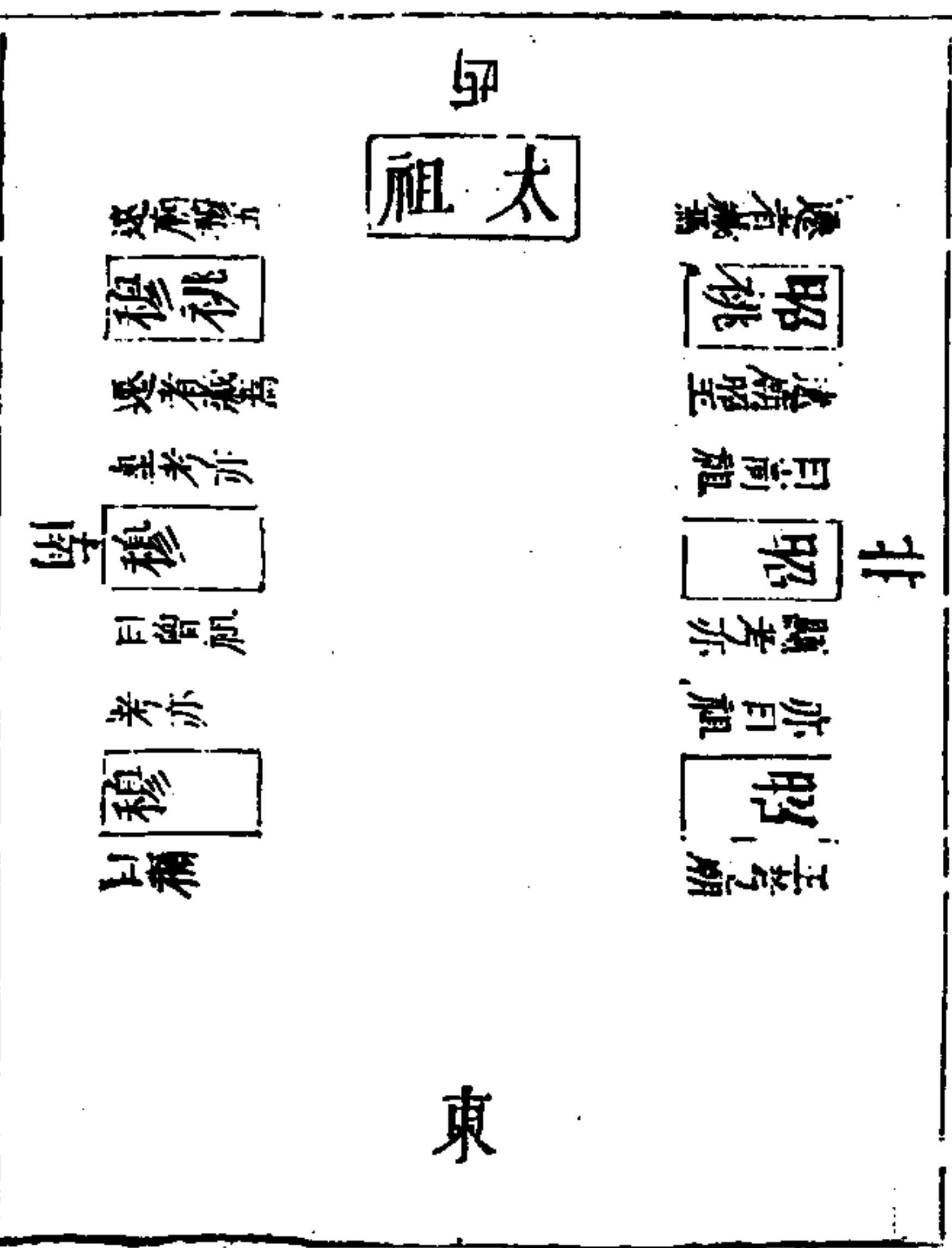
三

獻而朝獻禮成。九獻得天下諸侯之懽心共事之也。既九獻。王冕而總干。舞大武之舞。以樂刀。嗣子舉薦為加爵。旅酬行而禮成。蓋王主大烹以饗。故薦血腥熟。王后主豆籩。故薦備水土之品。與饗先飲食。先饋食。豈施各有當與。毛血詔於室。始在室。室在與。尊與求之陰歟。美定詔於堂中。事在堂堂在戶西南面。尚明也。今之陽歟。納牲詔于庭外也。殺而登首于室內也。明日又釋而祭之。枋卒事在廟門外。或諸遠人與祊。其諸遠者。與則神埋然也。天子諸侯禮闕有間。而經唯特牲。少牢之饋。食屢饋。食何也。食禮也。饋食追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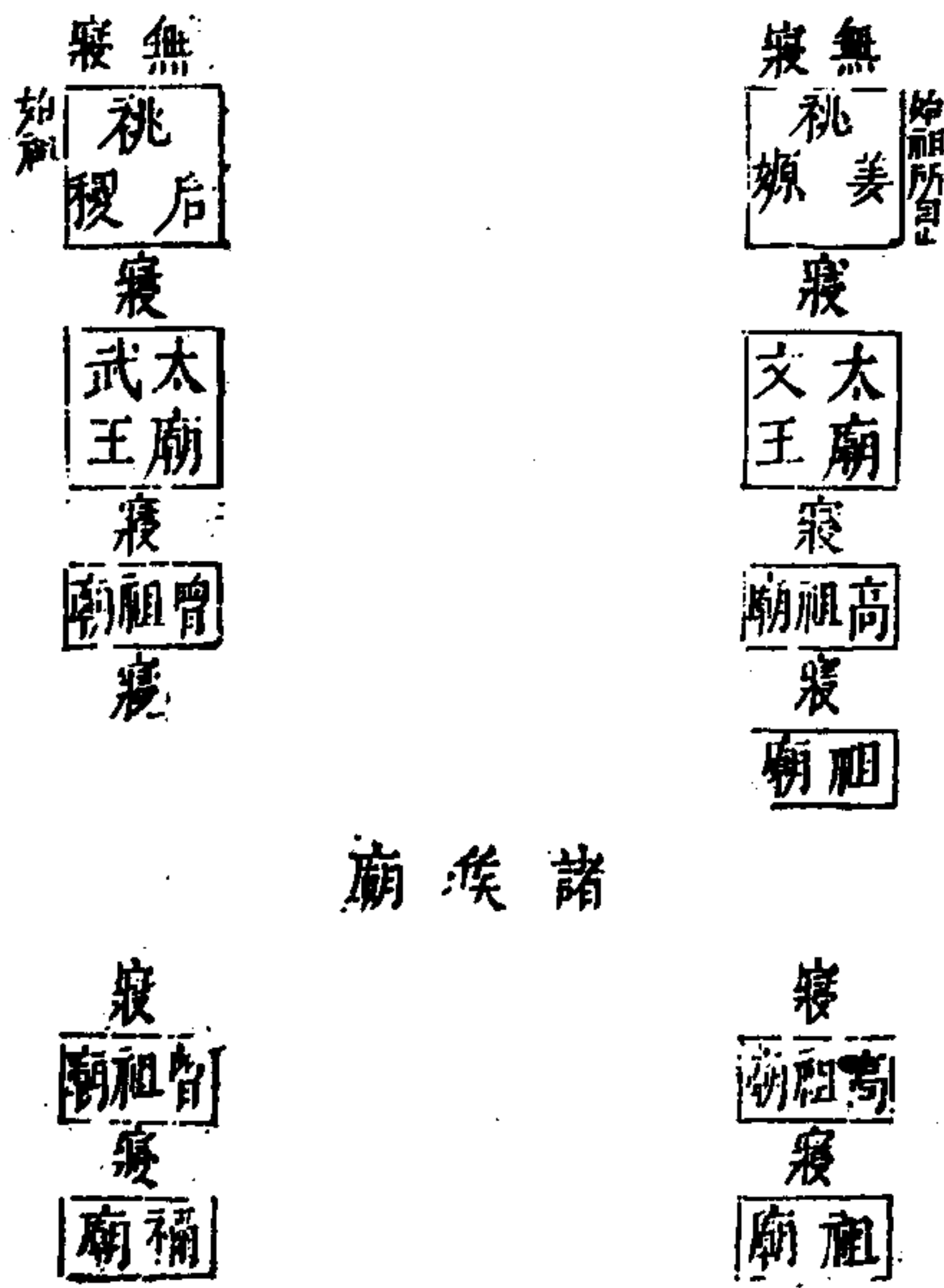
繼孝者所必先也故刀入而饋特牲九飯少牢十二
 飯食道焉已也獻爵曰酌酌以酒演氣而安食也侑
 曰王刀未實欲其克也蝦以搏黍詩懷而出也必嘗
 黍啻食之本也陰厭厭其始也陽厭厭其終也自饗
 饗至于闔牖戶孝無終始而一生於厭飲故曰是食
 道也禮饗禘有樂食嘗無樂故大夫士判縣特縣而
 饋食無樂則食道故也蓋饗禮亡也秋霜露既降以
 食禮接焉食養陰也春雨露既濡以饗禮接焉飲養
 陽也故饗禮有樂而食禮無樂乃其執特牲少牢皆
 無樂而以為大夫士之祭無樂也矢之矣夫祭疏數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記
 有數比時也視牲告克舉獸尾告備魚十有五而鼎
 膾一純而鬯宗人滌告具宰命為酒備物也司馬封
 羊升羊司士封豕升豕雍人倫膚宗婦籩豆有踐備
 官也如是而後祭祝迎刀於廟門之外刀沃盥神明
 自淨之義也刀入而祝主人拜妥刀敬之而後安之
 安之而後饗之敬養之道也佐食舉肺脊通敦主人
 羞胙俎刀告飽祝侑又告飽主人不言拜侑養之忠
 也洞洞敬屬屬忠孝子之所以事其親也主人洗爵
 而酌何也引飲也既食之又飲之孝之繼也有酢酬
 何也有酌有酢有酬而後惚恍乎其與神明交幽明

感通可酢可酬而蝦可久可大也主婦亞獻賓長三
 獻何也天子之祭也得四海歡心以事其先王故嘉
 與天下共之諸侯之祭也得四境之歡心以事其先
 君故嘉與境內共之大夫士之祭也得上下之歡心
 以事其親故樂與嘉賓承之也於是乎有司徹而換
 俎饋於堂既飲食之又從而鐸之勿勿諸其欲其饗
 之也無已之忠也故主人主婦之交致爵也三獻作
 止爵刀卒爵酢賓致爵而主獻賓行酌也嘉爵徧獻
 而旅酌行也其義一也嘉與與祭者共之也上養之
 祝曰養有以也是先祖之德也以教忠也嘉與宗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記
 世守之也下養之祝曰酌有與也先祖之思也以教
 睦也嘉與同姓共有之也故宗廟之禮死如生亡如
 存獻畢酢酬畢舉陟降上下儼乎幽明之及交孝慈
 達而百順備也 宗廟大 享養

商七廟之圖



周天子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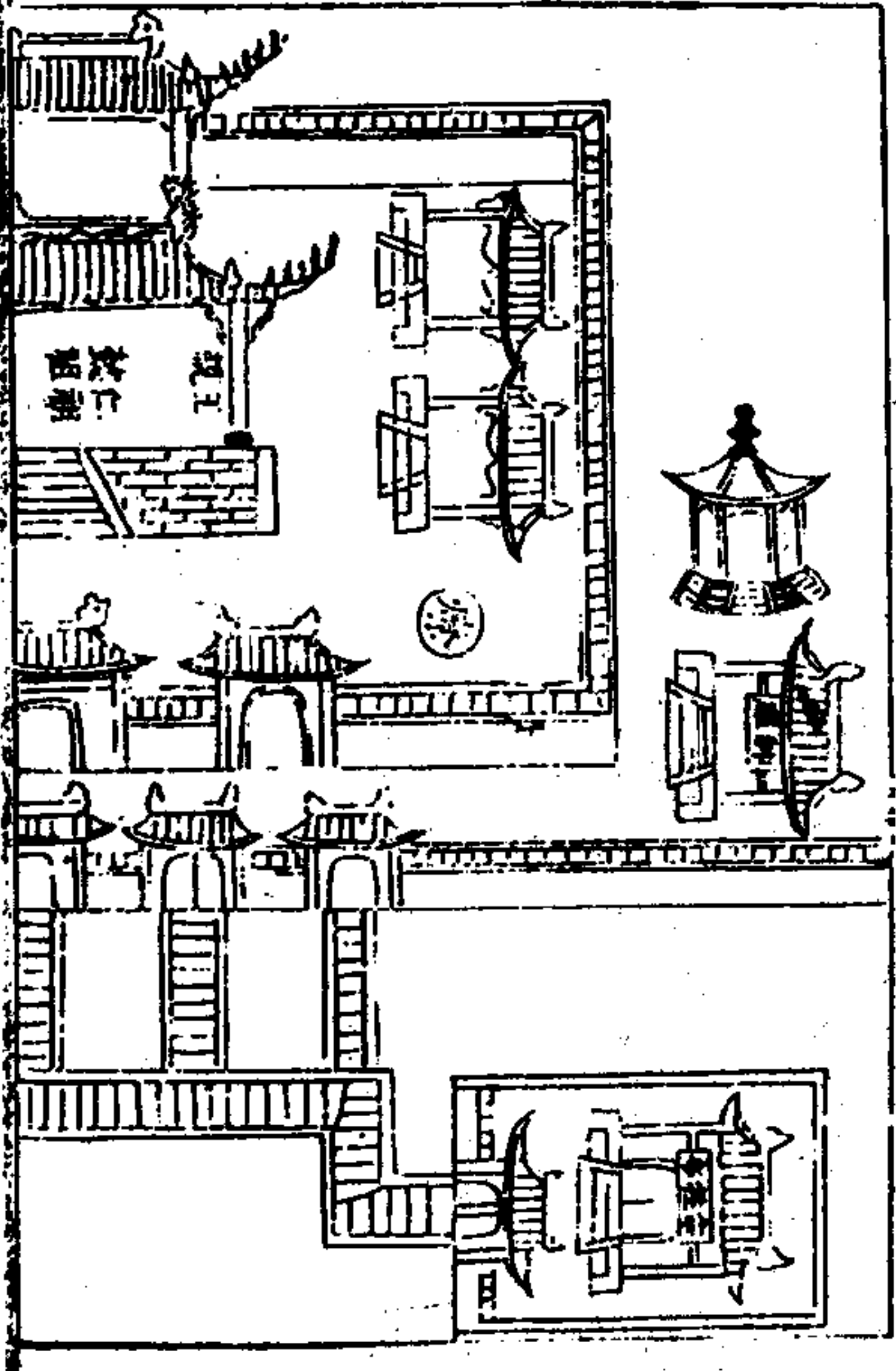
諸侯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考 十一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禹貢韋玄成匡衡之徒雖用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立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食章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歷魏晉隋唐其間無非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太祖之位不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以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胙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有所不安矣又按禮經無墓祭之文而上陵之禮三代以前雖不經見然自漢以後歷代相承率不敢廢非不敢也蓋不忍也光武凡三幸長安皆有事于十一陵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于春秋歲以為常我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親王或駙馬王祀焉天下無事天子於清明日亦或一行其藩王或來朝者亦許謁孝陵在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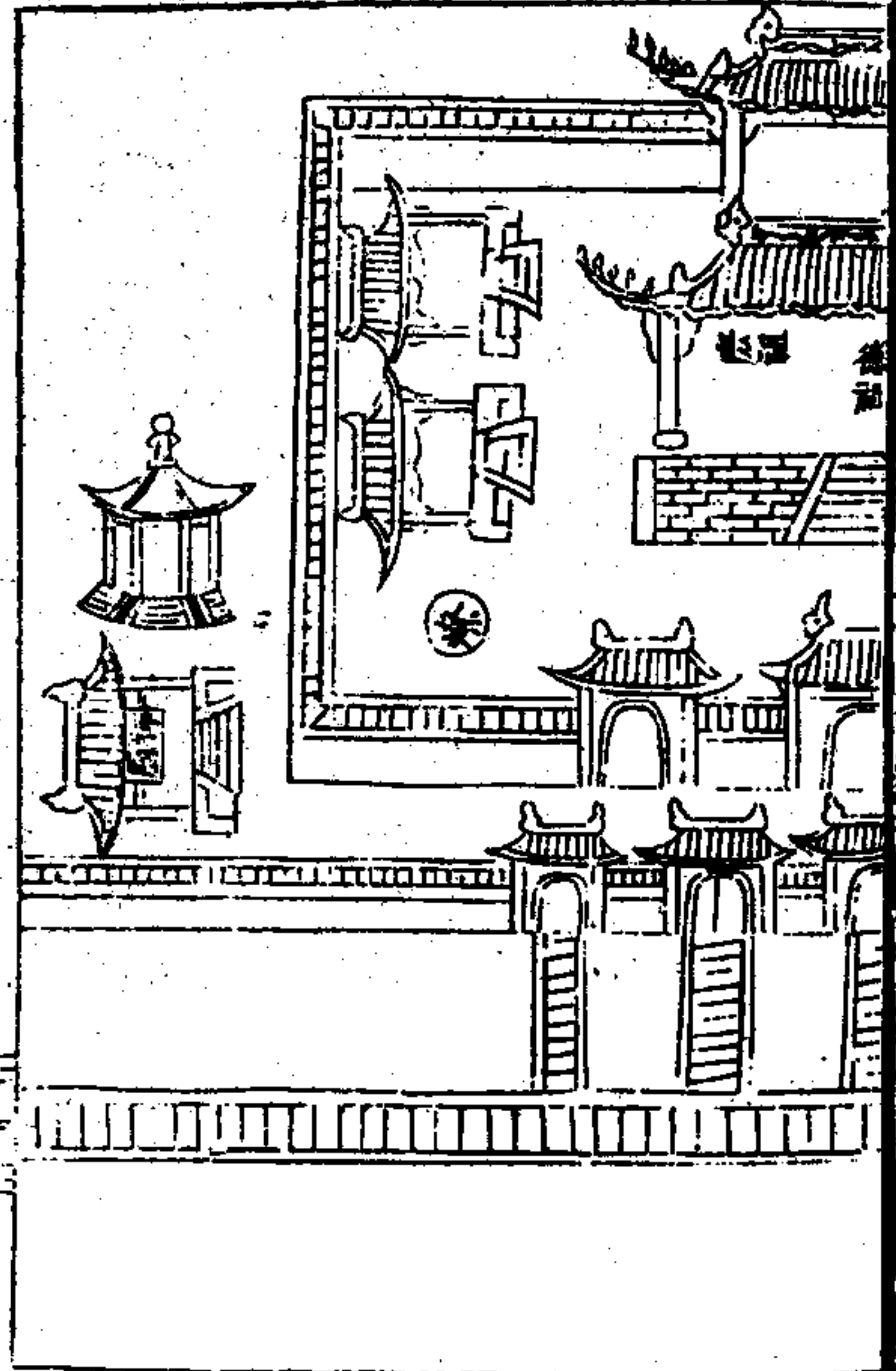
京內外臣僚有二經過者必先拜宗廟否則有罪宗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太祖舊廟圖 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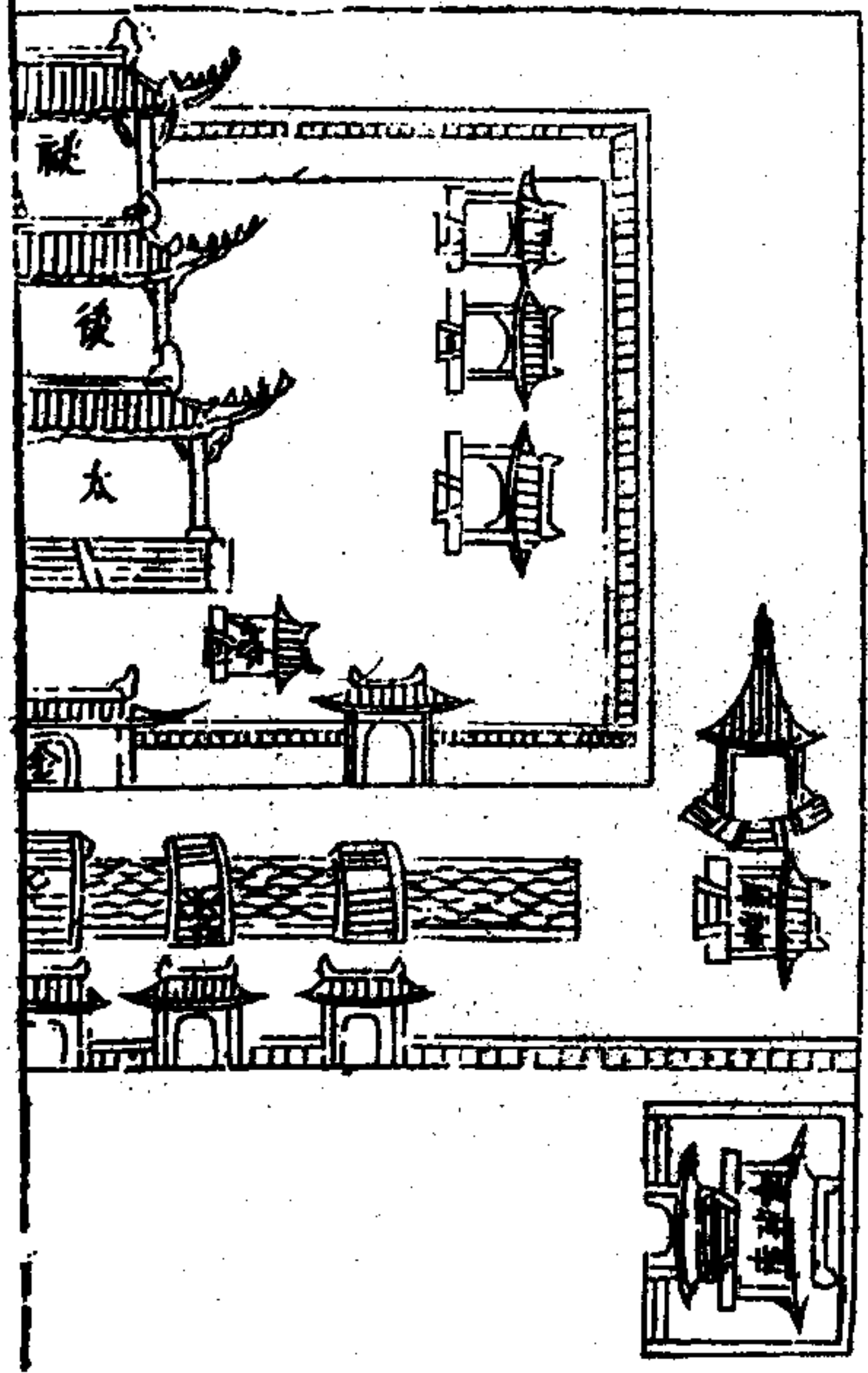
充

八編類纂 卷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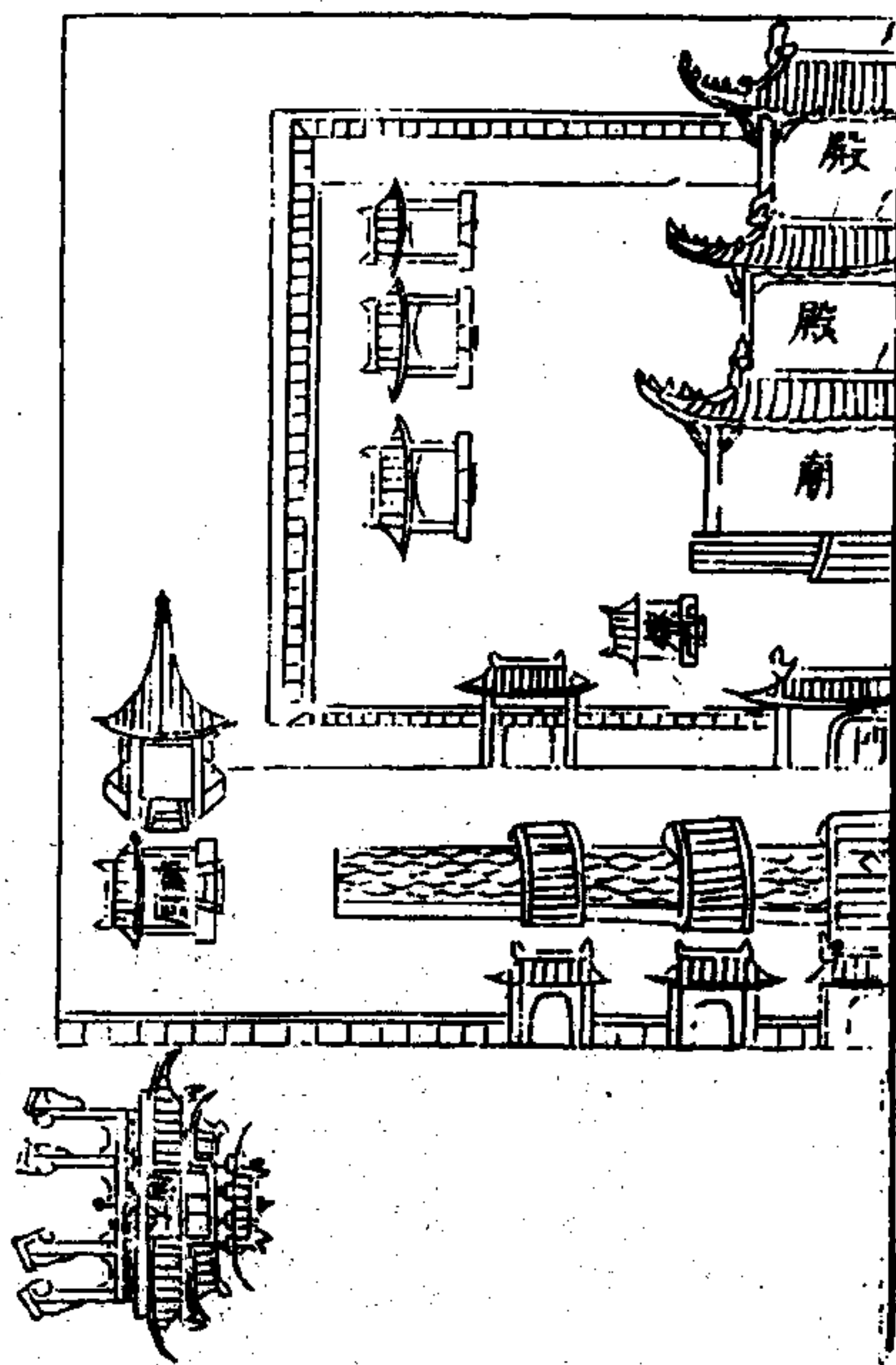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今 大廟總圖



字

四四一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禮部

主

國初建四親廟於闕左中 德祖東 懿祖次 仁

祖西 熙祖廟與主皆南向東西有夾室有廡三門

門設二十四戟燎以周垣略如都宮之制洪武元年

定四孟歲除五烹洪武元年命製 大廟祭祀曰今

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

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

屬以祭其先王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其制祭器如事

生之宜於是祭用金造金祭器禱枕篋篋筭帷帳

浴室皆備二年令清明端午中元冬至時享歲除如

故祝稱孝子皇帝不稱臣遺皇太子祀云命長子某

不得稱皇太子三年時享仍用四孟孟春特享四廟

三祖奉三祖合享於 德祖之廟 德祖南向 三

祖東西向初獻各奏其廟樂餘奏 德廟樂四年遣

大臣分獻親王功臣王曰國家祭祀太廟除特享外

其餘合祭之時正見同歡同樂之際凡有親戚功臣

皆可共享其樂九年改建太廟前殿後寢殿殿翼兩

廡寢殿九間間一室中室奉 德祖帝后神主 懿

祖東一室 仁祖東二室主皆南向凡席諸器備如

生儀時享殿中設 德祖帝后衣冠神座南向 懿

祖座左西向 熙祖座右東向 仁祖次 懿祖西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禮部 主

向親王配享于東壁功臣于西壁孟春擇上旬吉日

三孟朔日歲暮除日皆合享奏 德廟之樂罷特享

二十五年令廟享值國喪樂備而不作三十一年

太祖神主祔寢殿西二室南向正殿神主座次 熙

祖東向 成祖遷都北平建廟亦如之 成祖升祔

東三室殿座次 仁祖 仁宗升祔西三室殿座次

太祖宣宗升祔東四室殿座次 成祖英宗升祔西

四室殿座次 仁宗弘治元年 憲宗將升祔議

禮禮言國家九廟已備 憲宗祔廟議者咸謂 德

懿 僖 仁四廟宜以次奉而尊 太祖為百世不

遷之祖是知尊 太祖而不知 太祖之尊其祖也
晉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
家自得祖以上莫推其次則德祖視周后稷不可視
明甚 懿 僖 仁三祖以次當祧 太祖 太宗
視周文武世室百世不遷禮也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祧廟如古夾室之制
歲暮則奉祧主合享如古禘祭之禮吏部侍郎楊守
陳言禮官議請尊德祖百世不遷如宋僖祖故事非
是禮天子七廟祖功而宗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
也始祖必配天若商周契稷皆有功德非直原本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書 三

憲宗升祔西四室殿座次 宣宗 孝宗升祔 熙
宗 武宗升祔祧 仁祖 睿宗升祔不得不祧
德祖以故九廟 太祖居尊而四祖之主皆祧矣嘉
靖四年立世廟于 太廟東享 皇考獻皇帝九年
春 世宗皇帝復行特享禮令祠官廟殿帷幄如九
廟各奠獻讀祝三孟如舊奉 太祖南向十年冬
上諭禮官言 太祖以恩降 德祖今日當以義尊
太祖禘祭宜奉 四祖同 太祖皆南向庶幾 太
廟為特尊 太祖禮官言合羣廟之主而祭於 太
祖之廟是為大禘亦以尊 太祖也太廟 太祖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書 三

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
者習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又
有太祖太祖既配天又不得正位南向各與實乘非
禮或曰降而合食以尊就卑不可謂禮不又有太禘
乎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 懿 熙三祖自 仁
祖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 太祖擬契稷而祧主藏
於後寢裕禮行於前廟時享尊 太祖裕祭尊 德
祖如此功德並崇恩義亦備庶無悖禮上從禮官議
始建祧廟於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神座 熙祖
寢主遷東一室殿座遷西向一位 仁祖以下遷遷

廟不當與昭穆同序 太祖太廟之主不可與子孫
並列自今大禘宜奉 四祖 太祖皆南向 德祖
居中 熙祖 仁祖 太祖東西並叙 列聖左右
序列東西相向如故不惟我 太祖列於羣廟之主
足以申 皇上尊 太祖之心而 懿 熙 仁三
祖得全其尊尤足以體 太祖之心 上曰善是年
上坐文華殿東室召見輔臣特鑿禮官言議復古七
廟之制太廟及寢殿祧廟宜存弗撤惟量地分建羣
廟議未決諸大臣退會中允廖道南跪請建九廟
上得疏喜下廷議吉上議古者天子廟制唐虞五廟

世廟而太祖列聖乃下得以專廟以全其尊然
列聖同享太祖以極尊崇而皇考專歸世廟猶
為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
厚薄之間似不足以稱皇上孝敬之誠皇上割
論輔臣亦言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言實萬世
之寶訓也疏入上不允竟撤故廟改建祖宗各為
專廟諸廟合為都宮太廟居中昭穆六廟左右列
成祖廟在六廟之上廟各有殿各有寢室太廟寢
後別有祧寢藏寢室太廟門殿皆南向羣廟門東西
兩向內門殿寢皆南向十一年罷設衣裳請主十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年南京太廟災上欲勿建勅廷臣議禮官言京師
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修飭方新遽罹回祿
皇天眷德之意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
昭昭之表嘉靖十四年欽依皇祖文皇帝廟曰太
宗廟昭穆迭遷之意要必昭不動穆穆不動昭方是
正義可著為令上喜令亟起新廟罷建南京太廟
廟址築周垣香火并入南京奉先殿膳節祀獻新儀
如舊十五年十二月廟成詔曰朕創昭穆羣廟以祀
祖宗彰太祖為專尊之主復作太宗廟於羣廟
之外表功德不遷享百世祀更創皇考廟曰獻皇

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止修時祭以避豐福之嫌
十七年九月遂尊皇考廟號為睿宗附享太廟撤世
廟又改尊太宗為成祖立春特享各出於殿成祖
廟迎神樂別歌三獻徹饌還宮樂如太廟仁宣
英憲四廟樂歌同孝武二廟迎神樂別歌三
獻徹饌還宮樂歌同睿宗樂別歌異諸廟上親獻
太祖列聖廟遣大臣攝之立夏時裕出太祖
成祖七宗主於大殿立秋時裕如夏禮樂歌異於夏
立冬時裕如秋禮迎神徹饌還宮樂歌異於季秋冬
中句擇日大裕出四祖太祖成祖七宗主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於大殿祭畢各歸於其寢是年皇后助獻二十年四
月宗廟災初震火起仁廟風大發仁廟燬俄而
成祖廟主又燬延袤太廟及昭穆羣廟惟睿廟獨
存上奉列聖主於景成殿遣大臣入長陵獻陵
告題成祖仁宗帝后主奉景神殿二十四年七
月新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寢殿太祖正位居尊
成祖仁宣英憲孝睿武左右次列皆
南向設衣冠合享四祖皆祧寢南向二十八年
孝烈皇后升祔祧仁宗四十四年改睿宗廟為
玉芝宮奉安睿宗帝后神主宮後東北為景神殿

奉藏列位御容乾清宮東為攷孝殿又東為神庠殿
 又東為奉先設奉安 列聖帝后神主四十五年
 世宗升祔奉孝烈皇后祔廟隆慶元年奉安 孝烈
 皇后神主于弘孝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太后
 神主于 神庠殿凡冊封等項告祭于內洪武二年
 壽春十五王進脩四祖廟壽春于孝陵為伯南昌七
 王兄寶應七王從子也廡中木主稱壽春八王為高
 伯祖考寶應七王為曾伯祖考禮官誤矣是年祔享
 戰歿功臣也乃設青布禕於廟庭祀之尋更定功臣
 十三人令大海通海張趙德勝世傑再成楚國公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部 三
 永安七人已卒祔廟達等六人俟卒進脩八年設黃
 布幄殿左右即於廟中殿上祀 四祖左祀楊王皇
 兄徐王右祀功臣九年定春壽王王妃二十一人脩
 享於東壁功臣十二人西壁罷永安祀洪熙元年以
 靖難功臣王能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脩享 文廟
 嘉靖九年中允廖道南言廣孝髡徒不宜入廟移祀
 大興隆寺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基脩祀 高
 廟位次六王十六年武定侯勛乞進其祖英脩享
 高廟下廷議不可戶部侍郎唐胄疏爭言廟次諸臣
 位次上下且不可易况有無之額敢輒增損乎勛言

往年進基祔享以文故舉朝翕然順從臣祖英武臣
 乃紛然阻忌 上是勛言進英祀先是 二廟脩享
 功臣位各以爵及進基伯位公侯 上不喜曰何以
 上基而下英也令禮官考議乃合二廟功臣叙爵於
 是列英永義侯上河間東平二王黔寧王基永義侯
 下英未進脩時禮官建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
 於朝廷魏祀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唐高祖至憲宗
 廟或六七八人或二三四人宋太祖至中宗亦然如
 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必皆武功也守成諸君
 亦各有與享不必皆創業也我朝 二祖開國靖難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部 三
 固有功臣 仁宗以後無事武功其間相與輔贊治
 平豈無有如魏徵李沆輩者今脩享 二祖凡十七
 人十七人中惟基廣孝二人文臣耳自後六廟缺焉
 無聞乞下廷議考來六廟文武大臣有功在當時澤
 在後世者請上裁定進脩廟廷 上不允 太廟在
 闕左前殿後寢寢殿後有祧殿皆九楹各翼兩廡寢
 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前殿畢歸主於
 寢殿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
 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
 至德高皇后中室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仁宗
 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 達孝昭皇帝
 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 宣宗獻天崇
 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孝恭懿憲
 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
 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孝莊獻穆弘惠
 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
 崇文肅武寵德聖孝純皇帝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
 欽天輔聖純皇后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書 三
 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孝康靖肅莊慈哲懿翊天
 贊聖敬皇后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
 恭儉敬文獻皇帝 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
 獻皇后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寵文
 思孝毅皇帝 孝靖莊惠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
 后叙列左右室皆南向 世宗 睿宗 世宗父也
 於 武宗爲叔以故隣武廟上祧殿藏德祖玄皇帝
 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淳皇
 帝后 祧主廟殿兩廡侑享親王十五人壽春王劉妃
 一壇霍丘王翟妃下蔡妃安豐王趙妃南昌王共一

壇蒙城王田妃盱眙王唐妃臨淮王劉妃共一壇寶
 應王安六王都梁王英山王 陽山王昭信王共一壇功
 臣十七人十六壇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左丞相中山武寧王徐達
 開國翊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左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都
 督同知軍國事岐陽武靖王李文忠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寧河武順王鄧愈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信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禮書 三
 國公追封東歐襄武王湯和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柱國西平侯追封黔寧昭靖王沐英贈奉天靖難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忠
 顯公加封河澗忠武王張玉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太子
 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武烈王朱能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
 統國忠烈公俞通海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光祿大夫柱國同知都督府事蔡國忠毅公張德勝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

大都督府事越國武莊公胡大海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梁國武桓公趙國勝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鎮國將軍護軍會大都督府事追封泗國武莊公耿再成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追封榮國威襄公郭英贈奉天靖難推誠効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金鄉忠莊侯加封寧國公王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安遠將軍輕車都尉同知英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特封永義侯桑世傑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誠意伯劉基皆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三

左右欽兩廡東西二燎爐南為戟門設俱服小次門左神庫厨南為廟門門外東西為宰牲亭南為神官監西為廟街門歲四孟行時享於太廟春以上旬吉日夏秋冬以朔日。前十五日委協律郎率樂生於太和殿演禮樂前十日題請上請祭前四日本寺官具公服于皇極殿奏至齊進銅人于文華殿東九五齊出示長安門前二日同光祿寺面奏省牲隨詣太和殿觀樂犧牲所看牲前博士進祀于平臺侯上填御名奉安于神庫樂舞生設各門燒香陳設樂器舖排洗祭器陳設祭品是日祭品

太祖帝后奉先帛二金爵四牛一豕一豎一雞二簋各二籩豆各十二成祖宣宗英宗憲宗孝宗世宗各帝后同壽春王展親帛二磁爵六牛一豕一釧二簋各二豆各十霍丘王妃下蔡王妃安豐王妃南昌王妃臨淮王妃共一壇用寶應王六安王朱王都梁王英山王山陽王昭信王一壇餘同惟帛七爵二十一武寧王徐達報功帛一爵三羊一豕一釧一簋各一籩豆各四常遇春以下十六壇同上由廟街門入至廟門西降輿導引官導由廟左門入至戟門帷帳內上具祭服出導引官導至丹陛上內贊對引官導上由殿左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奏四拜傳贊百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奉帛及金爵詣各帝后御案前跪獻訖樂暫止奏跪傳贊百讀祝讀訖樂俯伏興平身傳贊百樂復作樂止典儀唱亞獻禮樂執事官獻磁爵于各帝后御案前訖樂止典儀唱終獻禮奏樂執事官終爵同亞樂止本寺卿至中室

東傍西南立唱賜福胙光祿卿捧福酒跪進于右

內贊奏跪奏摺主奉飲福酒飲訖光祿官捧福胙跪

進于右贊受胙訖奏出主奏俯伏典平身奏四拜

傳贊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寺卿於中室左柱下

北向跪奏禮畢請還官奏樂奏四拜傳贊百官同樂止典

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奏樂上退

拜位之東立捧祝帛官出中門奏禮畢上出導引

官導至帷幄內易服回宮國朝太廟祀典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五廟皇祖考妣太

八編類纂卷五十五

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考妣孝潔肅皇后時

維孟春夏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追慕之情

尚享

樂章樂六奏樂生七十二人舞八佾

迎神和慶源發祖世德惟崇致我祖宗開基建勳

京都之神親廟在東惟我子孫永懷祖宗氣體則同

呼吸相通來格來享皇靈顯融

初獻和思我皇祖耀靈于天源衍慶流緜高逮

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亞獻和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

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和惟前人功德肇膺天曆延及予小子爰受

方國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慇懃三獻我心悅懌

徹饌和樂奏儀肅神其燕娛告成于祖亦佑皇妣敬

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還宮和顯考神運無迹鸞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

八編類纂卷五十五

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太廟禮儀樂

章同時享德祖懿祖熙祖仁祖仁宗

各帝后祭品同先十日題遣官請桃廟及告

太廟告桃廟磁爵三脯一脰二果五棗櫻葡萄蓮

肉胡桃仁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敢昭告于德祖玄皇

帝后懿祖恒皇帝后熙祖裕皇帝皇后仁祖

淳皇帝皇后仁宗昭皇帝皇后茲者歲暮恭於

太廟舉行大禘之禮祗請聖靈詣廟享祀特伸預

告伏惟 鑒之謹告 告 太廟儀同 祧廟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謹遣 敢昭告于 五廟皇帝

考妣太皇太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靖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妣孝潔肅皇后

茲者歲暮特修大裕之禮恭迎 德祖皇帝皇后

懿祖皇帝皇后 熙祖皇帝皇后 仁祖皇帝皇后

仁宗昭皇帝皇后同臨 享祀伏惟鑒知謹告裕祭

前一日陳設 德 懿 熙 仁 太祖皇后南向

祖 宣宗 憲宗 睿宗 世宗西向 仁宗 英

宗 孝宗 武宗東向至西 上詣 太廟行禮

時 享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御名敢昭告于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 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 裕皇后

仁祖淳皇帝 淳皇后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

成祖文皇帝 仁孝文皇后

仁宗昭皇帝 誠孝昭皇后

宣宗章皇帝 孝恭章皇后

皇高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高祖妣孝莊睿皇后

皇曾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曾祖妣孝貞純皇后

皇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伯祖妣孝康敬皇后

皇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祖妣慈孝獻皇后

皇伯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妣孝靜毅皇后

皇考世宗肅皇帝 皇妣孝潔肅皇后時當

歲暮明旦新正謹率羣臣以牲醴庶品恭詣 太廟

特修祭裕用伸追慕之情尚饗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六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太祖高皇帝 命稽古首建 廟闕左以享 德

熙 懿 仁 四親而 壽春諸王咸以次而侑享

焉 文皇帝繼統上承先德建廟北平以享 列祖

太祖四親而壽春諸王以次在侑於時廟數猶未定

也至 憲宗純皇帝以世代既足始備 九廟之制

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並 仁 宣 英三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禮曹

宗為九而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祧之禮猶未講

也至 世宗肅皇帝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

太祖一 成祖六 仁 宣 英 憲 孝 武並

憲帝升祔為九而典禮於是乎益詳矣春月特享則

分祭於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 前殿而已祧之

廟不與焉時享之禮則以 太祖為尊歲暮之祫則

升 四祖於上而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當 憲

廟時 四祖並列殆體 太祖之心乎而 九廟未

足禮固不得而有祧也至 世廟之時 四祖並祧

固尊 太祖之位乎而世數已足勢不容於無祧矣

其或祧或升之次合享分享之儀孰非酌之今而諧

揆之古而不悖者乎歷世滋久訛舛相承蓋於名實

莫可致詰矣以今日言之弘治中時享祝文稱八廟

太皇太后 皇考憲宗皇蓋親禰也而 九廟之數

若減其一至嘉靖中 孝宗而上本七廟也而稱六

及 仁宗奉祧猶六廟也而稱五倭損倭益何廟數

之不常耶五廟之中仁宗並祧惟三廟設祭而祝文

猶五是祭省而祝增矣自 皇高祖憲宗至 皇考

穆宗既備六廟而 太祖 成英 三廟猶仍五廟

之稱是廟加而祝減矣何位號之無定耶壽春王於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禮曹

太祖為叔 霍丘七王為兄而 實應七王姪也

英廟時誤稱壽春及霍丘七王為 皇高伯祖實應

七王為 皇曾伯祖素矣今世系益遠而祭稱為

皇曾伯祖是素而又素也何稱名之弗當耶我 皇

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

謂宜世享南面東侑 成祖其餘升遐則祔親盡則

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明矣諸廟

帝后並揭徽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祀祀必

一其廟使神各有嚴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由 太

祖而上下之諸王之分雖百世可知也

周當禘之時則特設一神主於后稷之廟而稷配享於廟禘畢則徹去魯之神主而稷仍居東面以享四時之祭也五年一禘者蓋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王者為之舉大禮也禘必于四月蓋春夏之交萬物生長故祭其所自生也酒則用四齊三樂則用四代之樂獻則用九獻之儀此周禘之說也周禘總論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為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為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舍魯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魯也郊祀則及稷而禘則上及魯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相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顯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朱子疑長發為大禘之詩疑雖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為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連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

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魯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禘僖公八年有禘遂係約想像而立為此說蓋以魯僖亂之制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為厚禘非魯禮也禘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上下之殺也禘祭考馬融謂歲禘及壇墠禘及高宗石室鄭玄謂禘則毀主未毀主皆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稷之遷主則祭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武王之廟何休謂禘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禘禘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為據按禘祭年月份無明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

成又約春秋所書為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裕祭總考

趙氏曰王制春禘夏禘鄭註以為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為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云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開二年五月八年七月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而鄭玄不

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初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何得云夏殷哉禮

王制春秋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禮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往來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公羊

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又云禘禘俱殷祭禘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

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禘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禘強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烝禘三種以為祭名盡于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昭公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諸廟舍每祭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泥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

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祭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可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林氏曰禘禘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康成或謂先二而後三徐辨祭之大小則或禘於大禘鄭康成或謂禘於大禘王或謂一禘而二名禮無差隆賈逵又

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禘以秋不以冬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大夫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之類無非記其非常奈何反以爲周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一年冬十二月葬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

公編類纂 卷五十六 禮記

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禘爲一事一失也輕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禘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勲勞賜以禘郊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時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于周公之廟而行之于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知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况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禘祭也閔公喪未必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祫叙昭穆此禘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開僖竊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

公編類纂 卷五十六 禮記

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為殷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為說以文之禘之又為時祭則王制天子禘祫諸侯祫一牲一禘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主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祫諸侯祫一牲一禘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及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攻禮記也 禘祫總論

洪武七年八月御史答梭與權言古之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上受命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謂禘祭不過禘祀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嘉靖十年三月勅諭朕惟太祖肇創洪圖奠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自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禮考 十五
上世之積德乃出中夏之元聖願追報之禮未舉而昧幼之懷問遂朕躬承 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 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舉著為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曰 皇初祖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 國朝大禘考

嘉靖十五年羣臣請禘 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顯項 上亦不從曰可稱 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禘於 太廟奉 太祖配先一日中書官書 皇初祖帝神牌位於 太廟至日設 太廟殿中祭畢

燎牌位 齋戒同大祫 前三日 上祭服于廟
告 祖行一獻禮用祝 前二日 太常寺光祿寺
面奏省牲 前一日 太常寺博士捧祝版于文華
殿 上填御名訖博士捧安于神庫供奉 前一日
午中書于太廟恭書 皇初祖牌內府以紙匣盛之
卿請安于御案前卓上陳設同祫 皇初祖帝神正
位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太常寺卿捧 皇初祖
牌候 上至安訖退是日 上陞板輿由 廟街門
入至 廟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由廟左門入至
戟門帷幪內且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戟左門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禮部 六
由丹墀東至寢由左門入請 太祖匱由 太廟後
門入至太祖座前太常堂官受匱上安皇初祖牌退
安 太祖主訖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制拜位典儀
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
唱迎神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香案前跪奏
揖主奏上香訖奏出主導 上至 太祖香案前奏
跪揖主奏上香訖奏出主復位樂止奏四拜傳贊 典
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
前奏揖主獻爵訖出主奏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 典
贊讀祝訖樂復作奏俯伏興平身傳贊 內贊導

上至 太祖前奏揖主奏獻帛訖奏獻爵訖奏出主
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行終獻禮奏樂內贊
導 上至 皇初祖前奏揖主奏獻爵訖奏出主導
上至 太祖前傳贊奏復位樂止太常卿于中堂左西
向立唱賜福胙光祿卿捧福酒胙跪進于右內贊奏
跪奏揖主奏飲福酒訖奏受胙奏出主奏俯伏興平
身奏四拜傳贊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神
奏樂內贊奏四拜傳贊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各
詣燎位奏樂 上退拜位之東立太常卿捧 皇初
祖神牌同捧祝帛官出中門奏禮畢 上詣 太祖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禮部 二
主捧至 寢安訖拜畢 上出導引官導 上至戟
門帷幪內易祭服還官傳贊 禮部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 敢昭告于 皇初祖帝神曰仰惟
先祖肇我厥初發祥鍾靈啓我列位追慕德源敬茲
報祭願來格斯奉 太祖高皇帝配侑尚享
樂章
迎神元和於維皇祖肇創丕基鍾祥有自曰本先之奄
有萬方作之君師追報宜隆以伸孝思瞻望稽首介
我休禧

莫帛初獻和壽木本有本方水有源人本祖考物本天恩
報德兮禮莫先仰希鑒考敢弗虔

亞獻和中觴載升于此瑤觥小孫奉前願歆其誠樂
舞在列庶職在廷祖鑒孔昭錫佑攸亨

終獻和芬兮豆籩潔兮黍粢祖垂歆享微乎敢遲禮
云告備以訖陳辭永裕後人億世丕而

送神和禘祀今具張佳氣兮爵昂皇靈錫納兮喜將
一誠通兮萬載昌祈鑒佑兮天下康仰源仁浩德兮

曷以重小孫頓首兮以望遥瞻丹丹兮聖靈皇皇大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禮部
國朝弘治元年始建祧廟于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
主及儀物於中每歲暮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
左居熙祖之上行禘祭之禮 國朝 宗廟前殿後
寢殿後有祧廟皆九楹各翼兩廡寢殿藏主如同堂
異室之制祭出主於殿畢歸主於寢殿 高皇帝高
皇后中宮 文皇帝文皇后 昭皇帝昭皇后 章
皇帝章皇后 睿皇帝睿皇后 敬皇帝敬皇后
獻皇帝獻皇后 毅皇帝毅皇后 叙列左右室皆
南向祧廟藏 德祖玄皇帝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純皇帝后 恭仁康定景皇

帝貞惠安和景皇后不得入宗廟 孝潔陳皇后未
祔廟別殿祀焉立春特享 皇帝祭 太祖大臣八
人祭諸帝內臣八人獻諸后立夏時禘 太祖南向
成祖北向 上於七宗東西相向立秋時禘如夏禮
立冬時禘亦如之季冬中旬擇日大禘 德祖 懿
祖 熙祖 仁祖 太祖異室南向 成祖 仁宗
英宗 孝宗 睿宗 東叙西向 宣宗 憲宗
武宗 西叙東向 成祖北向如時禘 皇帝獻
德祖帝后大臣十二人分祭諸帝內臣十二人獻諸
后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禮部 九

漢之制通羣為廟百七十餘東漢合九室為一堂其
繁簡殊絕至此漢儒去古未遠而禮從以失焉豈不
可憾哉唐初之禘沿魏晉故習中虛而左右列代宗
正位太祖遷獻懿二祖不得合食德宗時顏真卿請
申孝尊先於是遷獻懿禘於廟後裴郁言其非李暉
請藏於夾室裴樞請建石室於寢園柳冕請建別廟
而張薦則請悉入昭穆仍虛東向之位其後獻祖竟
遷而太祖東向二十年然後決而韓愈所謂祖以孫
尊孫以祖屈者竟不之用其禮不足言也唐德宗時
遷獻祖廟后等則則請建於別室其後獻祖竟遷
韓愈祖廟以孫尊孫以祖屈之言竟不之用其甚至川

之與者矣釋氏孟真論禮之詳者莫如宋宋初昭穆未辨虛東
向位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
事虛東向宋仁宗時趙良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
朱功業孰大則請依故事虛東向其後虛祖別廟雖
不行甚至用道家焚修之典終之神宗當治平之末
用張方平等議祀僖祖及熙寧間張衡等議復之司
馬光輩皆以為不可而王安石主之於是僖位始正
程頤嘗論之曰世謂僖祖無功業天下基本皆出於
此其為功業孰大焉高宗時董弁王普請太祖東向
廖剛謂僖祖以下四主當遷別室裕則就享晏原復
謂宜太廟異祭不亂裕祭雖不果行而僖廟已為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回理宗遂事之惑也豈不亦大可憾哉今日以至孝
之心行莫大之禮集公卿侍從文學二諫之臣羣議
而後定一上而遂決蓋據程朱之說以德祖比稷
契以太祖太宗比湯與文武而配天之享其
尊固在每歲暮大禘於三年之禮亦有加焉裕祀
國家有太廟以象外朝有奉先殿以象內朝殿
九室如廟制凡祀方丘朝日夕月冊封告祭及
忌祭在焉餘皆於太廟行之其祭品及日獻膳月
薦新皆光祿司具其事嘉靖初聖旦中元冬至歲
暮俱告祭十五年罷中元祭十八年罷忌祭祭高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帝后于 景神殿 列帝后于 永孝陵二十四年
仍于 奉先殿隆慶元年祭 孝烈皇后于 弘孝
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后于 神霄殿承天又
有隆慶殿奉 獻皇帝后初獻皇帝未祀 奉慈殿
左太常 奉先殿右 孝宗生 母孝穆紀太后也
不得附 太廟奉先殿 孝宗即位初作 慈奉殿
別祀太后已而 憲宗生母 孝肅周太皇太后
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后皆祀殿中孝肅中室孝穆
孝惠在右室主書皇太后太皇太后歲享薦如 太
廟奉先殿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一

后陵附葬乃有二三后廟祀陵祀本不同奉慈三后主既不得祔廟又不祔陵殿近於黜者非親之也禮官遂請奉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於茂陵殿 上又曰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稱睿皇后純皇后又嫌于適改主題皇后不得書帝謚罷奉慈享薦禮

奉先殿奉慈殿二則唐之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邕凡三十二人宋之可考者韓忠獻公趙晉開濟武陽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我高皇定鼎念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以李韓

八編類纂卷三十六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文皇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廣孝凡二王公至世宗首上太祖徽號後上文皇帝祖號又采禮官言誠意伯從祀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獨宣而後家無聞論者謂如楊文貞李文達商文公清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寒忠義

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于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下南交宋宣平承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為心齊爪牙而不得從此朝廷所當博諮而精覆以進配列君者也高帝諸功臣而下猶有說焉若李韓公之佐開創不下鄼侯雖以嫌死帝尚為之諱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眾傳穎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于帝之末遜革除之變而未存舉也縱不得從太廟祀亦宜別祀于

八編類纂卷三十六我太祖初建四廟定享禮未幾又建太廟為同堂異室之制此猶草創之初也迨世宗皇帝倣古禮創九廟始正太祖南面之位而定成祖世室之享歲時序昭穆之分可謂大聖人之作為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七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漢元帝時，韋玄成等之議，皆主四親廟之說，亦有所據。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此其本旨也。又按禮緯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子孫七。鄭玄註釋禮經，悉本此意。孔疏亦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此雖出於緯書，然四親廟之云，有合於喪服小記，亦足以見古禮殘闕之餘，猶有可考。第緣哀帝以有支入繼大統，羣臣請定迭毀之次，時劉歆據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之文，悉改章玄成之議，乃以天子七廟為常數，而其為說又不論高曾祖考一本之親，止序為君之次，故史皇孫宣帝之父也，而不列于考廟。夫宣帝入繼大統，在昭帝晏駕之後，與素養宮中先定父子之名者不同，乃驟謂為人後者為之子而廢私親，豈禮也哉！自班固以歆說為是，而王肅遂作聖證論，以難鄭玄，然馬昭猶或非之，未遽得為定論也。漢

宣時景帝武帝戾太子史皇孫當為四親廟，而昭帝以叔祖為繼統之君，廟亦宜列。至其後世武帝之服未窮，則昭帝之親未盡，是亦四親之屬也。知此則世之為廟議者，可以不勞餘辯矣。夫漢之諸廟略于四親禮，皆未合。惟光武初為其高祖春陵節侯曾祖鬱林太守祖鉅鹿都尉考南頓君立廟，雒陽庶幾近之。尋復奪於羣議，立廟就園，不親奉祀，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為四親。夫為宣元成哀平立廟，似近于厚，然與前所論先帝當為昭帝立廟者，義實不同。何也？蓋昭帝在宣帝時，親猶未盡，而宣元成哀平在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光武時，則皆親盡也。其親已盡，則其廟當祀，止可存。有功德者為宗耳，其餘不以禮節，從何目為遞遷之期乎？特廟雖毀，大祫猶存，何肯於禮哉？惟有後者則勿毀可也。蓋舜之受堯禪也，其親廟必自瞽瞍以至高祖而堯之親廟，則有丹朱以奉之，舜不與焉。禹之受舜禪也，必自鯀以至宗祖而舜之親廟，則有商均以及奉之，禹不與焉。其所以繼正統明大宗者，惟藝祖文祖神祖如後世有功德之祖宗而已。然則天子以天下養，而宗廟饗之，豈舍其父祖而不親哉？故曰：親廟以四，禮之正也。高祖祖考與太祖之廟而五數

之常也。其外繼統之君親未盡者亦屬四親親盡而有功德者世世不毀。此豈可以常數拘之哉。有一人焉。則增一廟。有十人焉。則增十廟。劉歆謂宗無數。而舉殷三宗為證。此但得其槩耳。魯公諸侯之國。伯禽而下。尚有武公。煬公。桓公。僖公。四宮。此雖未盡合于祖功宗德之正。亦足以見古制常廟之外無定數也。諸侯且然。況天子乎。夫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此歆所謂殷之三宗也。然殷以契為始祖。如前所謂相土者。已必有廟。及受命而王。如成湯者。其功德特盛。其餘書稱其德如祖乙。盤庚。祖甲。皆賢聖之君。亦宜不毀。豈得以其稱宗之文不經見。而遽以殷三宗為定論哉。若鄭玄以周文武二祧為不毀。猶歆說也。夫周既祖后稷。則自文王而上為諸侯。如積功累仁之公。劉太王。王季。其功德不下于相土。自武王而下為天子者。如致治之成王。不下于太甲。中興之宣王。不下于武丁。而謂不毀之廟止于文武二祧。又惡得而盡通乎。且文武二祧當時但謂之廟。如詩所謂於穆清廟是也。或以為文武二世室者。亦禮家之附會耳。蓋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考之春秋。武公煬公桓公僖公皆止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三

稱官魯公伯禽。亦不應獨有世室之稱也。所謂世室。屋壞者。蓋指祧主所藏之處也。古者祧主未瘞之前。雖其世在太祖之上。必別有一屋以安神主。而世世藏之。各一室焉。此以同堂異室為義。非一人之稱。故不曰某官某廟。而曰世室。屋也。禮家以為祧主藏于太廟左右夾室者。非矣。苟藏於此。則祭有不及祧主之時。其祝號笙磬之聲。豈不徹于一壁之外。何以妥遠祖之靈乎。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是祧以世分先後。不以室分左右也。況魯之宮廟既有定名。不應別出一世室。而所壞者伯禽一室。又不應不以世舉。就如其說。室亦豈宜止于文武哉。惟當祫祭而毀廟未毀廟之主。皆祫食于太祖之廟。則尊序為君之次。所重在君道。而私親不可混于君。齊聖不可加于父。故魯文公時。夏公弗忌。升僖公于閔公之上。君子以為失禮。漢光武時。張純等言。祫祫高廟。陳叙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踰尊。不合禮意。正以明尊尊之義。而親親賢賢。皆弗論矣。鄭玄但見稷契之生。不因人道之感也。又以韋玄成有祭天祖配之說。遂謂始祖感天神而生。祭則以祖配之。是以祫為祭。感生帝也。郊天之外。又有禘帝一祭。則繆委支離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四

于經無據趙伯循求其說而不得又謂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則如前所謂周人帝學者義非所安皆未可以爲定論也左傳於魯言周廟蓋指文王廟也杜預註曰周公出文王魯其立廟則亦鄭祖厲王之失也然魯祖周公實無文王廟故僖公禘于太廟禘文王也太廟周公廟也禘文王而于周公之廟見文王無廟也文王無廟其主何居藏于世室也因此驗世室非不遷之宗而太廟之夾室非藏祧主之處矣文王親盡已祧魯人未嘗敢祖然而特舉以禘亦兄魯之賢文王矣故禘者審禘功德所以賢賢也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五

此則唐高祖始受天命當爲唐百世不遷之祖而韓愈欲以獻祖爲始祖居東向之位者非也宋太祖始受天命當爲宋百世不遷之祖而朱子欲以僖祖爲始祖居東向之位者非也獻僖二祖倘有功德足以啓聖則如稷契之特廟以祀而大禘焉亦何不可不然則絲及昌意親盡則毀夏后氏無所私焉竊疑先公之祧當禘者惟男主附于后稷廟先王之祧當禘者惟男主附于武王廟女主皆不與焉而當祭之廟祖妣遷避于寢示男女不相雜是或一道也故周公營雒邑特立文武廟以萃人心父子同廟蓋尊文王

而武王配焉亦禘之義也而其廟無妣主斷可識矣或曰禘爲遠祖女主可以無與祫序爲君而亦不及于國母可乎曰統治者男事主乎男而已耳然則國母而賢將若之何曰擇其有功於內治者附于先妣別爲一祀如禘之禮視男雖略焉可也後世有以兄弟同室如晉武帝之于景文者則姊妹雜居非古者異宮之禮其失抑又甚矣太祖也四親也世室也一定而不易餘親也諸宗也隨時而有加廟以類從位以義制此則所謂各全其尊而不嫌者奚必以太祖居中而定尊卑哉以魯諸廟觀焉武煬異世而立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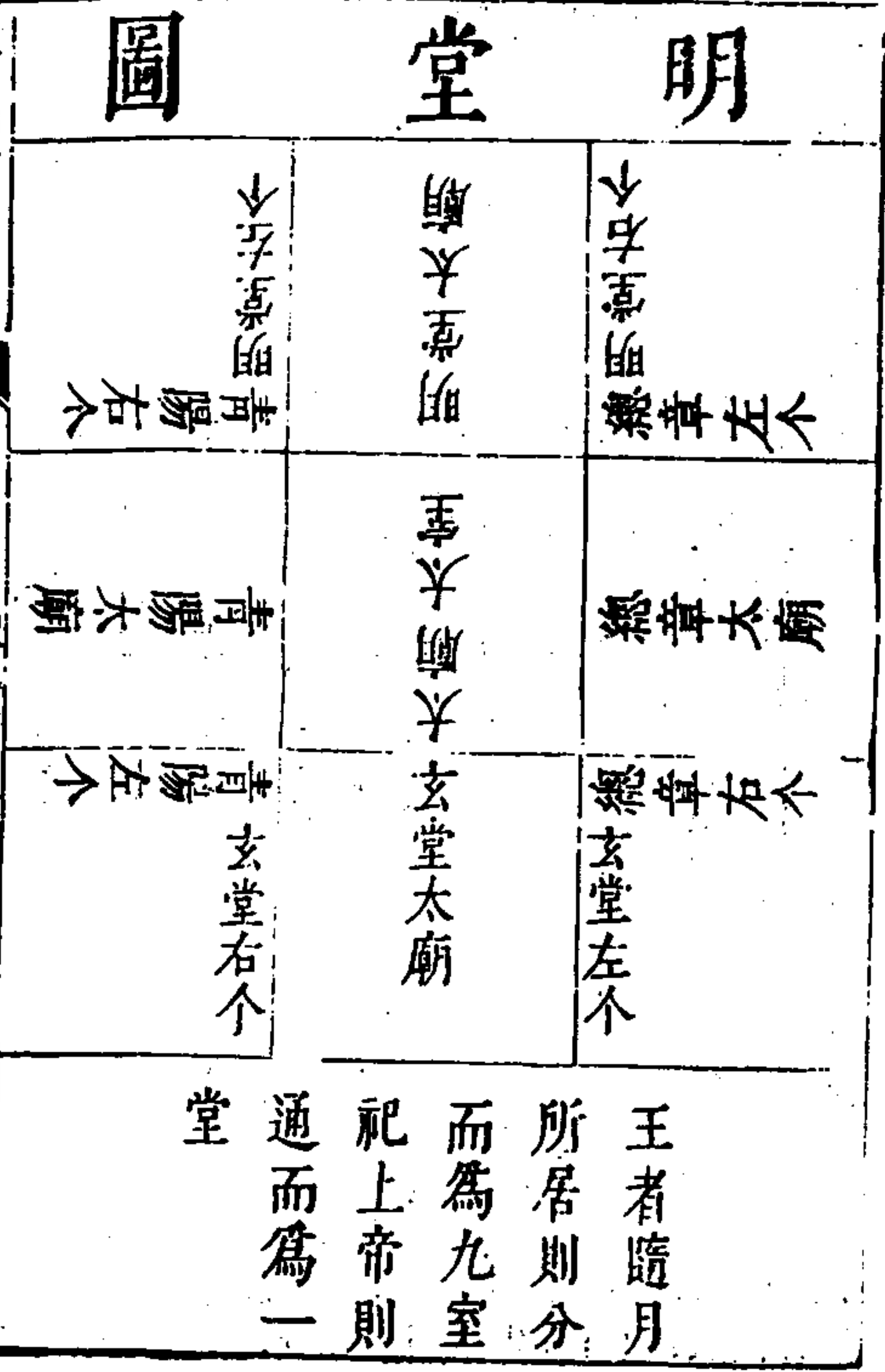
也桓僖同日而災者也不知其爲左昭右穆之次置于四親之上耶抑各列于別所也漢代猶爲近古而每帝建廟各在一所雖未盡當得非禮意之僅存者歟苟如孫毓所云則都宮之地有限而增立之廟無常使毓適遇廟多之際亦何以自處哉蓋惟昭穆之義隱而後世儒之說拘於此能通其變不尚空言則宋宣祖之主未遷而太祖已不失爲祖故晉武帝欲虛位以待宣皇不爲過也唐睿宗之世不混而中宗終不失爲兄故晉賀循欲以別廟處惠帝不爲過也又如魯無文王廟而其祧主藏于世室則必非周公

之廟之上也。父不與子順次而下為嫌，則晉蔡謨欲為四府君毀主，改築別室者，亦不為過矣。周禮祭僕言小喪服于小廟，隸僕言大喪于小寢，大寢鄭玄註云小廟，高宗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又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此可見廟之有大小矣。今即武丁時明之其父為小乙，其祖為祖丁，其曾祖為祖辛，其高祖為祖乙，當為四親。沃甲為曾叔祖，南庚為從叔祖，陽甲盤庚小辛皆為伯父，此五君者，親盡亦當有廟。成湯為百世不遷之祖，太甲太戊為百世不遷之宗，契為所自出之祖，相土為所自出之宗。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禮考 二

又有先王先公之二祧，凡為廟者十有六，夫二祖二祧，其廟皆當大矣，其餘宗親之廟，尚有十二，無所用于大者也。使皆擴其規模，築窮壯麗，以傷民力，武丁豈忍為之。故廟制不可以不備，而亦不可以過崇，惟在節于禮而已。宗廟制義昭穆禘祫廟寢祭享總論

之廟之上也。父不與子順次而下為嫌，則晉蔡謨欲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禮考 八

明堂之制，或以為一殿，公孫玉帶之言，或以為五室，考工，或以為九室，十二室，大戴禮張，或以為十二室，呂氏，或以為四堂，十二室，明堂，其堂室之多寡不同，如此，或謂之天府，神，或謂之合室，又曰崑崙，黃帝，或謂之五府，堯，又曰衡室，堯，又曰總章，舜，或謂之世室，夏，或謂之重屋，應劭又云，或謂之明堂，周，蔡邕又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圓如璧，則曰辟雍，大戴禮云，其外有水曰辟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其名之不同如此，左傳魯僖公

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乘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曰：明堂祖廟，並與鄭注不同。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玄以為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九

王以明堂為名，在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享射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壁，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各有為，而儒者合為一體，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享射于中，人鬼慢黷，生死交錯，因俘截耳，瘡痍流血，以于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承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

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戾，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其用之不同如此。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大戴禮云：宮統三百步，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禮記正義曰：按鄭玄目錄云：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周禮孝經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月令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又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

其廣狹之不同如此，或以為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淳于登說或以為在宮中。顏師古說蓋或以為在郭內。字文或作之汶上。武或寓之雩壇，或寓之圓丘。唐或以為在近郊三十里。明堂月令其地之不同如此，或祭上帝。黃帝或祭五帝。唐或祭太乙。武時以上帝，或除五天帝。明帝時擊虞除五帝，終東漢為太乙。即天帝用王肅一天之說，於或祭五人帝。鄭康成說淳于登曰：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五帝之精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座星，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也。其所祭之不同如此。大戴禮云：凡九室四

戶八憲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
 明堂月令云四戶八窗淳于登曰八窗四闕鄭駿之
 曰戴禮所云雖如盛德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非古也其制之不同如此
 古周禮孝經說蓋以茅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
 溫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
 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
 見節儉也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今之明堂茅蓋
 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封軌議曰上圓下方以則
 天地通水圓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赤綴白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十一

綴為之戶牖大小拱綴大栱飛檐上以清陽玉葉覆
 之後竟不行其制度之豐儉如此陰陽九九之變且
 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闕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
 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
 八窗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脫而不閉示天下不藏
 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
 列於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
 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封軌議曰
 鄭元曰五室者象五行也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
 四時八窗者通八風上圓下方以則天地白虎通又

以為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闕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
 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其取象之不同如此五帝
 之位正四方而明堂祭於四維不以其方天子之朝
 向明而明堂則四時異宮不必南面其所向之不同
 如此或配以遠祖漢初配以高帝晉初配以宣帝宋朝升
 以列聖同侑其配享不同如此或一積明帝紀或具
 大牢武帝從方士言其牲醴如此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羣后
 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奉天時聽政
 考言以修人紀適時也又魏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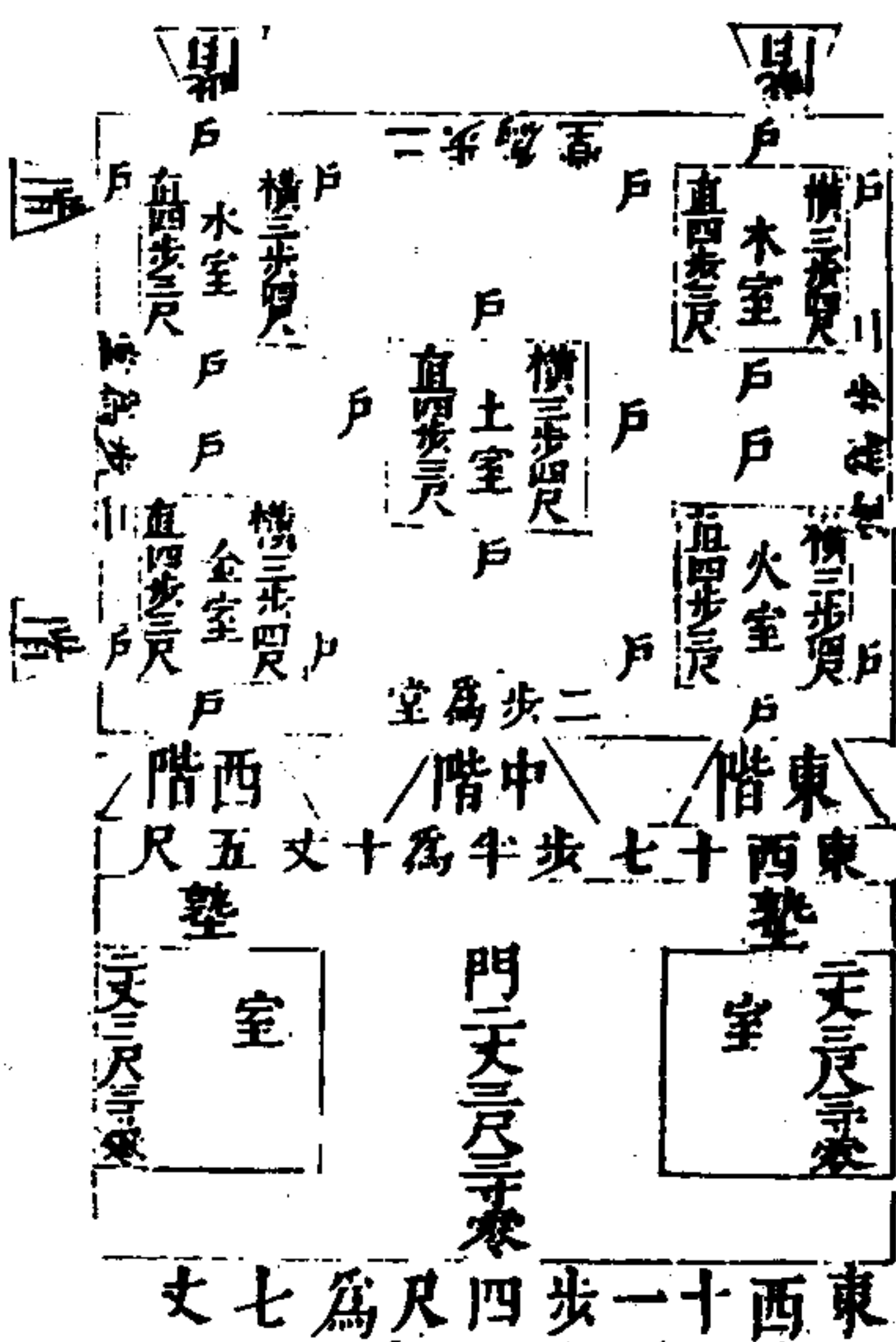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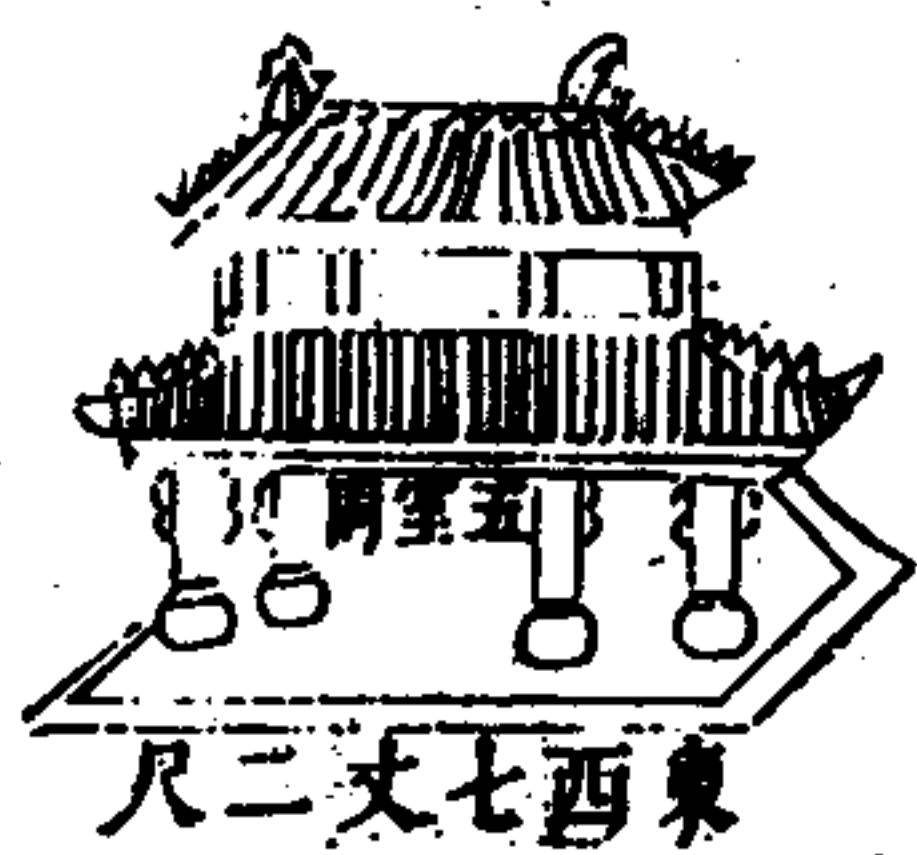
三

則重屋總章不必詢其名之詭土階茅茨不必從其
 制之陋至若八闕以象八卦九室而象九州上圓而
 法乎乾下方以體乎坤十二宮以應歲之辰七十二
 牖以應氣之候者無為詭異不經也要之廣大周旋
 禮文潔淨足以致享上帝其最不可取者蔡邕之章
 句而最可取者袁準之正論而已 明堂制度

夏世室 殷人重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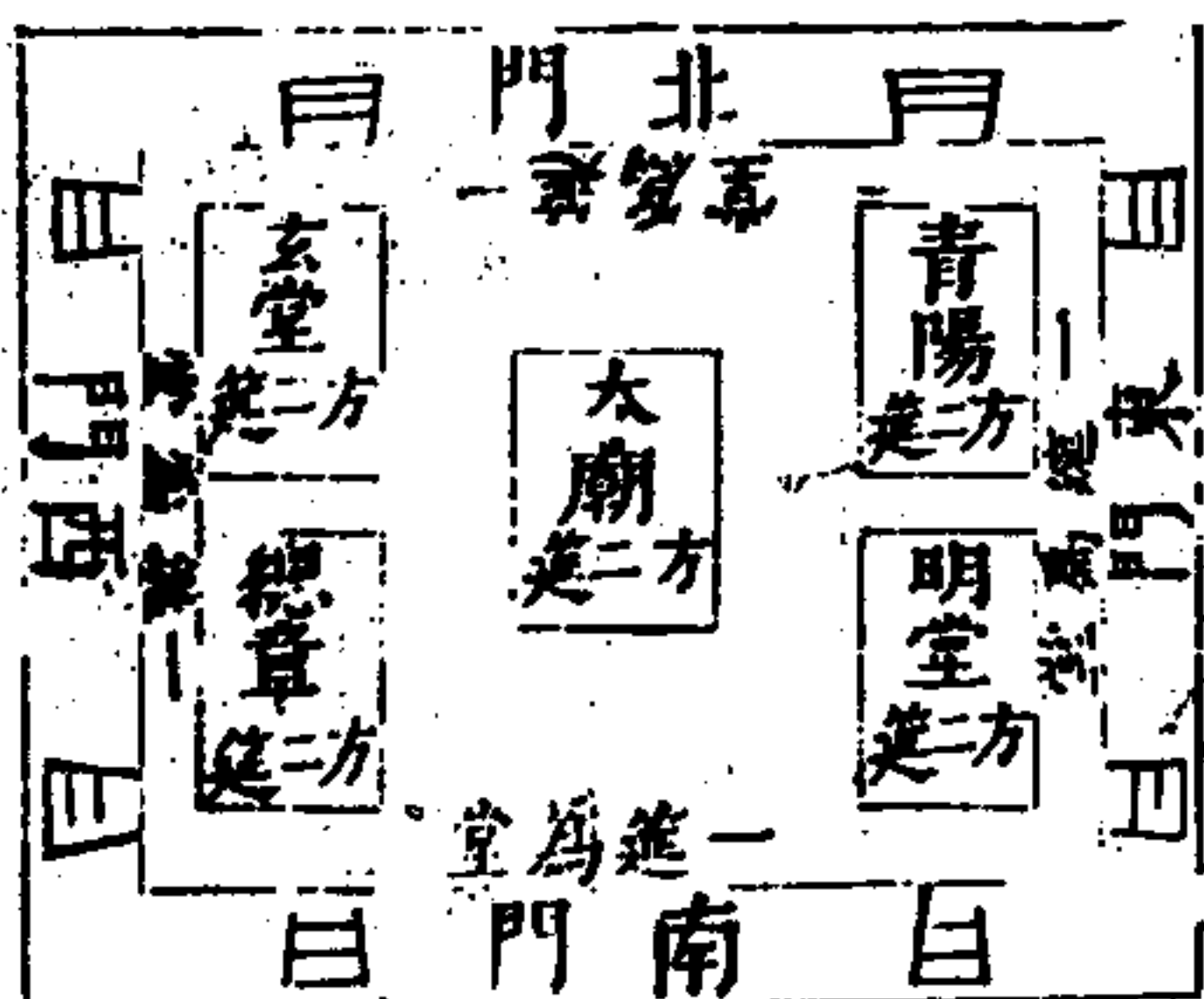


南北十四丈為八丈四尺
南北九丈二丈為五丈六尺



尺二丈七西東

周明堂



南北五丈六尺
南北六丈三尺

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府夏后享祖宗于世室以入曰重屋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漢時孫玉帶畫黃帝明堂圖則明堂要自黃帝始也今言明堂祇知其始於周耳考古者蓋詳其所自始

漢武帝元封五年祀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牲以大牢天子崑崙道人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其明堂從公孫玉帶所上黃帝時圖也後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初營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東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選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洛陽明堂禮祭西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於明堂各一大牢安帝延光三年祀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初建武營明堂其制上圓下方八窗四闌九室十二座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晉武帝泰始二年正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之座同

稱吳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
帝位東晉大元十三年孝武帝正月後辛祀明堂車
服之宜悉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宋孝帝大明
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
上帝門祖彛蓋一依大廟禮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
以應一周之數其餘煩雜一皆除之六年正月帝親
奉明堂祭五時帝以太祖配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
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從
王儉之議也明帝永泰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梁祀
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五

牛備膳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猶宜以薦郊
所無者並從省行禮自東郊而升從青帝始止一獻
清酒無黍肉之禮請停灌及授俎十二年毀宋太極
殿以其材為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
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
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五人帝在祚階東上北
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陳祀昊天
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大牢案盛六飯劔羹蔬備薦焉
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
殿屋十二間中英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

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座依梁法後魏文帝太和
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大廟遷洛之後宣武承
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
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義執政遂營九室值亂不成
宗配之禮迄無所設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後
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並終不立隋文帝開皇中議
立明堂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
獻帝異之然以眾議不定故不成終隋代祀五方上
帝於明堂常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依其
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昊天南西向五官在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六

五

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
于青帝及太祖其餘皆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
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唐武德初定令
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
並從祀訖于貞觀之末未議立明堂季秋大饗明堂
則於圓丘行事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明堂有司
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內
出九室之樣顯慶元年禮宗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以高祖躬受天命奄有神州為
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道格上玄功清下躡拯率上

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復議立明堂或云九室或云五室以議不定又止武后垂拱四年二月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因下詔曰時既浚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室為布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為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祀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于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造為大風振倒俄又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七

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圍遶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為通天宮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非典例遂拆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圓丘行事其大享儀具開元禮宋

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圓丘正月上辛祈穀孟春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凡四祭昊天上帝初未嘗親祠只命有司攝事寓祭南郊壇至仁宗皇祐二年始以大慶殿為明堂合祭天地太祖太宗真宗並備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明堂者仁宗皇祐中始行之其禮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又設從祀諸神如郊丘之數政和七年既建明堂于大內自是歲以九月行之然獨祀上帝而配以神宗惟五帝從祀紹興元年在會稽將行明堂禮命適臣議之王剛中居正為禮部郎官首建合祭之議宰相范覺民主之以帝御殿為明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六

但設天地祖宗四位而已四年始設從祀諸神七年復祀明堂而徽宗崩問已至中書舍人傅崧卿請增設道君太上皇帝配位於太宗之次禮部侍郎陳公輔言道君方在几筵未可配帝乃不行三十一年始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祀五天帝五人帝于明堂上五官神于東廂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乾道以後說者以德壽宮為嫌止行郊禮淳熙六年李仁父周子充議復行明堂之祭並備焉逮十四年高宗崩明年季秋乃用嚴父之典今郊祀從紹興明堂從皇祐惟歲時常祀則以太祖配冬至圓丘太宗

玉是日 上常服乘輿至內西天門外神樂觀二刻
 觀叩頭起執香爐導至神路錦衣衛官跪奏落轎
 上降輿導引官導 上至大次具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出左門入至陛上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
 司其事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拜位內贊奏就位典
 儀唱迎帝神奏樂樂止奏四拜傳贊百官同 典儀唱奠玉
 帛奏樂奏陞壇內贊導 上至 上帝香案前跪奏
 指主奏上香訖上受玉帛奏獻玉帛訖奏出主內贊
 導 上至配位香案前儀同前 奏復位樂止典儀唱進
 俎奏樂齊郎昇安訖奏陞壇內贊導 上至 上帝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前奏指主奏進俎奏出主內贊導 上至配位前儀同前
 前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陞壇內贊
 導 上至 上帝前奏指主上受爵奏獻爵訖奏出
 主奏詣讀祝位樂暫止奏跪傳贊衆皆跪 贊讀祝訖樂復
 作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 內贊導上至配位前同前
 獻爵訖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其儀同初
獻惟不 樂止太常卿立于殿西東向唱賜福胙內贊
 奏詣飲福位內贊導 上至祝飲位光祿寺卿捧福
 酒胙跪進于左奏跪奏指主奏飲福酒訖奏受胙訖
 奏出主奏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 典儀

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帝神樂奏四拜傳贊百官同
 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
 各恭詣泰壇 上退拜位之東立典儀唱望燎奏樂
 捧祝帛饌官出殿中門奏詣望燎位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望燎位燎半奏禮畢導引官 上至大次易祭
 服出樂止 上回至參拜國朝明堂大享典禮
 祝文
 維恭奏享于 皇天上帝曰時當季秋咸成農事羣
 生蒙利黎兆永安邦家是賴帝德敷天臣統臣工宜
 爲酬享謹用玉帛牲醴祇謝生成大福備此禮燎奏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皇考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侑歆尚享
 樂章
 迎神和 於皇穆清兮弘覆惟仁既成萬寶兮惠此
 蒸民祇受厥明兮欲報無因爰稽首兮式展明禋肅
 肅廣庭兮遙遙紫旻笙鏞始奏兮祥風道雲臣拜稽
 首兮中心孔懃爰瞻寶輦兮森羅萬神庶幾昭格兮
 眷命其中徘徊顧歆兮鑒我恭寅
 奠玉帛和 捧圭幣兮瑤堂穆將愉兮神聖皇乘子
 心兮純一荷帝德兮溥將

進俎和 歲功阜今庶類成黍稷秘今膺鼎聲敬薦

之兮慙非輕大禮不煩兮惟一誠

初獻和 金風動今玉宇澄初獻觸兮交聖靈瞻玄

造兮懷鴻禎曷以酬之兮心怍怍

亞獻和 帝眷我今居紛歆繁會今五音再捧觴今

莫殫臣心惟帝歆懌兮生民是任

終獻和 綏萬方今屢豐年眇眇予躬今實荷旻天

酒三獻兮心益虔帝命參與兮勿遠旋

徹饌和 祀禮既洽兮人神肅雝享親兮勉竭臣衷

惟洪恩兮罔極靈連蜷兮聖容

送神和 九韶既成今金玉鏗鏘百辟森立今成羽

斯藏皇天在上兮昭考在俯父配天兮祗修厥常殷

薦既終兮神去無方玄雲上升兮鸞鶴參翔靈光回

昭兮郁乎芬芳載慕載瞻兮願賜亨昌子孫黎民今

維帝是將於惟明德兮永懷不忘

望燎和 龍輿杳杳兮歸上方金風應律兮燎斯揚

達精誠兮合靈光帝庭納兮玉帛將願下土兮眷不

忘願錫吾民兮長阜康

嘉靖九年 上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夏言言秋報

仍行於大祀殿亦得以仲配帝之敬於 太宗而

配祖宗兼舉祈報之儀盡矣十七年 上欲崇祀皇

帝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享殿享上帝

尊謚 皇考為睿宗知天守道弘德淵仁寬穆純敬

恭儉敬文獻皇帝侑享焉是秋報未成乃大享於宮

右乾隅玄極 實殿升祔 皇考於 太廟仍藏主

於原寢國朝明堂大饗典禮

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之字從步從戌木星

一歲行一次十二辰十二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

為陽自午至亥為陰所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

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時所直之神若天罡太乙功曹

大衝之類雖不經見歷代因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

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其風

師雨師之祀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

又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為中祀宋元

因之 國朝既祀於 園丘以 太歲風雨雷師從

祀且增雲師於風師之次復以春秋驚蟄秋分後之

三日專祀本歲 太歲及風師雲師雨師于 國南

羣祀壇 天子降香遣官攝事其郡縣風雲雷雨師

之祭一如前代之儀云專祀太歲風雲雷雨師總叙

在正陽門外之西與園丘相對中為 太歲殿東西

兩廡南為拜殿殿之東南砌燎爐殿之西為神廟神
 厨宰牲亭亭南為川井外四門東門外為齋宮殿
 駕庫外為東天門又神祇壇今罷祀護壇地六百畝
 供築盛及薦新品物又種九十四畝有奇每年額稅
 四石七斗有奇本寺會日禮部收貯神倉以備早潦
 又壇官種一百九十畝壇戶二百六十六畝七分歲
 孟春歲除遣太常寺卿祭 太歲之神於太歲殿四
 季月將從祀春秋東廡夏冬西廡先十五日題 遣
 官行禮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三日同享裕
 奏 齋詣 大和殿觀禮樂犧牲所看牲先一日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禮部
 舞生燒香陳設樂器厨役洗祭器至夜陳設籩豆
 祭品 太歲禮神帛一白磁爵三酒盞三十豕一
 羊一豕一登一釧二籩豆各十簋簋各二四季月將
 同惟帛一每季爵三至期導引官導遣官由拜殿右
 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贊
 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兩拜典儀唱奠帛行
 初獻禮奏樂執事捧帛爵詣各 神位前奠訖樂暫
 止贊引贊跪典儀唱讀祝訖樂復作贊俯伏與平身
 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儀同初儀樂止典
 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初儀樂止典儀唱賜福作執事

進福酒酢于遣官右贊跪贊拊笏贊飲福酒贊受排
 贊出笏贊俯伏與平身贊兩拜典儀唱讀祝官捧祝
 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燎位贊拜奏樂捧祝帛官下陛
 贊禮畢孟春祝文 皇帝遣 致祭于 某甲太歲
 之神 四季月將之神時維孟春聿新歲序特用遣
 祭以牲帛庶品之儀 神其歆此祭誠敷佑康吉尚
 享 歲暮則改云時維歲暮將屆新春祭誠則改爲
 報誠 太歲壇
 樂章 樂八奏樂生七十二人舞八佾
 文生六十四人武生六十四人
 迎神 吉日良辰祀典式陳輔國佑民太歲尊神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禮部
 四時月將功曹司神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
 來格來歆
 奠帛 靈其蒞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冥弗違
 有儀在籩物薄而微神兮安留尚其享之
 初獻 神兮我留有薦必受享祝之初奠茲醴酒
 晨光初昇祥徵應候何以侑觴樂陳初奏
 亞獻 我祀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二觴再昇
 洋洋如在式燕以寧庶表微衷交于神明
 終獻 執事有嚴品物斯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
 焉茲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顧歆永言樂只

徹饌和 春祈冬報率為我民我民之生賴于爾神

惟神祐之康寧是臻祭祀云畢神其樂歎

送神和 三獻禮終九成樂作神人以和既燕且樂

雲車風馭靈光昭灼瞻望以思逸彼寥廓

望燎和 俎豆既徹禮樂已終神之云旋條將焉從

以望以燎庶幾感通時和歲豐惟神之功

洪武二年建壇于山川壇之西南墀崇尺許南為籍

田北為神倉歲仲春遣應天府官祭 先農之神於

先農壇洪武元年御史尋近請耕籍田享先農以勸

天下 上從之二年建壇以后稷配正月十七日告

祭于 先農之神是日親祀先農畢太常寺卿引

皇帝至耕籍位南面立三公以下及合從耕者各就

耕位戶部尚書北而進耒耜太常卿引 皇帝乘耒

三推訖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 皇帝復耕籍位

南向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奏禮畢應天府

并兩縣官率耆老終畝已而奉 仁祖配八年奉

欽依我想先農只是上古一個種田的人今後祭先

農時百官都致齋那當致日子教應天府官率耆老

并種田的老人去祭祭畢我率百官到那田所欽前

親耕欽此遺應天尹祭不設配 上親耕如故永樂

建壇如南京耕籍親祭仲春遣順天府尹禮樂如舊

弘治元年二月十三日 孝宗耕籍禮部尚書李敏

題順天府添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本等衣鞋各

執農器引進叩頭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之奉

欽依朕正要看農夫艱苦着順天府分付終畝農人

只穿本等衣鞋耕地人賜布一疋嘉靖元年奉 欽

終畝農夫照例引見只穿本等衣鞋每人賞布一疋

二年耕籍用樂舞仲春致坊奏樂九年建圓廩方倉

備黍盛祝文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先農神十六年

遣戶部尚書用樂舞四十二年仍遣順天府尹免樂

舞 皇帝即位行耕籍禮親祀焉先農壇

嘉靖九年壇于北郊十年改築于內苑以仲春上巳

祀二十七年罷歲春擇日皇后祭公主內外命婦陪

祀前三日內尚儀奏齋戒洗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

樂器 祭品 先蠶之神爵三盞三十黍稷稻蓬豆

各十帛一羊一豕一是日未明司禮監備儀仗及重

翟車盤宮令備鈎筐一副俱候西華門外將明 皇

后出宮門乘肩輿侍衛警蹕如常公主及內命婦應

入壇者各著其服以從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兵衛儀

仗導女官捧鈎筐行於車前至具服殿 皇后至祭

拜位司贊奏就位公主內外命婦各以次就位內贊唱痊毛血迎神奏樂樂止司贊奏四拜公主內外命婦同內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執事官捧帛爵于神位前各奠跪訖樂暫止司贊奏跪皇后跪公主以下同跪內贊唱讀祝訖樂復作司贊奏興皇后公主以下同興樂止內贊唱亞獻禮終獻禮樂作執事官捧爵于神位前跪奠訖樂止執事女官進立壇東西向唱賜福胙司贊跪奏皇后跪執事女官捧福酒胙跪進于皇后右奏飲福酒奏受胙訖奏興皇后興奏兩拜公主以下同內贊唱徹饌樂作樂止內贊唱送神樂作奏四拜公主以下同樂止內贊唱讀祝官捧祝執事官捧帛饌各詣痊位樂止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元

稷所以為天下求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為羣姓而立者曰太社其自為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太社太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弃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太社太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仲月上戊致祀國朝建壇于宮城之右春用二月上戊日秋用八月上戊日致祭社稷總叙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三

合祀後撤 仁祖配 太祖永樂中京師壇成位設如故 仁宗又奉 成祖配嘉靖九年 世宗皇帝諭禮官奉 太祖 成祖配位藏大寢仍以 龍后稷配先是 高皇帝曰古人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園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於是合祀更正真獻社稷壇

祭法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國社者今之縣羣社也置社者今所謂里社也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禮部

也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澤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詩載芟春祈也良耜秋報也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今天下立靈星祀后稷靈星龍星左角曰天田農祥也光武二年今郡縣皆置社稷今長侍祠牲用羊豕隋文帝開皇初郡縣社稷春秋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唐天寶四載定社稷為大祀宋自京師至州縣皆有社稷而社主不以石禮部言社稷不屋而壇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從之於是社主以石社稷總論

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二年東擊項藉還入關因命縣為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平帝時王莽奏建立社稷自高祖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時已有官社以夏禹配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無屋有墻有門而巳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祀皆大牢其使有司祠郡縣皆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魏自漢後但大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晉武帝大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社之祀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京洛立二社一稷宋仍晉舊無所改作梁社稷在大廟西依晉元帝所創有大社帝大稷凡三壇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為五壇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為六飯粳以敦稻以牢黃梁以簋白梁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以大牢勾龍配社周弃配稷並有司侍祠北齊立大社帝社大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禮部

三壇於國右每仲春秋元辰及臘皆以太牢祭焉
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獻終
後周立社稷于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隋
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
秋吉戊各以一大牢祭牲色用黑仲冬下亥又臘祭
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唐社
稷亦於含光門之右仲春秋二時戊日祭大社大
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上配武太后天授三年九月
為社至長安四年三月制社依舊用八月神龍元年
改先農壇為帝社壇于大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大社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社

大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大社又其年五月詔于東
都建置大社天寶三載二月詔社稷列為中祀頗紊
大猷自今以後升為大祀宋制祀大社大稷為大祀
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奉之其常祀州縣惟春秋
二祭歷代社稷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八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秦罷封建嶽瀆皆領於祀官及漢復諸侯則侯國各
自祀其封內山川而天子無所預焉武帝時諸侯或
分或廢五嶽皆在天子之邦至宣帝時嶽始有使者
持節侍祠之禮矣出魏及隋嶽鎮海瀆皆即其地立
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則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
祠又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焉元遣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

使祀嶽鎮海瀆分東南西北中為五道其天下山川
之祀則虞書曰望于山川偏于羣神周頌曰懷柔百
神周官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
山川之小者其祭秋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
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也其在諸
侯封內者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晉祭惡池齊
祭配林是已及秦能封建則皆領於天子之祠官焉
由漢唐以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皆有其餘山川之
祀若其城隍之事莫詳事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
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

吳越有之爾然成。郗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荊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偏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附會。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為紀信。隆興贛表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是也。國朝既於方丘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從祀。復於春秋清明霜降日遣官專祀嶽鎮海瀆天下山川於國城之南。而以京師及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二

天下城隍附祭焉。至於外郡山川亦列祀典。若國有所祈禱。則又遣使降香專祀於其本界之廟。若夫山川之在王國。城隍之在郡縣者。則自以時致祭。祀嶽鎮海瀆

瀆天下山川

城隍總敘

洪武三年建山川壇。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山之神於殿內。祭四月將京畿山川都城隍之神於東西廡。二十一年後各役于南郊。附祭山川壇。但舉秋祭永樂年京師祭亦如之。嘉靖十年始特祭太歲月將而諸神別祭之。十八年定月日。如今禮。山川壇。洪武元年詔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

後甲日祭兩師雷師於西南郊。祭風師雨師於崇文門外。二年封京師及天下城隍神。○三年正岳鎮海瀆城隍諸神號。又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壇諸神。春用鷩鷩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獻官及倍祀執事官皆前期齋戒三日。七年令祭山川諸神於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後又以孟春。○郊祀時諸神既預祭壇內。一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十四年令祭山川諸神文職長官行事。武官不得預。軍民指揮使司自祭之。○二十一年令歲仲秋中旬擇日祭山川壇。○二十九年令陪祭未入流官用祭服。○嘉靖十一年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三

置正祀典。改山川壇為天神地祇壇。改敘雲雨風雷。祭歲仲春秋上旬擇日行事。今定上巳日。國朝加祀雲。以兩所絲與也。山川歷代惟四望。未有壇。城隍自三國以來。因事而祭。代有其文。其立祠則見於唐李德裕之在成都。宋以來天下通祀。高祖

洪武元年令郡縣各立山川壇。制與社稷同。嘉靖九年奉制更神之序。曰風雲雷雨行乎天。山川麗乎地。其氣則相感相成。以育萬物。成歲功而阜民用。報祀之典。咸不可略也。城隍民之衛也。為民舉祀。故雖有廟復列于壇。蓋國朝祀典。視前代益周矣。秋報

黃帝祭山川爲多虞氏秩於山川。編於羣神。周制四
次壇祭四方。以血祭五嶽。以埋沉祭山林川澤。一歲
凡四祭。一者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
大禘時。皆因以祭之。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
大川。鬼神可得而序。於是自嶺以東。名山大川祠。山
曰大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淮。濟。春以脯酒爲
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其牲用牛。犢各一牢。且圭
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大川。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
山。鴻冢。瀆山。蜀之岷山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汧。祠
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四

方山川而牲亦牛。犢圭幣各異。而四大豕。鴻。岐。吳。岳
皆有嘗禾。其何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
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灋。澶。滹。澧。滂。涇。渭。長水。皆不在
大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車乘。駟駒之
加。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羣祀。武帝
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過
親祠者。乃用駒。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
應禮者。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岳四瀆。咸秩羣祀。瘞
沉圭璋。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莫祭霍山。
殿中郎丘景先議。宜使大常持節。牲以大牢之具。羞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菲席。梁
令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者。若海。應
祀者。皆以孟春仲冬祀之。後魏明元帝立五岳四瀆
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餘山川諸神。三
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徧祀。有水旱
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而祈。謂王畿內諸山川有
水旱則禱之。又武帝南征。造恒山。祀以大牢。浮河濟。
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大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後
周大將出征。遣大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隋制
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
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
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
人。主其灑掃。並令多植松柏。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
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
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祭於萊
州。東瀆大淮。祭於唐州。南嶽衡山。祭於衡州。南鎮會
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唐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
山。於洛州。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
及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
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大牢。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五

四七九

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為金
 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天寶五載封
 中岳神為中天王南岳神為司天王北岳神為安天
 王六載河瀆封為靈源公濟瀆封為清源公江瀆封
 為廣源公淮瀆封為長源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岳山
 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醫無閭山為廣寧公八載
 閏六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川鎮山除大諸岱
 外並宜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
 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分命卿監詣嶽
 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其祭儀具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六

宋初緣舊制祭東嶽泰山於兗州西嶽華山於華州
 北嶽恒山於定州中嶽嵩山於河南府乾德六年有
 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令安祭典請祭南嶽於衡州
 東鎮沂山於沂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
 隴州中鎮霍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
 海河瀆並於河中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
 州其江瀆準顯德五年敕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
 復祭于成都府北鎮醫無閭山在管州界未行祭享
 從之此後聖祭北鎮政和三年太常寺言大中祥符

中封五嶽為帝四海為王獨五鎮封爵尚仍舊唐元
 豐八年始封西鎮吳山為成德王而未及四鎮詔並
 從封王然封帝封王各奉玉冊置立廟殿儼然人形
 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各立后殿於其後歷代
 每歲 聖旦元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分遣勳戚太
 臣祭 景 裕 茂 泰 康 永陵于
 天壽山清明霜降則百陪拜愍忌專遣祭 章皇后
 景皇后 孝懿皇后陵亦如之 此天壽山祀典
 也 基運 翔聖 神烈 純德 諸陵祀典載南
 太常志及天人誌中十五年以 憲宗母 孝肅周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七
 皇后 孝宗母 孝穆紀皇后 獻皇帝母 孝惠
 邵皇后不得耐廟宜耐陵殿乃奉 孝肅於裕陵
 孝穆 孝惠於茂陵合享之罷 三后奉慈殿之祭
 十七年南耐 獻皇后于顯陵累朝春秋陵祀 皇
 帝間率 后妃親詣行禮凡 親王來京及之 國
 則有謁辭之祭按春雨秋霜之感 列聖並降而
 世宗躬修陵祀尤數故陟降典思曠儀具舉觀于
 三后之耐陵殿蓋深體 三宗之心而曲遂之也
 禮記月令曰凡祭五祀於廟漢初祭族人炊於官中
 而謂之竈後漢立五祀戶竈門井中霤有司掌之禮

頗簡於社稷唐初唯祭中霤開元祀祭七祀各因時
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
冬中霤以季夏時享之日太廟令布神席於廟庭西
門之內道南東向北上設酒尊於東南罍洗又於東
南一獻而止宋制七祀爲小祀用羊一豕一不行飲
福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近祭七祀皆非禮制請
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立
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季夏土旺日祭中霤於廟門之
中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立冬祭行於廟之
西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有事司攝事以太廟令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書

攝禮官服必玄冕獻必薦熟親祠及臘享依舊禮徧
祭從之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元制
附祭七祀神位於廟庭中街之東西向其分爲四時
之祭並與宋同唯中霤則附於七月之祭特祭則徧
設之每位邊豆各二簠簋各一尊二俎一國朝用
周制惟祭五祀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其邊豆
各四簠簋各一尊二共羊一豕一國朝
國朝於京都則祭泰厲於王國則祭國厲於各府州
縣則祭郡邑厲於里社則祭鄉厲而於天下之淫祀
一切屏除使之無所歸依者不失祭享其爲民除害

之意可謂至矣祭厲

凡各處守禦官俱於公廨後築壇立旗纛願設軍牙
大纛神位春祭用鷩鷩日秋祭霜降日祭物用羊一
豕一帛一色祝一香燭酒菓先期各官齋戒一日至
日守禦長官武服行三獻禮若出師則取旗纛以祭
班師則仍置於廟儀注與社稷同望燎壑毛血與
雲雷雨等神同

祭旗

雩者何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
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以祈穀實若國大旱則師巫帥巫而舞雩漢承秦雩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書

壇禮廢後漢自立春而至於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
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至雩壇
梁天監中停柴燎而用坎也唐武德初孟夏雩祀昊
天上帝于園丘正觀雩祀于南郊開元旱則大雩此
雩祭之禮也夫六宗者何也通典曰周制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禮六宗孔光劉歆等
以乾坤六子爲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時歐陽說
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鄭元
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王宮祭日夜明

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是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子之神晉罷其祀劉邵以為大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後魏立六宗祀孝文帝祀天皇帝及五帝之神通典謂張廸以六代帝王張麾以宗廟三昭三穆三等並不堪錄晉司馬彪曰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立祀也蜡臘者何也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嘏也猶虎也坊也水庸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部

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嘏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祭方與水庸事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鄭氏曰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蠟必矣正義曰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蠟與息異也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蔡邕月令章句曰總謂之臘籥章國祭蜡則歌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秦漢曰臘季冬之月星

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太享臘唐正觀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宋朝建隆初有司言以火德王請以戌日為臘元豐六年蜡祭日郊各為一壇以祀其方之神而息民祭有蜡祭之後此蜡蠟之禮也其他在秦則有陳寶祠有伏祠有八神祠漢則有蚩光祠靈星祠高媒祠太室祠嵩呼宋朝承唐制又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太祠禮東南日招搖正東日權星東北日太陰正南日天一中央日天符正北日太一西南日攝提正西日咸池西北日青龍景祐二年章得象詳定江淵之說隨每年貴神飛基之方旋定祭位從

人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部

之然所謂太乙者又有十神太乙之名如曰五福天乙之號君基神基民基之號此皆雜祭之類也終漢之末一歲凡三萬七千祠胡廣謂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賢宗廟迭毀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庶得以類相從矣諸祀總論三祀有昔常舉行而今罷者曰太禘曰大享曰祈穀曰雩曰帝社稷曰神祇曰先聖先師曰先蠶曰金海太禘蓋行於嘉靖十五年于時羣臣皆請禘德祖上不從或曰禘顯項上亦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禘於太廟而奉太祖配焉先

一日令中書官書一皇初祖帝神牌位于太廟至日
設太廟殿中祭畢燎牌位尋罷 大享蓋始于嘉靖
十七年 世宗皇帝欲宗祀 皇考以配 上帝乃
撤南郊大祀殿建 大享殿是秋殿未成乃 大享
於官右乾隅玄極寶殿 祈穀亦于 玄極寶殿其
始也行 大享殿則孟春上辛日也後改於 玄極
寶殿以驚蟄日也○大享先是 世宗皇帝欲於奉
天殿中行秋報禮丹陛上行 大享禮後用禮官言
建 崇雩壇于闕丘之東如雨澤愆期則禱焉 帝
社稷歲以仲春秋次戊日祈報于 帝社帝稷嘉靖
十年 命墾西苑空地藝五穀建恒裕倉儲以供樂
盛遂建 帝社帝稷壇于幽風亭西以祀焉○神祇
蓋嘉靖十一年定雲師雨師風伯雷師為天神嶽鎮
海瀆基運翔聖神烈天壽純德五山京畿并天下名
山大川為地祇建二壇於先農之壇歲祭以仲秋中
旬其在 國初建山川壇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
瀆及神烈鍾山配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
永樂京師建壇成位加進祀天壽于鍾山之下嘉靖
則別祀太歲月將城隍特建二壇以祀神祇以上俱
隆慶元年罷 先聖先師蓋祀于文華殿皇師伏羲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十三

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
商湯王周文王武王俱南向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東
西向以歲仲春秋開講先一日祀起於嘉靖初年尋
罷 先蠶蓋嘉靖九年建壇於北郊 皇后祀先蠶
十年改築壇於內苑以仲春上巳日祀二十七年罷
金海則司海水府司舟三神 續本寺卿行禮嘉靖
十四年建金海祠於湧泉亭以祀隆慶元年罷因
在欽山之陽帝王冕服坐像伏羲神農無之中室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東一室
帝金天氏 帝高陽氏 帝高辛氏 帝陶唐氏
帝有虞氏西一室 夏禹王 商湯王 周武王東
一室 漢高祖皇帝 漢光武皇帝又西一室 唐
太宗皇帝 宋太祖皇帝從祀東廡風后臯陶龍伯
益傳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一壇西廡力牧
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一壇又
東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一壇又西
鄒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一壇
嘉靖九年奉 欽依古先帝王春祭南京不必增待
廟成春秋都在京行禮舊儀注祝文與今異撤元世
祖在停祭之後 遣守備官行禮百官陪祀 歷代帝王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十三

十三

洪武元年祀三王用大牢勾范祝融風后力牧配四年令三皇不必設 祭於陵是年命官參考歷代聖

帝賢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

名臣從祀洪武四年奉欽依歷代帝王都是六言禮

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別直歷

代帝王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湯文武

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

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六年上曰五帝三皇

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七年望帝王

袞冕坐像 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勿加冕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部

服已而郊祀附祭諸帝王省奉祀增帝王壇於大祀

從歲仲秋遣官祭於廟二十年以武成王從祀帝王

廟去王號罷故廟祀二十一年禮官擇上歷代名臣

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 帝王廟 上曰趙普

負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木華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孫

而去祖可祀木華黎罷安童祀祀伯顏阿木可勿祀

又曰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宜祀未幾上曰文王維

基周命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勿

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於欽天山之

陽去隋文帝子午卯酉年傳制祭陵停廟祭於嘉靖

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壇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

祭 上不從令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京祭罷十

年春廟未成 世祖祀之文華殿廟初成 上至廟

祭是年修撰姚涑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 上

從禮官議二十四年給事中陳裴又言之乃罷祀元

世祖并罷從祀木華黎等五人

國初 上如江淮府先謁文廟李學至南昌亦如之

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下傳制遣官祭 先師於國

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四年國子

司業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倫莫此為甚吾不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部

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

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

矣釋奠有樂無尸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

也今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樂乃先師所謂亂世之

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

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獻

後各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揮其煩

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

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

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苒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賢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爲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校以文。王復可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是年令進士釋禍行釋菜禮。更定釋奠祭器禮物。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五年罷孟子。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七

配享踰年。上曰：我聞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六年，翰林國史院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上釋奠樂章舞六佾禮部尚書牛諒上禮儀制曰：可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胡丞相言誠意伯不陪祭，願受胙。上曰：基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奪俸一月。寧坐不舉，奪半月。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仲丁。仍以正月三十日降香，用禮記曾子問當祭日食牲。至未殺則止也。五年則作文廟成造官以大牢祭。上遂視學釋菜，始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頒釋

奠儀。正嶽鎮海濱城隍及忠臣烈士封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如故。十七年議大成樂。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式於府學。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從祀。進祀董仲舒。文皇帝卽位之八月遣官釋奠先師。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官。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八年從輔臣士奇議追封元吳澄爲臨州郡公。從祀景泰六年加太學兩廡祭物。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爲。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七

席州伯安國建寧伯沉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加服袞冕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著古者鳴桴琴瑟堂上之樂笙鑼祝敎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兩階。今于羽居上而樂器居下宜如正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於孟子中庸猶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大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廟宇像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籩豆舞佾之數。祖宗品

式具在不敢撤議惟儉數居下宜令太師考正上
從之洪謨又請上曰專崇孔子朝廷盛典遵夏侑
舞從洪謨言弘治元年上祖學從吏部尚書忠請
薄奠用太牢加幣是年諫官請罷况融弼雄從祀進
祀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下禮官集議言雄已
出於洪武時瑄無著述况等皆有羽翼聖經之功遂
已當是時以詹事兼侍講學士敏政言融弼戴聖劉
向達何休王肅預八人宜罷從祀鄭聚處植鄭玄服
虔范甯五人宜祀於其鄉况雄實相伯紳言者併欲
黜向宜也申振申黨本一人祀宜存振家語七十弟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八

六

子不及公寮秦冉顏何遠爰林放宜祀爰於衛祀放
於魯寮及冉何宜罷祀禮記傳於后蒼王通胡瑗皆
宜從祀顏淵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
立祠廟中祀啟聖王以祀國公無繇萊無侯點泗水
侯鯉邦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獻靖公松從祀
下禮官議不可遂已邠陽何孟春言七年子有公孫
尼子者作樂記繇不宜從祀敏政不及尼子何也或
曰尼子即龍也四年祭酒鐸疏言宋儒楊時息邪放
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
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年長於序祐舉

貢於咸淳受宋之恩已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為翰
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迹其所為曾不及洛
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况二人皆太學之所
乞升時上附宋諸賢之位斥澄下從莽大夫之列不
報八年太學士溥又言時入廟首請罷安石配享廢
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
殆未之考也上從之追封時將樂伯從祀十四年
鐸以侍郎領祭酒事又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
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列數廡下非禮宜於闕
里則祀叔梁紇而以路哲子魚配吳澄宋氏遺臣不
取事胡名節掃地宜罷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八

二九

九年世宗皇帝從輔臣璉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
大成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述聖顏子宗
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稱先賢
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
爵申黨申振二人存振去黨秦冉何况聖向遠融休
肅弼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象植度甯七人祀於
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
議進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
廟門璉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啟

聖公孔氏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珣松蔡元
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從祀從之。皇上以改稱
先師故皮弁服謁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禮迎送神各
再拜三樂三奏文武六佾配從祀賢儒又啟聖祠分
奠用酒脯遂幸大學南京遣告祭告。

皇帝幸學行釋奠禮 先十五日禮部題請 欽定
分奠官九員本寺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二

日同光祿寺奏看牲次日具本復 命午後樂舞生
陳設樂器是夜陳設 先師祭品禮神帛一白色爵

三大牢一脯醢各一果三四配十哲兩廡及啟聖公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部

配廡同惟無帛大牢 至日 上至廟門外降輦禮
部鴻臚導入廟門御握禮部奏請具服 上具皮弁

服禮部請行禮太常寺官導 上出導引官導 上
由中道進廟門級上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

司其事內贊對引導 上入廟內奏就位 百官各就位

各列於百官 典儀唱迎神作樂樂止奏兩拜 傳贊 典
儀唱行釋奠作樂奏拈圭寺卿捧帛跪進於右 上

受帛獻畢授御奠于 神位前少卿捧爵跪進於右
上受爵獻畢授少卿奠于 神位前內贊奏出圭分

奠官以次獻 官爵于各神位前退樂止典儀唱送神

作再拜 傳贊 寺卿請 先師前啟帛奉出中門奏禮

畢內贊導 上由中道出導引官導至御幄更翼善
冠黃袍禮部入奏請幸乘倫堂 上陞輿禮部鴻臚

導大學樂止 樂章 迎神 初獻 送神俱同正
祭 弘治先年奉 欽依尊 先師當以禮只孔子

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為分奠其餘儀物俱照永樂
年例行 初即位幸學行釋奠禮又遣官祭告于闕

里 啓聖祠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平帝追謚孔子曰褒成

宣尼公 是時改正王莽假安帝祀孔子及七十二第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部
子于闕里 此祀孔子 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祀孔

子于辟雍以顏淵配 晉武帝皇太子親釋奠于太
學 此太子釋 南宋文帝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

八佾宜設軒轅之樂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教
有司行薦享禮 有司薦享及有 唐太宗時房玄齡

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 大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
享臣為周公孔子俱稱 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宋

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 先聖顏淵為先師請停周公
升孔子為先聖顏配從 之 又詔皇太子于國學釋

奠于先師先聖皇太子 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

業為終獻。府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為終獻。又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聖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胃並合配享尼父廟。高宗追贈孔子為太師。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玄宗時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主

二賢猶當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露祀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特為坐像。坐十哲之次。按塑像之設中國本無。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姚遂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問誅。則泥人固非中國為主。以祀聖人法也。我聖祖灼見千古之非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華夫國。子廟貌。天子視學實于是乎。敢禮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

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于下而臣坐于上。可乎。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謂已博士為之一旦毀之。似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用可考也。矧此塑者豈真聖賢之遺貌哉。今文廟之在南京者已行聖祖之制令。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又追謚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為侯。曾參等為伯。宋真宗追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費戾閔損以下皆為公。邱伯曾參以下為侯。魯史左丘明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主

以下為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為至聖。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理宗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又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度宗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顯孫師于十哲。以邵雍司馬光從祀。元成宗制加孔子號曰大成。仁宗以許衡從祀孔子。○文宗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鄆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正統中以崇胡安國蔡沆真德秀元吳徵從祀。近年

復進本朝薛瑄從祀然宋儒如謝良佐羅仲素李侗
本朝如吳與弼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舉入從祀不
無望於今日崇儒重道之朝云范甯祀於其鄉宜也
鄭玄雖未聞道而行誼之端訓釋之博恐不在高堂
生后蒼之下至宋儒如朱呂大臨譙定胡宏張九成
陸九齡李燾楊簡陳傅良葉適我朝羅倫蔡清羅欽
順莊景張元貞賀欽陳貞成張倫弼議特祀於其鄉
也得非其所宜乎釋奠先師考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
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書

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
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廢老於之養
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廟之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
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
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廟均其過不及則曰
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
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
中其左東序則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
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
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

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
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
先師焉即祀先賢于西學也祀先賢于西學則祭于
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
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即祀三老五更于太學
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
東序在周謂東膠亦謂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
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
蓋以成均並見建于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
頒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禮書

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
小學在內太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
太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
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太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
語于郊然後于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
升于內然後達於朝故也太學 禮書
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
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賈誼曰學者所
學之官也學禮也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人則親疎有
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一作智者

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

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大

傳大傳罰其不則而匡一作達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

治一作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

於下矣蓋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商人

右學左學周兼三代家有塾無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庶人家無塾則中里共一校室有塾之意春秋傳聖

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是也而國學則人兼之左近

北東序即東學也左近南以其無房室亦名東京祀

先考於此即南學也右近北為士庠即北學也右近

南為瞽宗即西學也所謂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

以為樂祖祀於瞽宗是也中為大學為祀學乞言之

所文王世子及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總名

曰成均以成天子至庶人也亦曰大學又曰辟雍

按天子設四學并中學而五學一處並建周人則辟

雍居中南為成均上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學

禮有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于戈者就東序學樂

德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

更及出師受戒等為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

觀之故謂之辟雍總言亦大學也

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

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故養士莫大

乎大學大學賢士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

一國對亡應詔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

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

俊宜可得矣

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所以學為忠

與孝也諸生有人不省親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

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

縣立學時胡瑗教學于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

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有治

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

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

多適于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于

是建大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為大

學法著為令

國初立學擢許存仁為博士以專學事四年始設祭

酒即拜存仁為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學而存仁承之上命以為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

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蓋古之大學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為義而不為利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諸體賤遷陟於他司絕等前代未有也即博士學正學錄學博行脩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官已乃實內臺當是時國學惟官民生之目品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策

官自一品至七品皆蔭敘與外夷子弟入學者曰官生郡縣中論秀升之若歲貢鄉舉曰民生軍衛子弟得選入受學曰軍生諸官民軍生非強學登科必積分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任事而任官其後官生惟京堂官三品而上乃得蔭已別設武學武舉而進士科目益重得一第輒以資自侈舉人下第者引他故自弛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哀頽願就教為祿仕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起而國學愈清初例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通而後

聽後彌弊濫郡縣學停降增削若斥退者得納銀齒於學於是商賈之子總角之童以及遊蕩愚不肖咸混迹其中士耻與為伍京闈重地曾不若郡庠序為猶有推擇也太學特為出身之塗而司教者不能遲之歲月冀優游於學舉人官生僅六月以上歲貢生僅八月以上援例生亦不過一歲即序撥而雜歷者減倍矣國初學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策

而國學愈清初例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通而後

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九

圖書編

禮曹類

養老之圖

正義養老 禮如兩君 享人門奉 肆夏其生 于堂老更 賓主必矣 康成謂其 禮亡意如 鄉非也

先老

釋求 世子日適 東序釋奠 于先老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九

一

太

大樂正命 樂正部

樂單

學

樂正部 樂正命 樂正部

樂單

禮畢天子 正位南面 老更北面 復正君臣 之位故世 子日正君

非

象舞式

門迎親

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 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 周禮羅氏羅春烏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 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比大合樂必遂養老 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 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于仲春仲秋 者也月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 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讞告凡 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胃 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 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俊者同其學所以 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同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

者之老焉。故釋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稿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一人爲更。故永正中拜桓榮爲更。建初中拜伏恭爲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之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則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掌割烹酒正。共酒。稿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其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于則。乞言。憲行之義著而孝悌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闕正。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史。曰及養老。幼于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

八編類纂

卷五九

三

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玄服。蓋虞氏以燕則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享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色。冕而總干。施一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嘗烝。而有鞀鼓淵淵。嗷嗷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鐘鼓送力。則嘗有樂矣。樂詩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享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非商周之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庠。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南。三公設几。九卿正履。請天子親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鞭在前。祝鯨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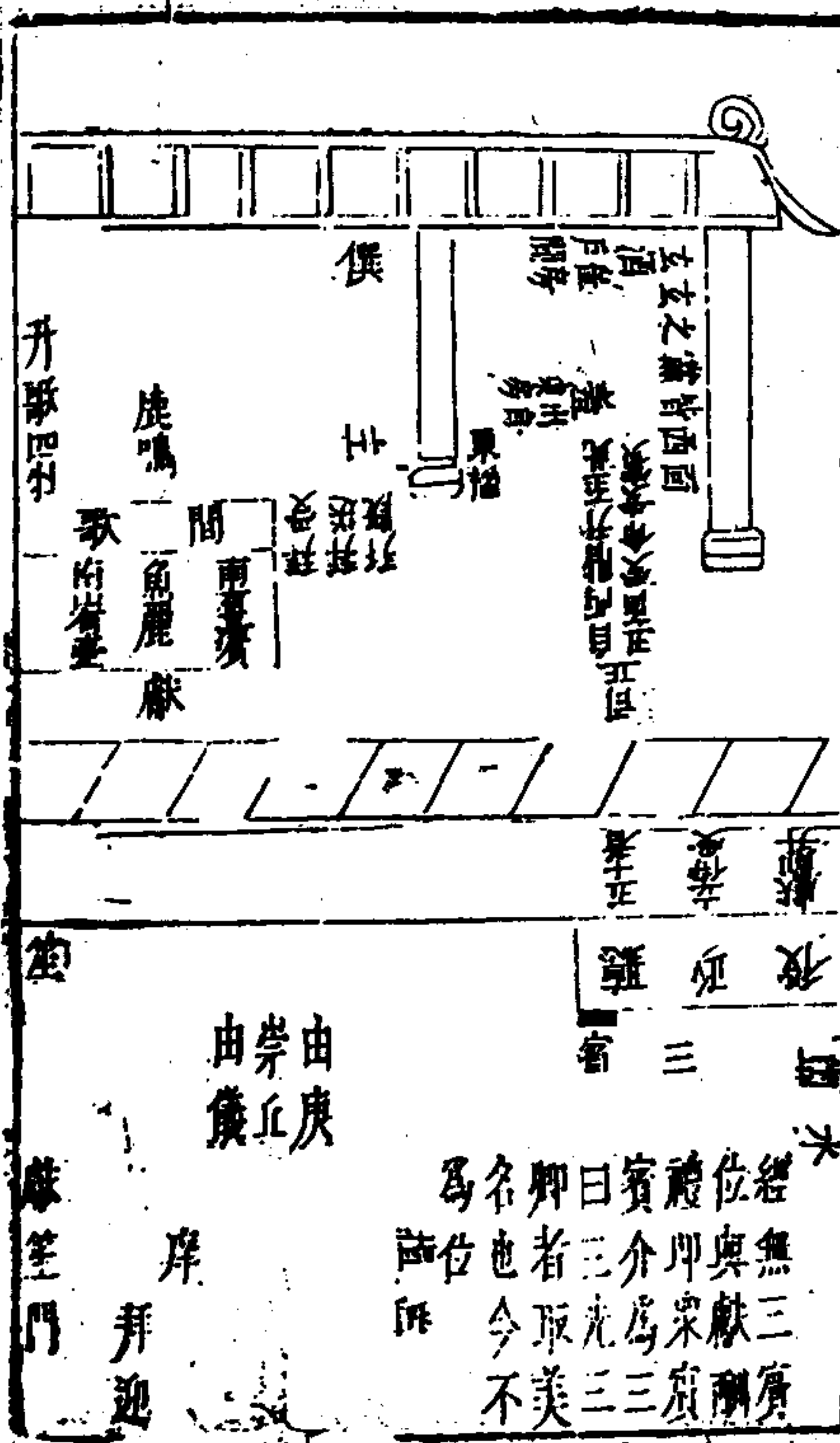
卷五九

四

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鄉飲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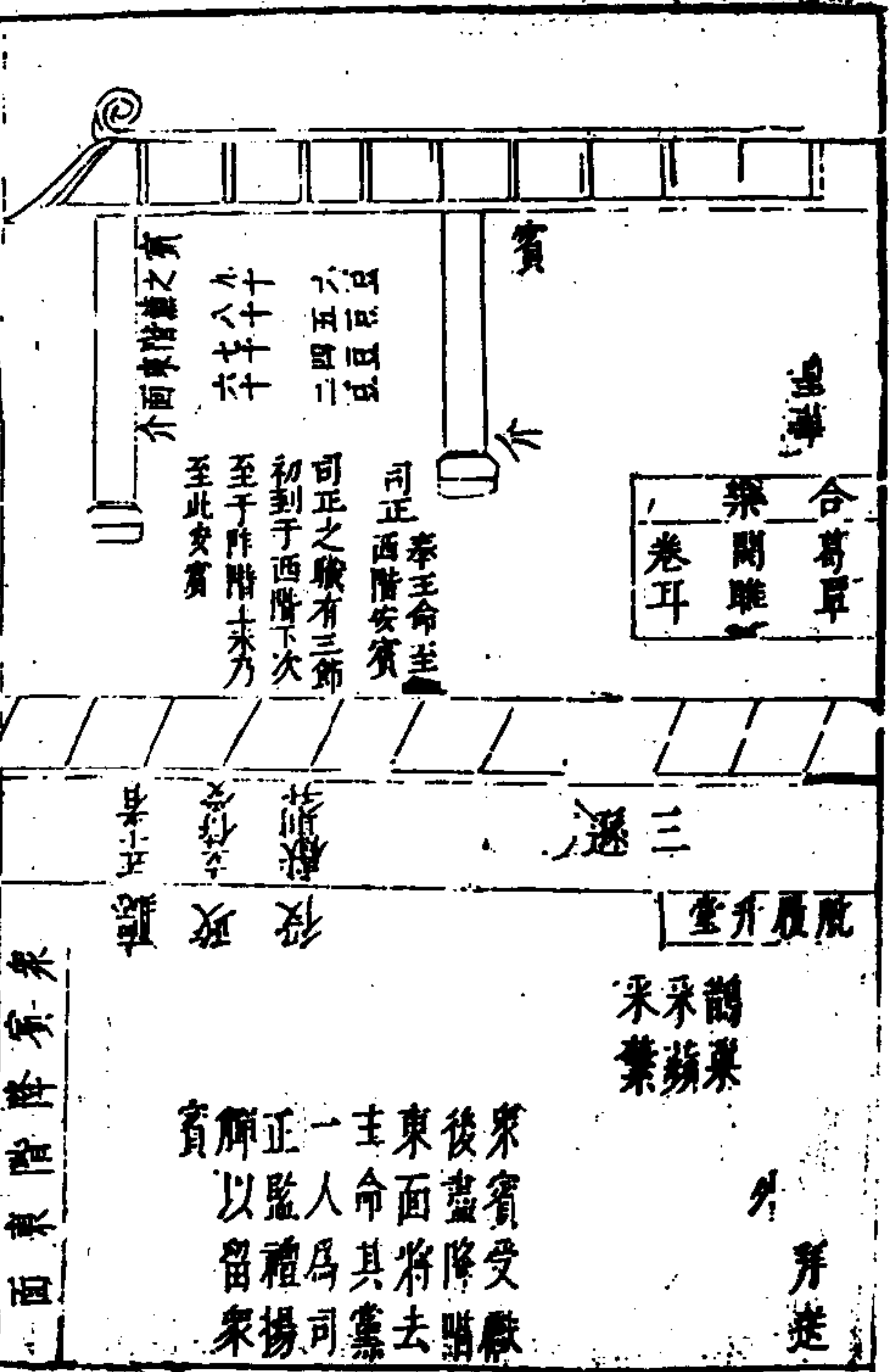
五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正齒位之說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

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
 豆而儀禮鄉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以爲今之
 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
 月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
 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與賢能則以
 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
 介而無俛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
 而行于冬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無謀賓戒賓不

六



設折俎易脯醢為菹醢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雉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正和中有司參奏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為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為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羣老為賓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脩定儀制頒下郡國于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舍菜於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與賢之說而已仕未

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廊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於唐尤簡略焉十七年左迪功郎陳介乞言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入命願行于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鄉飲酒禮總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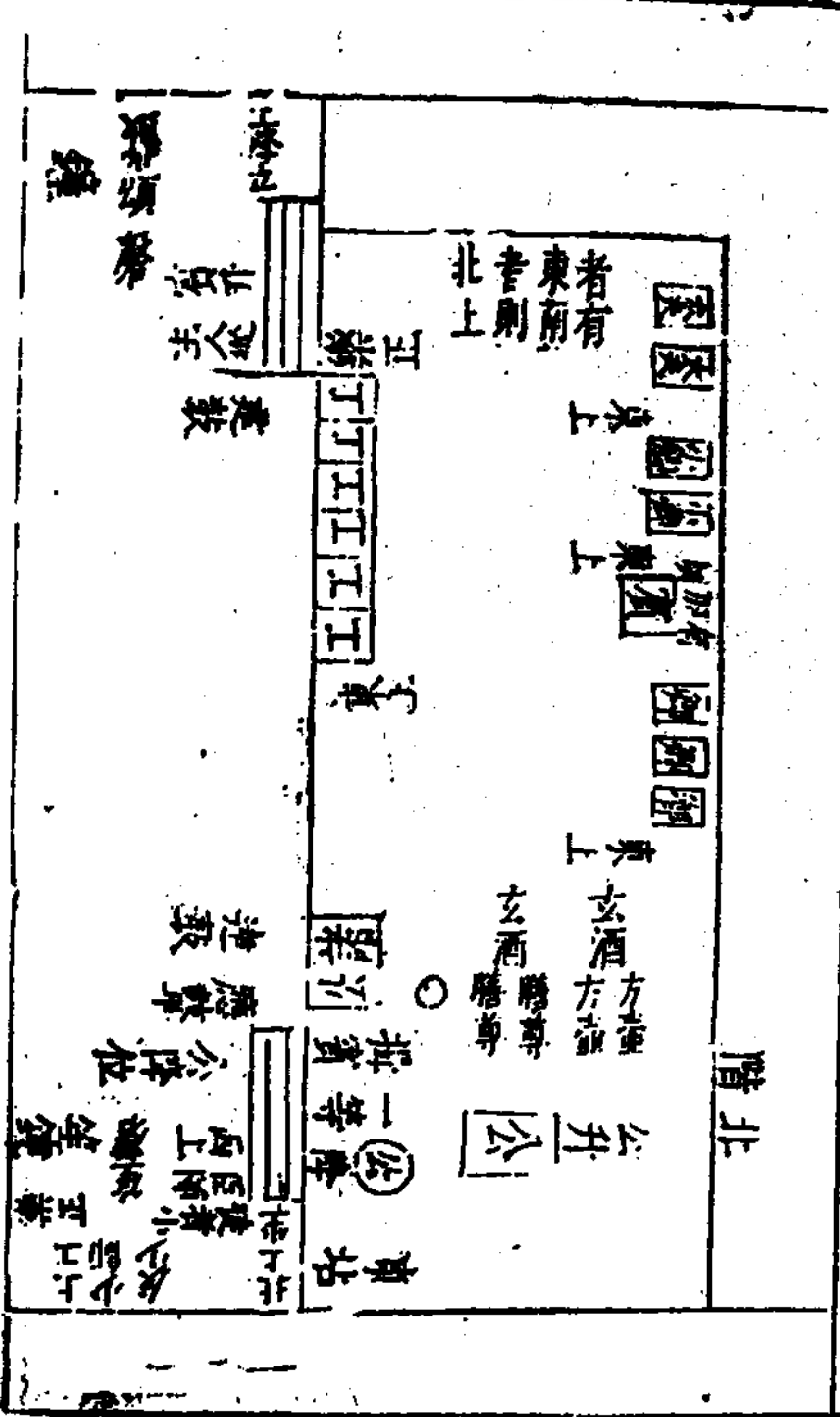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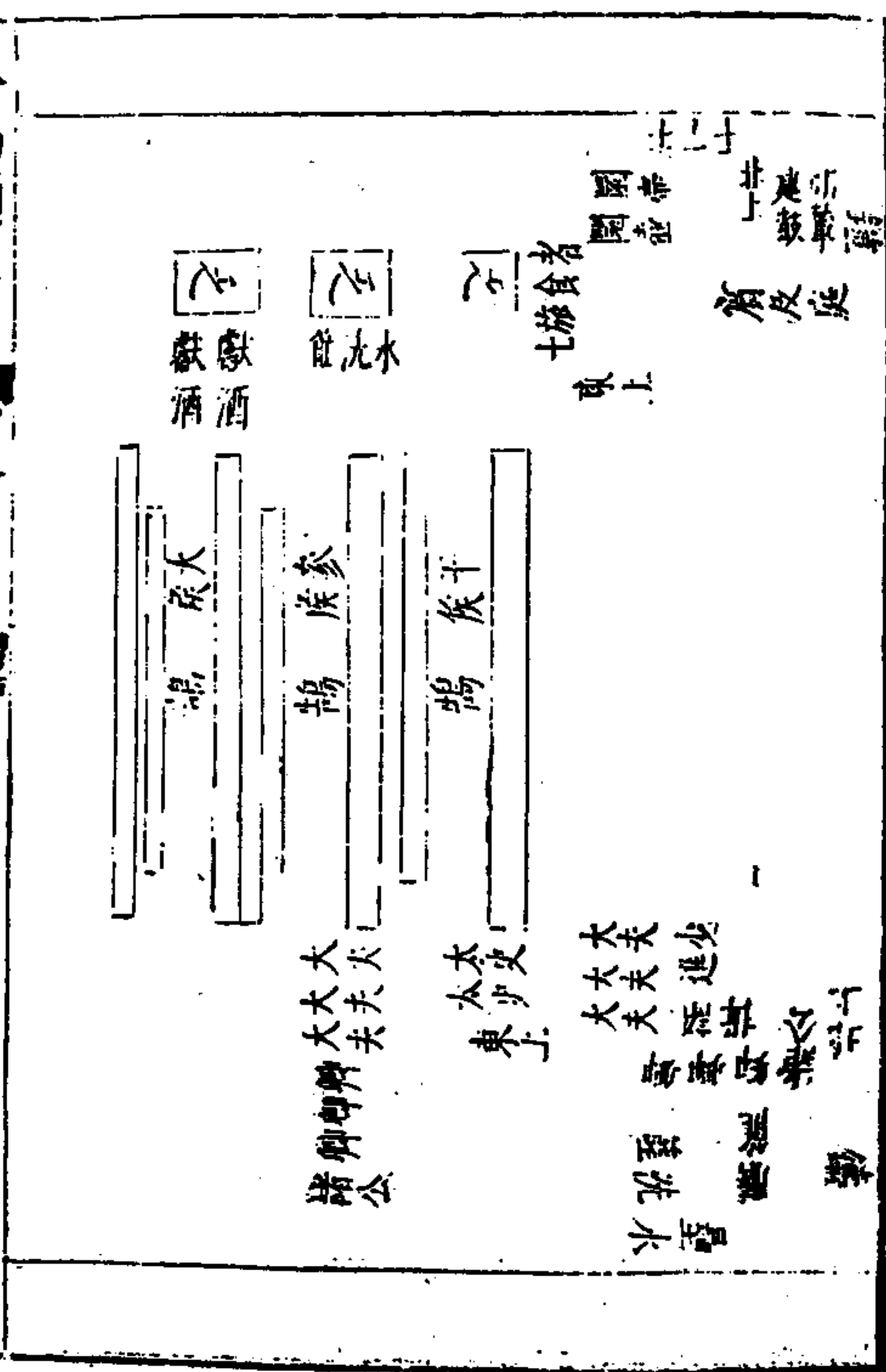
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門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師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與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

大射禮圖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禮考 九

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謂射者惟用之于戰陳用之以為禮節者蓋微矣我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擇官之制而不果既而頒其圖式儀注于天下非但以是教士子而必俾學官與有司習射焉射禮考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

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禮考 一

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止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事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儀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也四正四爵四行也

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夫射于澤而後射于宮澤宮名也士謂

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為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于鄭此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為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為魯桓公之別子季為大夫可以立二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以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于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為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為諸侯大夫也苟非其襲數世則亦不能

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其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于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為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為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于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于其家必獻牲于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為是者蓋思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為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為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為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于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于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三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四

五

說為諉也。乃執大夫二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焉得為禮乎。或曰：此為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國而為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法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為壇以祭。此二條正為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為諸侯，孔子宋公而仕魯為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為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為大夫者，如他國大夫為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為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于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為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從俗祭儀

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猶周制猶可有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

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則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通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最為是。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曰由漢明

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益損之私遺昭藏主於光列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故乃格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闕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襲而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宗廟昭穆考

古有大宗有小宗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稱其父而使其嫡子後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稱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別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稱者

親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稱者與大宗為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心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宗法考證 大宗則一 小宗則四 承大宗者身繼五宗 謂父 大宗別子為祖 別子者謂諸侯嫡子之弟別子也 為祖者謂諸侯嫡子之弟別子也 與後世為始

繼別為宗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繼稱者為也 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宗也

小宗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已 有五世則遷之 宗 繼稱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也 繼祖之小宗則堂兄弟宗之也 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也 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也 至于四從則親始 始祖始 有封爵及始遷者為始祖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為大宗 宗統族人主始祖墓祭百世不遷宗法 總敘

朱子曰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稱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適長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稱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

死後立為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為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為大宗之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若有庶子，又不敢稱別子，死後立為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則為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于正適，故稱別子也。為祖者自與後世為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謂別子之世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為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為小宗，禰為別子之世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小宗也。五世則遷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後別子之後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九

子之子宗法

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為宗，至于五世或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為一族之大宗。滕文之昭武王為天子，以自則周公為長，故滕文為魯為宗。國文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適，則不立小宗也。又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小宗也。今法長親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

儀禮曰：男子至十五二十皆可冠，必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一日主人告于祠堂，前三日筮賓，前一宿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贊冠者一人，亦如之。擯者請期，宰告曰：「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明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再拜。主人見贊者揖，與賓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向，賓西序，東面，擯者布筵，將冠者采衣，采衣童紒紒也，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即筵坐，今筵贊者坐，擯設纓，纓一副，表六足以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房，南面，主人曰：「某有子某，將加中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賓揖冠者，即筵始加緇布冠，設筭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皂衫，革帶，繫鞋，賓揖冠者，即筵再加角巾，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禰衫，納靴，三加，儒巾，或幘，頭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賓揖冠者適房，徹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十

櫛設黜筵於戶西南面。冠者出房賓揖冠者就筵。賓受醴祝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四拜受解。賓東面，各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賓醢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冠者降筵奠解，拜賓答拜贊者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授醴，再醢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加爵。承天之祜，冠者降筵奠解，干薦東拜賓答禮贊者復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授醴，三醢曰：旨酒令芳，遵豆有楚。

人編類集

卷五十九

主

咸加爾服。般升折俎，承天之慶，授福無疆。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冠者再拜賓答拜，主人醴賓以一獻之禮。賓就次。冠者見于祠堂，次父母，次兄弟，姊妹退出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者。冠為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記曰：古者冠禮，筵日筵，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黜於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華於君，遂以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也，成人之者將貴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禮考儀禮曰：行納采禮用鴈，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賓降出，主人降。

人編類集

卷五十九

主

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反命主人告于祠堂。主人次納吉，用鴈如納采禮。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次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其重禮，某不致辭，敢不受命。次請期，用鴈如納徵禮。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

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其也。請吉日，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其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又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凡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次親迎，父醮子，命之曰：枉迎爾相承我宗事。婦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也。爵弁纁裳，乘墨車，從者執燭，前馬至于女家門外。主人也。婦翁迎于門外，揖入，賓執鴈從。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馮再拜，稽首降出。主人醮其女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毋施。衿施，聾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聾督御婦，命車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禮也。婿乘車先俟于門外，婿主婿揖婦以入。媵布席，婿揖婦，即對延坐。贊者設醬，菹醢，腊，列四爵，合盃飲。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醕主人也。婿主人拜受贊。答拜，醕婦亦如之。皆祭卒，爵拜，皆答拜。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主人親脫婦之纓。女子年十五許，嫁，笄而禮之用，着纓明有繫也。燭出，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夙興，以五采為之。婦沐浴，纁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

筴，栗栗進拜，奠于席。又拜薦脯醢，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歸，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酬以束帛。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帛。三日，主人也。婿以婦見于祠堂，明日婿以摯見主人。主人再拜受也。婦翁見主婦也。主人聞扉立于其內，婿立于門外，再拜主人。婦答拜，禮婿以一獻之禮。婿出主人也。婦翁送再拜也。

八編類纂 卷五九

五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

實用編

六曹類

禮曹

洪武中教官給由到京問以時事吳從權張恒以不知對 帝曰宋儒胡瑗教蘇湖二州士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筭數等事以此得人今汝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雖有聰明賢才亦為爾所壞使教官皆效爾輩 朝廷豈能得人

遂竄之極邊榜諭天下學校於戲聖訓嚴矣正學育

八編類纂

卷六十

禮曹

太祖高皇帝著令令天下遵朱子家禮頒大誥稽制錄孝慈錄禮儀定式洪武禮制稽古定制大明集禮教民榜文諸典章其端天下之操持者博矣乃諭太學師徒曰古今賢能首以學為本次特以操持輔弼其所學學者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真誠爾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斯言也其進之以知本乎 大誥鄉民有曾充糧里甲者則以糧里甲稱否則以字稱若遇耆民長其父稱伯下其父稱叔長於已稱兄下於已稱弟歲如父者亦稱伯本朝曾官者則以官稱兄弟皆官稱子孫舍人

惟行傳著

禮曹

稱雖一人終老而無庇世世稱官稱舍人無官者毋得擅稱乃今無官稱官者漫徇相敬之情何無報也大明會典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行冠禮者百一而童生常舛角而抱子廢親迎者十九而宗潢多不命而濫婚溺其制矣禮考祝語降從辰翰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祖宗

八編類纂

卷六十

禮曹

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者節屆春秋天氣將溫涼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飯秋冬闔門眷屬以獻尚享噫 聖人以孝治天下一何周也若羣臣四品以上祀中霽門竈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竈二神竈以四月朔門以七月朔中霽以六月土旺戊申今俗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竈元旦迎之其言

長壽拜入
自義士非
下蓋特過
修辭云

何謂禮文
以禮為宗
不之正襟

不馴雅。奈何苟同乎。皇祖洞萬物之情。悉見神之
與。既以其精誠昭格。上下又制為禮法。使多方多士
繼其心於不窮。三十年間。遐邇臣民。率由彝教。用能
遜於五品。諧于百神。醞釀至建文之秋。忠臣義士。愈
出愈奇。而方孝孺同其家八百七十三人。視死如歸。
天相厥嬰。藉典史魏澤以存祀。何方氏多君子哉。宗
儀之訓。豫也。其尊祖篇曰。人之異于物者。以其知本
也。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
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
者。雖色貌為人。而其物化也久矣。吾懼夫族之人。為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一 禮書 三

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為不
合乎一。而相視為塗之人乎。故為睦族之法。祠祭之
外。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
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之所乏。而補助之。
其廢則以為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婦
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
文者為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
而才者為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為醫
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廢取之。有餘財者。
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為教。其師取其行
而文。其教以孝弟忠信。敦睦為要。自族長而下。主財
而私典事。而情相禮而野。不能睦族。廢則告於祖。而
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不師。師之有道。別祠之。不
能師者。則否。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
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
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
其血脉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氣。強所
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氣。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建
為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為門。左右為塾。以
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

至日夕亦如之次為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揚復禮圖
 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
 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
 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王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
 授一圖指示筆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
 次為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
 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為講說
 仗義約之入身又次為書筭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
 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
 之又次為聽樂堂內置鼓鼗笙磬投壺詩章子矢禮
 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
 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過而日
 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
 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
 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
 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噫聖功之本其在此乎
 或問士人不宜用幘頭帽子以何者為三加孟希孔
 曰 國朝 親王冠禮以網巾為始加士民所當法
 也則再加冠笄或幅巾三加時制頭巾可也服用時
 服又儀節云士再加用宋儒周程等燕居巾使之志

希賢儒亦可三加則用儒巾襦衫或圓領袍並絲絛
 納靴冠帶

入編類集

卷六十一

禮部

六

出嫁女為本宗降服圖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十三

即太公太婆 高祖父母 齊衰三月	即太公太婆 曾祖父母 齊衰五月	即伯公叔公 祖兄弟 總麻	即伯叔父母 叔叔姪婦 大功	即堂兄弟 堂兄弟 總麻	即堂兄弟 堂兄弟 總麻
即公婆 祖父母 期年	父母 年	即姑 姑姊妹 大功	姊妹 大功	兄弟 大功	兄弟 大功
即姑婆 姑姊妹 總麻	即姑 姊妹 大功	姊妹 大功	兄弟 大功	兄弟 大功	兄弟 大功
即姑婆 姑姊妹 總麻	即姑 姊妹 大功	姊妹 大功	兄弟 大功	兄弟 大功	兄弟 大功

母黨妻黨服圖

從母之夫 妻黨無服	婦人為夫之 舅兄弟 小功	婦人為夫之 舅兄弟 小功	婦人為夫之 舅兄弟 小功	婦人為夫之 舅兄弟 小功	婦人為夫之 舅兄弟 小功
即外公外婆 妻別類亦同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外祖父母 小功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即外公外婆 妻別類亦同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父母 總麻

妻為家長服圖

八編類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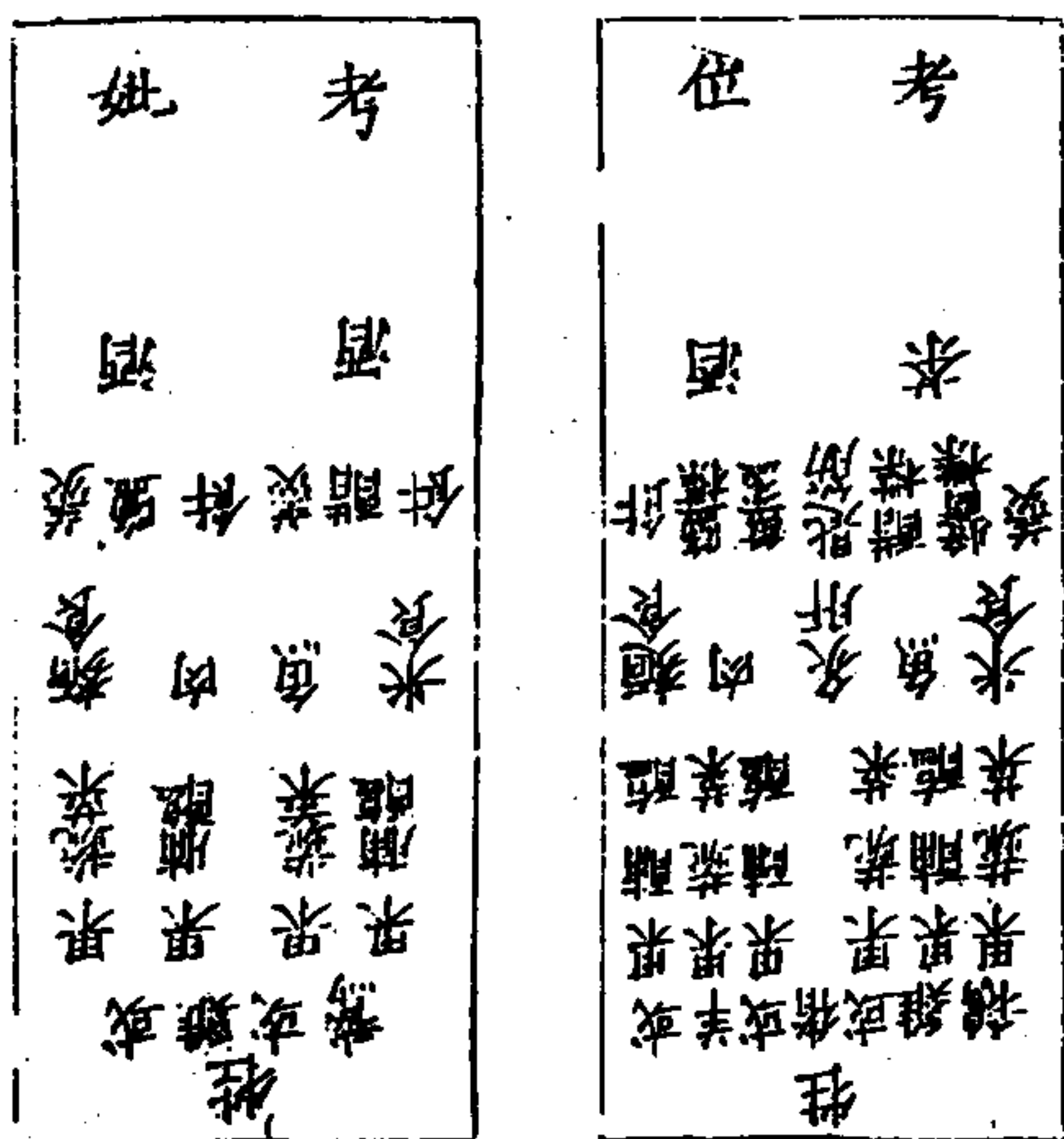
卷六十一

十四

家長父母 年 期	家長 衰 斬	家長 衰 斬
正妻 年 期	家長長子 年 期	家長眾子 年 期
為其子 年 期	家長長子 年 期	家長眾子 年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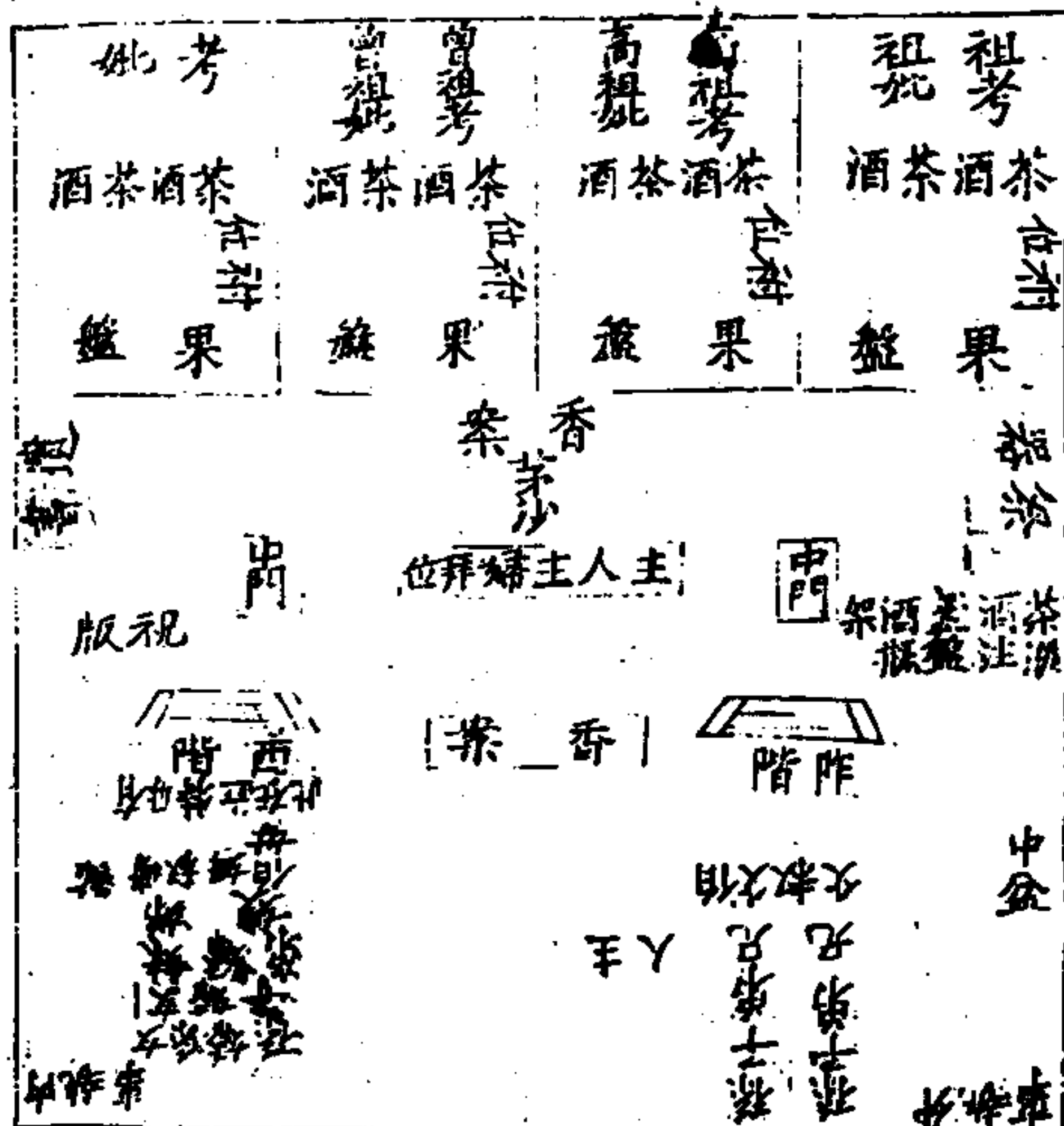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且冬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遷遷之祭禮

祠堂陳設叙立之圖 每位設饌圖 兩位並設圖



祠堂二間者
用此式見末
禮集從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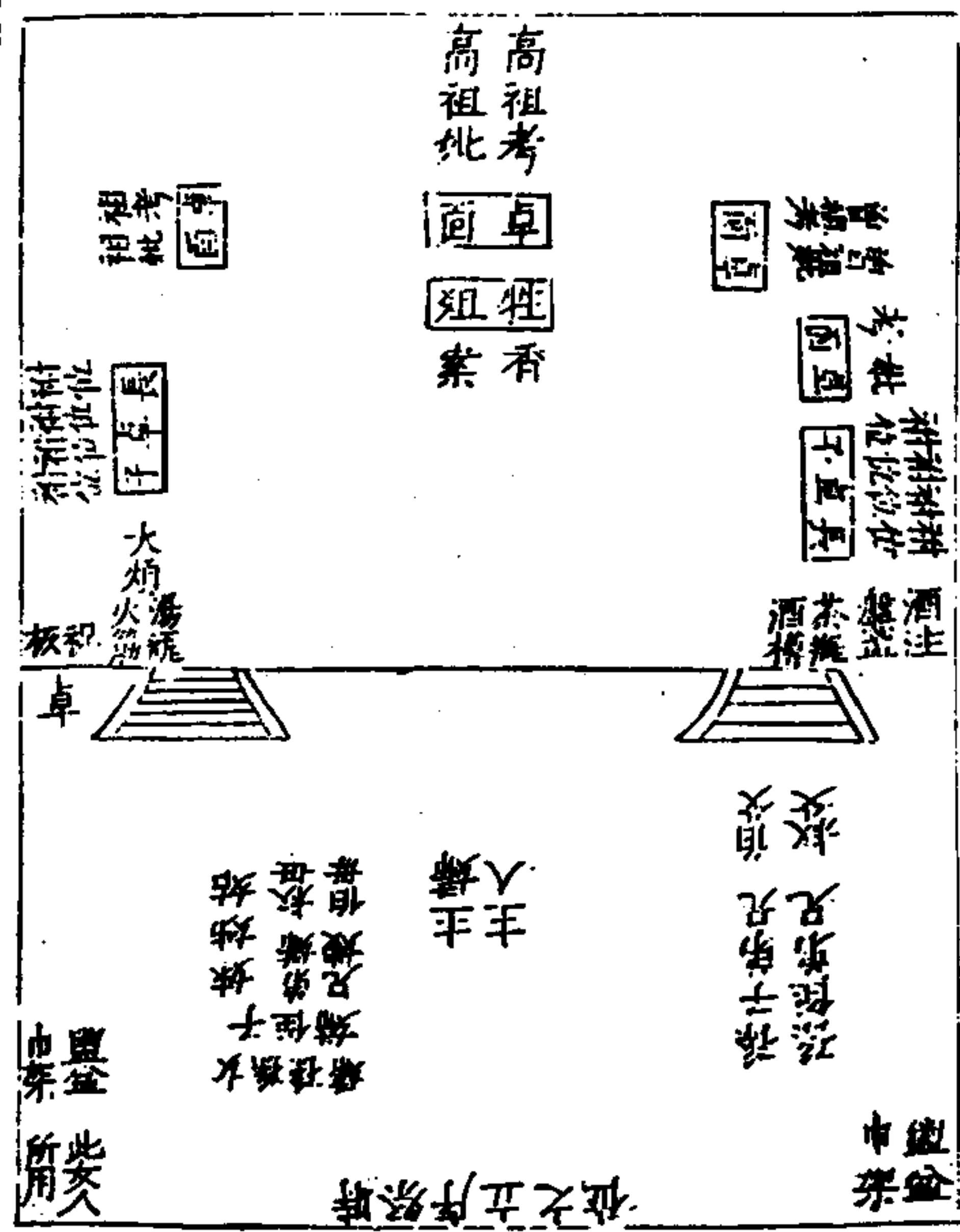
祠堂三間者
用此六



因用行禮
如祭則中
許入祭三代
以曾祖居而
祖左稱右今
士大夫祭
代者亦合如
制則禮祭
以隔則祭
婦相之祭
禮神主自西而
東以存為上
于朝此亦非
禮本下漢明帝
禮既不敢向
主祭稱于
廟其賢以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書 十五

正寢時祭圖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書 十六

大明會典洪武十六年刊定大賓以致仕官為之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鄉飲酒延訪年高有德為眾所推服者為賓其次為介按禮記不言賓為何人儀禮註云賓介謂處士賢者况經弘治年更定則其當用年高有德之處士明矣 大明集禮凡僕以府州縣佐蓋宋制也又按會典洪武十六年刊定僕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弘治十七年改定今後遇鄉飲如本縣有以禮致仕官員主席請以為僕按禮記不言僕為何人儀禮註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遵與僕通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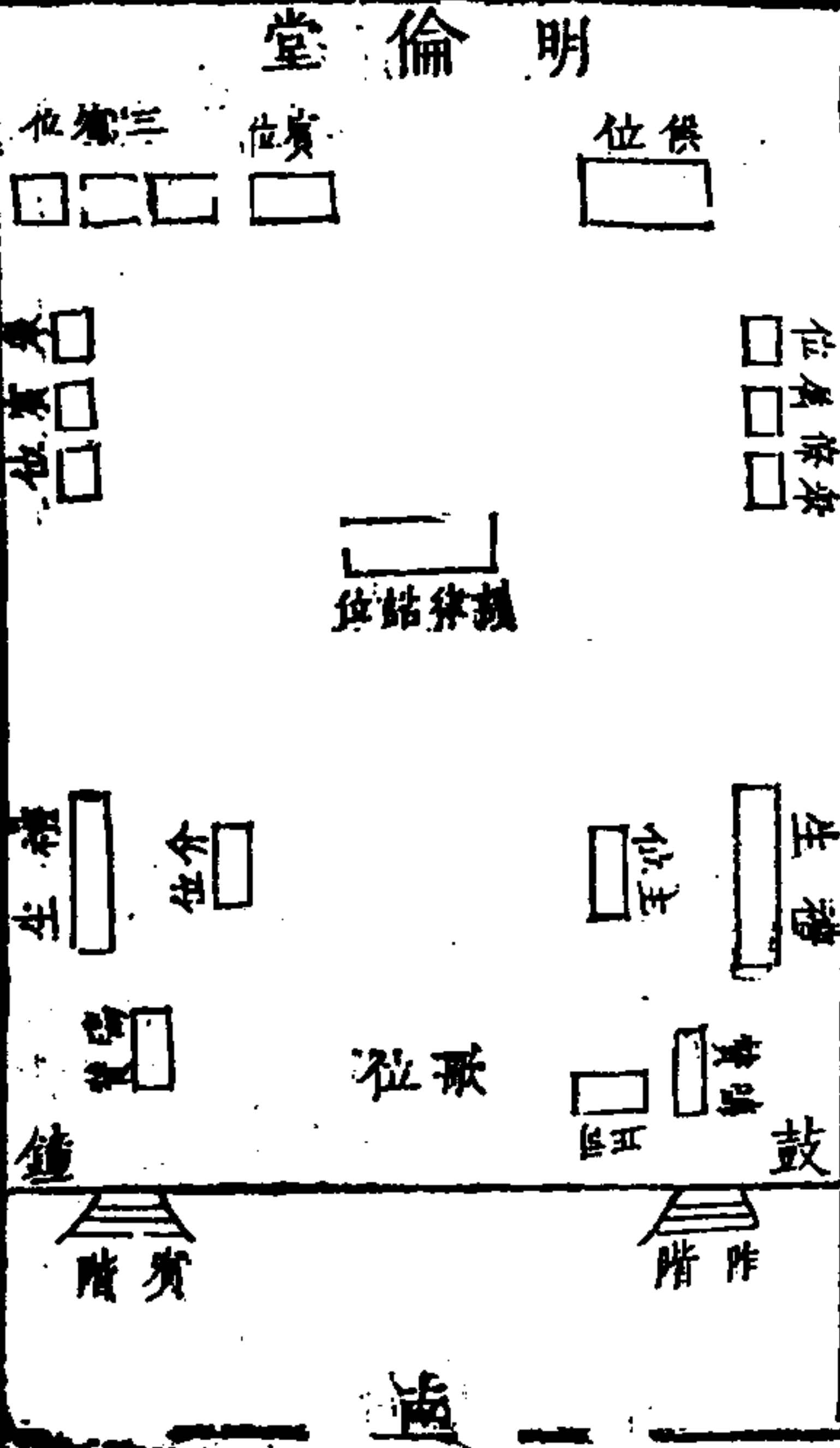
今稱爲賓其非僚屬可知况集禮既有明文而會典頒行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庠門之外以入行禮畢又率僚屬出迎僕豈有府州縣正官而率僚屬以迎佐貳者乎其常用本方致仕官不拘年齒明矣按會典主位于東南禮記云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勝于東南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又云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其爲東方西向而偏於南明矣近禮俱向西北隅非是按會典賓位于西北禮記云天地寒凝之氣始于西南而勝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又云賓必向南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其爲北方南向而偏于西明矣近禮向東南隅非是會典僕賓位于東北禮記云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坐主于東南而坐僕于東北以輔主人夫介輔賓者也賓南向而介東向僕輔主人者也主人西向則僕南向而偏于東明矣近禮向西南隅非是會典介位于西南禮記云介必東向介賓主也則其爲西方東向而偏于南明矣近禮向東北隅非是禮記註坐有四方者禮不

八編類纂

卷六十

七

鄉飲酒禮圖



主于敬主欲以尊賢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僕于其間以見賓賢之義若設主席東南而向西北隅賓席西北而向東南隅則是相對也又按前知蘇州胡公碑記云古禮之行于今者惟鄉飲耳而不盡合于古如賓位西北僕位東北介位西南主位東南取象于天地日月者也不察者遂各以隅向嗟乎三賓衆賓司正俱正向主賓僕介額隅向耶因遂更定立榜于學堂則正向之禮在蘇郡固已復于嘉靖四年矣嘉隆以前會典圖式俱正席而萬曆年間更之蓋亦纂修者誤于所見反取刊布圖式而易置之也又會典社飲禮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向南設主席于堂東南向西北尤可類推

八編類纂

卷六十

六

沈宗伯龍江子曰郡東南一里許有文雅臺吾夫子習禮之處而記稱夔相之圃也歷數千載故址宛然厥維勝域吾輩適會林下結社于茲期挽世風稍還古昔遂以文雅標社而具述所約之事曰書劄古人以竹簡通名將命者出仍以還之蓋終身所用惟此一簡不易爵里不削牘也今人每次一帖已屬多事而又有折簡有全簡有紅簡有封套施者過費受者無益豈不可省吾鄉當嘉靖間里中士大夫相拜者尚不過口傳後雖有名紙亦主人不面始留之乃其帖長不過五寸寬不過二寸中所書止一名一拜

八編類纂

卷六十

禮書

字間有自書名于門者其質朴如此今簡不敷六幅紙不用奏本者遂以為簡何為哉茲擬拜客用表紙單帖卑幼加頓首二字餘省禮帖以全為敬以紅為吉出于何典夫君上至尊臣下表章未嘗用紅紙紅簽以為敬乃鄉俗往來率用全紅無乃侈乎茲擬婚姻大禮及慶賀高年者用尋常紅簡不用大紅毛邊其餘請帖及通問書札止用兩幅白簡裏外俱不用紅簽書詞雖不費錢獨不費精力乎且文勝則真意衰矣每兄前輩請帖止云明日一茶真意自在茲擬請帖寫某日請教或願愛或叙瀾並啓知六

七字吾鄉嘉靖年間具啓請客者每卓止設徹四大盤四人圍坐飯一餐酒不過數行辰刻至食畢即散簡村若此今俗乃治辦累日方敢發簡而客來赴席者亦常至日暮或徹夜乃散中豈無亂俎豆失歡好為賓筵羞者乎宴後不用謝帖相會時再揖而已

鼓吹絲竹慶筵可用餘席不用為雅若娼優入人宅舍可忌不止一端而小唱尤敗壞風俗引誘子弟俱不宜用曰稱呼宜止用本色如古人上宰相書則止稱相公閣下上翰林書稱內翰執事蓋不欲媚其所無也然猶云異代事今吾鄉徐正人先生家尚

八編類纂

卷六十

禮書

存有天順年間翰林曾公榮贈言一軸其標題則直稱鴻臚卿徐君永達之任湖廣廉憲序其中云永達勉乎哉者復不一永達者徐公名也予考其時二公非有師弟子分特朴直若此而吾家亦存許都諫復禮與先大父建寧公手書亦止稱舊德沈太守尊師執事蓋許公先大父受業門生也此正德末年事夫稱名雖未必合中道若今俗一槩稱台柱稱殿撰則婦人所無矣茲擬有官者稱官如太守如相公內翰例其鄉俗往來止徑寫字號及其姓某親行幾伯叔兄弟或某老先生俱不過六七字俱不必有別稱

字以尊名故古惟稱字以致敬也。子思孔子之孫也。不常稱仲尼乎。吾鄉當嘉靖年間尚止稱字無稱別號者。今僕隸下賤已莫不有號矣。士大夫不敢稱全號。而加稱翁老。或少年而輒已稱翁稱老者。夫父母在恒言不稱老少者。稱老老者何稱。亦嫌于不祥矣。禮父黨無客。鄉俗伯叔父待猶子。兄待弟俱以客禮。以屬過。修今考諸王朝見儀。凡伯叔見天子。行君臣禮。畢即向便殿。行家人禮。伯叔西向坐。受天子四拜。朝家且如此。何士庶反不然。今擬四拜之禮。父母坐受親伯叔父南面揖受。族伯叔父親兄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一 禮部 三
東西向弟姪再拜不答。堂弟再拜跪而扶之。族兄弟交拜不受不答。親堂弟坐不論賓主。兄東弟西。族弟來兄西。弟東。凡兄適弟皆上坐。弟前坐。凡兄送弟伯叔父送猶子。俱不出大門。不候騎乘親親之義也。世俗伯叔父子兄弟揖讓送迎。皆如賓客。殊為疎薄。相外之風。宜改之。古人於父執至嚴。有坐受八拜者。鄉俗當嘉靖年間。新進朋友尚不敢與前輩齊肩。相見則稱曰齋長。或與服勞役之事。不以為誦。此予所親見者。今俗其有是耶。凡在本族尊輩前。雖仕宦不得居上坐。遇父執及相知高年者。必以容執。緩必

下其餘亦各以情義輕重自執。恭謹禮云。敬老為其近于父也。敬長為其近于兄也。吾敬吾父兄。成吾孝弟。亦何誦之存。前輩潘司空先生處盜一事。尤為可傳。先生方致仕居田間。夜忽有群盜入室。掠無所得。皆俯伏階下叩頭請罪。曰。吾儕小人不知大君子若此。而誤驚犯罪。誠當死。倘蒙恩鳥獸散。不就縛乎。先生曰。不然。即不能有所贈。何至使公等枵腹乃呼其夫人出自床下。督婢子治酒飯。使各需醉飽。叩頭而去。遲明則捕掾及門請罪。願刻期捕獲之。先生曰。無是也。竟寂無一言。觀先生處暴客若此。知橫逆之來。

人編類集 卷六十 禮部 三
能笑而受之。有餘矣。婚姻莫隆於六禮。世俗又有送鞋面一禮。夫三月未廟見。尚不可以縫裳。在室而送鞋面。又替厨而送滿家鞋。皆非禮也。古者以八十為下壽。近世常慶七十。然十歲一舉。猶不為侈。今人不拘老少。每歲生日。大張宴樂。此無名之費也。吾鄉當嘉靖年間。士大夫尚止戴圓帽。無戴方巾者。今俗有金線巾。有唐晉等巾。有珠玉飾巾。前輩禮服止白布直身。見有服羅段者。則以為刺眼。今俗貴時興花樣。日盛月新。甚至以綾綺為襪。首帕為裙。與為裏。為褻衣用者矣。當年履絢。無他飾。後僅加一雲。與

雙雲以為壽飾。今俗則又有套雲。有四釵。屨有刻絲。織錦為繫襪帶。可遂值一衣費者矣。暖耳常嘉靖年間尚惟許大臣得用。蓋亦優高年一義也。隆慶間穆宗傳百官戴暖耳。乃都下人士尚無敢借用者。其後始一槩皆用之。顧其製亦僅可覆耳而已。猶未若今俗之侈也。吾鄉當嘉靖末年。尚不知貂為何物。先是數年曾見一貴家公子戴狐帽而行市中者。則人皆相聚駭觀以為華侈。今俗乃賤而不用。而必用貂。且形製極高大極費。夫北地隆寒。即用暖耳無所不可。又何必貂而後可哉。鄉俗之冠禮非古也。何以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冠

故美加冠之謂冠。今童子則先已加冠矣。及後行禮乃戴網為冠。是加網非加冠也。是四加非三加也。是冠而又冠也。網起自國朝。如戴網而可以為冠。則前代無網時。乃不行冠禮乎。故曰非古也。茲擬童子蓄髮者。止以囊韜髮縮之以笄。不戴帽。有欲戴帽。可即行冠禮。迫後束網則不更三加。斯庶幾近古矣。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亾國。何晏服女子之裙以亾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此明証也。鄉俗獨奈爾效之。未冠勿遽稱別號。未娶勿遽衣文錦。老少操童子不衣裘帛。夫不衣裘帛者。非止謂年幼不

亦使知老少之分。知惜福。知養正于蒙也。昔魯敬姜年老矣。且上卿之家。而季康子其侄孫也。相見與言皆不踰闕。君子曰知禮。今俗男女遠別。止翁婦與夫兄弟妻為然。餘無別矣。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為一。灌者方祭之初。鬱鬯灌地。求神于陰。如燔香。炳蕭達臭。墻屋求神於陽也。逮三獻則神已來格。栗是薦已。祈右享矣。而亦以灌地。不野於禮乎。俗元旦家家以薄園一卓。上覆以席。而中設天地神牌。祭以牲果。祭畢始各祭祖先。其意雖善。却借分且甚衰矣。蓋天子祭天地。士庶人何預焉。古南郊掃地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

行事器用陶匏。一饋謂無物可以顯德也。鳥可以常享薦。若謂祭天地衆神。如所謂萬靈真宰者。則益泛而不切矣。今擬是日五鼓止。設香案於天井。北向。行四拜禮。此外更不陳一物。疑稍於人情為近。而禮亦無妨。社文雅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一

經濟編

禮曹類

郊

臣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犧
五代本配五郊所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
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
天縱孝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
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
文皇帝降配五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云孝莫大于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管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為失
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
義唯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
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
圓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
堂也尋鄭玄注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
明堂連祗配祀良為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

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
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
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
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
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若敘矣又按六韜
曰武王代紂雪深丈餘有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
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
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令焉既而克殷風調
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歟則配之降尊敬卑理不然矣
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
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惟
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
足援據又檢武惠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代
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崇
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締構有周建絕代之
丕業啓祖汾晉創歷聖之洪緒德邁發生道符立極
又代祖元皇帝潛鱗輶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
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

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改舊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管有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而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業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唐長孫無忌太宗皇帝配天議

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甚尊崇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禮經無此儀制蓋由祭八編類纂卷六十一

天南郊不以地配惟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惟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內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王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弄倫躡神詔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元皇后不祭南郊議

宋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大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

殿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王製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圓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陳襄

八編類纂卷六十一

封禪

梁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末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

旨於下也。后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魏徵獨以為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

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

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

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

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

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

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

于海岱，煙火尚希，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裏，示

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

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

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

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

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

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

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

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

寶符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天書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有曰：陛下纔畢

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十征重謹之意。今國家

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

事神，神其饗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嘗停封禪

故贊陛下以繼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

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而乃卑辭厚幣，求和於契丹

。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

罔上為已任。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臣僥倖

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復

上言：方今野鵬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

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

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

將亡聽于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

宗廟

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

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

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况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

大典，獨私於周公乎？高郵

魯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

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五一八

其雅弘福
可作禮經

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豈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丞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曾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札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

八編類纂

卷六一

尤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酥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龍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染盛。潔其蕪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矜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臆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

八編類纂

卷六一

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漢景帝之孝，文廟樂舞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宣帝議孝，武廟樂詔。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八編類纂 卷五十一 禮部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于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義。元帝議，廟禮詔。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葢建威銷萌，一

禮記 郊特牲 疏

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罷。

春秋之義，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漢成帝罷郡國廟議

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

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隣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下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劉歆毀廟議

哀帝時，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言，師丹議獨以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

明倫彙編 禮典典

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蓋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替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五

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六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奉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謹按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此載藉之明文古今之通稱皇唐稽考前範詳探列辟崇建宗靈式遵斯典但以開基之主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湯武祚基稷尚太祖代遠出乎昭穆之上故七廟可存若夏繼唐虞功非由絲漢除秦項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六

力不因堯及魏晉經國周隋撥亂皆勛隆近代祖業非遠受命始封之主不離昭穆之親故肇立宗枋罕聞別制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于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皇家千齡啓旦四葉重光景皇帝濬德基唐代數猶近號雖稱于太祖親尚列于昭穆且臨六室之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

冠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祭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
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
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
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
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親尊屬故事。
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
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
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
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
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五

三年爲菴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
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
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
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
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侍御史呂誨。范
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王珪議是。乞
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
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
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枉道
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

亮趙縵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橋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

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

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

詔中書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

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立園廟。以王子宗樸爲濮

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

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

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誥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

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六

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
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新州。
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傳堯俞
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
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
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
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
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
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
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

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僕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伯父濮國大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祭祀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二十七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
臣尋史漢舊制執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其文唯說為祀而不載儀注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群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群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非常式

音哀帝以天文失度欲祭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親敬虔肅與以免咎災太常

集賢士草共

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未徵令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宮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云官謂詩書禮義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云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玄注云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子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六

取舍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周公宣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為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配康成之輿說正夫子為先聖加眾儒為先儒未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訛謬謂長孫無忌先代帝王及先聖
楚昭王疾卜曰河為崇其大夫請禱之王曰余雖不德河非獲罪言非其地故也遂不祭孔子美之曰楚子其知大道乎宋鄭襄原祭說

精田

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

孫卿之文
不可不讀

事在農上帝之築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
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
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
者太史順時視土陽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
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白人
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
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
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
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
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
八編類纂 卷六一 禮記 九
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禮及期鬱人薦鬯犧人
薦醴王裸鬯饗禮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
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壠
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
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
飲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誓師音官以省風
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
在司空乃命其旅曰御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
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

求利於官
則農無功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猷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
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鏹不解於時財用不乏
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
以于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
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于民矣則享祀時至而
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
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
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明堂月令

禮記

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

八編類纂

卷六一

三

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
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
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
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
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
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
命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漢魏明
堂月令疏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
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

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廟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稱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者具焉官司備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書入南學易入西學大學在中央天子所自學也禮記傳保篇曰帝入東學上一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子相日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視日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春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督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

乃分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學皆在東序之堂也祭明堂月令論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於園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還顓頊而郊魯殷人則舍契而取冥去取既差前後乖次則禮之序莫尚於周禘魯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以兩配成王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魯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

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積繁。禮虧于數。此神無二主之道。禮宗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配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園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類。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沈伯儀議

臣等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吉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

朔日也。此即玉藻之聽朔矣。今歲首元旦于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北則聽朔之事。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云。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用。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于人。列在祀典。庶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

為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即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饗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既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其文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之義也。闕明

朔告

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堂辟雍。其制遂闕。武帝封禪。始建明堂於太山。既不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

雍為禘祫。祭於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子。第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尚得其禮。爰至後漢。祀典仍存。明帝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記載烟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告朔之禮。於此而墜。暨於元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益寡。藝典殘闕。無復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定。既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樂。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據前儒。因循故事。

而已隋大業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王力禮官狀云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謹按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又按左氏傳以魯侯不告朔為棄時政也則諸侯雖閏月亦告朔矣又按周禮太史職頒告朔于邦國之中禮記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下皆有閏月居門之事是天子亦以閏月告朔矣非是天子不告而諸侯亦告也張齊賢議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禮官

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御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勝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虔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久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稱位方改步移衛以示肅恭之至又今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幣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

降詔中書門下禮部請託應內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禮祀布昭明德傳之萬世太略如此宋范祖禹

會

蔡立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禮官

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服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洩澮以為淵戎翟之民實環之注是土也苟違其道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閑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天昏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桓公在殯宋人伐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今諸侯日中造于除祭而

聖明子產命外僕速張于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

其仁宗七

凡不盡力
皆是故此
事甚大

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
產爭承曰晉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
也甲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
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
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各之
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倫之不
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毛
晉定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
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
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
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
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
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
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
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

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稅禘也用稅禘君辱棄
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
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毛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
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
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
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瘦無不噬也
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
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
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

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
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語曰寡君願事衛
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
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
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
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
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
語說乃舍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擊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三
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鬼。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康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韋。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聘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三
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志。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燕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

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太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

盟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寗澗曰天禍衛國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三

居居有行
其謂降心

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日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耐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羨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携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罪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羨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三

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

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
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
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
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
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聘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
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
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晉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
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
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
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
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訊咨難爲謀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烝原公相禮蒞于
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
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
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

戚宴享則有殺烝今女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
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于舊職以亂前好且唯
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僥貪而不讓其血
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
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
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
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修其簠簋奉其犧
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羃敬其祓除體解節
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晉

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
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
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宴月會旬
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
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
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蘇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
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專對

晉襄公使厚成叔吊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

所謂天譴
引策

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
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
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
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
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
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滅武仲曰衛君其必歸
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鱗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
外能無歸乎

有所短也

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
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三

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詞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
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造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今成乃受子太叔行之
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
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
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
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
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
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

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
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
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
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
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周敬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
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
伯得尹氏固南宮暴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記 三

以叛召伯逆王子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
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
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
于諸侯曰晉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
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
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
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蕤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
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
愆厥位構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

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克，頽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頽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頽，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糾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三

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殺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管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開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何？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叔既言之矣，敢逃難乎？叔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弃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幣賦，踣鼓，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離，俞與邾鄆勝擊齊之左，荷止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部 三

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晉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燿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弃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弃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弃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澁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善其若又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
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膏
其民以廣修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
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晉者越國
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勾踐而又
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陲之小怨以重
得罪於下執事勾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
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為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
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筆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咳姓於王宮一介嫡
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
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搨之
是亦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
不恤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
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不和

辭命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
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國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
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侯饋七牢焉
晉師從齊師入自兵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
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
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
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匱末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
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

也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至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日子之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一

星

晉人微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

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渙梁之明年子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至圖之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一

星

魯襄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官

室甲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
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
脂轄。隸人牧圉。各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
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
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
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
何所命之。雖君之有曾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禮

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
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
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
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暮哀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宰子服景伯對曰。先王
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宰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
晉大夫過。十吳王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
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宰之君。若以禮

吳之志

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玉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
而曰必百宰。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
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詔召季
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詔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
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
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
文身。纓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二

經濟編

禮曹類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遜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人編類纂

卷六十二

一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說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劉向奉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

隱夫

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

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

郵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

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

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

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為至今不殺乎

趙王遣使者至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

小編類纂

卷六十二

二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

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

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預知猶柱之不

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漢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辨士居左右嘗使

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

使陸賈賜尉陀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陀椎結箕踞

尉陀曰人視威見第墳墓

然

有不...
起者

其言有...
屬意之

孰與皇帝...
賢他...
所謂...
也

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越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尉陀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于漢王尉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

八編類纂

卷六二

三

鄭能...
亦能...

不死...

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陀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大中大夫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匈奴雖遣使入貢而竊抄不息明帝議遣使報其使者復遣眾往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明帝不聽眾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其後明帝見匈奴來者聞眾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眾為軍司馬穆宗遣韓愈慰軍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圍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歟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

八編類纂

卷六二

四

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唐主復以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

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孫晟等至上所世宗遣中使以孫晟請壽春城下示劉仁贍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世宗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

邪世宗乃釋之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周世宗不之信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世宗至大梁世宗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王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世宗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巳問以唐虛實默不對世宗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世宗憐晟忠節悔殺之

西上閣門使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銅甲二百步軍甲五千及它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曰歸之奉使者乞旬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故味心篇

今北虜彊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親吾
國家之隙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
辨對之材可使張明中國之威信以警伏戎虜之心
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人不復有稱於
絕域者徒侈縵車服整飾駟旅以夸視於夷落細禮
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
上語記一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違削黜矣雖復
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臣然皆束於儀矩屈尊憤結
俯仰上下雖有勁辭直氣奇謀博辯刀筆在後蓄不
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左
八編類纂 卷六二 禮部

節之士直躬狗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
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個
儻偉節之士立或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
也而使者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慢
視而踞俟之臣聞古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
社稷者專之可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
間不容一息樽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
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空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
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北庭使一言足以雄中
國之威奪彊胡之氣警脫禍福以厭抑貪狼之心其
舉動言辭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濶
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宋孫洙
擇使策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
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
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高宗然之遂遣洪邁
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
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
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
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

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澗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借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咸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結季子也

貢獻

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碧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之

高宗時金紫光祿大夫劉祥道夢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高宗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劉齊賢今為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明皇車駕發泰山幸孔子宅致祭還至宋州宴從官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九

九

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明皇謂張說曰卿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真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直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十

十

明皇御五鳳樓酬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薦明皇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服其高

德宗時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德宗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德宗悅從之正己大慙

蓋知此
其好異也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5 五二下

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爲貢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姦吏緣此侵漁下民德宗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已田悅各獻緣三萬匹德宗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憲宗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十一

踵此弊也憲宗嘉其直益重之

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蚶蛤淡菜水陸遞夫勞費幾奏疏罷之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憲宗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宣宗時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爲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爲課績朝廷亦因而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歛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頭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

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宣宗嘉納之

後周歸德節度使常思入朝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太祖額之敕勝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之已輸者復歸之思亦無忤色

金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十一

禮

哀姜至魯莊公使大夫宗婦觀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夫婦贊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姦太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之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泆。寡人以此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與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踣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圃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厚志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於嗟乎。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設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敬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羞。敬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爵藏。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未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禮國有饑人。人主不殮。國有凍人。人

人編類纂 卷六十二 禮 三

人編類纂 卷六十二 禮 四

王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謝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賈誼禮篇

敬

曰。季使舍于箕野。箕缺。耨其妻。餽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箕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極其舉也。與禹。今君之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七

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滅乎。受賑于吐。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犬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齊閭丘來盟于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

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魯。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六

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壑。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何

威儀

士不偏不黨。而堅虛而實。其狀脹然不儻。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狠勢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飾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揭。德行尊理。而羞同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曰覽士容篇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八編類集 卷六十二 禮

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管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于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躓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非敬不濟

法象篇

名諱

魯桓公子同生。以犬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于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八編類集 卷六十二 禮

謚

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摠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淝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

為之吉

此文雖亦
過其實

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厲
坐擁大眾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人心
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統緒盡
于婢妾財用糜于絲枲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
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重乎
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于約已自頃風
軌陵遲奢僭無度廉耻不與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
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
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
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危亡貶其惡則四維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九

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
墨宜謚曰襄墨公范弘之衛許
魏南陽公鄭義與李冲婚姻冲引為中書令出為西
兖州刺史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
微為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宜詔曰蓋棺定謚激
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賈充有勞直士
謂之荒公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關廉清尚書何乃情
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
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章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

八編類纂 卷六二

冠

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
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
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使宿衛不
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謂供奉官曰
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今聖朝禮葬謚為節愍
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過位必趨漢成帝
之為太子不敢一絕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
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與兵以
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必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
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十

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絕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猶
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憤殺
充雖與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及其孫為
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况重俊可謚也曰節愍乎
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
以彰善痺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為
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靈亦所未安睿宗甚
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追改但停多祚
等贈官而已

冠

五四七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膏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為主卿為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為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今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喪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三

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閤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聲矣惟嚙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

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選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行三年喪疏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前烈雅度精誠其儔蓋寡祐甫管年嘗為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狎焉大曆七年余寓滌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三

全

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範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念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蓋示今議之利病倚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簪筆持簡為王近臣頃又佐康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澗視光車美服為貴為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諫狹不略我衰憊念噬膚之戚收門吏之舊周爰諮詢以節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浸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况其渺瀰既廣薪宰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

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穆鄂州寧會客席與
 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
 鄭彬州吳知麗敎州濬或以疾而歿或遇戍於盜韋
 氏出涕沱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交友也於是歛
 七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
 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聞歲祐甫佐江南西
 道連帥魏尚書時屬幕中之叅佐有加官者聚合藥
 餌卜日為宴宴前行入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
 宇捐館於荆南邢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
 之出於尚書為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為尚書倅僕感
 杜賁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
 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唾鄙之詞充勃於
 聽謂我樵夫農叟之智也好我者頌感而相誨曰慎
 無以方枘施圓鑿自取辱焉諄諄如不能已僕儒夫
 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
 列於賓席之末俳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
 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歛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輿曳
 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
 追想韋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縱言之
 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既成客或謂祐

甫曰韋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公直簡
 諒則魏先之飾情強仁韋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
 剝魏而附韋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隱恐非春
 秋內魯故宋之義蓋辨焉祐甫應之曰噫寧以他規
 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韋湖南之晉飾情強
 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
 肖者企而及之子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韋氏
 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
 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
 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甚盛豈造次之
 所盡哉但於邢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
 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祔告人口君與叔孫其皆
 歿乎及子招樂憂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為宴則禮
 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
 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
 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褒貶湖南吾取節
 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為魏公使介今茲若論異
 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射雖不腆
 中臺之劇曹郎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為
 尚書介彌縫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

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終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及其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懷重公平世論議之與刑罰當豈異哉子何見過深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處之至當也各守其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三

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歿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崔希甫廣長朋友議

理宗時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綱綱常自聞史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

情語一可

徐生

陸將士心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天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韶瑞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調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游士之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二

三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三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著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允懷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曹

一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過苞有三蘖 考生萌蘖謂 韋顧昆吾也 莫遂莫達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皆桀之靈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猶虔敬如此况無成湯之德之才所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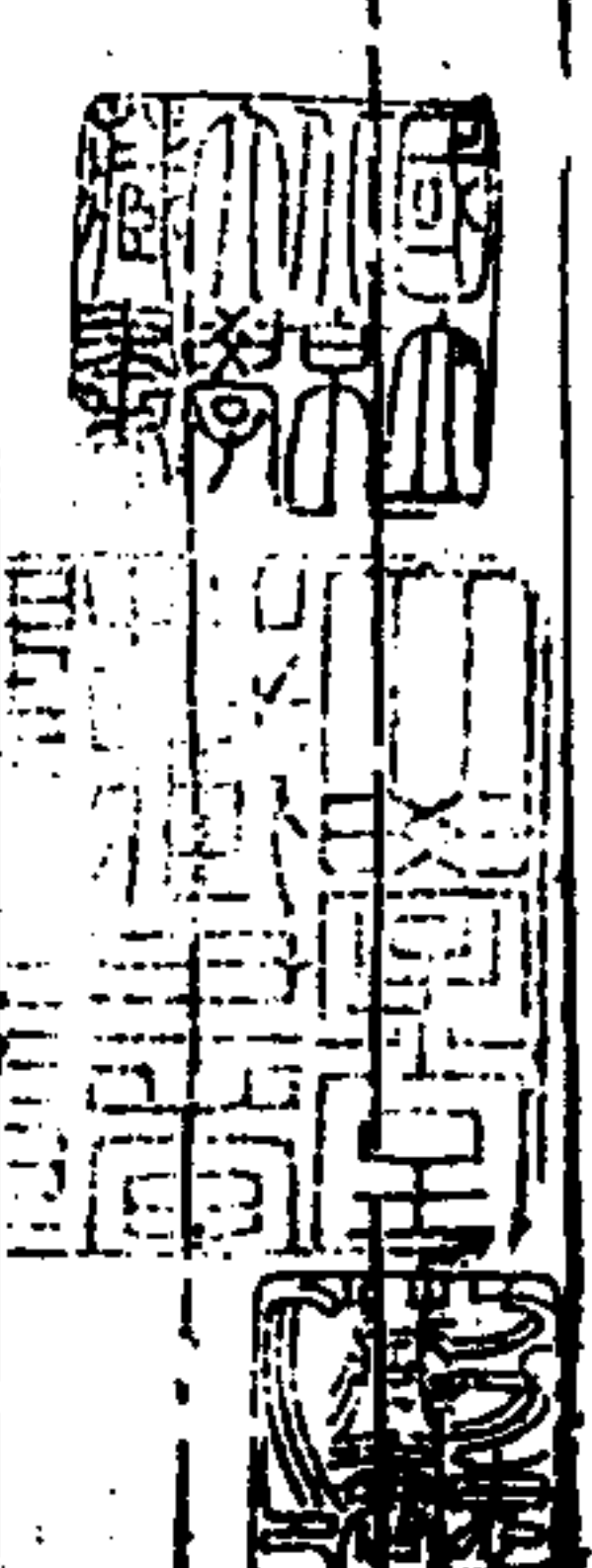
又非韋顧昆吾之敵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捷彼殷武奮發荆楚架冒入其阻

泉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為天 文于之 無然

無然



如畔難援無然欲動之美慕誕先登于岸道之

密人密須氏姓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國徂共

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也徂旅密師之以篤

周祐也以對也于元下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為上帝懷春念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詳未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法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國同爾兄弟與國以爾鉤

援鉤也與爾臨也衝以伐崇國墉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諧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諧西伯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曹

二

者崇侯虎也西北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崇墉言言高大執訊連連屬

狀攸馘割耳安安不輕是類祭上是禡祭始是致

致其是附文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強盛崇墉攸

攸強壯是伐是肆也是絕是忽也四方以無拂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道駿大有聲通

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即崇國地文王烝哉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天陳于牧

野維予侯維與也上帝臨女無貳疑爾也指武心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釁釁也王師遵也備也養時晦

時純熙光也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戎衣也我龍受之龍受之蹻蹻

武王之造也載則用有嗣實維爾公也允信也師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蹻蹻武也虎臣在泮獻馘所格者淑善也開開也

也如皋陶在泮獻囚所虜獲者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書類 三

彼東南夷謂淮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音不揚也不揚不揚也不告于訕

也訟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觶從東矢為束其搜矢疾也戎車孔

博廣也徒御無斃斃勳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違令也式固

爾猶謀也淮夷卒獲

臣按朱熹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

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爲頌禱之

辭則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未必有是事

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

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

夷之病節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

百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

歟臣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於學

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

春秋書鄭人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

始也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書類 四

胡安國曰文宣以來正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

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

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

不可去公室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

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

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

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弑父與

君之罪，置君而去之，又何惡乎？今度本心，欲圖其國，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棄疾以是殺戎，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虜而名之也，其慮遠矣。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

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桓公十一年，闕廡口，師克在，和不在衆。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疏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蘇軾曰：「襄公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乎。

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日無及於鄭而勤勞民焉用之楚歸而動謂動兵不後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象也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一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敵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謂楚王盍築武軍築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為京觀京觀封上其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入編類纂 卷之三 兵部類

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德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和眾六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若之篇章使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為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膺戎有受服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

內憂盍擇楚以為外懼乎十六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美地名使棄疾為蔡公土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真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真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在莊十年齊渠白賈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人編類纂 卷之三 兵部類 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語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

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自首領股肱以至於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畜蠶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

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
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也在國天有齒厲親巡其
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
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
死之不曠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
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
而用之自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王襄至日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
入編類纂卷六十三 兵書
倉葛曰武不可覲也文不可匿也覲武無烈匿文不
昭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
已矣不敵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
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
於天下矣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孫卿曰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
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
目而覆胸腹也許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尉繚子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
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
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
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謙在
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兵者以武為植以
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
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抗強敵力攻守也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
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
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整加情性之理也
臣按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
兵之用而言兵之假首惟原兵戎之始而及春
秋戰國善戰之士次及宋紂二世之失而以孝
文拒陳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

通使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以為造律之本其
 意善矣但其謂孫武輩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
 為榮則猶戰國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
 得已以除民害耳豈所以為身榮哉若夫所謂
 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權之一字誠用兵可
 否之決也臣以為權於輕重以事言之不若權
 於是非則以理決之為得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三 兵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
 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軍伍之制

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
 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
 起軍旅以作田役功亦以比追 逐胥捕賊以令貢賦
 施政令以貢賦之事
 吳澂曰以田賦出軍古法也今則難行何也古者
 田役追胥在一鄉之中近止數十里遠則數百里
 其行速而期近拔下夫無畏懼室家無怨思秦漢

以來萬里長成民之憚行如往棄市於斯之時乃
 假風官之說以抽民丁甚可悲也

臣按成周因田賦而出軍必先均平其土地之
 高下徧知其人丁之多寡又於人口之中考其
 身力之強弱能任其事與否用其正卒一人合
 四家編次為一伍積累而上階級相承以為伍
 兩卒旅軍師之制因地制而起則人無貧窘非
 任事不用則士無疲懦此制一定遇征伐則起
 之為軍旅當教閱則作之趨田役遇盜賊則比
 之使追捕遇閑暇則令之使出貢賦蓋有事則
人編類集 卷六十三 兵
 隨時起調無事則依舊輸納每正卒之外皆存
 餘下以為之副貳隨闕而隨補軍伍無有空也
 多用則多起分數無不足也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
 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
 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
 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
 百人

臣按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太

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不待遷。皆吾民。將不致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而為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以為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人。皆敵愾仗節之士。有事則驅之於行。陳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父死而子繼。無招收之繁。而數不闕。自耕而自食。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兵無屯戍之勞。將無握兵之患。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

胡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兵曹類 十三 敵重困農民。

臣按先儒謂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魯遂作丘甲。厥後楚為乘廣。魏為武士。秦為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更歷千載。永不可復。薛氏名失其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

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眾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

臣按三代因井田而制兵賦。故有乘馬之法。後世騎戰不復用車。姑備其制於此。說者謂王畿之兵。凡七次征行而役一遍。方成周盛時百年之中。兵不三四舉。是以其兵雖設而其人老死而不試者多矣。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制國五家為一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獾。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徒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八與人相疇。四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

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猶橫也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觝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易被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書

十五

相制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林駟曰漢制南軍衛官衛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諸屯衛侯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官之衛乎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衛如八校胡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

臣按三代兵有定制見于周官者可考也自遷固史皆不志兵而此數言者附見班史刑法志中固之意謂兵乃刑之大者如虞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掌於臯陶之刑之意雖然帝世純用德化而漢以戰爭得天下豈其倫哉遂使一代兵戎之制無所於考可慨也

本朝設錦衣旗手等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即漢南軍衛官之意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即漢北軍衛京之意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書

十六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入皆迭為之一月一更為更卒也

臣按以上漢一代軍制大略具焉

唐志云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騎又廢為方鎮之兵及其未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

臣按唐一代軍制大略具于此

此重因以如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武德
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為十
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
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
一人軍有防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
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按史謂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共番上
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
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
帥無握兵之重

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
其餘為步兵武騎排積手步射
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
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
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
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二十
萬號長從宿衛明年更號彊騎
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興廢之
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

仁德亦極
言募兵之
便

宰相得錢
收兵法
之字亦當
手書本

有天下者
以生人作
死人何足

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
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
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勳加賞便道罷之
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

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
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漸墮為人所賤
百姓耻為之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
戍卒以緡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
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其殘虐如此然未嘗
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

入編類纂 卷六三 兵書 六

故也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彊騎李林甫為相又奏
募人為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
禍亂自生至今為梗嚮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
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乃社稷之福
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
穆宗之初立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
太平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
之中限八人逃死穆宗方荒宴遂可其奏軍士落籍
者眾皆聚山澤為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
亡卒皆集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

鳥合之衆

宋之兵制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戎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始於國初且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分隊伍給旗幟繕營堡備器械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班屯戍以捍邊圉咸平以後武備漸寬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將驕士惰神宗更制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崇寧大觀間增額日廣而乏精銳建炎南渡收潰卒招羣盜其初兵不滿萬光寧以後募兵雖衆而土宇日蹙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考

九

臣按宋一代軍制具于此嘗因漢唐宋之軍制而論之漢之材官踵秦而置唐之府兵沿隋而立宋人鑒五代之失而萃兵京師然亦多因其舊

本朝雖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是何也元起朔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也我

祖宗得國之初在內設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

禁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

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所隸屬而京城之

衛分屬五軍都督府遇有征行則調發之今天下都指揮使司凡十六處而爲行都司者四近又於湖廣添一行都司爲五焉內外衛凡若干處其所設軍士俱有定數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名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名爲一百戶所衛分軍數或有多寡而千百戶所統則一每一百戶內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成隊伍此

本朝軍伍之制也

蘇軾應詔作策別其一曰定軍制昔漢之制有踐更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考

三

全

之卒而無管田之兵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軍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大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盡取以歸于京

爾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戍內而食四方之貢賦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皆出自禁兵大自藩府小至於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為守也

臣按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况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

不善而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弊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鷲多材力復彥健馬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罄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

大率修後之法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

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為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

朝廷非不時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諄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

國初之舊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實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為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閒有此勁兵則

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養之徒蓋有間矣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為隊伍一以所居就產為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為二隊

隊伍十名立一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為五小甲

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為一都甲視軍衛百戶而

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

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隸柴夫等類科派如歲

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糧二事

他賦役皆無馬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為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頓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厄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糧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取其三兵不番戍糧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于兵部五郡謂順天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為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衍地為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率於此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曹類

三

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實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調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併所併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為群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稗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為倉場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為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場為勢家奏取

兵部奏請
送詳不若
此上計也
可與京東
水利並行

為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于民非但養馬兼蓄驢騾以為駕車運遞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即俵散壯丁俾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則

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筭天下秋糧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三

兵曹類

三

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關其有羨餘者別為收貯以為此五郡顧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為計工定直出此錢顧閒民以代之當此即宋人顧役法但宋人取錢使之當過然後逐月于直如當過正月於二月期日于之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為先事計筭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救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實廉官吏不多科擾民矣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或

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為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糧戍邊大為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為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為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煩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糧不調運惟於一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為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實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

八編類纂卷六十四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官禁之衛

周書立政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常任公守法率人有司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周禮天官官正掌王官之戒令糾禁以時四時比也宮中之官府謂官府之次次所以舍待休沐之眾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以兩木為機以警夜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人編類纂 卷六十四

按激又言周自文王以來王政先內治當時

侍衛僕從罔匪正人雖綴衣虎賁趣馬之微亦

惟吉士之求惟大宰以大臣臨之宮壺朝廷均

為一體非若後世之疎外廷而親內豎也夫宮

正則屬於冢宰所以兼制內廷之私人而又以

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養成君德如

此王業豈有不盛也哉

官伯亦長也掌王宮之士衛士庶子國子凡在版籍者

掌其政令行其秩稟敘等才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臣按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

是王朝宿衛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

祖宗以來用功臣子弟以為勳衛蓋亦此意臣竊

以為今日宜廣此意凡公侯駙馬伯及凡有功

德於國家者之子若孫皆授此職使之番上宿

衛如此則不徒宿直宮禁得肺腑之臣而勳戚

子孫亦得俸祿之養蓋一舉而兩得焉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

八人胥八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軍旅會同亦如之舍王出所止宿處則守王閑陸指王在國

八編類纂卷六十四兵則守王宮為周國有大故則守王門

臣按此虎賁之名見於周書立政蓋天子之親

兵也今制錦衣以下十二衛親軍指揮使司不

屬五軍都督府所隸專以扈從宿衛為職即此

也

旅賁氏掌執戈所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

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

戈盾軍旅則介甲冑而趨

臣按勇而疾走曰虎賁又憤怒也周官既有虎

賁又有旅賁旅賁者主督力而言亦論

今制錦衣之卒既有校尉又有將軍力士也

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

人

臣按先儒謂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

之外禁衛惟此而已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

弊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舊法也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易後曰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官伯之職當時以二

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

高第及尚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以期

八編類纂卷六十四兵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

臣按古者環衛有二等漢有衛尉衛兵是即周

官宮正官伯之職官伯則領賁游子弟而宮正

則領官徒役事者也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臣按史言武帝微行與侍中等期諸殿門故有

期門之號先儒謂漢期門千人秩比郎亦周人

虎賁之遺意

林翽曰東漢以來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

大夫議郎謁者僕射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

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
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
之流而郎官三省盡為諸黃門之廬耳故宦官內
典門戶外與政事及何進誅宦者太后不聽曰中
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我奈何禁之與
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久矣後盡除
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即此可見推原其
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禍流至是也

臣按漢初宿直皆以士人為之其後不用士人
而所用皆宦官遂至內外大權悉歸之誠能如
人編類纂 卷二十四 兵部 四

周人以内宰小臣闈人寺人女御女史之職皆
屬之大宰以受其節制焉則彼雖欲逞其不軌
之心亦且有所忌憚而不敢為矣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
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為
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
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
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
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

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
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林駟曰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
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悉命
中人主之其勢益橫北衙既橫之後外庭諸臣莫
之誰何蕭復言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
用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為患至
是也

臣按
本朝十二衛即唐人十六衛之遺制凡諸衛之
人編類纂 卷二十四 兵部 五

親軍皆以番直宿衛執戈戟嚴巡徹監門禁而
錦衣所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者乃
旗纛金鼓之物諸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領校
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賁也諸軍皆世卒而府
軍獨簽幼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始之設親
軍也僅十有二後又稍有加焉諸衛正倅一惟
其世獨錦衣之任則不以世而以能蓋

天子御座則夾陛而立
天子御輦則扶轅以行出警而入蹕承
旨而傳宣皆在所司也矧又

詔獄所寄人之死生繫焉是尤不可不慎擇其人也

太宗時詔右衛大將軍李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兩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直宿我得酣卧

臣按

本朝宿衛雖有武臣然皆爪牙之任而無有所謂腹心股肱之臣請如唐人以大臣番直如太宗之用李大亮者如此則既有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又有勳德世臣總司禁旅

人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兵部

六

九重之上六官之中得以安寢無虞矣

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徵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巡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臣按設護衛之兵本以制外兵也非但不用其他將帥以巡徼凡其人之子弟亦不可用也

德宗時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古制也尊君卑臣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覆命之臣

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

以百獸畏之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

悉能為敵願少留意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

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

司皇城司驍驍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

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鑒前伐之失萃精銳於京

師

太祖乾德三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

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人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兵部

七

林朝曰宋朝有皇城司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

化宋因其名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內侍省都知

與副同主判之殿前始於周之顯德宋循其舊有

馬軍步軍獨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

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

親從之官復命武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

之手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一司亦

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

臣按宋人禁軍不獨內衛京師而往往使之屯

泊於外失其所以命名之義矣蓋太祖懲唐末

以來方鎮兵彊之患故聚精銳於京師時出之以守郡國蓋欲以內而制外也其謀雖深而其勢則不順史臣謂其規模宏遠臣不敢以為然也夫立國規模在篤近而舉遠居重以馭輕使天下之大四面環遶以為吾屏蔽也既為禁兵豈可遠出而衛郡縣使之就糧于外禁士獨往乎抑亦挈家以行也嗚呼宋人制軍如此宜其武事之不振也

仁宗嘉祐五年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闈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八

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邳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邳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勅劾詔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等九人並遠小處監當

六年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勅魚符其受勅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閣覆

奏御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關之門內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為開及不承勅而擅開閉出人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

臣按宋王陶司馬光所言二事可見古人嚴謹宮門之禁我

聖祖於此一事尤加嚴切每夜將軍上宿遇有一瓦石之隊一蟲鳥之落詰旦早朝即令給事中引赴

御前奏知矧可夜開城門以出入哉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九

祖宗於門禁出入其法最嚴每四五享

太廟夜間出鑰於門墜早朝亦於

御前奏知各門監守門官及各衛官軍遇有出入者必須有牌面方許其入迨其出也必搜檢之其入也不許携寸鐵其出也不許帶一物况敢有王襖被藏劍盜出真珠之事哉

公安國言于高宗曰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知其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諸軍也康王新立太保

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之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今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強本消患豫防之計也

臣按禁旅之帥必用勳舊之貴三代之制也

京輔之屯

禹貢五百里甸服
漢志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

八編類集 卷六十四 兵
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

臣按古者兵出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甸服千里之間其所賦之兵而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饋肉足以衛王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非若後世簽軍於遠方則人不土著而易於消耗列軍以長屯則人無別業而難於供億

漢百官表中尉奏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易板曰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是軍以

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歟蓋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之衛宮城三輔距京師為甚邇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

臣按衛宮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為得策夫以疎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上執戟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我

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板曰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

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

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

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

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國錯列畿甸其

勢為甚邇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之軍典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

中尉也

臣按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主南軍都尉者不同

太宗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土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衣草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兵部 十一

鐵馬孟布槽鍾鏤鑿確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鏃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騰趨帽趨裝行膝皆一麥飯九斗米一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九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登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養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

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駟曰漢之畿兵始為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為長屯長屯變而遠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為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為長從長從變為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內兵三變之由也宋徽宗熙寧四年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為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為額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為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為額我

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倉以行在為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編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

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為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為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為輔郡，以宣府為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十四

州為輔，定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坐鎮歸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為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為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家之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宮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揆，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

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為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為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

郡國之守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臣按封建以前之國，即秦漢以來之郡。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十五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濕也，城池邑居園囿衢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四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臣按周制百乘之家，即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即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

臣按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漢唐宋郡國皆有兵然散而無統惟

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衛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為都指揮使司以統之得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被曰漢不特置材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十六

驍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發

臣按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

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我

朝於親藩皆設護衛然為給其使令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

謂其兵為方鎮

臣按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出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起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

宋制軍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關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十七

臣按宋朝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同禁軍

兵難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馬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得坐食於本營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蓋祖神謀也三司禁旅就糧州郡亦不

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於是嚴差，
占破之令，而壯城。元豐於廂軍內差壯城兵作院各置指揮，於
是在軍禁旅無就糧者，禁軍在城防托，而廂軍亦
升為禁軍，不復成役矣。養兵之費，徧天下，虜人犯

闕無能發一矢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八年發渭州平原潘源二縣民治城壕，因立為
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以
親屬代。

陳傳良曰：此義兵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
寔有點差之令，韓琦為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五

上疏爭之，已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用保
甲，要之皆以刺配為軍，失祖宗本意。

臣按國家立為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
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間，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
設，其後也。改都衛為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
民相安然。承平日久，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
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
者反少於所遣之人。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
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
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為黜陟，然亦徒害平民。

無益軍政。臣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
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因一時
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為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
守焉。方其初制為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聚集，
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
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私自分居，
遂至簿卷難清，揆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
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五

也。為今之計，乞勅兵部通行清理，凡天下都
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
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開
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
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
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
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
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
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
復國初之舊。

仁宗慶曆元年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懼籍爲兵者不
唯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今若番休遞戍終
身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卽息肩安業昔太宗籍
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悼其失策蓋不若因
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
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
後爲官軍也又曰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
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遊爲
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
下壯之人今旣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三

終身仰給縣官矣

真宗景德三年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
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做簽以爲正兵而官
無資糧戎械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
頃者出戰馬一匹

臣按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居宅
田產必有承而受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外
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
官有願代其役者卽給以本軍絕戶之田若是
邊軍就今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

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
刷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
也

仁宗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
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

臣按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
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旣憫其濱死又防其爲盜
遂募其伉健者以爲廂兵旣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
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
用可使效死戰鬪而無驕橫難制之患詔分置清萊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三

苗徐沂密淮揚七州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龐籍蘇軾則人情不驩
而邊備脩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臣按龐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攷前此知定州
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
加以法也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乞於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
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內或

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臣按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屬郡以輔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為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

臣按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出賦稅以養兵民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此等之議切不可用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兵

本兵之柄

帝典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殲滅汝作士

胤征曰惟仲康太康肇位四海胤謀之胤命掌六師

林之奇曰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戾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

臣按唐虞之始兵政兼於刑官未有專司兵政

者至是仲康始命胤戾掌六師然則兵司之設

其在有夏之世歟前代掌兵之官無定制五代

以來雖設樞密院然皆以文臣克惟我

聖祖開國之初首建大都督府與中書省並其後

廢中書省分六部亦分大都督府為五軍設左

右都督都督同知僉事各二員其有以公侯伯

任府事者官與爵併入銜其後止書其銜曰掌

某府事某侯若伯非舊制也

周官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周禮惟王建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

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其勝弱犯寡則青其

勇之賊賢害民則伐之以討之暴內其國陵外諸侯

則壇置之之野荒民散則削其地之負固恃其不服

則侵其地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逐弑其君則殘之

犯令上命陵政王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代有罪若

大師謂王自則掌其戒令治也大十出軍帥執事

治殺牲以之主謂遷廟及軍器及致建太常太常比

也軍眾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眠事而賞罰若師有功

則左執律聽軍右秉鉞致殺以先愷兵樂樂獻于社

若師不功無功則厭厭危而奉主車

小司馬之職掌

鄭玄曰此下脫滅漢興求之不得

軍司馬 與司馬 行司馬

臣按先儒謂周禮六官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

掌不悉備而軍與行三司馬又徒有其官名而

闕其職掌蓋先王以為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

成其乖爭之習所以為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

為慮微也我

祖宗不使天下知兵馬之數亦此意也近世乃有

團營之設

詩六月之三章曰有嚴威也有翼敬也共與供也武之服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其五章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臣按三軍之制國家兵權所繫今魯國之軍其

作其舍皆由臣下而為君者無與焉國非其國

矣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臣按後世設尚書掌兵政始此

唐置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

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廩方三曰駕部四

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

還日具土其罪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

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直發一

人以上必覆奏諸蕃首領至則威儀郊導

臣按唐人始分六部而兵部專掌兵戎之政其

屬有四宋以來因之然皆為宰相之屬至我

朝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以專達於

上蓋專前代樞密院之權而尚書兵部之政仍如

故

宋志樞密院佐天子執兵政凡邊防軍旅之常務與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三省分班稟奏事于國體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林駟曰樞府之官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

泰權重於五代而其制至宋而始詳以東府掌文

事西府掌武事

臣按程頤言樞密乃虛設一大事既三省同議

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說者謂樞密院

與中書對立止如參知政事與宰相分班知印

未嘗也有使有副使有知院有同知有僉書又

有所謂直學士都承旨檢詳編修其屬皆與宰

屬等兵民本一而強分為二必置一司如是之

浩繁所謂虛設一大事也我

朝革去樞府而專以兵政歸兵部官簡而職專

事權歸一而體統不紊

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

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

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

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

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

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將

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

此所以無兵變也

臣按我

朝革去樞密院設五軍都督府分掌軍旅則兵權

散主而無自專之患而凡宋元以來樞密之任

一歸於兵部焉

器械之利上

書禹貢荊州厥貢柅幹栢礪砥砮丹惟備簞楛

蔡沈曰柅木似樗而可為弓幹砮者中矢鏃之用

備簞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為矢

臣按曾語肅慎貢楛矢石砮註砮鏃也蓋肅慎

氏之矢以楛木為箭以石為鏃也由是以觀則

木亦可以為箭不但竹也石亦可以為鏃不但

鐵也

費誓曰善穀總完乃甲冑敵繫之乃干盾無敢不弔

首的精備具也乃弓矢鍛淬乃戈矛礪磨乃鋒刃無敢

不善

孔穎達曰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

甲冑秦漢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

漢以來用鐵鎧鎧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也穀謂

穿徹之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楛紛如綬

而小繫紛於楛以為飾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

數備足五十矢為束臨戰則用五十矢為束

藁人享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

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

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

鄭玄曰箭幹謂之藁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藁

人

臣按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可見

周之弓弩矢箠皆造於官其費用之工本皆受于職金不取於民也

秋官職金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鄭玄曰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買而揭之入于司兵

按此可見古者造兵器不取於民而取之於盜賊之任器賍物後世舉而行之是亦寬民力

足兵用之一助也

考工記曰函包人為甲犀甲七屬謂上旅下旅兕甲

兕皮六屬合甲五屬犀犀皮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則華菓肉取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

形容然後制制革也皮權知其上旅札葉也與其下腰以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謂圍之凡

甲鍛鍛也不擊謂至則不堅已敝謂革太熱則撓曲也凡察

革之道也砥其鑽空欲其窻小孔也也也砥其裏欲其易無也也砥其朕謂革欲其直也也藥衣也之欲其約也也舉

而窻則革堅也。砥其裏而易其材更也。砥其朕而直則制善也。藥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光耀也

衣之無斷則變隨人身也。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

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漆寒

莫讀為體冰析溼也。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為。夏治筋則不煩亂也。秋合三材則合也。寒莫體則

入編類纂 卷六十四 張不流也。冰析溼則審也。環春被弦則一年之

事謂暮年。乃可用。矢人為矢鏃矢參分謂三分。第一在前二

在後。兵矢田矢五分謂分之二。二在前三在後。殺當作

矢七分分之二。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

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幹厚為之羽。漆水之。以辨

處。其陰陽辨之也。以設其比。箭括

交。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居

羽三分。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鈇

中弱則紆也中強則揚也羽豐則進羽殺則越也

是故夾以天而插也之以抵其豐殺之節也撓也

之以抵其鴻也殺之稱也凡相也箭欲生謂無而

搏謂圓同搏欲重同搏欲其材之重同重節欲疏同重欲其節之疏

同疏欲卓同疏欲其

桃氏為劍臘謂兩刃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

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賈公彥曰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劍春中高兩

面趨鈹鈹即鋒也莖納於夾中者在夾處為夾中者圍

二寸半長五寸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兵部 三

臣按釋名劍者檢也。所以防檢非常是蓋防身

之器。司劍之官而謂之桃氏。劍所以禦暴除惡

以桃之為桃。能辟除不祥故也。

廬人為廬器戈也六尺有六寸如杖長尋八尺

有四尺車戰三常倍尋言就也矛句常有四尺夷

夷言傷也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

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

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欲飽且涉山川之阻是故

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

之阻是故兵欲長

臣按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戈擊兵也

如杖而無刃矛句兵也上銳而旁句齒牙夷矛

特因長短而取名爾矛用以句則宜長於戟然

後有及故齒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齒言

就也近而就之也夷矛以長為主而就之故曰

齒牙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句則有及而傷物

為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考古之兵器見於

周禮者五兵註五兵戈及戟齒牙夷矛也說者

謂此車之五兵而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

矢焉五兵之外有劍有刃有盾有弩戈戟主於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兵部 三

刺而爰用以擊矛用以句其矛之謂夷者意即

詩小戎之在矛也其形三隅如今之虎叉然則

又不專以句而亦用以刺也方車戰之時敵遠

則用弓矢稍近則以矛句之句之至則施戟以

刺焉短兵相接始用刀劍此三代以前之兵用

也後世無車戰惟用騎與步其制兵之法亦推

以步為主

今制五十軍為一隊有鎗有刀有弓矢有盾而

無古之所謂戈戟及矛與弩者弩僅見用於廣

右之猩猩湖南苗人所用之句刀即古人之矛

遺製也請命臣僚之兼通文武者講求其故加用弩與矛二器以爲兵用而仍下湖廣二藩選其精於二技者津遣赴官俾其教習若夫父之爲父畧如今俗所謂木棍者然宜依古制更備此一器以擊虜馬之足蓋亦不減宋人用麻札刀也考古之及長丈二而無刃禮書作八觚形蓋八稜也古人用於車上故宜長今用於步軍手執以擊馬足宜與人相稱古作八稜今宜於人手所執處爲圓形而於其半至末爲四稜或加鐵於稜中云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三

翰人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臣按天文志云紫觜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鄭氏所謂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絮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考史陳球守零陵製爲飛矛者其形之大如矛歟今火藥有火箭若倣漢人飛矛之法而傳以今之火藥使之射遠而流行是亦驚敵之一具也

器械之利

荀子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

五十箇置戈其上與帶劍三日之糧

臣按魏之武卒操弩負矢而置戈其上蓋長短之兵兼用也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又曰弓矢禦句戈矛守句戈戟助句比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者戰則強見物與伴是謂兩之

六編曰陷堅陳敗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三

註曰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赤莖白羽以銅爲首

臣按周禮六射之目其二曰參連參連云者謂前放一矢後放三矢連續而去也考吳越春秋有云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後漢書亦云弩射以參連爲奇誠能以古參連法教士卒使當矢石之間一射而連放三矢則是一人而兼三人之用也意者李廣以二千騎當胡騎四萬之圍所謂大黃卽六編所謂大黃參連乎

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註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

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按此漢以後賦民治兵之始考史成帝建始元年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為王註謂此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則前此邊郡各有庫庫有令以掌兵器舊矣然地理志於南陽郡宛下註有工官鐵官則不獨邊郡有武庫而內地亦有之矣

高祖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按漢志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則是時既立武庫以藏兵器而設令以司之屬之中尉其後光

武置武庫令主兵器則以屬執金吾考工令主

作兵器弓弩之屬成則傳金吾人武庫魏晉一遵其制蓋始於此也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按漢書註若盧以藏兵器考工室主作器械

哀帝時毋將隆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禦寇賜武庫兵

林駟曰周之兵器在民漢之兵器在官周之在民以兵農為一之時漢之在官以兵農已分之後

按漢自郡國至于京師皆有武備在郡國則

有庫兵或置工官庫兵以算賦為之而工官與鐵官同置于產鐵之郡在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中郡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以主作器械一以少府主之武庫則以大司農錢為之也漢制財用有二供天子雜用以少府之錢若大司農錢非軍國之事不得用也兵甲之作以為軍國之備故亦用大司農錢歟

龜錯言於文帝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匈奴之革箭

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闔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為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以弩為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亦有材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傅兩矢外向夏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強弩隔江而守卜式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請行死之與夫弓弩持滿抱弩負箭前見於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古用弩以取勝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

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劍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虜惟用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三技已弊之於百步之外矣。武帝元狩二年，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為圍陳，外向胡急擊，矢下如雨，漢矢且盡，廣令持滿毋發，而廣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

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

大者也。

漢志有遠望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臣按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張弩；二、角弓弩；三、木單弩；四、大木單弩；五、竹竿弩；六、大竹竿弩；七、伏遠弩。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單竹竿伏遠等，其力益大，所及漸遠。今世官兵全不用弩，而四夷亦未聞有用者。惟廣右繕獵用之，然其弩不可施於騎。殆古所謂擘張者歟。炎轂子曰：夷牟製角弩，馬上用之，則是角弓弩，乃可用於騎者，今不得其製然。

朝廷萬一用之，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

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張晏曰：三十索共一臂。

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皆出其意。

臣按魏氏春秋云：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夫弩而謂之連，則非一弩也，意必數者相連，謂之損益者，前蓋有此弩，至亮而有所損益於其間耳。考史魏司馬懿征公孫淵，軍至遼東，為發石連弩射城中，唐李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盧耽節度四川，為

大擘連弩，南詔憚之，則古人攻戰以連弩取勝者多矣。今連弩之製不可考，說者謂古時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連弩，十矢謂之詳鴻，一矢謂之飛鎗，通呼為摧山弩，即孔明所謂元戎也。今具其法如此。

虞翻為武都守，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并兵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勝。

臣按五兵之利，莫利於弓弩。虞翻守武都，遇有急攻，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此非但可用之以弩而弓矢之利亦宜，依此用焉，即俗所謂攢射。

也

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為弓，羽牙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步。

臣按此大木弓，後世無有，可依其法製之，以為守城寨之具。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為戍，已校尉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臣按今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盧元末，因用其人為兵，立毛胡。

盧萬戶府耿恭所用毒藥傅矢，蓋此類也。又聞廣西猺獍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縷即死。比唐鄧者尤毒，宜取其方，付邊城，以為毒箭，是亦禦虜之一技也。說者多謂西北地寒，而藥性不行，恐不可用。然耿恭用之，金浦城豈非迺寒之地耶？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為監，領弩甲二坊。

臣按此唐人造軍器之所，愚以為今每隊之

中短兵太多，長兵太少，宜如唐府兵之法，每人皆具弓刀，則長短兼用也。

玄宗開元中，擇宿衛勇者為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

臣按昔人謂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者也。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絞車、擘張、馬弩之差，後世亦有參弓、合蟬、守射、小黃，皆其遺法。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制突者，非勢不克。

馬燧為河南節度使，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依。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五

便於進趨

臣按馬燧所造之甲，可以為後世法則。

宋太祖開寶二年，馮義昇岳義方上火箭法試之，賜束帛。

真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為籛，為翎長尺餘，入鎧甲則斡去，而箭留牢，不可拔。五年，石晉言能發火毬火箭。

臣按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毬之名。然或假木箭以發，未如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灰為之，硝之名見于本

草漢張仲景方論中已用為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居日華子及宋圖經衍義等註未嘗言其所為兵用也疏萬自舶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蓋俗字也其以紙為之者俗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之製用銅或鐵為具如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四十一

無問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蓋慎之也蓋士卒執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臨時自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烟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陳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目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

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五為實藥香遠以進專俾一人司放其視一發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無準者有間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四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

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以方畧授諸將先開兵崇政殿引陳著為攻擊之狀刺射之法且令多設強弩及賊布陳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獲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四十二

真宗景德元年幸澶州王師成列李繼隆等伏勁弩分據要害周文質部下以連弩射殺捷覽
按宋澶淵之役所以退虜而成和者捷覽一矢之功也
熙寧中內副都知張若水進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弓其實弩也以膠為身檀為梢鐵鑿鎗頭銅為馬面才府解索札絲為弦弩身通丈三尺二寸兩彈各長九寸二分兩閃各長一尺一寸七分弦長四寸通長四尺五寸八分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時於土津圍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沒半箭有以

并箭奏御詔依式製造

大觀中吳擇仁奏神臂弓實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徽宗御筆謂射遠攻發所向無前可謂利器使敵人習而能之非中國利令民間不得習製

臣按自古弓弩之製其最善者漢稱大黃唐稱伏遠宋之神臂克敵其最也

又熙寧六年置軍器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為式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兵部

臣按設官以造軍器是誠嚴武備之要務我

祖宗以來以其事屬之工部凡軍器專設軍器局

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

若有缺少隨即行下本局計料委官監督定立

工程如法造完進納 內帑遇有開支奏開支

給其外藩府州縣呈稟成造具奏行下依式造

完支撥若各處有司歲造之數起解到部辨驗

堪中送庫交收有不堪者坐監造者以罪其所

造軍器弓有二等曰二意角弓曰交陞弓鎗有

二等曰魚肚鎗曰蘆葉鎗刀之制有馬軍馬翎

刀步軍腰刀將軍刀凡三等又有馬軍又黑漆
鉞子箭紅油團牌等器械若夫甲冑則有水磨
頭盛水磨鐵子護項頭盛紅漆齊腰甲水磨齊
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掌長身甲併鎗
馬赤甲之類此皆

國初所造之制其後內兵仗局各以巧計加添
新樣者又不止是 臣考漢之史臣稱頌宣帝綜
核名實至謂其技巧工匠咸精其能此雖有司
之事然亦上繫

朝廷之政

八編類纂

卷六十四

兵部

兵部

宋高宗紹興中詔有司造克敵弓乃韓世忠所獻

者命殿前司閱習詔能貫 踰三石弓施二十矢道

進秩一等帝謂宰執曰此弓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

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其後楊存中以爲

克敵弓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製造馬黃

弩製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發三矢矣

臣按觀其所謂施二十矢及病蹶張之難之語

則克敵雖以弓名其實弩也竊惟自古論兵者

莫不以弩爲中國長技

元西域人亦思馬因善造礮世祖時與阿老瓦丁同

至京師從攻襄陽未下亦思馬因相地勢置礮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呂文煥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元人於北岸陳礮以擊之舟悉沉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臣按元人始造此礮以攻破襄陽世因目曰襄陽礮考唐史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疑卽此礮蓋古原有此制流入西番亦思馬因倣而爲之也自有此礮用以攻城無不破用以擊舟無不沉今民間多有知其制度者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四

八編類纂卷六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牧馬之政

周書司馬掌邦政

蔡沈曰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

周人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十六井也有馬一匹四丘爲甸甸六千四井有戎馬四四兵車一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林駟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通牧者周也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蓋在官養之耳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備論數之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新造之後末年亦至駟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不及論矣得遂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之駉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也

詩邠風定之方中序曰美衛文公也其卒章曰靈也

雨既零也命彼倌人注駕星見言風駕說合于桑田

匪直也人乘也心塞也實淵也駉牝三千

臣按謝枋得言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實不尚高

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

有文公誠實淵深之心乃能致牝馬三千之盛

王安石創為保馬之法國家未必得馬之用而

生民先受馬之害此無他其心不誠而慮不遠

也與其得安石之徒而用之孰若得王毛仲張

萬歲而用之哉

吉日之首章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朱熹曰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駉房星之神也

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魯頌駉頌僖公也其首章曰駉駉張腹肥壯馬在坰

日外之野薄言駉者有駉白有皇黃白有驪純有

黃白而以車彭彭盛思無疆深廣思馬斯臧善其

章曰駉駉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驪白有駉

青白有驂赤有騏黑以車任任有思無疆思馬斯

才也其第三章曰駉駉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

駉青駉今連錢明有駉白馬有駉赤身有騏黑身以車

釋釋不思無疆思馬斯作也其四章曰駉駉

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陰白有駉陰白有駉

素在有魚二日以車祛祛祛思無邪思馬斯

徂也

周禮馬質質平也主質掌質馬馬量三物量其材質

知其一曰戎馬武二曰田馬供田三曰駉馬下

者元事皆有物賈有美惡網惡馬不其奔馳

受馬於有司者謂國事當用馬者書其齒毛與其價

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十日之外馬成者則其馬耳

不計價其外否十日之外則不馬及行則以任齊

其行若馬之行則以所載之輕重道里若有馬訟

則聽之有爭馬之訟禁原蠶者原再也一年不

鄭玄曰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

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兩蠶者為

傷馬歟

臣接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

未必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成所償如故而

北之邊苦之尤甚請自今以後

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交易皆

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人

坐以違制罪

枝人馬官之長掌王馬之政謂差釋乘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驛馬

一物凡須良馬而養乘之乘馬四匹一師四圍養馬

三乘為阜馬十匹一趣馬下士一三阜為繫馬三十

繫一馭夫中士一六繫為廐馬二百廐一僕夫上士

六廐成枝六馬各一廐共成一枝枝有左右分左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

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

吳澂曰閑猶關也以木距門防馬者也六廐成枝

枝有左右故十二閑也特居四之一特壯馬也三

牝一牡欲其生之眾也

臣按成周之世其馬之牧於官者牝牡皆具而

壯居四之一則是馬百匹而有七十五匹之牝

矣後世在官之馬惟有牡而無牝而民間所畜

者雖有牝然亦牡多而牝少草豢所以不蕃而

馬政所以不舉武備所以不修者坐此故也

則人焉惟育男而不育女而欲戶口蕃息難矣

春祭馬祖執也物駒馬二歲夏祭先牧始養頌馬攻特

秋祭馬祖也善僕冬祭馬步神為馬之馬見成馬

馭夫馭車

馭馬馭養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

說音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臣按此可見古人養馬造餼渴之宜順勞逸之

節辨寒溫之時先儒謂辨四時之居者二月之

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房八月之後陽在地

中則在廐而有閑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史二人賈士賈二人徒十人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以資

于枝若馬必則使其買幣也之人其布永也泉于

枝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來

臣按古人養馬處處皆有牧田即今之草場也

可耕則投之於農不可耕者則留以養馬蓋耕

墾之地草萊不生留其地所以蓄草蓄草所以

養馬養馬所以備武事。備武事所以安邊方。壯

王室非小故也。昔人謂農事弗擾則馬政自修。

故詩人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

農種穀牧于坳野。我

祖宗於畿甸之間民耕之外。輒擇有水草處以

草場。近日盡為權貴所有。民間之馬無地可牧。

請一切復之。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句佚特。句教馳。句

攻駒。句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句及執駒。句散馬耳。

圍馬。句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

上為騶。六尺以上為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虞始牧。夏序也。馬冬

獻馬。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平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

犢。舉書其數。

陳滸曰。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

躍之馬。而遊縱之。

仲夏之月。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季秋之月。班馬政。命僕戎及七騶。成駕。載旌。新

旄龜投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摺扑即夏北商

誓之。
臣按先王之練兵。不惟習其人。而又習其馬。不

惟命典兵之官。而又命掌教之職。取三代之兵

人與馬相習。三代之政。文與武兼用。

魏武侯問吳起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

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廄。夏則溫

廄。刻剔毛鼠。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

逐。間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按勒銜

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未。必傷於始。不傷於饑。必

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

令有餘備。故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秦之完有非子居六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人

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

於是孝王曰。昔栢翁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

龐。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

使復續龐氏之祀。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太廄。未央家馬三令。又車

府路幹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棗泉駒。駘承

華五監長丞。

臣按太僕周官掌正服位出入大命及左右御僕而專命以司馬政則始于漢馬

本朝初於南京設太僕寺專掌馬政及於北平山西陝西遼東各設行太僕寺以司一方之馬政其後建都于北華去北平行寺又設太僕寺以總司天下馬政

漢初鑄策錢馬匹至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驂駟而將相或乘千車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

孝武時眾庶街巷有馬什伯之間成羣乘犗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元朔五年以後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漢軍士馬歿者十餘萬後與霍去病兩將軍之出塞塞關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元鼎元年令民畜邊縣得畜牧於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

及息什一明年車騎乏馬縣馬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征和中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修復馬令

宣帝五鳳二年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

林駟曰漢初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

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

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烏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橈桃居塞則致馬千匹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九

于是內郡之盛則眾庶有馬阡陌成郡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凡馬

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

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

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

母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牧者難矣又匿

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

馬馬具而長安令幾坐歿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

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驢駝負出玉門

制也。別輪臺之悔始修馬令此漢世於民而用之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于涇澤徙之隴右其官領以太僕有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開調馬習上

臣按監牧之制始于此

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日飛黃二日吉良三日龍媒四日駒駘五日馱駒六日天苑總十有二閑

八編類集

卷六十五

兵部

十一

為二廄一日祥麟二日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臣按此唐一代天子御馬之制所謂飛龍廄即今御馬監也

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日保樂二日甘露三日南普閏四日北普閏五日岐陽六日太平七日宜祿八日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

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各方其時天下以一雜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

臣按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地在岐幽涇寧間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為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雜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間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

八編類集

卷六十五

兵部

十一

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蓄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于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志始日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其後又日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隸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肆之田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其岐幽涇寧也蓋隴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為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為蕃成至

七十萬之多也。今其地固在然皆民所種。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敕有司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以牧放之地。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諸牧監使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

入編類纂

卷六十五

十一

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其後益制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按監牧有使自儀鳳中李思文始

玄宗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瓖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四匹離一游擊將軍

臣按此後世以官爵易馬之始

玄宗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力益壯天寶後諸軍戰

馬動以萬計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甚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族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

按唐都關中其地宜馬我朝都燕冀亦是良馬所生之地然馬之蕃息不及唐之盛者蓋襲用宋人保馬之法牧馬於民而官之所以牧者徒有其名請下戶部查究永樂以來牧馬草場

入編類纂

卷六十五

十二

爲官民所耕佃者盡以還官及所在閒田未經開墾者亦俾報官遣官經量創爲牧馬之所而俾諸練民事臣僚講求其利害以聞

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置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廐坊又改爲騏驎院以天駟監隸焉真宗置估馬司凡市馬掌辨其良駑平其直以分給諸監三年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十有四置羣牧制置使及羣牧使副都監判官廐牧之政皆出

於羣牧司自驥驥院而下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知州通判兼領之

林駟曰宋朝馬政畜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戎馬

太宗淳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書其疆界又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牧放不費芻秣生駒可資軍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按宋太宗慮牧馬侵民田遣使檢視良是也然不遣文吏而遣中使何哉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十四

國子博士李覺言于太宗曰古皆因田賦出馬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今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予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今宜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則止焉是則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况夫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豎乃遠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况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

臣按覺又言中國之馬食枯芻處華廐故多生息而無耗今官散馬於編民戶丁分日而飼各家分次而牧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葱雜處之以汗穢而欲其生育之蕃多體力之壯健性習之調伏難矣

仁宗慶曆中知諫院余靖言詩人又頌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業亦云駟駟牡馬魯今屬兗州左氏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鎮定并代其地也漢之太原有家馬廐一廐萬匹又樓煩胡北皆出名馬即今之并嵐石隄界也唐以沙苑最為宜馬即今之同州也開元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十五

中置七坊四十八監半在秦隴綏銀則知古來牧馬之政修之由人不在於地臣切見今之同州及太原以東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其餘州軍牧地七百餘所乞於羣牧使副都監判官等內差一員往監牧舊地相度水草豐茂去處選擇孳生堪牧養馬專差人員牧於四遠牧放一依周官月令之法務令蕃息別立賞罰以明勸沮

按我

朝中國宜馬之地皆在焉非若唐人自中葉以後失去河北宋人失幽燕寧夏之地其後也并

中原而失之。然是時未嘗去兵而用兵也未嘗
乏馬。今天下無事所謂馬政者特以為操習豫
備之具耳。司戎行者往往以乏馬為憂。掌國計
者切切以擾民為慮。何哉。不行先王之政而冀
用王安石之弊政故也。

英宗治平中歐陽修言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
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
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推河東嵐石之間山荒
甚多汾河之測草地亦廣其間水草最宜牧養
乃唐樓煩監地臣往年出使常行威勝以東及遼州
平定軍其地率多閒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
寒必宜馬性又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以河東
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興置監牧

按今日馬政兩京畿及山東河南牧之於民
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
在民者有損而無益。立為通融之法兩京畿及
山東河南於民養之外。擇地以立監牧。山西陝
西遼東於官養之外。設法以為俵散。

神宗熙寧中王安石因曾孝寬言慶曆中嘗詔河北
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

馬法如此。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
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
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歛其
租課散國馬與編戶。責其孳息。即不知所賦之地。虎
瘠皆可耕乎。所歛租賦。豐凶皆可得乎。復不知戶配
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息乎。既不蕃息。則後將可繼
乎。

按彥博茲言。雖言當時戶馬之弊。殆有若為
今日設也。但宋時戶馬是散官馬於民。今日乃
令民自買馬養耳。宋是賦牧地與民。今日乃民
自用其地所出以養耳。其中所謂維之繫之皆
可蕃息乎之一言。尤為有見。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
必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為。今下而京畿。投牒
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帝詔開封
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
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
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
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

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道路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綠納錢二等。以上下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有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罰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馬五路。委監司經界。司州縣史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字養戶馬。則是獨其科賦。保馬則是獨其征役。

木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六

臣按此宋熙寧保馬之法。大類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之法。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順者聽及以官馬給之。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綠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况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日則科賦征役。非止一端。而又於郡邑正佐之外。加設以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既為人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芻糧以給公家之用。復備芻秣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

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今所養之馬。既有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况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夫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成者日繼。而陪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今日兩京畿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朝廷建國于此。籍此數郡以為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乏。而不為之極。郵可乎。

木編類纂

卷六十五

七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元祐初。議興復廢監。於是詔陝西河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間。牧田以闢。

臣按昔王安石行新法。而為戶馬之制。文彥博言於神宗。不見用。至元豐時。其弊一如彥博所言。神宗乃歎曰：朕於是有愧於文彥博矣。雖然。神宗雖知所愧。而不能有所改。至哲宗。乃罷之。而復廢監。百姓如釋重負。而出於水火之中。今日養馬之政。不幸馴致於熙寧之弊。誠能如元

神之改轍易轍則此數部之民感戴

聖恩如天矣

嘉祐中置買馬司於原渭州德順軍而增為招市之令極開熙河則更於熙河置買馬司而以秦州置馬司隸焉又置熙河路買馬坊六岷州通遠軍等場熙寧七年詔知成都府秦延慶兼提舉戎黎州買馬以經度其事未幾罷之元豐中復命呂大防同成都府利州路轉運司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

按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五

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於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生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苟制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

神宗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物帛市穀而併茶馬為一司開頃時以茶易馬兼用金帛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專用銀緡錢鈔非番部所欲且茶馬二者事實相瀆請如詔奏可仍詔以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至是蕃馬至者愈衆六年買

司復置兼茶事七年更設以買馬隸經制熙河路用司經制司罷乃復故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司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林駟曰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也

按唐宋以茶易馬多是交互市於境外之夷本朝於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置茶馬司四以茶易馬設官掌之蓋取諸我羈縻之上民非若前代出境外而與蕃戎交易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五

高宗時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此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中國而已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是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按宋南渡以後凡中國宜馬之地皆為金有然而張韓劉岳之出戰亦未聞其乏馬也迨至建炎末廣西提舉喇丁李棧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界司三年即邕州置司提舉市羅殿白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然諸蕃

本是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

洪邁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調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以給食廐留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因讀五代舊史唐明宗問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六千匹帝嘆曰太宗在大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戰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兵之不至也延光對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

八編類集

卷之六十五

兵部類

五

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其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為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畜止於此今蓋數倍之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

於官而給於民至於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蓄之於民又其後則市之於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於官即唐人監

牧之制也而於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

之市於夷者乎諸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等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備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於是而畜馬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餉餼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衛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

京師凡兩淮及江左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

八編類集

卷之六十五

兵部類

五

設行太僕寺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蕃戎之馬亦用以為邊也

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於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五九六

唐宋行之於內地而今日則用之於邊方焉其
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

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於
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柄大臣講
求本朝故事及泰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
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舊皆有者而今
爲人所侵欺理沒者咸復其舊然所處置者特
一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
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三十四

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
原先有無草場及設官空閒田地并可爲草場
馬廐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若
某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
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
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又不拂乎民情
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卽一
縣言之其縣舊有里五十羣長十人馬千匹今
卽就五十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
村爲一大廐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

十家爲一小廐每廐就其村居以有物日者一
人爲廐長年老者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廐
卒每廐各設馬房倉囤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
之候廐長編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稗禾若
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
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耕於多田之家或
出錢以和耕收穫之際廐長及者計畝而收之
倉囤之中稗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糞卽以爲
糞豈之用按日而出之歲洛具數以聞于官若
其馬或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
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灰未償之馬五分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三十五

獨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日
用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爲
養馬之式錢板以示之則牧養有道矣舊例凡
羣頭管領騾馬一百匹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
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爲中制每騾馬十
匹止取孳生七匹某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
闕之數其有本廐生牝多許他廐聞官以粗來
易每廐兼畜驢騾以馬爲準牝馬三十畜牝
一牝隨所生或驢或騾其數報官爲建車遺

有股運官物許於各廐起倩無事之日本廐馬戶借用者德按日計備收以為餽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大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宇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為修葺處置違者治以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徹寓以官牧之意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疲與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部類

準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眾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積槽共餵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餵半夜以後本管頭口親行點視艸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

領芻料則嚴為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也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顧借與人削減艸料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於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之為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部類

比胡馬為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當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於軍者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餼宜於邊城中擇空閒地為廐置長槽或十或五言其廣狹不為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陳者專以餵養置木圈以貯草支大錢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捕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給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

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養免
陪償之苦矣

簡閱之教

周禮太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田之禮簡衆也

鄭玄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服備差者

大司馬中音仲春教振旅謂振整其衆司馬以旗致民平列

陳平其列以爲陳如戰之陳音陣辨鼓鐸錡鈜之用以教坐伯

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

中夏教芟舍草止如振旅之陳羣更撰數擇之也車兵徒

步讀書連事契合驗辨號名之用帥謂軍將以門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制類

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

各像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

如蒐之法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日

爲諸侯載旂文龍軍吏載旗熊虎帥都謂孤卿載旟

通帛鄉遂載物雜帛郊野載旐龜蛇百官載旗鳥隼

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

田之法

中冬教大閱大閱兵前期先大閱羣吏謂卿帥戒衆

庶修戰法虞人山澤萊所田之野爲表除去山田之

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第一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錡

鏡各帥其民而致致之大質明天正辨什旗誅後至

者什旗而後乃陳列車車步兵步如戰之陳皆坐使生

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御陳曰不用命者斬

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

植植車徒皆作起鼓行羣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二乃

止三鼓掩而振其口鐸羣吏幣旗又什車徒皆坐又三

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鈞車驟衆足徒趨及

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決圍徒走速及表

表第四乃至鼓戒三闕鼓以三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邊

人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制類

鳴鏡且卻及表邊三第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狩于郎

臣按先王之田因獵以講武事所謂安不忘危

治不忘亂也必有一定之所必有一定之時不

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

藝蓋非所謂外作禽荒從獸無厭者也我

朝都城西南有海子即古原圃具圃之類每歲

仲冬以後

車駕親臨校獵即古人遺制也

桓公六年秋八月大閱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

臣按先儒謂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

任之為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

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為比間族

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師其事無不治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五戎謂五兵弓矢戈矛戈戟也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

殿東漢制立秋之日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

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書類

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四

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東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

戰陳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

六十四陳名曰乘之

臣按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

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入乘進退名曰乘之而東

漢所肄者乃六十四陳蓋六十四陳即入乘演

之為入八六十四也所謂驅劉即武帝時太初

二年令天下五日之膜也膜者劉劉殺也蓋欲

中戰陳之法先斬牲以為禮也

臣按國家凡百禮制皆循古典獨於軍禮所謂

簡衆講武者缺焉歲時雖有教閱然止是命將

肄習坐作進退之節而

車駕不親臨馬請下禮官講究周禮及漢唐宋

遺制本闡元禮儀注而增損益之以為一代講

武之禮每歲冬月一行焉以復右禮以講武事

以作士氣以備一代之制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

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

幡展兩旗稍所以俟角吹手大角一通諸權皆欽人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書類

騎為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

二校之人合謀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却左校進遂至

右校立所左校擊鉦少却右校遂至左校立所左校

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

一通皆捲幡攝矢弛弓匣兩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二

通左右校皆引還是日也因縱獵獲各入其人

臣按此唐府軍教閱之法

宋太宗建隆二年十一月講武于近郊六軍之容甚

盛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

穗屬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極之取其不避者又以

木挺為馬槌施諸韋稍俾乘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
分算級以選隸之自是師旅皆精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
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
石於臺下又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
庭弓力有至石三十以引強平射者為上等艱於引
滿者別為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為一等各量其材力
而選隸之

臣按宋之太祖太宗起自兵間故知武事不可
弛而為講校如此

本編類纂 卷本五

太宗選軍中勇士教以劍舞皆能擲劍凌空繞身承
接妙捷如神每昇昇使至賜宴乃出以示之凡數百
輩袒襦鼓譟捷及而入各獻其技霜鋒雪鬣飛躍清
空及親征太原巡城耀光必令劍舞前導觀者神姿
光按秦人以講武為角觝之戲則太宗此舉不
為無所本也是雖非三代之制然亦足以懾伏
外夷使彼知我中國之人亦有如此巧捷之技
能不敢自恃其猛鷙而輕我中國也

真宗咸平二年大閱諸 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

水球戲割鷹箭前章皆引水則觀者其武觀也

三戰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許且帝乘馬從
官並戎服至行宮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
屬亘三千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
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
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
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
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賦士譟聲震百里
外皆三批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
各陳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詔止之遂舉黑旗以
振旅

本編類纂 卷本五

仁宗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陳法言者謂諸軍
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
官閱習務令解鑿以弩弓射管置弓三等自一石至
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三石五斗以次閱習詔
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在金甲緩急
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
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神世衛知環州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
解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厲皆精
於射自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

仁宗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沈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疆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疆定最而未必貫革謂宜以射遠八堅為法

吳玠論所以制勝金人之策謂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人之耐堅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臣聞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阜豈有紅紫之服葱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

營在城東者即於營西給之須令自負以勞役之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把肚白綾袴絲鞋青紗帽拖長紳帶鮮華爛然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饑寒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神宗元豐三年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又官號物名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今樞密院檢詳官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蘇軾進策於其君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

勇氣消耗鈍耗疲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走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陳之節役民之司

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蘇軾倡勇敢之策曰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

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為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讎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

兵

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盾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

臣按請如宋人廂禁軍之制分軍為二等擇其

一等強壯精銳者以為正軍以備征戰之用其

次者以為副軍以應工作之役軍士每月支糧

一石其正軍全支副軍每名減其二斗有役則

否積其減下之數以為賞費軍士有材力過人

試合式者定為賞格如射十矢中八矢者為上

五矢以上者為中則賞之三四十矢者為平不賞

不及二矢者有罰合格者月支加米三斗或五

非其他技能以此為準。用蘇氏之策。校其技能。而賞以倡之。得賞者既以自負。惟恐一旦不得。賞不徒失利。而且為人所訾。而益致其操習之

功。彼得賞者。遇有緩急。則責之曰。爾平日受

厚賞。今日正爾報效之秋。雖欲隨眾退避。不可

得已。是則軍士之中。有才者為上。所用有勇者

為上。所私緩急之際。必有為眾人之倡者矣。

孝宗淳熙十四年。樞密同知趙雄奏。昨日大閱器甲

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眾。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

文行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曹類 五

見成效。雄奏。凡造事之初。眾口難一。惟聖明不惑。乃

能集事。

詩大明之八章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解

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佐助

也。彼武王肆也。伐大商會朝之旦。清明。

臣按六經言將帥之勇者。始見於此。夫出征之

事。有虞氏固已命禹矣。但其誓師之辭。特數所

征者之惡。及其不可不正之意。未有指言其將

帥之勇者也。有之。始見此詩。是以古今言將帥

者。必以太公為首稱。然其所以勇而猛者。鷹揚

一言之外。無他美焉。蓋王者之師。天下無敵。譬

如鷲禽之擊羣小。雖然所至披靡。夫豈有富之

者哉。

江漢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

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陳其第二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

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將

大祖。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第二章曰。王謂尹氏。命

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其第二章曰。王謂尹氏。命

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戎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

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臣按古者六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歸

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

營四方。宣王之時。命召虎以平淮夷。而王心載

寧。又命皇父及程伯休父。以省徐土。徐方為之

震驚。然三臣者。皆世臣。虎則康公之子。皇父則

南仲之世。程伯休父。則重黎氏之後也。世臣之

於國。非獨有世功。且有世業。一旦用之。必安詳

閒雅。老成持重。不至於倉皇失律。輕易誤國矣。

春秋閔公二年鄭棄其師

胡安國曰按鄭詩風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

左傳僖公二十有七年楚子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楚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蔞楚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者謂卿大夫皆賀子文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早

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言所得不補所失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楚子及諸侯圍宋五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兵于彼廬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

第七年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言其屬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言其下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荀子孝成王趙臨武君楚將請問為將孫卿即荀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謂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此一

慶賞刑罰必欲以信二處舍收藏欲周以固三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四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

伍以參伍參猶進退敵決戰必道言也又吾所明無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早

道吾所疑六術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此一無怠勝而亡敗二無威內而輕外三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四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謂不愆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一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二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三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王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謂為臣之至當也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無覆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

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勝如
幸敬謀無壙與壙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
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無壙言無須慎行此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則通於神明矣

八編類纂 卷六十五 兵道類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六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將帥之任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
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又曰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
夫將提鼓揮抱音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
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
於抱端奈何無重將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
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
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
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
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六韜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
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

臣按古今論治者皆知相為國之輔而不知將
亦國之輔也蓋國之有將相如人之有兩手鳥

之有兩翼關一不可相得其人則國體正而安
將得其人則國勢疆而固

漢王使鄴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
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
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
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
吾無患矣

龜籍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
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
錯又言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
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光武救馮異曰三輔遺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
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
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
木能御吏士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

獻帝時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
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知
退若但任勇一匹夫敵耳

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

有能之將不可勝也

李靖曰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
將危之

宋文帝與徐湛之等議伐魏沈慶之曰治國譬如治
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
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按趙充國既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
與參兵謀問籌策其後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亦
召陳湯問之得此意也

唐太宗時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
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情場帝勞百姓築長城以

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
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唐太宗謂李靖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孰
堪大用靖對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

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
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
功者也故孫武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
之敗也節制在我云耳

蘇軾曰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

亦恐難處
於後人
無此入
籍為口實
以非策

蘇轍曰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瑒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開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素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損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是以當此之時備邊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兵曹 四

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夫百緡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及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株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可信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用

此故也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也之弟楊干亂行陳於曲梁也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于授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為此司馬之官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盟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既而出口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兵曹 五至六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為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驚曰

我所以不命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相見甚懽。

臣按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關。而獨遣馮異。荆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素知其才畧。而明於授任。而又能感之以恩。假之以權。結之以心。觀賈復病傷而恤其妻子。祭遵殺舍中兒而戒飭諸將。及賈復之於寇恂。有部將誅戮之耻。則又為之致禮極權。以消其怒。

光武時馮異專制關中。後人有章言其威權至重。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臣按人君之於臣。最不可用智數。而於武將尤不可。蓋君臣上下。當以誠心相感。苟有一毫疑貳之心。而懷機蓄智以相待。則君臣有不終者矣。

唐德宗時。以朱泚亂。幸奉天。見其反迹漸露。李懷光以千里赴難。不得朝。頗恚恨。屯兵不出。戰德宗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與之聯屯。晟懼為所并。乃

此故也。以上總論將帥

左傳襄公三年。晉侯悼之弟楊干亂行。陳於曲梁。也。魏絳戮其僕。公必殺魏絳。魏絳至。投僕人書。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使臣為此。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寇公跪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誅。軍禮也。寡人有第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八

漢高祖嘗從容與韓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光武征河北。祭遵為軍布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贖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其復與五校戰於直定。大破之。復創甚。光武大敬曰。

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徐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

乾德五年。王全斌等平蜀。還有罪責。降全斌為崇義。留後。問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賜銀器萬兩。帛萬匹。錢千萬。

臣按說者謂宋太祖之於王全斌。得帝王駕馭英雄之術。然幸而全斌十年不叛。而宋祖江左即平。設不幸而有不皆如人意者。則全斌之罪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九

終不自白。而太祖之心終不明矣。

蘇洵曰。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致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將帥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將帥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以上言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臣按六郡者。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古人謂關西出將。即此地。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世。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梁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鎗。翹關。負重。身材之選。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

馬端臨曰。唐選舉志言。武舉選用法不足。道故不復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號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

以統人者。臣按唐人選武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求焉。今宜立為定制。凡文吏能應武選者。優等

擢用之。比其原資超三級。不如此。則人不肯應。何則。文吏少而重武職多。而輕故也。

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宣宗欲擇可為節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畢誠論事。誠援古據

今具陳方畧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

宋太祖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行仁宗時始親試武舉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慶曆六年策武舉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范仲淹言于仁宗曰諸軍諸班必有勇知之人多被管軍臣僚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伏乞專督管軍臣僚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分

將校長行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

歐陽修言于仁宗曰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

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快快而去則古之屠釣販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

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有賢勞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

修又言曰伏見唐及五代至於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陳其間各將多出軍卒只於軍中自可求將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又

於其中擇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又於其中擇有智謀者以輔之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應制科者必樂爲賢良方正耻爲將帥邊寄之名蓋令人重文雅而輕武節也又考試者欲使難其對必求艱與煩碎之事爲闕故令所習不專爲有用之學武舉者驟張馳射儕於卒伍固不敢望得異士臣請近臣反藩鎮大臣於文武官中各舉明兵法有成果習練武畧堪任將帥者一二人仍

請不限品秩不責罪過限品秩則下位有才者遺矣責罪過則負譴有才者亦遺矣既而召置闕下量與遷擢隨其品位任其邊塞重難之地使其磨勵且以觀其能否焉或有警急則取之有虞遣之不疑彌又言曰宜於太公廟建武學許文武官與白身歲得入補聚自古兵書置於學中縱其討習勿復禁止

蘇洵言于宋仁宗曰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六 十一

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

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

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

兵者為教授入學給食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

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試陳

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

及格者逾年再試以兵部郎中韓縝判武學賜食本

錢萬緡生員以百人為額

臣按富弼於仁宗時已請立武學至是神宗始

立學後世於儒學之外別立武學如此

高宗時校書郎汪徹因轉對言立國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當求於無事之時陛下親政以來除召四出滯者奮屈者伸然武臣中未聞有薦者望詔帥臣監司於本路大小使臣舉智謀可克將帥勇驚可率士卒者其侍從臺諫官如有所知亦許論薦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今率授以權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請宜

入編類纂 卷六十一 十一 職使之習練

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

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三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同正奏名三十三

人榜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朱熹言于孝宗曰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指尅士卒以

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給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

達于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

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

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

孰肯抑心下氣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所得以為

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以上言選用

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

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

命乃命太史卜齊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

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其將其

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

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

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謀而違衆勿以辯說而

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氣必

盡威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

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

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

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

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

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

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

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

懽悅將無咎殃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五

臣按六韜之書所謂避正殿乃秦漢以後事決非武王與太公問答之言但其中所引遣將之儀又非後人杜撰蓋古有此禮也

漢文帝謂馮唐曰吾居代時聞趙將李齊之賢戰之

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對曰尚不如

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

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也上

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委任而責成功故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為雲

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出私養錢三日一椎牛

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前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會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

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符一言不

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且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

之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六

本恩宗元和四年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

臣按晉文公欲得人守原而謀於寺人勃鞞以卑趙衰說者謂守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承王命失政之端由是茲矣齊桓任管仲以與進豎刁以敗其後景監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兵部 一
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

元和十一年高靈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甚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臣按劉承借以驕縱激變劉惲為彼所囚裴度請罪之是也而乃令劉惲集眾斬之欲以此收

藩鎮心如無乃失朝廷之威乎臣竊以謂承借果有罪朝廷當下詔數其罪惡俾劉惲遣人送詣京師明正其罪如此則得之矣雖然承借太后之養子也誅之則傷母后意奈何日帝舉承借罪惡反覆為太后言之曰不誅之恐激成禍亂為宗社憂言之至再至三必從之而後已

武宗會昌四年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命下軍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下軍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驍勇數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兵部 一
百為牙隊其在陳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

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恩便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故所向有功

大中九年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誦貶誦為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

15156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類書類 六一四

如此則創
庶乎不致

并坐監軍唐末時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
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
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
勇以自衛遣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解上謂彬曰南方
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
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
斬之

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
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完權之利悉與之恣其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兵部 一

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
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
食賜賚殊異遣還

臣按昔人謂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厚之以
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畧其細而求其
大久其官而責其成

太宗太平與國中以楊業為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
業自鴈門之役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
屯邊者多疾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上皆不問封
其書付業

太宗與寇準言及將帥上曰將帥材畧固不求其備
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
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
嫌微勞盡甄則無缺望之虞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
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臣按後世命將之禮久廢我

文皇帝遣成國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

聖駕幸龍江禱祭而親諭能等可為

聖子神孫萬世之法

仁宗時狄青自請擊儂智高韓絳言武人不可獨任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兵部 二

上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
制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
若孫沔余靖分路邀擊亦各聽沔等指揮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將帥之任仍宜久於其職祖宗
任李漢超郭進賈惟忠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
假之事權畧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又不與高
官常令志有所未滿不怠於為善也今則不然武臣

指邊郡謂之邊任借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
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至橫行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
川未及知軍員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

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

神宗元豐中內臣李憲奏置保障以為駐兵討賊之地朝廷用李舜舉言罷深入攻取之策舜舉退詣執政執政王珪迎勞之日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楊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以上言委任

出師之律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往征禹乃會後

人編類集卷六十六 三

也羣后誓戒于師曰濟濟和整衆有衆咸聽朕命蓋

動也無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知之貌

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

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甘誓誓師于甘故大戰于甘地名乃召六卿王曰嗟六

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于丑寅

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車不攻于左

汝不恭命右車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始極亂

天紀遐遠棄厥司所司今予以爾有衆奉將行天罰

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山

岡山脊玉石俱焚天吏逸過德烈于猛火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

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湯誓王曰言爾衆庶悉聽朕言又曰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賜汝爾無不

信朕不食言言已出而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

人編類集卷六十六 三

有攸赦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樹德務

茲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

士其尚迪蹈果毅以登城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過于六

步進七步乃止齊齊焉夫子勗勉哉不愆于四伐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尚桓桓威武如虎如貔執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

也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

也

也

戮

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也奔走執豆本籩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臣按此武功成告祖及天之禮先祖後郊者鄭

氏謂其自近始蔡氏以為由親而尊亦竊以謂

武王伐商受命于文考及其成功也先告焉因

告文考遂及七世之廟故又三日然後以所以

成文考之志者告天焉蓋武王成文考之志而

文考又所以成天之志也豈以遠近為先後哉

底也至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惟爾有神尚克相予

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詩序常武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戒然其首章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宣王戎也既敬既戒惠此

南國

其四章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也厥虎臣爾奮

如虓虎自怒也虎鋪也敦也淮濟也仍也執醜虜截犯之

彼淮浦王師之所

其五章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

山之苞也本如川之流也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也征徐

其卒章曰王猶也允也信塞也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也徐方不回也王曰還

歸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文獻楚俘于王周襄駟介

甲也百乘徒兵于鄭伯傳也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

體命晉侯宿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九命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赤弓一彤矢百旅也弓矢午也柎也一也尊也虎賁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六

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也逖也王

愿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臣按此古人獻俘策命之禮見於春秋者

晉侯城濮之戰振旅也愷也樂歌以入於晉獻俘也

行授也飲也至也大賞也徵會也諸侯

計貳也殺舟之僑也以狗于國民於是大

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也而民服也三罪也謂上文

及丹之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

謂也也

臣按此雖春秋時事而亦可見三代振旅凱還之遺制

定公四年衛祝佗子魚曰君以軍行祓社繫鼓祝奉以從

臣按古禮天子親征祝必奉廟主社主從軍而行有功則賞于廟主前不用命則戮于社主前示不專也

漢武帝時李廣與程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

曲行伍管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雖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王尋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二萬人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

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又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願陛下勅厲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

臣按先儒謂世之為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惟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若趙括王尋符堅之類其眾愈多其敗愈毒然猶有可

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可謂善將矣乃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眾屯聚故疫疾者幾半豈非兵多為之累乎夫以漢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眾則軍六十萬當時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易得哉由是觀之則兵多適足為累爾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七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戰陳之法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行也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也收五也乘五也乘歷錄然文

梁輈上曲游環也脅驅亦以皮陰揀執鞞以皮

為漆積環自全以沃灌積文茵車中所坐暢長鞞駕

我騏驎馬也鼻馬也文馬也鼻馬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車宮革路輓之以革龍勒以龍文飾條讀為

纓五就其樊纓以條建大白旗名以即戎

車僕掌戎路之萃猶副廣車之萃猶屏闕車之萃猶屏

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事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

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

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廐養樵

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

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為不可

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二萬一或敗不至倉

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與後四尺謂之二等戈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秘稱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進著於車崇高於軫四

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人長

尋八尺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崇

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首近尋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

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戈長丈二戈戈戟矛皆插

車騎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

之矣然後戈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

戈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今此受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也我車懼其侵軼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害也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收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夫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殲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兵部 三

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

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樂武子晉大曰楚軍之戎分為

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

而說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年十二

杜預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

代之以至于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為

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通持更也

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

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

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兵部 四

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

與周制同矣

成公 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與其射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

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

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

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管衛

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

人所勝則車之為利大昔周伐鄭為魚麗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邲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八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也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五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戎山及群狄于太原崇也乘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也以什增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陳步五乘爲王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訓兩伍專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魚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太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做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成則爲子雋之請矢可以無成則爲庚公之叩輪所爲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至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六

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
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為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綬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
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隘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今世

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為戰具然其制亦為

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

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為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為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且其費不多于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

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為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

唐大曆中馬燧為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即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布為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

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

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而卒不見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未聞以車戰取勝况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

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
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
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
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為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
卒二十有五入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
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
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
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

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
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兵部

九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
恐未必皆宜

魏勝制為如意戰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瓊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
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前鐵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
陳則出騎兵兩翼掩擊拔隊追襲少却入之間稍憩

進退俱利何便出擊慮有拒過預為解脫計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靈氣以作兵法又昌
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
不僭神不忒故入其陳所以定位也衛抗於外軸
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
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
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按其後列弛張則二廣
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兵部

十

按陳法說者謂其為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
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
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
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
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為圖或筆之於書可致
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
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
前向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

夏官中表教振旅詞馬以旌致民立其期民平列陳
如戰之陳中夏教菱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
振旅之陳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鳴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虜寇舉日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兵書 十一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三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際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為偏司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宣公十有二年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軍之右者左追蓐在左者追求前茅慮無茅明也明為思慮其中權中權中軍後勁後以勁百官象物而動無妄動也軍攻不戒而備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為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眾使知而為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子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

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收宋與華氏戰于
猪丘也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鴉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鶴鴉皆陳名

臣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鶴鴉即物以爲
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彘弩節如發機
紛紛紜紜聞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
也

李靖曰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十三

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
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
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
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
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
來伺隙擣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
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
什伍相保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

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
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
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
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
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
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善法焉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
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
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
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十四

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
曲直說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
敵乎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
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爲大將平蕭銑
於江陵復輔公柝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大
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
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
假託而作考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

書豈其然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此即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即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為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侯軍各一軍為二虞侯軍左右軍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陳為奇也

宋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其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

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迺上分一軍為數替將

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人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柔直守南劍退范汝為用此法方汝為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為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為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營

二

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為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覺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替之法璘之疊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為定法預分其人為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為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其士甲某

人為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知之，別為暗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為無患也。吳璘謂其愚陳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上陳法

史記武王即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族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已濟河

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温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社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

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瑕貽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拒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舟餘皇或作維舟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者始此哀公十三年吳徐承疑大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關矣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

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噫，當元盛時而知為此備，則張士誠方固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兵部

十九

竊以為船謂之樓，其質必大，所費蓋不貲也。請凡為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為備倭船，隻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况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况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猝辦賊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決矣。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遺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

曰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禦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帳，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燭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兵部

二十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枋，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鵠首，惟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為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中，濬知狀，乃作大筏，數十圍，方百餘步，縛草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沿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

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為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於舵樓之下亦實盤針蓋凡舟皆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為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三

六

師宋主然之遺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柱自荆渚而下命工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為嚮道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獻量江為梁之策而江南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為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為險者我若得

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為浮筏蔑不齊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术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纜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勇者平旦虜以舟謀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皆每繩纜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术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沿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三

六

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糶漿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處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弱處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术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一名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橈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水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駕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繫一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死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蒭葉與竹篾則布為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

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舟師

察軍之情

詩抑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踊躍坐作擊用兵戈戰土功國中城漕衛邑我獨南行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

至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婦人目其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難棲于堦整而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于于役如之何勿思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也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采薇亦作生出止曰歸日歸歲亦莫止無名靡室靡家北玁狁之故不遑暇

啓也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雪其行道遲遲長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君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達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君之華去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事不玄何人不和無妻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按先儒謂苾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

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使民

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

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所

以降為國風也噫人君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

馬待其民必母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

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

亂生不夷平靡國不泯民靡有黎也黑具也禍以熿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三

其第三章曰國步蔑也資也天不我將養靡所止疑也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也秉心無競也誰生厲也階至今

為梗也病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土也宇也我生不辰也疇逢

天俾也厚怒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也瘠也孔棘

也我圍也邊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歛轉

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椁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墓具祠以少牢長吏視墓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墓吏士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

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破傷者給贈帛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被產鬻賣男女薰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七 三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割鱗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

乎

遇盜之機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

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胥之事以施

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令也。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五曰橋邦，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臣按此者之中，邦汙邦諜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橋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為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為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為邦誣者，詭言以惑眾，為邦賊者，搆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

入編類纂 卷六十七 兵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也。猶校也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也。屬之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椽。與折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阻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其飲食樹為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椽之聚，擊椽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冠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侯館，侯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此而肅其守衛焉，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別堂堂天朝，顧於畿甸之間，國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為小事，故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

臣請嚴救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內有盜賊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暇俾以必獲為期，二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眾，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后，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為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即搥鼓舉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器械逐

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河水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軍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知會集眾車必五車然後偕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其就俾僦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此遞送至交接處遇有回車仍領願護以回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一

五

患商宦無畏途之憂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修閭氏掌北國中城宿衛互標者與其國

而比其追逐胥請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

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關

互唯執節者不議

按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

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今各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眾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又於

人編類纂

卷六十七

三

該轄地方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貧富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冊就於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眾信服者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恭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倣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

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

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官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不失為愛天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豫

蓄二高竿存有不測之事即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為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為符預以通告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兵

三

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為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論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眾皆從之乃為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為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囚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

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

誅殺甚眾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兵

三

率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洗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為良民也

其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
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
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部

三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八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過盜之機

張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也。封請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部

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十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誦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

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
史選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
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
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
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
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
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按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
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八

二

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
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
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為盜為亂非
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
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為國計不為地方計
而專為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
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
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
一以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

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
始也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徵六年租
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
凡市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
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
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一加慰撫宜分郡縣為
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
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按今宜為之法日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
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
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
盜之數十獲其三即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
發民夫運米塞下耕稼失時穀價踊貴斗米直數百
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
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
無可輸皆懼罪亡命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
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
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成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

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黃建德人張金稱修人尚士達皆聚衆為亂所在群盜徒衆多者至萬餘人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州者六年屢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會性嚴刻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許詰等作亂推糧料叛官應勛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詔集二命陷宿州城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中願從者萬餘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四

人勛又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鏡之執以應募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乃驅人為兵欲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會自稱天冊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為官軍所平

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會失信而已彥會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

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

按唐末之亂始此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

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于長垣明年死胸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取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善任俠粗涉書傳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用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五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厚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

臣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尚何以為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問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舟車所以日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八、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為國計，獨不為身家計乎？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詢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六

六

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寃遂大罵，發憤為盜，踰月眾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一州間。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為之者，亦有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圍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材，一戶被盜，累其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乞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為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試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原獲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六

六

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汝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成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復，何所鮮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高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為可常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覽。

一萬八千七百餘冊

八之十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井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成民王亦汲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眾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時宦官王繼恩及宦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勢復張大州縣多脂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具饒之酒酌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八

爾處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玘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為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玘與劉玘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玘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寃則李均

反牧守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蜀治蜀無西顧憂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州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刺張繼卜吉主其謀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濟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昌朝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八

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為河北宣尉使平之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克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頗讀史傳粗知興亡因此張大冒險遂生權謀每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廉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委者多方探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

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為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十一

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為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歿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離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系其人數，酬以一官，使

此輩欲觀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臣按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顯顯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勅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十一

術可稱者，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為都司、衛所幕官，以為將帥，以為方面。夫然則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為阡能，草書檄奏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昊必不為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僂氏之謀，徐伯群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趙鼎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擊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
爲最急務而政府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不
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
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
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計
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管
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
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
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無責
也今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
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十一

按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
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
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
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
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
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
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
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
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
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臣請自今以後凡
天下府州縣無城池堂山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
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人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
或用民力或用官錢臣具工以次第爲之就用附
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爲額數守
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
與丁夫爲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
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
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十二

異時爲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
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爲陪輔其在
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
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
百里則爲
帝鄉與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請於
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

六四一

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托左道以惑眾縣境對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勗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以誅勗為名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鬻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東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五

十四

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眾言賊不至平坐此耳貫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按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於士誠皆鹽徒也為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為亂聚眾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為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為江浙行省參政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五

十五

招則其來遠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樂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為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阜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眾至十萬

以上過盜之機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為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為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六

全書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逐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郡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食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七

全書

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僂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擄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負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吏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污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創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逖逝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

賞功之格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召命

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司勳掌功賞掌六卿賞地賞田之法以等差其功。王

功曰勳輔成國功曰功保全民功曰庸常事功曰勞

勞勤治功曰力強有戰功曰多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日月祭於太祭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八 賞 十六

其貳本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輕重。眠

視功功大者重其賞凡頒授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

食其一功唯加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勳焉禮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觀爲善之利故飲至

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勳勞於策書之上所以

激勵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日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六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

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

賞者士之所歎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臣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爲定式

人編類纂 卷六十八 賞 十九

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

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

效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 國出力

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懲怠人

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爲之又有將帥遇有征差

輒將子弟親識奏 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

之輩其實不曾臨陣往往叙作軍功不次陞賞

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然謀運

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

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
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既死無
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
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一功當生者二功
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為王
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
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
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參亡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

二十

衆進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
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下
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
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
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
因于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
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

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
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
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
襲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菜
街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
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機倣倖生事於
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
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
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為支本二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

三十

迺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
衛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闕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
復錄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支
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
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
易其正議為用避嫌為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
爵而使房闈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大夫

可耻也。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據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爲而上不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部

三

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蓋是時天下分

裂各相爲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殺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爲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

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彊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爲上功濬爲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入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部

三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日爲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入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濬不受詔旨設渾受詔而卽發其符符未到而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而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

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彊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遵歟。

北魏孝文帝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不應從坐。孝文以不嘗受詔許，以不承聽免。死為民初不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干烈俱受不承之詔。

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承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承者，律文所載雜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彞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唐太宗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

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寶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大祖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官。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封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緡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為子孫之遠圖。嚮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借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為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為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俸痛抑其賞。逾年始受。即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上言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投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其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假虛名以佐實利。虛實交相。用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

酬之。其用重矣。

臣按贄此疏。有唐一代賞功之格。爵號者。今公侯伯之類。職事者。今都督都指揮千戶鎮撫之類。勳者。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散官者。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分為四。今日惟三類焉。今之勳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分為等第。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贄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

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

又聽以一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帝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六

賂藩鎮賧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

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賞之法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九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

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貴而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矣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

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為恩賜之具。遂使

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

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

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

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其子豈亦

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况實

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原因曰。大將奏功。率

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

無以激勵有功。兼亦害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

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以上賞功之格。臣按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

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

父歿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

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

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

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

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

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

者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奈何積

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

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

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

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一十九年大賚天下致

仕武臣論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願朕

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

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

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論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

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

義之盡也。仁之至也。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

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也。所以勵

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

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伏讀律文有曰

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

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
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
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管者附過收贖杖罪
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
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即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定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部

三

忠守法者矣臣於比又有見焉以大賢君
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沒世
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廢其祀 開國大
臣封國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伯
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
功多廢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
功之澤及延哉今文武言犯公私罪律條
久廢驟而用之恐駭物聽臣請勅兵部查
內府貼黃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
職從軍陞授緣由及行內外衛所并各官

原籍與舊任去處通行造冊開具在任見
在親屬若干原籍戶口若干舊任道下家
屬若干要見其人是始初從軍者的派子
孫與否明日詳實備具以聞彼此對照無
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爲三等一曰奉天
啓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
大將平寇者居其三焉啓運征討之功已
經亞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
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世優免雜差五
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
遇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者照
舊其不係啓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
之後子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
世之後有犯者遞降三世之後又有加功
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
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王事及再加
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
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
而官不至於冗濫矣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兵部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九

右編

六曹類

兵曹

總兵

一今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畧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勲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又張堪為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為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孤何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為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凡經揀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歿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戎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各令存活勿使寒饑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克酒掃裁縫之謀其次諫中新招到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

以全其生又養其死

不謂其不謂其

方令克節員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幸臣行一事必使幸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幸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侯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幸臣助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刺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入中書拜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一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拆料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科校者又聞汴河乾涸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謀人臣即不知國家見在軍備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二年之糧實為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

漕運也

宿衛

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
 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楊萬里或在親要
 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疎遠求進嘗試上
 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在外之臣無以固
 結恩寵走馬面諭密疏人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為名
 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
 然問答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果決而
 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
 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漢武
 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爭結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兵部
 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法徐湛之言意封狼
 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
 嘉之政衰焉葉適論兵權

臣竊見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所部兵衆故不
 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
 亡歿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
 諸路部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
 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帥臨敵主將亡歿者
 並斬韓琦請置親兵

或云朝廷欲棟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病

此語非作
又在或行
天子不可

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梁室分
 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又使邊
 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
 益共京師之兵既少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棟
 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
 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
 猷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
 大費更廣臣愚欲依朝廷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
 征戰者減免克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免百姓聽其
 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兵部
 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
 設詞馬說論

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
 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
 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是以雲夢
 之會信不得逃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
 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也嗚乎此高帝所以能并
 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
 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
 盜者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

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况強弱多寡相什百耶陳淵論

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密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

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

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為名王將

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闢有皇

親可以為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此言仁祖

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不幸遭

值寇攘往往罹害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

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

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

如何也陳淵論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則

為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

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

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

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

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

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全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實

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

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

人牢犴克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

得不困乎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

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

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為安強以耗國為仁惠以疲

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為

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為體國以養兵不戰為銷姦雄

之心遂至於忘離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累

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

土兵困之於下而已葉適廂禁軍

一怯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

耳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饗曰役夫曰

滑人曰烹人曰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募人曰侍從

曰走卒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曰掌次今

之阿察赤也曰閣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縫人曰履

人曰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曰官人今之燭刺赤也

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

以職但按重貲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

獲賞賜皆名曰怯薛耳品如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夤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職何有窮已失怯薛之名將以侍君側直禁廷也今乃出入私門效奔走於車塵馬足之下實當怯薛者十無二三。是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前之怯薛也。今後宜限以名數擇其人品又以所職貴賤高下定其出身之例遇有名關方許選補則人心自無過望而國家不至濫恩矣。論外補論 卷六十九 兵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七

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掾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韓琦乞募 陝西義勇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

祐以前本無義勇比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八

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縶或欲遠出幹事糶賤賣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欲掠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為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

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為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恐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下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丁為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

本編類集 卷五十九 兵考 九

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不能出一旅之眾涉旣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節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眾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

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斗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踐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

同馬光乞罷 荆陝西義勇

勅勝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克正軍出屯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克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

本編類集 卷五十九 兵考 九

戊常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有喪戶戶被掠

同馬光乞罷 荆陝西義勇

竊惟先帝以戎狄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北監司既而有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開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為播擾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先帝寔知其弊申教州縣令

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
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保馬
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克次年之數又
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
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
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
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
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
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
點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部

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盡罷諸
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
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拘收太僕寺量
給價錢分配兩驥驥院坊監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
幹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
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惟呼鼓舞召募本縣鄉村
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克弓手計即今保甲中有勇力
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弓手數多即令分番更互在
縣支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
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

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稅
即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獲掩
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
自然希少司馬光乞盡罷諸處保甲

故夫鄉兵者臣以為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
何為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
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為
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
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
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部

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兵於北也兵豈有
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
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喋血虜庭非楚人耶而
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
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為兵以楮
為甲而周師屢為所敗唐地多為所復當時謂之白
甲軍者是也揚萬里兵論論鄉兵
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
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為緩急非常
而塞下每一小警即奏疏旁午以搖朝廷者亦五

年矣所以兵益多糧亦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范鑣論益兵困民

今日之寨戶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矣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足未聞取備於內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嚴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

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則無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壘以襲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

曰大忠
論養兵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萬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六

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川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三千萬足以贍給有餘矣况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抵兵貴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陳襄論元兵之費

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太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為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為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冷悉以雄節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部 十三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萬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六

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方成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為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軍。戰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為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為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為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為鄂渚江陵人矣。向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考

十五

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饑露。當此勞辱最易。撫摩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陳傅良論養兵之費

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朔寧秦鳳鄜延四帥成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

高宗在

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

張俊收光世兵柄制

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尹洙息戾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先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考

十六

馭無策。呂祖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指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備備

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情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一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可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滅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葉適四心駐兵

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則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嚴軍法

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器識才力者。比民官承蔭之例。稍優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顯立軍功。然後復之以祖父之職。軍戶宜黥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交換。朝夕訓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論閩武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後。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艖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戰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賚。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書 十七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書 十七

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
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
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
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

乞造戰船
募水軍

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
民間養羸瘠以克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為事
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夷狄所得夫
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
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兵部

十九

結攬陝西網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
及令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
為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
乏又陝西網馬管押至京餽養不時死損過半令客
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
相視監牧結攬網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
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達者族誅凡得馬萬
餘匹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
而反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
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

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
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率
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
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
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

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

李綱乞
括買馬

臣伏讀明詔軍政之弊有虜人雖弱而我不得為之
歎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
訓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
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

八編類纂

卷二十九

兵部

二十

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天也
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
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江內阻日有岌岌之
憂况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
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
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荆鄂兩軍諸將多以
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為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
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
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
利便捷疾兵不能潰又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朝

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甚。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之兵。為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虞允文論

兵用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

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張方平諫

備

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

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

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究豫司冀而已。臣

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

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主

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

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

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

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

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

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

復以供給無關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

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合聲而靡。詭誣善者。罔

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開元天寶之

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二節度而已。猶

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保親戚則樂生。

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

謂鎮守之兵也。天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

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

性習。辨其土宜。祭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

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

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

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

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

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

人編類纂

卷之九

主

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

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

大將以鎮安之。杜恕論

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

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

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

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

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歲

之糧。以為急難之備。陸贄請遣城守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進退

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與以來未遑外討。僑
隸四鎮於定。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
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
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
涇原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裂誅鋤所餘無幾。
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
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
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
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
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三

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
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
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
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
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
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葉之饋。益
以蔬醬之資。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
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廉賜之
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僑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

差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自頃邊軍去就。裁
斷多出宸衷。選置戍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
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
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
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
可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
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
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
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三

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
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繕城
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
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
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糶。
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灾
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
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
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
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

屬馬。又舉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郵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帥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陸贄論公邊守備事

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巨干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里之地。莫相率從。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於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美餉。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

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如常時。米貴加倍。吐廩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糶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蓋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三

斗船脚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行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拜相之初。懲元秀罷運之失。遂請。今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

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
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搬未取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
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輸還貯運頗
亦協宜不必每歲加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
例自不詳究源由邇年七年積數甚廣臣近勘河陰
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
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
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
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輪轉搬次不停但恐過多
不慮有關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三

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
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
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搬至太倉穀
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
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
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
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
臨時鳩集理必淹遲所運之數以寒邊儲存轉運
之務以備時要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
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
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
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
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若之外每斗猶減時
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
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
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
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
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三

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
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今度
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
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
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
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
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
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
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
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

不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緇
綿四色卽作船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歛藏向畢若
待此錢送到卽悉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
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
絹緇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
及車均融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
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
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
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
得米粟亦委此二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棟

人編類集 卷之九 兵部 五

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貯備軍糧爲名
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
收糴畢其所糴數並收貯處所聞奏並報中書門下
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
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

請儲蓄軍糧事

臣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
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
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
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

十八萬至乾興中始及八十餘萬今乃自慶曆以來
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爲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
之罕聞成勞者由所用之卒不精不精之由無他
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可藉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
加選擇取方伉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
爲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
名額練爲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
使之捍邊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闕兵之郡就食賤
殺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
內必可消彈不唯減天下之虛耗實亦得精兵以爲

人編類集 卷之九 兵部 三

用也宜毅兵久爲東南之弊况南方小郡有舉城無
二三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自昔祖宗之
制東南諸州唯迭遣廂軍屯駐至於藩鎮則量加禁
兵駐泊以爲旁郡式邊行之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
曆之初創制此兵今諸路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
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
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
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閱以鎮邊旁郡此又減費弭患
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典作須樞臣熟議毋得
不同財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祖

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舊糧照對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為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取安之計也公亮答詔條畫時務論兵食

自府衛變而為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為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書

憂其自為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微塞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

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各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為大憂而兵可用矣葉適兵總論言兵時

八編類纂

卷六十九

兵書

出則募之玉莽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不能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兵甲之疆無以加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為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聳獨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擁眾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富弼論募賞科格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

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太師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捷覽而殲之首帥既亡虜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熙寧用兵安南郭進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帥無大功斥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月餘之間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間轉行遙郡者凡二十餘減廢擲者不獲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許翰論西師賞功之虛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三

往歲西蕃董種大將鬼章青宜結桀黠有智數熙寧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添其頭顱為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為內應遂犯疆土殺虜蕃戶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種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岷乎如掛虎口誼稟命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為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鼎忠即結種包順包誠之徒酒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

乃越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謀誼師既出先命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絕傳報之音卒能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夏五十萬之衆及境聞之遂皆遁去而廟堂槩薄其賞臣愚竊謂擒獲鬼章誼實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帥雄不辱君命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印軍器監丞改奉議即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為過舜卿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為殿前都虞戾寧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神誼乃自住宅使北遷西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七

三

上開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具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授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闕乎神宗安民委為神誼生擒鬼章賞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偽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為言遠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十人則十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

功 禮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李綱乞納

近年賞之所行皆權貴賜詔與親隨廝役之流而士卒履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爭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香及於朱勛父子並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問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眾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

禪編

六曹類

兵曹

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謀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鞏四卿於是乎與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

一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軍一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為賦大變丘乘之制齊威公相管仲參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為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為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為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工商高國各將其一此三者教十五萬人車三百乘蓋如鄉之法伍鄰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

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千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遺國之數而適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艾陵之戰三軍分左右至簡公時公孫會之公孫倚帥車七百乘伐陳始竭作子產修廬井之法而兵止一甲其後遂丘賦矣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代階戎分二廣而為三軍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師潰唯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往非古公子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兵部

夏齊為簡之師甲被練皆劍名之康王為掩始井沃衍牧舉隄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為舟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將闔廬伐齊蓋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勾踐棲於會稽甲楯五千八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哀公十六年夫差伐齊有四軍其後戰國相并諸侯斥地益廣而丘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

簡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潛王劍為技擊以乘集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越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陵王變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栗腹尚二十萬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設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擊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甲以上為成士三十萬魏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兵部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栗腹之敗於趙也三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兵先是齊桓晉文始為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一度取之亦三層之甲操十二項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冒帶劍履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覆其戶

利其田地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胡服以
金錯節首前挿貂尾為貴職武士冠鵝尾之冠纓胡
纓短後之衣百金禽將賞百金秦自襄公始列諸侯
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秋繆公霸西戎
始作三軍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獻公五年為
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為轄田遂破井田開阡陌
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為五十戶為什百戶一里
里有魁五里一都都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
卒一為亭父一為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
十於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滿

八編類纂

卷七

四

萬戶為長凡亭亭間之道南北為阡東西為陌阡經
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畢
陌陝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蓋即其地名云曹
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
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為畝聽民買賣墮力
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傳之嚙官則給公家
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
更卒也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
東五日大夫六日官七日公大夫八日公乘九

本有此大
役而經基
兵所也

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
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
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蓋皆以戰功
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
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
矣始皇并天下分為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與
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為鍾鐻講武之
禮罷為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戎卒僅存五百餘
萬至是殺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
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
人編類纂 卷七 五

後發謫矣先發弛刑次諸嘗遭亡人贅婿賈人次治
獄吏不直者次隱官徒刑者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
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成者曹章盡復入閭凡在里
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二世盡徵材士五
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齋糧而勝廣起矣周章
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放驪山徒奴產子受
兵以擊盜母已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發關中卒東
擊盜母已而阿房不能章邯將三歲亡夫已十萬數
其降楚也坑新安南二十餘萬人而曉關下軍將皆
賈豎一唱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商鞅破田不遺斥

大強理以便耕聚亭都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
 兵於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鬪狠軼始明
 以戰縣為刑賞以多殺為爵級以快鬪為後隸斯民
 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越弃禮義
 昭襄之際徵調無度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
 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不知養成戎心
 困以苛政彼干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
 盜逼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為阻深
 以示強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
 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陳傅良春秋兵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兵制

六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每
 立秋斬牲於郊名曰驅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
 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
 歲為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
 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為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
 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
 六出賦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
 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為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

武兵正
 漢成漢成

士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
 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
 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校
 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軍以寵
 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為執金吾
 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置建章營
 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置兵革數動士物故者
 動以馬故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於是發謫吏次
 謫民次謫戍次招募次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官
 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 兵制

二

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矣邊兵不贖至出武庫昭
 帝始元間始募命及發惡少年吏有告劫亡者宣
 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伏飛
 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益北軍亦出矣唐
 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
 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禁居三輔陵邑以為疆
 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
 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異數
 則削雖衛霍勳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
 歸按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佐言命將旋罷是矣

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枝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侯劔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八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略可見。兵數蓋僅盈萬。高祖晚征黠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勃為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滎陽。文帝備胡。以三軍。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兵制 九

落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陳傳良論 漢兵制 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嘗攷之。司馬子長。作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郡國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為可恃。故以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攷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

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逼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為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錄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

十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即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置衛士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革亥昭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其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為病

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侯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八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

百八十八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中都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百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之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增置則其數當益少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大抵南軍之制在漢志為甚略

無攷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鄭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繼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鯁者，母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

八編類纂

卷七〇

七

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濞、呂氏之戚屬也，實為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鄭

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當實顯南軍之權。故今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濞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

八編類纂

卷七〇

七

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今平陽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事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闕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

五二軍
經此

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慮猶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為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四

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卽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執。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易氏漢末始

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祿勳為南軍。既於史無所據。况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擊羌也。林駟漢南非軍考異

唐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指置之勢使然也。

八編類纂

卷二十一

五

唐高祖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煬公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錢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提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

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兵

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疋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闕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間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驍騎又詔諸州府馬關官私共補之今兵分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目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耻為之十三年始以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兵

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尺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一者為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弛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三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為及第諸軍皆近營為棚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積變廢士皆失附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八編類纂

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模根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皆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為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

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劔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摠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八編類纂

援手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遠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撫之謂

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忠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兵至國門天子為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衛諸衛兵是也北衛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衛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擇馬射為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鞞為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

八編類纂

卷七十

兵

子

此

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身道為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十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摠曰北衛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衛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徼巡李揆曰漢以南軍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衛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州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瑒為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瑒以伯玉將

八編類纂

卷七十

兵

主

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陝時邊上昭感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英又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又兼神策軍節度。英又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白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寔盛。分為左右兩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為賞。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為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募

補峻切。郭子儀之婿端王傳吳仲孺殖貨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家緣為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幾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為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涇北。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兩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向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兩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五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五

使自肅宗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令皆為之斂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

八編類纂

卷七十

注

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強少畏。十二年，以宦官竇文場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餼多不贖，而成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進隸神策軍，厚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納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

九年，監察御史崔遠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遠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為五十四都，離為十軍，令孜自為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為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軍王允為京

八編類纂

卷七十

注

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為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謹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驪。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驪景宜繼屐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關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悉莎城石門，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

S
21215
156(124)



ZW 21101000818785

不室典兵
諸王閱親
軍過稱之
再

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日毀後四軍，嗣單王允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關，嗣單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八人，編類纂卷之二十一。天

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右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士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

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一